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四五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E1343/07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四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8.37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一四五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徐文長文集三十卷四聲猿一卷

〔明〕徐渭撰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明萬曆四十二年鍾人傑刻本

.....一

徐文長逸稿二十四卷附自著畸譜一卷

〔明〕徐渭撰

蘇州大學圖書館藏明天啓三年張維城刻本

.....三三九

朱邦憲集十五卷附錄一卷

〔明〕朱察卿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六年朱家法刻增修本

.....五八六

徐文長文集三十卷四聲猿

一卷

〔明〕徐渭撰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明萬

曆四十二年鍾人傑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徐文長集

三十卷》提要

徐文長集序

元美于鱗文苑之南面

王也文無二王則元美獨

美矣衣青衿揖王李於

於李長鬚而修下王短鬚

而以下體觀無奇異而囊

括無遺士所不能包者而

人頗偉之徐文長小銳之

湯若士也徐自詭江淹

遺湯若士筆意欲包湯

徵余牘余亦不

無士而晚乃包

即所謂桓

玉

偕夾以珥良有楊家

果中郎揉梅染珥其章

赤白因問袁世文章誰

為第一陶睨袁匿咲曰

將無語長孺徐文長第

一耶袁曰如尺言豈第

二人乎且讓元美家鈍

賊第一耶偶滴生耳屬

壁衣各駭聲聲稍出

衣外袁起大索此有賊

黨可急逐之令僵死中

原白雪中禾始知文長

囊有此士奉文長居然

南面王矣當是時文苑

東坡臨御東坡者天西

奎宿也自天墮地分身
者四一為元美身得其斗
背一為若士身得其燦眉
一為文長身得其韻之風
流俞之磨蝎處即晚降
得其滑稽之口而已借光
壁府散蹄布寶四子之
文章元美得燭豕用膠
之法若士得供石作字之
法文長得模書雙雕並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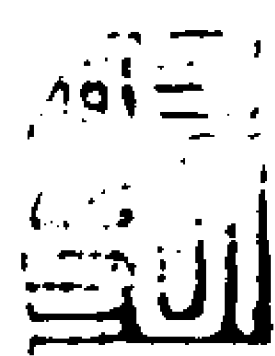
之法而中即得醞釀真乙
酒之法取以調劑諸子獨
推文長文長遂為第一迨
評選傳真為第一矣無聞
而駭詫者矣第饒猶了元
和墨潘衡不甘僵死藉全
展天屏遮天溷接文長
之末光亦十六星之分身也
異日穎出於囊有利無鈍
人各媚其主耳不乃有南

北朝乎是余之調劑清
子也奎形似履隻履不
良於行文行遠者也

萬曆甲寅孟秋

錢塘虞淳熙長孺父

書於山館



徐文長集序

今人見異人異書如見
怪物焉然天下之尋常
人多矣而竟已稱何也古
之異人不可勝數予所

卷一

知當世如葉氏悅唐伯
虎師書墨沈樵興山陰之
徐文長其著者也唐虞
俱有奇禍而文長尤烈
按其生平即不免偏

宥亡狀偏五不廣
正氣激射而出如劍芒
江濤改復不可遏滅
其詩文與書画法傳
之而行者也盡予不盡

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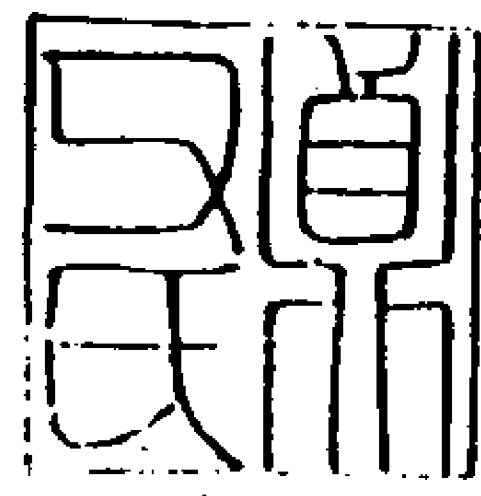
見詩如長吉文崛犖無
媚骨書如米顛而稜
散過之要皆如其人
而止此予所為異也然文
長見知晉府胡公胡公

被謗收文長亦以宋騷
困危死而其詩文與書
画法與胡公一魚伐至
今照鑠不異其人俱在
當時即趙諸人如在

卷三

卦世安可無異人如文長
者也鍾生瑞先嗜異人
常三後其集因得中
印帳中本遂喜而
校刻之

武林黃汝亨序



文長文集目錄

卷之一

賦

涉江賦

牡丹賦

鞠賦

荷賦

梅賦

前破械賦

後破械賦

畫鶴賦

緹芝賦

十白賦

鹿二隻

兎

鵲

猴

鵲

鵲

鸚鵡

龜四

鹿

鼠

黃頭

卷之二

樂府

張家槐

悲饗歌

歌風臺 四首

予嘗夢晝所決不爲事心惡之後讀唐書李

堅貞傳稍解焉

六昔

卷之三

四言古詩

鴈臺詩

土魯番貢獅

卷之四

五言古詩

與林玉兩上人登會稽最高山山名秦望上

率可五六里玉公早有來歸之意因賦以

止之

來晨憩廣孝寺

登秦望山

沿秦望溪水

秦望山東南下折有峰紫鐵色錯豎似花莖

土人呼雄鵝突余贈名花莖峰

海樵山人新構 二首

與楊子完步統紗溪梁有懷西施之鄉

讀莊子

海上曲 二首

日暮進帆富春山

發嚴州舍舟登陸縱步十五里憩山麓叢榛

遠眺江中惟石

將至蘭溪夜宿沙浦

早發仙霞嶺

自浦城進延平

夜宿丘園喬木蔽天大者幾十抱復有修藤

數十尋縣絡溪渚

潛澹灘

泛舟九曲

武夷道士示予魏王子騫蛻首見紫氣

丙辰八月十七日與肖甫侍師季長沙公閱

龕山戰地遂登岡背觀潮

十八日再觀潮於党山

蕭荷花祠

送明教往上海

寄善肅葛君

入燕

古山篇贈余君

贈陳君

戒舞智

寄彬中

答和公旦

雪

寄王子心葵

寄陶工部

筠石篇

蔣扶溝公詩并序

柳浪堤楚頌亭爲溧陽史氏題

昨見

偶也

孤粉

補屋

作松棚

理葡萄

刈圃

鼃磯研

問軍中之系於國用

避暑豁然堂大雨

哀駱懷遠公驗詞

野蠶

范母詩

白鵲

越王崢寺有僧歐兕蛻

子效索贈其兩叔

送章蒲圻之官

柳元穀以所得晉太康間冢中杯及瓦券來

易余手繪二首券文云大男楊紹從土公

買冢地一丘東極闕澤西極黃騰南極山

背北極於湖直錢四百萬卽日交畢日月

大

大

爲證四時爲伍太康五年九月廿六日對

共破剪民有私約如律令詳玩右文似買

於神若今祀后土義非從人間買也二物

在會稽倪光簡冢地中於萬曆元年掘得

之地在山陰二十七都應家頭之西尚有

一自該師子及諸銅器銅器出則腐敗矣

獅尚藏光簡冢 問有黃兔窰

二首

送蘭公子

夜雨偕友人進舟雲門

天目獅子巖

燕子磯觀音閣

野火

鷹

馬

犬

狸

俠客

麗人

才子

酒徒

游大尖

空上人常住少林索作於菊下

宗孫有別字柱南者索賦

上冢

鵲樓

鵲樓鵲雛鷹黨翻然來救

感鷹活鵲雛事因憶曩衛衙梓巢鵲父死於

弩頂之衆擁一雄來匹其母母哀鳴百推

之雄却盡啄殺其四雛母益哀頓以死羣

凶乃挾其雄逸去

設爲魚蝦所詰

天竺僧

煩吳伯子治墓堂

早禱十七韻次陳長公

陳長公餉日鑄茶瓦窰港銀魚白下法炮巨

鼈夜酌深談次其韻

修拄杖首修髮網膠漏磁壺及哥密甌某亦

病隻耳聾次前韻

早甚久不應禱再追前韻

送友人

送王雪漁北上

吳季子餉我細腰壺蘆石上芝

二首

大寒嶺啖新胡桃煩婆諸果

往馬水口宿煙麓陀庵

湘竹一妙管付裁壞其頂文

口中

聯虞

疊陽 十首

卷之五

七言古詩

贈呂正賓長篇

三茅觀觀潮

陰風吹火篇呈錢刑部君

附書

楊妃春睡圖

雪

萬里比鄰篇贈嘉則

述夢 二首

今日歌

二馬行

送蘭應可之湖州

觀獵篇

并序

題任子家所藏雙鳳鳴陽畫

書鷹

贈歌者

對馬篇

繼溪篇

北雲篇

賦得百歲萱花爲某母壽

楚宗室雞將啄蟻畫

沈刑部善梅花却付紙三丈索我雜畫

送陳君會試

天壇

十六夜踏燈與璩仲玉王新甫飲於大中橋

之西樓

六月七日之夕與梅君客生及諸鄉里赴涼

於長安街醉而稱韻得片字

摩訶庵括子松下聽弦上人彈琴

謔雪

白鷗詩

握錐郎

星渚篇

無題

廿八日雪

題畫

鄭本日兔

沈叔子解番刀爲贈

客強予畫十六種花因憶徐陵雜曲中二八

年時不憂度之句作一歌因爲十六花姨

歌舞纏頭亦便戲效陵體用陵韻

予作花十二種多風勢中有榴花題其卷首

曰石醋醋罵座

蠅

王鷲亭鴈圖

畫百花卷與史甥題曰漱老謔墨

又圖卉應史甥之索

九馬圍人圖二圍醉瀕墮

完淳篇

閩工某摹伯時昭君下嫁圖單于親近之隨

騎士胡姬姬嬌而騎與單于竝悍健可畏

鞞衣結束文馬華旌及姬之靴帽竝妍絢

可愛正掌琵琶者尤勝胡決不辦此李蓋

以意爲之取悅人目馬三兄投賦賦之

朱次公讀書飛來山羣諺過訪携飲塔顛方

拈六韻擬賦雨至踉蹌而下漫聞次之

菰臺醋

張旭觀公孫大娘舞劍器

書茅民畫

附畫風竹於筵送子甘題此

漁圖

壽王生

沈將軍詩

春野圖

劉雪湖梅花大幅

洞巖入壺口有石枰石橋及石池諸景

蘭泉篇

卷之六

五言律詩

銅雀妓

出塞

琉球刀 二首

西北 三首

桃花堤上看美人走馬

春日過宋諸陵 二首

孟后怨

竹月篇爲易道士賦

寄尚賓因借石磬

宛轉詞

湖嚴氏有二女其翁以長者許涓繼室涓自

愆盟頃聞爲海寇斷其翁臂二女俱被執

旋復放還便已作宛轉詞憐之後知其長

女被執時卽自齎墮橋死幼女放還亦死

因復賦此宛轉詞中覆水句正悔愆盟也

順昌道中新晴

十六夜宿葉坊玩月

杜鵑花

古鏡

陳女度尼

金客

贈相士

分賦得吳山送俞君還嶺

芸閣校書篇

飲雲居松下眺城南

送內兄潘伯海謁選

聚法師將往天台止其徒玉公庵中余爲留

信宿

省試周大夫贈篇罷歸賦此

豐吏部公邀泛西湖觀荷明日寄作令與嘉

則敘父追和

賦得戰袍紅

嚴先生祠

白鵬

初入京瞻宮闕

來青亭

元旦與肖甫較射

季長沙公哀詞

懷陳將軍同甫

鈕大夫園林

送高叟入燕

背樹

賦得看劍引杯長

賦得暗塵隨馬去

賦得芹井

鎮江

王山人丹房

仲春李子遂季子牙史叔考坐雨禹跡寺景

賢祠中醉餘賦詩竝用街字子遂來自建

陽一別數載

法相寺看活石

侶琴篇爲趙子賦

寶刀詩

答謝上谷諸公

書筵贈顧鴻臚

王口北見遺貂帽因往

納妾詩

駁霞篇爲天台黃子賦

梨

杏

李

頻婆

胡桃

白櫻桃

土豆

薯蕷

鐵腳

黃鼠

半癡

酒三品

燕支二首

熊

黃羊

河豚

送薛鴻臚左官袁州

雨

夕霞三首

送某子北上

某君中貢選送之

人言鳳尾蕉花於某縣庭命作

壽葛貞母

乙亥元日雪酌梅花館二首

初夏送某客入廣

賦得風入四蹄輕四首

雨舟載鶴詩

元夕之辰偕友人集九里之天瓦寒泉二庵

各賦并序

擬壽長春祠何老

京中送友人南歸

送蔡安父之黃州

與葛景文

畫紅梅

畫竹

筵中漫贈王良秀筆史

吳門逢孔將軍於塾

書倪元鎮畫

無題

賦得草窻篇爲周衛卿之號

食虎眠

解五首

胡市歸

客餉我笋脯一小筐釋而甘澹擬謝

聞人賞給事園白牡丹三首

化城寺

明日至古博嶺雨

京邸贈沈刑部

哀周鄭州沛二首

曉發句容

送沈叔子南都迎母

送馮叔系志南都訪舊

景文至其舅劉所過園中

送俞生之入楚

張子錫往訪其弟長治

與任生話舊

送張君會試

挽上虞葛翁

授經館中懷江東諸同志

蠟展

題雪景畫

爲陶工部贈道者

將遊五泄宿吳系山庄遇陳老迎餉邀余輩

先登峨眉不果

卷之七

七言律詩

君從

九重

自燕二首

續白燕 二首

寄成女彝守備登州

送方阜民公子還家

送通政胡君入閩

言游武夷道中撫景因憶往年尚賓呂君天

台之約

落花

泊閩門值閏月中秋

送葛韜仲

飲枇杷園贈某君東道

奉送同府潘公募兵廣東

十四夜

月下梨花 四首

新建伯遺像

夜酌遲友人不至

贈府吳公詩 并序

與客登招寶山觀海遂有擊楫岑港一窺賊

壘之興謹和開府胡公之韻奉呈

爲子微題鷓鴣圖

兩宿齊雲下憩逆旅夜大雪因復登眺

孫忠烈公挽章

下第回值九日登塢上山訪北庵上人

訪王芝師夜宿新庵同蕭女臣

往年觀伎走解意當是北產故綴四律首章

川北語今年復來知是金陵上元人又携

一少伎同坐鑪上分鐙放體空中名曰童

子拜觀音乃昔年所無者

與王山人對語

乙丑元日大雪自飲至醉遂呼王山人過尚

志家痛飲夜歸復浮白於園中

飲太白樓

楊道人訪我于紫索詩

新秋避暑豁然堂

過陳守經留飯海棠樹下賦得夜雨並

迎春值雪

宮人入道

贈秦仲虎

宿長春祠夜半朱君扣榻呼起視月山缺處

露錢塘催一勺而夜氣滃之

恭謁 孝陵正韻

答贈盛君時飲朝天宮道院

中秋雨集金氏園亭次陳思立

十六日霽與張長治伯仲集城隅次長治韻

邦憲死

贈遼東李長君都司

許口北遺以綾帛綿三物題曰袍具作詩謝

之

小集滴水厓朝陽觀

徐州

駕歸自閱羣望于衢恭賦

張雲南遣馬金囊

壽吳宣府

美人紅甲

馬陵

曹娥祠

露筋祠

馮刑部索書冊

送嘯上人之五臺 并引

集李侯宅得鍾字

燕子樓

送余典國

駕幸月壇羣望西街

九月十六日遊南內值大風雨歸而雪滿西

岫矣

送新昌潘公

將別復偕遊碧雲流觴枯柳之下

送朱使君太僕

李子遂死予設位哭之遂擊木而歌此

讀問棘堂集擬寄湯君

金剛子珠串

聞都督再遷山西武寧

自塗道走居庸雪連峰百仞橫障百折銀色

晃晃故來撲人中一道亦銀鋪也坐小

冒以紅氍毹疲羸數頭匣劒笈書相後先冰

氣栗冽肌粟晶晶如南夏拂座苦吟凍肩

倍聳憊甚矣却羸得在荆關圖畫中浮生

半日

送丁叔子北上慰乃兄

代壽黔公

亞夫墓

白牝蛟

讀文信公仙巖祠集焚弔

夜坐有感轉憶往事

香煙

春興

送季子微赴李寧武總兵之約

南鎮之南原桃樹數百花時余數遊賞當武

陵也道士苦打攬盡伐之憶以詩

二月望後連日夜風甚不減前年而是日二

兒書至

唐伯虎

吳宣府

子肅

紅葉

蘭亭次韻

送長洲居山人士貞

重修 乾清宮成迎 慈聖再御

五色鸚鵡黃鸝鵲並是 聖母所馴各賦

賞成氏牡丹和韻

王翁八十令書貞松白石畫中

姚崇明晚暎堂

清涼寺云是梁武臺城

壽馬先生七十

元夕寄金武康

寄上海諸友人

戊辰廿有四日尚賓時中宿於園夜大風雨

冰厚尺詰朝得子廿北報走筆遍諸友

玉師挽章

養生書成紀事與夢

某氏新園

送趙大理

綠牡丹

次蘇長公雪詩

四首

青州贈麗礪研副以詩奉答

莫老至龔矣

八月十八日阿叔三江觀潮夜歸示

二首

戲擬不佳

讀某懸婦弔集

擬弔蘇小墓

閭里中有買得扶桑花者

四首

今來自嶺海者云扶桑花也予昔所見殊不

類是殆大蘇所詠涓涓泣露紫含笑焰焰

燒空紅拂桑耳花家剪雙頭見寄始覺首

四作之誤藥酒漫成六首以贖差錯押硯

水瓶媽然有笑語意豈亦憐老人之衰眊

耶復取餘瀝澆之當纏頭耳滇蜀村歌云

披簑衣打杖頭鼓風流在何處予擬答鄉

諺云雪落長江裏依舊化作水何不落則

雨却要是一個底不知花神有知作何平章

夜見夢云叟所謂黃連樹下彈琴也

六首

寄吳通府以墨見寄

魏文靖公卮貯以梓匣輒賦

某君見遺石磬

賣貂

賣磬

賣畫

賣書

長至次朝

岳公祠

某君生朝抹牡丹爲壽

十月廿二日園西櫻桃數花便有蝶至

二首

訪李岫巖山人於靈隱寺

九月朔與諸友醉某子長安邸舍得花字

某伯子惠虎丘茗謝之

桐鄉馮母二首

畫魚既作古詩矣久之復得七律

擬送巡瀛者二首

過伯升宅玩骨董而菖蒲尤盛魚有紅色有

藍色有玉有錦俱三尾如鵝又有水晶四

尾者

雪中移居二首

送婁基丞丹陽

錢王孫餉蠲不減陳君肥傑酒而剝之特旨

答嘉則

詣五洩驢上口占寄騷懷遠

九流

雞聲

蛙聲

聞有賦壞翅鶴者予嘗傷事廢餐羸眩致跌

右臂骨脫突肩口昨冬涉夏復病脚軟必

杖而後行茲也感仙癰之易賊美令威而

不皆橫榻哀吟輒得二首

建陽李君寄馴鵬俄瘴野狸信至燕哀以三

曲

賦得萬綠枝頭紅一點

王鄉人尋二十年之父櫟歸自衛輝合其母

壙

賦得漁人網集澄潭下

十七夕

賦得賈客船隨返照來

書劉子梅譜有序二首

送基之大舍

將牧羊庚戌元旦筮之得明夷之上六

元夕休寧道中遙憶鄉里

賦得清秋落葉

清風嶺

焦山

林先生遷教龍水

讀易園詩應一仕人之索

馬策之奉母住鳳凰山下之水樓

狐裘

歲暮夜雪拓二王詩人董果小飲

卷之八

五言排律

宣府槐龍篇

有序

水仙

萬曆二年翰林院中白燕乳輔臣以獻

進兩宮並賞殊瑞聞而賦之

送史叔考讀書兵坑

觀浴象

和葛景文

抱琴美人圖

先除夕二日雪甚如嬰兒拳

畫坐草栗鼠

電

芭蕉花

于侯芳園王瓜駢秀傳聞遠邇快詠歌附

驥非才續貂聊漫

宴游西郊詩

并序

張氏子黃鸚鵡

後聞鸚鵡眼系直度兩睚人可洞視

題宋刻絲蓼花立鳥圖

丁卯六月十六日五鼓夢一憲公更訊予猷

予頗懇乞且歷數古人事憲公乃取片紙

手書一自犬從雪中獵作題且曰汝賦得

十韻即止予賦得十二句而憲公遂巡起

予亦覺半忘矣今續成之

卷之九

七言排律

上督府公生日詩

并序

奉侍少保公宴集龍游之翠光巖

數年來南雪甚於北癸未復兩人戲謂南北

之氣互相換似賈人帶之往來理或然歟

邊塞不易雨而今每潦十九韻

次夕降搏雪徑滿鵝鳴卯余睡而復起燒竹

照之八十韻

連雪後迎春憶舊十二韻

卷之十

五言絕句

題畫 墨竹杏花 四首

扇中雙蝶

蜂

白牡丹桃花

翦春羅曲絲海棠

石榴荷花

兩蝗蟲

又蘿蔔

回回馬

毛魚作隊游菱塘

畫

詠畫

春

夏

秋

冬

江船一老看鴈羣初起

似赤壁遊

石榴

竹染綠色

對岍觀壠大瀑

獨釣寒江

閱書者倚老樹

雪景

魚鱗

杏燕子

寫竹答許口北年禮

寫蘭與仙華子

尖頭麻蟄

蒲桃

張氏別業

樂志堂

流霞閣

竹塢

青蓮島

小若耶

芙蓉經

浣花橋

水墨軒

桃葉渡 二首

六言絕句

村家飲

漁家圖

列子御風圖

卷之十一

七言絕句

贈呂山人

龕山凱歌 五首

嘉靖辛丑之夏婦翁潘公卽陽江官舍將令

子合婚其鄉劉寺丞公代爲之媒先以三

絕見遺後六年而細子棄雅又二年聞劉

公亦謝世癸丑冬徙青室檢舊札見之不
勝悽惋因賦 五首

內子亡十年其家以甥在稍還母所服潞州

紅衫頸汗尚泚余爲泣數行下時夜天大

雨雪

將入闕方許二君餞別分韻

凱歌贈叅將戚公 二首

望夫石

宴遊爛柯山 三首

入武夷尋一線天道中述事 二首

雪中訪嘉則於寶奎寺之樓店

七里灘 二首

武林館中與徐仁卿同宿因贈 一首

趙君將買妾戲寄之

禪房夜話和韻書付玉公

折桃花

徐濟之携新婦侍親揚州

送丁子範

夏相國白鷗園 二首

竹枝詞 二首

閬門送別

予自浙抵新安登齊雲還浙道中旅館頗多

奇景而不成一字至衢自嘲一絕

寄徐石亭

乙丑春正月廿有四日與其等携觴俎探禹

穴就十峰山人馬丈飲於小園林卉雲繁

索得海棠秧二本穿籬過別畦又掘竹母

數根而去時薄霜滑生山翠欲滴衆客怖

雨輒爾拂衣

送陸子之閩

留別倪子

天目山 三首

南海曲

嘉則擬紅衫四貌

春郊走馬

東山擁伎

秋江把釣

高樓對雪

燕京歌 七首

燕京五月歌 四首

白馬水還道中竹枝詞

乘霽自福田遍歷善應翠微洪光大悲諸招

提翠石洞西夏僧兀坐其中自言至此

可六萬里齋罷擬游西湖輒止

上谷歌 七首

宣府教場歌

早渡銀洞嶺

胡市

邊詞 十六首

長干行 四首

鍾子授我篆章答此

擬往中止

菊

曹秀才

默泉篇

漫曲

古意

王元章墓

寄沈子

贈孫山人

山陽歌醉中贈魯君

挽陳君之配蔣

芙蓉死

麟并引 八首

漁鼓詞 四首

送林某 二首

設代林某答胡通政

雲州舍身臺

慕蘭篇

竹枝詞 二首

盤古社樹

托王老買瓦窰頭銀魚

買得一貓雛純黑而雄戲詠

五洩 二首

五洩霧

七十二峰歸來書寺壁

自燕京至馬水竹枝詞

寫扇與毬兒

嘉則表緋而西 二首

過陳氏園看杜鵑花花高可十五尺餘郡中

無其比也

鏡湖竹枝詞 二首

上谷邊詞 四首

黃楊山 二首

秋熱更酷戲作扶桑女郎葵扇詩

無題

卷之十二

七言題畫絕句

畫兩僮枕帶而睡疑是寒松應人索詠

畫高嶺莫行僧衆

應別索又一幅

白雲深山掘芝者

女仙彈琴

賦得奕仙

題王質爛柯圖

劉阮憶天台圖 二首

月宮仙子圖

賀知章乞鑑湖一曲圖

盛懋秋江畫董堯年索題

李子送小景

漁畫 二首

爲杭人題畫 二首

端陽題慕蘭雪畫

唐伯虎古松水壁閣中人待客過畫

題折花美人圖

抱琵琶偶并蕉陰美人

王元章倒枝梅畫

畫梅時正雪下

題畫梅 二首

雲門寺題畫梅

竹 十首

寫竹與某

都門五月寫竹送某君之官新昌

勾勒竹

畫筴遺許口北

畫竹與吳鎮 二首

倒竹

畫竹

舊作竹與某復要予再作答此

寫倒竹答某餽

竹石

寫竹擬送友人之官長沙

初春未雷而筴有穿籜者醉中狂掃大幅

寫竹壽郁頴上

畫筴竹賀許口北符子

菊竹

水仙雜竹

荷七首

畫荷花送陳都揮往招寶

畫荷壽某君

翎菊

畫菊二首

牡丹

雪牡丹二首

人有以舊抹牡丹索題者

遮葉牡丹

梨花五首

題畫梨花折枝

水仙五首

雪水仙

水仙蘭

葡萄四首

王生索寫葡萄

杏花

雪粉團

畫石榴

榴

玉簪花

芭蕉

沈君索題所畫并賀人新婚

黃薔薇

木筆花

茉莉花

畫海棠

畫玫瑰花

青門山人畫滇茶花

蘭

松竹梅

大醉作勾竹兩牡丹次日始得題

作荷蘆於是日亦次朝題

芭蕉墨牡丹

芭蕉玉簪

芭蕉雞冠

梅桂護草

枯木石竹

題畫四首

獨喜萱花到白頭圖

題花圖

書花冊送王生

詠畫降龍

躍鯉送人三首

魚蝦螺螄

題畫螭

松根醉眠道士一幅二首

雜品

柳渚雙魚

蘆汀鳴鴈圖

鳴鳥圖

畫布谷

書畫兔中有一白雉

郭恕先爲富人子作風鳶圖價平生酒肉之

餉富人子以其設已謝絕之意其圖必立

遭毀裂爲蝴蝶化去久矣予慕而擬作之

噫童子知羨鳥獲之鼎不知其不可扛也

雖然來丹計粒而食乃其報黑卵必請宵

練快自握亦取其意之所趨而已矣每一

圖必隨景悲歌一首竝張打油叫街語也

亦取其意而已矣二十五首

朱太僕扇面花鳥

卷之十三

詞

寶珠齋飯罷飭簪梳寂爲作一偈時宿東天

月如夢令

閨人織趾菩薩蠻

書唐伯虎所畫美人張見卿

竹爐湯沸火初紅

蔣三松風雨歸漁圖已上鷓鴣天

美人解鷓鴣花朝

畫中側面琵琶美人 鳳凰臺上隨吹簫

卷之十四

表

代胡總督謝新命督撫表

代初進白牝鹿表

代初進白鹿賜寶鈔綵段謝表

代江北事平賜金幣謝表

代再進白鹿表

代被論乞免得 溫旨謝表

卷之十五

疏

為請復新建伯封爵疏

卷之十六

啓

代奉景王啓

代謝閣下啓

代賀嚴公生日啓

又啓嚴公

賀兵侍江公擢戶書啓

代元旦賀禮部某公啓

謝督府胡公啓

啓諸南明侍郎 二首

答某餽魚

代賀張相公啓

代請胡總督啓

謝某

答某

上新樂王啓

卷之十七

書

與吳宣府

與季子微

答唐府公

奉徐公

答張翰撰

答許北口

答王口北

與馬策之

與柳生

與道堅

答李叅戎

與梅君 三首

答龍溪師書

答兄子官人 二首

與兩肅史

與許口北

與來大同

與季友

奉答少保公書

奉師季先生書 三首

擬上府書

擬上督府書

奉督學宗師薛公

論玄門書 二首

奉答馮宗師書

答人問叅同

卷之十八

論

論中一

論中二

論中三

論中四

論中五

論中六

論中七

會稽縣志諸論

地理總論

沿革論

分野論

形勝論

山川論

風俗論

物產論

治書總論

設官論

作邑論

戶書總論

徭賦論

戶口論

水利論

災異論

禮書總論

官師論

選舉論

祠祀論

古蹟論

卷之十九

策

問韓信破趙川背水陣其言曰置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又曰信非得素拊

循士大夫驅士人而戰故其勢必當置之

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予之生地則走何前

日石墩之戰兵以臨水而大敗近日柯亭

之戰兵登岍卽舍舟以堅其死又敗將以

爲不置之死地耶則旣以置之死地矣將

以爲信之兵練習嚴法而今日之兵不練

習嚴法耶則信又謂驅市人而使之矣用

法同而勝敗異其故何也

代雲南策問

五首

卷之二十

序

胡公文集序

葉子肅詩序

送李子遂序

四書繪序

詩說序

送通府王公序

二首

送推府王公序

贈李都使序

陶宅戰歸序

沈氏號篇序

曲序

贈禮師序

肖甫詩序

玄抄類摘序

抄代集小序

抄小集自序

刻沛言序

陸氏譜序

李伯子畫冊序

贈吳宣府序

註叅同契序

贈嚴宗源序

逸禪集序

贈婦翁潘公序

覽越篇序

王山人贈言

北臺疏草序

雲南武錄序

贈李宜鎮序

周愍婦集序

海上生華氏序

著郭子序

贈張君序

代邊帥壽張相公母夫人序

送沈君叔成序

八駿圖序

贈梁尚書公序

贈李長公序

白氏譜序

亦陶集序

壽史母序

張母八十序

贈沈母序

卷之二十一

跋

新建公少年書董子命題其後

書石梁鴈宕圖後

書梅花道人墨竹譜

書畫後

書茆氏石刻

送畫於寺書其左

書蘇長公維摩贊墨蹟

書米南宮墨蹟

書子昂所寫道德經

書夏珪山水卷

書李北海帖

書陳山人九皐氏三卉後

書八淵明卷後

書沈徵君周畫

書謝叟時臣淵明卷爲葛公旦

書朱太僕十七帖

又跋於後

跋書卷尾

大蘇所書金剛經石刻

讀餘生子傳

書馬君所藏王新建公墨蹟

書吳子所藏畫

書季子微所藏摹本蘭亭

書紅眼公傳

書新建公三序手稿

跋司馬公草書

趙文敏墨蹟洛神賦

書草玄堂稿後

卷之二十二

贊

觀音大士贊

白描觀音大士贊

題大士圖

捉魚觀音圖贊

折蘆達磨贊

伏虎畫贊

書瀘水羅漢畫贊

蓮葉大士贊

東方朔竊桃圖贊

純陽子圖贊

并序

梓潼像贊

二首

三教圖贊

四老圖贊

四仙圖贊

四首

高皇帝像贊

一品三公圖贊

鳴教出所藏郭畫一叟持玄物類石方長數

寸開口語又所携竹篋中植一小旛置道

旁一叟聽其語執冊肘若却避然令贊之

自書小像贊

商大公子像贊

余東白贊

宗侄像贊

三首

婁叟像贊

吳君像贊

郁君小像贊

書馬策之像贊

范子小像贊

王子小像贊

傅子像贊

柳生小像贊

許伯熙像贊

草誦

并序

題鴈

卷之三十三

銘

歛石硯銘

并序

歛石硯銘

二首

端石硯銘

二首

端石硯硯銘

無眼端石銘

馬策之端硯銘 二首

甌硯銘 二首

鼎硯銘

破膽磬銘 并序

刺匣銘

篆積銘

竹秘閣銘 二首

書積銘 二首

卷之二十四

記

蜀漢關侯祠記

坐臥房記

西施山書舍記

函三館記

游五泄記

閘記

西溪湖記

義塚記

石頂浮圖記

修郡衢記

長春祠記

半禪庵記

呂氏始祖祠記

石刻孔子像記

烈婦姚氏記

鎮海樓記

酬字堂記

卷之二十五

碑

會稽吳侯生祠碑

徐相公碑

季先生祠堂碑

知清豐沈公祠碑

龐公碑文

劉公去思碑

卷之二十六

傳

贈光祿少卿沈公傳

白母傳

王君傳

彭應時小傳

卷之二十七

墓誌銘

高君墓誌銘

蕭女臣墓誌銘

吳孝子墓誌銘

嫡母苗宜人墓誌銘

伯兄墓誌銘

仲兄墓誌銘

亡妻潘墓誌銘

自爲墓誌銘

墓表

陳山人墓表

卷之二十八

行狀

呂尚書行狀

卷之二十九

祭文

祭北斗文

代祭東嶽神文

代督府祭趙尚書文

代祭陣亡吏士文

感夢祭嫡母文

春祭先墓文

祭少保公文

代上饋文

告丁母

告先王

哀諸尚書辭

祭張太僕文

會祭高君文

祭羅母

祭少顛文

季先生入祠祭文

時祭文

縣祭文

入鄉賢祠州縣祭文

卷之三十

雜著

隍災對

附記質隍災而寸石之之語

府隍神有二辨

祝僉事爲神於古昌

壽中軍某侯帳詞

義塚募文

讀絳州園池記戲爲判

景賢祠上梁文

鮑府君醮科

請稱法位

散花初獻

亞獻

步虛宜疏

回輦焚燎

友琴生說

一吾說

讀龍惕書

書古本參同誤識

非因解

徐文長文集卷之一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

門人閔德美子善校訂

賦

涉江賦 襟期超曠

晉潘岳作秋興賦序稱三十有二歲始見二毛時岳
爲賈充掾寓直散騎之省見省中多富貴人乃起歸
來之想及作閒居賦自述多落而少遷以見拙宦雖
卒歸退休然合前賦而觀之誠見其嗜醇醪而姑言
寂寞也嘉靖壬子秋余年亦三十有二旣落名鄉試
涉江東歸友人顧子麟曰子髮白矣余誠懼理道無
聞而毛髮就衰至於進退之間實所不論雖才不逮
潘岳而志或異焉乃作涉江賦以自見

壬子季秋予旣被棄涉江東歸水深則厲僕疇主困
旅多太息夕發西陵日高造閩涓旣登一技之堂俯
而拜母母曰兒復如是歸乎兒則困窮兒好顏色兒
腹應餓爲兒作食旣乃涓復往舊託之禪室掩關戶
於晷刻略然其坐忘焉乃有二三伯仲來相問視顧

盼之間指予鬢而謂曰子髮白矣年其幾何吾則寧
然如子則那子聞斯言不能無逆傾冠側首伯爲予
握摧不應手體短善脫不脫而獲如英甫活伯仲謂
予豈以憂故進退有時失得有數予告伯仲予豈不
知細故芥蒂何足以疑人生之處世今每大已而細
蟻視聲利之所在今水趨壑而赴之量大塊之無垠
今曠蕩蕩其焉期計四海之在天地今似壘空之在
大澤中國之在海內今太倉之取一稊物以萬數而
大處其一則又似乎毫末之在於馬厓彼營營之微
聲沾沾之細利又何殊於曳蟲股嘍蠅臂人孔穴實
糧齋第因小而形大曾一蟻之何加再語伯仲更聽
予陳無形爲虛至微爲塵塵有隣虛塵虛相隣天地
視人如人視蟻蟻視微塵如蟻與人塵與鄰虛亦人
蟻形小以及小互爲等倫則所稱蟻又爲甚大小大
如斯胡有定界物體紛立伯仲無怵目觀空華起滅
天外爰有一物無罣無礙在小匪細在大匪泥來不
知始往不知馳得之者成失之者敗得亦無得
不脫在方寸間周天地所勿謂覺靈是爲真我覺有

變遷其體安處體無不含覺亦從出覺固不離覺亦
不卽立萬物基收古今域失亦易失得亦易得控則
馬止縱則馬逸控縱二義助忘之對外寇易防竊發
莫支外寇形呈竊發暗來積上漸高爲九仞臺九仞
一虧終爲阜丘子斯之憂他奚怡懷伯惟子髮良亦
有說男子六八陽氣衰竭膚面焦枯髮髮頽白斯人
稟常萬古一轍稟完後老缺者早泄易知小子不稟
其欽年三十二形則六八又予視髮玄綱白希遠窺
不得逼視始知不審其變在何歲時豈以茲秋謂予
憂爲

牡丹賦

風華典瞻登久懷諸君可辨

同學先輩滕子仲敬嘗植牡丹於庭之陞春陽既麗
花亦嬌鮮過客賞者不知其幾數日搖落客始罷止
滕子心疑而過問渭曰吾聞牡丹花稱富貴今吾植
之於庭母乃紛華盛麗之是悅乎數日而繁一朝而
落慘兮游觀忽兮離索母乃避其涼而趨其熱乎是
以古之達人修士佩蘭采菊茹芝挈芳始既無有乎
體豈終亦不見其寒涼恬淡容與與天久長不若茲

種之凋吾黨也吾子以爲何如渭應之曰若吾子所
云將盡遺萬物之濃而取其淡樸乎將人亦倚物之
濃淡以爲清濁乎且富貴非濁貧賤非清客者皆羶
主則爲精主常爾然而不緇客亦胡傷乎隨寓而隨
更如吾子懋富貴之花以爲凋已世亦寧有以客之
寓而遂壞其主人者乎縱觀者之倏忽爾於花乎何
譬諒盛衰之在天人因之以去留彼一貴一賤而交
情乃見苟門客之聚散於君公其奚尤子亦稱夫芝
蘭松菊者之爲清矣特其脩短或殊榮悴則一子又
安知夫餐佩采摯者之終其身而守其朽質也則其
於倏忽游觀者又何異焉滕子顧予曰有是哉子盍
爲我賦之渭曰唯唯何名花之盛美稱洛陽爲無雙
東青州而南越曾不足以頡頏稟陰陽之中氣兮雖
未必其記載之盡信視衆卉以獨妍今真若悉有萃
乎水土之精光始山間之幽寂處天后之帝鄉后始
命移以入內今備宮樹之列行亦何心於貴賤視用
舍而行藏茲上代之無開始絕盛乎皇唐爾其月陂
隄上長壽街東張家園林汾陽宅中當春光之既和

藹亭柳之載替。天宇曠霽。今絲游景物。招人而事起。彼貴子。今王孫。蹙游龍於流水。遠茲葩而密坐。藉芳草而芊芊。感盛年之若斯。傷代謝之能幾。爾則粉承日華。朱含霧雨。群華如翔。交柯如拒。凌晨併粧。對客不語。衛尉出婢子。於羅幃。鄂君擁翠被。於江渚。當其百藥千芽。照耀朱霞。綠葉紛紜。望之轉眩。若儒生之授學。列女樂於終綰。迨夫背戶迎窻。上下莞簪。二三作隊。矯矯愈鮮。飛燕進女弟。於遠條。夫人披三國而朝。天錦濯重捲。榴心飛屑。柔須夜殷。怒苞曉決。宛婦姑之反唇。似相藉而無說。則有若盛時合杏。諸娣從韓。姑以同歸。颯焉凋哀。漢主放宮人而憎別。風薦小爽。雨委微溫。楚妹舞歌於章臺。陳后泣罷於長門。亦有細加巨上。愼妃橫逼座之勢。紫侍黃側。班姬抗同輦之尊。或勁而叩。婕妤當逸。熊於上殿。或翹而望。處子窺宋玉於東垣。既離以披。亦競而駢。近不極態。遠不盡妍。大彷彿乎佳麗。意所想而隨存。奚援引之數。殊可罄比。而殫論。然消管間如來演法。在彼鹿園。菩薩莊嚴。衆二十五寶。皆曼珠瓊瓔。組佛之勝。相紫

金光聚大衆。威儀具八萬數。又聞崑崙閭。風土城瑤宮。神人飛行。綽約玲瓏。雲態雪光。不可殫窮。夫人之心想山習生。景與想成。一牡丹耳。世人多謂花如美婦。則前所援引諸姬群小之所象是也。使玄釋之子。觀之遠嫌避譏。則後所援引大衆群仙之所象是也。今此花長於學士之庭。在仲敬之宅。仲敬將謂此花中。巾天天。行行閭閻。佩玉瓊琚。鼓瑟鳴琴。其仲尼與七十子諸人乎。縱謂其婦人也。稱煩則太姒始至。宮人欣欣。琴瑟鐘鼓樂而不淫。乎稱簡則二女湘君。尋帝舜於蒼梧之野。宓妃盛姍。解佩環於洛水之濱。乎此皆不以物而以已。吐其醜而茹其美。畔援歆羨。與世人之想成者等耳。若渭則想亦不加賞。亦不鄙。我之視花如花。視我知曰牡丹而已。忽移矚於他園。都不記其婀娜。籍紛紛以紆紆。其何施而不可。

鞠賦 幽烈清疎。伯仲長公。秋陽稚酒。渭既賦牡丹。滕子復申辭曰。曩吾之庭。牡丹春華。菊英秋發。吾子抽精於彼。而絕響於此。母亦如吾所謂。避其涼而趨其熱者乎。渭曰。有是哉。子之善戲而挾

也。乃筆不停綴，詞不及展，遂賦曰：誰乎？誰乎？芒芴曷常。春至麗日，秋臨抗霜，彼亦何熱？此亦何涼？惟付與之，是聽。非知計之，可詳。履子廣庭，覩茲烈芳。繁名相之別數，亦芰莖之異萌。染不出於五色，維其變之莫量。歷九秋而自如，周數望而靡謝。從顏色之中，乾永附帶，而不舍於時。白帝司辰，冽冽辛辛。木葉下而草萎，霜露降而鴈征。乃自圃畦，遷爾廣楹。一則不足，百尚有羸。群而不黨，矜而不爭。槩望若結，伴而違俗。單玩則各立，而獨行。乘金令而始拆，秉土氣之正精。雖雜采之並敷，惟彼黃之盛榮。諒盈庭而冒錦，亦剖符而鎔金。耀愈澤而不妖，烈無吹而自馨。方辭謝乎徑塗，處規植而託身。非瓦礫以爲嘉，存大朴之希聲。彼主人兮，誰子？懷高廓兮，心貞。秉圭璋之潔白，樹文學之干旌。則有幽人處士，墨卿逸史。候節序之高朗，知寒燠之迅駛。弭蓋於門，肅隊而至。或移觴而就筵，賦篇章而未已。爾則不以物驚，不以物喜。挺危朶而愈勁，舒正色而不媚。匪鉛華以事人，多君子之枉戾。豈無人而不芳，亦胡庸以采佩？當夫青陽發生，桃李盛

花名園如霞，上國如霞。嚶好鳥，其載鳴。將何物之，不化胡爾類之，自矜乃偃伏。其萌芽追寒氣之始，蕭日馳騫乎南陸。雲慘淡而無光，野何萌而不縮。爾乃自耀其孤標，眇賤同而貴獨。謂所性之若斯兮，或未必其盡然。夜不可以爲風兮，晨不可以爲昏。苟榮悴之有時，奚爾類之能專？將推之而不後，抑挽之而不前。彼蒼厚爾以遲莫，又何辭於末年？紛後先亦何心兮，避桃李之盛時。抗素秋而挺茂兮，終焉保其不衰。至乃微霜襲宇，驚飈振帷。萼糾紫而不起，葉比次而下。垂閭闔兮，宇今無人。悅星月之懸輝，則有似乎貞女。永絕乎夫君，放臣懷國而酸悲。尹子履霜於中野，蘇武嚙雪於沙漠。在顛沛而愈厲，至九死其靡違。外容色之測傷，實中心之永矢。嗟主人之懷抱，美材質之修嫿。逾盛年而云邁，稍凌夷乎末路。荷蒼蒼之爾私兮，又何病於遲莫？日中易而彌烈兮，金粹精於融鑄。且守貞而罔渝於茲英，其何負余假托以抒忱兮？信毋必而毋固。

荷賦

言詞俊慕寫靈

渭既賦牡丹與菊仲敬復請曰天有四時花有四品
夏荷冬梅子獨無意乎含毫續藻俾世稱四賦此雖
小圃之光而亦吾子之麗也余不得辭因復命筆塊
連抱之大甕立階楹以踟躕挹三尺之清水實五石
之泥淤葩燁燁其盈把芳霏霏以滿除逼而就之欲
語不語徐察其意若有告訴吾凌波之逸卿而擁蓋
之公路也遠祖當春秋吳越之世逢時遭偶居若耶
之溪歐冶子淬劍之處也自會稽達剡水溪長所淵
溪湧百里沙白泥肥雜蘆與葦種類繁生多不可紀
則有乍決半舒小朶大莖短佇長疎低垂迅起柔標
勁節疎陳密倚或向日而併嬌或從風而自靡其乍
決也儼華燈之笑焰其半舒也宛新月之過牖其小
朶之開群仙合掌而數甲斯尖其大莖之盤古佛現
身而千目其皆短跂則蠻奴跪以貢珍長疎則山嶸
矗而攢翠低垂挂馬肝而始列迅起樹羽蓋而仰綴
標有柔而將隨節有勁而示刺疎陳或約隊而未過
密倚疑附耳而不置向日併嬌未足稱妍從風而靡
曷以揚麗香不烈而愈恬色彌天而不媚其房之值

仰也則有似乎客主之既闌更舉爵而飛杯其葉之
掀翻也又有似於兄弟之寢興共長枕而大被是以
飲風露而華采集鳥魚而游戲五月清涼三伏不暑
曠漠之區煙波之宇根蒂懽娛枝葉容與花神每遊
息以無窮生意亦隨之而不去吾子不聞王之後宮
名西施者乎采掇不盈觀者如市羨我顏華中心如
駭此固千載之所美談而風人之所載記豈若茲主
人之處我也陶以爲沼以灌以壅覆之非幹以制以
控苗藥抽莖束不得縱炎暑結棲鄰與魯閭豈俊臣
之見推而請君入於是甕實遭時之不偶爲觀者所
侮弄是以見先生之來有不能以言通而謬以意動
者也余應之曰何子見之不廣也吾聞自子之先以
至於子皆得以君子名者豈以託居之廣大而顧盼
之光榮乎直幹不撓虛中無物竅多比子之心清映
伯夷之骨含芳烈其愈溫處驕炎以不熱豈可望而
莫親殫易事而難悅翮翮欲舉挺生冰雪之姿瀟灑
出塵不讓神僊之列是以映清流而莫增其澄處污
泥而愈見其潔且吾子既不染於污泥矣又何廣狹

之差別。縱適時有偶與不偶。何託身有屑與不屑。花乃垂頭默然。似失仰而微笑。似有所答。知君子之令名。非外物以丹腹於時。遊魚躍於便底。翡翠集於房側。微風芬以襲衣。纖月高以映視。乃命主人酌酒而別。

梅賦

有徐庾之麗而徐庾無其峭

往予薄游海外。聞羅浮之勝而未得登焉。蓋昔所稱入夢之種。不可得而見之矣。涉冬出大庾。見庾嶺之梅。則多麤理而絳襦者。賦抵玉山人言東嶽之奇。往觀焉。則見其孤生。環古偃伏。迴卷一花千葉。並蒂數華。忽上疎而扶疎者。歟。至於依山臨澗。覆橋橫野。間松雜竹。屋角墻茨。境非不美也。未聞其走馬而征輿。豈非品質靡異。類別有區。人固玩視其習而好言其殊。爾其孤。稟矜。競妙。英雋。發肌理。冰凝。幹膚。鐵屈。留連野水之煙。淡蕩寒山之月。並一攢而集霞葩。五出而爭雪。側披斷磧。委朔風。其將吹。忽上高空。助東雲之欲結。杪數英之半掬。中萬斛之一搏。古幹橫肱。玉龍游而張甲。編條聚。腦白。鳳戢以梳。翰珮玦。續紛何

宵凌波之子。肌膚綽約。無言姑射之仙。趣將幽而見。取豔以冷。而為妍。縕香氣於空表。弄皎色於霄端。瘦影橫窗。飄然山澤。素氣麗壁。忽爾嬋娟。託使將傳。寄江南之遐信。隨風暗度。報寒北以春天。羌笛一聲。韻全飄於纖指。素琴三弄。神屢託於冰絃。是以古道清流。墨工圖史。或初之為一窩。亦種之於數里。園棋酌酒。相與偃臥其中。落月迴風。務印縱橫之所。彼稱既醉。逼清氣而不勝。我則含毫。占春光於長住。斯亦可謂一節之高。而未足以盡曠然之意。乃有嚴居之徒。溪飲之老。短褐黃冠。龐眉壽考。跨蹇策筇。熱漿烹燕。望谷口以窮搜。坐石頭而拂掃。亦有游心道德之儒。含思風雅之伯。讀易說詩於其下。咏騷作記當其處。飛觥爵於彌留。顧徘徊而不去。景得人而益增。人因景而標致。斯風格之雅幽。而韻調之殊異。亦足以快心暢神。洗翳破滯。又何羨乎羅浮之奇。而東嶽之麗。且余觀夫梅之為物也。得氣之先得。液之酸酸者。木之正味。先者序之履端。先則渾淪龐雋。含泰和而獨飽。酸則甘辛醜苦。受何味而弗便。含之飽者。發斯盛。

便以受者和必完。是以先驅百卉，遂占上林之苑，均
齊五味，兼濟商鼎之鹽，其始也點綴文章，洩天地之
春於一夜，其終也調和順養，收天地之功於萬全。曾
不知其處寂寞而貞厲，守冷素以自恬，悠揚乎松菊
之圃，盤錯乎木石之間，風撼之而不動，瘴癘攻之
而罔顛，雪霰既零，條枚益建，陰幽外剝，陽氣內漸，迨
花實之致用，歷世味之飽諳，何桃李之弱質，敢先後
以齊肩。苟天將降是人以，大任，察物理而明其固然。

前破械賦 趣

嗟乎哉西河殘守，東海孝婦，差之豪釐，千里岐路，寸
脰尺支，二木一金，昨日何重，今日何輕，其在今日也
栩栩然莊生之爲蝴蝶，其在昨日也遽遽然蝴蝶之
爲莊生。

後破械賦

爰有一物，制亦自班，鵲喙不啄，琴體乏絃，乃偕二女
木寶金紐，與之爲三，脰及足手，一人通之，不棺而行，
多其高義，隨我四年，我分殉之，何心棄捐，二三神明，
駕鵲其首，司其去留，爲我撞剖，嗟乎哉爾完我死，爾

破我生破完倏忽生死徑庭可不慎乎敢告司刑

畫鶴賦 工部進賜得此有匹

朱冠縞衣，四池玄綠，鐵脰，其凡金時夾頸，長喙易
圖，吮聞天乘寥廓之高，抱小蒼莽之微，奮忽一舉而
追九萬之翼，亦孤栖而養千歲之玄，爾其焦山養
桂陽避彈，道林縱歸，揚州負纏，乘軒衛國，徒傳甲者
之言，聞喉華亭，誰共吳儂之歎，由此觀之，則形骸易
泯，不勝留影之難，楮墨如工，返壽終身之玩，爾其砥
華和鉛，徵精召巧，或磅礴而解衣，亦凝澄而命草，想
仙羽而彷彿於青田，揮束穎而希冀其玄妙，則有翩
然以臨，劃焉凝佇，矯矯波間，亭亭松際，黃樓酒價全
憑橋，藩而高赤壁，夢回徒憶車輪之翅，乃若素壁財
粉，朱門始光，徐展玉輪，高懸玳梁，數丈輕綃，方挂濕
一雙語燕，忽驚行灑孤雪，今毡毳頂股，荔而氏昂方
拂淵而振翔，亦將嘯而引吭，廣以爲真，儼致花之粉
蝶，久而始覺，誤集障之蒼蠅，然則物固往往有神於
繪，而便於玩者矣，又何必網兩翼於蒼蒼。

緹芝賦 仿詞妍美

緊探珠之巖榭。迫臨鏡之波館。地並秀以雙美。氣偕和而競煖。爰有物以名之。忽卷然而從。窈如苗玉而束瑤。既扞輪而揭繖。下縞練以綈中。上緹縹而表粗。瞻薄雪之將霏。載彤雲而未斷。巨者二咫。映彼湖荷。小者徑尺。燦竹妍柯。河邊織錦。掇支機而罷杵。漢宮剪綵。停寶鉸以羞羅。使君溫恭。崇抑斥揚。歛襟下問。爲災爲祥。既登覽乎隅椒。復臨泛乎汪洋。恐盛德之點壁。惟偃步以循墻。爾其芝固無言。默呈以露吐瑩。藹之氤氲。儼郁霏之煙霧。芳嘒嘒以襲衣。裊亭亭而慕素。遠數尺之玄壤。瑟迴離而奄布。示彼絕奇。逸於往賄。非家積之餘慶。符天心而易故。於是使君讓之。不可推之。不去把酒。號曰子爲我賦。卽斯語而宮商。謝不敏。今恐負。亂曰。使君王除盛芝英。今一貢。廷兮。兩侍於楹。今斯爲之徵。今使君眇病匪蒸。成兮芝草。生兮采以儲。今壽百齡。今斯爲之馮。今

十白賦

有序

亦諷亦悲

予被少保公檄自獲白鹿而令代表於朝。始其後踵至者凡十品物。聚於好殆。非虛語歟。

時予各欲賦以諷公。未能也。公死於華亭氏。予寄居馬家。飲中燭蝕一寸而成寸章。諷固無由。且悲之矣。

鹿二隻

爰有二鹿。雪皓霜瑩。後先互呈。以雌以雄。合八蹄而兩角。踣並壁以交容。桓桓撫臣。敢告世宗。謝山海之華食。仰芻豢於上官。諒遭遇之有時。胡人與物而匪同。

兔

謝彼月輪。來此人間。朗晴珀赤。妙毳雪寒。豈韓盧之可獵。與鳧鰲而共蹠。曩者食客之謀。匪爲營於三窟。今也走狗之鑊。潛垂涕以雙潸。

鵲

卽使常羽。亦且知歲。矧伊白鵲。而胡不羣。匪舍疆以效鵲。詎攫雛而學鷺。秋梁作架。宜並色於銀潢。古印幻鷲。羞托翼於金墜。

猴

變赤玉誤爲白沿耳

人亦有言。王孫可惜。衣以周公。裂冠毀纓。胡是物之。

善幻脫蒼輶以膚瑤莫四朝三豎狙公之可同既冠且沐致韓生之就烹

鸛鵒

昌黎二鳥賦云白鸛亦與貢

鸛鵒來巢春秋紀之俯瞻其翎曷其有之我在幕中實維皆之不貢於一廷拚然起之

鸚鵡

黃冠白章其鳴嚶嚶殊彼凡羽綠襟朱喙柰此條龍將飛復墜我則禰衡賦罷隕涕

龜四

念寶龜之素甲差近今冰雪載九疇而出洛帝與茲而借錫雖入網於豫且苦靈骨之就鑽亦托跡於莊周恍曳尾而超越

鹿

拾遺有言微聲及禍視爾霜質秉金畏火踵白鹿而後來既已非時向青草而長麋庶其得所

鼠

聞爾食殘曷能冰潔乃縞膚而素毛矯變縑而爲白獨不聞胡粉之晶晶今始黜於鉛黑

黃頭

時賞羅者頗盛

鳥曰黃頭猛以善鬪白秉金精儼爾介冑虞人網以奏功如拔猛士於千夫幕府喜而錫金似擲杯土於一覆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閔德美子善校訂

樂府

張家槐 樂府俱近古惜拘於古

張家槐鵲巢枝使君纔出戶闔扉鞭行人上及飛
彈鵲母連鵲卵鵲母棄雛走何所曙衙開邸報來使
君朝去鵲莫歸

悲喪歌

吳人饕越人狙一雁忤舌死杖下肉少甘骨爲土。

歌風臺

時漢高帝與英彭諸將又知猛者
守欲背故曰安得和葛鄂州作

醉媼酒臥媼爐武家爐畔肝呼呼豐沛中群酒徒噪
季鼻大標所都誰喚降準而公乎十二年左肅還着
紅衫應午炎七尺所臨萬馬環諸王列侯敢不虔獵
徒酒伴隘巷看獨召故老金爵乾惜青春赭朱顏乃
思猛士得將安歸問野雞還我韓

又

鄂州篇衡縣權渭也俯拾所殘悲異代良楚酸謂河

高水流拍天渭兩過之河未然麻姑量海海愁淺三
火鳥爪沒至舒大家作計一何長請看何人偏墮短

又

英彭不雌季心所猜今布越耳終當爲猊終當爲猊
不如我先之舊所得猛士十當一無遺十既一無遺
安得不歌以思

又

雖渡江八千從非父老是使彼安識籍與梁巴蜀公
竊新城奉三老教發帝喪義兵若河日以東乃知王

者師上親長禮教下首功蜀公親歷效驗明乃知猛
士難四方守易戰攻誰兼不蹄買蹕聽擊太牢祀鄉
鄉聽叔孫通徵魯諸生驚禮四公遠來于商

予嘗夢晝所決不爲事心惡之後讀唐書李堅

貞傳稍解焉

堅貞十七之死靡他

去聲

數夢男子百兩以御

貞覺

而志莫知其謂華盛來胥

也

我親未悴廢沐垢首塵

膚敗裳如葉未秋虐使萎黃自茲以往夕寢以覺角

雀謝穿篁梅罷標卷費雖羶理不樂蟻矧已肉矣曷

感而蛾音直萬有膠輶曷可詰呵皇矣上帝其將謂何

六昔

昔朋友雉與鵠不得已今爲梟 昔骨肉鶩與鴨不得已今爲鵠 昔宗親鵠與鵠不得已今爲鵠 昔官府駒與虞不得已今爲虎 昔乳煦汗血駒不得已今於菟 昔黔蒼萬夫其今視之蠅所生

徐文長文集卷之三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閔德美子善校訂

四言古詩

鴈臺詩

陸子嘗買鴈放之因以爲號又鴈臺在杭江干

左江右湖名山有臺近陽背陰鴈爲之來江海之大
贈繳九矢待鴈不來涼空覆水主人有馬客亦有舟
出自郭門於焉遨遊群焉以栖人亦鴈爾莊周爲蝶
孰揆厥理買鴈放生入雲出塞有問炙者張目不對

土魯番貢獅

差飯官驛斯物不的官馬當災騰于馬春俛嚙以牙
嗜馬肉炙四蹄裂馬如人裂帛獸威孔武觀者色沮
媚此羌胡若媚其母余呀以咨羌曰余乳當其出穴
若嬰離襦不見牝獅惟見我哺斯言不欺梁鸞養虎

徐文長文集卷之三

終

徐文長文集卷之四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閔德美子善校訂

五言古詩

與林玉兩上人登會稽最高山山出秦望上率

可五里玉公早有來歸之意因賦以止之

越山一何爲，仰首摩青雲。遠去氣色古，混沌儼未分。

小盼涉陝洛，毋乃隔夕曛。中有舊社址，尚見數偶群。

短草覆井泉，遠松貯氛氲。薄雲在其下，猶慕高頂墳。

玄釋諒能居，人世未可云。念子覺無上，夙昔斷羶葷。

焉能繫木食，焉得不耕耘。况茲值秋陽，寒氣慘不弔。

未可樂居斯，語子以慇懃。

東晨憩廣孝寺 中唐雅調

可憐荒宇在於焉，恣游賞古砌。伏野草唯餘，聖賢傳

巨碣指高樹，樹墨浮天上。昔人不在斯，悠然引遐想。

暗入鳥初散，道寒露猶瀼。回睇高山岑，翻然策筇杖。

登秦望山

素情所愛遊，願人事永矢。上此萬仞山，復沿北溪水。

顧瞻江海流，神去蒼茫裡。後峰千里來，旁嶂兩川起。

往昔窻中翠，今茲巔上視。佳哉是觀游，吾鄉亦信美。

沿秦望溪水

流水澄若無，溪魚宛遊空。磊磊聚圓石，澹蕩偏能工。

高寫象山曲，伏響迴草中。何朝飲麋鹿，蹄踪去難窮。

秦望山東南下折，有峰紫鐵色，錯豎似花並土。

人呼雄鵝突，余贈名花並峰 簪秀

錯如鐵色紫，出土幾千古。寒空並尚繁，秋水並難吐。

剡削差可擬，帶插不添嫵。宛如齒齟齬，張吻訟所苦。

千秋獻組繡，名號未得主。直少讓中岑，他山視應父。

借言花並峰，來春開何處。

海樵山人新構

古莽伏圓址，新構敞方榭。去家不百步，連山凡幾

衡門夾柝欄，卑池注微瀉。群峰列窻牖，佳木依簷瓦。

碑碣墻垣中，階級陂陀下。曠霽坦以來，遠暮蒼然化。

亭北指夕月，高臺嘯清夜。嘉賓燕屢入，麗人時或迓。

臥榻楔巖石，旁戶達僧舍。主人胡不歸，樵海未云罷。

東樵遡遊風於茲焉息駕

又謝池

潯池疊青山，山色落池裡。上栽百歲樹，下迤三折水。
日夕衆鳥下，客至數魚起。助筵摘果實，開蕪種芋子。
上山一以望，高城正東迤。波漾堂壁瑩，野澗登覽美。
羨子善結架，多在聚景址。彼亭既孤絕，茲地何曠爾。
與楊子完步浣紗溪，梁有懷西施之鄉。開俊
明月照江水，截梁與子步。當時如花人，曾此照歸素。
江流不改易，月亦無新故。薄雲淡杳林，晴沙泛寒露。
惜言伊人，聞應在煙生處。

讀莊子可慨

莊周輕死生，曠達古無比。何爲數論量，生死反大事。
乃知無言者，莫得窺其際。身沒名不傳，此中有高士。

海上曲

雪隱城月高，使君梯樓坐。縣綆訊謀士，但自苦城破。
問賊一何多，數百餘七箇。長才三十六，虛弓七無餘。
腰刀八無餘，徒手相左右。左轉戰路千里，百涉一，無躬。
發卒三千人，將吏密如巢。賊來如無人，倖至使君下。

又

暇日棄籌策，卒卒相束手。四疆險何限，但阻孤城守。
曠野獨匪民，棄之如棄草。城市有一夫，誰不如木偶。
長立睥睨間，盡日不得沒。朝食雪，沒脛夜臥風吹肺。
彼亦何人斯，炙肉方進酒。

日暮進帆富春山

日暮帆重征，江濶聊無度。峰翠逐岬來，樹幹參天去。
千里始此行，一日卽羈旅。石瀨駛清磷，雪怒聲殘素。
回睇吳山岑，蒼蒼渺煙霧。

蔡嚴州舍舟登陸縱步十五里憩山麓叢榛遠

眺江中怪石

乘舟坐無聊，遵途听轉杳。急流赴海馳，怪石橫江倒。
仰睇峯崎側，惟見蒼翠矯。覆莽映赭壁，枝弱不勝鳥。
縣崖窄可步，聚纜密如篠。舟子勿前征，前路煙生草。
將至蘭溪夜宿沙浦 語句恍惚太初

中夜依水澤，羈愁不可控。遠火澹冥壁，月與江波動。
寂野聞籟微，單余覺寒重。託踪蒲稗根，身共鷗鳬夢。

早發僊霞嶺 似杜紀遊諸詩

披衣陟崇岡，日中下未已。雄偉奠兩都，噴薄走千里。

百折翠隨人。一望寒生背。高平互無窮。參差錯難理。
蔓草結層冰。喬木秀懸藟。餐就村肆。小結依崖址。
去壑知幾重。刻竿引澗水。回視高峽巔。鳥飛不得比。

自浦城進延平

溪山孕鐵英。惟石穿水黑。馬齒漱寒流。冶火融初滴。
方殷走石鱗。白日飛霹靂。操舟信有神。出入坦然適。
以知庖丁者。游刃有餘歷。循理稱達人。險難亦何惑。
夜宿丘園。喬木蔽天大者幾十抱。復有修藤數

十尋縣絡溪渚

老樹拿空雲。長藤網溪翠。碧火冷枯根。前山友精景。
或爲道士服。月明對人語。幸勿相猜嫌。夜來談客景。

清澹灘

黑鰲穴地山。噴沫從天下。春雪跌深潭。驚雷迸鐵壁。
回思身所經。險怪幾日夜。老石萬片焦。飛湍千里射。
藥叉窺綠淵。人命輕一詫。或似鼓太冷。青銅鼎將渴。
女媧撒餘礫。頑查攪不化。念彼既憮然。值茲殊可訝。
短檣起沈舟。凸字振深窞。因之誤絲髮。長與世人謝。
浪怒一何愚。終古不得罷。有時搏陰飈。寒色慘朱夏。

借言呂梁叟。何時容閒暇。余雖愧達人。笑對成一嚇。
閩溪舟景
形如凸字

泛舟九曲

老王亂青冥。皇天夜遺蛻。餘骨散九州。頭顱此焉寄。
人視萬劫餘。天意一夕計。遊艇沸滄波。髣髴熱管衛。
亭午入數折。冲然元氣閉。縣峰昇羽人。毛竹倚仙姊。
辟彼齒牙蠱。生死罽罽內。世人不解奇。但識世間事。
示之帝所遺。惟以溪山聯。

武夷道士示予魏王子鵞蛻首見紫氣

不死者已去。死者留人間。骨骸自何夕。飛置山之顛。
取視始伊誰。縣緋月屢牽。而不如餘鬼。安臥攢青蓮。
道士苦斯役。留留閭高椽。過客好奇異。啓閤請自便。
茲物真仙靈。磊磊黃琅堅。高頂泥丸宮。紫氣猶一弦。
勝明準天時。白黑互糾纏。胡爲黃冠流。示人禍福先。
爲予而變易。無乃勞子焉。玉蘊山色輝。斯理良自然。
丙辰八月十七日與肖甫侍師季長沙公閱金
山戰地遂登岡背觀潮 奇縱
自日午未傾野。火燒青吳蠅母識。殘腥寒層聚秋草。

海門不可測。練氣白於擣。望之遠若遲。少焉忽如掃。
陰風噫大塊。冷艷攔長島。惟此一何繁。水與水相漂。
玩弄狎鬼神。去來準昏曉。何地無快奇。焉能盡搜討。

十八日再觀湖於党山

秋水自生幻海。若安措手驚雷。研雪獅萬首。敢先後。
山窺本避濡。俄驚足下吼。老壁拍波塵。千仞落衣袖。
望窮不見外。激灑明滅久。人天儼未消。劫火燒宇宙。
往昔每一見。恐怖經旬晝。那知迫視惟其怖。應不朽。
豈惟我恐怖天地。亦應有景往目既遷。恐怖亦却走。

蕭荷花詞

俗傳露筋娘
娘者即此

荷花一夕凋。萬里秋無色。獨遺花烈芳。千秋襲陂澤。
楊絲遶大湖。風緊日已夕。水鳥習舊栖。戢羽焚孤白。
弔古解維舟。去所不盈尺。秉燭塞繡帷。金翹儼宮額。
燭滅輒然中。神爽稟孤鬼。念此芒吻微。奚啻雄應索。
豈無冶容膏。貞肌以為靡。念茲不能忘。惆悵至明發。

遊明教往上海

雪東門。寒天寒雪正下。繁林積素花。群山映簷瓦。
不待休。諸君不可罷。鳥集池樹顛。色暝天欲夜。

顧予同恣人而有太息者。云我為道謀。安得與君舍。
余為重解疏。欽襟向前謝。超言雖遣累。離緒難釋坐。
駕言春陽初。那得便徂夏。執手歸路中。衝寒為君話。

寄善畫葛君

展箋不盡規。墨色鮮於洗。細圖萬壑雲。寄我青山裡。
感之不能忘。聊寄短篇耳。

入燕近選體

董生抱利器。鬱鬱走燕趙。賤子亦何能。飄然來遠道。
行止本無常。譬彼雲中鳥。朝飲西園池。暮宿北林杪。

感事復懷人生。年苦不早。欲弔望諸君。跡陳知者少。
垂首默無言。春風秀芳草。

古山篇贈余君漸近自然

余君本今人。而有懷古思。三年臥白雲。一醉撫流水。
握管掃素箋。閉門謝時事。懶與今人交。自號古山子。

贈陳君杭直

珍木無弱羽。廣州饒勁鱗。皇都鬱鬱我。多士如繁。
星。陳君在鄉曲。少小馳芳聲。云我三百里。可望不可。
親。昨予志廣覽。自越之燕京。君長安道。一問知姓。

名却復訊動止握手爲子陳自受相公知忽忽復幾
素一朝去鄉校今作太學生言溫動有禮志壯氣自
信香頰口若海豐下而長身再往論文史終夕如倒
困藻思蔚以妍儼與骨相并王良御八駿技絕物有
神一日驚千里安得留其行念子復南去攬策臨修
程小見同越鳥祇入槍榆群思君不能置短篇陳素
情

戒舞智

富非聖所却貧乃士之常華屋非不美環堵庸何傷
多才戒舞智善閑靡不彰舞智向愚者弄偶於偶場
偶自不知弄爾弄何所償舞智向智者譬以光照光
彼光不受照爾照何由揚舞智兩不售不舞兩不妨
請君聽予言作善降百祥

寄彬中 似太白古風

鄰下老韋布能活乃下人魯連劇排難安得專其名
不見申包子含悽哭秦庭萬馬度關隴救郢却吳軍
側聞同心人恐難等赴焚秦師不可出大義凜已明
裁併本莫致安命以爲貞

答和公旦

蒿垣沼我驅棘刺長如荻松柏年十寸至今長五尺
一朝鍵籠潘小鷗決蓬翟忽逢東來鴻相煦以雙翼
逝焉渺長江別子當幾日不能偕我飛一顧一悲嘸
雪

寄王子心葵 殊古

葵花似君心向日解違陰葵葉我所愧有足不能循
與君夙相知把葵吳山時今日相思處南冠繫楚條

寄陶工部

短劬在匣中秋水蓮花芒芒色豈不好終爲人所防
所貴金玉資含輝有餘光諒哉工部君璿瑜映明堂
熏風動九夏鳴音來鏘鏘至寶吐洪亮不特華澤芳
沈思不能寐攬衣視河梁

均石篇 意色幽蒼

片石掃寒塘冷冷箭竹黃誰提數寸管坐剉一秋長
我亦耽清致傳聞今幾霜翻飛乏羽翼那得歸舊旁

想見莓苔綠坐令毛髮蒼虬藤嘉肺中望斷雲根腸
今我操題處青棘披孤墻日影淡無色十月梅早芳
欲折以寄遠無此長臂機料理作下人應少寒枝香
蔣扶溝公詩并序

寒陵蔣先生者迅鷗鵬之遐翮乘龍蛇之屈
伸嘗欲頂摩青天手弄白日不着上下以栖
混元早歲妍精孔孟含藉六經故說有談空
不說正道昔嘗出宰扶溝晚節薄遊四方挂
冠拂衣如漚在海雖隨光揚波於上代潛運
高蹈於海濱禦寇埋名於鄭圃先生放縱於
吾越可謂閉戶造車出門合轍者矣渭伯兄
淮恬澹厭俗弱齡訪道垂五十春玄室冥冥
未睹官牆遭先生遡舟閩粵放於山陰邂逅
天緣值諸行道顧盼之間疑謂異人遂數語
浹襟懸榻彌月過蒙收畜別諸僕御之徒既
而先生鴻跡遠瞻再渡錢塘期計後來意得
執鞭長侍豈謂造物苛猛未更寒暄伯已化
爲異物烏乎陵海尚變人壽幾何金丹未成

玉顏易駐渭每念此可謂寒心先生哲人胡
以導指南向耶頃者又將浮湘江並九疑直
指芝田家門一入渭於斯際能不依依夫兄
所師表弟胡不爾恐塵凡之姿仙聖所拒嗟
哉死者已矣生人去焉存亡惕心未以爲好
異日吸沆瀣之精景陟壺嶠之福庭飛九還
之丹火騎八極之游氣則天凡殊塗相見無
日緬哀伯氏重以離衷因獻五言

伯氏頗好道終歲事修服道上逢異人髭鬚飄林竹
修禮重致問德音美如玉扣之轉微茫焦嶼游廣漠
異得長奉侍雙飛向王屋人命安可期天猶互寒
念別正徂暑暮草已更神淅淅日中霜亭亭風際
逢師苦不早煉攝總成哭

柳浪堤楚頌亭二首爲溧陽史氏題

夾岍千章柳青春翠浪浮如將曲池水共作遶堤流
長蛇偃青陰水鳥悅芳柔試於垂縷處一繫木蘭舟
又

屈子頌匪今賦也志空寓千載伊誰子后皇錫嘉樹

曾刻刺崇檐青黃採廣作見離永與茲亭留不遷乃其素

昨見 與下首俱佳

昨見食偶者析偶以爲薪零星椎股脾寸尺移尻臀
心胷本無有斧亦集其根辟彼偃師工立剖瞬者身
彼偃師者析庸以免其噴免噴豈得已爲薪豈無榛
何忘食女德辛苦二十春食偶者答言當其爲偶辰
我卽薪視爾爾自不我知我志如此矣我欲爾也歌
爾卽軒厥舐我欲爾也舞爾卽蹈厥趾我怒爾唇闔
我笑爾唇啓凡我所控提爾卽如我自爾自不覺知
昧我蓄薪志

偶也

偶也難億許爲魚豈無知假令魚爲偶亦安避薪爲
此亦豈無謂聽我歌此詞當魚在沼時沼澗不容坻
沼旣不容坻研復朝洗之洗多墨豈少墨積盈沼池
從此再三洗嚼噉恒在茲唇外無滴瀝縫唇墨卽入
何況相沫唏君在大氣中塞海皆氛霾君今日與鼻
能免不埃噫蘇武在虜中磕頭皆羊羝死生憑羝羝

起處亦抵限豈惟起處限嬉寧謝抵嬉君儕人如此
而況我也魚我聞君里諺契我魚也志非伴情所知
事急隨則隨

狐粉

狐妖幻黛粉窈窕美佳人慕子且宜笑情好緣相親
物與人異調孰識僞與真答子以慇懃靡曲匪好音
魅也一朝敗情欺音則存我欲灰茲音匪乏煬與薪
譬以寶貽魅寶旣不我存何由奪而燼存此貽魅曲
以不磨魅慙

補屋

僦居已六年瓦落綫椽縫每當雨雪時舉族集盆
微溜方度楣驟響忽穿棟有如淋漓辰米麥決籬
五月候作梅一雨接芒種茵耳花篋衣爛書揭不
樵子不上山薪炭貴如礦生平好樓居值此念愈踴
數椽猶僦人安得峻櫨棋買瓦費百錢已覺倒囊
命工勿多攤擘艾聊救痛

作松棚 豪快

種松六萬餘千五百株活長養二十年六者僅如括

西齋落日多。六月苦炎熱。鄰園樹木稀。遮翳不可得。
顧言種樹客。求用此時節。命兒召兩傭。伐竹并其麓。
幹以需柱梁。鬻以備周匝。四番慎勿早。涼風任起越。
時移一丈板。獨驅文竹元。仲紙二丈餘。果果陡一潑。
左盤持蟬螯。右疊把饕餮。挂衣梅葉梢。綠陰灑啼髮。

理葡萄 與趣幽

去冬雪作殃。無物不凍死。橘袖斷衢州。松柏亦多痺。
園有月支藤。盤屈四五咫。結實苦不多。一斛有餘委。
迨其堪落時。九九挂瑤水。一日十挈竿。與鳥爭啖舐。
將以饒隣翁。竊思啖微細。欲以付果坊。不足一食費。
幽之瓶盎間。漿潰敗其脆。湯夜饌茶湯。暫可灌消肺。
此者理舊須。應手落枯瘁。及至更提攜。僵梗忽斷碎。
如人兩手足。而接其一臂。支幹既以孤。收穫焉可倍。
夏景苦桑榆。聊以障西墜。

刈圃 似韓

草孽始一寸。及壯丈有餘。豈直數卽帶。兼以館蚊胥。
夜熱不可寐。寧止不露居。竊恐值此輩。股髀遭其咀。
就山擬厥罪。蚊也尤其渠。其他不出境。惟此遠追趨。

穿幃眇紈塵。打撲不勝劬。更番以迭進。安得盡屠讎。
聚響苦不震。萬鼓欲嬰雉。工者攪夢寐。一夕百起呼。
蚊孽固莫通。草實主其這。呼童問腰鎌。不用安所須。
難此忽如掃。一翅不得儲。譬彼塞垣莽。往往伏戎胡。
無冰燒其荒。窟穴空妖狐。莫謂野人賤。刈圃非雄圖。

鼃磯研 研封至鄉侯論塵黑也新樂者青州王也

向者寶端欽。近復珍鼃磯。在海威蛟蜃。文理多奇。
白者為雪。浪星者黃金。泥碎者銀。作砂角者絲。經岸
舉手摸其理。索索銛響。飛分符。軍石鄉。崖以鑿。論塵
曩者辱新樂。遠寄青州來。一夕忽失守。仍召頑滑資。
一字十研磨。一行百推移。淹此研陣馬。羈控不得馳。
乃者董文學。匣有方尺儲。舉以為我贈。與新樂不殊。
問軍中之系於國用。吾宗兩支其一雖衰而時一振尚有對子延而
作者最衰者則我之支也

吾宗異秦嬴。秉德嗜仁義。絲延值。盛明仕版頗齒。
齒先人秉魚須。聯蟬及諸季。列秩下大夫。往往有三
四。迨及賢科書。至今時一綴。萬木有榮凋。一體互強。
脆脆指四紀。來學亦劇一。臂耕者鬻其鋤。買者降為

伶士者無一人備者倚而待飽者幸免饑饉者幸未
可至論飢餓間十室九峰葛基寢悲禱時顧影兀孤
介甚者乏繼承餒鬼滿蒿薶余雖有兩兒性頗仇簡
冊飲牛未渴辰按項不能俛綠茲傷後昆思欲譜先
代念彼從戎人蔓遠瓜尚帶况值用也來舉扣其大
槩彼衰更倍茲擲筆爲一慨

避暑豁然堂大雨

可謂無景不寫

梅候苦歎蒸幸得五日霽涼風驅濕魑奏功未全濟
春言高山顛有堂敞西翠松篁作籟竿蕭颯爽神智
乃借二三子挂絺於其地買酒穿市中炮鼙腥道器
止取醉飽爲安能謹趨避祖跣擇樹依叫號枕磚甃
郡邑迫東廂狂來忘還逮井井日將傾理筇方即邁
雷雨自西來初尚雜晴蜺一言未及終振瓦落簷外
衝風捎健鶴寸進得丈退高景殊卑觀窺鳥在骨際
本言逃炎苛翻令咏奇致百事兼熊魚往往非着意

哀駱懷遠公驗詞

懷遠好詩什近體有佳聲遲余去五泄深衣遠相迎
長身而瘦頰自有山澤清命酒不停竿酒罷有餘情

迫子歸來後往往問寢興魂肩腊松火柿縷霜秋晴
寄此遠筐篚兼致倡與賡何時以狸首聞之使心驚
道遠不得往通此泉下羹

野蠶 兩細却自老

越桑雖云盛不及吳中繁越女賣釵釧僅可完越山
如斯苦拯救良亦可憫憐如何野蠶種孽息多今年
曳絲滿郊郭食葉留其觔葉葉如蟲網枝枝垂釣網
涎縷無所用膠衣黏頭巾過者苦拂拭桑女交憤羣
提筐往西園空手歸東隣卽欲買釵珥有錢無桑村
嗟彼機上杼秋來鮮聞聲匪來猶可說國輸良有程
衣食無二理蠹衣與食均嘗聞捕蝗法及此同焚焚

范母詩 卽燎母

秉節三十年萬有二千夕一夕改霜心曉鏡換粧額
范母二十二獨居在羅幕五十七乃亡天長日幾落
獨持一寸冰萬古膠夜席當夏不得融何況秋霜日

白鵲 錢子易書故曰二 孫蓋鏐之後也

野性悅鳥魚客寓尚籠致正如好竹人借居亦栽蒔
鷗鳥自南來買入西河里王孫好法書籠以易吾字

墨絲繡雪衣。綠羅作襦。有時轉喉中。驚若翳雲際。
日夕。洲水波秋樹。微紫送客不出門。白玉掃長書。

越王嶧寺有僧歐梵蛻 味如薄日幽花

伯圖既灰寒。蛻亦禪。冷都付壘工泥。迅矣千秋瞬。
我來值桃花。有似蝶遺粉。一宿歸去來。晨齋飽蔬笋。

子效索贈其兩叔

勞子爲我言。翁去不復活。骨鬼既已寒。生事亦不熱。
多我諸父慈。視侄等。見列時時惠釜鍾。廚中作糜愛。

送章蒲圻之官 嘉祐

傾蓋語。日斜肉風吹。兩竅惜哉越雞翰。遇鵠不能抱。
眷言激獎私。忽駕就遠道。尚矣漆園心。爲吏不敢改。

柳元穀以所得晉太康問冢中杯及瓦券來易

余手繪二首券文云大男楊紹從土公買冢

地一丘東極闕澤西極黃滕南極山背北極

於湖直錢四百萬卽日交單日月爲證四時

爲伍太康五年九月廿六日對共破剪民有

私約如律令詳玩右文似買於神若今祀后

土義非從人間買也二物在會稽倪光簡家

地中於萬曆元年掘得之地在山陰二十七

都應家頭之西尚有一白磁獅子及諸銅器

銅器出則腐敗矣獅尚藏光簡家 閩有黃

兎窩

遙思冢中人有杯不能飲孤此黃兎窩伴千三百稔

券鏹四百萬買地作衾枕想當不死時用物必弘甚

尊壘羅寶玉裘袂賤繡錦豈有纖纖指捧此鍛泥草

存亡隔一丘華寂迥千仞活鼠勝死王斯言豈不審

又

古人笑不飲此說豈無見五斗叫劉伶哀來淚如霰

嗟彼太康子冢中亦杯玷固知好飲徒無咽可澆嚙

杯出黃土中忽復受傾瀦彼避秦人乃不知有漢

我欲學盧充詣市賣金盃庶幾遇小姨知是崔氏玩

送蘭公子 阿翁學師也揚州人

耶溪芹藻色相伴秋荷老公子竭重來傷心那可道

會日苦無多相別一何早八月廣陵清一葉渡殘照

夜雨偕友人進舟雲門 幾與杜爭臺壘

夜影壘中流進舟草竹浦鳴雨來斷雷山雲濕可譜

及听沿黑堤。攫猪復愁虎。燎火得緇徒。怖餘澁言語。
芋壚聊炙衣。一笑損尊俎。

天目獅子巖

設是高峰禪處。相傳嘗爲張真人所據。師爭而有之。張道陵與魔爭。

青城事
見其傳

我昔聞真人言。修不死身。選地滿天下。與鬼爭青城。
一岫插天目。宛爾怒猊。猊老釋據其口。黃冠復來爭。
黃冠匪他人。云是真入孫。聯墨本上聖。高道超沈冥。
說教雖異軌。俱以退讓名。區區百尺鐵。青紅抹秋榮。
龍女買色線。一夕繡可成。胡爲兩龍象。角吻同蒼蠅。
賦此覺蚩蚩。鑒之慎勿聽。

燕子磯觀音閣

起語酷似大蘇結更蕩放

青山如美人。樓觀卽奩粧。若無一片鏡。妙麗苦不昌。
茲石一何幸。值此江中央。上乘巨構支。下集帆與檣。
朱碧得水鮮。鳬鴈拂波光。煙霧不見海神去。萬里長。
我與三友俱。兼以僮僕雙。日西買市飯。半道謝驢羶。
五口將十足。蹶然餒且僵。百錢成一遊。安得甘旨嘗。
歸來乏燈燭。微雨沾我裳。沽酒不成醉。頽然倒方牀。
猶夢立閣中。遙觀大魚翔。

野火

馬血爲轉燐。人血爲野火。何爲松柏間。赤輪步如跛。
人言鬼炬微。神者赤而大。騶導向空馳。與雲盛旗馬。
枯冢僻且荒。來遊則云那。我欲往詢之。恐卽無可話。
隔河聞於菟。黃犢夜在野。一夫呼以馳。炬滅松露瀉。

鷹

味嗽相鷹書
也出雜俎

俱雄逸

味嗽識奇才。千金買遼海。鐵翎睽秋空。駕鷺百迴敗。
雲中作戰場。韓彭鼓天外。

馬

誰家連錢驄。秘撥黃塵起。千里一飯間。九州能有幾。
健兒不得騎。淚落青鞵裡。

犬

少年獵平原。左盧右宋鵲。兔起鶻落遲。一顧先已搏。
但莫空中山。前頭有湯鑊。

狸

狸雖一尺軀。猛氣制十里。有時怒一號。無牙墮梁死。
安得此輩來。坐吾書匣底。

俠客

得此覺古詞爲腐

結客以年場意氣何揚揚燕尾茨旅箭柳葉梨花槍
為中侯生墓騎驢入大梁

麗人 與太白素手青條上並勝

何處行雲去遙遙出洞房月裡儺並色鏡中無此粧
所期望不見編袂日邊揚

才子 芳俊恰合

佩筆不須長高唐侍楚王紅蕖槩邊出白雪山中翔
殺青供不及一夜白瀟湘

酒徒 古麗

御史別淳于金釵墮長夜五斗不濕唇雙鬟抱壺海
笑殺斗升腸耳熱索竿蕉

遊大尖

松茂桃
復盛花

萬松滴千山妙翠不可染割取武陵源固是天所遣
秦人跡無有雲中叫雞犬夜泊漁舟來下山尋不見

空上人常住少林索作於菊下 閒雅

相逢菊花下相映菩提光試問少林壁穿雲幾許長
指月莫盼手擲拂開挂牆睡軒微作吼獅子一時降

宗孫有別字柱南者索賦

大柱山
在城南

天柱插南雲孤城滿蒼翠小鳳讀書餘內殿窺粉雉
大魚作鳥飛風笑萬林身舍北以圖南物與人意會
念彼共工額幸不觸斯際不然小折傷惡煩太皞妹
小鳳顧予言補天吾掉臂

上冢 調逼古

吾叔邵武公當年與我翁雙陪閩蜀守竹馬走兒童
歸來知幾日相繼歸窀穸黃泥閉雪髭欲會那可得
叔家城北居高棟亦彫題邀賓久駐馬為母日烹雞
一朝桑海換不能保子孫負薪冢上道養鴨水邊村

我今六十五仍高破角巾年年上翁冢每每到孫家
孫家留我坐孫婦辦湯茶以我上冢牲啖孫且滿引
遶籬黃蝶飛抽籬高碧笋起視檐西東分簷住蜜蜂
問峰窠幾許四十還有餘窠窠如不敗勝我十畝租

鶴攬鵲雛鷹驚翻然來救 杜蘇之間

水鳥修其脰插彼茹茲澤俛啄水蝦魚深不下三尺
況乃喙中倉可內寸鱗百江海饒此州何往不充噉
雄鵲知乳雌作室高樹末三月始罷斤是子親所炙
長脰一何養掠雛剽其宅叔仲兩三頭自窺寧顧伯

顧鵲翁與母叫噪徒顧顧蒼鷹等路人與鵲少平日
不作鄉隣看被綴救其格特恐李陽拳難擊一垓額
盛邀爽鳩雄並是夷門客宋亥袖鐵錐侯贏出奇略
左右信陵軍一舉解趙壁五國破大秦九合成小白
義高誠足憐多算亦何碩磔虺黑和顛獨奮少倚角
猶煩拾遺歌不朽俠徒迹三復鴟鴞詩白日爲儼黑
感鷹活鵲難事因憶曩衛衙梓巢鵲父死於弩
頃之衆擁一雄來匹其母母哀鳴百拒之雄
却盡啄殺其四雛母益哀願以死群凶乃挾

其雄逸去 語語古雅

鵲娶止一時古語亮匪誣戰門巢梓者狹斜挺羅敷
少年繫青絲蹶張戎侯衙胡不自長守轉殘雪色頗
乃向琴瑟杪落此貞女夫群雄太無賴挾鰥匹子都
有如惡媒娼送贅填門閭借衣盛絳蔡叶吸傾百壺
玩習爲故事指鴈翻澗迂孰知狹斜內而有羅大家
賊雄殺黃口希以威怖圖殉夫義可族何計收其孥
此事去已久三紀頗有餘其時裂肝膽狂走日夜呼
安得毛摯俠似此鷹活鵲余州隔幾海有物暗高語

設爲魚蝦所詰

啄鵲憎大鳥無恤吾子然從史飽蝦魚子意一何偏
鱗即賤於保於羽何擇焉盛冬水如石膠鬣不得旋
孕腸惡輓鼓張目不得眠芟菰牙始自挑花漲春田
髮塊出累瑣多死漁者筌鱗祿及鵲穀較估誰艱難
矧茲網罟酷百倍鳥有鵲雛攫子不許鱗爛子許旃
乃垂漆園理奪蟻與烏鳶等爲一盜耳何猛此彼寬
竊東子則許竊西子拘鉗波臣詰如此而我難爲言
衆生遞吞噬此業何時捐西方古先生解破萬壁堅

天竺僧

揚眺三竺淡弭錫五羊城黑人初以涉琉球次所經
波弧十五兆日矢九千羸初至黑人次至琉球至廣
州凡涉三萬里歲三周以
強矢莽之人疑鵬六息彼視蠖一信衍旣隘九土師
亦聊八垠片楮盡大卵沃焦黨孤萍劈芥內閭浮粉
塵陋虛鄰鐵籠臥龍象銀鬬恬蛟鯨梵唄隻字掃江
海百谷臣云胡白蠟底乃有赤篆文象胥幾何譯龍

樹鮮悲。嗔挂履。度蔥嶺。跌湫。悅巖雲。長夾。戢南寺。乃
偕領西昆。漏沙自箭。準聖水他。清奔有爲。乃復爾。無
量何由臻。相色示戲幻。接引詎勞塵。白馬幸維寺。黃
龍未演輪。薄病阻問訊。擬待桃花春。

煩吳伯子治墓堂 大雅之作豈何李可識

火瘞世曰凶。水封豈佳卜。兩徒踰五紀。先鬼偃幽瀑。
多子爲我。更我遽往京國。買石百尺餘。托子安墓卓。
子元辦未遑。我歸上冢哭。鵝魴設未已。老稚掠鰓肉。
候果墓旁兒。指告蟻上燭。草設無威儀。人怠物不肅。

坐此無歡期。改燧十二木。乃三昨者賣字錢。募工可
五六。仍以煩吾子。欲百丁一役。

早禱十七韻次陳長公 詩亦逼蘇長公數篇

俱峭絕

旱魃虐以猖。商羊乃深避。雲漢夜昭回。遵彼稿條肄。
絕意承沙波。必死蚌持翠。蜥蜴山澤窮。殺稀屠買致。
黃繡通頃詛。玄冥等孽噴。如聞柴望禋。感通有精義。
洪疇傲恒陽。餘露肅常饋。商林沃乃深。奉天豈終醉。
壇今隣閭闔。闔亦撤幽閭。雷更綠章封。寧有不達字。

沛然未崇朝。沛爾修濡遂。虎貓效蜡勞。豐隆響群崇。
連臂解桔槔。極目醒枯悴。歌帝悅穰穰。報典虔惓惓。
宴人無農憂。連夕美涼寐。農獲管中行。美牀猶其次。
糴賤勝作農。先生有酒食。

陳長公餉日鑄茶瓦窰港銀魚白下法炮巨鑪

夜酌深談次其韻

日鑄標槍芽。月團捲旗避。纖甲赭舊條。柔針綠新肄。
瓦窰五寸銀。春色偃微翠。雙裙謔可談。九肋底能致。
伯云準食醫。治以聰我贖。斟炮法。內京酌長非外義。

珍此五侯鯖。慚余十漿饋。主旣唱無歸。客顧稱未醉。
階蟲先秋吟。徑竹上霄闕。叔夜寂鳴琴。子雲寥問字。
待扣匪洪鐘。立酒是盈遂。酒鼎噴沈淪。神姦恣精祟。
伍員終鴟夷。三閭竟憔悴。白駒返谷空。黃鳥臨穴惱。
千古究何窮。再燭不能寐。曲禮問更端。梵詮編復次。
伯楹旣已空。吾出吾簞食。伯子近
稍重聽

修拄杖首修髮網膠漏磁壺及哥窰甌某亦病

隻耳聾次前韻

猾器幸自殘。黠絲巧規避。辟諸軼掌人。彼逸此獨肄。

一竹楚啼。頰雙磁。越審翠。物非人易求。道遠我難致。
無承有重聽。髮覆彌黨。約髮無紀綱。晨帳缺宋義。
蓬萊付駿工。寧減朝食饋。詎意彼駿者。無往不辭醉。
偏纓高箱塵。馬尾枯索閱。眼瞞攢八針。邀呼輸四字。
浪言伏卵清。竟滌下流涎。起蓬鬆。嘲呼免魑祟。
竹返磁亦歸。點補色終悴。注无習。壁昏捧玉神。若喘。
甌破視何益。囊空臥安寐。辱即龍為下。老子云龍辱
云其大辟色色即禮貌之衰也辟乃色。最次屠門盛。
其下則饑餓受周近不交矣豕交寧為愛而食。

早甚久不應禱再追前韻

祝融黨義輪。玄冥引車避。窮蹙人蘇徵。及乘杏肆。
轍。薪稿厥頰。壇殺禿其翠。走索華陽。連沈瘦永難致。
竟辜燒尾恩。翻仇聽角。賸玩悒如不聞。曠疎秉何義。
余齋廢酒沽。朋祭阻肉饋。方嗤澤畔醒。敢思河朔醉。
承風獨有雌。納月幸無閔。哽哽向隅悲。咄咄作空字。
朝廷聞客云。宵鋤盜隣。迷雲密不東。郊棘孽復西。巢。
昨子凜今靡。舊殍理新悴。漸少藩乞驕。而多褐夫憊。
待盡歌有爰。無叱祈尚寐。感此疾威。旻遣以競病食。

送友人 清佳

寒風夜中起。游子朝作客。河流一尺冰。屋瓦三寸雪。
君把轡與鞦。觸手冷於鉄。此時山中。人覆絮敗毛。褐。
欲寄寄莫由。此意共誰說。

送王雪漁北上 通篇快論中數語更豪雋

淮陰所佩劍。不審值何許。佩劍以釣魚。於義亦何取。
日幾垂竿。竿竿可幾鯉。叶乃至捐漂。庸以益漁。
勝我取魚之劍。聊略為漁估。即非百金資。可易數月。
黍漁也。智絕倫。何獨昧茲舉。腸饑乞可為劍。去何所。
仗之楚。復之漢。漁並仗劍往。可以負漁竿。跟蹤見劉。
項。猝辦恐後時。載質先出疆。叶上王郎不釣魚。故亦。
無竿餌。聞郎所持竿。貴以山中紫。毫長一寸餘。竿只。
五寸止。居則南狎越。行則北聳燕。淮陰劍三尺。郎劍。
五寸縣。歸來報千金。漂母是何人。封侯劍不取。却取。
釣竿親。

吳季子餉我細腰壺蘆石上芝

葫蘆老細腰。乃似細腰女。即令楚宮來。今亦不堪舞。
我聞方外醫。庸以盛藥在。梧子及魚眼。可容百萬千。

老圃畜蔬種亦鉤一項田。我既醜醫帳亦復少蔬肝。
擬挂於扶老支吾五岳顛。心強足不健終歲掩帳眠。
止取作蒸鵝聊以謔客涎。

又 幽沈古雅

芝朶雖不潤芝色堅且古。根鬚絡拳石如筋。蝕臂履。
絡古不復脫。初芽寧藉土石色。既已黃芝紫亦稍嬌。
有如意。懸梧狀貌乃婦女。穀城弔老人淚下。潛如雨。
置我筆研間。長與偕。侯語。

大寒嶺啖新胡桃類婆娑諸果

北游

奇想

二

天險既已異。地產應亦殊。胡桃及平波。朱碧明椒隅。
入夏而徂秋。葉翠尚不渝。但少鳥與雀。而多羸與驢。
易水非不邇。灤河不爲迂。但求一寸鱗。如海求猿狙。
遙想燕太子。食客焉得魚。以知荆高徒。日嚼羊與猪。
猛風增食肉。嗔憤易睢肝。慷慨赴秦庭。不復顧其餘。
乃緣謀略短。豈真劒術疎。舞陽一豎耳。何乃與之俱。
哀哉樊將軍。空割一隻顛。國有千乘大。能用王可圖。
乃恃五寸戲。爲計亦何愚。

往馬水口宿煙麓陀庵

魯他良溪行。茲山在雲際。昨夕宿茲山。雲乃出衣袂。
四徒夾一輿。兩膝奉至鼻。一里轉百盤。鋸牙不得直。
結葦以爲廬。削木冒金髻。夜鐘但超懸。晨雞聊一噉。
巖巖既高寒。噴噴復孤厲。聞思燕趙時。繁城遏胡騎。
先得盡如斯。脫甲開戶寐。

湘竹一妙管付截壞其頂文 快喻

武侯敗街亭。馬謖違節制。兵額迥不同。大小俱是事。
茲管湘中來。百中其一耳。有如玳瑁魚。腦血徑彈子。
又如鸞與鶴。頂發楊梅紫。全體匪不華。獨此猶覺異。
詎可拘尺寸。但須存紋綺。畏炎不得行。付托昧厥旨。
舉刀一鏗然。顛落不可止。持歸以復予。魚鶴不成理。
對之一捧腹。削圓方竹比。

口中

口中萬吞吐。莫道一俗字。芻豢離喙脣。冰雪滿牙齒。
身中百所爲。亦莫涉一俗。但爲鸞鶴翩。暮卽雲霞宿。
有斤不削人有繩。不直木。淤泥填大千。荷葉自抽綠。
從此戒爾後。慎莫蹈往覆。有如垂教言。斷舌附其足。

騶虞

駟虞生猛虎鳳凰產泉鸞二聖有朱均太虛亦青
纖纖妙膚理盎然長疣贅梗楠同鴻朴鍾鼎癭其際
橋樑匪不甘豪蜩匪芒刺美惡一何殊胎孕乃非二
越雞伏鵠卵變之苦無計果臝乘何神蜩蠲乃能似

墨陽 作頌偈觀

雲陽一髻左道人三朶花誰云只是你安知不是我
大海徹听冰小生沒處躲

又

聞道居縣竹看來幻落花團團輪北斗處處種西瓜

遍地皆祇樹何方不落伽

又

無鼻無眼孔有頭有尾巴蛟龍大蝦蟇蝌蚪小蝦蟆
一結生自結百此無一些

又

將軍騎健馬稚子打慈鴉各奔前程路都來暮鼓衙
同舟迷敵國暮而認通家

又

何事移天竺居然在太倉
青黃白佛夢已熟黃梁

托鉢求朝飯破羅賣夜糖

又

明知騎竹鳳還道媚妖蛇可恕者落帽難饒者脫靴
一靈生滅已百吠是非耶

又

男女兼黃白丁寧喝再三特將鐵掃帚痛掃世嬌食
竊幸師與我不異青與藍

又

火龍長九九泥蛇八十一一物而兩呼兩呼只一物

將泥認外蛇見蜂硬割蜜

又

好人不在世惡人磨世尊聰明管自己開元任乾坤
遺命云聞帝多應是嚇人

又

獅子吼未歇蝴蝶夢已來衆生自矇瞶抵死致疑猜
認賊由他去謗佛何爲哉

徐文長文集卷之五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古欽郝之璧子荆校訂

七言古詩

贈呂正賓長篇

海氣撲城城不守。倭奴夜進金山口。銅簽半傳鷓鴣
膏。刀血斜凝紫花繡。天生呂生眉采豎。別却家門守
城去。獨攜大膽出吳關。鐵皮雙聚青檀樹。樓中唱罷
酒半曛。倒着儒冠高拂雲。從遊泮水踐繩墨。却嫌去
采青春芹。呂生固自有奇氣。學敵萬人非所志。天姥
中峰翠色微。石榻斜支讀書處。

三茅觀觀潮 意似長吉却復清亮

黃幡繡字金鈴重。仙人夜語騎青鳳。寶樹攢攢插綠
枝。海門數點潮頭動。海神罷舞迴腰窄。天地有身存
不得。誰將練帶括秋空。誰將古概量春雪。黑熬戴地
幾萬年。晝夜一身神血乾。升沉不守瞬息事。人間白
浪今如此。白日高高慘不光。冷虹隨日紫城隍。城中
那得知城外。却疑寒色來何方。鹿園草長文殊死。獅

子隨人吼祇樹。吳山石頭坐秋風。帶着高冠拂雲霧。

陰風吹火篇呈錢刑部若附書 八山

側聞公遠臨江許。普薦國殤補化理之不及。

超沉淪而使脫涓敷揚鮮才歡喜無量賦得

陰風吹火篇以獻附書別作四首兼乞覽觀

率戲效李賀體不審少有似否別奉唐集一

部伏希垂納 較長吉神絃更悲黯

陰風吹火火欲燃。老梟夜嘯白晝眠。山頭月出狐狸
去。竹徑歸來天未曙。黑松密處秋螢雨。煙裏聞聲辨

鄉語。有身無首知是誰。寒風莫射刀傷處。關門懸露
稀。行旅半是生人半是鬼。猶道能言似昨時。白日牽

人說。兵事高旛影臥西陵渡。召鬼不至昆虛怒。大江
流水枉隔儂。馮將呪力攀濃霧。中流燈火密如螢。饑

鬼未食陰風鳴。闕樓避月攫殘黍。幡底颯然人髮豎
誰言墜地永爲厲。宰官功德不可議

楊妃春睡圖 風流繡艷宛爾長吉

守宮夜落胭脂臂。玉指草色蜻蜓醉。花氣隨風出御
墻。無人知道楊妃睡。早紗帳底絳羅委。一團紅玉

秋水。畫裏猶能動。世人何忙。當年走天子。欲呼與語。不得起。走向屏西。打鸚鵡。爲問華清日。影斜夢裏。曾飛何處雨。

雪 快想自佳

暮天寶色。珊瑚紫。海氣結雲。雲不盡。瑤闕重關。金鎖寒枕席。無歡帝妃死。百神走馬。散曹吏馬蹄踏空神。各視天孫纖手。裁素羅。總帳橫施九萬里。鮫人絲色。光海波海。犀輪織一萬。馱神人買。賻不足。用長鬟散。縞呼諸娥。世人不解。天上苦羅帳。錦箏圍日暮。換民貂襴拂玉鞍。起向山南射黃兔。

萬里比隣篇贈嘉則

白藤織笈。春花密青袍。剪水波紋濕。出門寸步即天涯。滌幃底。牽衣絃。正惡關山斷路。不斷雲。吳刀割水那得分。章華楊柳弄舊色。何地却少春申君。人生遠遊須及春。青天能容七尺身。芳草長途去萬里。望望吾家隨處是。

述夢 有古趣

伯勞打始開。燕子留不住。今夕夢中來。何似當初不

飛去。憐鵲雄。噉惡侶。兩意茫茫。墜曉煙。門外烏啼淚如雨。

又

跣而濯。宛如昨。羅鞋四鈎。閒不着。棠梨花下。踏黃泥。行踪不到棲鴛閣。

今日歌 是年虜寇古北口入薊都城

琉球佩刀光。照水三年不磨。繡花紫換錢。解向市中懸。我貴彼賤。無人市。家惟此刀。頗直錢。易錢不得愁。欲死客問此刀值幾何。廣州五葛飛輕雨。乃今求市不較量。但輸三葛錢。亦止千人十。往九不顧。向刀長立折雙趾。一口不食。良已饑。兩日不食。將何以却。起異縣。告長官。往日停車。僕知已平生。自有孟嘗心。今日翻思門下士。

二馬行 頓挫宛鬱

誰家兩奴騎兩驄。誰是主人云姓宗。朝來暮去夾街樹。經過煙霧如游龍。問馬何由得如此。淮安大豈清泉水。曾排兩嶽橫難。駕尾散圓毬。驕欲死。陽春三月楊柳飛。騎者何人看者稀。梅花銀釘革帶肥。京城高

帽細褶衣馬厭參養、有威出入顧盼生光輝、去年
防秋古北口、勁風吹馬馬逆走、對壘終宵不解鞍、食
粟連朝不盈斗、將軍見虜飽掠歸、據鞍作勢平賊走、
士卒久矣知此意、打馬追奔僅得殼、天寒馬毛腹無
矢、餒腸霍霍鳴數里、不知此處踏香泥、一路春風坐
羅綺、

送蘭應可之湖州

梅黃雨霽帶陰輒送客、西門驛路平、會多忽別疑且
驚、愁心應手絃淒清、荷花鏡裏紅侵舫、時共耽遊楫
徐漾、思君若溪若天上、空佇清歌對誰唱、

觀獵篇

并序

蒼涼入古

王將軍邀予觀獵時積雨初霽飛走者避匿
予從將軍諸騎士牽狗出太平門抵海寧沙
上頃刻馳百餘里不見一雉兔而還乃割所
携鮮飲月唐寺中

茅刀割水嬌紅茜、風偃寒梢臥長堰、青林疎樹隱荒
墳、白水茫茫看不見、將軍本是北平豪、記得依稀身
姓曹、怕向揚州作貴客、慣從下澤驟鳴鑣、萬里秋郊

平似舸、千騎圍中一是我、箭叫猱鳴龍騰快馬趁鹿
逐麋解絛掣鎖耳後生風鼻頭出火自來此州殺賊
不暇、卑鵬氣銷韓盧鬼墮昨見儒生衣長履大入揖
令公揮金不謝、抽筆制詞、彎弓輒射、任釋挾屠剗牛
食鮮外枯中腴、無所不可促騎請邀、徵徒出野牽犬
莫遲、見兔輒打、儻過大兕一發斷髀、爲先生壽、引滿
十竿健兒跪領將軍言、翻身上馬去如煙、寶刀映日
不足數、角巾受風真可憐、淺草平堤水痕聚、萬蹄避
水移家去、沙擁肥螯、掠听飛絲、牽小豸、當空乳、漢將
窮追路欲闌、胡家旣脫避何難、今朝立馬祁連上、不
見匈奴一騎還、

題任子家所藏雙鳳鳴陽畫

海水動天天欲曉、天曉日炙珊瑚老、鮫人泣夜不得
眠、早起來聽鳳凰叫、梧桐百尺秋雲際、竹梢覆水千
年子、一飛一宿還一鳴、百神張樂鈞天啓、梧生誠亦
難、鳳出良不易、願以黃金鑄梧桐、莫教飛向丹山去、

畫鷹

閩南編練光浮底、傳真誰寫蒼厓鷲、生相由來不附

入綠蘿空着將軍帽八月九月原草稀百鳥高高走肥煙中飲翼遠不下節短暗合孫吳機此時一中貴快意深林燕雀何須避惟將搏擊應涼風誰貪飽齋矜山雉昨見少年向南市買鷹欲放平原總凡才側目飽人餒不似畫中有神氣夜來鷗梟作精魅安得放此向人世秋風一試刀稜翅

贈歌者 綺色欲捲張籍

東風吹雨楊花落清歌細遶鳴鐘閣斗酒將傾客不來白日斜飛晚雲薄回腰欲舞不得舞試買羅衫倩誰估

對明篇 所謂狂語不須刪

四明山高萬丈南爲姚邑面前屏北即新昌後門障新昌有客身姓呂要與此山約爲主尺素馮將一穴通屋後安窓小如許窓中有時颯風雨說是山靈教送與夜來猛虎嘯一聲雄心枕畔風吹去長安花枝高入天金陵有酒多如泉花留酒勸不肯任歸來只愛窓中眠窓中有書積萬卷書盡是山靈管有才無命不干時亦對山靈同一莞聞道去年醉采石醉

去狂來呼李白散髮題書萬竹中騰身舞劍青天側此時山靈失主人自騎青虎尋復尋肉眼那知神道至主人自識交親臨揭來筆端自有神橫開醉眼雙作噴此時墨雨添江水此際詩花弄莫春莫春江水渺無邊射策封書復幾年明珠不遇賈胡識寶劍難酬夜色鮮詠諧漢庭方朔老如聞永謝長安道況我今爲抱拳人蟻虱移家宮絮襖兩人曾作青春身當時同說不同貧君今幸不爲樊鹿亦似蛟蟠不得申蓮花之峰亦佳麗君胡中道相捐棄邀我題詩對四

明我自食君百壺旨只恐蓮花噴四明喜我亦付之一醉矣

繼溪篇

海水必自黃河來桃樹還有桃花開試看萬物各依種安得蕙草生蒿萊龍溪吾師繼溪子點也之狂師所喜自家溪畔有波瀾不用遠尋濂洛水年年春漲溪拍天醉我溪頭載酒船一從誤落旋渦內別却溪船三兩年

北雲篇

君家樓北樓子山。大椿千年去不還。白雲一片松間起。游子相望淚如雨。殷勤夜鳥莫更啼。東方日出煙生縷。

賦得百歲萱花爲某母壽

二十年前轉眼事。憶共郎君醉城市。阿母烹雞續夜筵。夜深燭短天如水。我母當時亦不嘆。郎君過我亦主人。兩家酣醉無日夜。蟬愁甕怨杯生菌。只今白首二十載。我母不在爾母在。八十重逢生日來。雙扉况復門庭改。我今破網未畚然。兩翅猶在彈丸邊。郎君

長奇書。紙阿母多應贊一言。上壽誰人姓張者。圖

裏萱花長不謝。阿母但辦好齒牙。百歲筵前嚼甘蔗。

楚宗室雞將啄蟻書 起語雅興

錦葵窠下雄雞白。黃蟻有翼飛終漣。不應草葉更相遮。五寸荆柯千里隔。王孫妙思快啖吞。馬遷奇筆寫鴻門。當機對敵只如此。翻令看者飛心寬。

沈刑部善梅花却付紙三丈索我雜書

長安街上塵如霧。葛布眼眼風難度。歸來掃洞索長箋。一束溪藤沈刑部。墨漿五合飽蒼蠅。刺葉藤花掃

不成。門前銅盞呼人急。却是冰兒來賣冰。乾喉似火逢薪熱。一寸入口狂煙滅。自斫野卉不成妍。刑部梅梢如扣鐵。

送陳君會試 宛折次第有法

霜花作錢綴芳草。折荷送客邪溪道。荷乾葉老障啼鴉。不及梅花弄清曉。折却梅花贈所知。娥江東邊舜江西。封書七尺長髯客。早晚長安白馬嘶。長安白馬去如雲。杏花有情要逢君。爲君留却花三載。肯借東風嫁別人。去年君來棘牆柵。半醉不醉秋月白。遣我

海蚶顆三百瓦溝。一瑩霜雪。今年君馬向長安。我

無一絲挂君鞍。但飛一滴相思淚。萬里隨風到杏園。

天壇 高皇乘此馬夕月今誤用之爲郊白雀事見西陽雜俎

張公當時騎白雀。下與高皇共斟酌。一從九鼎向幽燕。碧壇空鎖琉璃斫。古松蒼柏黑成迷。綠瓦從中一雉飛。楊雄不得陪郊祀。空憶當年執戟時。龍駒遠自施羅來。開平已死無人騎。却付羽林誰健兒。壓沙五石緩其蹄。真人雄心老更雄。月中自控赴齊宮。四十八衛萬馬中。一塵不動五里風。黃柏太苦蔗太

廿。盛時文字忌新尖。當時作頌卑枚馬。付與金華朱景濂。

十六夜踏燈與璩仲玉王新川飲於大中橋之

西樓

樹枝畫月千條弦。十五不圓十六圓。挂向酒樓簷外邊。南市好燈值底錢。大中橋上遊人坐。不飲空教今夜過。紅脂在口香在樓。那能一個到壚頭。青衫白馬無聊甚。望斷黃金小鈿鞵。

六月七日之夕與梅君客生及諸鄉里趁涼於

長安街醉而稱韻得片字

長安白苧風吹斷。銀河瑟瑟難成片。楚人慣自唱陽春。一曲未終人已散。西內湖荷沒鶴長。裁箭不得只聞香。東方萬瓦寒樓閣。月照金鳩琥珀黃。

摩訶庵括子松下聽弦上人彈琴上人號無弦云翰林人所

與

括子松知幾樹黛色遙遙入雲際。上人彈琴坐其底。十指引出七條水。松清琴妙聽者寒。松葉堆翠成高山。流清遶殿撼鐵板。獅子欲吼復不敢。泛聲忽歇浮

雲住細餘一寸。猿騰去南園玉蝶隔花聽。東海金鵝乘霧語。讀師一曲悲甘黎。我亦聞弦別鶴悽。悟來忽問無弦旨。指鳴弦鳴須答對。是不是問太史。

詠雪

笠黃茅小茅屋也。最嚴一寒葢瘠儒也。

梅花一夜窓中見。昨冬少雪春無霰。寒來借景苦無多。窓小只須三百片。每舉枯杯對此花。只愁落盡是風沙。誰知勝六雖無賴。亦遣殘綃綰樹叉。一行分向朱門屋。誤落寒酥點羊肉。錦屏不使凍胭脂。飛絮落盡絃上撲四條。觴惡冷鷄鷄一二時。中肉作團豈無

一生黃茅裏。僵殺嚴嚴一甕。蓋初起青蘋本亦同大

王畢竟是雄風。總令受者自分別。難道青天秉至公。

白鷗詩

閩南煙雨迷青嶂。孤雌挾子飛天上。却憶羈雄不得歸。兩翼深籠鏡波漾。片雪長梢向尾分。有時夢見武夷君。山長水遠無書寄。不及南飛鴻鴈羣。主人爲爾苦惻悵。開籠欲放非難放。增繳鷹鷂何處無。萬里鴻誰報無恙。

握雛郎

城西南、握錐郎、醉臥人家樓上牀、樓上女兒髮未長、
汗脫胭脂、旋午粧、錐郎雙管、新正意、女兒一見走且、
僵走向廚中喚爺娘、認是西家老鴛鴦、從來不亂離、
雄匹定是多爲麴蘖傷、扶下樓層、粉十二、明朝說與、
都不記、豆蔻孤香、依舊含葡萄、千日如前醉、我聞此、
語高其人、有迹無心、那可喚、東牆桃花、各有主、肯使、
西家共個春、楚國才芳無宋玉、東鄰如花女、獨宿、寒、
墻喚玉已三年、玉對楚王、堅可憐、小臣不比登徒輩、
似隔銀河路幾千、阮籍醒來眼不青、阮咸醒處大奔、

尾渚篇

昨夕夢見張騫至、今朝忽遇婁星渚、同是天河往復、
還、可曾相識牛和女、牛女迢迢河漢邊、烏鵲爲橋平、
月圓、黃姑憐、彼人離索、折取瓊枝、插作妍、龍山盡處、

添波白、夜夜子來弄明月、釣竿拂却珊瑚長、波聲細、
作琵琶、咽此時子思、橫不禁、此際蕭郎紫萸心、樓中、
刻漏滴、復滴、月裏梧桐陰、復陰、婁子訝子醉欲去、
買鯉魚、長尺許、既教柳葉出蛾眉、更取花枝催羯鼓、
鼓聲高、急似鳴鼙、星高月落、奈如何、依稀鵲叫東方、
白、爲作迢迢星渚歌、

無題

中秋作

黑雲風搓成細索、皎月天開空霽落、雲索條條有時、
斷、月皎夜夜同君樂、杯酒壺觴不盡興、坐到天明復、

沾飲彩雲五色月、染成添護蟾宮桂花影、

廿八日雪

時綿被
被盜

生平見雪顛不歇、今來見雪愁欲絕、昨朝被失一池、
綿、連夜足拳三尺鐵、楊柳未葉花已飛、造化弄水成、
冰絲、此物何人不快意、其奈無貂作客兒、太學一生、
索我句、飛書置酒雞鳴處、天寒地滑鞭者愁、寧知符、
去不得去、不如着履向西頭、過橋轉柱一高樓、華亭、
人任其上、我却十日九見投、昨見帙中大可詫、古、
人絕交寧不罷、謝榛既與爲友朋、何事詩中顯相罵、

乃知朱轂華裾子。魚肉布衣無顧忌。卽令此輩忤謝
榛。謝榛敢罵此輩未。回思世事髮指冠。令我不酒亦
不寒。須臾念歇無些事。日出冰消雪亦殘。

題畫

南海荔枝我曾喫。今見雙鴈奪殘一。邊郎元是隴西
人。乃能畫此南中物。我聞南海之枝更絕倫。却只聞
之未入唇。不知雙鳥爭殘顆。只是海南還是閩。

鄭本白兔 似長吉樂府

噫吁嘻。蝦蟇無異能。載弄妻朱鵲之捷。寧不能飛人。

言日廣千里月亦如之七爲樓臺三爲坻吳昱斫桂

三

不得睡帝命率犬而獵之。宴金之宿徒有光芒趙簡
之翟。旣以贈將星。今持手不得獵下呼鵲也。騰蒼蒼
玉兔告慕慕不得庇朱鵲上天玉兔下。

沈叔子解菴方爲贈

沈子報儲寒外行。一詔便得千黃金。買馬買鞍意不
慳。更買五尺番家鐵。鏤金小字半欲減。付與碧眼譯
不出。細瓦殿中多狐狸。京師夜行不敢西。叔子佩之
只一過。黃蒿連夜聞狐啼。今年我從上谷行。中丞遺

我聊癸庚。買驢南歸只兩旬。只愁馬上逢黃巾。叔子
見我無所仗。解刀贈我行色壯。畢竟還從水道歸。挂
在蓬窓兩相向。一日十拔九摩挲。鞘影鱗鱗入向河。
須臾報道漁竿外。電脚龍騰五尺梭。

客強子畫十六種花。因憶徐陵雜曲中。二八年

時不憂度之句作一歌。因爲十六花姨歌舞

纏頭亦便戲效陵體用陵韻

東鄰西舍麗難儔。新屋栖花迎莫愁。蝴蝶固應憎粉
伴。牡丹亦自起紅樓。牡丹管領春穠發。一株百蒂無

休歇。管中選取八雙人。紙上嬌開十二月。誰向關西

集

不道妍誰數。關頭見小憐。儂爲頃刻殷七七。我亦遠
巡酒裏天。昭陽燕子年年度。誰能鏡裏無相妬。鏡中
顏色不長新。畫底胭脂翻能故。花姨舞歇石家香。依
舊還歸紙硯光。莫爲弓腰歌一曲。雙雙來近畫眠牀。

予作花十二種多風勢中有榴花題其卷首曰

石醋醋馬座 風流一事

洛陽城中崔處士。花園麝起花妖至。封姨十八太顛
狂。石家醋醋新高髻。醋醋能嬌百帶半。珊瑚枝上纖

鮫鮪明珠似月搖。難落冰住黃魚白。鰓膠封。妖身重。
不能斤。翻杯濕却石家裙。初來競唱迎。妖曲轉。眼翻。
爲罵座人。朱唇粉帶山川遠。愁來顰。斷春蠶。繭石娘。
嬌小不辭觴。夜深潮淺。顰紅。金鈴不動。仗羅幃。明。
歲馮他十八姨。借問當時諸女兒。可似此中數抹藍。
燕脂噫。吁。嘻。胡蝶灰。黃蜂。鎚。封。妓之風。豐隆雷。問。畫。
圖。有。與。無。十八姨。胡爲乎。高陽酒徒。燕市狗屠。耳熱。
之後。秦箏。嗚。嗚。明日重陽。無錢可沽。十八姨。胡爲乎。
十指握釣。五白呼盧。夜叉子都同醉。一壺。十八姨。胡。
爲乎。

蟹 詩亦不肯工似

雖云似蟹不甚似。若云非蟹却亦非。無意教君費裝。
裹。君自裝裹又付題。世間美好人奪目。略涉小醜推。
向誰。此幅難云都不醜。知者賞之不容口。塗時有神。
蹲在手。墨色騰煙逸。從酒無腸公子洲。欲走沙外漁。
翁。扣楊柳。

王鷺亭鴈圖

本朝花鳥誰高格。林良者仲呂紀伯。矮人信耳。虬觀。

場只曉徐熙與崔白。崔徐一紙價百金。風韻稍讓呂。
與林。卽如此圖。王鷺亭云。是剡溪雪夜人。鴈兒一掃。
六十隻。何隻不落青。天雲沙黃蘆白。喜相逐。逸者飛。
鳴。勞者宿。不須彭蠡泛扁舟。彭蠡湖今在吾目。

畫百花卷與史甥題曰淑老謔墨

世間無事無三昧。老來戲畫塗花卉。藤長刺。澗臂幾。
枯。三合茅柴不成醉。葫蘆依樣不勝揩。能如造化絕。
安排。不求形似求生韻。根撥皆吾五指裁。胡爲乎。區。
區枝剪而葉裁。君莫猜。墨色淋漓雨撥開。

又圖卉應史甥之索 跌宕古快

陳家豆酒名天下。朱家之酒亦其亞。史甥親挈八升。
來。如椽大卷令吾畫。小白連浮三十杯。指尖浩氣響。
成雷。驚花蟄草開愁晚。何用三郎羯鼓催。羯鼓催筆。
兔瘦蟹螯百隻。羊肉一肘。陳家之酒更二斗。吟伊吾。
近厥口爲儂。更作獅子吼。

九馬圉人圖二匹醉顛墮

王元美爲太僕卿時。刻穆王八駿圖形如。

虬蟬

穆王八駿西馳去。造父把轡爲之御。此時八駿誰傳。

形太倉老王太僕卿刻石嵌在卿之庭馬渡尾尖了無肉頸長筋綻抽蘭蕊儼如螭蜥綠壁騰謂之爲龍特無鱗此圖之馬乃九匹却比八駿多其一骨聳肉勻亦奇物老眼寧知畫者誰摩挲却是孟頫筆牧夫九人二人醉醒者扶之醉不墜河南山東牧馬見汗酒胡葱醉似泥此時儼墮無扶持馬且失矣太僕答

完淳篇

人索咏其別字

七孔雖外交誰令滑其裏一朝一鑿之七日渾沌死大隗山上牧馬見軒轅黃帝稱天師牧兒馮馬馬則擾伯樂治馬馬生巧噫吁嘻海若太倉之米莊生濠上之魚紀消木雞之無敢應野老鷗鳥之忘其機葛天無懷差可意盧敖汗漫長相思不周崩墮只下土破天一角誰與補石頭五色爛如花女媧十笄高能許君不見朱提著銅銀墮質心銀之鴈知何限蜘蛛借雨詐羅羅絲絡繹將聲渾紡車巧則巧矣真則差君號完淳陳君請我說我謂淳之完辟彼雲中月自雲自月自掃除高圍依舊金蟾蜍

閩工某輩伯時昭君下嫁圖單于親近之隨騎

士胡姬姬嬌而騎與單于竝猗健可畏鄴衣結束又馬華旌及姬之靴帽竝妍絢可愛而掌琵琶者尤勝胡決不辦此李蓋以意爲之取悅人目馬三兄投賦賦之

毛奴索金嬌不予貌取西施爲嫫母一朝遠嫁作閨氏不及宮斜一杯土奴也貌嬌故不真龍眠貌嬌相隔千餘春朝風莫雪一萬里粉腮那得嬌如此故知兩貌師彼此妍媸雖各別竝是以意而爲之人生觸處有不幸東脫網罟西亦弊漢宮顏色不及天子知胡廷憔悴未必單于終始親近琵琶小妾百雙是胡是漢盡花枝老無夜醉葡萄酒遞入毡帷知不知

朱次公讀書飛來山羣彥過訪携飲塔頭方拈

六韻擬賦雨至踉蹌而下漫聞次之

枕書小睡門開半客來就榻彈書喚携壺醉客相輪尖餓鵲窺鋪攪雲亂僧廚沸酒百蚊飛雙棗沈茶紫蘭微酒罷書橫依舊睡夢爲蝴蝶別花歸

林彥肅 慨諧明快

辣鼻作犀向月叩便嚙鼻第一尺長十叩九低頭作
驚才能一噴喚作霧積年糟蠱爛人腸震從毛孔走
大荒一戰笑受槽會降伯倫無婦堪詒左誰持五斗
來賀我戰捷知真却病不與敗少渠真不可西國葡
萄那得來吾卿豆醞逐家堆黃公握曲千年返卓氏
當謫百店開新渦放水荷花白舊棧殘珠黃琥珀個
個軒聞切利天人人夢到華胥國華胥國食醴醪生
無歡死無哭孟公紫荊賽黃獨綠臺大拇抽肥玉一
澆一段魯微生閑在春窰餉醉人一嚼一噉醉輒醒

醒來却苦多煩惱醒固不惡醉亦好

張旭觀公孫大娘舞劍器 矜羊海馬

大娘只知舞劍器安識舞中藏草字老顛瞥眼拾將
歸腕中便覺蹲三昧大娘舞猛懶亦飛秃尾錦蛇多
兩腓老顛蛇比錦部中低野雞啄麥翟與暈一姓兩
爭神奇黑蛇比錦部中低野雞啄麥翟與暈一姓兩
名無雄雌老顛蘸墨捲頭髮大娘幪頭舞亦脫貂裘
詩人詛題跋常熟翁來索判頻常熟長官錯惟人

書茅氏畫

臺閣絲綸圖茅
老將贈一貴人

小李將軍固名筆輕描細染工如織若圖臺閣與絲
綸界畫便須三十日茅君揮灑無一座只如此幅自
清真瀟瀟數點江湖墨寫出巖廊輔世人

附畫風竹於簑送子甘題此 率爾語神轉茶

奇

送君不可俗爲君寫風竹君聽竹稍聲是風還是哭
若個能描風竹哭古云畫虎難畫骨

漁圖

何人畫秋色蘆花繡如組罷釣睡孤舟月滿滿湘浦

撒網打魚驚鴈飛釣竿閒挂冷魚磯醉餘正好割鮮
膾惟殺松鱸畫裏肥

壽王生

四十年前王國鳴紅帶編繩束髮青衆客對之俱含
情我亦把酒勸一觥欲引其答騎不應今來轉晴年
六十頭髮雖黑髭鬚白諸朋作壽鵝雙蹠我知龍鍾
行不得送肴一格四柿朱令我自喫省我沽惜少方
闌唱鷓鴣方闌若在亦醜吾

沈將軍詩

沈以鼓吹
起有問

將軍者誰沈家郎。學書學劍學漁陽。呼泉喝雉疲夜
場。月低日高睡竟忘。驅幹雖小膽則姜。十年從軍官
參將。殺賊歸來坐五羊。明珠芡米側槃量。買得綠珠
可姓梁。一妻五妾愁專房。廣西藤酒世無雙。海南紅
螺不假鑲。直錢雖少貴天生。鸚鵡不談立酒旁。文犀
玳瑁細碎粧龍腦。一縷飛中央。左縣翡翠玉。並將右
挂鏤金小鳳皇。迴身未步身先鏘。影入鬢斜月光
拽。郎髭鬚郎吻張。大卮小卮響喉嚨。池中豈少少。蚶
鴛安得老。鶴專頤頤郎誰與。歡思邊疆。誰者換馬邯
鄲娼。盧龍將軍急才良。見郎謂何用不臧。且試鎖鑰
扼背吭。分道密雲汝往當。漢家猛士守四方。沈郎沈
郎不尋常。我思古人等鴈行。吹簫者誰勃丞相。

春野圖

北門之外多佳麗。白水茫茫遠天際。中有幽人春野
翁。摘荷採芰紉衣袂。春野讀書曾萬卷。只今一字不
欲看。只將元氣手中調。不許紅塵眼中散。昨者鑄鼎
鍊九還。吾欲從之乞一丹。青牛在田不肯語。輕簑大
笠天將雨。

劉雪湖梅花大幅 風氣散逸

梅花自是花中魁。畫梅花者今數誰。雪湖劉子故不
俗。未畫梅花先寫竹。花梅條竹兩相於。直幹橫梢鍊
不如。最好片雲遮一抹。尤宜大雪踏孤驢。我與劉君
相見初。較量長短將髭鬚。園花少讓元章筆。發幹元
章不若吾。捉筆呼煤將發幹。閉門自不令人看。須臾
歇筆乃開門。一掃槎枒三丈絹。我客金陵訪畫梅。畫
梅真妙盛行之。劉君放逸不可羈。一劉一盛無雄雌。
我今白日題梅畫。恍忽如夢羅浮夜。覺來香風攪衣
帶。花下美人是何代。

洞巖入鼈口有石枰石橋及石池諸景

洞深高負泥沙惡。一軀巧骨裝痴癡。昨聞已是三十
年。今夕張燈始捫摸。初疑螺尾不可梯。再進再折無
盡期。魚腦別波枯未已。蜃影逢沙澁懶移。人言此語
得大槩。却須請君說細微。桃根倒壺蟲嚙久。蜜脾不
挂峰。歸稀三洞三洞止一隙。鮮衣臥洞身投鼈。三洞
曰鼈。蒼枰爛斧或有人。石橋浸影終無月。當時將侯
身不死。一去親費五日米。遙聞櫓響送江船。頭上恐

是錢塘水其云洞巖寺及田地俱鄉人蔣二公避秦
直武陵隈何事桃花不出來星河作影當歸路疑
是淳于夢大槐

蘭泉篇

白虹細細三千尺蘭若葉葉垂青碧百草諸芳不敢
吹惟有湘洲杜若與之齊浴蛟飲鹿無不可漱齒洗
耳隨君宜

孫文長文集卷之六

公安袁宏道

古歙郝之璧子荆校訂

五言律詩

銅雀妓

重泉鎮玉燕閨燭繞金蛾君銷陵柏土妾斷腰松蘿
薦夢無雲雨留香別綺羅願爲銅雀瓦生死托漳河

出塞 清麗

漢將去堂堂邊塵靖不揚雪沈荒漠暗沙攪塞風黃

疏珠刀 時客常山

房帳朝依水胡酋夜進觴舞見迴袖窄無奈紫貂香

又

客將刃出市云是大琉球海泛防龍合天陰聽鬼愁
揮空霜飲落脫匣水堪抽萬里烽煙地隨身去莫留

又

單刀新試舞雙劍舊能輪雨過腥聞血風旋雪裹身
對銀歸思動挂壁剗縑塵醉後時橫看終當贈與人

西北 俱妙

西北誰家婦雄才似木蘭一朝馳大道幾日隘長安

紅失裙藏鏡。塵生襪打鞍。當爐無不可轉戰。諒非難。

又

金鞍七寶。軟玉手。控青絲。人馬才相得。風雲氣本奇。
勢輕香易墮。樣巧影難爲。馳龍雄心在何曾。斂翠眉。

又

尺錦卽成裝。當眉縮結方。須臾撒身手。馳驟蹴風霜。
簷影千門亂。街心一帶長。忽逢游冶子。繫馬問家鄉。

桃花堤上看美人走馬

和青夜君

一鏡圓湖水。千峰遠楚宮。大娘迴劍器。小伎落驚鴻。

影深穿柳日。蹄響帶花風。望斷梨腮粉。紅塵一道中。

春日過宋諸陵

意懷而調健

藁葬未須憐。生時已播遷。威儀非舊典。世代是何年。
過客悲山鳥。王孫種墓田。回看隴頭樹。似接汴京煙。

又

落日愁山鬼。寒泉鎖殯宮。鬼猶驚鐵騎。人自哭遺弓。
白骨夜半語。諸臣地下逢。如聞穆陵道。當日悔和戎。

孟后怨

福薄姑言信。君難國事非。官家儼平昔。賤妾獨何依。

汴水千秋逝。山花幾度稀。還憐先帝寵。夜夜月中歸。

竹月篇爲易道士賦

景色靈

脩竹隱丹扉。蕭蕭映月微。林稠光不礙。葉動白俱飛。
製鼎看圓兔。裁簫度羽衣。翻經清夜永。猶帶露華歸。

寄尚賓因借石磬

南明棲息久。凡著幾何書。夜峽月生石。朝窻雲散疏。
特懸孤磬在。時扣萬山虛。自笑耽清物。持來一借予。

宛轉詞

宛轉一臂斷。流落二喬輕。覆水已無及。通家如有情。

歸來粧粉暗啼罷。淚痕清。莫道紅裙怯。官家盛甲兵。

湖嚴氏有二女。其翁以長者許渭繼室。渭自愆。

盟。頃聞爲海寇斷。其翁臂二女俱被執。旋復。

放還。便已作宛轉詞。憐之後。知其長女被執。

時卽自奮墮橋死。幼女放還。亦死。因復賦此。

宛轉詞中覆水句。正悔愆盟也。

訝道自愆盟。天成烈女名。生前旣無分。死後空餘情。
粉化應成碧。神寒儼若生。試看橋上月。幾夜下波明。

順昌道中新晴

解簪投山屋。束鞍聞曙雞。風雲留宿雨。花草踏晴泥。
曉峽喧谿路。春沙泛馬蹄。遙知武夷曲。只在亂峰西。

十六夜宿葉坊玩月 置杜集中誰復可辨

昨照橋中閣。今輝驛口沙。清光迷魍魎。冷暈嘔蝦蟆。
與水浮諸海。將山碧一涯。春風正司令。桂樹幾停花。

杜鵑花 絕句

煙雨艷陽天。山花發。杜鵑冤。愁教葉暗。血漬一叢鮮。
正色爭炎日。重臺香絳箋。春風幾開落。遺恨自年年。

古鏡 雅健

集本

白日海杯土。青天射兩丸。且須防薄蝕。詎止墜衣冠。
神物含光易。深山識寶難。不知丘壑裏。還掩幾冰圓。

陳女度尼

青春正及笄。削髮度爲尼。別母猶粧粉。參師欲說詩。
幻真隨鏡現。生滅帶花知。未必今來悟。前身受記誰。

金客

若是鄰兒非。黃須短褐衣。單身亡命去。虜首賣錢歸。
業曠家人棄。門寒結客稀。自知終有用。窮巷且藏機。

贈相士

節鉞下明州。東隨一劍留。帷中占勝色。市上立清秋。
碧眼胡僧避。青囊道侶求。相逢多幕客。曾見李藩不。

分賦得吳山送俞君還嶺

吳山碧石頭。雄抱浙江流。大可興雲雨。微還適覽遊。
常登應結戀。乍別不能留。明朝翠色遠。知爾在行舟。

芸閣校書篇

薄霧霽香筒。青細走蠹蟲。一梯陟劉向。萬帙映楊雄。
鳥下窺書古。花飛綴字紅。他年在天祿。羞與俗人同。

飲雲居松下眺城南

集本

五

夕照不曾殘。城頭月正圓。霞光翻鳥墮。江色上松寒。
市客屠俱集。高空醉屢看。何妨高漸離。抱却筑來彈。

送內兄潘伯海謁選

之人千里行。言宴款郊城。率爾衣裳處。紛予帷幙情。
見兄兼念妹。送舅祇憐甥。明歲承恩日。龍池萬柳青。

聚法師將往天台止其徒玉公庵中余爲留信

宿 玉芝

欲向天台去。先爲剡水尋。秋行萬山出。夜宿一庵深。
燕語調花氣。猿歸帶薜心。年年石梁興。送爾益沈吟。

省試周大夫贈篇罷歸賦此

贈篇石天油沙化

十謁九不薦那能長作儒江光凌棄壁關色黯歸繡
薇蕨求新主羹湯問小姑風雷亦何限終是惱凡魚

豐吏部公邀泛西湖觀荷明日寄作令與嘉則

敘父追和

吏部元耽飲良辰尊俎攜分明不。知。者。以。五。六。為。記。在湖上記得似耶溪
別浦紅裙藥番楊白馬堤茫茫荷葉路共水入天西

賦得戰袍紅

時少保公得項贈刺製袍命賦

海關染帝猩征袍製始成春籠香共疊夜帳火俱明

自與鵝旗映還宜蟒繡繁戰歸新月上脫向侍兒

嚴先生祠

嚴先生祠

碧水映何深高蹤那可尋不知天子貴自是故人心

山靄銷春雪江風灑暮林如聞流水引誰識伯牙琴

白鵬

少保公所遺

片雪簇寒衣玄絲繡一圍都緣惜文采長得待光輝

提賜朱籠窄羈棲碧漢遠短簷側目處天際看鴻飛

初入京瞻宮闕

域中夷夏極天上帝王家西內宸居逼南都

地餘烏啼御溝柳散閣門花昨到貧方朔封書載
幾車

來青亭

畫棟將雲遠修簷傍漢開亭非邀翠入山自送青來
遠色虛難寫遐觀縱未迴共言春景麗不見使人猜

元旦與肖甫較射

各分五韻

煙光海日墮青帝早司東候轉弓猶勁標疏的際紅
耦彎雙月吐長臂一猿通本是無爭者心知此際雄

季長沙公哀詞

彭山老師

槐樹宛低迴猶疑講席閒死因雙宿去生為六經來

遠瑟飛春水傳燈暗夜臺三年更築室未了獨居懷

懷陳將軍同甫

時鎮漢鑿昆池於長安而將軍親見於漢成一笑矣

飛將遠提戎翩翩氣自雄椎牛千嶂外騎象百蠻中

銅柱華封盡昆池漢鑿空鴈飛真不到何處寄秋風

鈕大夫園林

按蔡公石溪

萬樹梅花國番簾試一凭高樓煙欲暮遠岫雪將晴

帆舫時時渡溪橋處處橫若耶無限景都有此中情

送高叟入燕

橫山

少小幽燕客，重游白髮多。人欽舊然諾，客和古悲歌。
紅葉淮流舫，黃塵沛縣騾。向來沽酒處，留得幾嬌娥。

背樹

背樹零宵露，羈魂斷曉鋪。正當愁盡地，誰遣放啼烏。
拭淚身仍繫，酬恩計轉迂。應勞垂老兔，結草向冥途。

賦得看劍引杯長

高會莫匆匆，魚腸把似公。睨心在慷慨，百壺空。
客散平原夜，波寒易水風。秦讐不能報，淚落酒杯紅。

賦得暗塵隨馬去

詞氣風流

徐文長集卷六

八

春夕麗春燈，芳塵似有情。難隨羅襪緩，却逐馬蹄輕。
高纓迷鞍淺，低光影轡平。酒家莫留繫，一夜遍都城。

賦得芹芽

似杜

青春曲水滑，芹吐小芽滋。在野未堪摘，獻君知幾時。
暖風來燕子，寒食伴棠梨。一夜休教老，留尖煮餠絲。

鎮江

大是風人

落日挂城角，孤蓬憩水窗。草長交浦斷，潮大入河降。
笋蕨醉鄉飯，櫻桃過鎮江。吳船夫婦唱，卜卦九成雙。

王山人月房

漁叟或作愚叟

山房在何所，宛在水中央。丹竈泥初濕，紅顏藥正黃。
菱花歸舫亂，荷葉過人長。一自彈漁鼓，陶陶醉幾場。

仲春李子遂季子牙史叔考坐雨禹跡寺景賢

祠中醉餘賦詩並用街字子遂來自建陽一

別數載 娟淨有情

病久不到此，荒祠草上階。陰晴連日異，閭越幾年懷。
夜梵潮三丈，春酥雨一街。梨花無月處，有客醉金釵。

法相寺看活石

蓮花不在水分，葉簇青山徑。折雖能入峰，迷不可還。

徐文長集卷六

九

取蒲量石長，問竹到溪灣。莫怪淹斜日，明朝恐未閒。

侶琴篇為趙子賦

豈無蘭蕙好，獨結嶧陽桐。養鶴多因爾，遊魚亦為儔。
風雷縣一壁，山水伴千重。一作梅花弄，都令雪滿空。

寶刀詩

清壯

雙鈕黑銀鏤，來從大土酋。絛絛結蠻女，鐵色照并州。
不惜金千鎰，能縣水一溝。牀頭好珍重，兼許茂先收。

答謝上谷諸公

一客宜城鎮，真多地主良。停車松樹下，投轄井中央。

紅燭籌枚滿芥毛塵話長別來知幾日柳色滿紅墻

書筵贈顧鴻臚

廿載神交後尺書長跪辰涸魚幸不死閨月亦徒春
碧柳深高館紅雲近侍臣相過不能數叔夜懶方真

王口北見遺貂帽因往

制伯貂冠而疏蟬

一圍消雪遠兩翅辟塵賒朔北東殺馬遼東買斷牙
錦筵津頗玉深戶擁腮花一罩山人憤徒遮鬢髮華

納妾詩 雖艷不浮

角枕覆衾長新香異舊香昔年曾射雉此日復求凰

杏屬開春鏡鴉雲換晚粧夫君莫早起初日未高梁

駿霞篇爲天台黃子賦

燕市千金駿天台一片霞持將兩神物較許大名室

每過愁驢直言歸必日斜御河生隔斷楊柳暗宮

梨潘家大谷梨見潘岳賦及柳子厚詩近河間以黑禽賦其音人京梨有一種名爲過清紅

而壁班班似屏下咏俱幽沈大雅與杜並傳物上七首俱用正韻

潘家大谷梨今遍九河堤接樹冰千鞠單顆水一提
馬馱香黑鴈過脆紅犀未怕相如渴王孫儘翠眉

杏蜜甘人字峰從自苦杏甘則齋杏佳自苦不若苦李之自全也

杏有海東紅珍高百品中色來先壓市子大欲沈籠

釀苦蜂何爲人甘蠹亦同道旁繁李樹好去問王戎

李

閩有夫人李洛下
有嘉慶縣李並佳

閩種夫人異燕枝嘉慶同蹊堪爲李廣核可付王戎
碎玉當唇綠飛飴遶臂紅歸來憶滋味能得幾時醲

頻婆 一名平波

石密偷將結他雞伏不成千林黃鵠卵一市楚江萍
旨奪秋廚腊鮮專夏盆冰上元燈火節一顆百錢青

胡桃

燕近出雞頭子
類佳而價亦踊

羌果薦冰晚芳鮮占客樓自應懷綠袖何必定青州
嫩玉罕非乳新苞一不油秋風乾落近騰貴在雞頭

白櫻桃

櫻桃琥珀珠一樹忽碑礫入袖迷吳苧如珎信楚書
朱唇嘗處訝翠葉凍邊舒欲問丹陽烏曾銜此類無

土豆

絕似吳中落花生及香芋亦似芋而此差鬆甘

榛實軟不及菰根旨定雌吳沙花落子蜀國葉蹲鴟
配若人猶未隨羞飭似知嬌輦非不賞憔悴浣紗時

薯蕷 即山藥

扶中識舊方。爽吻得新嘗。臘廩衰年壞。山薯此地良。
芋魁徒軟美。松粉藉餽惶。楚些那遺此。清酥點蔗霜。

鐵腳

吳下縣披細燕中。鐵距纖俄爲群。少炙祇用一竿黏。
暗雪辭饑啄。紅椒餽醉髯。窺螳黃雀事。公子慎金丸。

黃鼠

黃鼠厚而
瑩微

幸不爲殘嘴。何由冒劣名。庖廚窮口腹。天地窘生成。
淺草遮人拙。深膏傍燭明。斷齏吾自分。食肉任干城。

半癡

小鳥形半于雉而脆美上谷人與
黃鼠共稱然癡而易襲遂以名

厄與癡相半。禽將鼠共縣。味雖供客好。名却使人憐。
所下惟雙筍。何妨少一拳。如聞三嗅叟。笑殺雉羹筵。

酒三品

曰桑落襄陵羊羔價並不遠每
甕可十小盞須銀二錢有奇

小甕五雙盞。千蚨五瓮香。無錢長買醉。有客偶攜將。
醞藉宜高價。淋漓想故鄉。狹斜壚不少。今夜是誰當。

荔支

出新會者名進奉絕佳有以小瓮載販陽
江者到門競報其土產稍劣或邀食多以

無益於公事也

概檣報荔支。猶憶海南時。一邑明勾漏。千罍枕蜜脾。
消中隨蔗往。高樹放猿之。近日肝腸別。依稀餓采薇。

又

當醉更須醉。當飧便買飧。幾年千里外。一顆百金難。
飛騎休輕刺。番猩且奪看。老甜今已矣。世味飽醎酸。

熊

此李勣射獵而托饋大兄故三四用蜀陳家
事五六則憶曩食熊掌特甘醲而此顧亞

必豕熊也七八用茂先事意
謂儻恣口腹何所不至耶

李廣射熊歸。生肩付大兄。都無一寸白。儻有幾條青。

腊掌吾曾飫。鮮鱸勝略差。窮餐亦何劇。惡鮓白魚遲。

黃羊

味絕勝善走倦客偶馳饋宜饌故五六云
然三四晏子語言也七八戲言耳雖貴胡

亦未聞
食駝者

寒黃羊美。超騰不易供。蹄雖千里外。命寄一廚中。
誰教西河俎。言穿老上弓。賓筵三動指。早晚到駝峰。

河豚

白下酒家簾。河豚荻笋尖。寒江晴後雪。爛柳窠中鮓。
萬事隨評品。諸鱗屬并兼。惟應西子乳。臣妾百無鹽。

送薛鴻臚左官袁州

佐郡袁州去。江行萬里西。興牽春水鴈。心斷早朝雞。
蠻境風煙近。巫鄉習俗迷。正須煩料理。滕閣未遑躋。

雨

一雨連秋夏無朝不冥迷曉添四壁蒙夜助百蟲悽
蒙曩遮城漏蒸潮汗礎泥直愁衡岱頂亦障海鳥飛

夕霞

第三首魚勞則尾
赤詩云魴魚頰尾

三篇麗色相映

明霞剪脚齊茜水入霄泥鴈驚千行外巖巒一角西
石家錦步帳海國紫玻瓈安取揮戈術相留莫遣飛

又

明霞爛且都雨歇霽霄鋪萬國樓臺莫孤村煙火哺
波鱗銷琥珀海上珊瑚一林須彌翠胭脂月鏡孤

又

元氣渺太素丹鉛何所粧白魚勞尾變紅石補天長
刺什煙嵐彩金併沆瀣光俄飛一片紫騎鳳是蕭娘

送某子北上

送子有所思秋風來何翩拜翁挂貂處談我篝燈前
聚紅芻馬店霜白聽雞天一隊長鞭哀輕寒早着緜

某君中貢選送之

物有幽奇者飛騰各擅方巨魚須北化細芷不南香
在獄持何贈穿泥以劒將回思成一笑君自有魚腸

人言鳳尾蕉花於某縣庭命作

鳳尾本蕉材紅花綠葉憑縣庭今一見蠻地不曾開
孔雀羞金翠蕭娘坐粉腮穎川黃霸在辛苦送祥來

壽葛貞母 亦謔亦趣

終歲不成粧釵寒古鳳凰詩堪將柏賦年亦與松長
列女誰同傳稱人果未亡當筵思舉案誤通百年觴

乙亥元日雪酌梅花館

有扁二日陣
堂曰蕭蕭深處

秋葉已凋疎春林積雪初溪藤不復買裙練免偷書
挂碧來鳴鳥堆紅補破廬待予新買屋自種兩三株

又

花葉看雖少藤稍遠更賒蒼須搖水雪白玉碾龍蛇
碧氣將檐薄濃陰奪竹斜去年深夏熱特地爲予遮

初夏送某客入廣

廣中賈客寓所隔岸則倡居
也率以一錢擲艇子觀渡

海南多寶地客也傍春行涉嶺梅九綻當塵荔子明
百香番賈舶雙翠美人纓會向青樓去時呼艇子乘

賦得風入四蹄輕

雷總戎嘗騎千里馬風擊其
衣僅有襟背又云趙總戎亦

然故三

駿馬四蹄風形容有杜公一塵不動外千里颯然中

白草連天靡蒼鷹踞趙從檀溪不須躍隨意過從容

又

愛妾換初訓。將軍慕紫驕。腰肢只問響陣陣。不禁秋練影難長。曳房星易一流路。旁看不細。多是失回頭。

又

借將從虎物。并去翼龍腓。戍削纔辭檻。鼎毒已破圍。寒呼隨跳起。黑旋裹鞍飛。曾聽將軍說。雙雙碎鐵衣。

又

赤驥本龍精。行時不是行。看遲八尺影。過急一團聲。帶烙成駢死。嘶鹽了此生。孫陽何處是。淚盡太行程。

兩舟載鶴詩

凌疎有遠韻

買鶴載歸去。況逢風雨天。客裝兼有此。江影雨瀟然。濕重愁孤雪。波長立暮煙。園池寧有此。漠漠迥堪憐。

元夕之辰。偕友人集九里之天瓦寒泉二庵各

賦并序

去郭九里曰九里者。爐峰舒臂其西高則亂

石。偃拔駭獸穿林下。則迴泉紆縈驚虺入草

兩精舍各據所勝。止息繼黃因石以覆。則爲

天瓦。依流而茨。乃題寒泉驚鶴之所。必棲猿

鹿。會此莫集也。某君南來之暇。稍厭賓延及

予。元夕之候。載觴其中。上下高流。和弄魚鳥

落帆到舍。則月白燈紅。矣似別武陵。悔返城

市景遷情改。寧免生滅之緣。各有賦篇。令予

作敘

尋常難淡泊。况復值茲辰。山水留吾輩。燈花媚別人。言歸城市去。似別武陵春。一路梅花水。今年弄月新。

擬壽長春祠何老 語爽而幽

雲母何姑粉。增城幾葉春。馮心行好事。作屋住仙人。

鍛柳堆山缺。眠松弄水銀。面上桃花色。流年始七旬。

京中送友人南歸 浩然逸詩

不道歸真惡。翻嫌握手遲。綠蠅秋漸少。黃鳥日相悲。

以我尚未去。問君來幾時。答言春盡後。北鴈與同飛。

送蔡安父之黃州 梅天景色在目

安父黃州去。乃當中夏時。榴花作火豔。梅雨潤芳絲。

研墨云。云燥。憶書葉葉吹。今朝霽如此。別馬快風嘶。

與葛景文 疎澗出錢劉上

冬潦無人出。君胡爲來歟。山樓隔年病。江渡幾封書。

健後堪風雨。貧來無菜蔬。不能得一飯。歸去寺煙餘。

畫紅梅 前四句舊

即使胭脂點。猶成冷淡枝。杏花無此幹。鐵樹少其姿。
挂壁紛紅雪。圍春在錦池。無由飄一的。嬌殺壽陽眉。

畫竹 句亦有煙色

萬物貴取影。寫竹更宜然。穠陰不逼鳥。碧浪自翻天。
受受俱鳴石。迷迷別有煙。直須文與可。把筆取神傳。

筵中漫贈王良秀筆史 閒思

瓊琴三尺餘。收我主人居。老叟能稱隱。諸郎總解書。

夜深時喚酒。春盡共騎驢。去到西湖上。梅花帶雪舒。

吳門逢孔將軍於塾

舊日堪爲將。今來復授經。王人盛供帳。醉尉止都亭。
終歲只在野。因予一入城。相悲十年事。淚落酒杯平。

書倪元鎮畫 神情淡遠

一幅淡煙光。雲林筆有霜。峰頭橫片石。天際渺長蒼。
雖願須金換。如真勝壁藏。偏舟歸去景。入畫亦茫茫。

無題

翁也專樞密。儂今職贊襄。兩京皆守重。北帽侍中央。

懷氣松鱗紫。湖霜藕葉黃。江南秋色好。此去滿帆檣。

賦得草窻篇爲周衛卿之號 周繪

草綠鳥喈喈。閒窻一斗開。百蟲堪上筆。一片欲遮苔。
莫影紗紋澱。春芽老氏孩。元公有知不。一笑隴牛堆。

食虎眼 虎眼荔枝

虎眼白琉璃。誰能隸虎皮。小毬峰粉結。高液鳥群司。
婦去茶如薺。王歸膽亦飴。由來甘苦柄。舌觀豈能持。

解 細而不繼自堪叫絕

紅綠襟文等。薑橙椅末高。雙螯交雪挺。百品失風騷。

餽喜朝爭殺。鷄聞夜泣糟。大蘇無缺事。只恠佞江瑤。

蘇傳江瑤柱 乃不傳螺

又

水族良多美。惟儂美獨優。若教無此物。寧使有監州。
辟鬼秦關夜。輸魁海稻秋。河豚直一死。只好作蒼頭。

又

吳興饒吻守。越國朶頤人。風韻誰偏少。吹噓爾絕倫。
沅江九肋鯨。松泖四腮鱗。遍試張華醋。還誰五色文。

又

爾故飽菱茨饑來竊稻梁。逃蕭孟嘗走結草。杜回亢
蛻許山蟬嫩。腥憐海麝香。那能親箬笠。夜夜伴漁郎。

又

織篠挈千籃。枯篁養八蠶。縛嚴愁廣武。霧重死淮南。
金紫膏相蝕。尖團酒各酣。秦人不曾識。付與兩齊參。
蠶篁見檀弓入
簞者南粵種也

胡市歸胡館不三刻
龍觸數日

胡養復胡王。無鷹不飽颺。滿城屠菜馬。是鼻掩綿羊。
卽苦新輪輦。舊勝舊殺傷。從來無上策。莫笑嫁王嫱。

客餉我笋脯。一小筐。釋而甘澹擬謝。

晨觴急十斟。笋脯美遼參。玉版禪師韻。黃冠道士簪。
山存仍受虎。春代并更禽。籜畔夫將婦。隨處綠針針。

聞人賞給事園白牡丹

白牡丹殊雅。曾於舊譜聞。掃眉嬌號國。新寡結文君。
黑牯眠雲飽。黃蜂奪雪芬。愛憎誰與定。賒酒借花醺。

又

梁園月下白青瑣。第中途定是千金買。來陪一捻紅。
珍奴學龜息。越女圖猿公。作意驅脂粉。天然輸與儂。

又

休量姑射子。不語息夫人。香暗聞龍腦。須黃見蝶身。
雪腮宜買笑。霜鬢可饒嗔。莫學盧郎婦。題詩謔老人。

化城寺 中晚佳境

方引王人轄。轉爲山寺嬉。門深當水盡。路曲入松移。
破鐸搖簷鶴。寒萍蔽沼龜。過溪無虎嘯。枉送遠禪師。

明日至古博嶺雨

無寸非濃霧。寒空濕太勝。泥深驢項沒。雨近帽簷生。
練泄未到眼。客途先苦行。真成評嚼攬。敢與東兒爭。

京邸贈沈刑部

叔成自安鄉召入善書梅在
署竟日伸紙洞庭過安鄉

人多驄馬客。君慙白雲司。棘署了公事。梅花作雪枝。
帶寬知懶在。馬重覺塵隨。頗憶洞庭否。煙波十二時。

哀周鄭州沛

莫以拘攣輩。交攻放達窮。如知老後樂。似欠年前。
匣藻鮫俱泣。園花石共遷。傷心能幾輩。教我不潸然。

又

雪涕尋前誼。敲門憶昨晨。泉虛呼未歇。蝦蟇醉仍頻。
日者過荒館。霜顛破角巾。飄零寧不如此。昨日故將軍。

曉發句容

宵來醉眠處忽爲遠林遮三尺短絙爛一程長耳賒
村村落斜月樹樹林輕霞只尺丹陽近江魚入饌嘉

送沈叔子南都迎母

馬上定苦渴幾迴停輓轡別兄當北邸接母到南都
桃葉橫前渡荷花滿後湖此行大家逐誰敢問當壚

送馮叔系之南都訪舊

江國柳雖盡將及梅花新路遠卽逢雪天寒別有春
高牙紛海幕長劍著孤身乞取封書去難辭舊主人

景文至其舅劉所過園中

兩橐行廚過清醪溢瓦盆一行澆鬱思百覆失煩冤
笋候人家飯薦天桃杏村無山共甥舅鎮日數園門

送俞生之入楚

願善繪事

作客向襄陽鰓頭大舸裝江行多雪候旅宿盡漁鄉
此景俱堪抹行囊好爲藏歸來逢鑒賞幾度挂山窓

張子錫往訪其弟長治

伯兄官署去因寄仲君書問政應如水添廚稍出魚
越人多好着潞錦小花裙看取寄歸匣都無一尺餘

與任生話舊

麻衣飄雪處益動而翁思近日君家事子係那得知
笋天應薦墓柏涕可枯枝莫作徒悲切遺書退學詩

送張君會試

明年此時節意氣何揚揚但遣馬蹄疾莫愁花路長
幾多青樓婦認取舊檀郎何處最笑指當壚壓酒娘

挽上虞葛翁

聞道卽昔年傳經徹舊編裘糧百里外卒業一燈前
隱傳知高士遺孤是大賢斯人真不死可以慰黃泉

授經館中懷江東諸同志

時復病

能得幾回春匆匆滯此身一江書易寄連月性難馴
買藥獨行市敲門暫訪人幾時束書卷來伴釣魚綸

蠟屐

一生幾兩屐此語爾非迷何事淪猩趣終年弄馬蹄
萬錢收錦屨五岳遍丹梯齒畔如瀕損厓峰借一厓

題雪景畫

諸暨陳仲子

幽人凭水檻釣者挈魚投况對千山雪而無一客留
臘酒此時熟老夫終歲憂壺公能醉我跳入畫中休

爲陶工部贈道者

終是千年鶴。今先返舊城。到家人尚在。入洞雲來迎。
紫氣莫西渡。青山留震盟。野夫慙尹喜。却辦候閑情。
將遊五泄宿吳系。山庄遇陳老。迎餉邀余輩。先

登峨眉不果

遊。維林竹山窓來。獵燈青。蘇炊白稻。碧笋束紅藤。
坐落半宵月。流分曲水亭。忽逢山下老。邀上峨眉層。

徐文長文集卷之七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郝之璽公琰校訂

七言律詩

君從

君從閩海下南昌。正值中官降玉皇。龍號真人親
拜斗。繡衣使者自焚香。壇中祝壽千官滿。官裏傳旂
兩道長。不是薄游江海客。何由得覩此輝光。

九重 端麗

九重憂隱德如湯。禱祀壇傍夜有光。早魃正逢周甲
子。神君俱集漢明堂。繡成旛蓋虹雙引。挂定琉璃水
一行。聞說詞臣咸萃止。抽毫拂素侍君王。

白燕

閒庭盡日見還稀。院院梨開去漸微。別殿幾年埋玉
匣。舊人何處認烏衣。春風水面徒聞語。夜月梁間好
弄輝。安得姚家紅線縷。却看片雪帶花飛。

又

西飛歲歲候青陽。花發名園何處藏。天子郊禋呈瑞

色。玉人臺榭有輝光。輕翰掠雨。綃初剪。小尾流風練。愈長。萬里東歸看易沒。海天元是白雲鄉。

續白燕 俱有神彩

一時伴侶自應非。海路空長遇亦稀。漢將玉門投老入。趙妃雪夜待人歸。孤迴夏日搖寒色。漸下秋空見羽衣。已識朱門無可托。玉樓天上任高飛。

又

青壁紅窓映苑牆。衝花泛羽啖群芳。霜迷萬瓦單栖渺。草綠千堤片影涼。雲母屏深低綉袖。水晶簾動拂流黃。西園蝴蝶渾無賴。暗粉飄塵上海棠。

寄成女彝守備登州

女彝時寄蓬萊集
載登州海中屋上

牙門遙映列僊臺。總帥偏宜上將才。出海戈矛俱借水。飛空矢石併成雷。天邊送鴈將心往。馬上題詩帶景來。解道觀游憐獨賞。那能分向小蓬萊。

送方阜民公子還欽

方阜民尊公知山陰渭
始籍諸生提調師也

江關楊柳弄新晴。游子思家數去程。客裏經春花作伴。酒中連日雨留行。輕裝未結離歌發。大道臨岐感慨生。欲把今朝雙別淚。寄彈一滴使君靈。

送通政胡君入闕

敬所君有同年
御史大夫鎮閩

訪舊暫爲閩海客。歸塗兼得武夷游。不堪暮雨張筵別。況值春花帶葉抽。山障入雲迷去騎。溪濤作雪濕行舟。幕中無事同君飲。好向尊前借筯籌。

之約 言必脫腐寧失淺弱

言遊武夷道中撫景因憶往年尚賓呂君天台之約。巖壑千重路轉偏。春陰漠漠帶炊煙。困投野店聊呼酒。笑問名山數舉鞭。籠鳥對人喧曙色。桃花臨水弄新年。多情忽憶天台約。歸去應尋剡曲船。

落花 風流爾雅

花落條空芳樹稀。秦王宮裏捲羅衣。經過楚巷兼人麗。乍入梁園雜雪飛。送雨迎風俱是別。沾泥帶水不能歸。明年知向何枝發。願傍青陽近日暉。

泊閩門值閏月中秋 海鏡句本不韻全誦之

忽忽愴神

中秋只尺已蹉跎。更值中秋此地過。天上桂輪長苦滿。人間酒盞莫嫌多。虹橋一散能追不。海鏡孤飛奈墮何。最是虎丘此時節。清歌不住水微波。

送葛穎仲時予初解纜

杏花楊柳夾扶疎。送客澄江煮白魚。紫艷葡萄千日酒。白藤花匣萬言書。豐城劍出應雙躍。鸞觀緣多且獨居。待爾他年拂衣日。看予渡海跨青驢。

飲枇杷園贈某君東道

園逼東隣。鈕給事家。故有後四句實景也。

紅葵古盆碧蛆沈。南市青帘買却斟。布衣真可十日飲。碑錢索得隔年金。游魚觸沼聽歌淺。獨鶴穿花出喚深。給舍酒厨東壁是。縛捩畢卓可能禁。

奉送同府潘公募兵廣東末數句劣

使君佐郡儼行春。開府知名下令新。手挈萬金收死士。身藏半綬見鄉人。部分卷甲趨春雨。弩矢成行夾畫輪。引向轅門投謁罷。試看王客集魚鱗。

十四夜風韻泠然使人味之無盡

野外虛堂夜不扃。遙遙秋漢數峰青。舊栽菱葉侵河路。新折蓮房插膽瓶。涼氣欲來先到水。月光纔上只移櫺。請看明夕三更漏。相對何人坐紙屏。

月下梨花芳媚可玩

今宵風物異尋常。月底梨開萬朶光。閃雪搖冰偏倍

畫迷枝。浸葉總生涼。痕嬌舊積啼。春由鏡色新。圓選夜粧莫。遣風吹迴作態。素娥應妬舞霓裳。

又

細葉繁。花帶月。芳新粧。搖蕩宋家牆。銀叢泛影通河。切酥的。飄輝接夢長。夕鳥幾條垂。滴滴春空一片綴。蒼蒼却嫌曙色催。將曉冷暈微收。益渺茫。

又

丹輪皓質兩微茫。桂粟梨雲闕淺黃。萬點絳痕春帶水。一庭雪影夜生香。小星解照周衾伴。不夜爭懸漢

帳倡。訝道獨禁風露冷。曾聽法曲立更長。

又

璧月流空霽色揚。梨花英。當夕弄青陽。搖寒隔院非關。曉暎斷。長天別有芳粉。靨團團。新出洗窻錢。一一暗浮霜。多情錯認梅花夜。教進羅浮夢裏觴。

新建伯遺像

方袍綦履步從容。高額籠巾半覆鍾。千古真知聽話虎。百年遺像見猶龍。夜來衣鉢今何在。畫理須眉亦似儂。更道先生長不減。那能食粟度春風。

夜酌遲友人不至

方朔侏儒兩欲死，智伯中行一是知。醉裏放言何造次，醒中爲客太支離。簷飛細雨除清暑，燭笑殘花旋紫芝。坐待人來將說與，夜深敲缺唾壺兒。

贈府吳公詩

并序

吳公自曩昔攘斥夷寇其在吾紹興若浙東西松江諸道者人易聞且見故多美頌之詞。迨丹山之役越在海外其撫民搏寇之功故多而且艱人掩之莫得而知也。獨渭以書記

辱在督府隨衆人後雜談戎伍稍悉其事而今年台溫之捷公之伐又最高公既讓美不言而世之公道將遂因以漸沒乃用鳴之以詩使公知知其事者尚有如渭者在而渭之所處則固有難於知者也。

幕中曾與衆人群幕外閒聽說使君破劒壁間鳴怪事。孤城海上倚斜曛。訴諸併謝長安米。懶散猶供記室文。把筆欲投還自笑。故山回首隔江雲。

與客登招寶山觀海遂有擊楫岑港一窺賊壘

之興謹和開府胡公之韻奉呈

滄海遙連雉堞明。登臨喜共幕賓清。千山見日天猶夜。萬國浮空水自平。不分番夷營別島。願圖方略至金城。歸來正值傳飛捷。露布催書倚馬纓。

爲子微題鷓鴣圖

鷓鴣對啼見本草

瘴雨蠻煙嶺樹蒼。舊遊曾記泊桡樯。對啼江畔霜初歇。獨聽扁舟草正芳。旅景誰將上縑素。羽衣今復見茅堂。似嫌越鳥南枝慣。擬欲乘風向北翔。

兩宿齊雲下憩逆旅夜大雪因復登眺

夜投山店醉眠休。早起茫茫攬敝裘。更向松間尋舊侶。要於雪後倚高樓。幾重碧殿深相映。萬里瑤臺若遊歸。路欲迷何處覓。野梅花落遶溪流。

孫忠烈公挽章

行藩黃屋車何用。上壽瑤壻酒未酣。豈有滿庭持漢節。終無箇士死淮南。百年正氣天爲永。一覺忠魂夢亦甘。詞客幽懷關世事。悲歌重扣劒之鐔。

下第回值九日登塢土山訪北庵上人

歸家忽已逢重九。聊向高山試一登。舌在何爲更問

婦輩除元不是求僧秋雲隔水流數片落葉依巖積
幾層話了出門月初上岷蘆汀菊也相應

訪王芝師夜宿新庵同蕭女臣

參禪喜與梁王裔合掌跣趺野竹叢坐久空堂諸呪
歇夜深明月四山中親陪客話枯珠串獨卧行單坦
片樓一宿相留渾舊事無生自愧永嘉公

往年觀伎走解意當是北產故綴四律首章用

北語今年復來知是金陵上元人又携一少

伎同坐簾上分鐙放體空中名曰童子拜觀

音乃昔年所無者 新綺

人似明珠馬似盤超騰隱現不離鞍各彎鐙底羅鞋
窄都在空中粧翠寒合掌幾回投地去同心雙蝶隔
花攢莫嫌歲歲頻來往家住金陵自不難

與王山人對語

仗劍渡江王猛身歸來又共坐青裯平原自有三千
客門下聊同十九人曾許鳳雛應不忝由來龍性本
難馴久知世事只如此且借清樽一洗塵

乙丑元日大雪自飲至醉遂呼王山人過尚志

家痛飲夜歸復浮白於園中

獨酌不成酣穿隣喚客雪中過三百六旬又過
寒四十五春如老何憤軟漸知簪髮少興豪那計酒
籌多小園風景偏宜雪綴柳粧梅有許窠

飲太白樓 馮弔追愴

城上高樓接大河城南池沼遠朱荷千年供奉飛杯
一宵徐州上水歌露冷秋蛾爭彩燭川長風荻亂
金波客中行樂無過此前夕中秋何處過

楊道人訪我于繫索詩

道人半在城都行今過稽山上禹陵身載瞿塘雪後
水手拖筍醬國中藤稍談鹿乘延卑品欲拔雞羣亦
上昇近日嵇康知不免懶將消息問孫登

新秋避暑豁然堂 起套蘇不韻結用杜轉佳

竹雨松濤響道房瓜黃李碧酒筵香人間何物熱不
啼此地蒼蠅凍欲僵一水飛光帶城郭千峰流翠上
衣裳窓前古木搖枝入好挂輕絺細雪涼

過陳守經留飯海棠樹下賦得夜雨剪春韭

春園真雨細泱泱韭葉當離作意長舊約隔年留話

久新蔬一束出泥香。不塵已覺飛江燕。帽影時移亂
海棠。醉後推敲應不免。只愁別駕惱郎當。

迎春值雪

連歲雪多甚

雲黃瓦白照千家。雪裏迎春倍物華。士女紅樓先捲
幔。吏人采杖忽生花。瑞多自古無連歲。路滑從東接
郡衙。半是三農占水旱。直隨牛尾不辭賒。

宮人入道

明月宮女名

昭陽隊裏混鉛華。垂老參師日半斜。不向秋風怨團
扇。却教明月進琵琶。朝看楚簾身爲雨。夜繡茅君線
作霞。見說緱山開姊妹。尚論恩寵舊誰家。

贈秦仲虛

冰玉山人本絕埃。西湖自築初陽臺。何年養鶴曾飛
去。是水當門盡絕來。道士忽逢松樹下。漁舟放在藕
花隈。知余欲與爲隣舍。指點孤山一角梅。

宿長春祠夜半朱君扣榻呼起視月山缺處露

錢塘僅一勺而夜氣滃之

雋爽

長春明月夜闌干。起視當眉尺五間。千里林光俱浸
水。一杯江氣亦浮山。似聞隔岫吹長笛。欲喚眞官語

大還忽憶廣寒清。冷甚有人孤佩響珊珊。

恭謁孝陵正韻

漢高彷彿皇祖而以少文終其身故五云然是日陵監

先事

二百年來一老生。白頭落鳧到西京。疲驢狹路愁官
長。破帽青衫拜孝陵。亭長一杯終馬上。橋山萬歲
始龍迎。當時事業難身遇。馮仗中官說與聽。

答贈盛君時飲朝天宮道院

儼爾身游

長安道院一牽裳。司馬筵中再舉觴。柿葉學書才不
短。杏花插鬢意何長。藥沈綠醕家厨釀。霜折紅蕉道
觀房。坐裏黃冠三兩輩。醉來相與說先皇。

中秋雨集金氏園亭次陳思立

詩朋酒斯享朋雙尊也

中秋風雨劇凌馮。拂悶觥籌倒一朋。綠桂隔年疎彩
暈。銀毬終夜斷長繩。泥深水掌花邊鴨。帽落霜顛影
外僧。醉後忽呼長劍看。赤鱗乘漲欲飛騰。

十六日霽與張長治伯仲集城隅次長治韻

飄飖飛柝戍營秋。坐裏閒聽說潞州。孤鏡滿城池水
洗。明河千尺傍人流。笑論昨夕能漂瓦。醉喚紅裙緩
下樓。自古陰晴誰料得。莫辭連夜典鷄裘。

邦憲死

朱氏而佚

讀此覺珠鍊者爲煩

遠從黃浦白波邊。淚盡枯魚黑索前。共許相逢還幾度。詎知此別卽千年。白楊樹下多風起。廣柳車中少客眠。見說吳門塘上曲。纔歌高士卽潸然。

贈遼東李長君都司

三四可謂壯采

公子相過日正西。自言昨日破胡歸。寶刀雪暗桃花血。鐵鏡風輕柳葉衣。百口近來餘幾箇。一家長自出重圍。禪關夏色炎如此。聽罷淒霜雜霰飛。

許口北道以綾帛綿三物題曰袍具作詩謝之

寓之西隣爲朝玄觀多棲方士諸邊競用蔚州之炭

吳簫已挂山人肘。邊馬尤堪北寺臺。其奈沙場惟解雪。那能花處一題梅。昨期後府將軍獵。今學西隣道士雷。疊取蒲團高一尺。坐消一輛蔚州灰。

小集滴水厓朝陽觀

上谷

取其快句

朝陽道觀一何縣。滴水孤厓百丈邊。餘氣出關雄大漠。長風吹壁立青天。窓扉近在栖鵬處。閣道都攔坐客前。不信夜來高頂望。定應笙鶴下飛仙。

徐州

將登黃樓問棗下之婦

今歲青青隴麥稠。去年河水過堤流。無家不自波中出。有甃都經樹杪遊。棗葉雙扉詢翠袖。柳根一面護黃樓。泗州潭底獼猴老。不信今還鎖泗州。

駕歸自閱群望于衢恭賦

三月三日

桃李晴曛禁苑煙。鑾輿新幸北郊旋。圓花蘇轂蒐春日。細柳旌旗拊髀年。一道甲光將雪借。千群馬色截雲鮮。誰兼將帥爲天子。共喜文皇九葉玄。

張雲南遺馬金囊

時余尚羈而張亦被議

百顆緘題秋暑清。遙聞摘向最西營。張騫本帶葡萄入。馬援難拋薏苡行。萬里錦苞辭肺。一泓寒舌攪春飴。年來不爲臨邛病。無奈羈愁渴易生。

壽吳宣府

近來宣府息烽埃。台吉求生款鎮臺。笑引雙椎胡女拜。傳呼萬帳令公來。艾年佩鵲寧非早。薇省垂魚不待推。報與江南春信道。題詩寄處隴梅開。

美人紅甲

尚未雅

近日新粧處處施。玉纖染草學胭脂。并將櫻顆銷筠管。忽散桃花上柳眉。春色每從稍畔露。麗情半出袖

邊知寒風昨夜吹膠折抱得琵琶下手遲

禹陵

桓碑空石也魚蠹也楊梅樹下子疑禹穴在此玉字謂金簡玉書也

年來只讀景純書此日登臨似啓予蓬罷桓碑猶豎
卯卦完玉字不通魚楊梅樹下人誰解箇舊髮中氣
所居卽遣子長重到此不過探勝立須臾

曹娥祠

曹娥十四死長江江水連潮萬里長精衛定應仇渤
懈子胥豈只怒錢塘一江魚鼈浮尸出入尺龜螭卧
絹黃總爲金釵收正氣可憐梟獍遶爺娘

露筋祠

烏鳥既能傷義士蚊虻何苦碎貞肌由來天道本無
定誰使昆蟲必有知畫壁幾殘春社雨靈風時滿夜
歸旗煙波一望三千里長在湘江洛水湄

馮刑部索書冊

慶成與宴圖

躬耕既喜陪明王列宴兼榮享大庖蒼帝青陽臨
左个朱犁黃犢引南郊筵前甕盎歸餘瀝馬後蹄肩
帶割肴笑語細君將母好不勞諧謔自爲嘲

送甯上人之五臺

長甯上人者來自長干楚謝難鳴之妙景輒

馮短錫却棲鳳禁之西禪候三月以飛花指

五臺而跌草佛燈萬點天放琉璃山翠千重

神移驚鳥與文殊之親覲別社友以長征四

韻送之數言以引

白下珠林最有名忽來燕趙作遊僧春風大衆迷花

雨夜壑孤藤看佛燈已辦一瓢相伴去其如多病不

能興歸來只洗雙荷葉聽學文殊演上乘佛家以耳爲荷葉

集李侯宅得鍾字

待內賜鮮楊梅故用李令問鶯事卽杜詩李少監也李侯

高廟卿家有所賜手書又有其貝多葉經千番字如屯蜂

侯家簾幕夜重重醉客觴繁斷禁鍾賜果自鮮冰後

色異鶯直賤文前臘月斜苑樹寒孤鵲字暗番經集

萬蜂尚有御絨看未得何時重許拆雙龍

燕子樓

牡丹春後惟枝在燕子樓空苦恨生昨淚幾行因擁

髻當年一顧本傾城分爲翡翠籠俱老訝道泉臺伴

不成猶勝分香臺上妾更無一箇哭西陵

送余興國

隣家兄弟逼炊煙不見于今四十年頗有長顧堪佐
幕頭多短髮尚留燕深秋一路逢紅葉明月雙帆挂
大川黃鶴樓中可相引石榴皮畔覓神僊

駕幸月壇群望西街

玉露清秋湛碧空金輿夕月引群工紅雲自結龍文
上彩仗如移桂影中壁畔常儀端捧鬯郊西新鬼正
垂弓布衣久分華山侶笑向歸驢墮晚風

九月十六日遊南內值大風雨歸而雪滿西岫

笑石橋魚龍百族巧甚云是西
洋物乃三寶太監取歸者

寶樹瓊臺夾梵輪星壇月宇詎非神從來天上游俱
夢說向人間恐未真風雨故梢銅網翼魚龍欲活石
橋鱗尋詩正是迴驢處忽西山雪照人

送新昌潘公

北斗聲名重二京東朝保傅謝初榮百年華髮啼三
握一日朱輪送滿城漸喜河冰仍綠水稍聞鄉雪盛
黃精快帆定落歸心後客夢幾番天姥青

將別復偕遊碧雲流觴枯柳之下

征輿解道明朝發別酒遙從此地酣盡日迴腸依曲

水昔年種柳似江潭霜高睡短雞偏促雪滑泥長馬
不堪差有梅花知客意一程而逼一程南

送朱使君太僕

長安明月金叵羅幾度從君醉踏歌北寺雲屯朝烙
馬西清風起夜聞荷大臣自引行當召醉尉逢人且
莫呵一葉米家書畫舫白虹終夕遶滄波

李子遂死予設位哭之遂擊水而歌此

淚盡南天哭不回李生真是可憐才生芻解識徐家
物死夢應尋范式來紫氣鎮千埋不得青楓刺繡任

成灰知君去證金環果戲取楊花李上開

讀問棘堂集擬寄湯君

蘭若翡翠逐時鳴誰解鈞天響洞庭鼓瑟定應遭客
罵執鞭今始慰生平卽收呂覽千金市直換咸陽許
座城無限龍門蠶室淚難借書札報任卿

金剛子珠串典麗中風趣自足

不共番經出寶函定從胡腕摘偏衫核堆繡字蟬螳
爛果聚香林孔雀銜不斷百思惟嶺猶手提一串縛
狂糝饑來喚米無人識送與游僧上海帆

聞都督再遷山西武寧

胡牀雪夜斗牛裘親待回探夜不收
薊北咽喉此爲最山西將帥爾稱優
千金粉面捐廝養百鞘朱提買
終頭倒死瀟瀾姑諾諾大宛終敗匿驂驢

自塗道走居庸雪連峰百仞橫
障百折銀色晃晃故來撲人中
一道亦銀鋪也坐小兜冒以

紅氍毹疲羸數頭回劔笈書相後先
冰氣栗冽肌粟晶晶如南夏
瘧瘥苦吟凍肩倍聳憊甚

矣却羸得在荆關圖畫中浮生半日

昨夜飛花苦不多朝來起視白粼粼
一行裘帽風中去半日關山雪裏過
銀髻望夫高入漢玉屏隨客折
成河中間一道明如線四角紅氍毹數驪

送丁叔子北上慰乃兄

令威三世通家好廿載遷居會面賒
醉我龍鎗纔地王憐君馬首又天涯
春燈雨雪瀟瀟夜野店茶湯處處家
想見皇都堤草綠春鴉細語遶梨花

代壽黔公 蒼雅爲杜嗣響

有道明王守四夷公家鎖鑰在雕題
一天樞紐群星

北萬里金湯半壁西茅氏騎龍艱切火王喬奉藥僊
九泥何如翊戴勳臣府永鏤金書鐵馬蹏

又

異姓王功階特進大將軍客揖須長太平象馬舞何
事勝會鳧鷖醉不妨錦席珠璣群彥舌金爐煙霧百
蠻香殿勤剝有華封祝先遣山呼到帝鄉

又

千花百果候青陽二月爛斑匝點蒼樣簇濃枝靈鷲
錦光添繡祿石麟牀干戈後取儀雙髯弧矢先懸志

四方我國同休思不淺年年此日憶高皇

亞夫墓

墓在巢縣此亦虛傳也

王者從來云不死共疑隆準及重瞳已占龍氣成天
子却幸鴻門敗乃公一牧乳羊遮墓白幾株寒栗覆
碑紅憐儂疽發不欲活豈爲人間少鄧通

白牝蛟

招寶山東行若干里洋也白牝蛟宮之相傳
是千年物遂名其所蛟門而向所詒海內
一直之倭商住岑港者自春抵夏屢進剿屢

於兩人言蛟之舉也幕中醜罵蛟俄而雨如
注

寶山門外白蛟宮獨處千年不嫁雄螭
子殷殷霹靂懶蜈蚣風權近屬誰家掌日本頻由爾
踰通一語稍喚酬惡雨量無周處在軍中

又

儂應坐視稿三農不爾祠何吝一叢早使嫁夫封石
氏肯教將尾示劉翁寸鱗縮虱腥逃井蛻骨專車雪
硬風莫倚秦龍終秦爾史臣親記醢雌龍

讀文信公仙巖祠集焚予

每疑天意不分明枉殺呼天問屈平諸葛既難扶後
主廬陵何用產先生停舟此夜艱危地出戶當年歎
息聲腦子不靈尤惟事竟將腔血灑燕京

又

山翁伏臘競雞豚海舶針羅失曉昏六尺托孤俱趙
氏一宵投主得公孫波濤解逐旌旗走巖洞寧無氣
鬼存安得扶叩親一拜百花如錦醉山門

夜坐有感轉憶往事 不衫不履之態

朝來乾鵲聒簷牙入夜孤燈也弄花兒女一生夢養
虎行藏四足盡添蛇因嗟竹箭歌如簣時泛荷花到
若邪記得萬峰高頂鹿竟歸黃犬獵人家

香煙 意幽沈筆浮動咏物上乘

誰將金鴨銜儂息我只磁甕待爾灰軟度低窓頰風
影濃梳高髻縮雲堆絲游不解黏花落縷嗅如能惹
蝶來京賈漸疎包亦盡空餘紅印一梢梅

又

午坐焚香枉連歲香煙妙賞始今朝龍拿雲霧終傷
猛蜚起樓臺不暇飄直上亭亭繞佇立斜飛冉冉忽
逍遙細思絕景難比除是錢塘八月潮

又

霜沈楠竹更無他底事遊魂演百魔函谷迎關僊紫
氣雪山灌頂散青螺孤螢一點停灰冷古樹千藤寫
影拖春夢婆今何處去馮誰舉此似東坡

又

簷蔔花香形不似菖蒲花似不如香揣摩范曄鼻何
較應接王郎眼倍忙滄海霧蒸神仗煖峨眉雪挂佛

燈涼併儂。三物如堪捉。付孫娘。刺繡牀。

又

說與焚香知不知。最堪描畫。是煙時。陽成鐘口飛逃。
未太古坑中。刷裊絲想見。當初勞造化。亦如此物辦。
恢奇道人。不解供呼吸。閒看須臾。變換嬉。

又

西窓影歇。觀雖寂。左柳籠穿息。不遮懶學吳兒。銀
杏且隨道士。袖青蛇掃空煙火。香嚴鼻琢盡玲瓏。海
象牙莫訝。因風忽濃淡。高空刻刻改雲霞。右香筒

又

香毬不減。橘團圓。橘氣毬香總可憐。蟻虱窠窠逃。
瘴煙雲夜夜。輓寒氈。蘭消蕙歇。東方白。炷插針牢北。
斗旋一粒馬牙。聊我輩。萬金龍腦。付嬋娟。右香毬

春興

率直沈快得杜之微

好景蹉跎知幾迴。今春商略紫洪隈。固應帶插挑。
笋兼好提尊。錢落梅雙蹇。百錢苦難辦。片槩孤舟盪。
莫催見說山家。堯子軟。借穿峰頂。晚霞堆。紫洪笋絕佳

又

乾坤瞬息雪邊風。萬事陰晴雨後虹。已分屠門齋後。
斷只難酒盞座前空。半緡榆莢求書客。數點梅花換
米翁。小飲墻西隣。竹暗綿蠻對對語春叢。

又

二月四日。吾已降。猶提尚復指蒼龍。當時小祿慈闈。
繡連歲寒衣。隣母縫一股。蟲尸忙萬蟻。百鬚花粉亂。
千蜂自憐伯玉知。非晚除却樽罍事事慵。

又

李白桃紅照眼明。蘭風梨雪逼人清。一枝帶葉馮吾。
折雙蝶隨風各自爭。粉翅撲衣猶可耐。墨針穿帽此
何踪。因思花草猶難撥。却悔從前受一經。

又

七旬過二是今年。垂老無孫守墓田。半畝稻秧空餓。
鹿兩株松樹罷啼鴉。悲來辛巳初生日。哭向清明細
雨天。忽燃柳枝翻一笑。笑儂元是老婆禪。松爲盜砍

又

昨冬不寐苦夜永。此月新弦喜晝長。柳色未黃寒食
過。槐芽初綠冷淘香。西池蝌蚪愁將動。北地鞦韆影

不忘描寫姬姜三百句白魚儘飽小巾箱舊開張

詩數十首
幾二百句

又

胡烽信報收秦塞夷警妖傳自贛州十萬樓船指甌
越結交鄰國且琉球不臣趙尉終辭帝自王田橫怕
拜侯幾島彈丸髡頂物敢驚沙上一浮鷗

又

孟光久矣掩泉臺海口新阡此再開煖色一天霞影
入寒潮萬里雪山來迢迢支壠何方發箇箇曾楊著

處猜急買松秧三百本高陰元仗拂雲材

送季子微赴李寧武總兵之約

黑貂裘襖盡長安此去關山雪未殘挂印曾蒙公子
約解袍應念故人寒大豪馬邑堪堪弔天險羊腸路
復難到後莫須先一拜未妨長鉞向人彈

南鎮之南原桃樹數百枝時余數遊賞當武陟

也道士苦打攪盡伐之憶以詩

鎮南亦自有桃源載酒來尋不計年祇爲燒茶領道
士故令閉洞返漁船一從春雨花開後是處朝霞色

可憐笑我老來無脚力欲呼船子少船錢

二月望後連日夜風甚不減前年而是日二兒

書至 諧語不失趣韻

天寒地凍正霜宵被冷風號入帳驕貫屋再經飄瓦
盡破爐重補買薪燒老牛春壞堪馱鳥小犢書來尚

滯遼好買柴團侵一搭急鞭歸馬補虛勞醉後跌損

瘡少陵病馬詩日暮不收鳥啄菰

唐伯虎畫崔氏且題次其韻

彷彿相逢待月身不知今夕是何辰行雲總作當年

散胡粉空傳半面春嫁後形容難不老畫中臨榻也

應陳虎頭亦是登徒子特取妖嬌動世人

吳宣府新膺總督

邸報初翻數葉藤棟梁今喜梗枏勝市場春後皆青

草司馬秋來在白登天下安危真足仗眼前修短却

難憑最憐投轄相知客不得隨車負此情

子肅再赴戚總戎所未至死於都下 正韻

幕中賓客盛文詞幕府黃金客再持共擬歸來作生
計不堪老去哭相知一春綠草飛蝴蝶千里黃沙暗

鼓整兩地分明誰苦樂遊竟莫遣到家遲

紅葉

纔見芳華照眼新又看紅葉點衣頻只言春色能嬌物不道秋霜解媚人宮水正寒愁字字吳江初冷錦鱗鱗更餘一種閒風景醉雜黃花野老巾

蘭亭次韻

相傳蕭翼竊蘭亭記
秋開百花一時盡開

長堤高柳帶平沙無處春來不酒家野外光風偏拂馬市門殘帖解開花新觴曲引諸溪水舊寺巖垂幾樹茶回首永和如昨日不堪悵望晚天霞

送長洲居山人士貞

客裡尊罍每見陪那能不飲送將歸歌長筑短堪流淚雉叫鷹呼未解圍雨雪尚淹春籜薦清明還競夜錫非鄉風處處從來異曾宿閭門記憶微

重修 乾清宮成迎 慈聖再御

輔臣用此題
進給庶時子

客京師
漫賦

開闔重新紫極熙姬姜再御寶幃移慈顏既近趨承易聖體猶冲保護宜為換歌筵前日曲花絲疊路舊時枝一人奉養兼天下大孝鴻名萬古垂

五色鸚鵡黃鸝並是聖母所馴各賦

白燕往時呈翰苑錦鸚今日貢宸居萬年枝上栖

偏麗百鳥圖中態未如參養固知天意在語言長得

聖顏舒何因五色鮮成染自是媧皇煉石餘

又

合殿風和碧柳絲嘉禽色占錦紋奇兼呈五德靈雞

綬倒挂孤桐小鳳儀無數天機臨譜繡有時人語出

花枝侍兒不用拋紅豆自有佳音慰聖慈右五色者

又

西隴靈禽翡翠粧稀聞正色染黃裳自談玉殿非關

學却照金籠別有光飲啄定應歌帝力生成何幸稟

中央千秋萬歲歡無極土德坤輿本肇祥

又

鸚鵡由來只翠衿中央正色見於今將懸半映初生

柳欲繡全宜細縷金教言一一問清禁銜果時時摘

上林不是黃筌能畫取誰知殿角有祥禽右黃者

賞成氏牡丹和韻

將軍臺館俯林泉春後名花幾日鮮一本千金非不

賈數杯深夜轉堪憐。却披半暈當亭下。似出殘粧矧
客前。遙憶舊京歡賞處。馬蹄塵土踏成煙。

王翁八十令書貞松白石畫中

公再舉
鄉飲

鄉里丈人誰最賢。竹齋先生無間然。八旬尚有嬰兒
色。三老重登國學筵。春社插花人醉後。秋蠅作字夜
燈前。庭中桂子森如玉。白石長松好共懸。

姚崇明晚暎堂

喜不費思

粉額懸題晚暎堂。主人留客夜焚香。提壺不必過隣
店。買笋真教揀破塘。彭澤俸錢多備酒。崇明宦橐止

栽桑。僦居幸得爲隣舍。伏臘長招醉酒漿。

清涼寺云是梁武臺城

蕭梁臺殿一灰飛。薺麥清明雉兔肥。壞榜幾更金糾
字。饑鬼應爛鐵城圍。東來鏡折龍潭水。北去蘆長燕
子磯。千古興亡真一夢。隔江閒數莫鴉歸。

壽馬先生七十

先生齒居會社之第三席又兩
牧州府鄭箋無魚蝦古人

往往如此川
一見東坡集

流朱拂茜雜輕霞。庭畔重縣講日紗。一竹青青支國
杖。數櫺灑灑動江花。社筵推長今三席。州郡分春已

萬家。自笑傳經老徐孺。猶將詩說注蟲蝦。

元夕寄金武康

興趣可尋

曾醉春街典破裘。那堪老去却囊頭。鼠凌白晝爭人
食。雨共青燈管夜愁。萬戶新粧譁月鏡。一天彩勝亂
風毬。流思忽到茗西路。似見絃歌擁子游。

寄上海諸友人

雙魚歲晚渡江津。笋飯純羹又換春。棄印可望天上
客。射書元屬海東人。天愁夜幕鈴偏急。柵暗縹緲鼠
正巡。湖水萬重蘭芷隔。因君還上佩芳身。

戊辰廿有四日尚賓時中宿於園夜大風雨冰

厚尺詰朝得子甘北報走筆遍諸友

夢裏分明夢塞鴻。朝來便有鯉魚通。話深白楊三人
雨。冰斷黃河一夜風。馬憊豈堪重蹀躞。鳥飛何苦辨
雌雄。雲天萬里特嫌窄。恰作庖雞鎮日籠。

玉師挽章

玉師以兩无幾
頻時謝靈臺中

隻鞋葱嶺去三年。兩甕團團嶺箇邊。劫火只思將骨
化。寒花依舊護人眠。我雖活在如籠鳥。子已滿然作
蛻蟬。安得騎牛天竺道。月明重話三生緣。

養生書成紀事與夢

汪參同契成家釜炊飯盡黃夢小溪蟹如斗大脫殼

出嬰兒已而復入殼時尚繫

黃梁換色道書成紫甲更來夢裏呈孝婦不究終有雨水禽持蚌一何晴中郎贖命慳修史叔夜濱刑且養生見說漁翁馮一葉波掀浪穩付前程

某氏新園

買地鋪山引露濃中縣洞壑亞玲瓏抽將菡萏誰邊水割取蓬瀛若箇峰江左枯基宜別墅襄陽落日醉山翁花枝儘媚當尊客莫辨金釵座上紅

送趙大理

先巡撫貴州通提大理

纔聞歸馬駐雙輪又見旌麾動去塵廷尉由來須長者武侯聊借服南人昨經湘水洲蘭莫今渡黃河岍草春萬里波濤隨意挽相逢處處有枯鱗

綠牡丹

自牡丹姓張名珍女回道士教之修鍊

牡丹綠者未曾聞狡獪司花此弄新淡水鳴頭故作帔隴山鸚鵡未呼人韓郎頃刻愁難學酒量遠巡醉可頻不羨張家回道士自拋紅粉練庚辛

次蘇長公雪詩

與原作清峭亦相似

翩如巾舞玉人纖皎似禪宗戒律嚴姑去盡留雲母

粉客來只醉水晶鹽正愁黃獨迷鏡柄故壓梅花入

帽簷埋沒遠山知幾許且收螺子畫眉尖

何仙姑食雲母粉而

仙去予亦猶畫人物

又

白糝堆寒沒曙鴉姨家風急攪銀車翻將瀟水噓邊色忽點孤山墓上花何物黃冠勝六友相思白舫戴達家今朝穆滿觴黃竹笑指銀泥畫戟叉

又

固知娟娟不勝纖亦有稜稜莊且嚴劒底白猿磨戲女槎頭黑瘦粉無鹽冰初勢已寒千仞霧後人多蹤一簷笑憶小姬誇党日可教輕試茗芽尖

又

海上青山插髻鴉海蛟輪織不論車儘教一夜裁綃葉那得傾都不奈花粉屐特停漁者棹赤梢併付酒人家蛺蝶郎迫使劉伶去忍別青旗燕尾叉

青州贈鼂磯研副以詩奉答

義山詞色少陵

音調

恭承錦字題文石尚帶青州海氣濃
影幾痕疑墨繡雀臺萬瓦賤
漳銅醉來好蘸張頭髮老去羞
幾鄭氏蟲應有紅絲螭匣底宮
鬟爭捧寫蘋風

莫老至聲矣

長洲人向任杭湖墅能詩

幾度相逢莫丈人幾年斷却耳根塵
新潮正險君何冒舊雨重來話
只陳梅樹一堤通處士桃花雙板
閨漁津詩名到處南金重自歎工
詩老更貧

八月十八日阿枳三江觀潮夜歸示

三詩每

前雄深後風逸不使少陵佳人拾翠句獨勝

東來小港入潮枯總直潮辰只大都
父老猶談錢氏弩波濤終奉浙江
符一城菜熟須鹽急百笠蘆長待
蟹螯却問黃塵飛未得祇言鹹濕滿
頭顱

又

問道黃熊伯子宮銀山銀海走銀虹
千花競蹙魚龍後萬里長來日月東
河伯正驕秋水舌非神亦弄廣陵風
蓮姬自愛潮多信看弄潮兒欲嫁儂

又

胡馬帆檣故不禁鳴潮故避大江深
非關冰許滄沱

合信是鯢高海浪沈處處新粧邀步
襪年年舊雪漲城陰阿宜也鎖書堂
去獨曳青藜詠玉簪

戲擬不往

白頭筇簹齋中坐赤脚蓮花頂上行
九節閒將叩竹杖一籌輸與老門生
邇來婚嫁羅酬債此去風波任打萍
五嶽高頭誰被我肉身菩薩未身輕

讀某愍婦弔集

弔集云愍婦之死非一端最甚者以姑章給其子不認其母云

少時乳母也

婦鏡難教兩處明空桑真見一兒生
噴乾口血梟初

天綵落梁塵雉自經寸骨爭嶸爭壑雪
百吟風雨響寒晴急須一本彈漁鼓恐
有中郎別唱行

擬弔蘇小墓

公詩往往幽異豈容豆日見耶

一杯蘇小是耶非繡口花腮爛舞衣
自古佳人難再得從今比翼寵雙飛
雉邊露眼啼痕淺松下同心結帶稀
恨不顛狂如大阮欠將一哭慟兵閨

聞里中有買得扶桑花者 俱屬大方

憶別湯江五十霜蠻花長憶爛扶桑
陸郎第爾知何等趙尉裁儂定幾行
蜀鬼啼孟乾夜夜狸魂搏血濕

蒼蒼狂香結態堪誰比箇是愁見醉後粧

又

炎花冷蕊逐時開當取當爐着處陪海女纏頭雖絳
帽江楓落葉亦殷腮千金知向何處買一朶分簪破
帽來奪取胭脂等閒事只愁兒女太安排

又

陸黃蠶螺取次將長紅大翠儘蠻娘闌干笑語腮堪
譯浣火衫裙焰未涼白浪有緣陪賈客江湖無伴醉
橫柳吾鄉惡熱連年更帶得蒲葵上海航

又

鶴林寺裏別袈裟又幻扶桑到若耶溪女惜香還舊
舊海人澆醉歌枇杷似聞此地春猶雪海上孤帆曉
載霞臘社少年貂帽上簪紅莫忘過茶花

今來自嶺海者云扶桑花也予昔所見殊不類

是殆大蘇所詠涓涓泣露紫含笑焰焰燒空
紅佛桑耳花家剪雙頭見寄始覺首四作之
誤乘酒漫成六首以贖差錯揅硯水瓶嫣然
有笑語意豈亦憐老人之衰眊耶復取餘瀝

澆之當纏頭耳漢蜀村歌云披簾衣打杖頭

鼓風流在何處予擬答鄉諺云雪落長江裏

依舊化作水何不落則雨却要箇底底字鄉語

讀作以不知花神有知作何平章夜見夢云叟

所謂黃連樹下彈琴也

昔者曾憐佛桑賤今來却見貴扶桑天雞叫罷日纔
上海蜃樓高霞正忙此時此花染欲醉是株是孕茜
成行都爭茜頰堪千鎰誰問蓮花似六郎

又 幽新趣絕

天喬萬里忘風土天地中州若雨暘面面燕支凌虜
妾家家蝴蝶過隣墻已聞好事狂通國會見名園賤
洛陽剩葉可醫蠶病不大家春箔卧銀僮扶桑盤長七尺于如

又 結殊繡艷解似齊梁亦不得

扶桑一擲百樗蒲賈舶槌蚨蟻鑿塗萬鉢鉢鋤寧汝
願幾春爛熳爲誰都盡從海島陪田客故試淮泥可
木奴欲借邊鸞花鳥手爲添王會百花圖

又 後四句更率直老成

翠幄青欄半面扶。烘脂炙粉照蒼梧。稍疑壚婦頻中酒。莫認昭君肯嫁胡。幸爾波帆收北指。慚余霜鬢對東塗。嫣然一笑如相問。儂是南鵬第幾雛。

又 寬衫高髻自是國粧

煖紅滴滴兩名娃。挿向磁瓶研水些。翟閣小紗縫杏子。石家大剪裝榴花。無索可傾河朔飲。有儂堪老邵平瓜。矮檐破壁還愁汝。雨惡風狂燕掠斜。

又

將軍池館有王戎。何似扶桑到海東。過嶺風塵雙袖

暗。際天煙漲一裙紅。細腰迴雪憎魔女。濃頰圍燈笑醉翁。寄語寒溫須着意。別來淚血尚溶溶。

寄吳通府以墨見寄

名成器休亭人時予初出繁吳勳後功多在處有碑

紫額舊映郡齋長。聞道額今亦着霜。去定將軍呵醉尉。生猶碑字滿襄陽。殘軀乍別阿鼻鬼。寶匣遙飛片腦香。近日東陵瓜好不。幾從炎熱轉清涼。

魏文靖公卮貯以梓匣輒賦

魏家名德並恢恢。魏氏宗彞並偉偉。現既有貞觀丞相。笏復傳文靖鉅公杯。金螭百隻誇誰氏。火色千陶翠

此枚貫取隣醅賞新購。先澆一滴向西飛。

某君見遺石磬

泗上歸來動隔年。親提浮磬與泠然。一除梵版裁雲俗。再扣哀鵬遶竹圓。老去固難腰似折。貧來直到室如懸。閒窓重理當時架。數杵香殘客話邊。

賣貂

子再北以贊文得貂帽領敝共三賣其六乃不滿十五金

市上挾葛塞眼黃。將貂往市不成羊。孟嘗一腋收狐白。季子千金敝洛陽。固是此方饒毒熱。亦窺生事正空囊。鹿皮破盡惟斑在。大雪關門擁壞牀。

賣磬

故做多竹而鵲叫張林每歌輒罷

貧來一石不能留。解贈王郎愧取酬。莊舄戀鄉聲自舊。金人辭漢淚長流。半肩荷蕢過門請。一葉師襄入海遊。寄語春秋休責備。後來能有此人不。

賣畫 數詩詠諧灑落無非妙境

一束丹青半贊詩。稍如吏部長安時。蕭條客舍彈碁得。流落人間作記垂。到處馮將臨臚估。傾箱併共索魚饒。卧遊忽奪正惆悵。壁際何遮風太吹。

賣書

第三言已身亦將賣耳况書乎作音做僅書用便了恭事

貝葉千縑粟一提持經換飽笑僧尼僮言我亦王家
作偶散誰非大塊泥帶草連年高纂述巾箱一日去
筌蹄聊堆剩本充高枕一字不看眠日低

長至次朝

昨日涼雲絳色微朝來南鳥北籠飛一九自弄玄黃
劇百線爭穿傀儡機小劫熬蹄撐略住大人龍伯負
將歸何年姤復鞭爲馬數盡河沙未放鞵

岳公祠

墓門朱戟碧湖中湖上桃花相映紅四海龍蛇寒食

後六陵風雨大江東英雄幾夜乾坤博忠孝誰家俎
豆同腸斷兩宮終朔雪年年麥飯隔春風

某君生朝抹牡丹爲壽

道德固爲長久物崇高亦是聖賢嘉莫言白首誰
客也須朱闌富貴花一研溫風輕散凍數尖濃葉耐
塗鴉試教挂向西京宅未許堯夫筭有涯

十月廿二日園西櫻桃數花便有蝶至

令節初冬逼下旬櫻桃數杪着花新天寒翠袖宜深
幕日莫紅簾訝美人小顏預施三月粉微脂未褪昨

簪梨花定不開天上百姓人家借小春

又

夏實每看當鳥盡冬花何事向人妍不堪憔悴行吟
後故弄陽春欲雪前正苦白頭愁兀兀誰家黃蝶過
娟娟杖藜立斷斜陽影淚盡西風送菊天

訪李响樓山人於靈隱寺

時被繫七年暫放先是寓杭年少暇則扁舟湖上故有未句

舟湖上故有未句

响樓詩客學全真半日深山說鬼神送到澗聲無響
處歸來明月滿前津七年火宅三車客十里荷花兩

漿人兩听鷗鳬渾似昨就中應有舊相親

九月朔與諸友醉某子長安邸舍得花字

時一舊友

稍讀故及之詩又值大除滿道

滿庭山色半闌花觴曲交飛古俠家肝膽易傾除酒
畔弟兄難會最天涯不教醺酣歸何事望到茱萸節
尚餘燭暗溝渾都莫慮近來官道鏟堆沙

某伯子惠虎丘茗謝之

恒言俗事成許雅韻

虎丘春茗妙烘蒸七碗何愁不上升青簪舊封題穀
雨紫沙新鑿寶真真都從梅月橫三弄細攪松風地

一燈合向吳儂形管說好將書上玉壺冰

桐鄉馮母

其子成進士疏升信

三遷近邕苦霜時一尺殊恩湛露垂自古男兒嬰白少誰家發婦帝王知高齋客飯寧辭髮落葉寒機幾斷絲兒說仙郎棲海曲更無魚鮮到塘西

又

青史他年定幾行太夫人傳在中央不須竊藥居明月自解將心結暗霜片匣遠飛鸞字重單雌親刷鳳毛長羅敷雖老携筐在什與吳姬出采桑

畫魚既作古詩矣久之復得七律

茲圖稍似少陵詩微風吹雨山魚兒尺稍詎許牛溲活遠水何勞象隊移是處有魚爭聚網畫心無蠟穩搖鬢五侯刀几知多少免爾為鯖正在斯

擬送巡漢者

先君後先兩撫臬敘勞僅得夔州府同知不有名宦可祠耶志可收

耶

握節新爲萬里行何人不羨舊書生一簪白筆穩帷冷幾驛紅氍祖道平清淨共推周柱下糾彈交指冰黔寧故家門第須喬木何況先皇許世臣

又

孟密上官爭寶井臨安那大反狂酋兩番並屬先人撫一字曾無太史收正值同袍巡此地却嫌泥壁同高頭况無杯酒爲儂別安得切切絮所求

過伯升宅玩骨董而菖蒲尤盛魚有紅色有藍

色有玉有錦俱三尾如鼎又有水晶四尾者

菖蒲鉢鉢虎鬚抽玳瑁盆盆錦鯽浮衰老一塵幾不染小兒百件欲拏過言歸肯問遲和早再到寧知得與不落日青山三四點幾回舟子促回舟

雪中移居

十度移家四十年今來移迫莫冬天破書一束苦濕雪折足雙鐺愁斷煙羅雀是門都解冷啼鶯換谷不成遷只堪醉咏梅花下其奈杖頭無酒錢

又

高雪壓瓦轟折椽跌凍移家勞可憐長鬚赤脚泥一尺買傭呼酒賒百錢饑鳥待我彼簷外梅花送客此窓前百苦千愁不在念腸斷茫茫黯黯天

送某丞丹陽

乃祖御史

吾兄驄馬後昆賢今佐鳴琴倍灑然雙杪長松廳事後三吳流水大江邊應憐道路疲迎送莫買鱖魚糜俸錢他日相過莫相忘金山頂上酌清泉

錢王孫餉蟹不減陳君肥饌酒而剝之特旨

鯁生用字換霜螯待詔將書易雪糕併是老饕管口腹省教半李奪螭螭百年生死鷓鴣杓一殼玄黃玳瑁膏不有相知能餉此止持螯脯下村醪文待詔却唐王黃金數笏而小人持一卷餽索字內之

答嘉則

十年纔一問平安只尺渾如對面看舊日詩評雖有價近來公論孰登壇百年忽已崦嵫暮一齒時崩首蒼盤臘雪秋潮同馬日何人不道是金蘭

詣五洩驢上口占寄駱懷遠 何忞少陵

勝賞猶懸百里堤蹄僵路滑不勝泥溪山待客寒雲外雨雪逢君楓樹西束帶豈難官自懶尺箠不重老能提何由共轡蒼苔上指與諸峰一一題

九流

九流渭也落何流戴髮星星一比丘紅袖曾酣樓上

舞黑風仍墮海洋舟倫醅畢卓生爲酒辟穀張良死在甯每枉尊罍思一報幾時將轄井中投

雞聲

雲中丹竈伴神仙亦有棲遯高樹顛向夕既來迴客夢凌晨特去曉霜天韻飄籬外雞俱集頸漲花前繡愈圓不似吳門塘上鴨只將名姓向人宣

蛙聲

陂塘科斗書猶易海國侏儒譯較難草際不知何物語燈前直聽幾宵闌桴風爲遞愁蛇覺梅雨交喧亂鴨欄五寸卽且猶不得令人爲爾發長歎

聞有賦壞翅鶴者予嘗傷事廢餐羸敗致跌右臂骨脫突肩曰昨冬涉夏復病脚軟必杖而後行茲也感仙癰之易賊羨令威而不皆橫榻哀吟輒得二首

澤國秋颺海色鮮飛騰無計只頽然雙棲入夜遮煙獨半影拖花寫雪偏衣袒右肩慵楚客柳生左肘任皇天可憐獨剩滄溟氣乞與昂藏步榻邊

欲鳴不鳴拍不禁。况復蒼蒼萬里心。舞袖今餘兩番手。曝衣惟障一邊陰。不辭搖拽將池遠。似解跼蹐照井深。傾國捧心翻所貴。一庭欹影換清吟。

建陽李君寄馴鵬俄殪野狸信至燕哀以三曲

予四畜鵬而輒賦其一為廣東陽江楊氏所遺一從少係公行間分諸廩饋一為錢子珊詩此則李所寄並閩產也○杜甫詠鵲世人憐復損何用羽毛奇雍陶詩秋來見月興歸思自起開龍放自鵬

魚鳥尋盟未許同。冥棲誰復伴龍鍾。荒欄取食曾呼掌。繡尾迴霜罷掃籠。老去逢愁消不易。秋來見月放

成空。定知此夜竟游處。多在武夷山水中。

又 性情閒澀

索姿馴態碧山空。刺爪貪涎一飽充。殘粟幾乾遺甕水。落花時起墮毛風。千里提携兩蠻嶠。四迴參養一飄蓬。將詩換得胡家者。向後不知何所終。

又 情鍾此輩益見潦倒

憶昨舍樓下。王庭殊方遠。嫁儼姬嬴正。憐妙羽搖孤雪。忍為饑饉爛。一腥草色慙。枯武夷道書聞。亦濕建陽纓。情鍾此輩。非關癖猿鶴。年來一壑情。

賦得萬綠枝頭紅一點

名園樹樹老啼鶯。葉底孤花巧弄春。已并濃陰渾覆鳥。獨留殘豔尚撩人。青樓百座迎桃葉。翠袖傾宮捧太真。記得隴西長吉語。斗筲如海為朱唇。

王鄉人尋二十年之父。楓歸自衛輝合其母墳。

寄埋叢塚北邙同。有客求尸萬莽中。白骨兩鄉兒得父。黃泉一笑嫗迎翁。淚餘指點居亭老。血盡錄函夜壑紅。千古燈檠歸櫬事。莫論真贋總輪僮。

賦得漁人網集澄潭下

紅椒碧鮮數斐州。百網家家白鷺洲。柳外鳴榔喧浦夜。來燃竹滿中流。長鯨未必愁連弩。公子仍煩一牛提。向酒家都蘢葉可憐。無計避鰓油。

十七夕

宣城中遠滿皆流水至是冰咽矣

銀帶邊兒駿馬馱。西牆倒酒劇懸河。高松入座無人對。明月當杯奈夜何。此際鄉心愁不少。滿城流水響無多。東房老衲憐牢落。夜夜來吹鵲打鵝。

賦得賈客船隨返照來

千金不惜買鳴箏。萬斛魚鹽水上行。幾度煙波愁日

莫半程風物趁天晴西郊鸛鶴摩雲入東道舸舫晚
飯迎笑指紅霞如有意乾衣騎馬廣陵城

書劉子梅譜 有序此予未習畫之作

劉典寶一日持已所譜梅花凡二十有二以

過余請評予不能畫而畫之意則稍解至於

詩則不特稍解且稍能矣自古咏梅詩以千

百計大率刻深而求似多不足而約略而不

求似者多有餘然則畫梅者得無亦似之乎

典寶君之譜梅其畫家之法必不可少者予

不能道之至若其不求似而有餘則予之所

深取也急掀一過不必跨驢向灞橋而詩思

飄然於是呼管贈典君書舊所贈二幅使吟

之典君試吟果亦不必跨驢向灞橋而畫思

飄然更掃一枝以歸我耶

曳裾纔謝楚江蘭却寫梅花贈歲寒馬上不殊新折

寄雪中又少舊年看影從棘畔增俱白挂到宵闌月

倍團分付東風好將護他年山館障闌干

又

江南風物在新春筆底生花紅水村似月付將千片
影因風欲動一窓痕逢人固是難禁折八帳還應惱
夢寬笑殺朝來無粒米呼童捲向市邊門

送某之太倉

吳中曾客幾經年此去書帷得王賢潮認舊人頻到
听燕穿新柳特迎船蘆芽白白河豚上梅雨昏昏海
國眠應憶越山籠鶴在長於月出叫孤圓

將收羊庚戌元旦筮之得明夷之上六

入地登天兩不妨從來作戲在逢場門前晝靜堪羅

雀城上春深好牧羊披褐家門孫令尹入山經紀卜

中郎已知此意無人會閒坐看雲點太陽 孫叔敖事見史記余

先子宦歸家甚貧故引用其事

元夕休寧道中遙憶鄉里

陌上雙雙結袂頻翩如飛燕蹴輕塵一年樂事花流

水幾夜他鄉月照入驛路酒家留去馬溪橋梅色弄

新春相隨惟有孤龍劍會向囊中笑客貧

賦得清秋落葉

白帝乘秋乘素蛻青娥挾露弄風威榮枯不敢違天

意搖落偏當寄客衣。大漠霜寒隨角散。孤城月白伴砧飛。鏡中不久繁桃李。愁殺秦川織錦機。

清風嶺

赤霞城畔女郎身。曾將羅袖障胡塵。半巖竹淚猶啼。月一水菱花解照人。那取蔡砧還破鏡。祇持完壁碎。繁。蔡江天風雨來何急。似覺詩成泣鬼神。

焦山

眼龜死於牛觸寶事也道人言之

徵君祠廟碧山隈。僧舍中流面面開。全楚客帆遮浦下。廣陵濤色漫窓來。曝龜何事當牛觸。養鶴胡勞刻

石埋。隔取深泥題不得。空持黃絹立磨厓。

林先生遷教瀧水

特將一鐸嶺南行。水郭山郵路幾程。方爲郡人教弟子。又從海國領諸生。石中鸛鶴當泥迸。帳裡杭桮入夏清。莫以遐荒頻作念。古來誰不重端城。

讀易園詩應一仕人之索

爲園讀易幾虛都。歸藏連山盡野狐。大過久無仍假我。絕幸猶在儘伊吾。百莖著草龜相守。一角梅花鶴自呼。曾與京焦相問難。至今記得石渠無。

馬策之奉母住鳳凰山下之水樓

鳳凰山下遶清流。策也迎親住此洲。正好敲冰求尺鯉。倍宜垂雪飯高樓。月中醉客搖船夜。露下聽蟲助竹秋。何日細鱗隨網得。招予沽酒柳橋頭。

狐裘

裘被除雪夜苦寒取信國文公集讀之賦此

狐裘賒去止三金。大海投魚兩歲沈。鷹馬趁風嫌未急。簷堦負日苦長陰。歌聞未必如金石。肘見真應捉領襟。猶喜雪宵看信國。髮衝冠頂汗淋淋。

歲暮夜雪招二王詩人壘果小飲

二王二王來何難。楂楂清醑頓欲乾。何處王門無短祴。最難客路是長安。壘雪慘充瓶立。蕉稿霜消飽。隔酸四座論交頭盡白。至今膽落醴交寒。

徐文長文集卷之八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郝之璽公琰校訂

五言排律

宣府槐龍篇

有敘

宣鎮開府之西有槐曰槐龍高不過丈餘圍亦未匝兩把而廣圍如蓋糾枝如龍蛇重不可勝支柱以數十可擬五楹屋之覆盛夏葉生蒼赭驚撲又若龜穹而鵬下語其奇蹇非

特一世所無卽鄧林見之亦當却避而憊也然所云丈餘者榆櫟耳而頂折處始爲槐相傳毅皇帝幸此中人所接以植者或云文皇子視之非百年中物云文皇蓋文皇數幸此以討不廷行殿當槐處意槐植其時殆然耶舊爲某叅戎宅圃以其所從來如是也久之不自安迨今吳鎮公至則曰是地爲聖祖臨御以平定所不可以私準其直贖之遂稍新其構用以備講武饗士子過

鎮公與津逢者數人憩其下少焉槐至爲數酌起步稍北得齋幾似以浮竿而涸不流問水得古方并去槐可數十步汲以漱冷不可銜以其甘也勉吸焉始慙水本母也母殊而子以凡理限可平以此推之未而年而成是植未爲不可信也

大樹將軍號喬松大夫封何如茲茂蔭宛爾作深龍目目尖成兔條條結結龍乘涼翠葆颯揮暑碧油烘開府何年買天王舊物鍾賓觴飛燕外塞略坐籌中鵬翼垂天下龜裙覆海穹柯南蟻壘國甃北乳方泓的的朱門照霏霏綠霧濛干雲榆所接影月桂能通諸英承新蛻青絲斷墜蟲五楹圍廣廈百柱卓雄風大漠馴驕子長城屬令公一枝陰虜馬半葉掃邊烽矢石無忘備尊鼎稍可從先朝勤灌溉後代倚幢隴虬擬皇情悅黃猶御氣蒙長陵如可作願柱大明宮

水仙 公排律蒼鍊非沈宋可及

葉粉當粧匣拋脂落茜坡黃姑插金鴈織女洗銀河

敢以人間色來方天上娥借煙行作雨不黛掃成蛾
渡海群騎燕橫江或跨鶯盈盈素羅護泛泛綠鱗波
剩復迷湘芷餘嬌付越荷兔房秋杵藥蛟室夜珠梭
道子描難似非煙繡不過張顛狂草筆塗罷一高歌
萬曆二年翰林院中白燕雙乳輔臣以獻進

兩宮並賞殊瑞聞而賦之

以在玉堂故四句云

白燕自何方雙嬌乳玉堂若非翻向壁只道斷從梁
易許青藜暎難教黑扇藏宮釵今兩隻巷口幾斜陽
並語裁薇處交栖視草旁春情堪與譯秋翻好填潢

御水沿溝

御水沿溝

御水沿溝

御水沿溝

御水沿溝

御水沿溝

御水沿溝

御水沿溝

御水沿溝

御水沿溝

御水沿溝

御水沿溝

御水沿溝

御水沿溝

御水沿溝

御水沿溝

御水沿溝

御水沿溝

御水沿溝

御水沿溝

御水沿溝

御水沿溝

御水沿溝

御水沿溝

御水沿溝

御水沿溝

御水沿溝

御水沿溝

御水沿溝

御水沿溝

御水沿溝

御水沿溝

御水沿溝

御水沿溝

御水沿溝

御水沿溝嘶名園隔苑牆穿花雪片疊落絮剪刀長
逌拂宵麻素爭搖曉禁蒼隨可迷賈至遮字冷孫康
未及郊禱候先歌命鳥章兩宮看帶笑萬乘盼
生光或向罍罍度閑馮女寺量江南來舞亭海國墮
綃繡哺蝶吹殘粉捎蜂慘嫩黃古詞卑首藉新曲斷
滄浪出入皆消禁差池半紫房姬姜紅線繫姊妹縞
中揚蕊咏偏諧謔廷裁必雅莊冰霜俱入句吐嚼
總生涼飲啄如知介飛鳴迥不常瓊瑤報聖主文
彩伴仙郎自古生賢佐多因爾兆祥試看今稷契還

奉舊虞唐

送史叔考讀書其坑

連歲歷酬久茲晨伴侶稀百觴旋錫卿一硯匪鼃磯
漸到鳴灘听微穿聚葉暉窮經朱簡斷搦字墨光肥
前白典雞早茅紅掣兔飛逐時文股麗入悟習心非
水遠絨魚斷山深脯獸啼客來供鹿蹠雉下警羅扉
竹筏何曾爛航玄自不歸

觀浴象

昨一象忽狂而奔折廟門之闌又輟耕錄持荷筒吸酒名象鼻飲

帝京初伏候出象浴城湍乍暎長壕黑時涸巨浪漫

御水沿溝

御水沿溝

御水沿溝

御水沿溝

御水沿溝

御水沿溝

御水沿溝

御水沿溝

有顛皆積垢無尾不藏癰出沒漩渦口崔嵬蹙嘶端
巴蛇吞木下灤石浸還乾決盪泥落吹噴細雪殘
鼻卷荷屈水牙割藕穿淵逐隊趨蹄易呼群拭背難
秣芻廝養習湔刷羽林官前是生殊域同來飼一闌
不爭儔力大共荷主恩寬帶濕驚鉤鐵携涼臥禁
搏鼃鼃心不畏鼠豕額何攢昨日誰狂走今朝爾頓
安從茲須自愛莫更損闌干

和葛景文

十丈高垣地圓圓遠棘柴青天縣鮒涸黑洞鎖龍垂

不以無窮變來縈有盡懷提壺向前去付錦許渠埋
每剖遺魚素翻思去鳥偕真成秋落羽欲插上冲骸

抱琴美人圖 會真無此沈雅

身去吟猶轉抱琴何處來定知清夜裏去聽長卿回
細細腰宜舞輕輕步懶催睡濃粧略淡性慧相多猜
眉下波含柳願心風落梅對人逆欲語袖手藕藏芳
浣水傾吳國爲雲到楚臺帶飛修曳縞珮響細衡現
綠帳愁單掩朱唇似善訴冰絃寫離怨洞閣遠誼歷
曉戶玲瓏啓春花次第開相將折芍藥掩映過莓苔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蜀國倡嬌薛河中色妙崔試將同佇立正慙兩徘徊
宮髻髮一尺明珠環兩枚自然宜淡掃故不畫煙煤
或薦珊瑚枕如傾玳瑁杯息芳將近近粉膩愈皚皚
按曲迴成雪徵車響帙雷翟衣真帝也蒼萊合悠哉
簪篸傳麗玉琵琶伏善才何如鼓流水真若遡沿明
別鶴引如弄求凰調轉哀有人於座上奈爾隔屏隈
採藥人間阮遊仙者姓裴不言偶襄漢定說見天台
巧笑金難買多香玉借胎繡穿新樣領綬結古文疊
皎似珠遊浦清如露滴槐採花棚上竹闌草砌隅臺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約伴携雙手懷人在兩腮鴛鴦何處覓鸚鵡有時撥
增減俱難中短長元自該趙妃宅裏妹宋玉里中魁
宛爾凝如望嫣然乍可假臨波卽帝子食肉亦蓬萊
懊惱思金谷關干哭馬嵬流波與流態令稿復令灰
絕代誠難得現姿理莫推如斯落魚鴈毋乃夢蛇虺
俠客氣何壯佳人棄若隕將來換駿馬期在得高駝
艷冶非不愛縱橫良有材從他形裊裊不戀志恢恢
湊兩難爲榮爲屏併作傀麝香新熱餅獸鼎舊安能
茲畫何人染錢塘漆子裁拂散驚臥榻助腕汲新醅
持過西陵下因啼蘇小堆青松惟下鳥紅頰已成煨
潮長日初仄春深草漸萋山家時喉犬捕雉又張罝
上下鳬鷗沒擎拳翡翠毬物華迅流轉顏色總塵埃
處女元吾守明時肯自媒有時求柱柳不信舍徂徠
忌嫉生言間芻豢飽鴛胎祗開饑婉戀不見斥鴳醜
戲論猶多韻談虛遍九垓性空色不着養致體逾頹
既已成圖畫其何忍剝推屏圖裝已匝花月任爲災
書舍蕭蕭影奇花一一栽對卿長比盆顧彼獨澆培
風颯羅帷裏蟲鳴玉砌陔此時漢武見又道李龜廻

先除夕二日雪甚如嬰兒拳

次日迎春

臘盡接春將孤眠枕被涼朝興驚六出午晏倦千筵
兀坐愁空甕群栖塞壤墻樽酥幾鷄卵系柳未驚黃
堪取爲毬打行看挂霜僵明年從大有連歲却餘殃
見說開元寺重新古道場一髡擔化主十殿故闔王
猶記迎春昔長顏此地觴解姬捐誕馬蠻子襖綿羊
樓角嬌波聚亭椒嫩采粧百壚忙酒保四郭擠村娘
獸圈攘牛土蟲枝試鳥簣不知今日賞還有此風光

畫坐草栗鼠

的色少陵

鼠有能跳者名因嗜栗傳兒童袖裏串松檜頂尖縣
寫躍難爲逸描躡易犯妍臂肥隈草煖尾大刷瓜圓
叫喚孤雌別銀錯舊伴牽坐思禁一飽暨產大如拳

電 奇險

列缺儼睢盱緋冠絳褲襦礪礪鮮舌哆煙焰漲天嗟
侍從排焦額槐檀寒太虛光中藏栲栳麥處借幡旗
雞吐朝官綬龍逢海豕驅阿香開鏡數玉女笑壺輸
好作王戎眼休燒李勣鬚滅明難捉摸搜索愈逃遁
或見焚鱗尾徒聞遶三樞金蛇穿雨劃赤兎駕雷屠

煨燼乾坤緒飛騰日月徐閉門遭斧鑿馮塔養蜘蛛
錯斗何工煨硫砒若帑儲旱乾於閃電冬蟄伴泥豬
萬瓦穿如瞰孤窓熱欲糜淫威神鹵莽倖倖鬼椰榆
昨夕狂傾潦群靈儼聚誅彌霄紅落燕聲海白跳珠
但劈梧桐去何曾打即且雷火如燕夷堅志

芭蕉花

芭蕉種四年華蘆發茨檐玉蘭爲媵姊木筆是曾玄
十一希蓮首尋常類馬肝圻難剗海蚌辦厚落河蚶
香色無非歛蜂胥有自開古粧蠶婦出立馬使君寒

春久枝俱果霞長鴈正還寄書蘇蕙老挾扇婕妤屏

我昔南過嶺蠻多種在田實甜藤俎上絲冷葛機邊
和荔燒天紫同椰蓋海炎別來頻屈指禿後止餘顛
不道孤亭畔言抽徑尺團逡巡無術致描寫恨才慳
太華尖崩半平原賴脫剝鹿遮樵者夢魚沈美人丹
苦少榴枝泛珊瑚奉倚欄

子侯芳園王瓜駢秀傳聞遠通快親咏歌附驥

非才續貂聊漫

老後圃聊便栽蔬夾芋田壤輻牽遠井破屋傍隣橡

勝帽當茶竈持劍掘笋鞭忽來新莫逆幸忝舊忘年
却說渠家圃如承帝眷倦瓜雖非五色帶却領雙圓
杵向秋砧挂旒添曉纈縣孿胎咽并紐雌尾鼻俱穿
自是生成偶非關造化偏癭孤羞杜預面對儼庭堅
未羨三眠柳那論並萼蓮嬌黃濃釐銀淺黑撇針綿
花謝知誰後藤升許孰先客歡浮白賞婦喜用紅纏
野鼠分行抱墻蝸別隊綠霜時爭畫捲月令特書傳
楊尹詩幾首柳州表一聯合歡光簡策內履慎周旋
駢拇從來賤重腫自昔憐馮他閒估校何處定姪妍

宴游西郊詩

有序 借飲寺人之園

去郭不五里有名園焉喬木蔽空流水遶砌
望之如錦屏幾折而花蟠就以携尊亭兩區
而翬矯迨若珍果累累貫珠蔚矣蒼蘿飄飄
結幄鳴禽調管半是黃鸝飛蠅怯冰全投綠
蟻待群公而未至適微興之孤騫大白屢浮
爰揮紫兔雌黃無事聊就黑甜乃若茹醬木
甃之云無非實事朱卿侯家之引並非虛言
舉其尤者他可知矣 園樹有白櫻桃

艾候當龍舫萍蹤集鳳城客晨催邸飯乘暇出郊行
短短蒲抽玉交交鳥弄笙辭簷排擁蔽並馬得呼嘯
碧岫紅雲幻磁壺白雪擎候賓賓未集顧僕僕頻傾
萌醬何方至胡桃撲地橫騎龍排木甃剪虎綴冠纓
綵扇臨杯寫蒲團就几馮甲蔬香百種根撥秀千英
菌菰含冰腦櫻桃滴水晶胡蜂俱仰蜜家鴿半棲甕
熟果從枝摘穠花得葉清看餘錦綺色聽斷轆轤聲
買竹金千鎰溫瓜火一星鈎彎遲桂鬼流曲擬蘭亭
菱藕堆盤雪蠅蚊避席冰江南渾縮地塞北總怡情
折簡招群彥聯牀勝百朋來希王情懶別易客心驚
折柳條餘幾牽衣淚鎮零舞腰寧白賞歌曲遲儂聽
日炙嫣紅袖風狂散綠萍盆供春色滿簾展晚涼迎
茉莉簪紗帽玫瑰裊醕觥習池淹席幕金谷較輪贏
可惜朱卿去偏當赤地晴錦帆風不進玉竿月誰磨
孤悶當蘆發頽軀倚樹撐長空生咄咄悵緒付娉婷
得意才俱雋相如賦擬成吹噓真俗話放浪自浮生
逶遶飛明月山來匝翠屏歸雅分樹掠饑馬望芻鳴
入郭斜榆影迴觀指柳營侯家銀燭明客座綵簾明

貝葉書難譯、蓮筒吸判醒、轄沈驚座噤、樓迥景陽句、朝馬搖鳴佩、升鳥影畫欄、百川如變海、重此醉長鯨、

張氏子黃鸝鵲

見說黃鸝鵲、西來自氐羌、色今分間正、天與改文章、竟奪春鵬羽、全爲漢鵲翔、能言程敢並、借染窠初房、稍挂楊絲亂、聊聽菊瓣張、金釵翹衛女、紅豆惹蕭娘、僞燕依人紫、愁鷹掠兔蒼、香拳開銀爪、妙影閃銅梁、江夏埋詞客、秦山問上皇、緒袍雙映淺、芳草一洲長、夢兆呈妃子、琵琶喚海倡、性情胎戊巳、音韻合宮商、

百鳥窺應噪

孤風見必傷、未能求一友、差可哭三良、老病渾如昨、新聞喜未嘗、借看如可許、香稻當茶湯、

後聞鸚鵡眼系直度兩睂人可洞視

陰句過

惱公

雙瞳穿腦過、對面兩菱花、琥珀鑽松竅、琉璃釘扇紗、隔顛孤碧炯、橫準一梁加、飲啄千峯物、雌雄萬樹家、回頭忽不見、交睫夢成賒、摩盪晶初日、玲瓏射落霞、照拳明蕨腦、夾喙影姜芽、戀月睂寒暈、啼煙淚澹沙、端州鵲鵲研、癩郡石榴砂、呬睨雄生怒、迷離媚作邪、

傾城秋水顧、阿堵虎頭誇、認客休青白、韜光泥瑾瑕、如憐蔡家女、分鏡葬琵琶、

題宋刻絲蓼花立鳥圖

江上深秋景、偏於薊蓼妍、娟娟啼葉鳥、淡淡入村煙、生色渾疑畫、微絲却是牽、精時愁呂紀、妙處失黃筌、久挂方知定、初驚只欲翩、天孫無限巧、乞與世人傳、

丁卯六月十六日五鼓夢一憲公更訊子獄子

頗懇乞且歷數古人事憲公乃取片紙手畫

一白犬從雪中獵作題且曰汝賦得十韻即

止予賦得十二句而憲公遂巡起予亦覺半

忘矣今續成之

夢中所記者秦雪覺無據應呼二句亦強真夢中語也

太白高秦雪、材官選漢都、西焚非遠物、冬狩是雄圖、

冰溜蹄兼滑、花銷毳結酥、逐方餘狡兎、烹豕遽韓盧、

羽搏紛迷素、毛煇糝共疎、一聲非口吹、萬壑響驚呼、

馳影爭飛霞、蹲身印守株、窮搜寒念急、凍尾燠微濡、

固取矜猶獨、還宜解網罟、莫教將耿雉、文錦碎模糊、

徐文長文集卷之八

終

徐文長文集卷之九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郝之璽公琰校訂

七言排律

上督府公生日詩

并序

嘉靖己未秋九月廿有六日恭逢督府明公之生辰於是文武吏士及鄉大夫士若耆舊賓客以公自鎮撫以來功在東南者實大且遠乃相與各抱其所為公長久祝而公

於今年春夏之交受諸道告捷之後奏凱

天關戢兵海隅民物熙和旬宇清廓惟茲嘉誕適屆其時萸菊交芳天日俱朗旌旗應爽氣而彌肅鏡吹協商燧而並遠慶者雲集萬衆一辭比之往昔益為隆盛某小子叨沐寵榮間嘗一佩華標鉛以奉侍幕下雖愚賤少文不敢自附於衆人之後至於仰清光祝久遠其心誠無異於衆人也謹撰長篇一首凡百句奉伏門下以充獻壽之禮自知拙陋無

所發抒然慕戀思私忻喜盛事自不能已於言耳

遠曙輕籠海色蒼涼颺新薦菊英黃清秋此日逢華誕繡襦當年逸興香地與人文增氣象天為王國產麒麟壯猷未老如方叔秘略曾傳似子房初捧兵符分虎竹再銜使命馭龍驤森羅島嶼諸夷會鎖鑰門庭一面當刁斗不傳人自樂牙旗欲動勢偏揚雄豪定遠遙辭漢寬大汾陽近在唐管領華夷新士馬掃平吳越舊封疆曾先突騎重圍裏親式鳴蛙大道旁已遣嚴兵管細柳更教長劔倚扶桑三承寵錫恩何渥一受深知德愈光定有姓名題御扆每勤賞賜到遐荒千齡素質雙麋鹿五色奇毛兩鳳凰國有昌符臣協吉家承嚴訓子徵良田單下狄親鳴鼓姬旦居東久缺斯屢觸欽炎辭羽蓋轉巡郊野憩甘棠軍中作氣頻投石陣裏籌機捷探囊敵目幟門標大纛浮天水寨集餘皇雕弓並月名繁弱寶劍衝星出豫章幾處名香迎馬首數群長鬣夾車箱量兼滄海涵諸島身作長城障一方萬里星辰羅北極百番貢道

出東洋。曹彬賜劔權偏重。庾亮登樓與合狂。引至偏
裨。堅誓約。邀還賓。佐據胡牀。鯨鯢久已封。京觀翡翠
行。看出越裳詎止芳名流。簡冊還將偉績著。旂常功
成淮蔡應趨闕。路涉燕齊好待糧。將相位兼勞出入
君臣道合致平康。山城令節茱萸發。高宴華軒錦綺
張。日照花明諸樂作。風吹帳啓衆賓藏。鶴鳴流響開
天漢。芝燦浮光到羽觴。競取良辰占上壽。復欣嘉會
嗣重陽。樹聯月桂輝花萼。斗近天河挹酒漿。黑齒呈
歌須譯問。文身獻舞傲專場。地連玄嶠仙常集。侯傍
黃鐘日漸長。共以精誠抒華祝。况兼佳麗屬錢塘。鰕
生本住山陰里。浪跡疑乘海畔航。城下釣魚懷漂母。
堂前結客憶周郎。未逢黃石書誰授。不墜青雲志自
強。抱玉已憐非楚璞。吹竽那識動齊王。幸因文字蒙
徵檄。時佩管毫侍瑣廊。綦履東西魚共麗。戎衣左右
鴈俱翔。縣知陳阮時游魏。豈乏鄒枚並寓梁。博採燕
昭期致駿。曲存宣父愛非羊。衆人國士階元別。知己
蒙恩心所量。自分才難堪記室。人疑待已過中行。搆
成燕雀猶知賀。報取瓊瑤未可償。偶值高門挂弧矢。

且賡小雅賦桑楊却慚未協宮商調 匪當筵巧奏
箏

奉侍少保公宴集龍游之翠光巖 命與沈嘉則同賦時方有

閩之役

樓船幾日下錢塘。勝地臨江綺席張。虎帳山閒羅作
帶。龍潭水積劔爲光。芳羞自出船窓底。妙響偏宜舞
扇傍。日映桅檣兼樹密。風吹絲竹裊雲長。漁郎賈客
停何事。桂楫蘭橈渡不妨。暫脫錦袍懸翠壁。忽抽彤
管拂青絃。閒中圖計籌能悉。醉後兵符發更詳。寶馬

嘶群行雜錦。紅旗懸的射穿楊。霜前下葉沙俱積。雨
後殘碑蘚更香。野曠牙官分作隊。林疎甲士補成行。
松杉借翠連幢碧。橘柚分金映甲黃。羽扇周郎臨赤
壁。輕裘叔子在襄陽。庾樓無月人猶往。郅幕閒風客
不藏。遠眺非關眺麗景。雄心先已到遐荒。建溪露布
風雷急。淝水兵威草木揚。却與從行諸幕士。維舟九
曲泛清觴。

數年來南雪甚於北。癸未復爾人戲謂南北之
氣互相換似賈人帶之往來理或然歟邊塞

不易雨而今每潦十九韻

陰陽北去隨南客。雨雪南來自北天。雨爛胡弓知幾歲。雪高越瓦已三年。偶然盡海迷遼鶴。不是登橋聽杜鵑。吠犬從今無一處。啼牛必問有諸賢。明明日向形零暗。杳杳瓊籠紫霧懸。羲氏輪膏埋壁屑。滕公河水瀉銀錢。銛鋒插戟包難見。深窅穿泉粉愈填。萬里蕭條昏井邑。千家凌奪失園田。疑花宿誤群歸羽。折竹真摧幾個圓。鼻醋酸寒先慣吸。羹鹽調劑未堪煎。傾危作兔當山頂。搏控成獅向日邊。借咬肥身灰象飽。吹柔害物素猫拳。綿針絮刺俱叢棘。玉辦銀筒假淤蓮。陽德盡闕閭閻上。陰威直到祝融顛。華亭羽翼漫天久。上蔡鷹盧獵野偏。伍員江長潮正怒。三閔沙白骨新捐。稀如尸蠱穿雲去。細似繩蠅點壁旋。急舞魚鱗明扈跋。繁遮蝗陣暗宵寒。袁安臥苦僵猶得。解縉尸埋醉可憐。萬事豈俱埋得盡。有時終露燭懷寬。次夕降搏雪徑滿。鶯鳴卯余睡而復起。燒竹照之八十韻。險澁幽苦東坡後。復見乃公把炬循除立。斷藜鴉驚彈雪宿。印低終宵有許垂。爲

伏片刻應能沒馬蹄。一一劈分舒澗掌。團團捲擲碎霜梨。紅塲盡海毬爭打。白鷺橫江荻未栖。崩屋塌簷支正急。窺窻入竈倚相睽。後飛輕薄高難下。先引威稜導且齊。隔歲窖藏猶霰雹。群兒想象入後覩。辨觚出六摧桃李。瑞外過三黨稗穉。博浪金椎徂擊遍。彌天白霧殺機提。鸞髯鳴緒吹毛盡。竹哭梅啼到骨披。穿重解深三窟見。侵多不剩一丸泥。暗隨鵬翼長沙拍。亮誤雞司短曙啼。灰燼挑殘寒夜火。袍誰脫與故人綈。流蘇旣縞堪鈎挂。粉的渾綿向鏡低。風絮謝娘難可擬。煙蘆駐客幾成迷。公孫被襖涼如鍔。子母蛭緡渴若浙。獸徑易漫麋散跡。獵弓難放麝香臍。巖俱周處南山額。毳毼蘇卿北海氍。鮫室百窻簾蛤蚌。羌胡一國水玻璃。饑脾苦逼長安好。酸鼻寒凄宰相醢。葉尹如捐棺。可玉麻姑未老海。堪梯洪厓走汞流。松外穆滿量珠賞。竹西綠鬢取裁髻。髻樣金釵都換柰。花鏡儒壘瓦甕。鰕螯倏倏。屠門蒜太。鸞蝙蝠假仙。搗石乳。蟬蛇馮。膽甕銀堤。將紉作蓋。俱成羽。取綴爲裘。盡是鷹鷹。隼獲身功。奪狗牛羊。埋角罪歸。懸軒轅。

鏡色飛橋頂，歐冶鑄霜掣劍谿。蕩漾乾坤成玉令，紛
紜翳膜刮金篦。楊妃暗粉玄宮發，卓氏綦巾皓首齊。
此際胡雲黃滿塞，當年梁簡亦曾題。霽微未必清鐘
磬，灑急如堪付鼓鼙。紅袖共斟將共若，錦囊須佩却
須奚。寒郊瘦島吟成蟄，煖肉肥肌屏作閨。漸離荆卿
僵易水，趙王代娣冷摩笄。瑤枝上漢雲霧，銀瓶行
天曙駃騠併是凌寒貞。歲柏不同趨熱媚，權桂親淹
上國表。曾牧眼見金吾騎，總緹盡領熊羆供。掃拂別
從雉兔較，畧第高培糞。梗團成菌柔，傲山毛嫩作莢。
宵慘睢盱，夢罔兩塑嬌咽。項女螭螭粧塗恨，少施肌
髮刻畫爭先解佩。鵲何事井噴煩，蜥蜴祇馮陰煩。颺
虹霓，狐犀璫排媽齒，榴子翻歸墮。老鮪解櫬紫駟
鮮，豹犢俄穿翠褵化。貂珪宮奩鏡煖，因椒瑾寒壁刀
斜。謝鵲鵲木稼怕官話，雜議草乾愁收馬。頻嘶嬌皇
煉石，雪猶漏帝女燒鉛。杼懶擠凍霜失持，燕七首明
恣塵射魏刀圭。睥睨釘斷于闐帶，沙磧驚胡令尹珪。
連日大酺，粲儘掬傾筐。堆帛取如携，騎都爛漫糜羊
胃。苞坦縱橫解，憤臆燕領不醒顏。錦帳蛾眉邀醉疊

金柅印堪楚，曲流宮徵必喚齊。僉許滑稽蕩甲，搖犀
明練組。長鵬大鏃扶弧鉞，孤煙罷突真三日。破釜縣
臍僅一驚，水木騎羊來代通。滕封弄雨各訶詆，心憂
掘閤衣麻矣。狂走茱蘭帶悸兮，雲爾黃腸洩晶嵐。俄
然白骨塋鯨鯢，爲燃跋燭須臾滅。沃錠消珍頃刻齋，
公向蒼儀騰皓潔。竟忘赤地混緇鰲，隨颺過越迎關
吠度葉爲花帶鳥棲。蜂蛺誤猜堪蜜蠟，清明縹斷正
錫餅。西池萬里吹黃竹，東郭雙趺赤鞵想見穿。舊
鳴立團親看牀足縮，跌蟬恰妨青帝迎春仗。無救
炎病夏畦壓，取剛條俱偃偃。試尋勁草但萋萋，幾時
千仞消淩蟬。何處雙桑赫海輓，形虎似鹽虛晉組。調
梅無味枉商鐫，蝗蝻未必沈三尺。甲拆先應了一卦，
莊語夏冰蟲定恠趙襄。冬日襖爭後風偏助勢長，成
練月總輪光不到。犀履薄有人愁墜谷，乘危無盡上
埋奎。豈無黃道辜葵藿，胡以丹心許蒺藜。火急寄言
青女道，添霜啼殺伯勞兒。
連雪後迎春憶舊十二韻
土牛一夕添神采，雨霰連朝妬客鞋。邀隊本期相跳

躑躅遊不暢。只擠排冰牢。北下璿璣澁。凍滑東郊仗。
引乖老病似蟲吟。草實少年如夢憶。蓮蕖飛香塞巷。
堪經宿立帽平簷。別堤街奪綵連毬。追寶馬爭梅帶。
雪上金釵。花房醉客。樵朱鷺。水店墟姬。饌紫鮭。小市。
溫淘槐盡葉。貴筵餅餌。韭初芽。蕭條邑里。難如昨想。
象風光未必皆是。處從今。跌盡草中央。偏我立如柴。
一隅掩鼻。真成笑。七字瞞心戲。作俳青帝。祇今何處。
去勾芒。一似不曾來。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郝之璽公琰校訂

五言絕句

題畫

墨竹杏花

嫩條捎空碧。高枝梗太清。總看奔逸勢。猶帶早雷驚。

又

當其尋文節。數寸蛇與蟬。化工無筆墨。八字寫青天。

又

朶朶西施靨。年年牆外窺。莫嫌粧不澹。帶酒未醒時。

又

枝枝出牆語。朶朶向人窺。宋玉鄰家女。施朱太赤時。

扇中雙蝶

春至百花繁。名園蛺蝶翻。美人將扇撲。揚得一雙痕。

蜂

雙股粉黃籠。飛遲趁晚風。君王方課蜜。不敢戀花叢。

白牡丹桃花

下三首取像雅絕

桃艷比天姬。花王富貴姿。楚襄春日下。閒坐選娥眉。

剪春羅垂絲海

美人睡不足春愁奈若何。垂絲綠窓下聊爲繡春羅。

石榴荷花

畫得荷花朶。依依海石榴。西施夜浴罷。催火照梳頭。

兩蝗蟲

漲雪打荻蕩。飛蝗慘不孳。無由苗上見。盡取兩雄雌。

義蘿荷

圃內一鋤淺。毫端兩詔深。廣州初斷葛。上黨未蒸參。

回回馬

西馬入瓜沙。風塵道路賒。試言如此匹。消得幾絳茶。

毛魚作隊遊焚塘

作隊撼春萍。雙頭寸未盈。老漁暫相借。江海幾長鯨。

畫

朱夏鬱蒸時。晶瓜碧玉滋。疎簾三尺雪。小簾一杆基。

詠畫 一意去腐

春

春嬌最何物。桃花與楊柳。惹儂或有詩。市遠那得酒。

夏

城市或謠炎。在野心不熱。意欲施茶湯。行人他處渴。

秋

何處住高人。低茅亦上貼。江澗杳難尋。過客指紅葉。

冬

梅花一萬梢。紅寺五十里。天晚不到門。雪深沒驢耳。

江船一老看鴈群初起

警鴈避羅舫。江長起未高。眼拚一餉後。看到入雲梢。

似赤壁遊

一艇泛三人。多疑遊赤壁。無處少江山。但無此好客。

石榴

閨染趨花色。衫裙尚正紅。近嬌瓜子茜。賤殺石榴濃。

竹染綠色 明艷跌蕩太白何疑

我亦狂塗竹。翻飛水墨梢。不能將石綠。細寫鸚哥毛。

對岍觀岷大瀑

瀑布挂江北。望者江南猜。雪花那不到。霹靂過江來。

獨釣寒江 快論起座

大海有鯨魚。五岳其鼻額。任公釣不來。煩爾一絲雪。

閱書者倚老樹

爾自作蠹魚我不閱一字逢着好樹根抱着枕頭睡

雪景

此際山陰道啼惟有莫鴉萬山無寸碧何處認梅花

魚蟹 雅韻可挹

夜窓賓主話秋浦蟹魚肥配飲無錢買思將書換歸

杏燕子 必透題情

玉京紅線斷樊素絳唇嬌好看歌鞦韆其如不解描

寫竹答許口北年禮

羹鯉稻梁餐沈思欲答難只裁殘拜帖寫竹當春盤

徐文長集

寫蘭與仙華子

仙華學杜詩其詞拙而古如我寫蘭竹無媚有清苦

尖頭麻蟄

身輕宜歇草頭銳欲鑽螺正苦毛錐乏如儂太軟何

蒲桃

聞道羌葡萄家家用醅酒老夫畫筆渴此時堪一斗

張氏別業

樂志堂

備言志所樂何關營至與基主人向我道但看鳥悅枝

沅霞閣

閣中餐霞人絕無煙火色誰宰武陵雞來作漁郎食

竹塢 淺淺四句情景無窮

題詩竹塢中竹長時出垣誰能將鐵筆一畫牡丹園

青蓮島

小島舍巨浸能滋花葉開青蓮大如許跏坐幾如來

小若耶

別沼分湖水因名小若耶水流有大小却一樣荷花

芙渠遲

大堤遶芙渠平鋪三百步誰云水中花不蹙陸行路

徐文長集

浣花橋

鏡水及葶蘿相望不盈尺郎家浣花橋妾家浣紗石

水墨軒

萬頃茫茫處開軒榻絳州水光自濕研不用汲池流

桃葉渡 情語傷人

書中見桃葉相憶如不死今過桃葉渡但見一條水

又

憶渡桃葉時綠楊嬌粉面文水五石泥好影照不見

六言絕句

村家飲

新竹已成蛇尾秋雲乍起龍鱗不雨空啼布穀來應且脫紗巾

漁家圖

小練乳兒紅袂斜陽曝網黃蘆但得同心夜浦不願嫁與秋胡

列子御風圖

何餘身在遙空一葉枝辭芳樹若教風歇青蘋試問人歸何處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一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豐干潘允宜左之校訂

七言絕句

贈呂山人

西陵渡頭秋水寒年年歲歲走儒冠不知天姥山中客十載關門做長官

龕山凱歌

爲吳縣史鼎菴

縣尉卑官祿米微教辭黃綬着戎衣賊中何事先寒膽海上連年數破圍

又

短劍隨鎗暮合圍寒風吹血着人飛朝來道上看歸騎一片紅冰冷鐵衣

又

紅油畫戟碧山坳金鏃無光入土消冷雨淒風秋幾度定誰拾得話今朝

又

森點悲人

無首有身祇自猜左啼鳬鳬右啼鵲馮將老譯傳番

語。此地他生敢再來。

又 自是詩史

旗。暴金瘡。碎朔風。軍中吮。卒有吳公。更教。所養。服。憲。自向。霜槽。餵鐵。驄。

嘉靖辛丑之夏。婦翁潘公。卽陽江官舍將令子。

合婚。其鄉劉寺丞。公代爲之媒。先以三絕見。

遺後六年。而細予棄帷。又三年間。劉公亦謝。

世。癸丑冬。徙書室。檢舊札。見之不勝悽惋。因。

賦

聲有餘涌

十年前與一相逢。光景猶疑在夢中。記得當時官舍裏。熏風已過荔枝紅。

又

華堂日晏綺羅開。伐鼓吹簫一兩迴。帳底畫眉猶未了。寺丞親着絳紗來。

又

筵前半醉起逡巡。窄袖長袍妥着身。若使吹簫人尚在。人皆應解說伊人。

又

掩映雙鬟繡扇新。當時相見各青春。傍人細語親聽得。道是神僊會裏人。

又

篋裏殘花色尚明。分明世事隔前生。坐來不覺西窓暗。飛盡寒梅雪未晴。

內子亡十年。其家以甥在。稍還母所。服潞州紅。

衫。頸汗尚泚。余爲泣數行下。時夜天大雨雪。

黃金小紐。茜衫溫袖。摺猶存。舉案痕。開匣不知雙淚。

下。滿庭積雪。一燈昏。

將入閩方許二君餞別分韻

萬丈高城控井園。誰家池館隔江津。勝筵不用扶。

袖。楊柳芙蓉擁醉人。

凱歌贈參將戚公

戰罷親看海日晞。大酋流血濕龍衣。軍中殺氣橫千。

丈。并作秋風一道歸。

又

金印累累肘後垂。桃花寶玉稱腰支。丈夫意氣本如此。自笑讀書何所爲。

望夫石

海天萬里渺無窮。秋草春花插髻紅。自送夫君出門去。一生長立月明中。

宴遊爛柯山

萬山松柏遶旌旗。少保南征暫駐師。接得羽書知賊破。爛柯山下正圍碁。

又

偏禪結束佩刀弓。道上逢迎抹首紅。夜雪不勞元帥入。先禽賊將出洄中。

徐本集

又 儒將風流

帷中談笑靜風塵。只用先鋒一兩人。萬里封侯金印大。千場博戲采毬新。

入武夷尋一線天道中述事

行渴得巖
姬乞茗

花落花開隔水津。棧梯茆屋總堪鄰。扁舟若不尋歸路。便是武陵深處人。

又

乞得瓊漿一碗新。沿溪行盡渴生塵。雲英只在桃花下。不肯呼來見外人。

雪中訪嘉則於寶奎寺之樓店 入書

山徑尋君重復重。小樓百尺卧元龍。安窓偏向梅花角。去映江天雪數峰。

七里灘

百番獅象一溪洄。一頃銀光萬箇頭。水石何緣能有此。星辰盡夜頌寒流。

又

淺水磬頭蘸幾堆。清涎齒縫破生梅。竹舟欲過從何處。無數游魚磕額回。

徐本集

武林館中與徐仁卿同宿因贈

徐號天峰。武義諸生也。徐千斤

樓上張燈倒瓦卮。自居東面喚人陪。須臾據案言兵事。駢帽偏欹橫兩眉。

又

自造提刀偃月文。諸工圍煖燂吹雲。當時試舞猶嫌薄。鐵櫺連環六十斤。

趙君將買妾戲寄之

宮髻一鬟堆燕雛。胭脂兩朶暈紅酥。三千仙子雲中有。十五吳姬天下無。

禪房夜話和韻寄付玉公

一月真時月月真何須種種別前塵禪房昨夜燈前話誰是客人誰主人

折桃花 淺言雅韻人自不肯道

誰家桃樹倚西隣摘下還存樹底新日暮挿頭過市上疎疎數朵頗宜人

徐濟之携婦侍親揚州

初館同心結尚鬆那堪波浪度江風華堂一入姑親道新婦揚州芳華紅

送丁子範 時予方入武夷

君去高郵是壯遊風吹樹葉綠嬌秋歸來佩劍不須脫尋我武夷山上頭

夏相國白鷗園

白鷗池水拍天平相對瓊樓入太清試問歌臺生草處當時曾許外人行

又

詞客登臨信筆裁每於花謝笑花開請觀世上看花者曾見花開不謝來

竹枝詞 劉蘇州無此哭

風前燭焰片時紅馬首西時馬尾東兩隻鴛鴦睡不醒一隻相思愁殺儂

又

籠中鷄子不得出籠外要入將奈何一邊蟲粘蜘蛛網一邊窓打撲燈蛾

閨門送別 愴傷語不堪再讀

送別閨門日已西自將光景比烏栖平生不解依枝宿今日翻成遶樹啼

予自浙抵新安登齊雲還浙道中旅館頗多奇

景而不成一字至衢自嘲一絕

繫馬梅花索酒時溪山遙映酒家旗何爲每到堪題處不解吟成一字詩

寄徐石亭 有此一詩較看花風氣轉勝

聞道名園盛牡丹豪家歡賞到春殘自憐亦具看花眼種菜澆畦不得看

乙丑春正月廿有四日與某等携觴俎採馬穴就十峰山人馬丈飲於小園林卉雲繁索得

海棠秧二本穿籬過別畦又掘竹母數根而
去時薄靄滄生山翠欲滴衆客怖雨輒爾拂

衣 一時幽韻可掬

春來携酒醉春羅乞得春花一兩窠不若取將松竹
去成陰留待主人過

送陸子之閩

羨爾寧親向百蠻扁舟日下萬重灘經過舊路吾能
說雪浪屏山畫裏看

留別倪子 雅舊

小門一徑柳垂絲簾下垂裾話別離却問歸來是
日海榴如火燒高枝

天目山

一尾觀音二三古杉大者至八抱

鍊羅漢已燒成塵瓦鑄觀音又一新見說前村披木
葉青裙夜降紫姑神

又

赭鍊青銅凌紫煙能爲人語向人間二千年事說不
盡夜夜青溪勞往還

又

斷壁孤杉四十圍不關雨雪陰霏霏柯南一國痴螻
蟻長恠曾無白日飛

南海曲

一尺高鬟十五人愛儂雪膚怯儂勝近來海舶久不
到欲寄玳瑁簪未曾

嘉則擬紅衫四貌

春郊走馬

春郊大堤無盡頭沈郎走馬着紅裘迴鞭故遣穿楊
柳衝落楊花撲紫驢

東山擁伎

道人道帔剪輕霞醉臥青樓小伎家小伎紅衫何處
買同是南京杏子紗

秋江把釣

戴進不得武英收爲抹勾漏絳釣蓑若使今朝逢沈
四真成伯樂哭驂駟

高樓對雪

高樓一袖錦毛梭萬玉屏圍紅叵羅雪裏茶花儂似
否急催滕六剪銀河

燕京歌 人云斗牛眼
甚惡最嚇人

西北池中有斗牛人傳一柱一時收要知不是凡鱗
介只看眉潭白兩毬

又

繡人須樣繡新裘爭看池中活斗牛及至見時無腳
走各綳紅袖急遮頭

又

斗牛何處見英豪俾眼令人膽不牢及問當年親見
者只推驚果見分毫

又

蕭后梳粧別起樓太湖石在寒空流而今樓瓦飄零
盡只乞中官看石頭

又

綠樹連雲樓不開忽扶黃瓦出樓臺隄長水濶三千
丈一日惟看一殿回

又

千里馬來自西南夷館 朝廷鎖鑰嚴幾回欲看無
由看牆外聽嘶出屋檐

又

貢來獅子看曾真養在西城十四春更欲乞看云不
可昨朝攪碎菜園人

燕京五月歌 風趣天然

石榴花發街欲焚蟠枝屈朵皆崩雲千門萬戶買不
盡剩與女兒染紅裙

又

竹黃如槁少鮮妍一叢五竿百箇錢賣與人家那不
貴湯澆火炙過冬天

又

葶薺菱藕賤如柴竿蔗年來漸亦裁百貨百珍俱得
到却無一箇荔枝來

又

燕京百事且休憂但苦炎天道上溝近日已聞將掃
括不須遮鼻過風頭

自馬水還道中竹枝詞

灣灣曲曲幾山溪眼眼腮腮淚落絲立到馬遙人影
沒更誰知爾下山時

乘齊自福田遍歷善應翠微洪光大悲諸招提
翠有石洞西夏僧兀坐其中自言至此可六

萬里齋罷擬游西湖輒止

禪槽養馬似支公控馬長鬚鬚插紅却說看山須霽
好昨宵濕馬費梳駿

上谷歌 尋常語俱妙

少年曾負請纓雄轉眼青袍萬事空今日獨餘霜鬢
在一肩輿坐度居庸

又

居庸卵石一何多大者如象小如鵝千堆萬疊無他
事東擲西拋只蹶駝

又

八達高坡百尺強逕連大漠去荒荒輿幢盡日山油
碧戍堡終年霧冥黃

又

箇箇健兒習戰車重重壁壘鐵圍除儘教上谷長千
里只用中丞兩臂遮

又

塞外河流入塞馳一般曲曲作山溪不知何事無魚
鱉一石惟容五斗泥

又

昨向居庸劒戟過今朝流水是洋河無數黃旗呵過
客有時青草站鳴駝

又

橐駝本是胡家物拽入人看似拽牛見說遼東去年
捷奪得千頭與百頭

宣府教場歌

宣府教場天下聞箇箇峰巒尖入雲不用弓刀排虎
士天生劒戟擁將軍

早渡銀洞嶺

銀洞高高嶺百盤峰巒插倚天班馮誰喚起王摩
詰畫作賢人曉過關

胡市 趣甚

千金赤兔匿宛城一隻黃羊奉老營自古學基嫌盡
殺大家和局免輸贏

邊詞

並客燕時到馬水
日及宣府之作

四壁龍門缺削圍枉教鄧艾裹袍也永莫言虜馬愁難度即使胡鷹軟不飛

又

牙兵箇箇是能羅別選奇才養作兒試看陣雲穿惡處一團蜂子擁人飛

又古語

牆頭赤棗杵兒斑打棗竿長二十竿塞北紅裙手打聚江南白苧怯穿蓮

又

立馬單盤俯大荒提鞭一一問戎羌健兒只曉黃台吉大雪山中指帳房

又

十八盤山北去賒順川流水落南涯真馮一堵邊牆土畫去乾坤作兩家

又

黃酋墮馬已成禽漢卒爭功被脫身冤鬼至今留黑石堦登連歲落魚鱗黑石堡所禽地也得其背上之朝

又

八里庄兒一堡中銀鐐小杏墜腮紅粧成自不換人看起莖黃芻銀鐵驄

又

葛那頸險斷胡刀驀手攀頸按得牢歸向鏡中嫌未正特搓過左一絲毫葛那宜府之降胡

又此下四首並俺答甥女事

女郎那取復泉英此是胡王女外甥帳底琵琶推第一更誰紅顏倚蘆笙

又

老胡寵向一人多窄袖銀貂茜匹羅通與遼東黃鶴子側將雲鬢打天鵝

又

汗血生駒撒手馳況能雄學南閨妹將阜帕穿風去愛綴銀花綽雪飛

又

姑姑花帽細銀披兩脣腮梨灑練椎箇箇菱花不離手時時站馬上胭脂

又

曾見思歸數寄書忠魂畢竟滯邊隅可憐一斗長弘
血博得墻圍柳數株右過沈光祿宅及拜祠

又

十八盤南麓沸湯燕京樓子待梳粧當時浴起蕭皇
后何似驪山睡海棠十八盤山有湯泉云是遼后浴處

又

邯鄲才人似花枝嫁與遼東廝養兒懶向樓中拈粉
絮解從馬上寄征衣守馬水者遼東李寧遠之子家卒敢死婦有素風

又

黃鼠白脂捷遁迹夜猴搏鼠捷於猱將猴比鼠無多
大自古猱麋怕早鵬

長干行 惜作竹枝體

玉人夜夜板橋灣金盡蕭郎隔水看不分踏樓騎鳳
脚偷來橋外立紅闌

又 不無過巧趣却不乏

木蘭艇子夜夜開桃葉桃根太往來攪起鴛鴦雙睡
翅倒嫌他扇落金釵

又

紅板青樓是爾家鴛鴦家做在荷花月明打開猶自
可月黑打開愁殺他

又

野鴨鴛鴦姊妹如打散鴛鴦鴨亦飛月落沙空俱不
見滿江鶯鶯弔雄雌

鍾子授我篆章答此

定是元常幾代孫朱砂小篆遂專門誰知老子壁拆
路竟讓新郎屋漏痕

擬往中止

綠菽胡麻各一盤憐君餉我每朝殮猶聞竈下青
嫂打餅鋪椒脆月圓

菊

百草諸香百露薄一時非不哭湘沅千年獨有黃花
瘦為伴行吟瘦屈原

曹秀才

來為親銘幾日留歸船正遇荻花秋高檣莫戛江邊
樹恐有啼鳥在上頭

默泉篇 其人善琴

泥金小扇月分團。淡淡煙煤寫。默泉泉水有流。不作響。正如琴上不綳絃。

漫曲

聞道張家燕子樓。青羅小帽。急梳頭。花枝誰肯。先春老。無奈風吹雨打愁。

古意

只堪話舊作生涯。若論風情。賡有華。記得金釵墮。雙鳳十年前。夜舞誰家。

王元章墓

事見山陰志

君畫梅花來換米。子今換米亦梅花。安能喚起王居士。一笑花家與米家。

寄沈子

兩月歸家不出門。谿邊荷葉大如盆。不知近到西湖上。更大如盆有幾根。

贈孫山人

龍津先生高角巾。多能不特是詩人。昨宵與客溪橋上。話到風平水不鱗。

山陽歌醉中贈魯君

正韻

淮河流水盡蘆葦。明府冰清貌苦羸。却說故人禪窟冷。爲烹一尺鰕魚肥。

祝陳君之配蔣

風流賢達他人不知作哀語

幾許

陳君轄我飲青春。焦華賢閨釀絕倫。若舉醉鄉祠祭典。沈香先刻蔣夫人。

芙蓉死

舊種芙蓉今不活。踟躕秋草看明月。紅顏成都賣酒人。與歡亦是千年別。

徐文長集

卷之十

麟

汝寧府光州光山縣於萬曆十三年二月二十日據高陌里民曹國隆同地方李章等呈稱本月十八日當四更時本庄偶見天光如電一時輒黑迨至五更忽又光如白晝居民早起又黑如前衆相驚疑不知何謂逡巡達曉則有五色瑞氛都如霞采瀾漫且空不意本日未時國隆家所畜牯牛大叫數聲產一麒麟胞破液流液乃黃色牛時舐麟血漉於

舌麟臥微動則見過體逆射並是紅綠焰光

須臾霏霧羣龍風雨大作群樹鳴吼塵土飛

揚雨下如墨至十九日未時麟絕不向乳遂

不喘息即今馬家橋至碑橋一帶黑水尚存

可驗隨該知縣牛應元主簿王汝政典史梁

樸公同往視麟之遍體及頭尾四蹄並是龍

鱗鱗却方樣湊縫所在並觀現紫色絨毛所

據國隆等呈麟產於牛非常事等奈輒不乳

無由進呈謹具圖畫一本并所呈由均乞轉

徐文長文集

達 闕廷惟復別有定奪 右乃刪削彼處

文移以存其實

一辭羗馬獻蘭筋四海歌謠美漢文天爲吾 皇厭

祥瑞不教麟憤惱明君 萬曆初有獻千里馬者却之

又

光山產麟光燭天無心在世去飄然魯叟若逢應不

哭不比哀公十四年

又

帝王瑞到我 皇真王聖賢盡風麟即看閣上干

秋畫不羨牛邊數葉鱗

又

吾 皇已却千里馬天亦躊躇五采麟尚恐越裳重
譯至急傳黃紙與邊臣

又

清時麟天不須傷野老耆爲哭一場儻似角端能解
語欲傳一語奉 明王

又

鱗中許貢止常鱗但取冰鱗片脣新五馬敢團茶葉

徐文長文集

餅一車不動荔枝塵

又

南潦北旱禹湯年何瑞能回 聖主憐親御布袍行

十里汗香飛遶一壇圓 係實事

又

聞道麒麟闕海東親令白日蝕當中牛腸鱗甲知何

物干犯天光半夜紅

漁鼓詞 情趣兩絕

盧家雙燕不雙栖南浦鷓鴣日夜啼紅綿如水單金

火冷煖在郎歸不歸

又

大唐自古諺魚洲百賈囊錢入海流
央殺主人尋翠羽不知鸚鵡在高樓

又

虎丘茶葉峴山歌專諸骨董刻絲梭
明月大家消一看焉能人娶一婦娥

又

洞庭橘子兒菱菱菰香芋落花生
要唐九黃三白酒此是老人骨董羹

徐文長集

不來事

集

送林某

野客年來百事休也憐歌板去難留
若爲化作沿江柳直管鶯聲到岸頭

又

夏來涼夜似秋多正好酣歌奈去何
欲買纏頭無蜀錦贈將白苧當紅羅

設代林某答胡通政

銀臺相望渺銀河澌水情人待亦多
妾本一身非兩

體一時難作往來梭

雲州舍身臺

欲留軀殼已貪哉欲棄之貪更費猜
一棄一留都不計道人偶上舍身臺

慕蘭篇

古樂府云一日三摩挲劇於十五女言
好劍者之專錢君於蘭之慕亦然故用

其事

新篁初曲圍成圃碧玉垂花琢作條
終歲摩挲兩無厭劇於十五女兒腰

竹枝詞 平淡中有微情

徐文長集

不來事

集

秋日高城大道邊黃花無處不金錢
撩釵惹鬢無他事只助青樓鏡裏妍

又

弄玉吹簫在鳳樓鳳鬟度曲亦悠悠
略攢秋月雙蛾曉直過行雲一鴈秋

盤古社樹

大枝入漢拔龍蛇小葉涼人雨雪遮
三代以來無此物欲從青帝問年華

托王老買瓦窰頭銀魚

寶坻銀魚天下聞。瓦窰青脊始聞君。煩君自入篋囊來。
伴儘我青錢買二斤。

買得一貓雛純黑而雄戲咏

柳條不必穿魚鰓。花徑馮教撲蝶行。從此壯丹須再。
畫要看一線午時晴。

五洩

紫閨村中一線微。穿廚入竈浣裙衣。無端流出高巖。
上解與遊人作雪飛。

又

斗厓緊接大槽平。長練難傾怒愈生。絕似海門潮正。
急白頭翻貼黑沙行。

五洩霧

茫茫一卵未曾分。倍覺懸流渺一痕。大似龍堂燈火。
暗香煙幾縷白黃昏。五洩之寺曰龍堂

七十二峰歸來書寺壁 游興欲狂

五條挂練玉龍奔。七十二峰鬼斧痕。墮水墮驢都不。
恨古來一死博河豚。

自燕京至馬水竹枝詞

沙渾石澁夾山椒。苦束桑乾水一條。流出蘆溝成大。
鏡石橋獅影浸拳毛。

寫扇與毬兒

既已明珠隨口散。誰能明月繞身飛。何時接得裁文。
錦送與毬兒作舞衣。

嘉則東緋而西

沈往弔少保公故有後絕

最宜才子着紅衫。萬里青天坐片帆。何似雪深將酒。
伴看君題字萬重巖。

又

此去長江非浪遊。兩行別淚不勝秋。寄將三尺竹如。
意爲我嚴灘敲石頭。

其比也

過陳氏園看杜鵑花花高可十五尺餘郡中無。
西蜀來時一寸高。如今文王尚餘梢。翻霞弄日長空。
上笑殺朱榴着地燒。

鏡湖竹枝詞

越女紅裙嬌石榴。雙雙蕩槳在中流。愁粧又怕旁人。
笑一柄荷花遮滿頭。

又

杏子紅衫一女郎，鬱金衣帶一鞦韆。
航堤長水濶家何處，十里荷花分外香。

上谷邊詞

胡兒住牧龍門灣，胡婦烹羊勸客餐。
一醉胡家何不可，只愁日落過河難。

又

風吹乾草沒沙泥，齧草奔風馬自蹄。
却問駱駝何處去，大酋隨獵未曾歸。

徐文公集

又

胡兒處處路旁逢，別有姿顏似慕容。
乞得杏仁諸食射，穿楊葉一翎風。

虜最嗜糖纏杏仁

又

駱駝見柳等閒枯，虜見南醪命拚殂。
倒與鴟夷習一滴，四韁猶作卯兒姑。

北諺云駱駝見柳達子見酒又夷言磁頭爲卯兒姑

黃楊山

石牙初豁轉成合，近頂如臍着一巷。
谷口進來三萬丈，數株松柏似江南。

又

巉崖立馬苦迷濛，破寺饑僧路懶攀。
除却黃椒千萬片，一株松蓋塔兒山。

秋熱更酷戲作扶桑女郎葵扇詩

秋雨不來熱更強，蒲葵團扇滿筐箱。
蠻娘只備涼金枕，未要橋邊寫二王。

無題

平生不復作鯨吞，白飲無紅攪不渾。
今日不愁人不醉，太真新出浴湯溫。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二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豐干潘允宜左之校訂

題畫絕句

畫兩僮枕帚而睡疑是寒拾應人索咏

人間何日不塵生掃到何年掃得清輪與天台雙行者睡夢若帶午雞鳴

畫高嶺其行僧衆

知是我眉第幾盤客僧愁宿日低山頭陀指與煙生處只隔紅霞四五灣

應別索又一幅

何方行脚兩緇衣萬仞岡頭鳥際歸滿袖白雲天上物下來放出世間飛

白雲深山掘芝者

天外白雲必爾家微紅雙頰飽朱砂神仙豈是靈芝得枉用鋤鋤壞紫霞

女仙彈琴

流水東來響白蛇高松西畔隔紅霞彈琴未必神仙

事只好呼儂女伯牙

賦得奕仙

楸玉秤開映指長美人疑思倚新粧惟應賭墅風流客與較斜飛勢一行

題王質爛柯圖

閒看數着爛樵柯澗草山花一剎那五百年來棋一局仙家歲月也無多

劉阮憶天台圖

去後重來訪碧山當時曾此狎雲鬟傷心流水依然綠要見桃花如此難

又

凡心自悔出天台一見桃花一度哀若使仙人知此意還教流水引郎來

月宮仙子圖

空中縹緲景光新但似雲霞不似人知道今來是何夕桂花添得幾枝春

賀知章乞鑑湖一曲圖 興語

鏡湖無處無非曲乞罷何勞乞賜爲幸有雙眸如

水一逢李白解金龜

盛懋秋江畫董堯年索題

楓江霽色浩無邊。故寫寒衣挂釣船。莫笑漁郎多點檢。從來風雨起晴天。

李子送小景

李君小景入斯文。不用毫端力一分。更是山腰能簡便。墨痕斷處便成雲。

漁畫 摹想靈活

外看楊柳障漁汀。內必桃花閉武陵。曝網張魚等閒事。且登岸上逐花行。

徐文長集

卷一

詩

漁畫

又

一翁醉夢一惺惺。各有湘潭漁父情。添寫三閭來問答。真成出相楚騷經。

為杭人題畫

帳頭戲偶已非真。畫偶如鄰復隔鄰。想到天為羅帳處。何人不是戲場人。
右帳竿木偶圖

又 極諸極趣

一處飛樵一踏樵。鐘聲鼓韻走兒曹。無端士女如雲

集也要丹青贊筆描。
右打流星樵及踏高樵者

端陽題慕蘭雪畫 子美熱詩想見颯颯更虛

妙

十里空江一物無。青簑曳雪老漁孤。酒筵正苦黃魚熱。對此寒生綠葉蒲。

唐伯虎古松水壁閣中人待客過畫 誠諧灑

脫

南京解元唐伯虎小塗大抹俱高古。壁松水閣坐何人。若論游魚應着我。

徐文長集

卷一

詩

南京

題折花美人圖 有古意

高髻阿那長袖垂。玉釵彷彿挂羅衣。折得花枝向鏡比。妾顏色誰光輝。

抱琵琶偶許蕉陰美人 絕妙宮詞

離宮給事小青衣。催送琵琶向瑣幃。行到芭蕉忽回首。想去年此日嫁明妃。

王元章倒枝梅畫 公題畫諸詩信手揮灑無

不趣絕

態態孤芳歷俗姿。不堪復寫拂雲枝。從來萬事嫌虛

格莫恠梅花着地垂

畫梅時正雪下

誰寫孤山伴鶴枝早春窓下索題詩今朝風景偏相似是我尋他雪下時

題畫梅 往往以恒語取勝

鳬牛兩碟酒三卮索寫梅花四句詩想見元章愁米日不知幾斗換冰枝

又

從來不見梅花譜信手拈來自有神不信試看千萬

徐文長文集

卷一

五

樹東風吹着便成春

雲門寺題畫梅 景入幽

浮橋流水雪潺潺客子來遊二月關蓓蕾已青酸滿樹梅花只就畫中看

竹 諸詩俱蒼鬱得神

葉葉枝枝逐景生高高下下自人情兩梢直拔青天上留取根叢作雨聲

又

郡城去海不爲遙墨擇淋漓似鬱鬱莫遣風來吹一

葉恐於箋上作波濤

又 竹石

片石蒼蒼映莽林南宮如見拜難禁牛車若使能移去賣與侯家五百金

又

昨宵風雨折東園那許從天乞一竿數葉傳神爲不朽儒寒道瘦任人看

又

林梢片石墨初籠凍筆勾寒入指中急遣蒼頭沽一

徐文長文集

卷一

六

棹破簾穿日盪杯紅

又

筆底霜叢三四竿園中解籜兩三年修蛇拔尾當黃土小鳳梳翎在碧天

又

修蛇有尾頻年墜小鳳爲翎幾日成輸與寒梢三尺春來祇用一雷驚

又

人家宿紙幾時收紫兔尖尖走潑油竹影滿窓涼似

水斷崖疎雨數竿秋

又

昨夜窓前風月時數竿疎影。書幃今朝楊柳向溪藤。上猶覺秋聲筆底飛。

又

惟石初烘潑墨句。吳箋短短縮霜筠。長空五尺青鸞尾。一半斜封在白雲。

寫竹與某

時某客居桃葉渡口

桃葉渡頭一見君。爲言峴上石榴裙。相逢無錢可買。醉贈與竹枝。掠白雲。

都門五月寫竹送某君之官新昌

乃江西

君去新昌五月時。都門日近火雲移。贈君數葉迎風物。併入高帆一道吹。

勾勒竹

自緣勾勒減松煤。非關白雪壓枝低。相似東坡碑上筆。路人纔掘出深泥。

畫竿遺許口北

口北嘗許獎表以筆數之

口北清饒似大蘇。窮邊那得筆幾掬。曾聞止渴消梅。

予故爲龍孫與大夫

畫竹與吳鎮

聚榦垂梢凡幾重。只須用墨一分濃。卽令小節無此用。也自成林一壑中。

又

東坡畫竹多荆棘。却惹評論受俗嗔。自是俗人渾不識。東坡特寫兩般人。

倒竹

長箋白白墨焦焦。倒掃青蛇挂一梢。應有斷崖藏半幅。蒼藤翠蘚倚天高。

畫竹

東吳藥絹白濛濛。況值膠蠶盡內空。爛額掃來孤鳳影。江湘細雨淡煙中。

舊作竹與某復要予再作答此

此竹是予昔所作。卽欲再作今不能。雀老既然成海蛤。轉教爲雀可飛騰。

寫倒竹答某餉

胡麻綠葢兩尖堆。回施無他爲竹回。卷去忽開應在。

呼。早。龍。抽。尾。掃。風。雷。

竹石

青。蛇。拔。尾。向。何。天。紫。石。如。鷹。啄。鬼。拳。醉。裏。偶。成。豪。傑。
景。老。夫。終。歲。懶。成。眠。

寫竹擬送友人之官長沙

無。不。長。沙。叩。賈。生。賈。生。也。自。叩。靈。均。頭。隨。脂。裏。爭。餐。
鱸。却。把。乾。魚。哭。向。人。

初春未雷而笋有穿籬者醉中狂掃大幅

臘。尾。春。頭。試。爆。餘。竹。根。驚。笋。兩。三。株。却。馮。一。七。疏。簣。
徐。不。其。其。集。不。其。其。集。

未。竟。奪。雷。州。穩。臥。豬。

寫竹壽郁穎上

穎。上。今。年。五。十。逢。野。人。爲。壽。不。堪。供。生。移。數。葉。洪。公。
綠。但。願。君。爲。衛。武。公。

畫笋竹賀許口北得子

小。葉。蕭。蕭。翠。羽。疎。東。攢。西。簇。護。龍。雛。蜀。箋。何。用。長。三。
丈。數。寸。班。麟。見。大。都。

菊竹

若。不。重。陽。賞。一。壺。那。能。了。此。菊。花。通。竹。梢。墨。色。潮。如。

此。試。看。明。朝。有。雨。無。

水仙雜竹 絕調

二。月。二。日。涉。筆。新。水。仙。竹。葉。兩。精。神。正。如。月。下。騎。鶴。
女。何。處。堪。容。食。肉。人。

荷

五。月。五。日。熱。太。烘。疾。揮。紈。扇。不。能。攻。欲。呼。小。艇。耶。溪。
去。荷。葉。荷。花。十。里。風。

又

一。斗。湖。光。不。放。寬。却。於。紙。上。定。波。瀾。犀。盤。黑。盡。渾。無。
徐。不。其。其。集。不。其。其。集。

密。捧。出。茅。山。女。道。冠。

又

一。辦。真。成。蓋。一。鴛。西。風。捲。地。僅。能。掀。花。枝。力。大。爭。鉤。
子。丈。六。如。來。踏。不。翻。

又

荷。葉。五。寸。荷。花。嬌。貼。波。不。碍。畫。船。搖。想。到。熏。風。四。五。
月。也。能。遮。却。美。人。腰。

又

子。建。相。逢。恐。未。真。寄。言。箇。是。洛。川。神。東。風。枉。與。金。脂。

粉睡老鴛鴦不嫁人

又

花垂葉倒露難擎，頸折鵝飛咽不鳴。漸看湖光平似掌，秋來無處立蜻蜓。

又

五月蓮舟芡浦頭，長花大葉插中流。即令遮得西施面，遮得歌聲度葉不。

畫荷花送陳都押往招寶

招寶青天碧鳳翔，沈香大士坐中央。知君一葉春濤徐，長文長集。

本集十

外遙指蓮花出海洋

畫荷壽某君

若箇荷花不有香，若條荷柄不堪觴。百年不飲將何爲，況直雙槽琥珀黃。

翎菊 亦不惡

研底毫端秋氣清，橫花簇葉筆迎靈。看來不似籬邊色，拔取何天白鶴翎。

畫菊 情境恰合

身世渾如拍海舟，關門累月不梳頭。東籬蝴蝶閒來

往看寫黃花過一秋

又

經旬不食似蠶眠，更有何心問歲年。忽報街頭糕五色，西風重九菊花天。

牡丹

五十八年貧賤身，何曾妄念洛陽春。不然豈少胭脂在，富貴花將墨寫神。

雪牡丹

銀海籠春冷茜濃，松煤惡貌不能紅。太真月下胭脂

頗試問誰曾見影中

又 夾竹者

絳幘龍頭五尺長，吹簫弄玉別成粧。不知何事粧如此，一道瑤天白鳳凰。

人有以舊抹牡丹索題者 引喻超達

何年草草抹花王，此日將題歲月忘。拾得懶仙拋下，蛻不堪教贊舊皮囊。

遮葉牡丹

爲君小寫洛陽春，葉葉遮眉巧弄顰。終是傾城嬌絕

世只須半面越撩人。

梨花 妍麗多情

名園深鎖麗長空，映戶搖扉一萬叢。總使梅花開似雪，却輸毵雪打和風。

又

帶煙籠霧自生香，薄粉濃鉛不用粧。莫以輕盈窺宋玉，馮將淡白惱何郎。

又

春雨春風能幾宵，吹香落粉濕還飄。朝來試看青枝上，幾朵寒酥未肯消。

上幾朵寒酥未肯消。

又

早起春晴香霧肥，獨依殘月出牆圍。洛濱仙子波心立，號國夫人馬上歸。

又

輕風吹霧散朱門，影落馮誰寫素魂。萬里曉天微有暈，終宵明月欲無痕。

題畫梨花折枝

粉暈微銷墨一絲，春風春雨未來時。名園無此好顏

色知是宮中第幾枝。

水仙 窮仙仙幽韻儼有其人

杜若青青江水連，鷓鴣拍拍下江煙。湘夫人正蒼梧去，莫遣一聲啼竹邊。

又

百品嬌春俗却春，一清無可擬丰神。銀鈿綳袂田家婦，絕粒休糧女道人。

又

略有風情陳妙常，絕無煙火杜蘭香。昆吾鋒盡終難

似，愁殺蘇州陸子剛。陸子剛蘇人，璆王妙手。

又

海廟元君斷百葦，粉腮胭頰棄如焚。江心羅襪從踏不，亂長波皺綠紋。

又

姊妹商量明月隄，夜粧莫解綠鬟絲。黃陵廟口無多路，去聽女郎歌竹枝。

雪水仙

西子雲軒趁雪行，白鸞無力海綃冰。玉可因是朝天

路如此清寒苦不勝

水仙蘭 索神自遠

自從生長到如今煙火何曾著一分湘水湘波接巫峽肯從峰上作行雲

葡萄

半生落魄已成翁獨立書齋嘯晚風筆底明珠無處賣閒拋閒擲野藤中

又 出語大方

數串明珠挂水清醉來將墨寫能成當年何用相如璧始換西秦十五城

又

自從初夏到今朝百事無心總棄拋尚有舊時書禿筆偶將蘸墨點葡萄

又

昨歲中秋月倍圓海南海蚌太肝眠明珠一夜無人管近向誰家壁上懸

王生索寫葡萄

王生昔日好容顏今日相逢范叔寒贈與明珠三百

顆誰知一顆不

杏花

道人懶爲着色物偶施小舌作嬉游人言杏花可摘賣挂向街頭試買不

雪粉團 語極調謔得此花真始肯

北斗垂天錦帳橫景陽催夢未雞鳴燈昏鏡暗粧無半粉粉過眉與鼻平

畫石榴

五寸珊瑚珠一囊秋風吹七海榴黃宵來酒渴真無奈喚取金刀劈玉漿

榴 山深秋老得境與人

略着胭脂染一堆蛟潭錦蚌挂人眉山深秋老無人摘自送明珠打雀兒

玉簪花

老人一掃秋園卉六片尖尖雪色流用盡邢州砂萬斛未便琢出此搔頭

芭蕉 蕉鹿相沿誤故亦不避

紅棘黃荆樵斧歸芭蕉學畫怕如堆中間一葉渾相

識記得前生蓋鹿來

沈君索題所畫并賀人新婚

蓮花如妾葉如郎。畫得花長葉亦長。若使畫蓮能並帶。不須重畫兩鴛鴦。

黃薔薇 芳氣欲流

薔薇黃似月初華。難寫芳香只寫花。若使移生南海國。取將露水粉宮娃。

木筆花

束如筆穎放如蓮。畫筆臨時兩鬪妍。料得將開園內

日霞箋雨墨寫青天

茉莉花

南海曾經駐客驂。芳稱茉莉荔稱甘。如今畫裏看花色。記得依稀似海南。

畫海棠 與前首意同此却勝

海棠弄春垂紫絲。一枝立鳥壓花低。去年二月如曾見。却是誰家湖石西。

畫玫瑰花

畫裏看花不下樓。甜香已覺入清喉。無因摘向金陵

去短。擷長丁送茗甌。

青門山人畫滇茶花 清麗幽雅

武林畫史沈青門把兔中。藤善寫生何事。胭脂鮮若此。一天露水帶昆明。

蘭 四語中幽情冉冉

莫訝春光不屬儂。一香已足壓千紅。總令摘向韓娘袖。不作人間腦麝風。

松竹梅

朱碧嬌啼二月鶯。却都輸與此三君。若添明月孤來

鶴踏亂松尖一片雲

大醉作勾竹兩牡丹次日始得題

畫也昨日題今朝。酒杯雖冷墨猶潮。湘娥總有凌波色。姊妹江東數二喬。

作荷蘆於是日亦次朝題

蘆上荷花高一尋。蘆中夏色凍陰陰。興雖有餘筆禿盡難畫。鷗鷺照淺深。

芭蕉墨牡丹 公詩蕭散繩墨家豈易識

知道行家學不來。爛塗蕉葉倒莓苔。馮伊遮蓋無障

墨免倩胭脂抹瘦腮

芭蕉玉簪 巧喻天然

爛醉中秋睡起遲蒼蠅留墨研頭池合歡翠扇遮羞面白玉搔頭去嫁誰

芭蕉雞冠 率爾會心

芭蕉葉下雞冠花一朵紅鮮不可遮老夫爛醉抹此幅雨後西天忽晚霞

梅桂護草

金陵梅桂餽酥蒸北地黃花慘肉羹一吸葡萄春五斗旋移狂墨寫劉伶

枯木石竹 公之爲詩畫言盡於此

道人寫竹并枯叢却與禪家氣味同大抵絕無花葉相一團蒼老莫煙中

題畫

白頭翁亦戀花枝飛上桃花影自窺若使逢花不能賞也應花鳥笑人痴

又

雷雨垂垂翠色繁古松陰裏了歌喧問渠何事爲人

語我愛山中聽鳥言

又

金縷圍晴可一針端州石子爾爲珍夜來迸破封函土飛入誰家苦竹林

又

凍合梅花暝色多雙鳩鳴喚坐交柯雀心愁雪正欲絕呼雨呼晴奈爾何

獨喜萱花到白頭圖

問之花鳥何爲者獨喜萱花到白頭莫把丹青等閒看無聲詩裏頌千秋

題花圖

金谷園中花草新太湖石畔鬪芳春紅顏笑臉如撩客粉面藏頭羞見人

書花冊送王生

送客之燕上馬時圖花滿冊各成詩河橋楊柳如教見應喜相饒則別枝

詠畫降龍 愜關飛動終接混茫

乾坤紙上黑騰騰爪股風雷墨所生一雨盡歸燒尾

德世間誰識有曹興

躍鯢送人

昔人畫龍破壁去余今畫鯢亦龍儔墨到鯢邊忽一
逸令人也動點晴愁

又

鱗鬣不殊點額歸丰神却覺有風威不添一片龍門
石方便凡魚作隊飛

又

明春杏花人滿頭今年且占木樨秋老夫醉寫龍門

徐文長文集

卷三

七

罷閒看盆魚自在遊

魚蝦螺螄

魚蝦螺螄藻萍鮮一盞新醪一柳穿不是老饕貪嚼
甚臂枯難舉筆如椽

題畫螄

誰將畫螄托題詩正是秋深稻熟時飽却黃雲歸穴
夫付君甲冑欲何爲

松根醉眠道士一幅

五斗劉伶不認家頭巾着處打昏鴉松根白石且眠

我頭上青天馮着他

又

不負青天睡這場松花落盡尚黃梁夢中有客列腸
看笑我腸中只酒香

雜品

魚鱗瓜蔬笋豆香溪藤一斗小方方校量總是寒風
味除却江南無此鄉

柳渚雙魚

一行楊柳春將綠兩箇魚兒活欲飛跳入研池等閒

徐文長文集

卷三

七

事只愁研水濕人衣

蘆汀鳴鴈圖

蘆洲無伴賣孤鳴畫者無情看有情才與不才俱未
免九原難起問莊生

鳴鳥圖

樹杪參雲穩稱棲啾啾小鳥喚誰知似分綠葉遮朋
友不肯將身占一枝

畫布谷

片墨圖枝布谷棲停毫覓句意何遲爲驚轉眼流光

速。又是。農。簑。細。雨。時。

書畫兔中有一白兔

劣蹄凡毳等閒同獵處。難。要。朱。鵲。鋒。中。有。霜。毫。真。逸。足。騰。身。高。入。月。明。中。

郭恕先爲富人子作風鳶圖。償平生酒肉之餽。

富人子以其設已謝絕之意。其圖必立遭毀。

裂爲蝴蝶。化去久矣。子慕而擬作之。噫。童子。

知美烏獲之鼎。不知其不可扛也。雖然。來丹。

計粒而食。乃其報黑卵。必請宵練。快自握亦。

徐孝妻集 卷之三

圭

取其意之所趨而已矣。每一圖必隨景悲歌。

一首並張打油。叫街語也。亦取其意而已矣。

柳條搓線絮。搓綿搓夠千尋放。紙鳶消得春風多少。

力帶將兒輩上青天。

又

春風語燕。溪堤翻晚笛。歸牛穩背眠。此際不偷慈母線。明朝孤負放鳶天。

又

鳶於兒輩何相關。苦要風高九萬搏。無限片帆當此。

除錢塘江上雪如山。

又

我亦曾經放鷄嬉。今來不道老如斯。那能更入駐遊春馬。閒看兒童斷線時。

又

縛竹糊腔作鳥飛。崩風驟雨爛成泥。明朝又是清明節。鬪買餉糖柳市西。

又

江北江南紙鷄齊。線長線短迥高低。春風自古無憑。

徐孝妻集 卷之三

圭

據一任騎牛弄笛兒。

又

剪楮披篁重幾分。橫天直去攪風雲。風雲去攪猶言可誤殺。低頭看鴨人。

又

紙鳶一塊去飄綿。不及三朝颺木鳶。更有大風君信不能翻。磨扇上高天。

又

我驚南海颺風年。屋瓦飛空攪蝶眠。試取紙鳶當此。

際可能背去負青天

又海上人相傳一見將食錫奇緣於腰忽大風拔鳥向海見竟墮死收其骸錫尚在掌中

風微欲上不可上風緊求低不得低渡海一憑儂自渡可憐帶殺弄錫兒

又

刻藤湘篾一片雪彷彿孤飛野鶴雲畫取此圖酬酒債未爲輕薄有錢人

又

村庄兒女競爲嬉憑仗風高我怕誰自古有風休盡

使竹腔麻縷不堪吹

不

圭

又

高高山上鷓鴣飛山下都是刺棠梨只顧鷓鴣飛不顧脚踏着棠梨絕得知

又

箏兒箇箇競低高線斷箏飛打一交若箇紅靴不破綻若人紅襖不膠糟

又

偷放風鳶不在家先生差伴沒尋拿有人指點春郊

外雪下紅衫便是他

又

一方紙鷄一絲提四箇金剛四塊泥我亦誰家紅頂搭一天風雨看鵬飛

又

愛看鑽天鷄子高不知前後只知跑風吹昨夜棠梨折卧刺如針伏板橋

又

只因一線引鷄孤跑過村鄉第幾都小可見郎三五

集

不

圭

壞壞將多少絲靡蕪

又

春來偏與老人鍾腰臂如弓項領柔看鷄觀燈都好景正難高處去擡頭

又

百丈牽風假鷄飛不知斷去寸難持若留五尺殘麻在還好漁翁撚釣絲

又

鷄材料取剩糊窓却嚇天鷄撲地降到得爺娘查線

脚折他鞋襪雨三雙

又

不向書堂講課勤。糊。藤。拘。竹。覓。風。雲。庭。前。幾。葉。蕭。湘。色。禁。得。兒。們。幾。斧。斤。

又

風吹鳶線攪成團。挂。在。梨。花。帶。燕。還。此。日。兒。郎。渾。已。盡。記。來。嘉。靖。八。年。間。

又

嬌養嬌生嬌性情。鷄。兒。高。別。兩。三。層。春。郊。十。里。飴。糖。

又

雲買奉他家小主人。

又

新毛。頭。子。如。油。有。素。難。牙。白。自。由。纔。見。春。郊。鳥。事。

歌。又。搓。彈。子。打。黃。頭。

朱太僕扇面花鳥

湘簾金泥半月欹。海。棠。淡。淡。抹。胭脂。多。情。更。看。啼。春。鳥。立。軟。嬌。枝。未。肯。飛。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三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三

公安嘉善道中即評點

豐干潘允宜左之校訂

詞

如夢令

寶珠齋飯罷。筋。響。枕。寂。爲。作。一。偈。時。宿。東。天。目。兩。隻。脚。埃。轉。磨。一。副。牙。關。嚼。錯。連。日。施。藥。醫。人。大。似。把。船。放。舵。錯。過。錯。過。莫。被。寶。公。瞧。破。

菩薩蠻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三

閨人織趾

千嬌更是羅鞋淺。有。時。立。在。鞦。韆。板。板。已。窄。稜。稜。猶。餘。三。四。分。紅。絨。止。半。索。繡。滿。帶。兒。雀。莫。去。踏。香。隄。遊。人。量。印。泥。

眼兒媚

書唐伯虎所畫美人

吳人慣是畫吳娥。輕。薄。不。勝。羅。偏。臨。此。種。粉。肥。雪。重。趙。燕。秦。娥。可。是。華。清。春。畫。永。睡。起。海。棠。麼。只。將。機。費。欺。梅。壓。柳。雨。罷。雲。拖。

鷓鴣天

竹爐湯沸火初紅

客來寒夜話頭頻。路滑難沾麝米春。點檢松風湯老嫩。退添柴葉火新陳。傾七碗對三人。須臾梅影上冰輪。他年若更爲圖畫。添我爐頭倒角巾。

蔣三松風雨歸漁圖

蘆長葦短挂青楓。墨潑毫狂染用烘。半壁藤蘿雄水口。一天風雨急漁翁。簑笠重釣竿深。不教工處是真工。市客誤猜陳萬里。惟予認得蔣三松。

鷓鴣天

鷓鴣花紅

美人解

鐘鼓聲頻街坊眼。慢不知怎上高高騎。生來少骨多筋軟。陡騰翻。依稀畧借鞍和轡。作時鷓鴣打雪風。天停猶燕掠桃花地。下地不動些兒珠翠堪描耐舞軍。裝伎多少柳外妖嬌。樓中笑指顛倒金釵墜。無端歸路又逢誰。斜陽繫馬陪他醉。

鳳凰臺上憶吹簫

畫中側面琵琶美人

湖石陰中。枳欄影外。天然一箇宮娃。悄無人與共。自弄琵琶撥掃。忽成抖擻。恍搖却。鈿翠鬟雅如花。蜂蝶未定。戰殺其花。勻搽梨腮。雙靨那半面。剛被這半面相遮。問何時展過。此此此。除是遞將紅蕖應。回流水之涯。俄成訝。綠來盡。一笑看差。

長文集卷之十三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四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豐于潘允宜左之校訂

表

代胡總督謝新命督撫表 詞氣憤壯

任兼督撫一方文武之司鎮重浙閩萬里華夷之會撫躬知感受托思危臣伏念東南之患夙夜再興始於赤子之弄兵馴至蒼生之受毒引島夷而深入連省甸以無寧慨自數年以來無如今日之甚辟猶破

徐文長文集

卷之十四

表

壤之車既遇險於泥淖必得良父之御可責望以驅馳若求善後於賤工終知無補於覆轍臣之自揣何以異茲人所私評亦爲過當且昔叨監軍紀功之任偶成事於一時比於今提督巡撫之難亦奚啻夫百倍昔猶不逮今復何能特以聖明用人姑自郭隗而始則凡豪傑響應必有樂毅之流臣敢不灑涕誓師矢心圖報黃金橫帶敢懷先樂之心滄海揚波豈望生還之日仗天威而策勵尊廟筭以周旋取彼鯨鯢爰助鼓鼙之衆佇看溟渤翻爲鴈鷺之池力

雖不前志誠無已

代初進自牝鹿表

臣謹按圖牒再紀道詮乃知麋鹿之羣別有神仙之品歷一千歲始化而蒼又五百年乃更爲自自茲以往其壽無疆至於鍊神伏氣之徵應德協則之兆莫能罄述誠亦希逢必有明聖之君躬修玄默之道保和性命契合始初然後斯祥可得而致恭惟皇上凝神沕穆抱性清真不言而時以行無爲而民自化德邁羲皇之上齡齊天地之長乃致仙麋遙呈海嶠奇毛灑雪島中銀浪增輝妙體搏冰天上瑤星應瑞是蓋神靈之所召夫豈虞羅之可羈且地當寧波定海之間况時值陽長陰消之候允著晏清之效兼昭晉盛之占顧臣叨握兵符式遵成筭茲夷狄尚爾跳梁日與禍裨相爲犄角偶幸捷音之會嗣登和氣之祥爲宜付之史官以光簡冊內諸文周俾樂沼臺覓草通靈益感百神之集叩芝候輦長迎萬歲之遊

代初進自鹿賜寶鈔綵段謝表 時鴻降 應壇

臣惟白鹿呈祥。式應仙經所紀。玄穹眷德。端爲聖壽而徵。言從島嶼之游。已切闕庭之望。偶當分地。借達禁林。何與臣勞。遂叨上賞。綰紋盤束。旋分龍貢之珍。鈔貫充函。別出帑儲之寶。愧無報國。喜有傳家。吏士知榮。節旄生色。但臣執戈從事。方爲犄角之圖。戀闕馳情。尚阻江湖之遠。傳聞嘉瑞。預降仙禽。益占萬壽之無疆。畢致四靈而未已。

代江北事平賜金幣謝表

恩從天下波。及海壖人。自日邊氣占星使。自慚涼德。堪此殊榮。伏念臣本書生。誤叨闕寄。跨兩省一京之地。當諸夷數道之衝。機務浩繁。調徵闊遠。冀昔淮陽之警。頗陳意見之虞。恐漕河陵寢之震驚。爲心膂咽喉之要害。偶因羣力。幸剪諸兇。凜待罪而至。今眇何勞之可紀。乃函金幣。遠發宮廷。茲蓋伏遇皇上誠協經綸。道融精一分。絲析縷不以善小。而弗旌定價。收名每謂功疑。而惟重其爲恩澤。莫可名言。臣敢不銳志澄清。身報答。奉宣威德。夷方期獻幣以來。廷結內賢豪帳下。益懸金而募士。

代再進白鹿表 更工麗聲秀

竊惟白鹿之出。端爲聖壽之徵。已於前次進奏之詞。縶述上代禎祥之驗。然黃帝起而御世。王母乘以獻環。不過一至於廷。遂光千古之冊。豈有間歲未周。後先迭至。應時而出。牝牡俱純。或從海島之崇林。或自神栖之福地。若斯之異。不約而同。如今日者哉。茲蓋恭遇皇上德函三極。道攝萬靈。齊戒以事神明。於穆而孚穹昊。眷言洞府遠在齊雲。聿新玄帝之瑤宮。甫增壯觀。遂現素塵於寶地。默示長生。雖知守而雄自來海。旣輸而山亦應使。因緣少有出於人力。則偶合安能如此天然。且兩獲嘉符。竝臣分境。幡然攸伏。銀聯白馬之輝。及此有扶玉映珊瑚之苗。天所申眷。斯意甚明。臣亦再逢其榮。匪細。豈敢顧恤他論。隱匿不聞。是用薦登禁林。并昭上瑞。雙行挾輦。峙仙人冰雪之姿。交息凝神。護聖主靈長之體。

代被論乞免得 溫旨謝表 慷慨奮勵

天語春溫。聖恩海潤。遠臣忝竊振古希逢。中謝念臣身叨隆遇。旣易致乎衆嫌。事涉機宜。又難拘乎常

落緣此而欲加之罪。乃無不借以爲辭。屢荷 聖明。此爲原宥。臣之感激。天所鑒臨。直欲捐軀以圖報。

國今茲求去。本非夙心。第恐衆怒愈漲。後言未息。以致 聖聰再瀆。其爲臣罪益多。是以懇乞放歸。實深戀慕。屏營待罪。方切危疑。而 皇上體諒曲加慰勞。特至。勉以盡心於職事。令母介意於人言。顧臣何人。冒茲殊寵。天地覆載。父母保全。用方此恩。殆無以過。伏讀邸報。叩首 闕廷。殘命少延。驚覓甫定。感深刻骨。涕下沾衣。重誓餘生。捐酬上德。况臣素抱忠悃。可質鬼神。頗有議。在比木石。雖寸草微弱。莫答春暉。人言思填滄海。剗肝塗地。未償報主之心。罄竹爲箋。詎殫銜恩之狀。臣誠臨表涕泣。莫措一詞。望 闕瞻依。恭祈萬壽。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五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武林秦舜友仲虛校訂

疏

爲請復新建伯封爵疏

代某宗師

言亦條暢

爲請復功臣封爵。以崇厚道。作人心事。臣本非薄。頗歷聖仁。令臣提督浙江學校。臣愚不敏。以爲學校首務。在敦實行。敦實行在先。士風於是作。爲條約。首令提調官。以四孟月。採士民之行。而臣歲一按臨。以

徐文長文集

卷之十五

觀其風。凡忠臣義士。孝子順孫。烈女節婦。臣悉咨訪。以備旌舉。時臣至紹興府。則見鄉大夫士及故老。庶民爭來言。故新建伯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始以倡義擒逆。濠受封前爵。迨後奉命平思田。討八寨。斷藤諸賊。其撫剿處置功烈尤著。旣以勤事病困。乃就巡歷屬地。冀得便道。待乞休之報。遂死南安。當時廷臣過從。吏議謂守仁倒施恩威。擅離職役。身死未寒。而削奪旋及。使功臣之骸。蕞蕪原野。子孫微賤。下同編民。非所以廣聖意。勸忠良也。臣旣得

聞斯言復檢按諸所呈遞前御史臣裴紳所行紹興府山陰餘姚等縣學生員秦倪等呈詞及先後諸臣大學上方獻夫詹事霍韜御史聞人詮等論列之稿守仁生時歷年章疏文移處置施行之實叅之臣疇昔所聞縉紳道路傳誦之言則知守仁平定逆藩之大功與陛下之所以嘉守仁之懋賞舉的然後定議矣至其往處思田不血一刀不費斗粟遂定兩府之地活四省之生靈呼吸之間降椎結者以七萬至其往征八寨斷藤諸巢則以數千散歸之卒不兩月而蕩平二千里根連之窟破百年以來不拔之堅爲兩廣除腹心之毒卒以蒙犯瘴癘客死南安實亦在其所制境土夫功烈之高如彼死事之情如此而當時廷臣抑使不揚後來諸臣復請之奏屢上陛下亦竟爾不下何也臣雖至愚亦竊有以知其故矣蓋其故或在於言事者之尚未悉其情也夫思田二酋向化而當撫剿斷藤峽諸賊稔惡而當剿惟守仁則親見其事而熟籌之其他在廷之臣未必知也兼總四省則江西本其屬地畢事而巡歷病困而乞休駐

便道以待報私不害公此亦人情之常至於終不獲命以死尤可痛悼此在守仁宜自諒其無他其他在廷之臣未必知也故守仁求隨宜勦撫之實以副明旨而廷臣據專意二酋之名謂宜必勦守仁以巡歷地方幸其返還之便而廷臣因謂其一意返還徒假借於巡歷之公則守仁之所謂撫剿盡是矣而廷臣之所謂倒置似亦未盡非也守仁之所謂待命盡忠矣而廷臣之所謂擅離似亦未盡僞也以未盡非未盡僞之言而陳於陛下之前陛下安得不信之乎故臣愚不敏妄意陛下果終奪守仁之爵於始者此也夫陛下既已信廷臣矣後之進言者又徒彼此求勝既不自廷臣未盡非盡僞之意以緩其責遂亦不能指守仁盡忠盡是之故以互形其短長而破其兩可之疑則陛下亦安所取信而遂改易其前議乎故臣愚不敏又妄意陛下不欲復守仁之爵於終者此也如其不然以陛下聖明往年嘗復劉基之後矣復王驥之後矣此又復郭子興之後矣豈其獨忘情於守仁哉縱其功而封之人告其罪

而奪之審其無罪而復收之惟是之求而循環不已
此陛下之所爲至公也不能深明其故以啓陛下
下之聰明此臣之所以有憾於言事者之未悉其情
也不然陛下何憚一改議之煩乎千石之粟使功
臣之績骨未朽而名實盡泯哉臣有以知陛下決
不爲也且守仁經略兩廣功烈無比天下所共聞知
謂宜有加爵之賞姑無論也遂使其倒恩威離職役
誠如羣臣言猶不足以掩其擒逆濠衛社稷之功况
乎以所謂廷臣未必知之說而遂欲盡棄其平生辟
如以銖稱鎰其低昂亦甚枉矣臣聞式鼓氣之蛙則
士卒尚勇買死馬之首則駭骨於至方今海上告警
士氣不振思效知能之徒所以前事爲鑒守仁實生
其鄉聞鄉人每一聚談知與不知皆爲扼腕太息夫
泯沒勞苦使間巷得以藉口其非所以作豪傑使奮
起也說者又以爲守仁聚生徒盈海內名爲道德而
實僞學爲可遺棄臣竊意不然學術之與事功無有
殊二此自學士自脩之說也若朝廷賞罰當功罪
非以學術也椎埋屠販恣睢不逞亡人倫鮮行誼之

徒猶得裂土而封世世勿先此豈以學真僞哉守仁
之於學其真與僞臣姑勿論縱其僞也盡其死力於
艱難索其罪譴於講說朝以勞而封之莫以其學而
奪之無乃大相繆乎且人各有心難可洞視徒以猜
量之虛而遂亡其舍生倡義定一大難之實使不得
託於椎埋屠販之流其亦去人情遠矣臣職專學校
首教化遂以採民風得知守仁之事至熟且悉又且
兵革之役方興未已而掩抑戎勳非所以觀視遠邇
臣聞之古語曰寵女不避席寵臣不敕軒蓋悲恩愛
之難終也周公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蓋恐恩禮
之易奪也臣誠愚昧謂宜念守仁之勞苦察先臣之
過舉以深味夫古語周公之意復守仁舊所封新建
伯爵俾子孫世世承襲以彰國家報施之厚作臣
下之心諸所宜蓰祭贈諡之禮悉從故事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六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武林秦舜友仲虎校訂

啓

代奉 景王啓 駢雅

伏惟殿下金玉粹資蕃屏盛德春秋鼎盛就封楚甸之雄侍衛雲從取道淮流之順職禮當表率僚屬趨候經臨但念長江與浙海而接流浙海實長江之外護其聯絡之形如人有腹心手足即手足知其通乎

徐文長集

卷之十六

腹心其制維之道如家有堂與門庭備門庭正以衛乎堂與而況入春風汎乃醜夷犯順之期插羽星馳又將帥戒嚴之候職躬親督率豈敢遠離夙夜隄防不遺餘力必使島嶼之外絕無窺伺之奸然後江淮之間可免風濤之警驚旗遙指就坦道以徐行龍舸輕移向安流而遙邁職有此關繫無由趨迎遙想威嚴不勝馳戀

代謝閣下啓

伏念旬月末周三承天賜餘生何幸萬感君恩遙知

願問之餘深賴曲成之力况於調元贊化以召禎祥運策決機而居帷幄功蓋出於門下賞及於軍中頃者深入蛟川橫探虎穴舍身擔當尚冀保全其始終竭力攘除少裨化理於萬一

代賀嚴公生日啓

時年八十正月望後生日

鏗鏘典贍四

六傑作

門弧縣月儼依賜勝之圖卮酒流霞滿逗傳柑之液年年此節在在回陽伏念某官河嶽儲精鳳麟協瑞生緣吉夢盛傳孔釋之徵出遇明時綽有臯夔之望

徐文長集

卷之十六

歷幾遷而入相同一敬以格天四海具瞻萬邦爲憲恭惟華誕爰屬首春八袞初躋同尚父過君之日一年以長多潞公結社之時莫莢微舒已含元氣支干更始載歷二旬兼齒德爵而全之天爲獨厚積歲月時而值此人所希逢某夙侍講筵幸承餘教自叨節鎮幾動浮言曲荷保全尚充任使知我比於生我益徵古語之非虛感恩圖以報恩其奈昊天之間極遙思旭旦賓從如流自阻修途心搖若旆是用致水土之薄物敢竊比於珍從述功德以片詞不自知其蕪

陋托之百拜、馳以寸衷、伏願保固台嚴、膺綏福履、年高德邵、永調伊傅之鹽梅、主聖臣賢、遠邁喬松之呼吸、就車輿以應召、賜几杖而乞言、壽考百年、詎止武公之睿聖、弼亮四世、永作康王之父師、

又啓嚴公 七葉天杆

委身當任、始知時事之難、袖手旁觀、何惟人言之易、就原銷骨、自分捐軀、仰賴相公上下調停、始終愛惜、延平參互、既從披霧之風、宸斷精明、果仗回天之力、枯林再苑、涸轍重流、且凡人有疾痛痒、病必求免、於

不奉本

不奉本

不奉本

不奉本

天地父母、然天地能覆載之、而不能起於顛擠、父母欲保全之、而未必如斯委曲、伏惟兼德、無可並名、名且不能報、何爲計、惟知咎雖既往、尚立巖墻、事幸可圖、勉循末路、誓將收桑榆之效、以母貽桃李之差、一雪此言、庶酬雅志、寸腸結戀、盡一日而九迴、中夜再興望三台而百拜、

賀兵侍江公擢戶書啓 蒼蔚老成

伏審閣下計畫淵深、規摹弘遠、於凡戶口阨塞之要、靡不周知、是以甲兵錢穀之司、所向如意、借自樞機、

之地、委以會計之權、蓋國脉所關、既莫重於泉布、而邊儲告匱、久無望於倉箱、必須劑量之才、以設通融之法、側聞簡拔之命、果符屬望之心、追念古人、益深私喜、理財准甸、迥逾劉晏之精思、轉餉關中、佇待蕭何之協濟、

代元旦賀禮部某公啓

蕤莢辰舒、斗杓寅指、伏惟嘉旦、倍納新祥、某遠寄封疆、徒勤瞻仰、告協風於史氏、欽哉行夏之時、賓出日於海隅、允矣司春之職、

不奉本

不奉本

不奉本

不奉本

謝督府胡公啓 白壁一聯可愛

渭失歡幃幙、動逾十年、俯托絲蘿、歷辭三姓、過持已見、遂駭衆聞、詆之者謂矯激、而近名高之者疑隱忍、以有待、明公寵以書記、念及室家、爲之遣幣、而通媒、遂使得婦、而養母、然渭於始議之日、曾陳再讓之辭、蒙召中軍、託以斯事、久而不報、付之無緣、疇知白壁之雙遺、竟踐黃金之一諾、傳聞始覺、坐享其成、昔孫明復號稱大儒、以相國爲之媒、而後娶、杜祁公薦登高第、乃孫令堅其議、而始婚、若渭則實非其人、偶遭

其遇夙蒙國士之待。既思何以酬恩。今受王孫之憐。益愧不能自食。徒知母在而喜。頑然捧檄之情。豫擬身教所先。遵以齊眉之敬。豈敢言兄弟家邦之儀法。庶以答父母國人之盛心。

啓諸南明侍郎 二首 嗚咽涕淚自感憤之餘

而然

某生來蠢躁。動輒顛迷。當其在外而縱也。辟如蝦蟇跳擲於葦蕭。瞋然不知遠害。而全身及今。戴盆而錮也。辟如雉兔。觸冒於籠牢。盼盼焉不知伏處而待命。是以過求。非分屢于台嚴。而寬宥有加。閱憐無已。垂頭傾耳。繼之以泣。蓋雉兔之待鼎鑊。但知號已之。急而雲雨之救枯槁。自有乘時之施。某敢不馴伏。躁迷勉體德意。忍死以待。儻承照於收榆。卽復就烹。亦安心於結草。

又

伏念渭小人立身無狀。墮囚有年。等諸分數。愛欲其生。不勝惡欲其死之多。然在鄉人不善惡之。猶有善者好之之幸。但憐惜之心。或奪於顧忌。扶持之力。遂

阻於迴翔。非有大慈悲具菩薩之行。兼以猛擔當全龍象之雄。豈肯舍已而耘田。終於道旁之築室。此蓋伏遇門下霄表星辰。朝端麟鳳。一言一動。而天下倚爲重輕。萬舉萬當。而斯世無所猜忌。猥以死灰加之。嗟息得諸秘密。感而涕零。非曰尺箋之上。敢書謝悰。特以方寸之傾。不能緘默。譬如蠱瘵在牀。雖至親視爲惡疾。而有共棄之謀。迨和緩入戶。則病者一聞藥香。而興必起之念。道義所在。天地共臨。恩德罔酬。結銜猶負。自今已往。庶幾終於玉成。從此餘生。並是付之再造。

答某餽魚 三四語風趣無限

連餉波臣信願野老不意塞北無假彈鋏之勞。坐致江南日習舉網之趣。風味滿座。感荷非言。

代賀張相公啓

伏以孝有餘哀。終身卻棗。禮緣中制。迨吉援琴。惟君臣敦一體之情。故憂樂倍相關之切。綸音優渥。豈直重申。賜物駢繁。直逾三錫。階既崇於師傅。廕復寵於箕裘。而且母后同心。謫家人父子之義。平臺前席。

爲蒼生社稷之謀。曠古所無。普天胥慶。蓋綠盛德足以堪此。故雖特典受之。當然其叨奉。樞趨不勝踴躍。顧因遐遠。徒切瞻依。肅共脩藻之儀。敬效食芹之獻。望台階而百拜。恍紫氣之當眉。臨筆楮以九迴。耿丹衷之在膈。省循仰戀。倍萬恒情。

代請胡總督啓 蒼雅爲難

伏以宣雲交控。兩鎮之衝。烽火不驚。六年於此。是皆仰賴明公算勝於廟。盡屈羣策之雄。威寓於恩。坐落諸酋之膽。致茲寧謐。槩沐生成。計當白帝之逾期。已牽弓而無事。可少黃龍之痛飲。援投壺而雅歌。敬卜吉期。肅共小設。折衝於俎。兼聆罄歎之珍。借筋爲籌。亦效惓愚之瑣。仰祈光重。曷任悚榮。

謝某 絲肉競奏。宮徵暗移。足稱才子。

百頃澄潭。平鋪縠皺。萬章古木。上拂雲光。莽沙葦之龍葱。紛水禽之交戛。雙闌虹臥。下捧蛟鼉。五彩羣飛。上織烏兔。如斯絕景。豈曰人間。回訊良朋。始知天上。宛乘槎以犯斗。儼騎鯉以拂波。網得巨鱗。吸甘露之仙醞。俎烹伏卵。雜溫湯之早瓜。曜靈西馳。即鬼東陟。

乘涼殿角。贈芍藥以言歸。拂袖漁舟。悵桃花之舊路。高枕忽動。爽夢莫追。述之以呈。不敢自快也。

答某 風流自喜

結轡西郊。傾觴北海。詠歌絕勝。不減蘭亭。花竹流光。詎云梓澤。旣飛毬於歸路。明月隨人。乃吐雪於行喉。綵煙撲扇。眷言茲會。其樂何如。迄旦尚醒。欹枕裁謝。

上新樂王啓 閔麗

山人某頓首頓首。謹奏記新樂殿下伏念某陪騶作賦。本無梁苑之才。下獄上書。乃有吳宮之厄。逡巡解網。憔悴非人。偃蹇自幽。鄉間不齒。恭惟殿下秉陳思曹氏之麗藻。兼河間獻王之大賢。侍飛蓋者豈止應劉。登秘函者悉皆經史。宜其高視一世。卑俯百家。顧復遠攬之餘。不遺葑菲。文石之寵重。以珠璣出袖。逆霞入齒。飛雪是誠。東海之上。與員嶠而爭奇。西苑之濱。偕芙蓉而並逸者也。矧以二生頌述。五夜歡娛。諧笑所及。風雨雜陳。揮灑不停。驂騑失驟。野人聞此。益復靡然。遙想高風。便欣授簡。願茲修路。曷由裁管。聊布尺書。託諸魚腹。兼呈小刻。真愧蟲雕。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七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豐干余允乾鴻宥校訂

書

與吳宣府

左右履寒涉遠得無勞乎擬候輒止必能諒其真非簡也生熟計在內在外俱應不久惟延候春融以見不拂盛意耳故決意不再入然自信硜硜小節在外即在內故迹若戀外而自不以爲嫌人亦信之左右久當自知也歲暮新春當禮際時已擬徙避數日此外惟有擁爐烘火與緇黃閒話沙場舊事耳惟蔚州炭多賜幾塊是實惠也

與季子微

不見者忽已三歲親舊漸凋落事變百出如布帛在染匠手青紅皁白及掌而更卽如涓者昨一病幾死病中復多異境不食者五旬而不饑不渴又值三伏酷炎中也欲與知己言問頭無人奈何

答唐府公

伏蒙鈞命作書綠紙多簪粉深恐浮蠟拒墨益顯拙陋敬更紙書呈并納原束伏乞檢照

奉徐公

曩兒枚歸自塞垣伏承批恩兼賜教示捧誦之後懷在袖中出入旣頻紙毛字褪而後歸於篋笥迨於北上謂得更沾熏沐庶幾桑榆而臺下遂遠承明失所依庇甚衰老荒寒無王粲杜甫之才時旣太平又非避亂投安之比徒覩顏毛穎博十年粟藿爲羽衣入山一往不返之計故低頭沙漠願復踴躍而歸行道不省饑鷹便謂得免悉虛聲耳獵者自知也

答張翰撰 鼎足蘇黃

絹不宜小楷燥則不入稍濕則盡斗而煙高麗紙如錢厚者始佳然亦止宜書不宜畫今寄者薄黯善沁又卷束盡成皺裂卽書亦不宜也四長幅則佳品惜兩月不弄手生壞却此等物耳綠老來杜撰之畫如登州屋樓然有時而有有時而無也近又稍作觀音漫寄一條書心經於上聊塞黃庭之委

答許北口

今人惟格律爲去取烏足與知此

公之選詩可謂一歸於正復得其大矣此事更無他端卽公所謂可興可觀可羣可怨一訣盡之矣試取所選者讀之果能如冷水澆背陡然一驚便是典觀羣怨之品如其不然便不是矣然有一種直展橫鋪盤而似豪質而似雅可動俗眼如頑塊大礪入嘉筵則斥在屠手則取者不可不慎之也鄙本盲於詩偶去取無甚異同於公然有異同亦恃公之知不敢詭隨也不妨更爾惟子安採蓮長安等篇涉艷者愚意在所必選比之真西山文章正宗附李斯逐客書可也如何如何

答王口北 小言微致石上一枝

野客清寒僧廚齋寂承此食肉之盛惠得免瘦癯因思無竹之雅言形諸圖畫惟公超雅諒不揶揄停筆以思捫心知感

與馬策之 情惘惘然

髮白齒搖矣猶把一寸毛錐走數千里道營營一冷坑上此與老牯踰以耕拽犁不動而淚漬肩瘡者何異噫可悲也每至菱筍候必兀坐神馳而尤搖搖

者策之之所也廚書幸爲好收藏歸而尚健當與吾子讀之也

與柳生

在家時以爲到京必漁獵滿船馬及到似處洞澤終日不見隻蹄寸鱗言之羞人凡有傳筌蹄緝緝者非說謊則好我者也大不足信然謂非雞筋則不可故且悠悠耳

與道堅

客中無甚佳思今之入燕者辟如掘鑛滿山是金銀焚香輪入命薄者偏當空處某是也以太史義高故不得便拂衣耳

答李參戎 才情滿紙

乍捧手教繼拜盛儀思往日銜杯圖柳樹石之間談說鼓鼙矜矜矜矜矜矜矜矜矜矜矜矜矜矜矜拂袂毬騎雜揚塵縷縷起道上飄然幾墜真昨日事耳舊景帶人繼今新雅馳想可知矣滿然到都解裝便思插羽顧以三百里之遙裴足可至儻再勤園人付以一策則事濟矣然豈僕所當自言耶把管奉復

值忙且暑揮汗成漿兼蠅集筆端遂不多及

與梅君 二首俱詠諧成趣

肉質蠢重衰老承之不數步而揮汗成漿須臾拌却塵沙便作木開光明泥菩薩矣非久迎候道駕竝只在鄉里故人咫尺之間搖扇閒話而已非能遠出也稍涼敬當趨教兼罄欲言

又

讀牘與詩高韻雅致雙見互陳如吳橘渡淮而枳令人幾於易性况寒暑細故耶少間尊齋中當聞蚯蚓窠中出蒼蠅聲也

又

百丈之井操尋常之綆以汲之愈績而愈不及僕讀足下之詩將步驟其咫尺而喘不可望也亦然泊淮時弔古者三首抄以請教餘當面訂也

答龍溪師書

頸聯乃因今年中秋月盈而及往年中秋月蝕淮南子云蟬蛤視月之盛衰從陰類也奏鼓救月也幽文疵其不整誠然但少陵賜櫻桃詩頸聯有云憶昨與

沾門下省退朝學出大明官亦似此體古評云詩至李杜昌黎于瞻而變始盡乃無意不可發無物不可詠正謂此也彼以字眼繩者所得蓋少矣有意而不能發矣其側陋學步殊未到此然却是望其門墻不敢苟且作不整也冒妄之深伏希函丈裁之

答兄子官人

父弟田水月拜覆兄子給諫大人信來具見遠念并惠正逼歲除真雪裏炭也疏稿雖未盡讀然辟之流水纔觀丈瀾便知其源與委不萬里不止也相委云云恐刻者自擅此技或嫌於倩人又老朽向來只做倒包觀田水月三箇字可知已儻許倒包幸另定一官人或擅技名氏如此則不苦辭也

又

辱從某拜答兄子長公諫垣辱不栗者久遭日惟杯中物耳來例種種清恬正俗所云扛擡酒戶也何宜如之慚乏報耳別帖云云無可答者諫垣闔門中才子第也取不中不才如所云云者與衆棄之誰敢口不宜辱犯責善齒舌幾爛蒙冒被侮又豈止賊恩世

尊有言如此等輩冥頑不靈累萬劫終不見性名為
可憐閔者今吾亦然一邊思之欲其死一邊又愛之
欲其生譬惡疾蠱厲人皆共棄然亦未嘗不共憐也

與兩畫史 品藻堪入新語

奇峰絕壁大水懸流惟石蒼松幽人羽客大抵以墨
汁淋漓煙嵐滿紙曠如無天密如無地為上
自叢媚萼一幹枯枝墨則雨潤彩則露鮮飛鳴棲息
動靜如生悅性弄情工而入逸斯為妙品

與許口北 遠韻可愛

昨漫往觀殿因作柳下思叔夜好此久之不得其故
遂失候二公高蓋悚惶悚惶公與羣公並膺賀典生
野人耳以不賀為賀承命作啓與聯奉上猥耳抹却
擲却

與來大同

擬書小作請教而邊地無可載書者兼之筆墨天氣
俱乖散筭之揮定知拊掌也失候車駕拜頌素遺徒
有感荷

與季友 當時五子樞場文長獨得如此只是

眼中無翳

韓愈孟郊盧仝李賀詩近頗閱之乃知李杜之外復
有如此奇種眼界始稍寬濶不知近日學王孟人何
故伎倆如此狹小在他面前說李杜不得何況此四
家耶殊可怪歎菽粟雖常嗜不信有却龍肝鳳髓都
不理耶

奉答少保公書 愛之深非言之諱

某初聞玉體違和即買舟渡江連日詣幕下恭候消
息以為趨侍進止旋知起居萬福又聞旌節日下便
還喜忭交集遂投寓省城伏候振旅恭念明公此身
扶持社稷豈直千金之珍庇佑門牆兼有二天之戴
隆冬遠道全賴節宣決策酬紛翻宜暇豫伏願少親
細務時適寒暄暫遠壺觴多就眠息

奉師季先生書 三書俱至

頃得見老先生所撰韓氏祠堂碑文意義欵卓真可
傳也少有欲言者謂當直敘復產建祠事而以遠婦
人兩節綴其尾作誌內遺事如此方穩不然則是此
老一生止此二大事矣又且橫梗於中隔絕立祠文

氣又世所傳操閉羽與其嫂於一室羽遂明燭以達旦事乃無有蓋到此田地雖庸人亦做得不足爲羽奇。雖至愚人亦不試以此以操之智決所不爲也。楊節潘氏蓋亦看三國志小說而得之者如所謂斬貂蟬之類世皆盛傳之乃絕無有此不可不考也。

又

昨恭承夫子書教知解詩已至桑扈渭亦甚欲一趨侍函丈以受面誨今且未能然愚意竊有所獻大約謂先儒若文公者著釋速成兼欲盡窺諸子百氏之

徐子集

卷十七

與是以冰解理順之妙固多而生吞活剝之弊亦有此正後儒之所宜深戒者不宜駁先儒而復蹈其弊乃復爲後人弄文墨之地也。解書惟。有。虛。者。活。者。可。以。吾。心。體。度。而。發。明。之。至於有事迹而事迹已亡有典故而典故無考則彼之註旣爲臆說我之訓亦豈身經彼此詆譏後先翻異辟如疑獄徒費榜掠考訊之繁終無指證歸結之日不若一切赦放尚有農桑勸課之典休養生息之政可以與民更始者也近閱所傳可備參考自此之外則旁引曲證者不過以誇

多而闕靡而故摘一字一句以售已說遂至略人全文則亦深文巧詆而可笑之甚矣。夫子道明而意見歸一才敏而決斷精果其於某氏決知其不可同日而語至如渭所妄意於文公者亦或夫子之所欲聞而不深棄者乎。渭始以曠蕩失學已成廢人夫子幸哀而收教之徒以志氣弱平數年以來僅辨菽麥自分如此豈敢以測夫子之深微而夫子過不棄絕每有所得輒與談論今者賜書復有相與斟酌之語渭鄙見所到如此遂敢一借言之然渭之見亦非若今世人止夫子以絕不著書也始以著書而言亦正欲夫子涵泳其所謂活者虛者而事迹已亡典故無考彼爲臆說而我亦未嘗身經者則姑闕其疑耳若謂恐臆說之足以惑天下便以數語立斷案而該之足矣不煩一一自爲一說也。詩書無口寃直難明惟夫子試少思而再示之以開拓渭兄之所未到呂公防海事宜謹收覽其得主良慰所論趙事誠有之真可慮也。入秋酷熱伏與節勞寡思加食多睡千萬千萬

又

徐子集

卷十七

前日承夫子賜書之後即有長啓奉獻付尊門云行
錢信去便故尚未得達函丈其中有不盡者則以詩
之興體起句絕無意味自古樂府亦已然樂府蓋取
民俗之謠正與古國風一類今之南北東西雖殊方
而婦女兒童耕夫舟子寒曲征吟市歌巷引若所謂
竹枝詞無不皆然此真天機自動觸物發聲以啓其
下段欲寫之情默會亦自有妙處決不可以意義說
者不知夫子以爲何如渭極欲恭詣函丈以聞新解
兼得進其微愚家事草草遂辭此行俟函丈脫稿後
徐子長集 卷十七

或可得卒業也不一

擬上府書 條次極略

聞賊新來失路期速走脫境宜委狡猾者一二人若
逃徙狀使其虜爲鄉導左其路而預伏選兵於阻隘
以待此上算也今既已無及矣乃生胙至高埠進身
賊所據之處觀覽地形及察知人事至熟且悉衆以
爲賊自海邊經數百里來入死地無積食利於速戰
不利於持久不知我兵暴烈日觸炎氣食宿飯飲渴
刈衣不解帶經六晝夜使舟數日不決強者必病弱

者必死且盡卒而萃於一處使他賊至或相應更何
以支由此言之則吾兵亦利速戰不利持久也衆又
以爲賊據高樓阻林木既逸且險民徙者大家倉卒
宜必遺數十石之積使再持數日則我兵自因而无
解利於持久不利於速戰不知我兵入戰則阻林木
涉汗田可以往難以返又法令素弛強者爭退弱者
斃逐由此言之則我兵亦利持久不利速戰也夫共
有其害者則必共有其利故不欲速戰則已苟欲制
速戰之利生昨觀東北二面阻水甚濶雖南面稍狹
而三面水陸之兵分布既密警戒亦嚴獨西南水甚
狹可徒涉而夾所之林沿水而隘且以岍西之田一
望不盡田外之水又復濶甚我兵恃此不備而賊據
高窺視遂亦無心於西試能乘夜遣壯士三十人銜
枚徹首足裹綠衣混草木色匍匐出深苗渡狹水伏
西林中却遣壯士三十人從南渡與戰佯走而伏發
東北二面亦各三十人鼓噪繼進彼如空樓而逐北
令入據其樓東軍橫斷其歸行走者轉戈北向三夾
而擊蔑不濟矣此之謂速戰之利故不欲持久則已

荀欲制持久之利生昨觀墳原之本蔽野斬其餘以
構架取其葉以爲蓋四分千人每一分舟巡則息三
分其中舟巡與息者各制四面吹號約其面有警則
某面棹擊不必馳白中軍徒增勞緩而潔食清汲除
穢給餌吾千人之名既章即使他賊至密撤半以往
亦無不可至其西方濶遠不煩兵守亦宜遮蔽數十
空舟若涼殿然而使一二人乘單舸循所匿以上下
動旗鼓以疑其心不越數日賊必饑疲偷渡讓使中
流邀而擊之亦蔑不濟矣此之謂持久之利由前而
後

卷十七

卷十七

擬上督府書 策事詳實陳辭光駭

生伏計岑港之役諸將吏已竭其心力而不可爲矣
明公不於此時以一身獨當其任而亟收其成功將
何待耶欲亟收其成功則其他制作器械易將益兵
清野坐困占候祈禱與凡一切紛紛之說皆枝葉也
而其根本莫先於治兵世之言治兵者莫不曰明賞

罰夫賞易爲者也生請言罰之難創耳斬首能施於
結營列陣之先而不能禁於鋒交衆潰之際何者勢
重而不可回也勢重而不可回以紀亂而未嘗辨也
故凡善用兵者必務明其部伍五人爲伍五伍爲隊
四隊爲百莫不有長而長皆得相罰斬以次而至於
伍則是凡諸長之所督者皆不過四人與五人也故
百人趨戰法當用二十五人橫刀分督之至於鋒交
乘勝則此二十五人者又皆爲戰士矣以一人而制
四人則寡而易辨以四人而聽一人之制則知其易

卷十七

卷十七

辨而不敢於推而至於十萬億兆莫不皆然正如身
之使臂臂之使指孫子所謂治衆如治寡韓信所謂
多多益善皆此道也古之善將者莫不遵之其在於
今尤爲用罰者對病之要藥生愚以爲今日治兵宜
一以此法爲主然後募選勇敢之士可二千人練習
其法三日乃召至精熟岑港地形及賊中情狀者數
人令其聚沙成象指示險夷遠近營柵門戶凡虛而
可攻間而可伏弛而可襲與賊之每先伏以待據高
以望及敗而必走之路勞逸寢興饑飽警惰昏曉可

乘之期至如人言當用諸將舊兵委以餌賊而擊其
追奔似亦一算則又當併計其餌而出或餌而不出
奔而追或奔而不追追而遠或追而不遠之狀彼短
我長無不曲盡乃始制爲趨避進止分合奇正之規
與是二千人復假三日之期互爲講明教練如出一
人大約倣習戰昆明之意然後下令諸將之在岑港
者刻期復舉而明公身督二千人分行萬金之賞計
諸將未舉之先可半日驟至其地親執桴鼓坐於懸
山之巔而分布攻擊一如前所講練之法則一食之

徐文集

卷十七

頃必十獲其三再食之頃必十獲其七所餘者僅三
耳而明公遂已凱旋明越之間不踰兩日而有司者
已報班師矣此非生愚之漫言也蓋聞此賊每於我
兵臨柵之時輒用發槓鳥銃以走之然後出而追奔
或歛而自拒夫發槓鳥銃夙藥者發速而旋藥者發
遲使能預定一軍分諸道急趨其進則彼且無所措
手足矣而當事者每每徂於始敗坐失此機而不之
諸今與二千人所講練者乘勝之會誠非一端明暗
之幾亦非一定且必有川計以碎之而不純以力者

如不得已而出於力爭則如人言用諸將之兵以爲
餌而擊其追奔其或奔而未必追也則乘其旋藥之
候而急趨其隙亦宜無不破之堅矣但賊出而追必
不空巢歛而拒亦且格鬪故勝則勝矣而曰十獲其
三者此也然其事成於呼吸緩則不能故曰一食之
頃者此也巢傾衆潰遇伏輒覆爲力益易矣故曰十
獲其七者此也然其勢相繼而至故曰再食之頃者
此也其他匿山伏澗所餘幾何而又不可猝得無勞
明公之坐待也餘兵分入撥燼收殘故曰凱旋明越

徐文集

卷十七

之間不越兩日而有司已報班師者此也雖然此則
其大槩矣至於選兵惟務精嚴其他舊兵不可用之
說不必泥也練習戰事計有三日禁海關不可使出
一舟也分爲伏兵者宜徹頭足裹綠衣混草木色惟
竅耳目使見聞而銜枚夜匿不使有聲及動搖草木
也其置諸長則稍閱伍中隊中之雋者而授之也諸
長不用官人使易施法也伍若隊凡屬其長所領者
必問其無臂嫌而後可恐長報怨而衆蓄疑也近日
用兵之病在有合而無分今兵入巢者與伏者宜多

分其道。且使賊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也。無所不遇。則無所不敗也。默與三千人約。殺賊不必斬首。他兵以首來獻者。默奪於藉以與之。使得一意乘勢。無以首妨功也。用諸將之兵。以爲餌。勿告以故。告則益媮。而不成餌也。始用萬金勞其行耳。至於賞格恤典。分別等差。悉宜從重。然後罰斬可得而施也。然許諸長以互相罰斬。人必謂其太嚴。又必謂其無官職而殺。人不可。今賊殺我兵。不可勝紀。犯諸長之法。而取以狗者。必不如前所潰散者之多也。而遂爲無敵之兵。

卷之七

人奉十七

永收萬全之利。不猶愈於駢死於賊人之手而微倖於屢北之間乎。創伍亦賤民耳。一奉軍令。則雖加刃於尊貴之頸。而不之顧。長無官職而殺人。又何爲不可乎。夫轉敗以爲功。奮怯以爲勇。非因循務自全者之所能爲也。其道惟在於振其氣。而舍其所愛。振氣莫要於選兵。明部伍。舍所愛莫要於以一身獨當其而不疑。此田單有激於仲連之言。而下三月不克。秋於一朝也。不然。則雖益兵百萬。聚糧千倉。相守更時。使黃帝操戈。禹成占候。班輪制器。而亦無益於

卷之七

人奉十七

用。即使幸而成功。要亦不可以再試者也。生叨奉管。毫辱下客。愧古國士之流。虛書記之室。至如今茲。所陳使幸而采之。則有冒功叨進之疑。不采之。則有被棄取羞之笑。而生之志。則固不在是也。生生平頗閱兵法。靡識大意。而究心時事。則其愚性之使然。亦遂忘其才之不逮。如往歲柯亭高埠諸凡之役。嘗身匿兵中。環舟賊壘。度地形。爲方略。設以身處其地。而默試其經營。筆之于書者。亦且數篇。使其有心於時。縱無實用。卽如趙括之空談。亦誰爲禁之者。而深自欽抑。未嘗有一言以聞於人。今奉侍明公之車塵。亦既有日矣。而未嘗敢以一言冒進。諸將吏或過客滿座。議論雲興。生亦竊聽之而已。其自處如此。亦可以知其爲人矣。惟明公垂覽而少加擇焉。東南幸甚。

奉督學宗師薛公言向知已委蛇可感

先生自振古以來有數之人。負當今天下之望。其視學於浙深。以俗學時文爲憂。悵悵不滿。至如某小子。又時俗中之所不喜者。而先生願獨拔而取焉。以深獎而勤誘之。先生去浙於今且五年。凡浙之士。一蒙

先生之顧盼者無不接踵於先生之門以幸得一言之教某小子獨於前年春始謀一侍講席既附舟以行又以潰寇蕭顯自松江走乍浦大駭海寧關市戒嚴乃復自杭返越今既三年矣而先生於往來生徒過客中無一不惓惓於某且曰其令某來吾得以耳提而事示之何先生知某之深待某之厚而某小子之於先生乃敢淺且薄如是也客有疑於某者曰始先生以衣履之故讓子其後以投省之牒付儒士子得無疑先生終不滿子而不敢往耶惡是何言也此

卷十七

在世間校毫釐分恩怨小丈夫鬪氣於其行伍者之所爲而豈所以語於師弟子者耶語於師弟子且不可而豈所以語於某與先生之師弟子者耶已有過矣而欲僥倖於不問格有當破者矣而尤怨望人以不惟舊之循某雖劣弟子決不敢以此自待若夫見人之有過矣而果付於不問焉於格有當破者矣而惟舊之循焉此非獵取寬大恬靜之名必模稜應故事以爲得者先生何等師也而乃肯以是自處耶而况乎先生始以衣履之故而讓其後又以朴疎以不

羈而言諸人矣至於崇本刊華談道論學信心胸而破耳目先生至以全浙無一生可與語獨庶幾於某焉其所謂付人以牒者特以其所爲制文梗時人之齒頰耳卽此則知先生以時俗待衆人而以不時不俗者待某所謂大將軍有揖客不反重耶者此也卽使某誠小丈夫誠於先生爲尋常師弟子亦不當有疑不敢往事而况某與先生之師子弟耶惡是何言也今世弟子遠從於其師非請教則候起居大抵重在請教者久於智重在候起居者速於去然於此二

卷十七

事亦有不親往而托書者則泛泛然者也某私念某於先生既不敢以泛泛然者自處親往以候起居則將速於去矣不盡也久於留以請教力又有所不能是以遲之數年而不親往又不敢托書者此也如前年附舟之行則又乘人之便亦不過爲候起居計耳明年二三月間縱不爲請教計必爲候起居計以一洩數年以來犬馬瞻戀感激之衷今茲敢復托言者正以前所云如客之所疑於某者恐亦有蜚語入先生之耳而某於他日而先生時又不可先述於先生

之前者也。故因鈕堂州公子之便爲先生預一道破之。噫其誠犬馬至愚無知覺至於先生豈一日而忘之哉。

論玄門書 似有真印

前日承而教又繼以書反覆敬誦知執事精於訂道非草草者。思鄙論祇覺其妄然卽欲更伸其妄以復非紙筆所能盡也。爲彼家之說者往往云孤陽不生如天之陽必藉地之陰鄙則詰之曰地自天中之陰非此人之雄必藉彼人之雌渠則又有別辭吾又

徐文集

卷十七

當有別詰矣。如前一詰亦非死殺定說也。南岳譏碑不成鏡只緣鏡與碑是兩物也。再於無思無爲却是胎中嬰兒本相。人自少至老循之極則仙反之極則鬼。原是一物。乃磨鏡求鏡非磨碑求鏡比也。凡執事之所見疑於鄙者止因日月之新說不相入。况又守以舊聞使一洞日月之旨則諸疑或當盡釋矣。草草奉覆。

又 了徹之語

日月初亦只是一物分而爲兩。然其分最早先於天

地之位。由今天地既位之後而觀之。則日月只似天地中一物。若從天地未分而日月先分以經之緯之而言。則天地亦從日月生也。卽人而論之初胎時是一團水。豈不似天地混沌。及後有外體而爲天。有內體而爲地。豈不似天地設位。然而內外之結非自成也。有物焉。自一而兩。以經緯之而後成也。由此觀之。天地無日月則不成矣。天地從混沌而既位。無心無爲。一任日月之漸營。毫髮不爽。積子寅而生。人物如鈞冶焉。人身從團水而成。骸亦能無心無爲。一任日月之漸營。毫髮不爽。積三年而結。嬰孩亦如天地之鈞冶然矣。故日月者生物之火候。而天與人均有之者也。天地之治大。故萬人萬物生焉。人身之治小。故結一嬰而止耳。今學丹者不知吾身中有一種日月之火候。卽天地日月之火候。吾身之結嬰。卽天地之生萬人萬物。而妄謂須取彼家然後成丹。則是謂此天之不能生物而復藉彼天以生之者也。其可乎。故作戲論。有陰天陽天之說者。此也。然而爲彼家之說者。又有純陽既盼必藉以補之之說。其支遁犯駁多

徐文集

卷十七

不能悉至於翁之說皆正門也非彼家比但其愚昧細味高論亦多未徹於鄙心故直以已所妄見者爲對大抵論道談微非面而久罄不快也且愚所叨叨非純出臆見當時幸早悟於心以印真正祖訣若參同內經篇但除却偽書無一不脗合而求之於心質之於天亦無一不脗合是以決信而不疑耳水在胎中無爲無思生生見生至有爲有思之極而死耳然則無思無爲成仙之微始微終事也不患落禪惟患不能禪耳南岳鏡碑不合是兩物若無思無爲則原

卷之三

不卷七

是嬰兒本相如畧攬以思爲却正犯磨磚求鏡也乾

卷之三

真有識辯非揣摩影響之言

渭妄註參同師翁謬取其大旨而小摘其編次何幸蒙知若此哉然編次之散蓋亦有說緣世以徐註混經遂誤照經文滿冊重複牽雜至不可解今圖三五章之言鼎器印法象章中升熬至相守義也其言兩七聚至末簡之圖五相類印青龍至一所義也其言日數黃白黍米及審諦等義細玩之俱與圖二五章

中互相印證如以爲魏公既作法象章又作圖三五章則重複之病不犯前轍耶又前簡上中下三篇散列不應無結而經語王隱註語王顯圓章近隱法象近顯故知圖章是結經法章是結註也由此觀之圓印經之亂詞不特法爲註之亂詞也至於參同契者敷陳梗概至盡矣一段乃是作五相類之引五相類圖比於亂詞則爲尤約矣蓋經註中歷歷指五行爲同類乃一書要訣觀圖真可默會不煩片語其他皆枝葉花果惟此圖爲正在根株也若以御政等三事當之謂五爲三則御政等直篇目耳非要語也何煩魏公特云故復作此哉即欲明三事爲一則直曰三物出一門足矣今日作此將執何爲作耶三物亦何庸於作耶如此則惟昔一章當置於何地不待智者而得之矣況其中隨旁風采指畫古文等語絕印吾不敢虛說做倣聖人文等語不特此也虛心觀之印處甚多獨徐魏同時徐似不宜以惟昔日魏然二公註述並皆隱名惟昔之言亦少神其說耳吾甚傷之自任之語口氣帶自上文與若夫至聖者自任之語

不同至聖章自在之語可以屬作經不可以屬作註
惟昔章自任之語可以屬作經者言亦可以屬作註
者言也況徐之註經其於各章雖詳略後先與經絕
不相印却未嘗遺其一簡姑無論其緊要本旨卽贊
前訓後之語亦無不印之如是非歷藏章則印以世
人好小術是了養性一目矣若爐火一日其在魏經
如臣勝尚延年如欲作服食仙如世間多學士如若
夫至聖如吾不敢虛說其爲贊前訓後者若此其屢
屢矣徐註印之其最可見者特唯昔聖賢一章耳他

徐子文集

卷十七

若太陽流珠之尾不得其理一段如審遭逢之尾審
專不泄一段悉是相印之詞今略舉其顯而細者徐
之殫竭家財妻子饑貧非印魏之耗火亡資財徐之
立竿見影呼谷傳響非既魏之金砂入五內霧散若
風雨哉苟細玩之無不皆然其苦人者獨所謂詳略
後先之異不隨處證見耳然此等處姑略而不辨猶
之可也何者法象章便作是魏公總結爐火乃絕不
及工夫繼以圓三五章雖於爐火犯重複矣然腹齊
三坐垂溫却是做工夫語也據此借口猶可以避重

複乃冠以惟昔章爲引首亦何不可之有若以五相
類爲三相類以象彼仲冬節爲當升於內甲之後此
則諸家之大謬決不可從者也五相類既辨之如前
矣若象彼仲冬節一段乃魏公於此特地衍明正在
根株而非枝葉花果之意首句引起象字而後曰別
序四象以曉後生此卽魏公之自註也內甲七八九
六特衍三十爲晦之說且止有八數是兌象至其六
七九皆無卦無象也如此則謂之一象可矣謂之四
象可乎又有何要義而用以曉後生耶且內甲一了

徐子文集

卷十七

卽接到八卦布列曜何等次序如入此一段則大梗
文脉矣俞氏本擬四言爲經五言爲註久之不得見
內甲章與此音韻相叶又陽氣索藏與仲冬摧傷影
響彷彿故便指鹿爲馬杜氏之滔天俞氏之濫觴也
且閉口不談卽是養性篇塞兌義匡廓消亡卽是養
性篇隱明義理至要至精之旨故終篇特爲挑剔以
丁寧後生正恐人專着枝葉花果茫無下手處也此
誠不可不辨惟師翁胸次瑩虛見道真切推移不泥
環轉衡權而青州一脉千載攸賴從事有靈寧能忘

情生愚狂僭正所謂以管窺天耳言筌以上尚有纖微未敢輒及惟函丈垂諒不以囚繫而犬豕之萬一少緩刀鋸尚有廣陵一曲揮手謝響而後引頸就繩也極拳之所涉筆爲艱遽不盡展皐皐冬冬亦是離合體首五句是隆慶二字第六句三年二字第七句十月二字主言者註字也廿者廿二兩字也十兄者初九也吾心者悟字也正克句正六月也而鷄句二十日也蒼箕者蒼龍七宿中之箕星也箕星今繪者爲點者四月縷圍牽口中加以人字乃囚字也漢武召東方朔隱語棗爲來來又古緯書曰卯金刀爲劉白水真人真下之貝爲具準之古書偏旁大抵皆漫故渭亦漫之耳不宣

答人問參同

象彼仲冬節十四句本居大易性情十四句之後是魏公臨了丁寧後生語而俞本升居於仲尼贊鴻濛二十四句之後姑就其意而論之如以爲仲冬子半草木盡落人君閉關靜養微陽天道至此而極其收斂玄幽虛寂日月至此而合璧躔度匡廓消亡有似

於上文內甲所云之坤乙三十日東方喪其明四者合三十陽氣索滅藏如此則猶之可也如反取上文之七八九六之四數以爲下文別序斯四象之四象則不通矣蓋上之所列日鬼止是八日在丁方之時有兌之象其七日九日六日則未問其屬何卦爲何象也如是則所云象者止於八日之兌謂之一象可也何以謂之四象耶如以爲此三也七也九也卽無卦象然自月鬼逐霄而視之皆象也則一月三十日中皆是象矣又何以止曰四象也又借曰魏公文多謬說彼特假七八九六之數以合三十日正欲以明月盡之晦日爲坤體則特舉此三十之爲晦有何要義又何以曉後生之旨耶況上文二十四句歷列八卦之體以準月鬼盈虧之象至坤卦而了矣故緊緊接過八卦布列曜運移不失中元精眇難覲推度效符證居則觀其象準擬其形容則謂之八象可也謂之四象又可乎蓋緣魏公以參同一書其在上中下三篇散布甚矣故作同三五章以結之然猶以爲屬敷陳泛濫也而於微妙纖細處尚有缺略之弊而終

屬於彷彿也故謂之曰未純一曰未備曰遺脫曰不
幽深曰不相鈎援也故復作五相類圖以約之正以
純一其敷陳滿其纖微補塞其遺脫潤色其幽深而
鈎援以相逮之其旨意始齊一而不悖故曰大易之
性情盡矣夫易者日月也日月者坎離也性情者坎
離入而爲情出而爲性也坎水有金離火有木而土
各具焉又非五行之相類而何哉故下文句正在根
株不失其素此正專指五相類而言也正在根株言
盡去其言語文字之枝葉也不失其素素者太素之
素也卽虛無也言後生之用功正在虛無安靜也虛
無安靜則大易之性情準矣黃老之御御此者也爐
火之據據此者也一也而無有二道也然其象云何
耶乃象彼仲冬之節子半之候草木盡彫落也人君
深潛藏也天道至玄寂也日月正擇持而匡廓消亡
也此守黑之妙至靜至默之道也而不知者顧譊譊
於言語文字之間則反自敗傷矣豈魏公約而爲圖
之意旨哉故曰謬誤失事序言還自敗傷別序斯四
象以曉後生者此也故觀於象彼仲冬之象字而

下文之四象可知矣下文舉四象而先系一象字於
首句此卽魏公之自註也雖然下文四者之象乃無
象之象也篇終矣不得已而形容之以丁寧學者恐
其求之於枝葉花果差毫釐而謬千里也若俞本之
升次此章使居於魏公徐註敷陳卦象月鬼之後乃
正值其平鋪漫序律曆之簡也何暇輒及丁寧後生
以梗斷其文脉如此乎卽有丁寧其辭氣亦宜隨章
不迫如所謂居則觀其象等如所謂可不慎乎等是
也不應曰別序又曰曉後生言如此乎其諄切也至
若某以圓三五章而意則相承總是一章又以法象
章之亂辭爲是註圓三五章者蓋亦有說緣魏公書
三篇其下篇六章一向散說爐火而却以圓三五一
篇結之故亦自不得外鼎器爐火而別設一種物象
以形容也於是徐註以亂辭印之自升熬於甑山至
淡泊而相守並是鼎器爐火事也魏公下篇之說爐
火一向以五行配合但亦病於散見耳故至五相類
則用圖而合於一處於是徐註之亂辭印之自青龍
處房六至三五并危一都集歸一所並是五行合於

一處事也至於其中所云日數取甫則卽圓三五章中之節候先白後黃則卽圓三五章中之火白茅黃至於反覆研悟等語亦卽圓三五章中尋審諦思等語也其章章如是細以篇目相俟則徐註之法象章非徐註一書之亂辭而何哉魏公之圓三五篇非魏公一書之亂辭而何哉不然則圓三五章語卽法象章語法象章語卽圓三五章語魏公亦牀上疊牀屋下駕屋甚矣如此則惟昔聖賢一章非註吾不敢虛說一段而何註哉蓋懷玄抱真至變形而仙本魏公之成功而憂閔後生至志士家貧本魏公之成書而言吾甚傷之至末乃徐從事本自己之註此書而言而其尤可證者則隨旁風采指畫古文數句爲印吾不敢虛說至對談叶所謀數句智者審思用意觀焉是印學者加勉力數句是也其中少似礙者則以徐魏同時何至稱爲惟昔之聖賢耶而不知當時兩人一作一述並隱己名故徐曰魏以惟昔亦少神其說耳後之註書而往往託於古者皆是也由斯以談諸篇之次某豈敢草率而附會之哉不特此也凡魏公

諸篇徐未嘗不逐篇印而註之不特肯綮處爲然也卽諸訓戒後生贊揚前賢亦悉印註但有詳略顛倒互見互隱之不同或以一字而繫印一篇繫印數句或以數句而解一字解一句或註在後而反印經之前或註在前而反印經之後但在人提摘操縱而互觀之耳非之與諸註家同異大略如是而於杜氏尤水火之甚蓋他註雖謬尚未壞經也杜氏雖不著經然以四字爲魏經五字爲徐註惟有甚壞經耳其他一無所藉也胡粉章始終相因之同類以鉛汞砂銀喻之是直指五行之同類也又曰雜性不同類安肯體居是反說以明五行之同類也而徐註有白子五行始三物一家都歸戊己是亦直指五行之同類也又曰藥物非種名類不同是亦反說以明五行之同類也其最後又曰同類易施功非種難爲巧而其上文則又元列以五行是又直指五行之同類也由是而知五行者五相類也丹之成否莫要於此舍此更無可訣而傳者魏公以諸篇散見頗屬遺脫故既作亂辭而復圖以更約之所謂正在根株也而杜氏

以三道爲相類夫所謂三道特言書篇之名目耳何
要事也而魏公乃補其遺脫特作此三相類耶夫御
政之政火候也養性者正御政之政也伏食者火候
之準而成功者也一事也不可以謂之類况得而謂
之相類耶若夫金木水火土共在人身乃心肝脾肺
腎也當其始時一寸水耳固無所謂類也及生成而
悉居人但知其不類耳所謂一者以掩閉此也故魏
公喫緊爲人口此五之不類者乃汝之同類也猶言
仁義禮智信同一性也發而應迹則分而五屬矣孔

徐長文集

卷十七

孟原其本而告人曰五者是汝之一類也今於此則
始舍之而僂僂然舉其論孟之篇目曰學而與爲政
與八佾三相類也梁惠與公孫與萬章三相類也可
乎不可乎皐皐冬冬數句非緊要語也緣其分註此
書終於隆慶之三年十月廿二始於此月之初九而
悟則悟於此年之正六月二十故吾心者悟字也鷄
十隻者二十日也正鬼三隻者正六月也言悟於正
六月二十日也主言者註字也廿者廿二也十兄者
九也十字寄中豎畫之一衝於用字之中設用字還

其豎畫之衝於一字之中則爲十月兩字也言註此
書始於十月初九終於廿二也皐皐冬冬者隆之左
旁爲皐其下爲金金音同皐是爲皐皐也隆之首文
爲有上而無下之冬慶之脚文亦爲有文而無下之
冬是爲冬冬也虛挂慶之下文於隆字漫取冬冬以
叶皐皐之雙文韻耳而慶字尚未完也開戶之戶言
慶之戶戶字之下缺故曰開戶也支窓之窓言慶之
此似窓榜之支於開戶間也然此少東之一畫似窓
之有西榜而無東榜也貫心言慶之必也自皐皐至

徐長文集

卷十七

貫心並離合隆慶二字也參之十蓬參三也斗上加
以一若蓬然年字也此一句離合三年二字也蒼箕
中人者言四字也東方蒼龍七宿爲箕星四點^{〇〇}圖
星紀者類以色筆帶其三面設更加一面則成^{〇〇}矣
^{〇〇}中加以人非因字乎秦田水月者田水月渭字也
秦首三畫以徐旁三畫爲準之則徐字也且徐秦同
姓猶紫陽本朱某之於鄒所也初某註此書不欲章
已之名而又不欲盡沒其迹故爲此隱訣以庶幾於
德祖之知然亦要緊事也故漫而不工耳不特漫而

不工且偏旁亦多訛謬然漢武以隱語召方朔云先生來來解云來來稟也而養從束不從來緯書卯金刀爲劉而劉從亞不從卯貨泉爲白水真人貨從貝不從具蓋訛謬相襲自古而然耳故魏公自敘篇陳敷羽翮東南傾其爲離合爲陽字偏旁皆不合者有見於此也湯遭阨際水旱隔并之爲陽人人知之且既有一陽不容重出但味其文義知所謂敷陳羽翮如所謂東南傾詰屈窘迫似有牽湊離合之意不然文勢到此自宜作明易鋪敘也重一陽字想亦筆下偶然捏弄以混人耳如此並屬微細故不大著解如欲解此等則尚有數段稍關於義者如旣言配以伏食雌雄設陳則繼之曰挺除武都八石棄捐蓋恐人誤認作雌黃雄黃也悟真篇云休煉三黃及四神亦此意也審用成物世俗所稱成物者成金銀也審果也言設果成物固當爲世俗所稱者也五言用八石者不能成物也其他律曆章中俞註詳矣但任畜微雅之任作南呂之南義見白虎通及史記天官書可不慎乎章管括微密閭舒布寶管爲鎖管括爲

約囊布爲泉布俱須與括出各所見諸書文義照幾使後生易讀也至於形容伏食旣成之神尚有金砂入五內刀圭沾淨龜痴人尚泥爲入口下吮之證而不知金是吾身之水金砂是吾身之汞汞向來泄漏則出五內矣今不泄漏而積而至於結丹則卽此爲入卽此爲沾矣烏取於口與吮而後可云入云沾哉至於命本危一之從以其深合房六昂七張二四宿之義王震澤集中內甲之對比於諸說尤爲簡明諸如此者皆宜稍與括出分疏而其當時則惟汲汲於大義固不得不詳於彼而略於此也雖然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則其於火記篇中之註有去乾坤坎離並有兩個取其上德者是已却亦莫便認取兩個不活動者之上德也晦朔章註中有出入兩刻等字消息露於此矣不然則研章索句解得差與解得不差並無得於身心象山之答紫陽論太極云作大傳時不言無極太極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此切中談文論字者之病矣敷陳泛濫等說雖是指出中下三篇之文不指圓

三五章然却是要作五相類圖而先為引之如

亦不是除却圓三五章而言也

一出入為性情雖帶坎言其實只是禽之一物然莫
便看做人心也

上德篇金无亦相須无字當是水字

文長文集卷之十七

終

徐欽張文集卷之十八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豐千余允乾鴻宥校訂

論

論中一

文長快語人諸篇本色高奇處非故為荒險

欺人耳

語中之至者必聖人而始無遺此則難也然習為中
者與不習為中者甚且悖其中者皆不能外中而他
之也似易也何者之中也者人之情也故曰易也語
不為中必二氏之聖而始盡然習不為中者未有果
能不為中者也此則非直不易也難而難者也何者
不為中不之中者非人之情也魚處水而飲水清濁
不同悉飲也魚之情也故曰為中似猶易也而不飲
水者非魚之情也故曰不為中難而難者也二氏之
所以自為異者其於不飲水不異也求為魚與不求
為魚者異也不求為魚者求無失其所以為魚者而
已矣不求為魚也重曰為中者布而衣衣而量者也

自童而老。自侏儒而長。人量悉視其人也。夫人未有不衣者。衣未有不布。布未有不量者。衣童以老爲過中。衣長人以侏儒是爲不及於中。聖人不如此其量也。若夫釋也者。則不衣矣。不衣不布矣。不布而量何施。故曰不爲中。黃之異縮也。則首臂曰尚欲爲魚也。盡之矣。雖然。魚有躍者。化者。時離水而微飲者有矣。似難而易也。魚不化不躍而不離水也。而飲必無不清者有之乎。似易而難也。故曰中庸不可能也。

論中二

天與人其得一同也。人有骸。天無骸。無骸則一不役於骸。不役於骸。故一不病。一役於骸。故一病。一不病者何。堯傳舜。舜傳禹。曰道心者是也。一病者何。堯傳舜。舜傳禹。曰人心者是也。微者何。骸勝一而一者膏。日火以消矣。危者何。一不能勝骸而骸者土。日質以高矣。中之云者。酌其人之骸而天之之謂也。猶曰半其道心者亦半其人心者之謂也。故曰中也者。貴時也。難言也。言半則幾於墮而執矣。故曰中也者。貴時之也。難言也。凡二聖人者。其始之治其心於土階者。

不過三尺中。治其軀於形者。不過七尺中。治其幾及其象。九其男。三其女者。多亦不過數人中。而卒之利億兆爭參兩者。皆是物也。是二聖人之善因也。因其人而人之也。不可以天之也。然而莫非天也。亦因其不可純以一而一之也。然而莫非以一也。故精也者。精之乎此中也。一也者。一之乎此中也。精也者。治玉者之切與磨也。玉玉而切與磨之則一也。此二聖人之中之者之功也。二聖人者。以骸治骸。以人治人者也。骸者何。竅也。鄒也。軀也。設也。噫。二聖人不能強人以純天也。以其人人也。是二聖人之不得已也。至語其得一也。則人也。猶之天也。

論中三

自上古以至今。聖人者不少矣。必多矣。自君四海主億兆。瑣至治一曲之藝。凡利人者皆聖人也。周所謂道在瓦礫。在屎溺。意旨引且觸於斯耶。故馬醫醫師治尺箠。灑寸鐵而初之者。皆聖人也。吾且以治者舉人出一思也。人創一事也。又人累千百人也。年累千萬年也。而後天下之治具始大以明備。忠而質。質而

交文而至於不可加而具之效亦不可數使令者一人也。而曰我自爲之而自用之而又必待其全而後用則終古不治矣。故治必累聖人而後治。夫既已如是而足以治矣。而彼一人者又曰我必自爲之而後治之則非愚則病惑者矣。故治莫利於因。因而博則其去自爲而自用者不遠也。惟因而不博者得之。夫孔子學幾七十矣。老矣。鍊而酌且審矣。亦博而且約矣。而所刪所定所贊而所修者幾何哉。治備是矣。民可以使由而止矣。而今之治者顧曰我且博焉則非

徐子集

卷十八

愚且病惑者矣。故曰貴因。故又曰因又不貴博。農咀草軒與岐也。區也。緩也和也。鵠也。倉也。而方也。而七者必曰我自爲農也。自爲軒也。自爲岐也。而區而緩而和而鵠而倉而自方也。非若停且不暇。故曰貴因。因又貴不博。孔所刪諸者是矣。故曰孔子集大成。集其大於帝者王者也。雖然。之方也。而方之抑末也。而方方者一也。一者方方者也。故且也者以其因者思兼於方則不必皆合。不合則思思則得。得則待且待。且則果用而果合。是之謂因方而不病於方。是之謂

藥之王醫之綱。乃民德則醜矣。分則有常。必使之農其農而商其商。視其木以梁。今之亂學者類以梁而不視其木者也。故強齊民而學。帝與王之學以爲盡。帝與王之梁。

論中四

凡博者一之影也。說也。而一始安有博。凡博者悉病也。凡聖人之博博其所分也。譬之醫矣。吾奕也。奕有譜。盡奕譜而奕止矣。吾醫也。醫有譜。盡醫譜而醫止矣。故博也亦約也。不博其分而博其所不分而後有

徐子集

卷十八

百子。百子而用者。自霸以強。自強以誦。自誦以攘。而縱以橫。而莫知其所終。悉博也。博而無所用者。則今之所云詞家之流者是也。夫詞其始也。而貴於詞者曰興也。故詞一也。古之字於詞者如彼。而人興。今之字於詞者如此。而人亦興。興一也。而字二耳。興一而字二者。古字艱。艱生解。解生易。易生不古矣。不古者俗矣。古句彌難。難生解。解生多。多又生多。多生不古。不古生不勁矣。是時使然也。非可不然而故然之也。興不興不係也。故夫詩也者。古康衢也。今漸而里之。

優唱也。古墳也。今漸而里唱者之所謂賓之白也。悉時然也。非可不然而故然之也。故夫準文與詩也者。則墳與賓康與里。何可同日語也。至興則文固不若賓康不勝里也。非獨小人然。大人固且然也。今操此者。不務此之興而急彼之不興。此何異奪裘葛以取溫涼。而取溫涼於獸皮也。木葉也。曰爲其爲古也。感亦甚矣。噫。木獸之又難能也。今且紫而敗。素而繡。而爛。縹矣。剪楮矣。織絳矣。夫論媒者。貴許婚。勸貸者。貴出。鎡貴興也。非較。咻於齊楚也。齊語而敗。婚齊語而

出域也。悉。青州之藥。九子也。語之其所合者。則欣然。語之其所不合與不知者。不笑則訕且怒矣。耳而曰。唐矣。語初盛則愕矧其上耳。而曰。漢矣。舍有味乎。其言之輩。數語則迴矧其上。是其讀所爲奴而役者。多不踰數葉。指少不能數十百字而止耳。往往拾唾餒以爲腴。而自以爲養。問從而論其興於心。并其所謂興於耳目口者。而忽焉其若喪。夫其弊也如是。則不博也。乃不知其偏也。偏於博也。

論中五

明明德三語綱也。八條目二十語目也。三虛也。八實也。三閭也。八開也。三根本也。八枝葉也。三起八也。八結三也。本末二字云者。一篇之眼也。何謂眼如人身然。百體相率似膚毛。臣妾輩相似也。至眸子則豁然朗而異矣。以譬故作者之精而習者暇是也。文貴眼此也。故詩有詩眼。而禪句中有禪眼。大學首篇人人熟之者也。而文之體要盡是矣。迺其故千萬篇一也。首尾與脊也。然而一開一闔者。則又且無定立也。隨其所宜而適也。故凡作者長短不同。此同也。豐瘠不

同此同也。詩與文不同。此同也。自上古之文與詩與今之優之唱而白之賓者不同。此同也。多此者添蛇足也。不及此者斷雀足也。而昧此而要作者。猶不足也。指畫并攪摻泥而思飽其腹也。將以動衆焉。而顧失其謏也。

論中六

姑辟以今吳之畫首英浙之畫首進也。今巧畫者實以英與進也。而名以公與孤。必否也。今巧文者實以左與屈而名以左與屈。必否也。必趙以孟也。何輕者

徐文集

卷六

之不貴。廣而貴。廣者之不輕耶。非此宜廣而彼宜不廣也。古之文也。一今之文也。二文也。一故薦者必文。文者必貴。貴者必尚。而今也。實者亡矣。而其尚者尤習也。不得於實而猶希其名。故習貴屬也。實改而名不改也。非今之求文者。求文於既貴者之責也。乃今之求文者。求文於未貴者之責也。若畫則一而未嘗有改也。今求文於士者。亦一而未嘗有改。斯無廣文矣。

論中七

聃也。御寇也。周也。中國之釋也。其於異也。猶契也。印也不約而同也。與吾儒並立而為二。止此矣。他無所謂道也。其卒流而為養生聃之徒之為也。入不測之淵海。以學沒而已者。非求以得珠也。至海之半。不期而得珠焉。而後之學沒者。遂遷其學於珠。此養生之說熾而他端者。始蠅興而榛塞之由也。故道之名岐於此。與釋與儒而為三。而本非三也。二之三。嫡之庶統之。周也。楚之有昭景也。甲氏也。漢之有咤也。

會稽縣志諸論

徐文集

卷八

諸論術工經濟言入典刑與唐宋名家亦略

相當

地理總論

余志會稽縣首地書而地之目六曰沿革分野形勝山川物產風俗是也。考之王制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夫所謂川谷。即地書中之山川也。其曰廣大。即形勝也。曰民生。剛柔輕重遲速。則風俗之所由也。曰味。曰器。

曰示則物產之流也。四物者之受成於地也。亦猶治之於器。劍不可以爲戟而卮不可以爲壺。工人者亦就其近而稍磨之耳。故曰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以推移其教。可循其政可齊而俗與宜不可易。今夫天下大器也。會稽亦治中之一器也。長是邑者猶工也。告工以其器故必先治。告長以其治故必先地。或者曰地先而邑之沿革則後。若夫分野則天也。天又先於地。於志而首沿革何也。曰呼馬者呼驪馬則他馬不得應。徒曰馬則他馬得應之。今志邑者不首沿革是呼馬而不呼驪馬也。他邑者且紛起而應之矣。亦何有於分野。

沿革論

余考諸史會稽之爲邑自隋開皇九年始則自開皇以前至於秦史冊中凡稱會稽者並郡也。而今之志邑者往往取郡事以入邑。豈非以會稽之名通乎郡邑而不深考在何時則專以名郡在何時則兼以名邑之過歟。開皇以前有會稽郡無會稽邑而會稽一邑其時尚分爲山陰上虞永興始寧四邑。開皇以後

有會稽郡亦有會稽邑而山陰上虞永興始寧四邑始并爲會稽一邑。由此推之開皇以前凡史冊中所紀人物有不指其邑漫稱曰會稽者蓋一郡全屬之人悉得而冒之。豈四邑中人哉。而今顧欲以未經稱邑之會稽以當之亦悖矣。如此又烏取於沿革。故余之志會稽也凡有關於邑者悉自肇邑始時隋開皇九年則其時也。

分野論

古今志星分者無慮數十家皆以斗牛屬吳越又必系之曰揚州信矣。然以天下之大而有揚州揚州而有吳越吳越而有浙之省浙之省而有郡郡而有會稽一邑其占陰陽於斗牛者不亦鮮耶。在春秋吳伐越史墨曰越得歲而伐之必受其凶。在漢歲星熒惑太白聚斗牛之間其後孫氏實有江左在晉符堅將入寇石越曰今歲在吳天道不順已而堅果敗在陳叔寶將敗有星孛於牽牛由此推之蓋以緯承經有善測者寸而析之不專於其星而於其辰則會稽之斗牛其祥其災可坐而得也。又何鮮之可議耶。豫章

火占王氣主臨安。雷煥占劍氣主豐城而鄭康成之注周禮亦曰州中諸國於星亦有分書卽是說也。而惜其書亡矣。今所謂清類者果盡得其旨耶。說者又疑越東南而牛女北宿。夫以數里之山松生其南而苓生其北彼枯此枯。彼榮此榮精通之極也。今玄黃抱負本不相問。人以其所見清濁之景而自問之。黃有盡而玄無窮。如毬之浮一粟於其中。人又以其所處一隅之小。而遂欲定天地之南北。無怪其窒而疑也。僧一行之言曰星之與土以精氣相屬而不係於方隅。信矣。

形勝論

夫郡邑之有形勝豈取於觀游哉。易曰地險山川丘陵也。史稱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此天府也。推此言也可以知形勝之說矣。會稽東有娥江。北有大海。南有杉木。駐日嶠山。諸嶺之厄。而西界於山陰。之隣封辟之於人。背腹手足之勢。完而水陸之險備矣。地六千頃。丁男六萬人。基錯其間。無事則耕食而鑿飲。有事則荷戈

帶甲以壁於四郊。若向者批東關。徹清風以與倭夷相從事。據險以圖擇利而進。則所謂娥江大海諸嶺隣封之未必不爲我增而非也。審矣。若彼諸所稱佳山水以爲勝者。是觀游之具。非形勝之謂也。已志之山川部中矣。

山川論

紀揚州之山川者在禹貢曰彭蠡曰三河曰震澤而止。在周禮曰會稽曰具區曰三江曰五湖而止。彼州者於天下九之一也。今邑者於天下幾於千之一也。一聖君一賢相。普天下九之一之山川不滿一尺牘。今之志會稽者書天下千之一之山川乃累數十紙而未終且間有缺。曷故哉。秦以前天下之地各屬其封國。則王者制其貢而已耳。不責其數可也。故夏之物於揚州亦止曰貢金三品。璆琕簞簋齒革毛羽木而已。周之物於揚州亦止曰金錫竹箭而已。秦以後天下之地一統於京師。惟一統於京師則王者雖制其貢矣。不責其數不可也。故一毛一鱗之所產亦必稽於土。登於版。與壤畝等也。而不敢以謾夫物不責

其數故山川可略也。可略故紀山川其大如州者不滿一尺牘。物責其數故山川不可略也。不可略故紀山川其小如邑者累十數紙而未終且間有缺。

風俗論

老子曰至治之極隣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之死不相往來夫以予觀於古所摘而列者諸志語則會稽者重犯法勤儉重祭祀文雅而風流其俗也顧不安之而今之所安者婚論財嫁率破家乃至生女則溺之父母死不以戚乃反高會召客如慶其所歡事感於堪輿家則有數十年暴露其父母而不顧者民有四耕耨而誦其業絲布其服魚鹽與稻果旅而贏蛤其食也顧不樂之美之甘之而今之所樂者其業在博塞以爲生羣少年日驚於市井黠佃逋王者之租又從而駕禍以脅之所甘所美其在食且服者窮江之南北山之東西競其綺麗罄其方之所輸其多不可以指數夫若老子言隣國可相望而不相往來此蓋上古時事余亦安敢以望於今之會稽也哉至如司馬其所稱

持數十年以前之會稽耳今不望於上古而望於數十年之前又革其甚者於俗若婚之論財若厚嫁若溺若喪父母而盛宴與暴露其父母於業若博若群少若黠佃於服於食若窮江南北山東西之華靡噫俗其殆庶幾哉夫人之身有瘤也俗亦有瘤俗之瘤則有可可以戶稱不知其所始相傳爲宋罪俘之遺故墳之名墮民其內外率習汙賤無賴四民中居業不得占彼所業民亦絕不冒之四民中所藉彼不得藉彼所籍民亦絕不入四民中卽所常服彼亦不得服蓋四民向號曰是出於官特用以別且辱之者也而藉與業至於今不亂服則稍僭而亂矣可以民擴已若是甚也亦競照其黨以相訟僥必勝於民官茲士者知之則右民偶不及知則亦時左民民耻之務以所沿之俗聞必右而後已於是丐之盟其黨以求右民者滋益其數曰丐者俗之瘤也雖然瘤卒自外於常膚則痛之也且苟瘤者肯自咎曰我今且受藥且圖自化爲常膚焉必痛而決之哉經不云乎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巧自言曰宋將焦光瓚部落以叛宋投金故破斥
目之曰墮民己男子忽候婚喪家或元旦則羣索
酒食婦則習媒或伴良家新娶嫁又爲婦買便見
竊攘尤善爲流言亂是非聞人骨肉○男業捕蛙
賣錫拘竹爲牛頭燈如牛頭樣擊編機扣塑土牛
土偶打夜狐即逐鬼也女則爲人家拘女髻冠梳
髮爲髻羣走市巷兼就所私○籍曰巧戶卽有產
不得充糧里正長亦禁其學○舊志帽以狗頭狀
裙布以橫不長衫扁其門曰巧

徐長文集 卷十八

物產論

計然言於范蠡曰知闕則修備時同則修物二者形
則萬貨之情可得而睹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
此言時之用也故旱則資舟水則資車而物之理可
知矣又曰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平糶齊物關市不
乏治國之道也故積貯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
貿易腐敗而食之斯言也越用之以富其家今農之
粟末之幣與物在會稽者不特二三增於計然時已
也然而不免於常歉者豈乏然與蠡其人乎殆非也

古之制農與末也恒在上。今之制農與末也恒在下。
卽有然與蠡其人將安所用乎。姑舉其一。蓋自釀之
利一昂而秫者幾十之四。杭者僅十之六。釀日行而
炊日阻。農者且病。農而莫之制也。况得制其末乎。吾
故曰雖有然與蠡而無所施者此也。

治書總論

夫有地如會稽則地不改闢而教養之政可施矣。然
地非能以自施也。必付之能者。曰設官。設官不能以
露而出。政與民之露而處也。必付之匠。曰作邑。自周
之有官。曰正始。以至我明之有官。曰知縣而止。其
屬凡數十百計。悉官之設也。自居縣之官。曰署始。以
至衛民之居。曰烽墩而止。其數凡以九計。悉邑之作
也。斯二者因地以爲治也。故統之曰治書。

設官論

余讀柳子封建大約謂上古之時起於有爭而就質。
於是刑政漸以生焉。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
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
於里胥皆有德者也。死必求其子而封之。此封建之

徐長文集 卷十八

所由始也。信斯言也。則縣大夫之設其初且未屬於天子。而民自求有德者以聽其治。其後既有天子。則天子始求諸有德者。責其治以加於民。然而自始求之外子孫。嗣其祖以爲治。未必肖之者亦多矣。而今之言制者。每每進封建而退郡縣之設。官噫。今所設之官。類皆天子求諸有德。責其治以加於民。亦猶古初民自求諸有德以聽其治之類也。卽有鮮德者。亦不猶古初之後。其子孫嗣以爲治。未必肖其祖之類耶。如此則凡鮮德者。其爲官之責。而非設官之責也。

徐文集

卷八

作邑論

邑設之官。凡以爲邑也。邑不作何以爲邑耶。邑之作。必作署以居官。曰縣之署。作屬署以居屬之官。曰屬之署。作學署以居先師之神。若師與徒曰學之署。而署之寓者。官不隸於邑。土隸於邑。廢者昔常置官。亦置署。今省官亦省署。故曰廢疆域以界民。城池以衛坊。以領城之內里。以領城之外市。以質內鎮。以質外津梁。以兼濟其內與外。郵舍以出命於外。人命

於內。警以候內。烽以候外。成邑之所以爲邑。故統之曰作邑。

戶書總論

計邑口以料民。自軍竈至僧道。其類十有七。其數六萬有奇。計邑畝以料土。自田至濞。其類七。其數七十萬七千有奇。而口之役於其上者。二曰銀以顧役。曰力以自役。其人五百八十有九。其徃役之所六十有八畝之賦。於其上者。二曰本色。以便輸。近日折色。以便輸。遠其目七。總會之數米五萬二千六百六十二石有奇。鈔九千三百四十五貫八百文有奇。而茗之貢與諸權之不出於畝。水利災祥之不關於賦者。不與焉。夫是口與畝。若之其與諸權。上資其養於民。亦上所以養乎民者也。凡養之義。類屬戶作。戶書戶書者。與地書中之物產則關也。而物產出乎山川山川地也。地從星星從邑之沿革。

循賦論

余聞諸長老云。循賦之法。蓋莫善於今之二條鞭矣。第慮其不終耳。其意大略謂均平之始行也。下諸縣

長吏自爲議縣長吏以上方從儉奈何令已獨冒奢之嫌乃忍取其疑於奢者一切裁罷以報而今者每一舉動或承上片檄則往往顧索匭而局脊掌案之吏與輔肆之人且愁見及矣至於顧役之繁且苦若倉傳者亦往往直不稱勞莫肯應募故長老相與言曰誠使更派數百金於縣邑不過貳費一毫釐不然行且見于百年之大利坐變矣何者圖蠲丁者將乘其隙而陰壞之也始正統間御史朱英創爲十年一役議當時便之今僅百餘年乃更之如反掌忘民瘼者慎毋爲畝惜一毫釐使圖蠲者得乘之以變此良法則幸甚矣則幸甚矣

戶口論

夫口與業相停而養始不病養不病而後可以責民之馴今按於籍口六萬二千有奇不丁不籍者奚啻三倍之而一邑之田僅四十餘萬畝富人往往累千至百十等其類而分之止須數千家而盡有四十餘萬之田矣合計依田而食與依他業別產而食者僅可令十萬人不饑耳此外則不沾寸土者尚十餘萬

人也然卽令不占於富而并分之土亦不足矣烏在其爲不病於養哉既病其養而欲責其馴加於無恒產而有恒心者可耳而若是者能幾何人哉噫亦窮矣蘇軾有言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軾之意大約欲輩徙饑寒正令口與業相停也嗟乎此豈易言者哉

水利論

夫會稽上承諸流而下迫海其賦入之多寡恒視畜泄之時不故畝者胃也上流者咽喉也海者尾閭也故咽喉治尾閭節則胃和而精不則不失咽喉尾閭胃之所由以養者也余故志水利於徭役之後俾司牧者知所重云

災異論

夫水利關於畝則列之戶可也災異於戶曷關哉夫大氣調風雨和則年穀物繁而齒育不則年凶物耗而天札興故災異之關於戶彌甚於水利也然詳於地而略於天又何哉曰災之見於天者郡則同也省於天下則同也若其見乎地則於邑尤切矣余故特

詳焉噫致災之山、弭災之道、固有任其責者矣、

禮書總論

夫民有養則可教、官若師皆教之之人也、教之之人與受教之人、必各有以風之而教益振、故宦跡選舉、人物出焉、而若寓賢若貞烈若藝術仙釋皆人物之類也、故悉隸於人物志、祠祀以追崇其賢有德者也、志古跡以不忘其賢有德者也、其於人物亦類也、而繼之以寺觀、何耶、寺觀固二氏之賢有德者棲也、亦聽其徒以祠祀之賢耳、且彼二氏之教與吾聖人之教、迭爲消長者也、吾用是以徵教、故不可得而遺也、噫、邑而至是亦備矣、而總之不外乎教、凡教之義類、屬禮、作禮書、禮書者與地中之風俗則關也、而風俗因乎山川、山川地也、地從星星從邑之沿革、

官師論

官師之表無所取、取於邑若校之題名記而表之耳、蓋彼之記者遇一官則書曰某、遇一師則書曰某、不問其人之臧否與無所臧否者也、故此之表者考一官則謹書如記曰某、考一師則謹書如記曰某、亦不

問其人之臧否與無所臧否者也、間有逸於題名而挂於他書者、則謹採而書之、亦如前之不問其人焉、同於題名而已、雖然亦間有遇其人之賢而不得不問、又拘於傳之例而不敢遽入者、則爲稍書數語於其名之下、此爲異於題名云爾、

選舉論

選舉不問其人之何如、遇名則書、與官師同、取諸科錄以考、與考於題名記者同、間有書數語於名之下、其例與書數語於官師表之下亦同、故不別論、

祠祀論

邑之有祠、凡以爲年也、彼神之關於年者、邑既祀之矣、若嶽之鎮、則該一州、禹之功、則在九州、天子之命祀也、而地寓於邑之內、故邑亦得書、凡以爲賢也、彼鬼之關於賢者、邑既祀之矣、若祀之創於私墓之祭於其子孫、又非有天子之命祀也、而思係於邑之公故、亦得書於邑、厲又非賢、又非年也、而祀之、且書之何耶、屈平之歌、國殤有日、身既死兮、神以靈、鬼鬼殺兮、爲鬼雄、而子產亦曰、匹夫匹婦其鬼鬼猶能依憑、

於人以爲濡厲。夫殤傷也。厲。殤也。矧飽餒於幽澤枯之義也。豈直年焉已哉。

古蹟論

賢人隱士之所寓。澤繁而風流。能使過者興感而聞者思齊。載記者扶幽拾落。累冊而書之。則又何怪焉。至若追道上世。遐引眇惟。而古之蹟也。不以荒乎。雖然。長人之骨。肅慎之矢。孔子所不廢於博聞者也。向使適晉者。不能述黃熊。又不知實沈臺駘之所在。則又何以能重鄭。故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非專取於詩矣。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九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章斐然華甫校訂

策

問韓信破趙用背水陣。其言曰。置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又曰。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驅士人而戰。故其勢必當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予之生地。則走。何前日石墩之戰。兵以臨水而大敗。近日柯亭之戰。兵登岸卽舍舟以堅其死。又敗。將以爲不置之死地耶。則旣以置之死地。矣。將以爲信之兵練習嚴法。而今日之兵不練習嚴法耶。則信又謂驅市人而使之矣。用法同而勝敗異。其故何也。議極明也。

渭謹按韓信傳及高帝紀二年。漢兵敗睢水上。漢王依周呂收士卒。至三年。遂使信下井陘。擊趙。故當其令裨將傳餐云。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則信所謂非得素拊循士大夫驅市人而使戰也。誠然。

矣。然卒以背水而勝者，何也？蓋信之軍，非取於陣之背水而已也。觀其誠誓，騎扶趙幟而立漢幟也，則亦必誠水上之軍，以戰時伴比之故矣。於是水上軍知信之敗也，爲詐而陰寓取勝之計，見幟之立也，果真而益信取勝之驗，辟如舟人已逆睹安流之在前，縣水激湍，祇尋丈耳，致死命於尋丈，則坐享其安流，人孰不竭力以爲之哉？而況乎背水先陣而趙兵後逐先陣，則知水之爲險也已熟，而致死之心牢。後逐則吾之待擊也豫，而應敵之氣暇，是以畏水勝於畏敵，而敵不之知，方以爲畏敵勝於畏水也，而欲擠之使入，不亦難哉？且非特爾也，方其走也，戰壁之兵與水上相合，既協力而有恃，而大將所在，士又不得不周旋於其間，以是數者，曷爲而不勝？今柯亭之戰也，則不然，賊已入深地，陷澤中，則是賊先背水，知水之爲險也熟，而致死之心牢，而我方渡兵後擊，又妄意其饑疲而欲以易取，夫渡兵後擊，則方其舍水登岸，意常在於舟船，而若有所援，是處地不先而待擊，不豫也，欲以易取而突犯其難，則倉卒而無所指，是處地

不先而應敵之氣不暇也，是以畏敵勝於畏水，而將不之知，方且以爲畏水勝於畏敵也，而欲劫之使進，不亦難哉？且非特爾也，當其四面進攻，一而近賊之營，而三面獨遠，既不能參互使齊，乃使近賊者一面獨先受敵矣。欲三面之不走也，得乎？兵法曰：行列未定，可擊；涉水半渡，可擊。今不知賊之爲背水，於其先而徒欲使我兵爲背水，於其後使得迎而碎之，是以兵法之可擊者，授之賊矣。豈特無拔幟伴北之約，試效於前，以安衆心而已耶？以是數者，曷爲而不敗？夫兵不能因於敵人之變，而徒執已試之法，此猶錄古之一方面，而欲以療今之百病，至於殺人乃卒疑於其方亦不智甚矣。且不見夫基乎徒曰：間一而食者，砲石也；彼已間其一而待矣，而此復間其一而乘焉，其可乎？此泥於間一之說，而不知着之有先後也。賊之深入也，陷澤也，非信而信也；我之後逐也，欲以易取也，非趙而趙也。其愚不敏，以爲用法同而勝敗異者，此也。

問在昔 高皇帝之計元孽於滇也既定而寇且叛者非凡四舉而始得盡臣其人郡縣其地 列聖承之在正統間則有孟養之變麓川之變在嘉靖間則有元江之變武定之變未及三十年邇復有緬甸之變矣夫以 高皇之威靈神武取中原如拉朽而奄沱胡孽顧隨服而隨叛此猶可委曰跼犬不忘吠堯蟾蜍盲蟲不知有車轍耳乃至自我 成祖繼統諸宗迭興庥庇華夷覆載無間迨我 今上聖明其於懷柔遐裔之德不特媲美 祖宗抑亦邁邁千古

卷之九

卷之九

赤子黔黎襁褓推結而彼乃飽乳噬膚襲頑未已語云驕子諄母此漸不可長也意者在滇諸司當無事時或有取侮之隙及有事時亦鮮禦侮之才又遠在萬里外未及稟受我 列聖廟算如 高皇時歟不然何文德同而武功之效異也

問兵法有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爲交地又曰交地吾將謹其守又曰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由此言之交地者不可不預計者也雲南在貴州西九驛僅一線路通行旅耳自雲南而北以向中州必假道

於貴萬一有鳴吠之梗則懸隔不得通雖問道有二並犬牙於川久而榛迷交地泯矣生輩生長其鄉傳之故老豈盡無聞幸舉以相告從滇池而之川以達中州者爲何府從武定而之川以達中州者爲何衛問自結繩以後至三王五帝三王之書學者窮年不能析其精設徒讀其文可計月而了也豈周公時作禮樂諸經初不甚繁秦燔之而漢儒得爭以僞售故禮書卽有四種况兼其他卽徒讀亦窮年不可了矣後之以科條舉者在漢時稱明經不及史唐則惟三史而已故讀者亦尚易精至於今史之多奚啻百倍而六部等書之職掌紛如蠅毛科場五策乃盡以責對於諸經生不特對者拾括以對而問者亦未免拾括以問是彼我並棄實而矜華也雖多亦奚以爲今欲於諸生從五經中人占一經如故而於六部諸職掌中人自量習其所優亦各止占一事自始仕至上卿不改以他如監之背天文者然苟在德學高等可備凝丞則另爲一科以儲館閣之養愚欲有之言而未決也故與諸子商之

聞今之吏每授必以遠方者自大使者而下卽握符
控方面等徃徃必叅之以任子卽未盡然盡然之者
不少矣而雲貴爲甚其他秩五六及秩所未收者非
賢以輸而得則老而貢以得及名法輩有所仗而猥
以得者也上之人旣以遠而付治於此輩此輩亦以
遠以睥睨苟且陰報於上之人以故吏炬益壞而民
亦日益不堪其在高甲雋才徃徃欲試利器甘盤錯
易險阻叱羊腸者顧以駢任腹腴卧而了治爲閉其
所長不得盡恒苦鬱鬱而柄是者未易改故常來衆
怒也余思有以兩全之十得二三矣諸子幸助其所
不及

徐子長文集

卷十九

問禹惡在旨。涵好在善言。非事也。心也。湯之執中立
賢與文之視民望道。武之不泄不忘。並非事也。心也。
至周公子與氏乃始約此四心爲四事。縱如其言爲
四事而已耳。何所不合。而乃日夜以思耶。回之問爲
邦。夫子告以王者之事。樂王韶舞。姑未論至日殷輅
周冕則與人輪人司服者。各營之司空春官一小臣
各掌之天子與諸臣隨事隨分。各服之乘之已耳。乃

夏時猶今告朔一歲書也之三者何用特舉以爲王
佐者告耶。諸生儻亦有疑而思思而得得而幸釋我
之疑者乎。謹拭目以俟。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章斐然華甫校訂

序

胡公文集序 柏泉公

渭讀昌黎與馮宿論文書謂已所爲文意中以爲好，則人必以爲惡，小稱意，人小恠之，大稱意，即人必大恠之，至於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慚，小慚者人以其爲小好，大慚者即必以其爲大好，蓋始而疑其言，其後渭頗學爲古文詞，亦輒稍應事，則見其書於手者，類不出於其心，蓋所謂人以爲好而已，慚之者時有焉，復歸罪於身之微而勢不可直，然考昌黎與馮宿論文時，亦既取科第爲官人矣，文之難人知之而應俗之文之難人其知之哉，往渭冠時，得見今右布政使胡公邊事疏於師季長沙公所，蓋讀之累日夜，即仰而歎曰：是古晁錯趙充國之流歟，恨不得一見其人，盡讀其平生所作，而併窺其所謂應俗者，後十八年，公自家起爲浙江按察使，按察使持憲尊官也，渭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

一

雖欲見不敢，而公固偶見渭所爲文於師所賞之，令

渭來見，乃得盡讀其平生所作，而應俗者固十居六

七，大率皆秦漢名家所爲文，而其隨事與人而各賦

之，直不傷時，而婉不失已，求昌黎之所慚而人以爲

好者，蓋寡矣，渭更仰而歎曰：有德者之言固如此，夫

蓋渭始謁公時，親見公束帶階迎，同飲食，從容談說，

退必導於其衙之門，若不知渭爲一賤士，身爲鉅公

以臨之者，而其所操持，則固有千萬人必往之意，以

形於文，爲婉與直，皆其理宜也，胡所撓於心而慚一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

二

日師謂渭曰：公嘗與余言，似欲子敘其集，渭曰：是小子之志也，請不獲其敢，以辭，乃謹因論文而發其志如此。

葉子肅詩序 識超而言爽

人有學爲鳥言者，其音則鳥也，而性則人也，鳥有學爲人言者，其音則人也，而性則鳥也，此可以定人與鳥之衡哉，今之爲詩者，何以異於是，不出於已之所自得，而徒竊於人之所嘗言，曰：某篇是某體，某篇則否，某句似某人，某句則否，此雖極工，逼肖而已，不免

於鳥之爲人言矣。若吾友子肅之詩則不然。其情坦以直。故語無晦。其情散以博。故語無拘。其情多喜而少憂。故語雖苦而能遣。其情好高而耻下。故語雖儉而實豐。蓋所謂出於已之所自得而不竊於人之所嘗言者也。就其所自得以論其所自鳴。規其微疵而約於至純。此則渭之所獻於子肅者也。若曰某篇不似某體。某句不似某人是。烏知子肅者哉。

送李子遂序 感慨中有一段韻折

李君將歸建陽諸同門及渭旣以詩送之請於師長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一

三

沙公爲之序而復命渭言於終篇。渭嘗數與君談於禹蹟寺中。君爲予論學誠僞及王伯之辨。至以宋之稱大儒者以爲其言似堯舜而其行則有管仲之所不爲。漢之稱王佐者人皆許之而已。則必知其爲霸之餘習。其語甚嚴而理扣其所以。摘而對之。諒如也。至論淵通讀樂毅傳。輒泣下事。又以爲通有毅之才。志通欲鼎分王韓信。若毅欲大燕。通以信不聽而沮。亦若毅以惠上不悅而奔。反若淵通之掩抑不信而怨之責者。其論古人物甚多。然大約如此。至論今世

人名一時者。皆薄弗爲也。夫以君之高。明與其素定之見。其於古之稱大儒王佐者。皆有以持其衡。使人骨爽而耳快。願獨恕一掉舌士。豈不以言王而行伯者。固不若行伯而言亦伯者之不欺罔人耶。此君之所以論學誠僞也。亦渭之素有意而不敢言者也。君真壯男子哉。宜其薄時人不爲也。雖然古之人遠矣。君之評設偶有不中焉。懼其無以自明也。今之人尚在也。君之評縱無所不中焉。適足以自累矣。渭知君之學必爲誠而不爲僞。其事業必爲王而不爲伯。且欲君必求之微而毋發之顯。長沙公旣已導其源。疏其流。而渭復敢抱一石以預防其糝米之罅者。蓋欲竊附於責善之道耳。他人誦此將有以渭言或氏之或昂之。君定知其不爾也。

四書繪序 直述所感文自明快

嘉靖辛亥余讀書於錢塘之馬塍山寺。寺西近岳鄂王祠。兩廡壁畫王出處及征討撫降事。人馬皆雄。鷲鷹伏匿之勢。行營按壘叩首呼歡。相問訊之狀。顏色丹青。能顯其跡。畫不能顯。輒復略書表敘比之尋史。

冊中語似更明暢且動人其後讀內經氣穴等篇藏
俞府俞之類及諸經絡皆三百六十有五扣其所在
雖百註解不了也行市中買明堂圖四長縈爲脉圖
孔爲穴脉穴名字就記其旁關鍵貫穿何所不了一
覽而得焉四書中語言聖賢之精意也全體似人身
有脉絡孔穴隱藏引帶不出字句而傳註講章轉相
纏說未免牀上壘牀乃感前事始用五色筆繪之卽
其本文統極章段字句凡輕重緩急或相印之處各
有點抹圈鈎既以色爲號復造形相別色以應色形
以應形形色所不能加乃始隱括數語脉穴之理自
謂庶幾燦然夫繪之與解均屬筌蹄但其異處雖涓
序中不能自表也學士君子觀其繪書幸有以相教
然涓所作繪之意率感於明堂圖

詩說序

代文長諸文多精論此篇尤其車聲

予嘗閱孟德所解孫子十三篇及李衛公與唐太宗
之所談說者其言多非孫子本意至論二人用兵隨
其平日之所說解而以施之於戰爭營守之間其功
反出孫子上以知凡書之所載有不可不讀者不必

金華集

卷二十

五

正爲之解其要在於取吾心之所通以求適於用而
已用吾心之所通以求書之所未通雖未盡釋也辟
諸癢者指摩以爲搔未爲不濟也用吾心之所未通
以必求書之通雖盡釋也辟諸痺者指搔以爲搔未
爲濟也夫詩多至三百篇孔子約其旨乃曰興而已
矣曰思無邪而已矣此則未嘗解之也而其所以寓
勸戒使人感善端而懲逸志者自藹然溢於言外至
於所解見於魯論鄒書者有若淇澳蒸民裁敷語耳
他若棠棣志懷也而以警遺巧笑美質也而以訂禮
雄雉思君子也而以激門人之進善是皆非正解者
矣會稽季先生所著詩說解願凡四十卷吾取而讀
之其大槩實有得於是其志正其見遠其意悉本於
經而不泥於舊聞是以前其爲說也卓而專其成書也
勇而敢雖古詩人與吾相去數千載之上諸家所註
無慮數十百計未可以必知其彼之盡非而吾之盡
是至論取吾心之通以適於用深有得於孔氏之遺
者先生一人而已夫以孟德與衛公摘其所述兵家
者流耳有濟於用而吾猶然取之矧是書也詎邪說

金華集

卷二十一

六

正人心上發先儒所未明下有裨於後學者哉吾讀之解願焉因爲之刻刻成而請序遂序之若其剔隱伏刺缺漏按駁禁持冒擢而賢擢之雖善避者無所逃如子唐子所謂古經師不及者多散見於諸所著述不獨是書已也

送通府王公序

代借景事來摹畫點綴而文最

宕逸可誦

外物苟有所動其中非必慕聲利而悅榮華然後爲吾心之累雖玩清游曠處高明而御文采亦吾心之

徐孝其集

卷三十

七

累也今夫建寧非清曠之所高明之興而文采之區乎其名山巨溪則有武夷九曲列仙之所宅而風人之所寶也其大賢鴻儒則有朱蔡游胡魏真之輩其支裔不可勝數濂洛所不敢輕而關汾所不能窺也其圖籍書記輻輳錯出坊市以千計富家大賈所不能聚而敏記捷視之人窮年累月所不能遇也故凡官建寧者清心怡神則必入武夷九曲訪古問道則必尋朱蔡諸賢之里而拜揖徘徊於其間至於觀覽者亦必求之於建陽之群盜篋笥而後已以爲是

清曠且高明而文采與聲利榮華遠也回視其中能脫然無所動乎吾未之知矣余同僚通判上海王君少年起進士歷工部郎中知貴林府以忤貴人改今職頃之遷建寧同知將別予以赴予惟世之左遷者不戚然憂必矯焉以喜其遷而就職也不傲然其上則必過爲歛抑強笑語以和人而君之處此也若雲之行空雲自來去而空無所得視吾之所謂有所動於其中者何如耶今之官建寧也往游武夷問朱蔡之遺購書記於肆以備覽觀將必異於昔之官建

徐孝其集

卷三十

八

寧者矣

又

代就職事發文愈峭直

府之同知大率以佐其府事然府中其他諸司各有所專掌而遂以軍伍之寄歸諸同知今天下衛所諸伍之中凡關木索執文書與兵卒甫至者富人戀家室則自進其買閒而冀得速去其貧若久在伍者官乃巧投其不便之役欲使以買已而日久漸困不勝其求輒相率引去於是軍始有逃者又故鄉門戶多蕃大而伍之祖孫或了然不相繼則又以闕告大抵

一衛之中逃與闕常八九而存者無二三同知者寬大則私其民曰諸逃者是伍之官毆之也曰諸闕者安土樂業胡一旦而轉徙於千萬里之外也於是爲之吝恤掩護於勾攝之中剛斷則詳其軍曰逃者攝矣或未攝者容可訪而繫也闕者勾矣或未勾者容可借而按核之也於是爲之搜羅連引於勾攝之外夫私其民民未見顯然蒙其惠也而軍之耗則歸之詳於軍軍亦未見顯然增其壯也而民之病則歸之同知者處此亦難矣上海王先生以名進士歷工部

卷之二

九

郎大夫奉命董填權商於山東江浙之間其後虜入又與諸司監督甲冑戰鬪之器稱材敏芳潔出知桂林竟以違忤刑紹興不數月而有建寧同知之命夫某固以同知紹興得侍先生之後者方今四郊多壘額制之軍饑渴敵如彼而裨補之法又兩難如此且逃闕於伍尚有盡射其糧而顧募法與費復加倍就使罷顧募勾射糧以盡復其額誠亦未得銳壯可用之材補軍之畫誠不可不講求其善而其愚未有所得也先生寬仁剛斷兼舉靡遺其在中外旣以聽

聞其廉平今而又幸親見於同署其視事建寧之餘處兩難之際長策遠攬必有以教我耶先生之行府中有詞以贈而予又適署縣事於山陰遂以縣之故事致私情云

送推府王公序

代

婉曲感慨煙波自生

霸州王先生以進士出推紹興三年抱冊而上上而復來來不踰月又復召爲兵部武選主事兵部固多司武選爲大武選固多事襲替比試爲大大凡襲替之事必稽其祖宗所始遷轉從來追功過相因事例

卷之二

十

愈多文書愈積掌者不可了則倚辦於吏吏束人以繁文或活脫而牴牾之較駁其毫毛動逾年歲於是襲者至則先草檮結衣手袖數金望吏門而謁之長跪祈請作縮其所欲與漸增益焉不然將好其衣服則所持無有極已又類比試率以馳馬越溝塹發三矢俱中兩人對鎗不避乃爲中否者且遁有減今於溝塹鎗矢中否襲否何如耶官上至都督下迨指揮不問腹心四邊廉靜才賢者或肉生髀至問跨馬而食肉者曾有不股剝以鬻致者耶其在邊者或敗藏

坐機事計無賴率先關通幸虜小人得原中四者幸其言語不達譯者虎張恐喝謂虜來且無數時急切用人朝上名而夕坐幄矣當今四郊多壘士氣冰解姑治其標莫重於明賞罰吏持其襲替可以明賞耶寬比試於無事濫陞轉起用於有變可以明罰耶先生三年理郡刑賞罰無所不當威行而恩寓材敏而節堅夫兵刑之大者也班固以是作刑法志而不他著兵乃先生素平刑則何有於兵耶夫襲替比試之奸則先生之專職也往大臣常有言者其經營頗周

徐文長集

不卷十

十一

悉或亦可采而施行其他則事在職方部諸司上贊公卿下自相協和以采長而棄短則先生亦有責也今朝廷方且重兵故余於先生之行不以送而以告夫亦不忘在郡同事之情也

贈李都使序

代

牧得峭勁

嘉靖丁卯冬 朝廷既生得海酋直其明年正月遂下令盡誅其夷黨之在岑港者時總兵俞公統舟師職分布謂響礁門在馬墓港北爲賊必走之路且近巢而險以屬廣東都指揮李公凡數月兵數十交公

益易賊每乘夜棹巨銃直抵其巢以中賊多死者賊畏不敢出是路乃始爲火舟者三計焚港以走公知亦取數舟置兩竿於其首象齒列乃別出小艇以矢石擊其載火者而用所置竿逆火舟着壩岸焚殆盡賊計益窘其後援者至自日本欲從馬墓入岑港公分二哨且守且擊之俘若溺者率相等賊竟不得入遁走死別嶼中其在岑港者怏怏走柯梅狐蹲鼠伏者又數閱月幸脫走蓋亦墮壞狼籍甚矣夫夷狄與人雖異性而辨死生明利害懲既往而戒將來一也

徐文長集

不卷十

十一

向使公守馬墓時其智勇或山人下賊舊者不出新者且必入山則愈驕入則愈大若巨魚決破吾任其去留而無一梗之者然則生死孰辨利害孰明又何既往之可懲將來之可戒哉凡人眩小利昧大體至兵則先首功後事機以此律公所得少矣可乎哉適通判吳公與公共事之日久其智與勇若勞苦大約相似比其歸府謀吾言馳贈之且具言公性忠慨廉而有威提戎卒三千人坐百艘中且三年矣無不威且服者始擒滅徐海諸酋暨直等咸預焉而督府方

以水道參將薦於朝其功名蓋不可量云

陶宅戰歸序 敘事中感慨發論意氣悲遠

往昔松江之寇載連歲所擄掠航海而歸其留者尚千人據陶宅繞水十數折阻狹橋懸岸伏深葦以爲險會潮福與南畿兩開府合吏士二萬人約諸道並入時會稽尉吳君言道險而遠須問道察虛實指地形令人各曉暢乃始逐程逼以進王者不然之兵刻期入果敗越十日再入又敗然戰時君獨能令兩健足裸走視賊巢中所望見擁諸兵仗坐屋角上二絳

卷之三

卷之三

十三

衣者知其草人也始縱擊賊殺六十人斬十二級復以身殿他道之敗兵以出其所部七百人無一死者若其再戰之日則以百餘散走之卒搏勝寇於險以已所乘馬脫兵備副使悉驅其敗卒使前獨瞋目斷後側頸顧而走引虛弓射却其所追賊於是兩府始賞君以百金而恨不早用君之言嗟夫世獨憂無善言耳然或有言而不能用或能用而不察言之是非大抵能言者多在下不能察而用者多在上在上者冒虛位在下者無實權此事之所以日敝也予嘗追

卷之三

卷之三

十四

憶季夏時君獨驅遁賊百人陷阜埠澤中其後府中諸公與之持久余短衣混戰士舟中觀形勢知其必敗乃策戰守二事草既具復投諸匣中嘆曰儒哉儒哉獨無耳目人耶往冬王山人挾策叩轅門論柯亭之勝負如指諸掌無一聽之者其所聽者類皆兒童駢子之見而至瑣極陋之談乃卒取敗而悔矣今事且急府中數召山人與語其不聽山人者固如前而其所聽於他人者又亦如前也於是每拊髀而嘆乃今得聞君之事又拊而嘆曰吳君固縣尉然官也又數搏賊有明效言且不見用王山人未嘗試戰且一布衣耳其見棄復何怪吳君新安之巨家也以吏入粟尉會稽其爲政慈愛敏斷臨財一毫無苟取至其提兵時乃反出其有以與士卒故士卒樂爲之死而君又多馳射劒槊占星校閱之技數出奇詭之計舍死爲士卒先士又益恃之戰遂有功然雅好結名士居常策馬馳祿首十數過王山人家論時事故山人於其戰歸也謀余言以贈之嗟夫使有善用君者以盡展君之才卽封侯何足道哉

沈氏號篇序 調亦紙姑

吾越有耶溪者帶遶名山號稱佳麗迴洲度渚涵鏡體以長縈散藻澄苔轉風光而輕泛其在前代尤爲巨觀紅渠映隔水之粧紫騶嘶落花之甯鏡湖伊邇蘭渚非遙嘉會不常良辰難待舟移景轉三春才子之游日出煙消幾處漁郎之曲古今所記圖牒攸存邇來居士沈君棲真妙致挽慕前修始駕迹於市廛終寄情於魚鳥眷言邪水尤嗜曲涯轉入一天還迴幾折數聲長笛渺滄浪而自如一掉扁舟入荷花而徐其長衣集 卷下 五

曲序

海樵君詩篇子都侯已刻於粵南至是從子某又取君所爲曲若干首刻而播於里巷藏其副於息柯亭中目曰息柯餘韻從衆好也業已要子發其意於篇端予雖尚未見全篇也而故嘗與海樵君游則固諗其聲矣辟若好琴瑟然其音無所不具其抒之於思

也極其所到怨排則可以稱小雅好色則可以配國風而其按之於指也遇小雅則聞之者足以怨遇國風則聞之者足以宣而君今已絃解而柱崩矣琴瑟之音杳然雲散風駛而獨留者譜同聞之者之所欲傾耳而起君於松楸之表者也而烏知其不傳哉語曰睹貌相悅人之情也悅則慕慕則鬱鬱而有所宣則情散而事已無所宣或結而疹否則或潛而必行其幽是故聲之者宣之也故觀茲譜者人將以爲登徒子莫如君余獨以爲反登徒子莫如君獨其聲艷耳空同子稱董子崔張劇當直繼離騷然則艷者固不妨於騷也噫此豈能人人盡道之哉

贈禮師序 論甚明確

昌黎之文余夙誦好之至其論道則稍疵及攻佛又攻其麤者也余觀其送文暢者謂暢欲聞浮屠之說當就其師而問之不當從吾徒而請從吾徒而請乃美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而然耳此豈足以攻佛哉大約佛之精有學佛者所不知而吾儒知之吾儒之麤有吾儒自不能全而學佛者反全之者

夫所謂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非吾儒之麤者耶不然將學佛者始祝髮而髡之以爲絕父子獲君臣矣既畜髮而冠之擁笄墜珥忽焉長見女于祿而饗將無所不至謂足以全父子而完君臣踐文物而履事爲之盛耶某師自幼去俗爲僧大善寺中臘若干年衣食飯付應以給初無事於禪講蓋所謂不求佛之精者而心行直平絕去勢利祖其祖而父其父子其子而孫其孫真若俗之倫理然蓋所謂得吾儒之麤者未可以其髡而少之也計臘若干年今總

徐文公集

卷十

七

之得六十某月日其生也其徒名浩者與余夙爲詩酒交來乞余言以壽余惟佛氏論心諸所證悟卽壽命相者悉掃抹之而其告波斯匿王又引見恒河性以覺之云此身變滅之後乃有不變不滅者存此皆彼教中精微之旨師既無所事事矣而何庸於吾說至吾儒之麤若所謂君臣父子云者則師既以事事矣而又何庸於吾說哉於是合掌作禮而持偈以頌之云爾

肖甫詩序

道純錄

古人之詩本乎情非設以爲之者也。是以有詩而無詩人。追於後世。則有詩人矣。乞詩之目多至不可勝應。而詩之格亦多至不可勝品。然其於詩類皆本無是情。而設情以爲之。夫設情以爲之者。其趨在於于詩之名。于詩之名。其勢必至於襲詩之格而剿其華詞。審如是。則詩之實亡矣。是之謂有詩人而無詩。有窮理者起而抹之。以爲詞有限而理無窮。格之華詞有限而理之生議無窮也。於是其所爲詩悉出乎理而主乎議。而性暢者其詞亮。性鬱者其詞沈。理深而

徐文公集

卷十

六

議高者人難知。理通而議平者人易知。夫是兩詩家者。均之爲俳然。謂彼之有限而此之無窮。則無窮者信乎在此而不在彼也。肖甫與吾結髮而同師。至十六七而始分。又六七年而復合。合而復同師也。始同師時。同學爲于祿文字。既而分則同有事於詞家。又既而合。則同有事於道。於是肖甫者爲詩始入理而主議。然其性也鬱。而其所造之理。與所主之議。深而高。故其爲詩也沈。而爲人所難知。夫兩詩家者。各是其是。如聚訟然。即使亮而易知。猶不相入也。况沈而

難知乎。而余獨私好之。某氏善肖甫亦好之。將稍出其藏匣者。梓以布而試其果投於人否也。而謀於余。余故略道其所以然。諺有云。鼠不容穴。銜萁藪也。乃予之評其亦果容於人否耶。

玄抄類摘序 序次雅當

書法亡久矣。所傳書法鈎玄及字學新書摘抄猶足系之也。然文多拙缺。散亂字多訛讀之茫然。欲假以系猶亡也。余故爲分其類去其不要者而稍註其拙正其訛。苦無考解者則闕之矣。大約書始執筆執則

徐不其集

不孝子

主

運故次運筆運則書書有法也。例則法之條也。法則例之槩也。故次書法例。又次書法書法例。書法功之始也。書功則例與法之終也。故又次書功功而不已始臻其旨矣。故又次書致書思致之極也。故又次書思書候思之餘也。故又次書候而書并法微矣。附焉書至此可昧其原乎。故又次書原書至此然後可以評人也。故又次書評而孫氏書譜大約兼之。故終以譜

又 落筆陰森

自執筆至書功手也。自書致至書并法心也。書原目也。書評口也。心爲上手次之。目口末矣。余玩古人書旨云。有自蛇鬪若舞劍器若擔夫爭道而得者。初不甚解。及觀雷大簡云。聽江聲而筆法進。然後知向所云蛇鬪等。非點畫字形。乃是運筆。知此則孤蓬自振。驚沙坐飛。飛鳥出林。驚蛇入草。可一以貫之。而無疑矣。惟壁折路屋漏痕折釵股印泥錐畫沙。乃是點畫形象。然非妙於手運。亦無從臻此。以此知書心手盡之矣。

徐不其集

不孝子

主

抄代集小序 無限感愴

古人爲文章。鮮有代人者。蓋能文者非顯則隱。顯者貴求之不得。況令其代隱者。高得之無由。亦安能使之代。渭於文不幸若馬耕耳。而處於不顯不隱之間。故人得而代之。在渭亦不能避其代。又今制用時義。以故業舉得官者。類不爲古文詞。卽有爲之者。而其所送贈賀啓之禮。乃百倍於古。其勢不得不取諸代。而代者必士之微而非隱者也。故於代可以觀人。可以考世。

抄小集自序 婉宕

山鷄自愛其羽，每臨水照影，甚至眩溺死，弗顧孔雀亦自愛其尾，每棲必先擇置尾處。人取其尾者，挾刃匿叢篁，伺其過，急斷之，少遲，忽一回視，則金翠光色盡殞，此豈其靳惜之意，專致通於神，故人不能奪其所愛而必還之於既去耶？此其於麝抉臍、蛇剖珠，又稍殊異矣。余夙學爲古文詞，晚被少保胡公檄作鹿表，已乃百辭而百縻，往來幕中者五年，卒以此無聊，變起閨閤，遂下獄，諸所戀悉捐矣，而猶購錄其餘稿。

徐文長文集

卷三

三

於散亡，并所嘗代公若代人者，詩若文，爲篇者若干，蓋所謂死且勿顧，奪其所愛而還之於既去於孔雀山鷄何異耶？昌黎爲時宰作賀白龜表，詞近調附，及諫佛骨，則直處地然耳，人其可以槩視哉？故余不掩其所代於公於人者，雖然，自妄羽之而復自妄尾之，安能保人之必羽之而必尾之耶？誠如是，則吾之購之錄之也，其不見笑於山鷄孔雀也幾希矣。

刻沛言序

予自嘉靖辛酉以後，文若詩皆爲人所給者，今聊刻之以發一笑，其人不求而自賤者亦爾。

景陵丞婁君檢其翁故所簿沛時覽游唱和諸篇及人所贈翁善於政，佩印於他縣，獎檄於諸大吏，以至久而致休以歸。文若詩凡數十百篇，其大父御史人所贈者又數十篇，將付諸鐫，而以書屬予。客有在座者曰：沛君之治沛必善，苟未善，卽幸得一二言足矣，必不能盡買沛人言若此多也。然而述則幾於陳矣，且沛簿與沛中天子孰尊？簿善治與隆準者提三尺滅暴秦而定天下，功孰高？今持以付諸梓者，侈矣。然與大風歌數語孰雄也？而今且奚若矣？則是集也，鐫不鐫，可以坐而定也。予曰：是或不盡然也。今夫以糠粃而視天下，則典謨亦陳，堯與舜亦不得錮其已去之烈，誣其夢以爲覺，苟用以砥世，則非陳無以鑒也。陳之爲用，猶燎之於艾也，枳與半也，彌陳而彌善也。且吏沛者多矣，致言之多，莫踰婁君者，則少言者不知幾何人，無言者不知幾何人，言而反是者又不知幾何人也。以無言準少言，以少言準多言，以反是者言準是者言，不可以爲吏者砥耶？苟砥矣，雖陳矣，鐫之可也。

徐文長文集

卷十

三

陸氏譜序 以解頤痛哭起情一轉意足

當漢之興也尉佗以蛟鯉之資涎沫島外當其時不
有陸賈之賢用數語以下之則南海之波幾於沸及
宋之亡也朝廷在樓櫓間矣老嫠抱孤子而泣此與
續息者何異哉而秀夫周旋其間一日尚喘則一日
尚藥夫國之存亡不可定而定于兩公者則如此余
少時嘗渡庾嶺半遊南中卽未至厓山然舟轡之迹
多兩公履舄之所經也每一思之或問遺蹤於故老
至說他及抱帝事未嘗不慨焉以興泫然以淚思起

陸氏譜序

卷二十

三

其人而與之語一以解頤一以痛哭今來訪天目過
富春爲陸邵武君所延醉而宿其廬出其譜乃知君
兩公裔也環鹿山而居生者數十家其歿而墓者封
亦以十數問其來不過二三世中人耳其繁如此不
譜何以令不湮且疎耶予與君言則知君文而有禮
如此矣不覺是又安知其能篤於人倫又如此耶因
起告之曰夫余昨遊南中追念二公之遺而感之如
彼又况親見其子孫若君輩耶且余於兩公路人也
猶感之如彼又况爲其子孫若君輩者耶吾卜之行

凡見陸氏有人矣誠如是卽君不屬余以譜序猶當
序之况君果屬予也

李伯子畫冊序 宛似大蘇

李長君嘗畜畫兩本本數十幅山水人物羽毛果卉
靡不收其爲品則畫家所稱精神與逸靡不具蓋皆
南宋與勝國時國手所爲而君自遼入京師所交游
益廣每幅必屬一時能名詩者書之而予亦濫其中
至是復以序屬余嘗觀蘇文忠公爲王晉卿作寶繪
堂記多陳書與繪不善畜之者頗病人以余觀於難

李伯子畫冊序

卷二十

三

俎中所載崔伯延每當戰必令僧超用笳吹壯士歌
項羽吟然後策馬入陣所向無不捷者如是則冊中
之詩固不足以病君矣獨於外則無聞然魚鳥鸞鶴
具載陣法中而決水千仞因地制流又爲孫子形勢
篇中至要語凡茲四者蓋卽繪家所稱羽毛山水事
也審如是寧止於不病君且深有助於君矣夫爭道
鬪蛇何預於書聞聲渡水何預於禪而一觸卽悟終
身樂之不窮矧以君之捷敏而遇茲四物爲助於兵
家者哉誠如是也則君雖作堂以藏之如晉卿令吾

輦日指而哦品其間以俟君之一觸而悟亦無不可也

贈吳宜府序 慕畫有生韻憤惋沈壯直過史

遷矣

當嘉靖乙卯間海上始大用兵兵諫諸大府者特驕甚偶絳衣襲錦而靴帽幹魁嶄多力者三四人入越鄉把劍袖錐目夔夔以睨過市褰則醉飽繫馬狹斜則擁紅紫以嬉如入其家之庖室都不與一錢日既身知無所拂遂稍侵居人居人聚譁之則走撞縣

徐子集

卷二十

主

門撼丞簿收管居人猶吹吸吸晚丞簿丞簿畏得禍不敢動氣與酒益奮尚恣睢街市中不去余方與君罷講稽山下逢之直前視彼四人者嘆曰酸何知敢視我直攫乃巾碎之耳余謂君曰市人足恃也蓋扶諸君曰不約易散未可也君歸呼族人於家余歸呼族人於寓得七八輩余曰可矣君曰不約莫任其害未可也約族人曰儕等擊擊其下莫擊其上約市人曰儕等莫擊第喊而聲援遂擊四人者靡不仆幾爛擊者逞其絳錦與靴四人者裸而號乞命君曰悉還

之稽首悔謝若崩角市者譁而合掌君答而拊曰勞矣稽首稱快若崩角顧謂余曰盍歸乎余曰諾過寓將別君曰未也已令設於寓矣舉爵以揖升若次功級然盡醉而退翼旦丞簿若守並寄謝以言一日于把君手謂曰生平知公操筆而搖穎誠不知用膽與略乃如是君笑曰使他日試某以兵亦猶是也已而君果仕及今二十有二年乃始為明天子提十萬衆守數千里亭障不用其邊幅直用一言以定虜虜六年不敢決檻而啼其求食也特稍稍然搖尾耳中

徐子集

卷二十

主

朝始翕然以君為長城一時勲名無與比伍余於是益信士磊落奇瑰赫赫奕奕垂後世者不定於素不可以襲於一時若彼武侯淮陰並以數言初見其主之時策天下於几席非君稽山之一闕烏足以倫哉於是君方以貢成晉兵侍又以秩滿膺贈與廕而予適以公招在幕中感舊而贈以言

註參同契序

極類長公禪喜文字

徐君景休所註參同契存而諸家云亡者以偶不諒古人著述之體故也後儒於書句句而訓之章章而

貼之故經自爲經體而註自爲註體古人則不然其
評經也取於明經而已註之之體或不章貼而句訓
編而次之之人亦無從章析而句分兼之作述之手
韻調不遠古今相隔考問無由指存爲亡轉傳轉信
矣景休之註之湮也坐於是景休之註湮而魏公之
經亦泯拔景休所以起魏公也諸家言經者欲拔景
休而不得甚至欲分四言爲經五言爲註是止馮字
數以別唱隨遂起吳倫妄裂亞掇如萬手繅絲不勝
其亂好古者尚謫又從而謬序以信之註未及還經

卷之十

卷之十

卷之十

且盡失予覺其然乃取廬陵陳氏所註分章上下久
之一日試挈其篇與其篇相印一經一註母子粲然
以逐他篇莫不畢爾辟如陸孫東垣先攻一營遂曉
破蜀之法連營七百里一旦席卷魏經徐註既蝕復
明夫長者貴財記分衆子帳籍自別然當其未分不
特爲衆子畫餅抑且起衆子支屬妄擬某物當得某
房誇示眷戚註未分經亦復如是及至分貲妄擬俱
歇註分經定亦復如是雖然貫穿文義印字曉人亦
小補耳若悟真機字乃無隻故分經分註援筆於既

悟之後則可牽文於未悟之先則不可不然搏控糟
粕希不見請斲輪矣阜阜冬冬有上無下有西無東
貫心於中開戶支窓參之斗蓬一用寄衝王言始終
言終於甘始於十兄若問吾心正鬼三雙而鷄十雙
蒼筤中人敘言

贈嚴宗源序

起語雋永而終篇情事悽然

楚鍾儀繫晉軍庫景公見而問之知其爲楚伶使鼓
琴樂之余固能琴今以內難繫樂往悲來往往思一
鼓而琴不可得日所與伍者十數邏伺卒與數十罪

卷之十

卷之十

卷之十

夫漆面而叩鼻如义剝然所對者拳桎絙樗諸械所
見者白日走羣鼠爭人食所苦者蟻虱移家館吾破
縕而已無一琴以娛而有諸苦以助窘是以非甚故
舊足無履斯地者而封之村有嚴君宗源者於余非
有平生也乃偕吾故友任君之叔子某始持一豚蹄
釂酒脯食飲吾於其地差不苦而且樂之不欲遽去
余異之乃數問某某爲余道宗源少時極聰明書一
目不更讀而悉記中直父喪始罷去營家事然其爲
人耿錢財重意氣孝母而慈子急人患難可紀者凡

數事施予不責負者其人爲誰與誰以彼之履若此固宜其慰我於囚而不去我也予聞而思有以紀其人稍章其行故於其再至也書數言以歸之噫魚相煦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今不能江湖也苟相煦以沫不猶愈於已乎

逃禪集序

錢刑部君號八山雲藏公別號也

以其所觀釋氏之道如首楞嚴所云大約謂色身之外皆已色身之內皆物亦無已與物亦無無已與物其道甚閔眇而難名所謂無欲而無無欲者也若吾

卷之五

卷之五

五

儒以喜怒哀樂爲情則有欲以中其節爲無過不及則無欲者其旨自不相入而今之詆佛者動以吾儒律之甚至於不究其宗祖之要眇而責諸其髣緬之末流則是據今之高冠務干祿之徒而謂堯舜統中以治天下者教之也其可乎其或有好之者則又陰取其精微之說以自用而陽暴其闕漏以附黨於中正謂佛遺人倫非常道將以變天下爲可憂嗟夫吾儒之所謂常道者非以其有欲而中節者乎今有欲者滿天下而求一人之幾於中節不可得也是其於

常道亦甚難矣况欲求其爲非常之道如佛氏之無欲而無無欲者耶奈之何憂其變天下也凡此者皆稍論其微旨至其神通應現廣大奇恠而不可究詰者姑不論夫已茹葷而強餐霞者以肉食睹川澤之產而不知其海之藏此猶可諉曰各據其所見也彼所謂高冠務干祿之徒其至潤而無比塊然略無所見者亦顧呢呢於閔眇而難名之道又何爲者耶此雲藏公之所以逃焉而不能已於言也

贈婦翁潘公序

以骨肉感切之情發悲愴鬱

卷之六

卷之六

六

堙之氣譬之聞曉角於寒沙令人不堪回首吾鄉近世嫁娶之俗浸薄嫁女者以富厚相高歸之日擔負舟載絡繹於水陸之塗繡袂冒箱笥如鱗往往傾竭其家而有女者益始自矜高閉門拱手以要重聘取一第若被一命有女雖在襁褓則受富家子聘多至五七百金中家半之下此者人輕之誠多不及也相率以爲常吾婦翁當庚子時以名法給事錦衣敎官王陽江縣簿時與外兄童君尚俱在京師外兄偶爲翁道某曰吾姑母夫徐夔州者有少子九歲

能爲舉子文十二三賦雪詞十六擬楊雄解嘲作釋
毀翁曰其人婚否外兄曰未也是歲翁來家乃遂以
長女見許而贅其某叙珥之禮略具而已其後乙巳
某以卜居爲豪無賴所註誤家殆盡居一年復有幃
幕之變某遂辭翁居東城然翁以前二事爲其營治
髮幾爲白而所費金反滿中家聘女之數時某益無
聊甚而未聞理道素矯抗爲不情之廉當辭而就東
城之居也固辭翁不持一物以行又避於求多簡其
形迹至是人始有言於翁者曰凡人擇子壻不爲利

則爲名不爲名則亦多其寒溫虛禮今君之以女與
人也上之既無利與名乃并其虛禮而亦不得耶翁
曰君所謂利吾所不道也所謂名將謂其屢薦而輒
棄也誠其問學解弛當以爲憂至於校計顯晦非可
令達人聞也今人有熱而疎其親亦有涼而附之者
吾壻方涼其偃伏寡與固不當施於我然壯士之志
也處困者所難豈可詆訾之哉於是言者語塞而退
以某所計翁乃所謂受一命者也使如世俗宜深求
於某而乃反益出其有以周旋其患難某居其家六

七載今自居又六七載矣更新舊浮流存否之變而
翁之敬愛某者如一日某固已難翁之施我矣及聞
塞言者之辭乃不謂翁知我顧如是某近見丞簿有
材力能幹濟者非不斐然可觀然士或疾讎而民或
怨詈之至橫被跌挫無以解某往隨公在陽江見其
拔大惡決大機豈直丞簿所不敢爲乃服勇衛命之
使亦所觀望而徐圖者又反得士民之懼而大吏亦
未聞厭其跌宕而不制某始歎曰使在洪武時封侯
何足道哉蓋翁本宏材而機智亦出世俗上固宜其

知我也某久懷感欲言而未有路會今年以五十壽
以二月十三日生辰受親友之賀某始得序言隨衆
賓後

覽越篇序 鳴咽之音

余讀蘇文忠公之上書於文潞公也悲焉大約道其
當就逮赴獄所著書十亡其七八到黃作易傳論語
說恐一旦淪沒不傳又以文字得罪人必以爲凶衰
不祥之書莫肯收藏謂潞公一代偉人也故托之以
傳予晚得交上虞葛籀仲景文叔侄間而兩君者位

分去潞公遠甚。而其在諸生中，卓然稱偉人，則略相似於潞公子。今所著以擬文忠，猶兩君與潞公侔也。而所遭患難，則不翅百之故，亦遂取舊所著散亡而僅存者，從獄中托之兩君，而賴仲且遂許以傳而爲之序。最後亦以已所著覽越篇來予讀，而歎曰：是亦豈待我而傳者耶？平居用力於道，既早見而握覽之停涵，既久一與古今人遇，便引吭而鳴，響溢於據梧扣竹之表，是故識遠而音介，介然肆以雄也。彼且無事於工聲，而世之號爲工聲者，又烏足以闔其藩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一

三

哉。然而觀斯篇者，味其言亦可以槩其人之偉矣。余固不可以不序。雖然，皇甫謐序三都，足以重左太冲而陳師錫之序五代史，不足以當歐陽永叔，則予雖無序可也。

王山人贈言

中氣之守大是後復迭難相跌

宕一偈更有悟景

錢氏有子曰某年幾壯而病嘔血一嘔滿鉢而百療不已。王山人某附耳與語，可一刻用三五字訣令坐於一室中，半日而減不踰月而起，走食飲如故，無何

錢氏子持一鯉造余柿葉堂中，問其故，則曰：將借先生之言以償療也。鯉潑潑然躍，柿下余嗜焉，許以言，則告之曰：山人曩與子訣，用何語？錢氏子不對。余曰：以余所開殆中氣之守歟？凡人勞則氣亂，氣亂則風，風則波，勞甚則風急而波駛，或爲逆上，靜軀而忘心，則風止而波寧。上下各循其營，如此則守且無事也。而何事於中？山人嘗謂余言曰：我初得是術，通督任如蛇鑽泥，如蟻尋垤，目耳如洗，剔錮疾如湯沃雪，便謂神仙在股掌間。迄今行之，可以療病，未可以仙。若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一

三

仙者乃舍守中而求鼎於外者也。余曰：舍則似矣，求則未然。其後數與言，終兩年而未決，故於贈言也。復令錢氏子持往問之，儻不免於異同，當復我於柿下也。爲作偈曰：

舍却兩頭守中截，只似麻繩打一結。若還更向外頭尋，便似借鐵來補鐵。麻繩打結有時申，借鐵補鐵幾時成。能將口訣醫紅液，却勝阿膠與鬱金。

北臺疏草序

代盛太守

曩巡遼草數簡入紹時，偶雜隨行書笈中。一日與屬

論遼事稍出之偶爲楊會稽擄去既又偶徐山陰至
相與謀校於鄉先生其將刻之業已具子移書止之
不可得既竣閱成編乃言曰古稱人臣之諫也入而
告君退而焚其草子不草之焚愧矣顧不能止人之
刻不以薄乎客有在座者曰彼焚草者恐彰君之過
也當于巡遼時會主上新極朝廷清明無闕事
子所疏特塞垣利害帥臣才不才耳與古彰君過者
殊何所諱而焚耶子曰帥臣才不才既疏之而忍暴
之耶客曰非是之謂也塞垣之救也辟諸病人而帥

徐文長文集

卷下

五

臣辟諸醫其措置也辟諸方餌言救否不核醫之才
不才與其方之宜不宜與既核矣而不以通告於病
者之家使再誤試之則病益敗矣子何不忍於暴醫
而忍於敗病哉子曰如客言則是編之出也儻亦不
廢於擇醫與方者乎遂書客所問答於末簡

雲南武錄序

奮邁沈雄足令壯士色動

余嘗讀唐書南蠻傳永昌西野人之桑取以爲弓不
筋漆而利越賤音炭夷以貨之西多薦草產善馬至
金鐵銅鉛則在在有之故滇之刀劍矛戟名天下是

習武者之物他蠻莫與爭利也其始蒙舍詔之自王
也雖屬僞然觀其擇鄉兵爲四軍羅苴子戴朱鞮負
犀革銅盾而跣走險如飛百人置羅苴子統一人又
有望苴蠻其馳突如神其師行乃人齎糧羊五升滿
二千五百人爲一營其令前傷者養治後傷者斬是
習武之法他蠻莫與爭強也遂以大而驕唐至孽孫
異尋牟而敗其於夷夏之權衡可謂不審矣而馬伏
波有側之役諸葛武侯有獲之役並履歷經營於爾
滇之鄉其權衡不失分寸雖兒童婦女至今神之甚

徐文長文集

卷下

五

百世習武者之著龜驕秦者之藥石耶而邇者諸生
之見收於武也以弓則取材於西野以馬則取駿於
越賤以刀戟則取五金於諸產所以運籌而權衡於
一心者苟能取師於馬葛兩公是戡定之武也又以
是弓以是馬以是劍戟進而取師於我高皇帝之
五將軍一舉而定滇者是開創之武也生之鄉人在
漢有李恢策蜀漢破劉璋又自請代鄧方又治叛酋
定南土及於臨難不忘喪元而段赤城以身飼大蟒
所持劍自蟒腹出卒活一鄉人此二豪者亦庶幾

身以成仁者之武也。於此三者生等將誰取師乎？其力而取之，得其一亦不負今日選生者之意矣。

贈李宣鎮序 議論詳確篇末最爲感動

說兵者謂今獨石迤北孤縣一臂於虜中，其初獨石置衛本開平地也。開平左四驛接大寧，右四驛接獨石，彼此有急，左右旦夕可相援。而開平後乃棄之，虜凡橫亘三百里，徙衛於獨石，有急左右不得相援。又西虜寇遼，必踰獨石，循開平棄開平，非計也。議禮者謂古恒嶽乃在今大同渾源州，自五代失河北至

宋未能混

爲契丹所有

今真定恒山耳而

議者以爲高皇帝逐胡元既收河北矣，乃北嶽亦不改真定而吳人徐侍郎問台人王侍郎讀書札記大閱錄後先出似。成祖時北嶽改祀渾源矣，然當永樂十六年夏楊金三老奉詔修誌時尚未聞有此說也。豈卽誌後乃始改祀耶？至問諸鄉里中仕趙者，往往云趙祠嶽固不廢，曩余客上谷欲一往渾源已，衆糧會約伴爽期而止。邇奉公使命意庶幾且了，夙通乃抵徐而病歸矣。遣兒走報公，隨以言曰：公家世

名將軍也，獨石可棄與否是公父子間專職其籌畫必素乃渾源嶽祀非專職也。且隣吾意公固有餘暇卽隣且必一及之，果真定耶抑渾源耶？何者公方鎮也，岳方岳也，方鎮方岳幽明表裏一也不近紬於百里之晉之隣而俾聚訟者遠迷於千里之趙之濫公得無意乎？

周默婦集序 婉曲盡意

荀子言人性惡，楊子曰人性善惡混而吾孟子則曰人性善。凡人之於父子也，姑章於其子之婦也，宜無

不愛也。矧婦而賢且孝者耶？周氏之爲婦可謂賢且

孝矣，而爲之姑章者不特不愛之已也。顧離之爲道

以死是集也，哀之者之詞也。吾欲非荀子何以有周

之姑欲非孟子何以有周之婦？欲非楊子何以既有周之婦復有周之姑？雖然姑章之離婦也卒不勝哀婦者之多，則孟子之言性善也爲勝老子右實而左名然。吾夫子許夷齊以民稱疾沒世而名不稱者，周氏罹實禍於生而徒獲虛名以死，實禍身苦其毒也，虛名鬼享耳享不享孰知也？吾欲於二者擇而從之

不背老子則背孔子雖然等死耳不猶愈於生爲善無以自白也而死蒙惡名者乎吾越人常談沈錦衣之死而將并夷其伯子也適有天幸以免遂謂天眞能與善人而詆非司馬氏傳伯夷語然天能活伯子何不能不死錦衣也豈伯子爲善人而錦衣爲不善人耶今試論之錦衣善人耶不善人耶如東海孝婦天能爲早以白其冤於後乃獨不能別有所爲以免其死於先豈於後也天則優爲早而於先也天不能他有所爲若爲早者耶雖然造化者以名與人爲享

徐文長文集

卷二

事

實以生者短而享名於死者長人固嘗借是以寬死者矣則名固果貴於實耶審如是周氏以一死而得茲集之名也果天所獨厚者矣周氏可以瞑矣然世有爲善而名埋匪直埋也而顧蒙以惡如吾前所云者天又將何以處之耶中郎之孝也遇司徒之賢而卒蒙以逆逆曰黨淮陰之忠也遇鄧侯之知不能救且下石焉而卒蒙以逆逆曰創此與謚鶴以爲善何異耶不問天有所處也噫使周氏而知此誠可以瞑矣。

海上生華氏序 鏡書

予有激於時事病瘼甚若有鬼神憑之者走拔壁釘可三寸許貫左耳竅中顛於地撞釘沒耳竅而不知痛逾數旬滲血迸射日數合無三日不至者越半月以斗計人作蟻蝨形氣斷不屬遍國中醫不效有人言華氏工者客游多傳海上方試令治之奉而愈至則問其餌兩物耳以入竅中血立止乃用聖母散三十服而起因與往來日問方無窮盡自言其愈江湖中奇疾甚多而國人易其工無知之者即知無召

徐文長文集

卷二

事

之者余貧欲爲文以彰之而未暇也則憶曩時與張山人二書其一曰予耳血每至耳中割割若驚雷即迸射成瀑流不可措手以試於諸醫亦罔措手也妄思昔人以強弩射湖尚障東海今若此僕之死自分而越之療亦可知矣晚得一華氏止用二味藥其止效如神其一日陳勝因趙王羽執太公其間用計設間百不可脫而卒賴以濟者至瑣之斷養埋名之侯生也事不可忽類如此僕欲用此言表華工以文兄作一詩其人日綰櫛具旋旋而來吾置具於左坐上

坐交筋與食飲心甘焉毋一毫勉強也噫余之贈華氏計無出於此二書矣仰越人知之未可以其工而易之也因稱之曰海上生

著郭子序 甚明暢

邃古之初天施其氣地受而化形人與萬物皆穴土以生亦若今世父種而母胎之也種生地上而諸穴之在地中凡既嘗生物如婦之可復胎與未嘗生物如女之可新胎者皆生氣之所在也生氣所在其在昔也卽人物尚能創生誠使堊者取骨骸以乘此生

卷之三

本卷二十

三

氣卽不能創生能止其不靈耶苟靈焉不福其子孫而又誰福耶故骨乘生氣而福及子孫未可謂盡無是理矣客曰遠初生物地則穴之今胡不爾曰土靜而厚民則生也迨於後世振之洩之偷之薄之生之具耗矣土澹則生物能出也迨於後世堅之實之卽偶有生焉不能出矣是故有掘地而得物者也客曰遂古初生胡乳胡舖及其既也胡衣以裾而不速仆余曰人穴土中有竅無泄一陰一陽不呼不吸綿綿息息不問歲月必堅且靈而後破穴以出如老聃之

垂白而始拆於母腋若此者水火不侵何用衣食迨有胎生漸薄漸綿土處始病水居而顛惟萬物莫不然蓋始麗而終織彼謂空桑孕尹者何異醲酒於靈甕稱海上生人者亦何所附麗以與權由斯以談穴生之理灼矣燎焉此非吾之臆說也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廣成子先我而有言然則堊骨者而獲乘夫生氣蓋適得其天孕之故也又安止其靈之不而陰之不延

贈張君序 議亦快

卷之三

本卷二十

三

經稱鵬之用其將飛也必待海之運其飛也必以怒其徙也必培以九萬里之風而後南而蜩與鳩之決起而上下於榆枋者不過尋丈之間耳乃用是以笑而訾之此知之所以有大小之分也惟年亦然故有蘭與蟪蛄不知晦朔與春秋矣而冥靈與大椿其爲春秋也或以五百甚或以八千夫以知之大小與年之大小其不相及也如此今也欲舉有限之年以營無窮之知卽使其大而爲鵬也亦何益於年而益於年者必謹一息愛一毛無侵於世而亦無濟於世而

後可若是則龜鶴之不槁與木石之入於塵中亦足矣故養生之家聖人有不盡取者凡以是也而爲蟲之說者則曰鵬與鳩與螭其知之大小菌與蟪蛄與冥靈與上古之大椿其年之大小皆不免於變壞而其中自有不變不壞者存而後吾之所謂知者蓋無處而不是其所謂年者無所謂始矣而又何有於終噫其說亦可謂宏且妙矣而吾友張君者蚤歲力從事於聖學今也並二氏而並參之故其當應感之會於倫理巨細之繁日雨下霰集無不默然以裁之冲

徐文長文集

卷十一

書

然幾於道人皆不足彼獨有餘吾知其然而莫知其所以然蓋吾嘗聞於射者矣彼的者有常而臂者無定舍有常以殉無定將百發而不一中有一人焉乃縶弓而不射日以寶吾形又有一人焉射而若忘不射而若忘也曰以寶吾真及羿之至也則不然其未射也默焉若寶形者其射也超然若寶真者而期不失於鵠用是以終其身雖加青霄之翼洞重兕而貫縣風無弗裕也若然則二氏之說寧非吾學聖人者之一助耶而又何病於儒向吾所謂不知君者令以

是而擬君意者其庶幾乎誠如是則君之知且幾於鵬矣而其爲年也亦何有於楚之冥靈與大椿耶

代邊帥壽張相公母夫人序 以王母授符發

論文遂鏗鏘鼓舞

我少師相公趙太夫人當萬曆丙子某月日爲七十有一之生辰某既受造於相公無以爲太夫人壽乃繪王母以進而謹書其意曰南西於方坤也於府金石也故其珍寶瓊詭之觀有不可以常情測者而後王母之說興焉要之不可以爲據亦不可盡以爲漫亦猶今太夫人本非常人也其所享之物與其所撫而教之之人不惟舉世之所未識而有舉世之所未聞且見者驟而語之無惟其疑而未必盡信之也然傳王母者又謂黃帝與蚩尤戰不勝母遣使授之以符而後誅蚩尤定天下遂都於涿鹿之野夫涿鹿者今上谷之東某所奉命以從事之所也行壘之暇間常舉授符戰勝事以問諸長老而無有知其然者求之於史則曰黃帝得六相而天下治六相者蓋風后力牧欽然則涿鹿之得以都果盡由於王母之符否

耶向者青把二酋之日寇我邊陲也騰躍閃倏不翅傳所稱蚩尤者吹雲噴霧之暴列聖膺之幾動宵衣至相公秉鈞而俛首息喙奉質稱臣偃然於馬蹄駝脊之間至其曳駒驟而來也即小有睚眦抱關操戈之吏猶得揮尺撻而鞭管之凡六年於此矣而其因得奉以周旋與甲士農畝休養而生息居安而預防其危蓋天下之定悉準於此若是而語人曰相公即非風后力牧比殆其徒欺其誰曰不然至問其所從來則相公者孰生之而孰育且教之也然則太夫人所遣之使與所授之符日侍於軒轅之庭者視王母又孰漫而孰信耶故某竊常爲之說曰相公二大人居楚王母去西方萬里而遙使徒以享而擬諸母則天下者尚未必其皆信使以相公擬風后輩而以太夫人之庭訓也信於母之符則天下人未有不信之者也某誠職上谷知黃帝與母事頗詳而有感於太夫人之生當有不朽如母者在而匪直以其形之盛也故獻圖而兼進其說如此

送沈君叔成序

文數行耳悲楚激烈幾於易

水歌矣

叔成父仗劍出塞垣拾其先公蛻以歸乃復抱書號闕下取所銜兩虎數狐以甘心始拂衣歸鄉間駐馬野棠灑涕報事於先公墓道於是鄉閭稱叔成奇男子無忝先公既罷復短劍跨一驢將渡江淮而北復有事京師也來別余於理見余抱枯就學與鼠爭殘炙蟻虱瑟瑟然宮吾顛館吾破絮成父忽雙涕大呌曰叔憊至此乎袖吾搏虎手何爲余壯之體貌雖孱囚矣而氣少振也於是作歌以爲別

八駿圖序 式於古

八駿圖圖 文皇戰時所乘馬也戰而馬中矢各有地曰鄭村壩曰白溝河曰東昌曰夾河曰蔡城曰宿州曰小河曰靈壁馬各有名曰龍駒曰赤兔曰烏兔曰飛兔曰飛黃曰銀褐曰秦驕曰黃馬抽矢於馬者各有其人曰都指揮丑丑曰都指揮亞失帖木兒曰都督童信曰都指揮猶兒曰都督麻子帖木兒曰都督亦賴冷蠻曰安順侯脫穴赤曰指揮雞兒人之次各因馬馬之次各因地不奈也

自註曰右序不雙提歲抄余嫌其不簡故

特刪去
大半

贈梁尚書公序

蒼蔚可誦

近時籌邊者謂西虜既已款塞稱臣曳駒牧以仰乞於中國而地亦聯絡山澗堅堡厚垣列亭鄣以臨之卽處守亦易爲力而東虜者地在在多沙鹵善崩難垣堡不可以亭障而守而虜亦連歲數被創其睚眦睚眦枕戈而臥待擊而竊發無時日歲月之可期然而昨歲者虜傳矢諸酋連舉二十萬將甘心於我而大總制梁公秉節鐵奉天子璽書以兵部尚書兼

御史大夫實臨其地文武大吏之在薊遼兩鎮亦各

不奉主十

聖

以其職奉璽書東王橫金而聽命者不下數十人公於是兼所利令遼師出兵以擊胡而薊則往壁於其地若將棄間以爲其家衆然者而已則提銳卒臨兩壁中據督亢以示左右臂指形禁而勢格之不旬日虜果困解而歸壁遼者乘之遂捷最復襲之復大捷天子知公能會兵部缺尚書遂進公爲兵部尚書而戶部郎大夫與藩臬諸大夫某君輩則所謂各以其職奉璽書而受成於公者也至是來以言

予自惟儒生幸把寸管以侍事上古所稱毛錐輩耳烏足以知公雖然固有大幸焉何者易牙者天下之妙饗也當其主人召客而易牙爲饗其所缺大者鼎釜無不告矣小者豆俎無不咨矣至於醢醬之瑣辛酸之微而亦必告且咨焉不亦以貢乎不告且咨故巨者舉矣而細者未必周至於易牙自召客也而付饗以人苟有所缺大者不待咨而細者亦不待告也故旨甘之必優几筵之備無遺美異他日矣故他人爲饗勝易牙之自爲饗也昨公在兩鎮易牙饗也今

徐東長集

卷二十

聖

進而本兵也他人饗也行也吾且見今者召客甘旨之時而几筵之備之甚於昨也吾故曰私幸也爲國家而幸也吾儒生耳他何知知以是復諸大夫而已矣

贈李長公序

渾雄沈毅集中得意文字

周公之教伯禽也令其辨木葉之俯仰以知父子之所當然夫木葉之於父子間至不相謀也而周公之所以教其子與伯禽之所以成其爲子者卒不過此蓋天下之事無一不成於道敗於不道而道莫要於

孝弟議者不察乎此而謂兵之家尚詭與毅於是率
南莽於家庭而僥倖於閭閻一涉孝弟事則見以爲
迂濶鈍遲徒老生耳一切置不講而不知趙括長平
之敗乃由不善用其父書而伯禽卒成淮徐之功則
以其敦信義習禮讓推本所致乃自木葉俯仰中積
累而然非專於費誓旦夕間威以孥僕之效也予從
五年前識今參戎李長公於燕邸蓋挾其兩弟新破
胡而來也弓刀血尚殷投鞭一語輒竟日氣陵逸不
可控制視天下士無足當之者當其髮未燥時從其

徐本李集

卷十

事

尊人與匈奴戰大小不下數十首虜功滿上書中今
其齒三十有二矣而始得拜參將於馬水予適客京
邸馳騎致尺書予從容爲過之予莫論也而幕之中
客長公無不爲結襪而篝袖以供食飲者計諸權賦
得入私藏可數十百金悉蠲以膏黔首令賈願出其
途使卒不艱食一蔬一粟必取諸其家至其視士卒
猶其子士卒之疾苦如疾苦其身死無以葬輒給槨
錢減膳直以充視餼予見而歎曰孝弟之効其殆効
於此歟蓋公家居時侍其尊人寧遠公與母夫人黎

色而慄聞聲而長跪以須至今紆金而衷親矣擁千
人從東方來臨別卽輿一語不當卽脫膺而受撻在
西方每食必思每語至感動必流涕噫此豈兵家之
所謂沾沾於詭與毅者可同日語耶今夫兵猶博也
孝弟者其資也勝而成功其采也資高則氣安而必
勝資寡則氣不安而必不勝茲予之爲公賀也爲資
高也非直爲必勝也資高者何魯伯禽之孝是也賀
而必舉魯者何寧遠公始封而有土也

白氏譜序

兩說極真結一二語滑滑

徐本李集

卷十

事

譜興於盛而廢於衰不可以不謹也人富貴則力有
餘餘則思及其親喪祭冠婚之行惟恐其族屬往來
之不多也當是時豈惟欲聚其親哉卽疎者亦復然
故譜作將以多之也衣食不給而流散隨之禮無以
自通而名因以湮聞有稍自給亦惟恐其干而施聚
禮而多費當是時惟恐其不少也故譜廢爲仁人孝
子者則不然故譜常興而不廢不幸而一時無其人
譜廢矣後一人出焉則復興會稽白氏之先按所譜
云出於黃帝於周於秦於楚是並有可考者大抵譜

常談然也。至於自關中移會稽，自國光始，自會稽移宛平，自彥中始，數傳而至於今。余友曰：受采字君亮者，不過高曾以上一二世而止耳。遂芒芒至不可考。此則非細故矣。且君亮常令予傳其祖分宜公。今副本中亦不見。豈白氏固嘗中衰而泯泯出於予前所云之故耶？予家亦有譜，其譜之廢興亦復然。昨日殺一雞召族中，知此者與謀之不兩日，而君亮持此本來令序方，亦欲與君亮兩相訂印也。而君亮乃又紉連搭買馬鞭北矣。

徐文長文集

卷三十

七

亦陶集序

吾友葛公旦氏，當其爲生時，負奇姿，承世學，抱三寸管，以與一時雋彥校馳騁於上下之間。當是時也，謂其不欲躡青雲，依日月以酬其生平，尋遠計於圭組中，吾不信也。及其一旦有所不嗜，乃棄去如敝屣，盡收其芒鏘以滿然於無用之鄉，求爲一處士而猶恐其若有聞焉者，故往往以淵明白況然而退焉。猶恐有所不敢也，故其集成自題亦止曰：亦陶而已。人知之，其不盡知者，似亦不盡許也。今夫焚蘆之似

竹也，豈校其條籜而盡同哉？亦取其一節而已矣。人謂淵明所棄令也，公旦棄直棄生耳。夫生者寧非致令具耶？抑又豈可以令限生耶？故公旦所棄與淵明棄一也。竹與焚蘆一節似似矣，他何知至於公旦詩乃多似少陵，少似陶，然庭堅評陶則又曰：他人爲詩有意於人，贊毀其工拙，至陶直寄焉。如此則公旦詩又亦似陶。

壽史母序

洵湧壘出文似江河之決

徐文長文集

卷三十

七

曰：溪澗之水，束以兩崖，齒以白石，廣不踰丈，深不滿尺，鮒不得掉，跋者惟蛭。河海則不然，際天極地，出日入月，萬寶環瑰，虬蛟等蟻，取者無窮，用亦不竭。由斯言之，寧不溪澗難而河海易耶？予曰：是則然矣。當夫震風鼓天，秋潦不止，一蟻穿穴，百隄爲毀，泥汨汨沙旬晷未泚，馮夷陽侯袖手莫計，而溪與澗也，澄湛經流，朗昭玄哲，規矩尺寸，易爲小飭，卽有微播，旋起旋息，當此之時，水之難也，屬之溪澗乎？抑屬之河海乎？其在人也亦然，故卜子夏曰：子方魯仲連，諸人取於

世也少故自守也恒有餘故鮮所疵類孟嘗春申平原信陵用於物也弘故其於檢也常若有所不及苟及焉則非情矣故人得而指其瑕其於女子婦人也亦然故陶侃之母貧約無他管也截髮剝紮以易其供以給其秣茹藥食茶事非有多於訓其子也故曰易已寡婦清之以一婺也而馭萬鎰奴千指乃無有溢德致禮萬乘故曰難其在今也亦然史恭人之偶少卿公也少卿之績比隆四君宜其溢且瑕也而恭人居其內天下之賢少卿自存至亡無或異口其最孤之遺久而後司隸於朝也恭人居其上天下之賢司隸自髫至胃無或異口故史氏之先貞女稱烈猶澗之有汜也故曰易也恭人檢約而無溢德猶海之絕澗也故曰難也其於壽也亦然他人寡應而慮省皓首也而耳目猶聰明手足無所苦易也恭人日酬百月酬千歲酬者千而十今年若干矣而猶耳目聰明手足無所苦難也難固足賀也亦因是以知其長也

張母八十序

夢寫如畫勝有風神

始吾與子錫子文輩居相近也子錫伯兄將軍曰子儀者暨兩弟竝來就予家塾稍後而子錫子文乃與予同挾策而翔竝髻也兩家兄弟無一日不三四至竹馬襦褓一趨而到門蓋自屋畔庵左抵衙署右衢數百步間風塵縷縷昏一巷皆吾數童子所蹴踏也而予與二張即髫占對屬文稍稍驚座客名一時談起郡中而太君者與其太公竝拊而憐愛之至則啖以糗糒餽饌或出果餌入袖中戲劇而蓬垢則爲稱沐綖則爲針紉澣熨不憚細瑣而閭閻將軍也備戎物或弄劍擊拾而引弓相與牽樞馬不轡而馳且射衛井道中超臺級至墮跌損壞而母終愛之不色慍亦不甚禁兩兒子意若期以濶遠不屑屑事兒女東箱者數十年來二張者薄俗學爲詩人四方知之賓至盈座吟嘯酒盞間無虛夜而予顧逡巡庠序中庶幾一飛而屢墜既乃觸網罟謝去其巾衫益一意於頽放時時復從二張游而太君益爲治俎脯饌黍稷教飭諸婦母違夫子意人或問之太君曰顧人家於人倫天理中母大虧欠耳至富貴會有盡時兩兒

予若其交儔輩中所馳宜不與彼校短長也噫鴈鵠
稱君子之壽不以其用心專一耶太君數十年中視
其子與吾輩如一日予與吾輩所履有不同而太君
者自小時啖果餌以來至今爲治俎脯之日無不同
故太君者當其被戴筭珥則女婦儔也及問其中則
鳴鴈之君子意者其莫過矣此不可以小太君之不
短耶及是太君年八十矣交太君之子輩令涓操筆
以頌其唯唯已則頌曰某誠自棄不能如淮陰釣徒
持千金以報漂母飯天如有意於吾輩其令吾輩更
徐其長之集
入卷二十
頌太君如今日者四十年以少報太君啖果餌治俎
脯與釀之德也

贈沈母序 古雋篇末殊可慨

沈母太君俞者沈伯子之母也太君歸沈甫二十五
而寡有姑嘗嬰病太君至糜股以療之得不死然貧
不給於藥與饗太君乃用針紉以給終其姑之身母
缺養有孤是爲伯子時方在襁而今者娶婦有子若
女且孫矣伯子又知書能操筆而比於分隸行卓卓
爲鄉人表夫若是是孤與子皆齊也而太君則爲茶

也與蓼也者計二十有五年以至於今太君蓋年六
十有六是大君之爲茶與蓼也者亦六十有六年矣
而始得督撫洎按察徐朱兩公者檄有司旌其門伯
子與余友也且蓺也有德於予而太君當予過伯子
時往往滌器割牲出俎脯罄其甕缶燭脂涸漏盡矣
而猶令伯子把予袂或匿其中履若是者太君蓋不
以予無益於伯子也今其旌也予不可以無賀蓋予
居常謂風世事卽不可輒得於有司苟有逸賢野史
爲之書數字於觚槩間亦足以信後昨訂縣誌遇貞
女孝婦曷所
入卷二十
所知者衆人乃謂未有旌門表坊舉扼
書不復候校按否者往往遭訕罵不已由此觀之人
固不可以無實至於實之名否則其權不在當毫而
在組綬也的然矣夫然則此舉也予安得不喜而爲
太君賀哉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一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章斐然華甫校訂

跋

文長短幅最濬逸才雋手滑有晉人風韻宋

人理味

新建公少年書董子命題其後

重其人宜無所不重也。况書乎。重其書宜無所不重也。况也。况早年力完之書乎。重其力完宜無所不重也。况

徐文長集

卷二十一

題乎。董君其得新建公早年書。願以題命我一

書石梁鴈宕圖後

台宕之間自有知以來便馳神於彼苦不得往得見於圖譜中如說梅子一邊生津一邊生渴不如直吸一甌苦茗乃始沁然今日觀此卷畫圖斧削刀裁描青抹綠幾若真物比於往日圖譜彷彿依稀者大相懸絕雖比苦茗尚覺不同亦似掬水到口畧降心火老夫看取世間遠近真假有許多種別不知他日支杖大小龍湫更作何說

書梅花道人墨竹譜

余觀梅花道人畫竹如羣鳳爲鶻所掠翎羽騰閃掛袂凌滅之詭雖鳳亦不得而知而評者或謂其厲意理也哉

書畫後

仙人以道勝女婦以貌勝有人觀神仙於畫中則與一遇之及果遇之道未嘗不道也而人曰此非道也如昌黎之於其從子雖至親而猶不得相信觀女婦於畫中則與一遇之及果遇之貌未嘗貌也而人曰此貌也如登徒之於其妻雖至陋而猶不以爲媼是於道也抑何苛而於貌也抑何恕耶予偶觀此於某君館令書故書之如此爲昧者言耳某君信道於早而予譬貌於晚不煩風與警觀者當自得之

書茆氏石刻

金華宋先生之重也以道卒用於學士也以文世珍其書謂多由此然即使不道不文書亦自珍也豐考功晚痺而跌株連臂腕於書不無少妨而歸安茆君康伯購而簡刻去乃並是兩公盛年五合時物其寄

我以題雖非其人然殊快一飽。語云匪跣逐曷鞞肉。
送畫於寺書其左

右梵景乃塞僧所贈相傳爲李伯時筆細閱之信非
伯時不能也題於上方者曰西河溥當亦非俗髡但
不省爲何代人惜其手書亡矣代書者稍習文待詔
體亦不俗今以歸華嚴寺清公之徒曰某供養之如
蘇長公舍四板菩薩例噫亦都安哉

書蘇長公維摩贊墨蹟

予夙慕大蘇公書然閱覽止從金石本耳鮮得其蹟

蘇長公書

卷二十一

三

馬子其博古而獲此予始幸一見之必欲定其真贋
者則取公之贊維摩中語而答之曰若云此畫無實
相毗耶城中亦非實

書米南宮墨蹟

閭南宮書多矣瀟散爽逸無過此帖辟之朔漠萬馬
驕獨先

書子昂所寫道德經

世好趙書女取其媚也責以古服勁裝可乎善帝胄
王孫裘馬輕纖足稱其人矣他書率然而道德經爲

尤媚然可以爲稿蒞頑麤如世所稱枯柴蒸餅者之
藥

書夏珪山水卷

觀夏珪此畫蒼潔曠迥令人舍形而悅影但兩接處
墨與景俱不交必有遺矣惜哉雲護蛟龍支股必間
斷亦在意會而已

書李北海帖

李北海此帖遇難布處字字侵讓互用位置之法獨
高於人世謂集賢師之亦得其皮耳蓋詳於肉而畧

李北海書

卷二十一

■

於骨辟如折枝海棠不連鐵榦添粧則可生意却虧
書陳山人九臯氏三卉後

陶者間有變則爲奇品更欲效之則盡薪竭鈞而不
可復予見山人卉多矣曩在日遺予者不下十數紙
皆不及此三品之佳滄然而雲瑩然而雨泫泫然而
露也殆所謂陶之變耶

書八淵明卷後

覽淵明貌不能灼知其爲誰然灼知其爲妙品也往
在京邸見顧愷之粉本曰斷琴者殆類是蓋晉時顧

陸輩筆精勻圓勁淨本古篆書家象形意其後爲張僧繇閭立本最後乃有吳道子李伯時即稍變猶知宗之迨草書盛行乃始有寫意畫又一變也卷中貌凡八人而八猶一如取諸影僮僕策杖亦靡不歷歷可相印其不苟如此可以想見其人矣。

書沈徵君周畫

世傳沈徵君畫多寫意而草草者倍佳如此卷者乃其一也然予少客吳中見其所爲淵明對客彈阮兩人軀高可二尺許數古本亂雲靄中其高再倍之作細描秀潤絕類趙文敏杜懼男比又見姑蘇八景卷精緻入絲毫而人眇小止一豆惟工如此此草者之所以益妙也不然將善趨而不善走有是理乎。

書謝叟時臣淵明卷爲葛公旦

吳中畫多惜墨謝老用墨頗侈其鄉訝之觀場而矮者相附和十幾八九不知畫病不病不在墨重與輕在生動與不生動耳飛燕玉環纖穠縣絕使兩王易地絕不相入今妙於鑒者從旁睨之皆不妨於傾國古人論畫已如此矣矧畫乎謝老嘗至越最後至杭

遺子素可四五並爽甚一去而絕筆矣今復見此能無慨然

書朱太僕十七帖

予少時似聞學使者蕭公言元末括南中寶物裝數舟載以去卒沈於河而十七帖石數片在其中至是石起於濟河者即此本也滿刺人能辨寶木虜耳舍馬上物宜無知而顧亦識此既又不隨以往也此亦真神物矣哉然斯言也蕭亦得於傳聞未必然也予又見吳中晚刻別本引言謂勝此亦未必然也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一

六

又跋於後

昨過人家園榭中見珍花異果繡地參天而野藤刺蔓交戛其間顧問主人曰何得濫放此輩主人曰然然去此亦不成園也予拙於書朱使君令予首尾是帖意或近是說耶

跋書卷尾

沈徵君啓南畫大約如伯陽初生便堪几杖是謂稚中藏老又如謝道韞雖是夫人却有林下風韻是謂秀中現雅而大蘇評靖節詩亦云由曠而造平淡辟

食石蜜。中邊皆甜。因知評別啓南如此則真。不如此則廣。而此卷者固已如此矣。誣以廣得乎。董文用老骨董也。高直收之。詎墮誤賞。

又

董文堯章一日持二卷命書其一。沈微君畫其一。視京兆希哲行書。鉗其尾以余試而視此書。稍謹。歛。放。不折。校余久乃得之曰。凡物神者則善變。此祝京兆變也。他人烏能辨。文弛其尾。坐客大笑。

大蘇所書金剛經石刻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一

七

論書者云多似其人。蘇文忠人逸也。而書則莊。文忠書法顏。至比杜少陵之詩。昌黎之文。吳道子之畫。蓋顏之書。卽莊亦未嘗不逸也。金剛楞伽二經並達磨首舉以付學人者。而文忠並兩書之。金剛此帖是也。楞伽以付金山參寥余過金山問文忠玉帶所傳鎖山門者亦爲頑僧質錢充口腹矣。況經乎。儻得如此帖摹勒傳人間亦幸也。惜過時失問。

讀餘生子傳

上虞葛子景文者一日方晏集息忽絕既而忽生因

目其生爲餘也。號餘生子。自爲傳。號餘生子傳。子取而讀之曰。異哉。生之餘也。天其獨厚於葛子乎。楚之南有泰氏屯氏者。均畜萬金。一夕均燬於火。幾乞矣。幸而均取於火。又均得其餘。其一人善畜之以好施。而崇福。其一人不善畜之以忤時而賈禍。則餘者不如無餘者之爲愈也。曩吾見葛子於其寓。有道人也。其後絕而復甦也。遂訪余於理。視曩所見。蓋益進於道矣。其於其傳中已所云朝聞夕死。蓋允蹈之者。故其處也恒安。其善用其餘生以崇福。若所謂泰氏者。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一

八

歟。前年逆有陰變起而九自裁死。與葛子同也。幸而九不死。生與葛子同也。顧蹶蹶然置身於理。是進道與葛子異也。故其處也恒危。其不善用其餘生以賈禍。若所謂屯氏者歟。一禍之。一福之。謂餘生獨厚於葛子可也。然一進於道。一不進於道。謂餘生獨厚於葛子不可也。

書馬君所藏王新建公墨蹟

古人論右軍以書掩其人。新建先生乃不然。以人掩其書。今觀茲墨蹟。非不翩翩然鳳翥而龍蟠也。使其

人少亞於書則書且得矣而今重其人不翅於鑑其書僅得於銖書之遇不遇固如此哉然而猶得號於人曰此新建王先生書也亦幸矣馬君博古君子也袁先生之書如此其多將重先生之書耶抑重生之人耶

書吳子所藏書

閱吳子所藏紅梅雙鵲畫當是倪元鎮筆而名姓印章則並王元章豈當時倪適王所戲成此而遂用其章耶近世有人傳虞世南草書大徑五六寸絕不

徐長文集

卷二十一

九

類世南其所書詩又是李白杜甫所作去世南生時遠甚而其印文十字乃是華蓋殿大學士虞世南書夫唐時何嘗有此殿名又何嘗有此官又印內文從來何嘗有結一書字者並大可笑也此蓋本朝夏閣老言書耳夏老固亦號能書然比於世南奚翅醜婦效西子顰若元鎮之效元章則南威偶效西子也閱畫時適人以夏書來評并記之

書季子微所藏摹本蘭亭

非特字也世間諸有爲事凡臨摹直寄與耳銖而較

寸而合豈真我面目哉臨摹蘭亭本者多矣然時時露已筆意者始稱高手予閱茲本雖不能必知其爲何人然窺其露已筆意必高手也優孟之似孫叔敖豈併其鬚眉軀幹而似之耶亦取諸其意氣而已矣

書紅眼公傳

志有之水柔人狎而玩之火烈人望而畏之稽諸吾鄉人水蹈江涉濤以求沒者子於親往往有之無待於丈夫而後能也若所謂娥者蓋屢著矣至於耿鬱攸輕燎原與祝融回祿爭雄捷以破其圍而出其所

徐長文集

卷二十一

十

怙所灼者雖曰僅兩瞳子睚耳而癡痕烈然爲朱孔陽是以紅眼公名聞於世此與蹈水者奚可同日道哉紅眼之後世趙君煉者予家世親也爲予道其事因得柳君所爲傳觀之而敬書其後是日也予感忠孝節廉事而有醜於賊臣背子垢婦人也目光閃閃若曙星不啻晉人所云在牛背上者抑不知眼之紅於翁曩昔何如耶

書新建公二序手稿

曹操書余未及見而文公謂放之公書天風海濤乃

近元常元常魏人蓋操亦放之耶曩欽人持文公箋
學庸稿本來相質特似今所見新建公送兩府官序
稿大約俱草草而二大儒之爲儒則同故書法亦暗
合耶兩序稿點竄不數字而世相傳溫公通鑑稿本
多真書點竄亦僅僅兩公端慎殆亦暗合耶送劉府
者自舉爵以後送費府者自橋踰以後大是警策而
今全集中並逸知所逸者不少矣

跋司馬公草書

司馬伯通先生弘正間材傑也其草書倣聖母帖聖

母帖卽懷素上人書而聖母別是一家司馬書與張

十一

南安東海翁書皆宗聖母帖也聖母帖有蝸牛及老
科斗脚肥者及縫衣匠剪子者皆是法未可以微疵
而短其醇伯通仕業亦豪俊其詩多清豁罷官書門
榜云獨呼明月常倍醉不負青天早放閒人至今誦
之

趙文敏墨蹟洛神賦

古人論真行與篆隸辨圓方者微有不同真行始於
動中以靜終以媚媚者蓋鋒稍溢出其名曰姿態鋒

太藏則媚隱太正則媚藏而不悅故大蘇寬之以側
筆取研之說趙文敏師李北海淨均也媚則趙勝李
動則李勝趙夫子建見甄氏而深悅之媚勝也後人
未見甄氏讀子建賦無不深悅之者試之媚亦勝也

書草玄堂稿後

始女子之來嫁於壻家也朱之粉之倩之顰之步不
敢越裾語不敢見齒不如是則以爲非女子之態也
迨數十年長子孫而近姬姥於是黥朱粉罷倩顰橫
步之所加莫非問耕織於奴婢橫口之所語莫非呼

徐文敏集

卷二十一

十一

雞豕於園槽甚至齟齬而笑蓬首而搔蓋回視向之
所謂態者真赧然以爲粧綴取憐嬌真飾僞之物而
婦奴者猶望其宛宛嬰嬰也不亦可嘆也哉渭之學
爲詩也矜於昔而頽且放於今也頗有類於是其爲
娣奴哂也多矣今校鄴君之詩而恍然契肅然欽容
焉蓋真得先我而老之娣奴矣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二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章斐然華甫校訂

贊

諸贊趣味依稀處直逼長公

觀音大士贊

一觀音法而有二評法華他機楞嚴自行溫陵孤山又備兩經真者有兩畫者亦然一似道子一似龍孫合兩爲一妙哉俞了之管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二

白描觀音大士贊

大士觀音道以耳入卅二其相化門非一而此貌師繪不着色似吳道子取石以勒

題大士圖

介亭要子畫蓮葉觀音處其上

萬里波濤琉璃拍天蝦鬚魚鬣鯉尾蜃涎靡不照澈如鏡照鈿儼此大士筏彼海蓮一塵不動而百魅伏跼問何以故曰吾不用何以而亦莫知其然

提魚觀音圖贊

潑刺潑刺婀娜婀娜金剛法華一棍打破瞞得馬郎

瞞不得我

折蘆達磨贊

片蘆長江隻鞋葱領弄此伎倆作傀儡影我諦思之必傳者訛麻姑被晒擲米成砂

伏虎畫贊

我觀伏虎曲蟠以枕諸繪耽視茲獨以寢秘威如待不覺愈猛裴旻遇之應手弓落李廣夜行蓋冰以却書瀘水羅漢畫贊

諸江河水若彼微蟲爲有性命爲無性命爲俱有性

徐文長文集

卷三十一

二

命爲俱無性命若俱有者蟲既應生水何獨受烹煎燒煮諸苦毒楚若俱無者水既應烹亦應煮蟲云何瀘蟲煮水作是分別若謂蟲則含靈水無知覺諦觀二物蟲體游泳水含流性得躍爲蟲付流卽水覺與不覺有何差別辟如有人發心愛惜豕馬牛羊不忍宰殺而於螻魚蝦蚌妄加解剝或亦於諸蝦魚螻蚌心生愛惜於彼草木斬刈無遺彼諸有物大小動植體則不同所含生性等無有二云何殺彼舍此起分別心瀘蟲煮水亦復如是弟子迷惑不能通曉是義

惟大羅漢正坐諦觀作何解說宜豁迷悶弟子徐澤
合掌禮拜而作是語

蓮葉大士贊

謂船是紙梢公是鐵梢公尚然況大菩薩

東方朔竊桃圖贊

竊攘匪污詣射相角無所不可道在戲謔

純陽子圖贊

并序

世所傳純陽翁象皆本其傳中所載記者人
望而識之也是圖與世所傳者特異相沿謂

徐文長集

卷三十三

三

翁於近世示現人間其狀貌若此故人得按
而圖之說紛紛不一中軍陳侯雅尚道術既
喜得斯圖於其友人遂令予贊之

昔圖若彼今圖若此昔耶今耶一純陽子凡涉有形
如露泡電以顏色求終不可見知彼亦凡即知我仙
勿謂學人此語墮禪

梓潼像贊

伏惟帝君三十餘化生民之初一十七世爲士大夫
當帝爲星神在翼張棟帝於蜀神在岷江寫帝於縑

神在丹青遍諸沙界無非帝所志孝文武靡禱不許
矧茲桂錄如海一粟豈舍此雋異而以與孰

又

帝君生當周之紀身士大夫十七世自茲以往生知
幾人間萬事靡不理柄司文章其一耳我昔聞之古
所謂文非筆墨子經史懷柔萬民德遐邇帝君作吏
文德不顯然騎龍馭箕尾人傳文章帝君事辟如大
海一滴水爲龍爲神宵夢裡素靈御攬暗聾子如此
之云俱幻詭馬君供帝姚子繪圖也作贊幾於戲帝

徐文長集

卷三十三

君之事亦眇昧陰陽兩言是真諦

三教圖贊

三公伊何宜尼跼壘謂其旨趣轅北舟南以予觀之
如首脊尾應時設教罔通不泥誰爲繪此三公一堂
大海成冰一滴四方

四老圖贊

乘者鹿羊牛也而非車馬蒼頭奔奔然者有昂然之
氣也而不稱平野四老者之偉而靜也或以爲商顏
米芝之輩鴻飛冥冥矣而謂爲平淺水平山將舍郊

而入郭等少年之游治。抑以爲應孝惠之招矣而未見馳漢廷之使者。安得起留侯於九原而辨其主之與瓦。

四仙圖贊

色身不全。謂非法器。此虛言耳。神光斷臂。鐵拐

又

是宜士昇爲神仙祖。無星礙心。是活子午。鍾離權

又

遍遊人間。翁嘗見。八人不見翁。索翁以形。呂岩

徐文公集

卷二十一

五

又

當其騎驢不免尋覓。今其下驢欲覓何物。張果

高皇帝像贊

上之巖也。天高以覆耶。下之豐也。地載以厚耶。掃孽胡而握漢統。維斯之與味耶。眉采耶。目河耶。唐虞之後耶。氏以朱耶。金天氏之胄耶。是爲我聖祖高皇帝之面耶。部耶。

一品三公圖贊

漢官博執取金吾鳥。示法戒遲師。授以棗。古人托喻。

似拙而巧。誰爲之。一品三公。揆厥所喻。意與古同。君子得之。允爲吉徵。

鳴教出所藏郭畫一叟持玄物。類石方長數寸。

開口語。又所携竹筐中植一小旛。置道旁一

叟聽其語。執冊肘若却避。然令贊之。

初觀三叟爲默。爲語似有所授。及諦觀之。默然以墮。有物在手。體玄守黑。曰此真詮。爲天地母。是宜聽者。委其陳。編驚却其肘。樹表於筐。如賈用售。則不可究。

自書小像贊

徐文公集

卷二十一

六

吾生而肥弱冠而羸。不勝衣。既立而復漸以肥。乃至於若斯圖之痴痴也。蓋年以歷。於知非然。則今日之癡癡。安知其不復羸羸。以庶幾於山澤之癯耶。而人又安得執斯圖以刻丹而守株。噫。龍耶。豬耶。鶴耶。鳬耶。蝶耶。栩栩耶。周遶遶耶。疇知其初耶。

又

以千工手鑄一佛貌。泥範出冶。競誇已肖。付萬目觀。目有殊照。評亦隨之。與工同調。貌予多矣。歷知非年。工者目者。評者如前。偶兒在側。令師貌之。貌兒頗肖。

父肖可知今肥昔癯人謂癯勝治氏增銅器敢不聽

商大公子像贊

公子爲誰特專絕經雅志林壑築室土城授鄙以記刻之貞珉當始弱冠面白鬚青久矣未面瞻圖之形頽須竹明頽姿玉晶觀其所養占其所成

余東白贊

古濠劉公來牧我邑授簡試予予年十一試予何所余翁之宅公侯大吏借館於予子訟亡奴執狀以須當斯之時東白未生計東白世乃翁之孫翁既徂矣

徐子

卷之五

七

公亦仆矣大馬踰耄倏且枯矣東白都矣今舉數矣自越而西聞東吳矣植桐與焦隨寓居矣此君一日何可無矣懿哉東白寧非夫矣言念劉公館公閣矣屈指其歲六十餘矣贊圖而起擲筆噓矣

宗侄像贊

色如芙蓉兼兼頽頽入市而歸投果滿車四十如此三十當何如

又

北窗五十須不可數歸鴈夕霞芙蓉秋浦

又

六十之年去五十近相睽幾何至不可認矧再十齡胡暮逢而不誰何以問

婁叟像贊

數年之前令我書貌頃復令書覺微倍老書儻再三老應更倍願叟百年屢書屢繪

吳君像贊

雙軸承觀有物朗匝笑語之間林竹振頽圖且改觀况親其真未見有此美髭矣而不樹勳名

徐子

卷之五

八

郁君小像贊

面天鰲者

瓜瓠白肥但可淹沮松柏多鱗乃中梁柱相君之貌安得不去彼而取此

書馬策之像贊

清嘯玄談惟頽是助辟彼林竹風生而寂怒風歇竹凝脩然其止肅然其理良亦有斐然則靜且默也未嘗不宜於頽也

范子小像贊

范家駒日千里卜新居近其止贈我雙魚尺牘題

王子小像贊

相君之肥飽德於中所以不願人之膏粱古人有言有後於魯不果徵乎穀也豐下

傅子像贊

傅能書梅復善琴

梅花一物也而君枝兩精之一出於毫一出於絲人貌君儀宜其為滿然之多予遠而望之梅為君也蒼然若檇株拘

柳生小像贊

都昌五子肖厥考元穀軀幹特短小軀則短小文甚

徐孝廉

九

藻辟如馬氏有白眉白眉用以別五常短小亦用別弟兄

許伯照像贊

古人力道戰勝而肥亦曰壯夫其鬚如戟彼貌像者為誰兼而有之可以知其中之所得迫而視之吾所與士之林文中虎其貌古其姓許

草誦

井序

王懋新自刻携小草八九葉懸於空中凡五年不甚叢生而亦不死暴烈日中愈青暢相

沿名仙草予攘而得之戲為之誦時酒酣

蕭女臣作挽詩故末句云

青青之草麗而匪麗將歸五霜彼知其幾遇風而化得羽之氣豈河上丈人之神為造物者蟲臂鼠肝之也而零星於是帶乎上不在天下不在地中不在人其夙世之能心而今輪迴漂轉適墮其習緣也猶超然於空際乎噫人皆知不死者之為不死矣孰知死者之為不死而盡問之於吾友之蕭季乎

題鳩

大其集

十

爾性何拙何不能綱紀而何為好奪山有喬木水有垂蘿爾不能取其皮而為其窩豈無陰雨時取彼芥柯而啄之嘴咀而瓜之爬羅上棟下宇爾後楹維鵲為之爾享其成徒珍其頸徒班其翎豈不能潤屋而能潤身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三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錢塘許爾京士魏校訂

銘

諸銘文自情生豈曰法古然却居然大雅

歛石硯銘 并序

出歛西門步長橋望黃山羣峰插天如劒戟
入門就小肆用錢二百五十貨得此石雲紋
而寶沙照日中瑟瑟若東夷所鑾屏扇然以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三

一

墨易膠稍乾爲磁吸鐵龍尾之佳者也時王
仲房賞之曰轉博可得錢千五百久之歛客
從獄中持歸爲余斲兩碁而復璞以來余將
寄斲於吳而先銘之如左

市於歛歸於越復返於歛終來歸於越石耶能忘情耶
耶銘於若盧斲於吳安保其終於吾人耶能有情耶

歛石硯銘 俱金星玄色

不食肉色故墨君子效之絕葷以養德不聚金布則
星君子效之散財以發身

又

長弘血老千年黥女媧割取三垣宿鉅橋撒粟一樹
朽亭長左股晝不守雲興水泳龍夜吼

端石銘

端石之嘉戛墨有聲如蟬跋沙斯乃然耶翩翩公于
夢筆生花

又

鸚鵡之眸有無不足求入且病眸爲石之洗

端石螭硯銘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三

二

領則燕而虎爲頭睚則螭而鸚鵡爲之眸彼飛而食
肉此飛而飲於流墨卿耳何足以侯

無眼端石銘

鸚鵡之日偶端石或取以驗真或指以爲疾我則不
然問果落墨不落墨

馬策之端研銘

端紫鸚鵡睛此俗見孰不能此端紫之鸚鵡以麋

隋麋峴刀削玉

又

小端稠墨捷。翡翠之削。金毫展閣而不染。赧難爲乎。苦吟。

鼉磯研銘

稠喻麋。一何捷。敗頽兇猛於獵。馬善走。必蹄齒才難。茂。

又

拔中山。吾女訝猶勝。彼攻卽墨者。終歲而不能下。

鼎研銘 硯面圓徑尺。沼寸亦圓。而橫墜井之足極短。

背之日。鼎其腹。鳥三足。雖蹲以馳。迅義轂而之。月蛙。

徐文彥集 卷二十三

五

蟆啄沼勺。水鬼微復寸。冰雹兮宛如胸面之雲。險塵興。寸膚用以雨蒼生。

破膽磨銘 并序

家藏古白磁膽瓶。嘗採梅枝浸之。歷春夏花

而實後破於冰。考其聲類。泗濱嘉石取其半。

縣齋中銘曰破膽磨。

膽之成。水入空出。以養其莖。目觀其色之榮。膽之冰。水出空。人以縣其傾耳。聞其聲之鏗。一山一入。爲聲爲色。見聞別差。妙性不忒。

刺匣銘

如鬼如帝。一物今達爾司。其滕操而不發。外貌則淺。實折其裏。古有藏名。其殆謂子。

篆檮銘

嘻。吾何嘗不吏於茲世哉。塵以外吾悉得而主之。故留符。無拘陟黜。也不時故目。亦不一其除。其所奏記者。始初之堂闢。白者。葉笠之鄉。而一爲檄召。則維猿鶴之章。苟一用於塵內。朱數日而不揚。敢告爾檮。謹其藏。

徐文彥集 卷二十三

竹秘閣銘

大書縣臂。小則不能臂。濡於墨而漬於紙。何以異於夏月之蠅。不縣而縣。惟女勃。

又

中書大書。用肘與腕。蠅頭蚊脚。握中其管。閣以擎之。墨不流肘。刻竹爲閣。創驚妙手。妙手爲誰。應堯張奧。

書檮銘

噫。此古之所謂博學君子者與。欽而閉之。惟木扣而取之。惟欲入耳出口。小人之腹。

又

古人已死君何讀弗得其精今何異爾積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三終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三

上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四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錢塘許爾京士魏校訂

記

蜀漢門侯祠記 文邑蒼然

馬水口爲備胡要地舊以其任付守備比始用廷議設叅將一領卒三千人以鎮之謂遼東李君某爲今寧遠伯冢祠世稱名將家子往鎮莫宜詔曰可則一省關樞令貨趨集便卒需卒死無以葬則

馬死王將得自補

馬操其

馬甘與卒共有既又節

縮已奉度可構塗入屬視北門從萬山中得靈秀所作廈一區爲殿者二爲門者一竝足三楹兩廡翼之甃蓋材工靡不緻好燭卜時日奉蜀漢前將軍關侯象以居之歲時伏臘刲羊豕吹簫歌樂用以侑神已乃促騎抵燕迓子以來而以記屬予過君請曰何居君曰某不敏生而慕忠孝節義人而蜀侯爲最著歿而爲神又惟侯爲最靈曩在遼從大人逐胡夢寐見

之若有所感。今茲門以北數程，胡落也。予世受國恩，爲國備亭障，正如孝子之奉慈親，卽有痾癢，宜無所不至。豈憑恃剗療，遂廢禱于神祇，予應之曰：郅都、在漢、匈奴憚之，迨其歿也，爲偶以射，竟莫能中。侯勇、義朗映華夷所嚴，非郅都比矧生者，有公輩在，胡如、有知，寧敢望馬水發一矢耶？至於史所稱侯愛惜士卒，獨悔嫂士大夫，愚以爲卽使有之，特加於請昏之、狡吳芳與士仁等之携貳，而不知彼三人者，皆漢賊、非可與語於士大夫。君旣惜士卒，至賓客賢豪靡不、

徐子北來集

卷二十

二

倒屣虛左，是真善學侯者。君之祠侯，宜莫宜於此矣。其謹爲書曰：祠始於某年月日，越若干日而成。費金若干，董役者爲某官某。

坐臥房記 簡致

凡人居一室之中，晝則坐，夜則臥，坐則箕焉，弓焉，臥則蛇焉，龍焉，此夢覺之常耳。人孰不然而青野子顧、作室而房之，而名之，而使予記之。何居？莊周有言：燕、

之動是之謂至動，然則不必不行，也不必行也。而一室之中，可以照天下，觀萬有，通晝夜，一夢覺而無不知，不然其坐也箕焉，弓焉，而巳矣。其臥也蛇焉，龍焉，而巳矣。人皆能之，而青野子何以之，而名房哉？

西施山書舍記 與長公凌虛臺記 差近

西施山去縣東可五里，越絕若吳越春秋並稱土城，後人始易以今名，然亦曰土城山。蓋句踐作宮，其間以教西施，鄭旦而用以獻吳。又曰：恐女模鄣，故令近大道，則當其時，此地固鉅麗要津耶？更數千年，王者

徐子北來集

卷二十

三

不可問矣。商伯子用值若干，而有之，山高不過數仞，而叢灌疎篁，亦鮮澄可悅。上有臺，臺東有亭，西有書舍，數礎舍後有池，以荷，東外折斷水以菱，而亭之前則仍其舊曰脂粉塘，無所改出。東南西而山者，聳秀不可悉悉，名山也。逮其舍而畝者，水者不可以目盡，以田以漁以桑者，盡畝與水無不然。余少時著舫於此而樂之，茲伯子使余記，余雖以病阻，其鵠然尚能憶之也。率如此，嗟夫！土城一山耳，始以粉黛歌舞之，官當鉅麗傾都之孔道，而今變而且遷之一旦寥寥。

然爲墟落田夫野老耕釣徘徊於其間或拾其墮釵於鋤掘迨於陰晦又往往詫野火轉燐於夜歸牧唱之兒童宜無不感而嗟資野人之聚而談者矣至其易治以樸易優伎以農桑本業專而謠俗厚則有識者又未嘗不忘其悲而爲之一笑也伯子聰敏擅文譽達事變試從讀書暇一登茲山而望之或觸於景而有如吾前所言者姑取而咀之儻亦一解願耶伯子名濬字景哲

函三館記 辭達而爽

吾儒曰三才老曰三生萬物而冠之曰一生三乃釋也則不立言矣卽一字且掃林之矣而況於三乎乃其舉世界之中之外之諸有至於竭恒沙之數而不可殫卽隸首復與弧矢勾股操其法日百億聚其徒用其百億徒之指以礫碌奇偶而乘除之亦日且不給矣又何貴於萬與生萬者之三與生三者之一哉然則爲儒者將何居曰一非自能一也從無而有一也三非自能三也從無而有三也萬非自能萬也從無而有萬也辟之生人然一者始生祖也三者父也

萬者子與孫也孫孫子子相爲無窮也則上古未生人之前祖從何而生哉知此則爲儒者知所以居矣陳子起侯名汝元別號太一以小戴禮舉明經今爲文學於郡者抱美質外醇而中茂志淵以勤意不欲沾沾稅駕於小儒乃作館藏書動以博文靜以觀妙晝夜孜孜若有端倪命館曰函三記則屬余余憶函三之說雖出於小戴註家乃昉於弄丸公之皇極經世而弄丸公之於此也余莫得而闢其門又頗憶河南青田及考亭五先生闢其門矣至其自檢亦各謂未得入其與然而後之秉道權者往往以孔門正派印五先生也而以數爲支流也則似稍稍微詆弄丸公也則數之與道果孰爲左而孰爲右非闢其門而未得若區區者所可幾也乃文學則必籌之熟矣抑余右所云無也者祖者非敢以虛無之無濶文學乃謂萬有本於無欲文學謹未發之中之謂也夫儒參三才者也一中立而天地位萬物育故子雲以爲非此則止於伎雖然寧有通天通地矣顧不能通人耶子雲亦謬儒矣周王季三氏大君子無所同也用所

不同也。將各各普於世者同也。而一爲經一爲出者不同也。

游五泄記 古峭

萬曆二年十一月廿有二日。偕王圖吳系馬策往五泄。初宿謝家橋。明日雨山行。驢不可負。莫至楓橋。駱君意舍止焉。明日其兄懷遠公驗來。又明日飲懷遠罷。入化城寺。又明日陳君心學來。又明日飲於陳君止焉。又明日午始霽。遂行兩宿而至五泄寺。是爲至日。遂登已而大霧窮宇內不見寸形。渾若未開。忽復

續文獻集

卷之十四

大

霽遂窮五泄下。題名鑄寺之石鼓。是夕雪。明日午復霽。往觀七十二峰。攀捫裸屬。陟自西潭。以漲甚。返又明日。陟四泄之對岫。觀四泄下。飯於寺。遂裴以歸。踰響鑊紫閣。長青三嶺。日仄至洞巖寺。飯罷已。燈僧祖福縛炬請觀洞巖。入至第三洞之盤口。洞故有外屏。近爲占洞者所壞。泥入壅。盤口返。又明日黎飯復行入湖船。一夕而至金家嶺。甫明。踰兩小嶺。午泛離渚。日仄抵家是觀也。洞巖奇於陰。五泄奇於陽。而七十二峰兩壁夾一壑。時明時晦。時通奇於陰。陽之

間以余評之。殆莫勝於五泄。借物以形容之。終不足蘇長公游白水佛跡山云。山上瀑布三十仞。雷輟電散。未易名狀。大略似項羽破章邯時。庶幾近之矣。是行也。去來凡十有三日。陸行三百里。水行百三十里。宿於路。四夕於途。如之於陳。一夕於寺。再偕於陳。余墮驢者二。越溪而溺者一。濡者四五。驢蹶於嶺者三。諸子淖而跌者弗論也。得詩二十首。每作諸子必和之。

開記 代

周臣通顯

續文獻集

卷之十四

七

前知府富順湯公紹恩之開三江也。事具陶莊敏記。中至於今五十年。無以潦告者。膠石以灰。秫久而剝。石因之亦少。泐水日夜走鑄中。顧有以旱告者矣。萬曆癸未。宣城蕭君某以戶部郎中來知紹。問俗所苦。知而往視之。得所以白其事於省。諸大吏許之。協其議於僚二三君。令判府楊公某專其治。而屬工於縣丞某。出庫羨銀若干。兩役夫若干。人用冶錫室所。並發巨石凹凸其兩顛而規之。凸以枕上流。凹以銜舊甃。匝包之。令水不得越新包。嚙舊甃銜之際。冶鐵

爲小腰以錮之其於舊甃如車有輔如齒有唇倍壯且久君雨雪躬往幾月而成成以予同年也謬以記告曰無他以屬後也予嘗聞父老言始湯侯時以民苦潦其故役三江及役而民又爭以病告此猶可委曰初不知利如此也而今則知之矣最可委又不過曰湯費則課畝役則槩發丁也而今蕭侯費則庫羨役則民日子銀三分役兵兵常有顧則予二不課畝槩發丁矣而尚有以不便歸蕭侯若曩昔湯侯者則後之便蕭侯者安知不如今之便湯侯者耶始麇裘

續文獻集

卷二四

八

繼衮衣始病褚五繼美誨殖下之難調蓋自古而已然矣閘潦而啓不時則海畝者竊決塘竊則罪故海民謗閘無閘則海魚入湖河魚出汝閘則否故內外漁通閘者謗閘他則宅是者謂閘阻潮汐吐吞改水順逆閘廢典故宅是者亦謗閘夫謗烏足信也而或者謂閘啓閉故有準乃萬不可爽爽有微甚則畝害亦視之此其敝在掌費者靳與私則然其涸也則外漁賂以滯閉者則然斯二者誠有之非謗之類矣噫此其責亦可謂下之難調耶夫造物之生人也勞矣

生而病則資醫無醫猶無生也故醫之勞與造者等今閘造者誰湯侯也醫者誰蕭侯也繼蕭侯而醫者知爲誰勞則等也醫之劑凡幾室泄於甃一也靳而滯啓賂而滯閉者痛砭針之二也

西溪湖記 纖悉

虞之爲縣壤高河水東下舊有湖曰西溪者當縣西南王畜水以備旱三鄉負郭之畝恒賴焉宋末李顯忠既請其高者以牧福邸仍之遂盡田以庄湖始廢旱輒不登元尹林希元欲復之不果入 明田既稅

續文獻集

卷二四

九

則湖益不可復矣萬曆癸未夏旱知是邑者爲朱侯既令衆以禱乃更求長策得湖以請於府某公某若省及分省諸公竝得可遂復湖湖東起湖山麓北抵鄭家堡迤北以西至龍舌嘴前村之高阜南盡長港埏從而長得弓可九百二十七畝而廣損從者三之一周而度之爲丈者千七百五十二當湖爲田時計其畝可千六百二十六茲復田以湖宜仍抵湖以田也而夏蓋白馬三湖適得新括浮畝可五百有奇第都之區曰十二者括地復得隱畝九百餘一百直買

之以抵田而稅有隱羨於其所者若干括得之適相
當復用以抵稅蓋二抵具而湖告復始果他若水道
宜塞者塞之凡七所宜引以佐湖者引之凡三十有
六所開之以瀦以泄坊一以表築室一以省責其成
於里之正長畚鍤所及計高廣近遠而課之疏有差
費取倉粟庸取募丁閱幾月而迄事是役也不勞民
不耗公取浮修墜下相地紀上佐天時而中免夏畦
之桔槔使吾虞千百年之久魁雖苛不能必饑與殍
於吾民也是孰使之然哉衆謀記於予予謹記曰侯

徐子

卷二

十

名某字某某地人以某支干進士來知虞治廉平而
興學獎士尤諄諄云

義塚記

代

言法而正

古者井田以養民亦鑿井以共飲而死徙無出鄉四
井爲邑間有徙者徙是邑而已故易之井曰改邑不
改井往來井井曰改曰往來者徙也曰井井者言徙
而相恤彼井猶此井也易舉飲之井固卽耕之井矣
夫有田以養何煩於客徙而不出邑又安有客而死
者後世井廢而養窮則不得不取養於客客而不能

歸則不得不鬼於他方而燕爲多多矣而欲逐以營
之如范式李勉其人則燕又爲少會稽白子受采義
人也求鄉之老而賢者十人與飲誓醕而興曰殤劇
矣盍塚諸然塚必自吾鄉與山陰始十老曰諾告而
從者三百人得銀之兩千一百四十有奇買地逮宇
齊化門之外六里曰崇南坊飭而塚焉其大可容其
規可以久事既迄白子以予嘗與聞也遂以記謁予
蓋嘗讀周禮塚人而疑塚人之設若曰官出地以族
葬國民有墓大夫以掌之則民宜無不葬者矣而禮

徐子

卷二

十一

記月令乃復有孟春塋新之政西伯之仁其使民送
死常必無憾而岐周之野又間值遺枯而僅幸以掩
夫若此者豈古者墓大夫之葬特專爲不遠徙之農
民而職業所拘有行貨行役於他方者猶不免於溝
壑乃若西伯之掩而曰枯此則重父尚未遷岐時之
鬼耶夫王政亦何常要在隨時而補之以義乎大夫
不足故補以埋鬻岐之枯失於先故補以追掩國
家所在有公塚以澤諸殤塚亦曰義初不虞客鬼之
多如此也公塚而鞠故補以私徙則出鄉矣而死猶

似不出其鄉之井也。予感且嘉焉。故記成而置碑。仍其名曰義塚。他若塚多美地。與舍酌所息。以需事。特詳而尤善者。隔女塚。以別嫌。籍地舍若工始末時。若課工若諸創者。助者。貲者。名氏若貲之等。悉碑北。

石頂浮圖記

代

詞思曉畫

始予之治新河也。本以利農士。相顧指形勝曰。是且利我。乃遂以新河口可浮圖。請予復爲作浮圖於河口。小市石頂梯者九觚。而面者八高。以尺計可二百所。糜銀以兩計。凡三千有奇。率倚募不出。帑一錢總。

續修志

卷三

三

而董之者爲某官。其分而理之者爲某邑人。某出納而監之者爲生某。始壬午九月迄乙酉四月而浮圖成。予嘗謂人處天地間。而氣與之通。氣有溫涼寒暑。濁清忻慘和沴。凡此諸祥與諸不祥。竝從人口鼻膚孔榮於藏府。乃始澆漱志慮。儲於心胃。而發揮於事業與飲食衣服功用大相等。蓋一吞吐服習間。而靈養係之。故昔之人視山川城郭間氣。有欲去而不留者。必假物以留之。若投轄於井。牽挽酒賓使復宴笑。一堂不遂落莫。蓋自樓觀亭臺以至改一檐蔭一樹。

而浮圖則其最大者。舉無非留之之具也。氣留則爲諸祥。氣不留則爲諸不祥。故有疆域壞聯也。而郡邑郊墟相去僅炊煙。而風物人才不啻胡越者。則所云吐吞者。有以異之也。留屬具。使具而苟焉。則猶無留。舟之得水與其風也。必帆而後駛。帆大小同。苟完缺異而駛亦因之矣。浮圖從大江高石頂拔起二百尺。觚八面而九梯之。其爲帆之大且完也。不已多乎。今夫爲子弟者。以疾告其父兄。必先以療。不已而至於請召史巫爲厭勝。必且聽之。不如是則猶爲有遺力。使堪輿氏舍其繆迂。用此道以治山川城郭。誰得而舍諸。雖然。此在父兄言則可也。萬曆某年月日浙山陰某記。

修郡衙記

簡折

紹爲府領縣者八。東南西三道錯錯而道於他府。號最衝。凡縣若他府有事於紹之府者。輿馬與人蹄踵如織。雷轢而杵鳴。介然惟一衙乘之。而際府治者爲甚。故其圯也。亦易於他衙。圯而霖則沃。不霖則傾。不特病於履於觀。亦陋。今庚午或有新之之請。當其時。

知府事者爲其判爲某推爲某成以爲此歲方饑卽
衢矣必且勞民與其勞民寧恤觀而病履也而民之
輩某某者相與謀曰三公明府以勞民而罷衢卽以
毋庸於勞民而新衢者請可得也於是某等以其辭
請諸公可之遂衢衢成計府以南止橋以東止開之
東踰若干步爲又縱者若干橫者若干計石若干役
工凡若干銀爲兩者若干銀所自出上自閣之大老
若卿大夫士下至庶人凡若干出銀之等多至若干
少亦不下若干蓋所謂毋庸於勞民而便厥履新厥

觀者也邑人某記

長春祠記 踰躄掩映大有風容

欽之何君曰洪者其父翁諱某當嘉靖某年間賈於
杭得君最晚其後翁漸老君曰賈不可已而養又不
可違於是始買廬以迎翁遂世爲杭人既歿葬湖南
之麓刻木爲祠甲子間君之仲子吳有疾大困禱醫
勿驗會人曰餘姚有徐叟永者能致神迎之永所致
者神附筆以書自云純陽子輒賦詩詩曰三春柳外
鶯聲好啼落殘紅半樹花分付杜鵑休叫月一窓香

雨濕春沙書已君誦詩知吳不可救已然時正冬而
此云三春卽不救宜尚緩後六日吳死君懼復令永
致純陽子問所以純陽子曰昨云三春三春者謂吳
六日人也示矣主人不之省耳君大愕且痛哀其子
純陽子因謂君曰死者不可救矣生福不可修耶吾
爲爾號福修子且曰吾輩近亦厭壺嶠而欲少憩人
間西湖之南有山曰長春君家墳墓在焉其爲吾卜
築於此爾兩世祖皆吾仙籍中人故來以此相屬吾
屬不可妄得也君稽首聽命於墓之麓卜日命工面

江翼山中奠一閣左右夾之上構一亭飛梁壘石下

復以室用備時享甃池澄深欄楯聯校維樹鮮花奇

禽響答儼然紫都始青之鄉凡所規摹悉出神意扁

聯之畫亦並神書多至數百餘字悉皆瑰逸迥無埃
塵始某年月日既成肖像以升凡列仙籍者自某位
至某位十有幾人而君之祖某公若女祖仙姑與焉
四時之祭品數有等直計工財糜金若干餘兩子始
聞謂神仙方厭世而復索居於人初不甚信及是會
何君於逆旅君飲我以酒道其事甚詳予觀何君信

人也。予雖不信，茲事豈宜疑？何君哉？予嘗覽純陽子傳，純陽子與人間來往事至多，不足甚怪。至王方平欲會麻姑，豈無其所？乃至飲食於蔡經家，此猶曰暫耳。若梓童真人，令荀洙父子爲其作殿，自扁曰霄霞，目爲之記，而復自書之，其畫與文，悉皆人名家筆也。是孰能僞之哉？今而後，乃知世有忠信不琢之士，如何？君者，雖神仙亦不得而遠之也。如此，然則今之記君，宜請純陽子自爲之。如洙父子然，要當不下梓童真人，而顧使予凡近者爲之，又何也。

卷之三

卷之三

七

半禪庵記 此等叅微真與長公頡頏

人身具諸佛性，辟如海水，結諸業習，辟如海冰。當其水時，一水而已。安得有冰？及其冰時，雖則成冰，水性不滅。又如煉汞求朱，矯白爲赤，鉛作粉，燬白爲玄，變染而成，各有界畔。如山吳達越，必經錢塘。江心之際，吳越分矣。然東則投吳，還西則越，分無定形，際難剖趾。由斯以宜，半義舉矣。徽之休寧居士程希正甫家黃石潭上，大谷中萬松最深處，垣園百畝，名松逸園，栽勝構建，既成八區，景聚心娛，莫不畢備。乃就半

山東茅以庵用旃檀肖大士及諸菩薩，栖其中而題曰半禪。書其鄉王山人仲房園記以來，而摘庵記於予。予惟正甫爲人風雅，勾停根塵融會，所云半禪，將謂居士未離家緣，是則半俗。稍脫塵網，是則半禪。斯義諒爾。辟如塑像，工人以一石香屑和一石土沙而爲一佛，香穢雜處，終不成半。又如鷺鷥，生一頭東行，一頭西赴，不着一邊。大修之人，不若頓超諸緣，盡澄性海，則茲半俗莫非半禪。舉茲將化未化之冰，悉還一水，無禪可半。何況半俗？鉛白汞赤，越東吳西，義復如是。天池居士方墮無限俗中，有全禪契真諦，不妄爲作是記，僅書入石，記持向仲房古矜二長者參之。

卷之三

卷之三

七

呂氏始祖祠記

餘姚之有諸李，其一爲呂也。而呂之遷餘姚者，則自新昌始。蓋在趙宋有呂億者，仕其宗朝，爲大理評事。扈蹕而南，遂家新昌。七傳而至鍊鍊父某，尚宋福邸官。郡馬當其時，虜逼宋且及，戚畹始圖遷避之。不果，傳珙傳貴，義虜果及而始遷上虞之達谿。悅餘

姚山水再遷餘姚之新河於是餘姚有呂氏呂與李聲相近也 高皇帝新立用法嚴當貴義公世籍戶口書誤易呂以李及覺而籍已土欲請更不敢貴義用是缺然以終其身及簣呼其子德玉訣曰吾死其令呂氏子孫世世著妙生則從李而已沒仍呂自鎌至德玉世修德聞於姚自德玉幾傳而有今師柏公名本以對策中 上旨甲第歷翰林自國子師拜相佐 世皇帝致太平十有四年辛酉夏以太夫人憂歸服既闋舉廢追遠漈漫一新顧謂家子禮部君元

渭之子有溫有公在石晉有琦在宋有蒙正有端端子由誠由誠子億實始新昌凡茲十一公一侯兩相上卿者四人侍從出守者視之噫盛矣然始衰於戚當二十侯時放矣而霸僅以穉免積千百家而後有文穆公蒙正正惠公端及鎌之圖遷也又以戚雖禍殊族然播越亦幾衰矣又積二百年而始有公其在此三代則太岳太公望在宋則文穆正惠也功德在天下發祥在祖宗報之以祠孰曰不宜某遂頓首作詩曰

江海之湄追遠歸厚式此孝思

右刻孔子像記 亦一證據

何氏餘冬錄載黃伯固曰偶考夫子象無髯惟家廟小影爲真又引孔叢子云先君無髯髯近郎氏七修稿亦云吾夫子七十二表形容盡矣今象夫子者多鬚而彼表獨不稱須可疑也意伯固所顧有據然予讀家語孔子適鄭與弟子輩相失獨立郭東門鄭人謂子貢曰東門有人類似堯項類皋陶肩類子產然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

子

子

子

子笑曰形狀未也而曰似喪家之狗然哉噫吾夫子之然殆傷已往往於諸國君而往往不遇終無所投止四顧徘徊如喪其家者然也不遇則何補於東周此春秋所以作也故曰吾志在春秋噫徒志而已矣東門人乃親見夫子孔叢子夫子後而荀子書云東門子姑布子卿則善相人者並不髯夫子則貌夫子者宜不髯韓昌黎肥而胡韓熙載癯而略鬚兩人皆謚文公姓又同繪事者亦兩相誤乃知人間事誤不少

烈婦姚氏記

代

他人屬事非不切實終

曩每誦此公文真有感歎

隆慶六年七月九日郡城三校諸生上書於浙代巡謝公言山陰縣十六都民姚忠女姚氏當嘉靖三十八年甫十有六嫁本縣迎恩坊民朱縉縉父故樵吏死而家益貧縉嗜酒失業閱四年并其妻自鬻於某宦家將挈以之京妻覺之恚曰是將及我且吾夫總孱吾夫族若吾族儒家也奈何令儒家女蒙嫌至此哉欲拒知不可乃夜紉其褌袂以自閉懷石沈河死

子

子

子

實下和豐坊界上去其居不百武其後縉竟以貧死無家且無後事遂不章唯明公仗節蒞浙急大體先教化所至郡邑錄忠孝貞廉之輩以風曉末俗無問幽顯如姚氏者不宜久使沈淪公覽書下其事於縣長吏長吏詣姚氏故所居處召三老子弟及故嘗曉此者問所以咸如諸生言謂宜表姚氏宅而縉先以無家死表無所歸始議碑於其故沈所以覆公報曰可且曰碑以表姓氏久卽湮耳其記之以備作志者之采令君謹承公命來後記其既記其事如右因感

之而嘆口。余老矣。垂八十矣。涉事頗不淺。至每見旌婦人問之。非某貴人之妻。則曰某貴人母也。雖未必盡然。要之槩如是耳。於是受旌者方矜之以爲甚難。而評乎旌者且眇之以爲甚易。夫旌之者。風之也。苟易矣。曷風哉。至如今姚氏舉。則絕及是。蓋受旌者得之爲甚易。而評乎旌者重之爲甚難。難之者。風之也。噫。惜哉。不意余老垂八十。而復一見院臺邑長之善於風民若此也。故於記事之餘。并及之以告。

鎮海樓記

代 雋偉閎暢足稱大篇

卷之三

三

三

鎮海樓相傳爲吳越王錢氏所建。用以朝望汴京。表臣服之意。其基址樓臺門戶欄楯極高廣壯麗。具載別志。中樓在錢氏時名朝天門。元至正中更名拱北樓。皇明洪武八年更名來遠。時有術者病其名之書畫不祥。後果驗。乃更今名。火於成化十年。再建嘉靖三十五年九月。又火。予奉命總督直浙。閩軍務。開府於杭。而方移師治寇。駐嘉興。比歸。始與其官某等謀復之。人有以不忌病者。予曰。鎮海樓建當府城之中。跨通衢。截吳山麓。其四面有名山大海江湖潮

波之勝。一望蒼茫。可數百里。民廬舍百萬戶。其間村市官私之景不可億計。而可以指顧得者。惟此樓爲傑特之觀。至於島嶼浩渺。亦死在吾掌股間。高翥長騫。有俯壓百蠻氣。而東夷之以貢獻過此者。亦往往瞻拜低回而始去。故四方來者無不趨仰以爲觀遊的。如此者累數百年。而一旦廢之。使民悵然若失。所歸非所以昭太平。悅遠邇。非特如此已也。其所貯鍾鼓刻漏之具。四時氣候之榜。令民知昏曉時作息。寒暑啓閉。桑麻種植漁佃諸如此類。是居者之指南也。

卷之三

三

三

而一旦廢之。使民悵然迷所往。非所以示節序。全利用。且人傳錢氏以臣服宋而建此事。昭著已久。至方國珍時。求緩死於我。高皇猶知借鏐事以請。誠使今海上羣醜而亦得知錢氏事。其所款如珍之初詞。則有補於臣道。不細顧可使其跡湮沒而不章耶。予職清海。微視今日務。莫有急於此者。公等第營之母浚徵於民。而務先以已。於是予與其官某等捐於公者計銀凡若干募於民者若干。遂集工材。始事於其年月日。計所構甃石爲門。上聚樓樓基疊石高若

千丈尺東西若干步南北半之左右級曲而達於樓
樓之高又若干丈凡七楹礎百巨鐘一鼓大小九時
序榜各有差貯其中悉如成化時制蓋歷幾年月而
成始樓未成時劇寇滿海上予移師往討日不暇至
於今五年寇劇者禽來者遁居者懾不敢來海始晏
然而樓適成故從其舊名曰鎮海

酬字堂記 黃花瘦石不妨幽致

鎮海樓成少保公進渭曰是當記子爲我草草成以
進公賞之曰聞子久僑矣趣召掌計廩銀之兩百有

二十爲秀才盧渭謝後不敢公曰我愧晉公子於是
文乃遂能愧湜儻用福先寺事數字以責我酬我其
薄矣何侈爲渭感公語乃拜賜持歸盡橐中賣文物
如公數買城南東地十畝有屋二十有二間小池二
以魚以荷木之類果花材三種凡數十株長籬且畝
護以枸杞外有竹數十箇笋迸雲客至網魚燒笋佐
以落果醉而詠歌始屋陳而無次稍序新之遂額其
堂曰酬字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四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五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錢塘許爾京士魏校訂

碑

會稽吳侯生祠碑 得曹娥陪說風神自長

上寇初入內地侯以能將兵知名於是承大吏命提
兵守水陸阨塞歷浙東西南直隸與賊遇大小數十
戰斬賊首數百級生獲數十人還虜者亦以百計凡
戰之處休止督發設守出關有方法禁士卒無毫毛
擾居人又能舍死先士卒民多知其功者往往就所
戰處爲建祠刻石今曹娥江其一也父老某等來告
厥成請予序事予感而歎曰曹娥一弱女子耳當其
伊嚶婉孌乃不知有門外事至其赴父之難眇大江
蹈洪濤慷慨激烈有猛丈夫之所不敢爲者夫典史
下僚也動爲人所籍係然何異一女子至其當國艱
難乃惟知曰吾臣而已其仗劍舍身以當事乃不復
知有他計此其人皆以忠孝植性歷千萬古而同一

道今其祠若廟岐然兩相望豈偶然哉詩曰

伊昔孝娥垂筭統理當斯之時一女子耳憤江痛父不得屍所被髮亂流娥猛如虎今之仕者沈伏下僚儼然長嘆則怨其遭有寇在庭孰敢攘臂世將棄戈何況邑尉桓桓吳公天植忠孝先國後身與娥一道啓宇崇功娥江之泚祠木相望照映江水

徐相公碑

事與鬼謀文經史削

神姓徐名龍佛世鳳陽人宋端平三年三月十三日生當父官會稽學時嘗從道上拾雞卵腋之得白雞

徐相公碑

卷二十五

二

以闢莫有敵者父母憎其俠遂去家爲縣獄長未幾改行讀書歸事其父母以孝聞歿而爲神至動人王咸淳三年詔封神白衣頂聖入明人爭奉之天順成化間再拓其居於故所稱學西園雞場所至弘治初乃有沈潤王世威事潤曰我嘗夜半膠舟淺水鬼火螢遠忽失棹我迷怖號神忽聞空雞遂獲棹以歸世威曰我爲老人隨祭南鎮夜歸忽一白衣告虎至已而果赤虎至我怖不能號白衣詫虎虎去翼我以歸及別問爲誰曰老夫會稽學西徐姓者也於是衆

益趨信始請鄉先生陸建寧記於石而獄有衆以祠神神之跡顧漫不知也其縣之六年始制定建寧記復碑於此而舉其義曰今世之祠神者固以神神也至問其所以神神者何則徒知曰不神胡獲封於人王又安能扶二男子於鬼窟虎口中以予按建寧記神之得爲神與其得封直云相傳耳而二男子事亦僅出其口有無不足據又烏足以證神之神不神哉獨闕雞有場則真非無據者闕雞而出於卵腋卵腋而直從道上無故獲之此則真神者事耳意當其時用博用獄以自擲弄必有詭呼東縱於園場中絕奇特異其禍福善惡可以動天而宰幽者端平成淳終神之世僅三十年正南渡兵時宜典籍之不備也今獄既祠神卽不備不宜絕無所識卽識又不宜以無據者充也故予取於神卵而腋且拾者以存信爲作歌曰卵兮伏兮雌所職兮拾且腋兮傑代羽以翼兮孰思其故而能得今博幅幅兮戰靡比兮舍博而徒掌索纒兮生俠而雄歿而不可測兮遶園者棘兮彼稷稷兮儔善而冤儔惡而殛兮

李先生祠堂碑

先生蚤聞新建致良知之旨既浸溢懼後之學者日
流而入於虛也乃欲身挽其救著書數百萬言大都
精考索務實踐以究新建未發之緒四方之士從之
游者數百人自筮仕至老且革無一日不孳孳問學
者亦且數十年此其卓然以繼絕學覺來者爲已任
而處心制行光明夷坦孝友忠信蓋卜諸鬼神鬼神
許之質諸兒童兒童信之者矣間有稍疑之者謂先
生當長沙時以嚴以涅爲人所彈詆罷罷而獨居禪

林著禮書將有所迎而希也嗟乎是烏知先生哉先

生先人秉憲爲大夫家世祿先生知長沙爲太府罷

歸者不兩紀身死幾不能殮骨且未寒而三子已寄

舍於他人涅者固如是乎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
荏苒之盡殺子大叔之不猛也芟稂莠植嘉禾治何
病於嚴哉而況先生之或過於嚴也又其壯年養猶
未粹之時乎當長沙之觀善當軸者以書畀先生
先生疑其薦已也懷之不達及罷啓書果然始推官
建寧會寧藩愛先生提兵壁分水關院史以鄉試役

檄府長及先生先生移書并縮長令城守再三拒院
檄勿往卽得罪勿顧若爲御史得謫則以慈壽太
后及肅皇帝兩宮故批逆鱗卽茲三事其所志不
在榮進也亦明矣拂之於顯然之章奏而願迎且希
於不可必達之故紙迎且希者固如是乎先生之學
與行仕與處其懿美不可殫舉其大約爲人所疑與
信則如此噫一疑之一信之彼從其疑我從其信亦
足稱賢矣乃不得與槩無可信者一食於鄉之賢殆
十有二年而先生存時往往語其徒曰吾子孫無顯

者而顯者之先吾所知也吾死慎勿隨世俗爲鄉賢

舉與聞者咸志之常快快一日越中薦紳暨家大人

以先生卽不樂於校未必不樂於社而祀於社又吾

輩之力所易爲也議始倡和者齊應仰賴上言遂撤
已所居旁舍四楹徙置禹跡寺西林實先生舊著書
所以祠先生陳按察鵠胡通參朝臣奔走督率益力
助贊者旣衆祠所需用旬日告成門以二重垣徑略
蕭灑牲卜吉治玉以升鼓吹道周國人喜躍以其職
也宜書某始見先生時未知學也旣稍從事於學

而先生則已歿歿而嘗追師之竊比於聶兵部事新
建之義於是舉也誠快之書其敢辭考之古凡功德
與言三立者有一焉則祀於國而今先生居其二昌
黎乃曰鄉先生釣於某水遊於某樹某丘其可指而
樂者有三則宜祭於社而今先生獨苦於學其爲三
可指而可樂者未嘗居其一顧不卽祀於國而亟祀
於社也於法雖有遺亦從我之信以俟夫疑者之久
而自信云爾於是謹書其舉事始終之歲月與鳩工
之人若先生之世曰祠始於萬曆二年二月之朔越

卷二五

六

十五日而成又越五日而主以入鳩工者爲里人王
煉先生名本字明德別號彭山以進士仕始推官召
拜御史以謫歷縣佐長起爲禮部郎中再謫歷府佐
止長沙知府他若助貲者例得書書於碑之陰爲作
歌曰

修篁兮叢枝黃熊子兮招提湘潭兮牧長解佩組兮
言歸依短寮兮長席載六籍兮以卑栖髡管毫兮杵
杵惟以遺兮將來叶淹日月之逾幾靈冉冉其何之
祠靈兮享靈匪他人兮吾儕叶靈之來兮總總挽北

十今乘箕中參差今延佇勞聘望兮何如

知清豐沈公祠碑

代南督學

後傳較勝此文

贈光祿少卿沈公鍊嘉靖中以進士知溧陽與御史
爭可否再調補清豐凡十年稍遷錦衣衛經歷會廢
入古北口逼都城時肅皇帝久居西宮至是特視
朝且詔下百官議衆莫敢聲獨趙公貞吉一開口
公輒和之觸諱忌已而上書請兵二萬人願自效虜
退會大風霾公又上書詆分宜直甚乃得罪杖闕下
徙置保安既至則益壯豪賢爲禦虜計虜蹙大同塞

卷二五

七

臣敗績則割漢首以上倖贖公移書詆之又作射虎
行籌邊賦及諸諠詞以彈激風刺稍稍聞京師分宜
若塞臣畏且銜之其後又削木爲槍象令決耦射中
則舉靴相賞喝值機則又散已財粟活殍以千計將
卒割漢首公得之斃杖下者復數人於是遠近無不
頌公與忠氣益功齒分宜黨黨爲計日深公由此遂
遇禍不數年黨敗非皇帝下詔錄舊忠公得贈與
廕而後公知清豐者相繼爲某某因邑人意後先經
營相與祠公於故唐南將軍霽雲祠畔後若干年某

奉命以御史督學北畿至清豐吏士相率以記屬會
日光祿之死事於曩昔也雖以勁然治茲邑實有惠
愛於民且公鄉人也敢以書請于喟然曰西國之刀
其鋒之鉅至斷犀兕然人得環之則遠指也等於韋
今夫忠愛一道也於民則爲愛於君則爲忠愛柔而
忠剛視用之而已矣柔於邑而剛於廷公真能審所
用哉公三仕爲縣其治愛多不能悉錄錄其大槩如
此至公爲士以文名吾浙中然文王於雄藻類西京
其居常以孝弟節義爲經而稍喜俠以故每事必奇

卷之三

九

鄉人至今談之猶凜凜若生云詩曰

韋緩弦急各專所長水木火烈不能相通鵲翔蓬蒿
鵬搏蒼蒼莊周所短智效一鄉公惟沈公知柔知剛
方其作宰用寬斥嚴如牧而筮求芻飽羊及其在廷
掣條以揚搏擊惡鳥則爲蒼鷹等爲令耳一弛一張
式矜小鮮或借尚方柔可遠指勁不留行我儀圖之
西國之銅公死國事論定棺蓋鄉里垣塞祀公者弗
清豐之祠則以遺愛豈偶然哉宜南也對

龐公碑文

序述無一雅語

天順間御史朱英所疏行兩役法籍縣民爲十年而
統於坊里之長每一坊一里中長各十人以傾之令
民按丁若田五年而卒錢與長爲吏辦公私費在坊
者王宴在里者王饋曰甲首錢又五年而長率民詣
縣庭審諸役日均徭歲環迤以爲常蓋五年一用民
也時頗稱便其後吏肆而長饕所云甲首錢有一貧
男子出白金至四五兩者卽富家按田而率有如畝
滿千出金不數百不已於是貧者走徙往往以錢累
其長其富者不免於詭其畝半其輸與例得蠲丁者

卷之三

九

至若均徭一不幸得驛庫或捕鹽諸役其在榜中顧
直役不過七八金富民承之則誅攫百出不數百金
亦不已又不幸富者兼得兩里役貧者或分得十之
一二則身家立破碎於是每當書榜則老胥黠長有
朝持空手暮金滿囊者與詭輸相唇齒而民之病極
矣南海龐公舊爲御史來按浙其所因革予奪悉匪
故常知前兩役爲病既大且久乃一破其法如一邑
中調劑官百所需費若諸願役不縮不盈與民之丁
上相釐合凡丁一田畝十率出若干錢與秋租歲並

輸於邑吏明年百所費與諸所役亦歲出庫中錢擇
其人掌之且買且顧名一條鞭又刻帖人給一紙令
曉然無所謂謂甲首錢長不得濫索無均徭富者不入
驛庫役最重且苦若鹽捕等者不得勒富者募而且
歲輸僅若干錢受詭者不得行胥吏無所用其役以
自殖蓋自詔下行之至今農始知貴田而櫃檐而食
者亦重去其土閭閻熙熙畧始甦息然亦既十餘年
矣諸父老子弟乃始醵金買屋以祠公而屬石上言
於子何晚耶詰之則相顧以對曰公亦知永州事乎

卷三十五

十

柳大夫將奪蔣氏之蛇而復其賦蔣氏出涕汪然者
以蛇之毒人不若賦法之毒人甚也龐公易兩役爲
一條鞭是出我水火加之衽席今也聞且將奪我衽席
而復之水火其毒於蛇也倍幾子曰誠若是則父老
等之言衆言也子言者一人之言也衆言也者能致
於聞者也子一人言也而又言於石是不能致於聞
者也諸父老更進曰急父母之病者醫藥不已也而
兼事於禱祠甚則且糜股上肉又安問禱祠不如醫
藥哉噫是亦可哀也已子亦何容於喙公名尚鵬字

少南廣之南海人嘉靖癸丑進士今爲副都御史

劉公去思碑 靳秀

今夫以百里之長而聽斷百里之民長之心一耳非
有二也耳與口目一耳亦非有二也而百里之民蓋
千萬其心亦千萬其耳目與口夫以千萬其心與耳
目與口如此其衆也且鬼匿而狐姦者百出而乘其
所不及至欲以一心一耳目一口以臨之一不當則
強弱倒置淳黠無所別書史起而陰把其衡平者十
一而不平者十九謗議興而怨聲作矣噫然則孰謂

卷三十五

十

土

聽斷非難哉劉侯名某者之長我山陰也其才能真
足以起轍而完補破裂特以承某侯後侯恬然安之
欲不取赫赫事更張獨其聽斷則真若止水類眉靡
所不燭若禹之鑄鼎卽有魑魅魍魎亦夔夔雖雖畢
露而不可逃其折而低叩之又若權石然無不愜其
輕重而後已自一事至百千事自一日至三年民慶
而入者無不踴而出於是一邑百里之間帖帖若無
事而史胥輿臺之輩亦縮手重足而退聽無有擾民
一錢一粟者在漢史劉陶以孝廉宰順陽無他事特

以縣多姦猾陶能摘而發之既去吏民思之復作歌
曰慨然不平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今倭之
以召入也民思而歌之亦如之未已也謀共祠而祀
之而屬書於石以固其宜也異時邑校圯侯新之不
令勞且費於民江汰天樂侯隄之可十萬丈廣狹長
短視田業而責之王者民亦不知有勞凡此皆致與
養之大者也然學不圯堤不壞則侯亦不作吾所謂
不獨取赫赫而必欲功自己出者大抵然也噫有才
而不急於為此更難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六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錢塘許爾京士魏校訂

傳

贈光祿少卿沈公傳 悲憤歎蕩故其本色

青霞君者姓沈名鍊字純甫別號青霞君生而以奇
為一世始補府學生以文奇汪公文盛以提學副使
校浙士得君文驚絕謂為異人授居第一嘉靖辛卯
於鄉戊戌成進士始知溧陽以政奇御史憚之

卷之二十六

卒得訛徙往平再徙清豐已乃擢經歷錦衣衛以誅
奇庚戌冬虜入古北口抄騎至都城大殺掠時
先帝倉卒集羣臣議於廷大官以百十計率姸嫺不
敢出一語君獨與司業趙公貞吉歷階抵掌相倡和
慷慨論時事嚴氏黨執格之君遂坑聲詆嚴氏父子
又上疏請兵萬人欲出良承以西護 陵寢遮虜騎
使不得前因得開都門通有無便不報無何又上疏
直詆嚴氏十罪有 詔廷杖君五十削官徙保安為
布衣以顛奇當是時君懷憤之日久而忠不信於主

上乃削木爲宋丞相掄象日莫射播之隨事觸景爲詩賦文章無一不慨時事罵訶姦諛懷忠王上也當是時邊人苦虜殘掠而楊順者方握符鎮宣大虜殺人如麻順不敢發一矢虜退則削漢級以虜首功上活飛書入轅門數順罪順痛忌之承嚴氏旨日夜奇構君及甲寅虜復寇大同右衛順計不出前轍君飛書益急而君在邊久嘗思結客以破虜或散金募土人豪宕者爲城守保安饑又散金市遠粟粥僧舍活萬餘人順謂諸事非放逐臣所宜爲可以斬構君遂

御史巡宣大者路楷會疏入告君叛狀嚴氏父子

從中下其事東君宣府市連坐死者五人既又馳捕

其長子兼械抵宣府杖繫縻且死會給事中吳公時

來疏上有 詔逮順楷襄得免戊時丁巳秋月也

先帝始再聽諫臣鄒公應龍林公閏等說悟向者嚴氏姦罔斬世蕃西市奪高官籍其家再踰年而先帝崩遣 詔錄嘉靖以來以言事得罪者君得贈光祿寺少卿蔭子一人 今上立一年襄復疏父冤順楷坐死 上感君顛爲制文命省臣祭其墓

外史徐渭口余讀離騷及閱青霞君塞下所著鳴劍小言集籌邊賦扼腕流涕而嘆曰甚矣君之似屈原也然屈原以怨而君以憤等死耳而酷不酷異焉雖然死不酷無以表烈忠今夫干將缺且折其所擊必巨堅也君結髮廬越山至入仕至放居塞垣其特奇行多甚言之人無不駭心墮膽者然其要卒歸於孝忠君少時君父翁勝其室走京師誓終焉其後君舉於鄉入京悉要其鄉人爲供具長跽請歸其父翁哀痛慟號路人無不灑泣者父翁遂感動亟令駕歸翁

姬相歎如初時君所爲孝如此其忠固有自哉然余

嘗至京師過君故舍舍旁人爲余道沈大夫盛時車

騎集門如流水及禍起門可張雀羅所不去者永嘉

張尚寶遜業鄉人胡通政朝臣耳然兩公者卒以此得禍悲夫宋玉爲屈原弟子原死玉作些招原鬼余於君非弟子然晚交耳君徙居塞垣時余直寄所恰詩一篇愧宋玉矣

白母傳 國史有藉之文

白母者山陰某里葛氏女也年十六歸白公瑾公素

弱母爲善調節使讀書成所學成化中以進士爲分
宜知縣母與俱往其明年公病踰時而庫所貯折銀
尚數千兩鄰境有因饑而作亂者聚徒百餘人將劫
取之縣固無城郭寇倉卒將及門諸簿丞與其妻孥
既棄署走匿他所母獨分命家人力拒其兩門乃始
遷公別室埋其銀汚池中着公之服升堂以俟賊賊
至則陽爲好語相勞苦益盡出其所私藏釵珥衣服
諸物以與賊賊謝而去而不知陰已表識其間用是
後稍捕得之未幾公竟以病死於縣先是縣阻江水

後漢書

卷二六

四

一方舟渡人多爭溺死者母勸公爲浮梁以濟而公
之政治有恩惠又人器時出母之意母之賢既已聞
縣中至是喪公而歸也民哭聲溢郊野其婦人載家
哭以送者途相次如魚鱗母都一毫無所取以歸時
年若干矣歸若干年而後卒其始歸時獨閉門謝外
事修飾謹慎以率先其帷中教子孫使治行誼里中
人賢母亦如其在分宜也至其末年皓首時乃始聽
鄰人諸族戚之請爲之決疑難斷不平有不訟於官
而謀於母者卽桀猾母一言冰解而獸伏於是府若

兩縣學諸生數百人以母走告知府湯公公令榜其
門時母已老就枕席至榜日獨呼其孫憲令起沐浴
更衣坐堂中益遍召其諸子孫使來前榜聲絕而母
逝矣

論曰古今稱節婦貞女者多矣兼才與智而有之唯
孫翊妻徐氏耳紆緩圖之而乘時以亟發殆兵家所
謂彊弩發機者與然徐既許覽以昏則可延日時得
自爲謀有兩故將可召則可與共事未聞以文吏婦
與其家衆數人阻百餘創起之寇於呼吸之間匿貯

後漢書

卷二六

五

金徙病男子假冠服出所藏又默識其所欲與若母
之敏給而奇者也假令母與翊之妻不爲婦人在今
日得提數萬之衆以與閩越東夷之寇相從事其所
謂敏給而奇者又不知何如也余於斯重有感焉母
之曾孫賁數爲余道母事且曰母死時出其篋中所
計族人婚姻巾括衰帶至麻纓繫綴之細無不具其
他物稱是子孫男婦人哭泣成禮而已噫觀於斯而
母之慎密計深遠又如是哉

王君傳 點次清妍

吾友王君諱某字某卒之又明年其子府學生某以
墓其考時缺志銘懼遂殞歿其素也乃書狀來請傳
余讀已喟然者久之夫以王君少穎敏苦學未弱冠
以儒充試一不售乃爲生於府學中便廩食其後試
有司無一第不高等且聞甲諸同學生百里之外累
糧而趨學者無一不就王先生塾乃弛擔如是且三
十年數奇矣然猶以貢拔此人人能知之某亦能言
之者至其以文受知一府公府公憐其貧頗風之人
持百金爲壽請府事而君不爲動先是又一他府公

行狀

卷二十六

六

授一鄉翰林托令簡壻以屬君君對曰某薄命業已
約婦無以承使君厚惠府公復翰林戲舉舊事曰事
不諧矣此雖人人未必盡知之然某猶能言之也至
君以一經教弟子致束修若廩食準銅錢以個計可
百萬乃悉以同諸弟瑜者教之暇者食之終其身爲
一簞人此則人或知之生君未嘗言之死某亦不得
言之者也今夫身至大官錕鏐盈藏乃嫂叔矜矜鋤兄
弟以故業而鬪者豈少哉噫可傳已君有膽量嘗讀
書山中雷破廬木弗怖多鬼稍來弄人弗迷白晝面

滿月應法匪特文當顯也而竟止此命也夫

論曰懋新君雖寔然喜植花木畜魚於盆池買古書
帖及名人畫滿篋笥數恒俎銜杯喜翩翩也卽爲舉
子業然亦時爲詩及好人爲詩城中大家治園池不
少友人中爲詩者亦徃徃有之然予不數過也而特
數過君君之辦景豈真過富人哉而乃今則已矣莊
周曰自惠子死無以發吾言也

彭應時小傳

言簡却有氣韻

彭應時山陰人始以文敏爲生員既以俠敗乃用武

行狀

卷二十六

七

中武科爲鎮撫又以亢被黜家居困鬱甚久之都御
史王公抒來鎮漸知其材檄使練士會參將盧鏜自
松江擊走蕭顯公令應時截諸海塘乍浦爲賊所掩
乃奮關被鎗墮馬死死之時猶恠罵其馬前卒促使
已脫身走者應時性聰敏能詩文材力武技一時蓋
鄉里中而馳射尤妙幾於穿葉少年時使氣人莫敢
忤至是善撫士卒士卒且樂爲之用而竟以敗死命
也大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六

終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七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鍾人傑瑞先校訂

墓誌銘

高君墓誌銘 公誌銘跌宕多風生色堪挹今

之名家所謂象龍刻鳳雖美不情

君諱陞字進之其先江都人靖難師起五世祖觀音保以從征轉徙遂來居紹之紫金里始官百戶後落秩總旗三傳至賢有子五人其季名奉者娶謝氏生

徐文長

卷之二十七

一

君與按察經歷陽君爲人如出冶劍少卽露鋒鏑師參議胡公某其數貺以語人君時尚窶其伯父泰無子嘗提千金產欲後君君謝去人奇之無何果以賈數致千金歸則踞進其尊人恣所以旣又澤其宗連若簞舊故必遍且歲襲了不見厭倦時於是自家至燕齊數千里內皆知高顯公孝友嗜義有古俠士風復善料有急輒授君益爲管且費往往傾囊然至貴游或黜少年有所挾者欲出其一銖於匱不得也晚尤好結賢豪文士與磨切事一裁於義時召客把酒

以談切齒不平風雨颯颯集座中忠孝人遇災禍輒攬仇思有以快以故客燕一旦跨驢度居庸馳保安把沈錦衣袂痛哭旅寓錦衣出匣中猶時時睜若果核意以酬舊逋君笑曰沈大夫仕往平清豐時當吾賈道寸步耳吾不入取金今投窮邊萬里雪沒頸來取金耶擲不顧去大抵君所爲皆此類也君敏絕素解文理其交我也實以文乃終不請乞一字人恠之君曰辟諸山川挹其秀止耳何用採掇爲及繁君每入餉我必日仄而唏以出噫豈亦有痛哭保安意耶

徐文長

卷之二十七

二

君歿之前三日其長子文明持君書來訣故今墓也諸子來告日曰今隆慶之壬申閏二月之廿有八日告所曰荻埠告銘曰先生幸銘之予以罪不可某君涕曰君志也余亦遂涕以銘銘曰

馳雪塞哭霜臣擲狸睛眇蚨緡過我之日今風伐木樸兮椒爾兮孰

蕭女臣墓誌銘

吾友雲萊子蕭女臣翊年三十九而死墓未有誌銘其父老而諸孤幼且貧亦不知爲其父請乞而諸友

則數屬渭久之渭追誌母兄妻而女臣於渭好兄弟也因誌女臣女臣生而瘠峻捷輕步履如飛性絕聰明亦絕疎落鹵莽薄世俗有物外想年十六七時其叔提學副使公諱鳴鳳者深愛之歲具衣食令就渭家同學於師女臣心不喜舉業獨喜秦漢古文老莊諸子仙釋經錄及古書法以故楷其精摹十數種死後爭得之率丈尺金數兩其於諸古文仙釋則不求甚解獨心竊好之嘗從師季長沙公訪周江郎山人與渭過宿北菴上人之所從玉芝師者歸則翮上然

德義集

卷三

三

欲飛去晚尤喜與人飲謔每自其贅婦錢塘朱家走其家中梅踵不旋輒走渭所寓禹蹟寺中與諸所好同席枕或累數月無日不痛飲眇世事感慨百集病且劇猶臥寺中渭與葉子肅侍之月餘而始歸中梅焉女臣既貧而性復好施與又不事生業獨守一弟子員心益厭苦之或爲人師所得僅資一歲至是又亡其妻用是以窮愁死而人不知見其外終曠蕩於是盡歸罪於酒與色矣子五人皆穉小始而寄散養長大者今始歸焉女臣以某年月日死訃至渭哭寺

中幾絕以某年月日塋某所不給渭與某稍會歛以遺銘曰

枕耶席寺禹蹟欲與君共之今可得耶

吳孝子墓誌銘

孝子吳翁諱濬字潮源號素齋世居山陰利樂村始祖蕭唐大中間以高節賜號文簡先生其子蓋徙諸暨入明至瞻後家山陰瞻子臯徙清道里臯子俊娶平當成化十有八年月日俱十一也而孝子生十歲輒抱書以數言活父御史臺中人奇之及長修身表俗務厚人道嘗淪肱刺父病父死侍母寢足不至閨閤冬煥余幾四十年如一日先是妻陸暴死倉卒請母木以殮覺母少色忤逆妻喪治母木廬火翁以搆忘母辰一弗壽遂終身不令家壽已至是翁年八十矣道父母生時事尚往往作嬰兒啼其於人好解糾紛里中事行止必曰吳孝子任否人藉以爲瞻云子曰鳳陽籍諸生以俠坐誣死孫系綬紳屬銘予辭以繁至再輿石入遂書銘曰

庭中有翁不弛其親座中有翁坐客盡驚今其往矣

巷無居人。蓋美不勝書也。吾取其大者以銘。

嫡母苗宜人墓誌銘 敘保愛處憤感自不能

言一銘痛絕

宜人姓苗氏雲南澂江府江川縣之里人也父某公諱有文雲南府廣狼衛百戶某之弟爲澂江府諸生美丰姿性聰敏善琴娶左衛人女褚氏六君生宜人。有文公年二十一病死時涓府君已舉於貴久之始拜巨津知州抵滇陽驛所與俱童宜人既道病死殯雲南之歸化寺中而巨津故隸麗江土官府不可居

卷二十七

王

時王先生之尊公諱理者適爲兵備僉事按雲南於府君爲中表兄弟乃始檄府君歷攝嵩明鎮南路南江川祿豐三泊諸州縣而時以長兄淮取俸於麗道遇宜人任佐旅語及宜人府君稍以媒往不入其後府君攝江川佐又爲太君訟其母家負嫁時所與田德府君而太君母范有妹夫楊武者家雲南爲千人徙太君與宜人其家楊既富人公復有屯田在嵩明屬其稅於府君因憶往年佐所及宜人事遂成之宜人乃歸府君宜人寡六年而有佐語又六年而嫁其

始以守自誓欲不嫁太君又憤其宗人當始嫁宜人時利壻家財縱嫁亦不令其在鄉令更利謂府君征那大功當遷轉其地又家籍近在貴故不難之及嫁未踰月倉卒赴夔州太君乃嚙宜人臂以別故其當府君仕及解官歸卽已戀太君稍不樂府君下世益厭其長子婦宗親人及越之風物迨後家零落舊使侍悉散去又日夜課望涓用是以鬱憤死然心未嘗一日不痛念太君死之夕亦嚙涓臂以決而命火其骨歸太君鄉實嘉靖某年月日年五十九以其年月日合府君葬焉宜人性絕敏畧知書其持身嚴殺尊重內外莫不敬憚其描寫俎醢爲世女師其才略酬應畜釀種植出入籌策駁辨禁持則宗戚子婦賓客塾師老牙嫗悍奴婢靡不失氣其保愛教訓涓則窮百變致百物散數百金竭終身之心力累百紙不能盡涓粉百身莫報也數欲携涓走其鄉謁太君時節且莫數爲涓道其鄉親故變遷景物風俗宛在涓目前至太君必慟哭乃已又數疑太君或已死不得一見而宜人死時太君乃反在江川養其侄某家時兄

卷二十七

卷二十七

王

潞去家往貴至應雲南省試尚得見之而宜人不得聞也痛哉渭既以宜人寶渭事多不可述而哀宜人生死終孤羈且痛母太君也故誌所履特詳而收涕以銘之銘曰

伯兄墓誌銘

兄諱淮字文東號鶴石山人渭父之長男先嫡母童宜人所出也始父兩爲守於滇蜀兄俱隨父歸兄則

爲客遊足幾遍天下所不至秦晉閩桂林而已喜蹴

鞠燒丹又喜施貸貸或十百金不責券人往往負之

亦不改以故漸散其貲數千金殆盡渭少依繼母苗

宜人宜人死依兄兄視之如已子時或以兄無子令改卜先人墓地師曰是利末支兄曰令弟有子足矣然兄終無子始兄嗜丹術性復散宕不內戀如有待於兄弟中乃始盡舍其家室益遍遊名山嶽庶幾一遇神仙焉而卒不得其客遊則多在湖州間所更嘗廣破舟瞿塘峽中得不死每涉錢塘過楊子呂梁值

風怒人失色祈神鬼兄曰溝耳人相傳以爲笑然性古直不逆詐沈毅寡言笑有長者風世所稱真可托妻子里中兄一人而已生弘治某年月日死嘉靖某年月日年五十四死之前一月猶與故扶溝知縣零陵蔣先生者鑄鼎稽山中蔣一往東陽及再來而哭兄於寢矣以某年月日葬父母側合嫂楊銘曰

兄所志弟所知歷名山仙與期其鬼雖葬於此其鬼氣則無不之

仲兄墓誌銘

誌似悲慶合銘讀之知其情之傷

兄諱潞字文邦長兄淮同母弟也始與長兄俱隨父

仕滇蜀間後歸補府諸生考輒不利私念父昔以貴

州龍里衛戎籍鄉舉而隨父官滇時嘗記姓名於衛

學於是一旦羣嫂氏往入衛學考輒第一衛諸生忌之相鼓告詐冒其後場中文已中選拆糊名竟以是避忌落榜後三年丁繼母苗宜人憂迄庚子復得應試而布政使職提調者故紹興知府洪公也素忘分日與兄銜杯心注焉而兄竟以痢昇歸衛追唱名入諸生驚問徐生安在令卒遍號之城巾而兄竟以是

痛死死年纔四十於乎兄亦勤矣兄在家煦煦一公子耳乃因困發憤舍其貲走萬里道與僮僕食糲衣屨入洞箐穴虎處取穀息於蠻子而嫂則自釀酒漉菽爲腐或爲人縫刺以自給於乎兄亦勤矣兄性聰明純厚善諧俗其去之衛學益進都御史陳公討叛土官阿向久不克上策一篇大奇之立簪花袒絳綃給筆墨札其後稍爲古詩文而衛固少文故自撫按大吏以下至百戶軍人家靡不敬藉兄然俗獷悍少焉輒忘其好或拳歐而吾宗人爲甚兄生弘治某年月日去家若干年死時嫂童氏火之拾其骨以歸塋父旁無子始兄將去筮之得離之九四人至是以爲驗銘曰
父入虎穴得虎子其子從之焚如死同所行異所止命也夫

亡妻潘墓誌銘 文色生動

君姓潘氏生無名字死而渭追有之以其介似渭也名似字介君介君華而樸廉不嫉忌從其父官於陽江時時拾無所記詰之錢銀以還其繼母渭贅其家

者六年終不私取其家之什藏者一縷以與渭父自湯江陞趙王府奉祀還過梅嶺開匣取十金與之戒勿泄於母介君怯焉卽以投於兄與渭正言必擇而後發恐渭猜蹈所諱生時處繼母及繼母之弟妹若宗親僮僕婦女婢始終無不歡死無不憐之者生子一名枚娠時夢月及產頑然笑謂渭曰無異也介君始病瘵產而病益加踰年而死死之前數日有嫗入自後戶大逼之躍積稻中不見死後月餘而家之蒼頭夜網魚歸泊門忽墮水起而憐然有神焉焉聲音

言笑悉介君也道生時事哭泣悲兒子責無禮於其所親某介君生嘉靖某年月日某年月日死其家年纔十九以某年月日歸其柩葬舅姑側去可三丈許銘曰
生而贅其夫死而不識其姑女雖慧竟悵然其踟躕生而綴其珮死而歸於其妹女則廉竟釋然而勿愁生則短而死則長女其待我於松柏之陽

自爲墓誌銘 悲咤語傷鬼動鬼

山陰徐渭者少知慕古文詞及長益力旣而有慕於

道往從長沙公究王氏宗謂道類禪又去扣於禪久之人稍許之然文與道終兩無得也賤而懶且直故憚貴交似傲與衆處不浼袒裼似玩人多病之然傲與玩亦終兩不得其情也生九歲已能習爲干祿文字曠棄者十餘年及悔學又志迂濶務博綜取經史諸家雖瑣至稗小妄意窮極每一思廢寢食覽則圖譜滿席間故今齒垂四十五矣藉於學宮者二十有六年食於二十人中者十有三年舉於鄉者八而不售人且爭笑之而已不爲動洋洋居窮巷僦數椽

徐子集卷之七

十一

儲瓶粟者十年一旦爲少保胡公羅致幕府與文章數赴而數辭投筆出門使折簡以招臥不起人爭愚而危之而已深以爲安其後公念折節等布衣器者蓋兩期贈金以數百計食魚而居廬人爭榮而安之而已深以爲危至是忽自覓死人謂渭文士且操潔可無死不知古文士以入幕操潔而死者衆矣乃渭則自死孰與人死之渭爲人度於義無所關時輒疎縱不爲儒縛一涉義所否干耻詎介穢廉雖斷頭不可奪故其死也親莫制友莫解焉尤不善治生死之

日至無以薙獨餘書數千卷浮磬二研劒圖書數其所著詩若文若干篇而已劒書先託市於鄉人某遺命促之以資薙者稿先爲友人某持去渭嘗曰余讀旁書自謂別有得於首楞嚴莊周列禦寇若黃帝素問諸編儻假以歲月更用繹細當盡斥諸註老繆戾標其旨以示後人而於素問一書尤自信而深奇將以比歲昏子婦遂以母養付之得盡遊名山起偃仆迺外物而今已矣渭有過不肯掩有不知耻以爲知斯言蓋不妄者初字文清改文長生正德辛巳二月四日夔州府同知諱德庶子也生百日而公卒養於嫡母苗宜人者十有四年而夫人卒依於伯兄諱淮者六年爲嘉靖庚子始藉於學試於鄉蹶贅於潘婦翁潘也地屬廣陽江隨之客嶺外者二年歸又二年夏伯兄死冬訟失其死業又一年冬潘死明年秋出僦居始立學又十年冬客於幕凡五年罷又四年而死爲嘉靖乙丑某月日男子二潘出曰故繼出曰杜纔四歲其祖系散見先公大人志中不書薙之所爲山陰木棚其日月不知也亦不書銘曰

徐子集卷之七

不孝十七

三

存全嬰疾完亮可以無死死傷諒就緊固允收邕可
以無生生何憑畏溺而投早啗渭既髡而刺遲憐融
孔微服箕佯狂三復蒸民愧彼既明

墓表

陳山人墓表

募山人高安劉觀處筆除厥氣

海樵陳山人鶴卒之六年爲嘉靖乙丑其子廣西都
指揮僉事某將以是年春二月之十日墓山人於某
所與山人配胡安人合且擬乞銘於湖之茅副使坤
而先以狀屬柳君文至是顧以墓事阻湖之行又以

卷二十七

三

余與柳君先後得友山人雅相抱筆伸紙以朝夕庶
幾稱知己於山人也顧且令予表山人墓而柳君所
爲狀亦束不使見且曰必按狀而表吾翁若母安取
於知吾翁哉噫都君之志則善矣乃若天之所以縱
山人者豈惟余不之知雖山人亦不能自測其然也
然謂余盡不知山人固不可山人生而頹悟絕羣年
十餘已知好古買奇帙名帖窮晝夜誦覽十七而始
以例襲其祖翁某軍功所得官官故百戶也山人固
不喜握鞭轡弓矢以自匿其芒角負平生一日鬱

卷二十七

七

古

得奇疾更百療莫驗山人則自學爲醫久之洞其旨
則自爲診藥凡七年而病愈愈而棄其故所授官者
山人服乍出訪故舊神宇奇秀余從道上望見之疑
其仙人也居數年始得會山人於甥蕭家酒酣言洽
山人爲起舞也而復坐歌嘯諧謔一座盡傾自是數
過山人家見山人對客論說其言一氣萬類儒行玄
釋凌跨恢弘既足以撼當世學士而其所作爲古詩
文若騷賦詞曲草書圖畫能盡效諸名家既已間出
已意王瞻絕倫其所自娛戲雖瑣至吳歛越曲綠章
釋氏巫史祝呪擢歌菱唱伐木輓石雄辭離逐侏儒
伶倡萬舞偶劇投壺博戲酒政闌籌程官小說與一
切四方之語言樂師矇瞍口誦而手奏者一週興至
身親爲之靡不窮態極調於是四方之人日造其庭
盡一時豪賢貴介若諸家異流無不向慕願得山人
片墨或望見顏色一談一飲以爲幸雖遠在滇蜀亦
時有至者卽不至幸以書托交每旬月積紙盈匣山
人又喜拔第士士或往四方又必借山人片墨以動
豪貴人每值山人飲旅者行者輿爵持俎載筆素以

山人則振髯握管，須臾爲一擲累幅，或數十丈，各
極其所乞而後止，而往復箋札，援辭去留，目營心記，
口對手書，又雜以論說，娛戲如前所云者，一時雜陳，
燦然畢舉，於是軒蓋益集，省諸司巨公郡縣長吏，或
銜命之使，有未見鄉縉紳而先造山人者，山人臥未
起，或時就榻見之，諸公既異山人姿高，其履而山人
指顧自如，雄談濶視，雜以嘲詆，無不氣折心醉，願內
交而去，蓋家居如是者幾三十年，以爲常，乃一往金
陵，客四年而不復返矣。嗟哉！始山人少時游金陵，將
造尚書顧公，公先一夕夢李白，及見乃山人也，遂深
相結，而今之殮山人而哭盡哀者，爲尚書孫公，官又
皆禮部，豈山人終始於金陵，固自有數耶？嗟哉！山人
之配爲胡安人，先山人幾年卒，故千戶胡公女也，公
性方嚴，無子，教其女如子，以故安人賢且才，率能給
山人取，山人雖外豪宕，然事父母至抑畏，處諸弟若
女，兄弟至和愛，周貧乏不問有無，至於宴客，無虛夜，
調飲食，紉巾服，皆時時出新，巧安人無不佐之，隨事
立辦，於是山人內成孝友，外益得肆其抱以驚一世。

故予嘗謂山人氣雄邁，跨諸貴游，似東方朔，才敏似
劉穆之，其爲瑣細藝劇，忽整衣幘，談理道，辨世務，又
大類曹植，見許淳事，然穆之史載其妻截髮爲食飲
事，雖不類山人，然其賢可想見，而矧數買長安女，未
聞其妻之妬，且割肉遺細君，又意甚驩也，此亦與山
人夫婦中頗相似，而獨悉舉山人百所能，真若海濶
山負，則三人者互有所短，而山人獨兼之，此所謂天
所縱，雖山人亦莫測其所以然，豈以予寡陋，謂其智
盡知山人耶？故予略述其所可知者，以復都君之請。
都君當朝，莫以予表，若柳君狀，並告於山人，脫稍相
異，同山人當自知之也。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八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鍾人傑瑞先校訂

行狀

呂尚書行狀 詮次雅悉

資政大夫南京工部尚書前巡撫雲南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新昌呂公燾之四年而某奉 聖書還自楚公之子國子君某來以公行狀告再拜俯與涕不可止曰某翁與若翁公所悉也不腆先人之遺幣若

徐文長集

卷二十八

一

小子日所紀與諸宗之年所譜者敢以干噫夫君子之於豪賢也不幸而不身當其世與其人則讀其書想見其行事至有願爲之執鞭若子長之於平仲者故特爲之傳管晏矧生而身當其世幸與其父兄共挹其波承其風後先同秉笏而進解車而退奔走風夜於 兩朝效命嬰瑕於戎蠻萬里之外若義不使彼獨死我獨生者又其學紳孔子而佩周公不以道遠而任重也且公嘗表我先子墓矣藉使公先吾先子則是役也儻吾先子事也雖不敏敢不竭其愚雖

徐文長集

卷二十八

二

然遷之傳要也止兩事公所宜傳者且不少不可棄以細謂國子君吾姑狀其大者以備國老采君等姑譜而藏其細者於家公諱光洵字信卿紹興之新昌人迺其始實爲周太公望其居新昌則自趙宋大理評事諱億者自青始十一傳而爲贈按察僉事存正存正生樂樂生廷圭及延安延安無子子廷圭子世良自世良公而上至延安廷圭兩公卒以公貴得贈及貤皆尚書右都御史妣皆夫人而世良公者公之父也稱偉丈夫而公特肖其稟與訓當嘉靖壬辰間甫踰冠便成進士知崇安崇安一女子中崇其縣中豪舞訟者欲因以覘公教其父持一紙倉卒訟崇鬼於公公徐收其紙內袖中日且夕薦易草移城隍所明夕崇來謂女曰何至是我姑去霜降後復來耳至霜月公果丁章夫人憂服闋補溧陽御史行縣羹誤墨疑之欲一切以毒法公馳往取羹立啜盡一器御史悟爲起謝在溧三年上下以學道聞召入補御史世皇帝南巡大學士某居守增設員以外數十百人公奏罷之又奏河東薛瑄崇仁吳與弼新會陳獻章

三賢者不宜不在孔子廟庚十九年地震則又言九邊中大關綻凡十事不宜不補馬倒死不宜獨責廝養卒最不宜者令芻地漁入倖戚貴家宮僚儲本不宜使非其人其人矣又不宜不重其禮貌如是者凡十餘竝要切觸諱忌改領江西遂出嶺南直隸蘇松常鎮四府巡按事蘇松苦水剝乏善計吏後先孔塞亦無了息期公總醞有法水效職至今工罷輒譜畫冊書可千百年不虞滅沒奏入世廟嘉之賜金綺又奏免旱租六十萬用餘皇破海寇大洋中罷覆

律考集

卷二十八

五

刷陳贖省費無算再賜金綺進奉二級代入會虜入古北口逼京師與故侯驚爭馬市不可一日章十三上謂虜驕易與且都城何地也可使逞以歸耶今日臣有死無和有進戰無退守上覽表爲動色公亦自掖馳歸托其母夫人姑婦問於所善欲以身死國會虜退而止改領京畿遷南京光祿寺少卿改北丁贈公愛芝產其廬起補更大僕大理二寺卿少俄復補南如故職徙尹應天諸輪府者用富民苦別索公易民以官民使之率以祠公徙卿大理會卒以梟殺

戶侍郎晉公右都御史領餉事俄改侍郎二工部自尹至工改者四竝南旣又改北工左公用餉則卒馴帖用工則商輩祠公如其尹用工於北則大橋成晉奉正二品於是癸亥間雲南事漸渾砭者鮮效舉朝則交共舉公公遂從工左遷右都御史以繡斧往范雲南至則首軍昆陽斬叛酋馬苴李應朝昆陽平明年春水西宜慰安國亨叛寇霑益夏李向陽方廷美再反昆陽齡遮者索反尋甸公竝後先討平之晉兵部尚書兼如故而武定府土官鳳繼祖者世毒螫鉤連他府大小酋僚濟藎者數十輩遠至貴川相昏因有衆數萬地方千里據城以叛數出諸蠻攻城郭殺憲臣於軍用僞王甫而其衆意卑眇向者麓川然孽顧始沐氏數庄豪而兵符故專沐氏公表其繇并乞符得自調賊倚川貴爲三窟計其敗遁必從貴走川乞稍借得暫領川貴諸兵道裨帥賊果用是敗遁竟授首於川武定平悉有其地沐氏无銜公折其權又自恚當公未表時頻却其寶賂及得賊又追論其左袒賊若庄豪激叛羽叛者諸陰事痛一剪束向公自

律考集

卷二十八

四

軍典則先子首腰鞬捧符以奉軍約無一日不寄
首領於象馬間移按沐氏黨則用先子假按察長把
三尺提一寸狸兎爲鷹鷂擊鳥雀以誅君惡於棘柏
之廷以故望重若公者則得謗稍改工書以歸而眇
微若先子則交擊以蒙逮公重則用數十薦而不起
先子眇微則僅脫丁贖得復齒士林稍烏素其顛軀
而已矣於是兩翁者痛既定追灼而悸數往來鏡湖
天姥間相約彼廬而此舟幸長有林泉以準換曩昔
辛苦意造物未必并此奪之而竟後先捐館舍噫此

徐文公集

卷三十一

五

吾所以狀之日爲慟移晷三擲筆而未成也公自入
仕仕靡不優而爲御史巡蘇松爲部院長治雲南勞
最著自結髮爲學學靡不優而中治新建旨再後與
餘姚錢刑部德洪吾鄉王兵部畿武進唐都院順之
三先生相切摩最力以故悅親取友諸倫教事率謹
篤如古人在雲南方盛晉賞輒辭賞乞歸得大臣體
他若好捐賑爲鄉里作福田游精翰藻芳華朗映人
所難然不足爲公詳也公生正德三年七月七日萬
曆八年十一月八日以疾終娶趙氏封淑人以侍公

疾勞歿先公八日公塋祭例得

諭三年撫臣爲

請之乃始以某月日塋黃杜原而公初不子嗣某氏
始始生應鼎穉今來請狀曰國子君應岩用公廕讀
書國子者從子後公者也室卽趙淑人任應鼎聘諸
生太簡某女女二長適何兵書曾九萬次適陳鴻臚子
次許聘禮書潘公子復泰竝國子生次適禮書
公子茂綱次許聘俞某孫佃聘何某女孫女某

徐文長集卷之二十九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鍾人傑瑞先校訂

祭文

祭北斗文 清雅流便絕無刀尺痕

伏惟 帝君禍福續命居佑照之四天陰陽權衡齊璇璣之七政昊天無語喉舌攸司霄表獨尊星辰竝拱降德於下民甚大占月建而可知何心於責報之微成歲功而不有其南斗分野下土小臣日衡日杓

徐文長集

卷二十九

一

日魁隨所指而屏息瞻昏瞻夜瞻旦儼如在以皈依。蕞爾除壇汲而漱齒低河促漏眇三星之在天掃石焚香合五體而投地

代祭東嶽神文

伏惟大司命特掌太山東嶽帝君劉古號東皇尊同羣帝撫長劍而珥玉九歌首重威靈騎素雀而遊凡一寓便留下土是雖志惟何必不言緣使鬼竟詎拘涉降

代督府祭趙尚書文

序述間寫情可涕

在昔乙卯我持按節海氣翳空西指吳越公膺簡命其往視師我紀我監策蹇而馳小搏大蹂不知其幾凡公所至我則偕止爰有黠雄如竊食鼠以出以入視人來去公再承御開府江漢繡衣方斧軍興從事大發淮邳暨燕趙士長戟短劍控弦步騎我當其時濫服司馬荷之角之與公上下迨於成功舍我而北嘉錫薦臻以寵以祿神武駕馭仁義竝參既賜以珙遂將以環公不少留長逝遠引生既有爲死應不泯追念夙昔恍焉如昨同在行間桴鼓然諾兩歲馳驅

徐文長集

卷二十九

二

坐臥飲食今其已矣俱爲陳迹

代祭陣亡吏士文

嘉靖丙辰之冬海寇挾東夷據岑港不去其明年春朝廷命總督臣某率師往征之三月四日兵始入薄其巢土漢吏士有先登而死者越十日總督乃命某官某以某物陳於諸死所而告之曰吾奉命討不義偏將軍提督無狀稍亡其伍書至之日吾與介吏侍鈴閣悲悼爲不食方今休養吏士以圖後功竊念賊有日而終無益於死者故遣吏賁品物如前召諸

靈使飲食之其他恤典一遵故事勿省見如有知其少自寬毋多慙

感夢祭嫡母文 一字一淚

惟母在昔以病而死胡昨夕夢不死而病裸坐室隅展戶自掩兒疹其候呼涕激面脉數以煩知不可理詭曰其愈須旦夕耳掩而痛哭扶母於牀哭罷而覺泣涕猶滂夢母於病哀且不禁覺其死兒何爲心

春祭先墓文 具率爲得

古者士一失時祭則不敢以宴故三月無君則皇皇

徐文公集 卷二十九

三

如也解者謂不仕則無田無田則牲殺器皿衣服不備而不敢以祭古之人於祀死其重而難於舉若此迨後世則不然矣雖牲服不備亦無不祭者矣渭去年春以書記從督府駐師於鄞前年授經陳平湖縣中再前年往延平滯內兄官署蓋不親祀者三年論其迹於古之所謂皇皇如者實相似是雖非爲祀死者而皇皇如然亦爲養生者而皇皇如也渭罪亦可少原焉渭去年娶於杭之某姓遽歸之不得卜三月十八日往贅之謹以祀食之餘附告

祭少保公文 憤痛特甚似不欲長言傷於賦

恨

於乎痛哉公之律已也則當思已之過而人之免亂也則當思公之功今而兩不思也遂以罹於凶於乎痛哉公之生也渭既不敢以律已者而奉公於始今其歿也渭又安敢以思功者而望人於終蓋其微且賤之若此是以兩抱志而無從惟感恩於一盼潛掩涕於蒿蓬

代上饋文 吮膽一段趣絕

徐文公集 卷二十九

四

於乎痛哉兄某之上饋也憶昨侍疾之辰大人疾漸革易簣須臾矣某泣而請曰大人忍棄兒輩何之耶卽息尚嗟嗟也寧忍無一語遺誨兒耶大人勉啓再三嗚嗚言曰乃翁苦苦苦苦而已遂瞑某謹仰而倪思之大人之所苦者五大母相大父勞瘁喪明中道不享大人痛之終身苦一也大父力畜不肉者六年資才給館教我大人學偶數奇莫慰大父大人痛之終身苦二也大人三仕光祿一貳東平幸值國恩大父贈郎於幽大母不與大人痛之終身苦三也自光

祿徙東平八九年間廉勤謹慎夙夜靡遑志在益展驅馳用以再榮地下而竟以疾罷大人痛之終身苦四也大人課督兒輩尺寸不踰而兒輩未免愆違在見猶甚子口父在觀志父沒觀行在志如此沒行可知承父如斯事母可知大人於此豈特痛之終身抑且抱恨泉壤夫前之四苦大人爲大人之父母而然後之一苦大人爲兒輩之老母而爾夫俾父不甘於生銜苦而死者非子也生不能釋父之苦而勞其囑死又不能追雪其苦而背其囑非子也釋父之苦期

後集卷三十九

五

甘於母甘母非味在養母之志不則時祭我父而以牲者三日饌我母而以鼎者五母且不甘父亦終苦於呼痛哉父吮膽子吮飴命之曰爺女吮痰藜父咀藥子咀蜜命之曰卽女其吮棘父釐費子釐芥命之曰帶女其釐蒯父啖茶子啖菰命之曰題女其啖麩父食連子食鮮命之曰健女其食已之肺肝有淪此盟百神其勉父來索兄早歸黃土陌笞兄一百蚯蚓鑽額日者於靈次當飯午庖鴈烝梁和羹清酤大人歆之幸且莫告

告丁母與下首筆底酸苦欲霜

某結髮同母叔子三爲學至於四十有二年中間母與某母同舍者三年而情益親親如姊妹若然宜無事不相周旋也況病死喪葬乎當某因時某母死叔子能出我於獄而周旋我母之喪今母死叔子客我不能遣叔子於客亦庸衆人矣而又不能周旋母之喪其爲庸衆人何如哉噫不敢道也或亦母之所諒也悲哉敢告

告先王

後集卷三十九

六

自觀巷之宅失而我考妣若兄嫂之主至於今凡八遷中間以訟寄王於人家者凡二烏乎我考妣若諸兄嫂亦勞苦不安甚矣凡此皆吾子弟不肖所致之罪也悲感自責每欲無生今復新居自寄所迎妥我考妣若諸兄嫂歸於僑寓某漸次圖構冀自今已後尚以永寧也

哀諸尚書辭 情文經緯

閔予不肖晚猶蟲雕旣不能飛乃就羅招命也不淑進退維谷秣月蹄霜兩走上國當斯之時公謝館署

墮馬傷脛，就榻而語，曰：「此修途，兼列以靈，彼如不愠，子可勿來。」相與勞苦，忘其疲楚，每至必殮，無退不拒。我昔未老，挾管無賴，翻墨成鴉，迴毫作蠶，體刺格乖，人所不愜。公獨嗜之，至奪郎筆，輦素逆旅，令我毫揮，酌以荷花，鴈豕侑壘。追問主人，任我來去，公喜不拘，扶傷而祖，曰：「此追冬，或閉風露，用物以宣，非方不可。」石首之魚，越筍之萌，子如不嫌，箸以備羹。公劑我軀，匪藥我愆，公豈棄我，始有由焉。事有不常，烏盡兎死，羊曇悲來，酈炎難起，人曰起耳。公曰：「未然。」家置一象。

徐文公集

卷三十九

七

日千斛，誕都門之祖，方徹復舉，豈無他人，而三其侶。多公一响，淵鮒聊渚，未卜其騰，且弛其縻，往秋之會，毫髮後先，公如不臥，我則已騫，斯言之宜，非我則謾。得諸館中，如此之傳，嗟我鄙庸，寸喉接味，尺麻組之，如鷺折脰，賤貧之生，自與貴殊，以舌爲刀，豈乏其徒。何公瞿瞿，顧欲生我，豈徒生之，且辱知者，日者相傳，寸楮必甌，人往謁公，以我墨贊，昌南瘡痂，愈嗽愈者，館中之祿，所羨能幾，以入於曹，遠自千里，凡此峻誼，髡管莫旣，矧伊尺箋，欲窮其際，古人有遇一盼殺身。

荆卿俠夫，捐軀入秦，公豈銜恩，我忝儒流，我豈匪人，而俠之差。庚子識公，垂三十禩，豈無他德，念此猶恃，破岑儻遂，握手悲歌，先我而往，傷如之何。

祭張太僕文 骨痛語烈

太僕公將以萬曆二年十二月之二日內於幽其末，文某以十一月之十有二日割羽牲一從以果羞黃，流而告之，曰：「嗟乎公之活我也，其務合羣隊而爲之，鳴若齊桓，將存江黃，溫弦之小國，而屢盟魯宋，陳蔡於春秋也，其同心戮力，而不貳其長，公堯夫既遣人，

徐文公集

卷三十九

八

以麥矣，而文正樂之不問其傾舟也，其拳拳於斯事之未了，而竟先以往，意其心若放翁志宋土之復已，不得見，而真聞於家祭之告，一念與一息而俱留也。夫以公德於某者若此，即使公在某，且不知所以自處，而公今歿矣，將何以爲酬也。嗟乎此某雖不言而寸心之恒終千古以悠悠也。

會祭高君文 韻語錯綜可誦

君於大節之所關也，植之若苗，於大節之所累也，去之若莠，是以其考諸人也，於大節之所累者，聞之恐

入於耳而於大節之所關者稱之幾不容口此其性
資之取諸天鈞也若舍釜而獲鐘故其好惡之嚴於
人已也若平庚而槩斗若其氣蓋一鄉而不懾於豪
權要久百年而不遺於故舊積散傾素而待火者家
家壯激衝冠而攬轡以咭咭或談文而雲生或憤世
而戟手茲蓋芒緒之所餘而不足以槩其中之所有
猥我諸儕感君平生伐木醴酒每集於庭公父敬而
晏交儕攻玉而寡能嘗私相謂曰以君之英使遇陽
明夫子於曩昔而佐以羅石諸賢之友朋公且將爲

徐子集

卷二十九

七

泰州之心齋王子矣寧不起魚鹽而攬道柄於海濱
今君固未之值也而杳然以逝矣蓋磊磊然里中之
豪雋也而亦何負於鄉評念春雨之滴牖恍燒燈而
剪韭儼掀額以長嘯阻開襟而捉肘儕相向而失聲
悲長夜之靡晝

祭羅母

於祭文中可謂超拔奇逸矣

凡物之含常氣以生者直視其物之本質而知其奇
恒耳至於玉則望璞而別焉金則採鑛而識焉砂則
按其牀而定焉故至寶奇英視其子必視其母其在

於人聃之產鶩子之懷異於人此猶曰別流也其在
於吾聖哲稷之相契之卵異於人惟我太君之於令
子是美玉也良金也美渠之砂也其於人也稷也契
也其兼二氏之教而雄長之也聃也鶩子也其於母
借言之聃之玄鳥鶩子之舍利正言之謂非契之簡
狄稷之姜嫄不可矣夫人莫難乎垂名尤莫難乎天
之所獨厚而名與厚於婦人爲尤難太君亦可以無
憾矣莫而不免於哀者是子輩之私情也

祭少顛文

婉折傷痛涉韓十二郎文

徐子集

卷二十九

十

計子與子游適三十年淡如也而獨篤於今下獄之
七年子其幾於反炎涼者耶殘於瘍而牀且杖十年
矣顧飲不廢而竟餞往於酒子其幾於忘生死者耶
卽吾求交於世得此亦難云顧得之方之外耶向來
十餘日而不死我一送藥於子子一問法於我而竟
斷往來信耶凡此者皆可痛也而吾日衰矣其尚能
痛以淚耶當澆之以酒耶而吾窘囚耶其能外楮與
香而別辦耶吾待死人耶卽死當飲子於地下儻不
死而能澆子於塔尖上借如意而擊以歌耶又何如

以爲情耶。子方外上耶。又反炎涼者耶。忘死生者耶。使有知而聞子之言耶。其亦悲也耶。其不悲也耶。

季先生入祠祭文 四首俱高爽

先生之於行簡節疎目似緩於其細矣。而心事之光明如青天白日。可以對鬼神而格豚魚者。則固獨立乎其大先生之於學。採本極源。既急於其大矣。而著述之精密如蠶絲牛毛。用以明六經而酌百氏者。則又不遺乎其細。當其仕也。爲砥柱於風波之中。有舉世所難言者。而獨言之。舉世所難行者。而獨行之。盡

行誼集

卷二十九

十二

其在我而不問其成與敗。及其處也。徹藩籬於物我之際。有讒者始或排之。而終屈於無心之公。嫉者始或忌之。而卒伏其不校之量。求諸在人而無間於內與外。自釋褐廿年以後。不聞其問舍而求田。故其讀書也。往往托禪榻以卽安。當其捐館一日之前。猶見其進徒而講易。是其好學也。孜孜至易簣而匪懈。蓋一尺之牘。未足盡其平生。而數端之舉。聊以明其大槩。然則先生之存也。真尚友於古今之會。不特善蓋乎一鄉。而今先生之歿也。願缺典於尸祝之宗。奚啻

稽遲乎十載。故某等以爲彼祀於其校在位之事也。而况議禮者古稱爲聚訟之家。安保其無異同。祭於其社。吾黨之責也。而况評鄉者已定於蓋棺之久。共知其爲著蔡。苟見義而不爲。亦逡巡其何待。爰相與以圖祠。得舊棲於剝界。遂卜吉以躋神。儼音容之如在。蓋上以裨風教於衰微。而下以慰士民之瞻戴。

時祭文

先生發明六經。折衷羣疑。仕優則學。老至不知士類宗之。可以爲師。心事青天。胷次霽月。兒童不欺。鬼神可格。國人評之。太上立德。考諸古禮。曰鄉先生。可祭於社。其在斯人。時惟仲春。往酒既戒。薦以告虔。永迪後輩。

行誼集

卷二十九

十三

縣祭文

有鑒玃珠魚目。於賈胡者。需而慎之而已矣。無庸於睨而扶之也。曰和璧隋珠。不十睨之。十拭之。則未始需之。而積之也。然則稱人之賢。輒信之而不疑之者。玃珠魚目之類也。必疑之而後信者。和璧隋珠之類也。玃珠魚目不睨而扶之。不必實也。和璧隋珠十睨

而十拔之蓋將以寶之故如此其至也然則不疑而
即信者其人之未必見重於人猶是也疑而後信者
其人之見重於人亦猶是也其等於先生之賢始疑
而終信之大略類此故謂之於祠也雖不早而備物
以永其祀者圖之不敢以不虔先生有知其亦慰而
樂聞予之言耶

入鄉賢祠府縣祭文

惟公一代經師千古道宗聞之者幾於聆韶見之者
稱爲猶龍十年未祀而今始祀於此也固足以見有

徐文長集

卷三十九

七

司之嶺鄉社既祀而今復祀於此也尤足以昭人
之公

徐文長文集卷之三十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鍾人傑瑞先校訂

雜著

陞災對 二篇具錄地部

萬曆十二年甲申九月甲戌十六日己丑霜降前二
日夜漏且子府陞祠火火從東北耳甲申仰射殿角
諸願遂并焰以入昇神者百數十徙不克徙俄而神
首頌火宴殿宴殿首亦頌或曰諸徙哀而拋落之果

徐文長集

卷三十九

一

爾則不應棄不取宴有兩夫人夾神座外有廊宇小
神以十數侍從毬馬斧戟幢旌等以百數一無及一
庖子亦預徙值崩燼而埋顧忽出宴殿後僅破腦衆
駭問之曰吾不知所從出幸免者多如此獨神所寓
殿兩衛一從獲尺寸免觀者近萬人恠且怛之明日
踵相質未有以復夜卧而思得周公借璫伯禽抗世
子事復焉質者曰如子言豈以神當伯禽耶則必有
當世子者當世子宜必以牧豎土者當而禮所稱世
子固未有過也特以伯禽有小過周公借璫以預警

世子耳。今牧吾土者無一過之可舉也。猶世子也。帝亦何用借於神以徵夫牧如公之借捷於伯禽耶。即神有小過。帝小罰之。如公之捷伯禽亦足矣。而罰又何至於是。曰。人有等西施之髮於鄭旦者。非莖數而寸量之也。其玄與豐不相遠而已矣。牧之受命而寄責於身也亦夥矣。即小不慊於心。豈必盡出其身之爲哉。人爲之而牧也。當之心。知其不當爲而勢與力不可奪。於是不得不委之於勢與力。而終亦未免自謂有負於其心。而終有所不安。若此者。百豈無一二

徐子集卷之三

二

哉。帝若曰。彼能知此而願且爲之。非罪也。畏也。吾助之以神爲伯禽。以牧爲世子。以火爲捷。以決其不肯自負之初心。使得藉口於神。以感動勢力者之堅持。而勢力者萬一聽之。又得藉口於神。以轉相告語。其黨而一悔其初相倡和之誤。吾故曰。帝之斯舉大槩有似於公之捷伯禽也。非按髮而數且量之謂也。曰。然則神何辜也。而罰離也如是。曰。土木神之托也。賤也。靈爽神之真也。貴也。守可復建也。故二氏往往言凡神成之日。莫不土其軀之舍而遺之。而後去。况

土木舍乎。又况舍土木之舍者乎。帝之示罰。今不過奪其賤者也。不奪其貴者也。且帝果罰也。而罰之酷而果奪其貴者。則我與子又安得而知。若此。又安在其爲借捷以啓牧者而助之決也。故罰之酷否。不足校噫。是帝天之微權也。蓋嘗謂天之微權。不可以人準。可以人準。則常而無變。無變。則人得以試而熟之。而僥倖於趨與避之間。故穆東海之婦者。過在吏宜罰在吏。而帝不罰吏。而罰農。若曰。使衆可用。是以咎吏也。以一吏可勝一於決曹。不可勝衆農也。又若曰。

徐子集卷之三

三

吏遠婦冤之可也。衆邇婦易知。易知而不衆諍之可乎。初。稍罰衆以旱矣。而衆猶不省。故罰至三年。必直而後已。而農之損多矣。此初亦捷伯禽於農也。而衆人蚩蚩。徒諉曰。吏至今數千年。猶不省。又帝凡降諸大災。能及大衆者。意若使諸大衆。尋其致災之首。而尤之。而首者亦多不之省。及其敗也。乃多敗於諸大衆之尤。亦與東海之旱罰農而農不省其罰。謂罰吏也。同意。非諸大衆則不能勝此也。非災諸大衆則諸大衆亦不然。此也。則帝天之權。不使人常而準之。恒

若此質者曰子何據曰據董子質者曰陳亢有言問一得三吾今近之矣幸也然而不能爲也非我不能爲也彼亦不能爲也我亦一農也彼亦一農也彼亦一婦也爾亦一婦也

附記質陞災而予否之之語

曰神不職與帝罰殛與曰不奪諸幽而災厥形匪帝之刑曰神久而數與舍而作與曰數斯作矣故自火其廬而燔其軀其來也就主其去也乃飄兮若脫畧之魚雖欲勿用帝其許諸曰配已明與敗厥政與神

卷三十

自禱以諄與曰孰舍其用以耘人妻諄其夫而燼厥廬以焦厥身曰神隍於土果非一與越則二之神不引而他宅與曰神固二之吏嘗一之神固怒而殛之豈肯不耻耦而今則厭夫不寄示馮於物示夢於栖可以告斯象則何燔廬何以災曰吏有國營民有家作不戒於辰鵠則燬爾室其始是與曰國有大災神且捍之民而有災神捍靡遺鵠也耳而神不能庇令楮厥居曰術者矜數墨者怖劫魯叟鵠理以操決拾乃數之翼斯垂而劫之羽斯鍛神茲所遭匪輪伊劫

前者墨破的而魯將示罰與曰數今劫兮非理莫衷彼墨者所云謂冥爽之幽滯災輪轉而未窮非示災於昭昭苦士才以代厥躬由斯以推義與首問者同曰十億不一中莊正鵠其何知以子爲昇曷控厥弧而告以厥機曰鵠亦未我於子姑徐之

府陞神有二辨

凡府之有城隍並一而吾紹獨二一居卧龍山之顛曰隋總管龐公珏守越有功德於民死而人祀之事詳舊碑信矣一居其麓者不知其爲誰或曰禱祀者

卷三十

五

處山北則陟顛爲便故顛有祠審爾則顛之祠似後麓或曰有司以朔望謁神謂非便故麓始有祠審爾則麓之祠又似後顛此祠則二而神猶一也或者又曰高皇帝有天下舉百神而新封之合主以享諸陞主並仆而伏越獨否夜乃上夢曰臣珏守越近不如呂珍願陛下進珍而退臣事雖不行而民間譁傳其說故麓祠者民自祠呂也或又曰當胡公大海攻越神嘗現巨履以怖胡及聖祖擬新封神之主又植不仆將馳使斬神首道士夢神言令負以匿初

未信也再夢乃獨肩神履如飛至顛重不可步曰神
樂是也遂止茨以覆焉麓祠虛補以貌遂相推以呂
以呂嘗守越乃吠堯如錄其功亦宜祀也審爾則神
二而神亦二矣考諸紀及問故老之有識者咸云
高皇時未聞有聚王事即欲斬不仆者誰敢匿且
高皇明聖寧有此及兩夢說盡不經若曰顛祠便山
北禱祀亦非民間所敢擅謂麓祠便有司謁者差近
耳然審爾則祠雖二而神又止一矣向知是府漢中
白公某者嫌兩神而汰其一立得疫舉揆葬是山之

卷三十

七

七

西則神又似真有二耶其祠麓者果呂公珍耶或者
又曰世一神而百奉者多矣二而汰其一亦似非宜
然以予所考諸紀 高皇更始定諸隍位無姓名直
府爵比公曰顯佑公州比侯縣比伯其人詳祝文况
有兩民以人祠麓以呂則可也

祝僉事爲神於南昌 留備押官

祝僉事名繼志與余同爲生於山陰縣學中而祝天
樂都人也天樂多山少文采而祝獨雅馴貌端朗面
白皙光采可鑒嘉靖壬子武進薛公應旂以提學副

使來校浙士第等伯余而祝亦居叔季間遂舉於鄉
明年癸丑成進士自刑部出僉江西按察事領道曰
南昌已而役表旣還道病歿血齋跌七日起謂其婦
曰吾病不可藥也然吾將有所之差勝此而見當有
立好爲之婦驚問所以俛不答旣而曰非久當自知
之越數夕其家人曰某者聞天樂自西南來響漸近
已而見一白馬神官下而入其堂馬高於窓戶上檻
解鞍鞍高亦幾及之神官南向坐而呼某令跪曰南
昌缺城隍有日矣帝須爾王惡爾入好促之行某起
趨入取王紗帽若圓領帶以自着跪促王如神官言
舉家盡怖迷所以祝令婦取已朝衣冠將服之又令
汲新釀酒滿三盞列香爐於卓婦愈怖不辦神官則
促召某出縛杖之二十拶其手痛不可忍呼嗷嗷突
入號迫婦乃辦某出覆神官云即矣凡官所言動他
人都不聞見悉某述爲之祝於是着冠服飲酒畢赴
廳事則群僚與衙人畢集矣觀者可數百人塞衙甬
其則持弓矢以射者三曰監爺路祝遂登座執笏以
俛甫如注霹靂震其墀祝逝矣輓停道中者兩旬時

卷三十

七

七

時不繇出機中俄滿室香異甚後遇物輒發或起盤
筋飲食中及櫬入舟亦無不爾府學生諸君史者信
人也祝延教其子親見之故爲予道甚悉願曰此道
中舊固多崇子曰崇不能如是其後予北上過薛公
以告公戲予曰吾固聞之然恨當時不使先子又不
及批其文曰似有神助也予亦戲之曰師且先俞生
矣相與掩口而笑諸又云祝家人被杖者昏卧數日
不醒視其臂與手並有痕青黑如染及醒語神官事
始得詳

俞尚未諱學公第文既首我而頌牒
赴省試則願音余故予舉以戲公也

徐子集

卷三十

人

壽中軍某侯帳詞

詞如蜀錦

恭惟某官名高勲胄族著通都冠冕將門翹楚武弁
濯功宗德創垂累世之基霧集雲興起踴真人之運
一身許國百戰成功始移節於越城實維五宗之貴
介將比隆於漢爵已列萬戶之通侯威名著而陞壘
深植幹形而河山壯紅黃拖紫永堅及喬之盟寫鐵
圖金僅亞剖符之等木實則枝自茂源深而流必長
蓋數傳至於君身遂一朝登乎閭帥鷹揚賦質高懷

在風颺猿臂呈奇善射出乎天性謂文武本無二
遂以書劔不敵萬人乃於結髮之年益奮縣梁之志
篝燈夜案下帷朝窓取萬卷而畢開期三冬於足用
博該杜預名流武庫之芳才過呂蒙學併經生之業
尊師取友好士推賢期棘院以先驅自超轡下向泮
宮而脫穎早試囊中徒以弓冶之良所賴箕裘之繼
遂專軍旅之學暫違俎豆之間去携矢以校優歸綰
綬而視事異人萍合會傳黃石兵符越女花嬌親授
白猿劔術利通九變政協三軍一勾投醪片言挾纊

徐子集

卷三十

七

樓船挽粟魚鱗集淮濟之濱海總橫戈蜃氣息滄溟
之外自襲後視之繡纒提閭浙之戎侍鈴閣者數人
運籌策於千里過門必下敬修鄉里之儀折節爲恭
不改儒生之舊干城良將非孔伋其誰憐首虜拘文
待馮唐而始釋乃有諸藩開府元老胡公遠覽孫吳
長驅韓范九重雷厲親頒節鉞之權一劍霜寒坐
控華夷之鎮禮羅旣設冰鑑斯懸收衆望於偶遺集
群策而畢舉賢豪輻輳俊乂林從始得君如魚水之
歡竟付托以樞機之密事無巨細咸以相咨衆所遲

疑每從其決探九斫吏四方惡羽檄之馳借飭籌兵
一語靜風塵之警虎士環而左右龍韜翼以卷舒
騎控弦鼓滿霜霄之月白金七首芒抽秋水之渠北
跨松陵南連定海蛟兇豈惟三窟通禽積以多年所
賴臂指相通腹心是寄同舟共濟誰爲吳越之分倍
道兼程竟授孫盧之首取鯨鯢而震鼓翻鴈鴛以爲
池勞苦功高裘輕帶緩壺漿競載莫傾士女之忱保
障仍資益慶東南之福庸知嘉謠乃屬首春錦筵麗
以初陳異香遠而不散衙開江畔梅芳弄曙色之天
樂作營中鼓吹雜饒歌之曲塵生車騎賓從如流炬
列簾櫳光華似錦賦金致幣偏禪徵蕪語以稱觴染
翰操觚庸老羞壯夫於執戟惟願續流燕石名茂龍
驤番白虎頭漸應封侯之相縣金鷄印爭看搖月之
光節序斯征每當此日戎機稍暇莫放良辰陪庾亮
以登樓誰言興淺借羊公而造峴應與山傳矍鑠漢
翁不忝據鞍之健老成趙將還期加飯之餐言不盡
情歌以爲續

將軍爲壽及青陽江畔營開曉日光瑞靄不收偏薦

麗林花未着已含香地東坐見青油幕主帥坐歌借
行樂客稱百歲酒千觴爲君更進鸛鷀杓

義塚募文

慨夫黃土似海豈皆寸金白骨如山曾無片板坐觀
蟻穿鳥啄之慘竟何民胞物與之仁白君受采者舊
管捨棺以埋是爲點痛而灸辟彼乘輿之濟不若徒
扛之成茲者城南有地幾及二頃而白君括諸其室
可得卅金用以倡率鄉人矢將共成義塚然必周以
墻壁翼以室廬使住守者可栖飢寒者無隙庶幾掩
藏無主之鬼免彼狐狸斯爲施恩不報之人何心銜
結兼亦爲王政之首務又何妨義起於吾儕但以榮
及則泛而不能廣募則嫌而招議故夫今日勸施舉
事止可及一鄉二邑之群公迨他時掘墳穿泉亦難
曰四海九州皆兄弟嗟乎英雄豪俠之觀慨然輕擲
藉百萬之輸芻米僕賃之資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
此義事而不舉彼浪費而樂爲孰重孰輕必有能辨
之者

讀絳州園池記戲爲判 奇諾雅趣

絳記何由爲人多口。昌黎偶爾于此龍睛壯夫不爲。愧靡蟲小技之逞。文公所誦。合書門大吉之諧。正什試官。軋茁刺刷。枉誣盤詰。詰曲聾牙。鞅鞅非真。空青是假。難逃賈胡眼。雙鵝子精明。芒硝八兩。大黃半斤。且漏夜。又泥一馬桶。齟齬辟如丹砂。磊塊宜用畫鬼。書符煮服。必且殺人。亦似假山。巉巖強要興雲。出雨。細看總無活物。束之高閣。毋乃大苛。弄向孤琴。庶幾別調。

景賢祠上梁文 對入天巧

卷三十

十一

圭

指水指樹以釣遊。尚云可祭於社。立德立言而垂世。豈止善蓋於鄉。論以公成禮緣義起。恭惟長沙先生。道宗新建。力破陳編。獨立敢言。管城子有萬夫不當之勇。疾書妙契。指南針定千古未決之疑。真成皓首以窮經歷。七十九齡而未倦。藏在名山之副帙。累數百萬言而有餘。若其官轍所臨。以及鄉閭之處。乃有舉天下非之。而在所不顧。一惟獨認其真。至於褐寬博。憐之而決所不爲。期於自反而縮。如湯沃雪。過則改之。黜鐵成金。與其進也。以故由中及外。無間然矣。

儼青天白日之光明。自江以南。學者宗之。猶北斗泰山之景仰。有功絕綫。無忝縣車。寧非姑射之有至人。一凝神而物無疵癘。宜如畏壘之於桑子。卽不死而猶當祝尸。况蓋棺已越於十年。願賢俎。藉於一席。鄉祠斯舉。衆議僉同。乃有頴上郁君。撤已所居慨然義倡。爰及陳胡二老。成人之美。率以經營猥被微疴。未緣謝榻。乃欣同志先我着鞭。聚埴徵林。陳簪伐鼓。木未得於工師之喜事。已集於子來之趨。自鄉士大夫。以至三老子弟之樂於聞者。莫不捐所有以助成。

卷三十

十一

圭

卽梓匠輪輿暨夫百工技藝之預斯役者。皆知嗟此舉之爲晚。雙檐鳥革。群楚龜趺。得孤僧禮大士以懺悔之旁。卽諸子從先生而講貫之所。幽花一徑。并桂蘭桃李而盡在公門。修竹四垣。列左右前後而無非君子。自茲以後。從者如雲。事死如生。儼然立雪。音容恍惚。思其笑。思其語。精神猶舊日之風生。廟貌瞻依。見於羹見於牆。危坐卽當年之泥塑。有如三年築室。亦何妨端木之獨居。但無九曲環屏。豈頓減紫陽之精舍。哲人卽逝。梁木雖傾。大匠如存。曄曄方始。試聆

珠貫併入斤風

拋梁東舊是延陵半畝宮杖履已乘黃鶴去生徒猶
坐絳帷中 拋梁西綠滿禪房萬竹齊就裏數竿須
好護先生親自有留題 拋梁南翩然老守去湘潭
向使挂冠如不早註書那得細如蠶 拋梁北小池
長洗箋餘墨草色猶爲書帶青墨痕肯減蛟蟠黑
拋梁上祠外階庭餘幾丈殷勤打掃戒沙彌莫遣隣
猪此中放 拋梁下莫說鄉中大賢者豺獺猶知祭
本原虎猶尚得迎田蜡

徐子

卷十

古

鮑府君醮科 讀步虛回軒二疏駢麗中另有

一段芳華流動

請稱法位

惟神之生生於越鄉惟神之死死於四明體有死生
神無存亡存亡既無神何可量如水行地豈專一方
胡越于明有享不享越有新祠城南之隍神出以入
剛龍是棄薦芳登俎俟神于堂神之來兮其喜洋洋

散花初獻

伏以額天祈嗣誠上感於玄穹夢日懷娠瑞竟徵於

華誕况賢哲之苗裔

神鮑叔牙之後

兼體貌之異奇長而徇

齊生惟正直秉恢弘慈惠之性負游畋任俠之資捐
鬪龍於海中射伏鹿於山石以茲豪宕不顯英威既
而鬻米以活萬人援兵而弭群盜却飛蝗於郊野護
渡蹕於風濤歷生寄死歸之年皆捍患禦災之績民
到于今受賜功從振古無前今醮王基深荷洪庥預
蒙陰騭敬以歲辰之吉謹陳醮禮之筵拭目神威志
心妙道猥奉蘋蘩之薦仰于侍從之欽法衆虔誠謹
伸奉請

徐子

卷十

主

亞獻

伏以蕙肴蘭藉愧無楚薦之芳芬吉日良時聊望神
君之康樂既俯從乎衆請遂少憩於人間瞻佇鸞旌
攀援龍馭冲虛廣莫浩浩乎杳無得於見聞畏敬奉
承洋洋乎儼如在其左右伏願神嗜飲食福介式幾
鑒黍稷之非馨取蘋蘩之昭信尊罍在手再挹流黃
祝史陳辭永熙純嘏虔誠稽首亞獻禮行

步虛宣疏

伏以爲喜爲嘖祝更頌之師現既醉既飽馮載起之

皇尸雖塵供不可以久留。惟神慈無嫌於援止。蓬門
荒落。敢比蔡經之家。麟脯芳香。暫待麻姑之會。幽明
相隔。投轄何緣。光景易流。揮戈無術。是惟三爵之禮
匪爲過多。雖使百拜之勞。不敢言倦。願龍驤之止。肅
敬鵠立以遮鞍。法衆皈依。酒陳終獻。

回軒焚燎

伏以靈通遍滿。本無來去之蹤。祀禮節文。謂有將迎
之數。俯垂臨鑒。過爾夷猶。願塵景之莫留。歸太虛而
超舉。蟾光一縷。遠隨笙鶴之音。法供肆筵。未冷香燈

之施薦遺福祉永祐人天稽首拜辭謹當奉送

友琴生說 理趣清妙

陸君以清才少年入國子。宜其一意於干祿之文也。
顧嗜古已。卽能爲古詩文。又嗜琴。久之得其趣。益與
趣狎。視琴猶人也。行則囊以隨。止則懸以對。憂喜所
到手。出其聲。若與之語。因自呼曰友琴生。人亦以友
琴生呼之。余客金陵。友琴生則來訪。余問以說。余嘗
見入道友琴生。囊容杭鼓琴於舍。忽有鼠自穴中踰
几而下。不去。座中客起。唱之。愈留。此與伯牙氏之琴

也。而使馬仰秣者何異哉。夫聲之感人在異類。且然
而況於人乎。又況得其趣者乎。宜生之友之也。生請
益予默然。生亦默然。頃之曰。似得之矣。然願子畢其
說。余曰。生誠思之。當未。未有桐時。蠶不絃。時匠不斲。
時人具耳。而或無聽也。是爲聲不成。時而使友琴生
居其間。則琴且無實也。而安有名。名且無矣。又安得
與之友。則何如。君復默然。若有所遺也。已而曰。得之
矣。乃今知於琴友而未嘗友。不友而未嘗不友也。余
曰諾。

一吾說 彷彿蒙莊

某君名萬應。字子一者。令其兄某問別字於予。予應
之曰。是子之季也。予不知其人。審其字與名。若志於
道者也。曰吾弟也。少知讀近世爲生者。書道則未也。
志則志於斯而已矣。予曰。志於斯。可進於斯矣。進於
斯。求之於字與名。而有餘矣。又焉用別而字之也。某
曰。雖然。願先生少有以命也。曰。唯唯。吾少而喜漁。觀
漁於鳥鵲焉。鷗焉。鷺焉。鷺焉。紛紛焉。擾擾焉。而未見
其飽也。壯而觀漁於十頃之沼。筌者焉。罾者焉。鈎而

緝者焉紛紛焉擾擾焉所逸者多而獲者少也老而
觀漁於海之島鳥非鷺等也人非筌等也見一師焉
操百斛之罟左得其綱之希而右倅焉已不失其目
之密矣其放也若鳥之舒翼其歛也若鳥之獲舉千鈞
之石不崇朝而自江之南與海之北皆厭其腊此之
謂以萬而得於一子之季也不別字則已苟別之則
莫過一吾之一故別字之曰一吾

讀龍惕書 詞理調習自然玄著

甚矣道之難言也昧其本體而後憂道者指其爲自
然其後自然者之不能無弊也而先生復救之以龍
之惕夫先生謂龍之惕也卽乾之健也天之命也人
心之惺然而覺油然而生而不能自己者也非有思
慮以啓之非有作爲以助之則亦莫非自然也而又
何以惕爲言哉今夫目之能視自然也視而至於察
秋毫之末亦自然也耳之能聽自然也聽而至於聞
焦螟之響亦自然也手之持而足之行自然也其持
其行而至於攀援趨走之極亦自然也心之善應自
然也應而至於毫釐纖悉之不踰矩造次顛沛之必

龍惕書

卷十

木

龍惕書

卷十

木

於是亦自然也然而有病於耳目手足者矣或爲聾
其或爲盲也或爲塞甚或爲聾也或爲不調甚或爲
痿痺也始而罹是患也既以壞其聰明運動之神而
漸不可救其患之成而積之久也則遂忘其聰明運
動之用而若素所本無於是向也以視爲目之自然
而今也以不視爲目之自然向也以聽爲耳之自然
而今也以不聽爲耳之自然向也以持行爲手足之
自然而今也以不持不行爲手足之自然夫聰明運
動耳目手足之本體自然也盲聾痿痺非自然也而
卒以此爲自然者則病之久而忘之極也夫耳目手
足以盲聾痿痺爲苦而以聰明運動爲安舉天下之
人習其聰明運動之爲自然而盲聾痿痺之非自然
至於其病之久而忘之極猶且以苦者爲安非自然
者爲自然矣而況於人之心其在胎妊之時已漸有
熏染之習馴至知覺之後又不勝感物之遷小體著
於嗜好而無有窮已人已希於利害而未嘗知足
遷流浪自孔千殆其在今日亦猶既壞之耳目手足
舉天下不見其有聰明運動之神特有翳與盲聾與

塞不調與痿痺其不甚之異耳。而况一念流轉善惡易形兩可相凌物體無定如象之蓋舜入官又忽然怩怩閒居之小人始而爲不善繼而愧既而又作僞以著其善又如取于死生有傷廉傷惠傷勇之病而兩立於可與不可之間此皆倏忽變遷如環之無端而思慮所不及影響疑似如路之交錯而從違無可據故蓋舜入官自然也怩怩亦自然也閒居爲不善自然也繼而愧自然也既而又作僞以著其善亦自然也取與死生可亦自然也不可亦自然也而忘其

徐子集

卷十

三

病者孰知其病又孰知其不病哉夫象與閒居之小人猶可言也何者入官之與怩怩爲不善之與爲君子而欲掩其善惡之念雖若互發無端而境界頓別迷覺易知至於可與不可之間幽閒微細而鏗鏘難尋念之善惡無甚相形心所便安易於沈溺況於未泯之良時亦弋獲訟過之念似障天真於是以見起者爲水來踰距者爲帝則因真恕妄所遺實多將清淨者喜其無情圓活者忘其詭隨遂非者假口灑脫而放肆者遂至於無忌憚苟無窮詰辯難又將執是

徐子集

卷十

三

說以蓋藏其過文飾其姦矣故盲與明對猶可辨也惟少有見焉而以黑爲白白爲黑自以爲明者難稽也聰與聾對猶可辨也惟少有聞焉而以鳴爲于于爲喑自以爲聰者難稽也痿痺者與平和者對猶可辨也惟少能持行者而并以不能者爲能難稽也憂道者以自然之足以救支離而不知冒自然者之至於此也然則自然者非乎曰吾所謂心之善應其極至於毫釐纖悉之不踰矩造次顛沛之必於是本自然也然而自然之體不容說者也說之無益於工夫也既病之人心所急在於工夫也苟不容於無說則說之不可徒以自然道也惕之與自然非有二也自然惕也惕亦自然也然所要在惕而不在於自然也猶指目而曰自然明可也苟不言明而徒曰自然則自然固虛位也其流之弊鮮不以盲與聾者冒之矣而今之議先生者得無曰惕者循業發現如論水及波終非全體隨時執提如握珠走盤及室圓機亦或未諒先生之本旨矣乎夫見赤子入井而怵惕此惕也謂之循業發現也未見赤子之先與既見赤子之

後或寂然而靜或紛然而動而吾之常明常覺常惺惺者無有起滅亦不可不謂之惕也亦不可不謂之循業發現也業無際發現無際惕亦無際又何別有全體之可云哉至於以惕爲執提則是有所恐懼不得其正少從事於口語者類能避之先生應不如是之難也蓋先生嘗教人曰使窮世皆水指何爲水纔有陸地水始可名中庸言戒懼唯聖人常戒常懼無有畔岸故不見其戒懼衆人惟有放逸而戒懼始形然則戒懼者固天命之性工夫本體何嘗有二此可

朱熹集

卷三十

五

以見先生之所謂惕矣雖然人在暗室不能見物荷得日光還見秋毫。不幸盲瞽日亦不見。及復眼光仍仰圓冕則知光有得失見體無爲。惟耳手足莫不皆爾。故人心既失其顛倒悖逆甚於耳目手足之病而惕體依然。苟調停劑量則易於盲聾痿痺之醫。呼谷應聲立竿見影。言說何益。冷煖自知。涓小子感先生之憂道識先生之苦心。雖志氣不前而盤桓思振非以多言敷衍期於畢露瘡癥。伏覽茲文張焉援筆。既請止於函丈將遍質於同襟。

書古本參同誤識 考核詳慎

此本爲姑蘇雲巖道人杜一誠字通復者當正德丁丑

八月所正而序之者也分四言者爲魏之經五言者

爲徐之註賦亂辭及歌爲三相類爲淳于之補遺並

謂已情思所得也而不知欲分四言五言者各爲類

乃俞琰之意也一誠其殆善繼俞志者乎涓細玩之

如此分合乃大乖文理俞琰蓋幸而徒興是念耳使

果爲之其罪不在杜之下矣成都楊慎爲之別序此

書乃云近晤洪雅楊印嶸憲副雲南方有掘地得石

朱熹集

卷三十

五

國古文參同者正如杜所編者借錄未幾乃有吳人刻本而自序妄云精思所得夫慎之序既如此而一誠有別序則又云竊弄神器以招天譴其從父號五存者跋其書又云書未出而爲人竊去冒托觀此則慎之所聞於楊憲副者乃他人竊得於一誠而托以石函者也慎不玩其理乃輕信而信一誠反以一誠爲竊盜夫一誠之可譬乃特在妄編耳豈竊盜於石函者哉乃若謂一誠之盜竊直謂其盜竊琰之意而以爲出己意則可也一誠失於信人慎失於信古務

博而不理述書多至八十種誠如此類豈可盡信哉

又有稱王圍山人者序此書有云故人自會稽來貽

善本遂捐俸以刻則王圍當是一官人而刻此者也

慎都不檢點以為杜一誠既云精思自得又云友人

自會稽來貽善本謂一誠自露其情掩耳盜鈴如此

則慎將謂一誠即王圍矣疎一至此耶 此書王圍

山人序一嘉靖癸巳秋七月不著姓名 參同契跋一號五存不著姓名跋

一誠之仲父也 杜自序一 又別序一 楊慎序

一 愚揣諸序之跡王圍之刻而托以石印 楊

慎之序刻則杜本始出矣而 黃圍序嘉靖癸巳秋

自會稽來貽善本而 五序跋正德己卯二月作中

得經註一止書未出而為人竊去冒托他姓以竟利

及旁其偽作之語故心杜初時字也以其稱字故知

為仲 杜一誠自序序後列凡例云一經文三篇為

一經多為一冊一經文箋註三篇類篇未各自有序

相類文體無待更訂而後經註 杜一誠別序不著日

節次或有差錯以俟後賢 楊慎序嘉靖丙午仲冬作

非僕所敢望也之語 中來得刻本云精思益悟及觀其書之別序又云

友人自會稽來貽以善本半簡之謂其情已見亦可

為掩耳盜鈴之語今陽慎亦刻此本中則非特盜其

書也

井田解 疏美

自禹治水後九州諸大水不大泛溢決徙者蓋田以

井故也田井間之水自遂而溝而洫而澮溝廣深各

四尺洫廣深各倍之蓋取其細流以澤田而水勢之

分千條萬派如髮之析而約於梳齒無臃腫不通之

患廢井田而為阡陌則凡向所析之細流盡併而為

陸矣猶髮之舊析於梳齒者今還束而髻之其勢併

其力自悍安得不決且徙又當其始溝洫而澮也固

上之田行自徑而畛而塗而道徑可走牛馬畛容大

車塗容乘車一道容乘車二而四方輦輪並得直抵

畿輔井廢而陸以田則由行車輦未免避思避田則

四方道里始不勝其紆曲倍日月費旅給故井田

不特妨水且妨陸引小車 戎馬耶

徐文長傳

同郡陶望齡撰

徐渭字文長山陰人幼孤性絕警敏九歲能屬文年十餘做楊雄解嘲作釋毀二十爲邑諸生試屢雋胡少保宗憲總督浙江或薦渭善古文詞者招致幕府覓書記時方獲白鹿海上表以獻表成召渭視之渭覽罷瞠視不答胡公曰生有不足耶試爲之退其藁進公故豪武不甚能別●或乃寫爲兩函戒使者以視所善諸學士董公份等謂孰優者卽上之至都諸學

徐文長集

卷八

一

士見之果賞渭作表進

上大嘉悅其文旬月間遍誦人口公以是始重渭寵禮獨甚時都御史武進唐公順之以古文負重名胡公嘗袖出渭所代謬之曰公謂予文若何唐公驚曰此文殆董喜後又出他人文唐公曰向固謂非公作然其人誰耶願一見之公乃呼渭偕飲唐公深獎歎與結驩而去歸安茅副使坤時游於軍府情重唐公嘗大酒會文士畢集胡公又隱渭文語曰能識是爲誰乎茅公讀未半遽曰此非吾荆川必不能胡公

徐文長集

卷八

二

笑謂渭茅公雅意師荆川今北而於子矣茅公慙慙而赤勉卒讀謬曰惜後不逮耳其爲名輩所賞服如此渭性通脫多與群少年晚飲市肆幕中有急需召渭不得夜深開戟門以待之偵者得狀報曰徐秀才方大醉嚟驚不可致也公聞反稱甚善時督府勢嚴重文武將吏庭見懼誅責無敢仰者而渭戴敝烏巾衣白布淋衣直闖門入示無忌諱公常優容之而渭亦矯節自好無所顧請然性豪恣間或藉氣勢以酬所不快人亦畏而然焉及宗憲被逮渭慮禍及遂發狂引巨錐刺耳刺深數寸流血幾殆又以椎擊腎囊碎之不死渭爲人猜而妬妻死後有所娶輒以嫌棄至是又擊殺其後婦遂坐法繫獄中憤懣欲自決爲文自銘其墓曰山陰徐渭者少慕古文詞及長益力旣而有慕於道往從前長沙守季先生究王氏宗旨謂道類禪又去扣於禪久之人稍許之然文與道終兩無得也賤而情且直故憚貴交似傲與衆處不凜袒裸似玩人或病之然傲與玩亦終兩不得其情也舉於鄉者八而不一售餽數掾儲瓶粟者十年一旦

容於幕府與文章數赴而數辭投筆出門人尋思而危之而已深以爲安其後公愈折節等布衣留者兩朞贈金以數百計人爭榮而安之而已深以爲危至是忽自覓死人曰渭文士且操潔可無死不知古文士以入幕操潔而死者衆矣乃渭則自死孰與入死之渭爲人度於義無所關時輒疎縱不爲儒縛一涉義所否雖斷頭不可奪故其死也親莫制友莫解焉平生有過不肯掩有不知耻以爲知斯言蓋不妄者其自名如此然卒以援者力獲免既出獄縱遊金陵

徐氏文集

三

北客於上谷居京師者數年獄事之解張宮諭元哲力爲多渭心德之館其舍旁甚驩好然性縱誕而所與處者頗引禮法久之心不樂時大言曰吾殺人當死頸一茹刃耳今乃碎礫吾肉遂病發棄歸既歸病時作時止日閉門與狎者數人飲噱而深惡諸富貴人自郡守丞以下求與見者皆不得也嘗有詣者伺便排戶半入渭遽手拒扉口應曰某不在人多以是憎恨之晚絕穀食者十餘歲人問何居曰吾嗽之久偶厭不食耳無他也尤不事生業客幕時有餽之逃

緘十許匹者遂大製衣被下及所嬖私褻之服靡不備者一日都盡及老貧甚鬻手自給然人操金請詩文書繪者值其稍裕卽百方不得遇窘時乃肯爲之所受物人人題識必償已乃以給費不卽餒餓不妄用也有書數千卷後斥賣殆盡轉楚破弊不能再易至藉藁寢年七十三卒渭爲諸生時提學副使薛公應旂閱所試論異之置第一判牘尾曰句句見語李長吉之流也及被遇胡公值比歲公思爲渭地諸簾官入謁屬之口徐渭異才也諸君校士而得渭者吾

徐氏文集

四

爲報之時胡公權震天下所出口無不欲爭得以媚者而偶一令晚謁其人貢士也公心輕之忘不與語及試渭牘適屬令事將竣諸人乃大索獲之則彈掩遍紙矣人以是歎渭無命而服薛公知人焉渭於行草書尤精奇偉傑嘗言吾書第一詩二文三畫四識者許之其論書主於運筆大槩昉諸米氏云所著文長集闕篇櫻桃館集各若干卷今合刻之註莊子內篇參同契黃帝素問郭璞羣書各若干卷四書解首楞嚴經解各數篇皆有新意渭父總以龍里衛戍籍

領貴州鄉薦始至龍里也土人譁之總以教讀自晦
授童子孝經故謬其讀土人笑曰是不足逐也已而
得薦仕至夔州府同知渭貌脩偉肥白音朗然如唳
鶴常中夜呼嘯有群鶴應焉二年曰枚枳

陶望齡曰越之文士著名者前惟陸務觀最善後則
文長自古業盛行操翰者羞言唐宋知務觀者鮮矣
况文長乎文長負才性不能謹飾節日然蹟其初終
蓋有處士之氣其詩與文亦然雖未免瑕類咸以成
其爲文長者而已中被詬辱老而病廢名不出於鄉

徐文長文集

本傳

五

黨然其才力所詣質諸古人傳於來禩有必不可廢
者秋潦縮原泉見彼厓喧汜流者須臾耳安能與文
長道脩短哉文長沒數載有楚人袁宏道中郎者來
會稽於望齡齋中見所刻初集稱爲奇絕謂有明一
人聞者駭之若中郎者其亦渭之桓譚乎

傳

公安袁宏道撰

余少時過里肆中見北雜劇有四聲猿意氣豪達與
近時書生所演傳奇絕異題曰天池生疑爲元人作
後適越見人家單幅上有署田水月者強心鐵骨與
夫一種磊塊不平之氣字畫之中宛宛可見意甚駭
之而不知田水月爲何人一夕坐陶編修樓隨意抽
架上書得劇編詩一帙惡格毛書煙煤敗黑微有字
形稍就燈間讀之讀未數首不覺驚躍惡呼石簣關

徐文長文集

本傳

六

編何人作者今耶古耶石簣曰此余鄉先輩徐天池
先生書也先生名渭字文長嘉隆間人前五六年方
卒今卷軸題額上有田水月者卽其人也余始悟前
後所疑皆卽文長一人又當詩道荒穢之時獲此奇
秘如魔得醒兩人躍起燈影下讀復叫叫復讀僮僕
睡者皆驚起余自是或向人或作書皆首稱文長先
生有來看余者卽出詩與之讀一時名公鉅匠浸浸
知嚮慕云文長爲山陰秀才大試輒不利豪蕩不羈
總督胡梅林公知之聘爲幕客文長與胡公約若欲

某者當其質非時輒得出入胡公許之文長乃葛衣烏巾長揖就坐縱譚天下事方若無人胡公大喜是時公督數邊兵威振東南介胄之士膝語蛇行不敢舉頭而文長以部下一諸生傲之信心而行恣臆譚諒了無忌憚會得白鹿屬文長代作表表上永陵喜甚公以是益重之一切疏記皆出其手文長自負才略好奇計諳兵多中凡公所以餌汪徐諸虜者皆密相議然後行嘗飲一酒樓有數健兒亦飲其下不肯留錢文長密以數字馳公公立命縛健兒至

徐集文集

卷八

七

麾下皆斬之一軍股慄有沙門負貲而穢酒間偶言於公公後以他事杖殺之其信任多此類胡公既憐文長之才哀其數困時方省試凡入簾者公密屬曰徐子入下才若在本房幸勿脫失皆曰如命一知縣以他薦後至至期方謁公偶忘屬卷適在其房遂不偶文長既已不得志於有司遂乃放浪麴蘖恣情山水走齊魯燕趙之地窮覽朔漠其所見山奔海立沙起雲行風鳴樹偃幽谷大都人物魚鳥一切可驚可愕之狀一一皆達之於詩其曾中又有一段不可磨

滅之氣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之悲故其爲詩如噴如笑如水鳴峽如種出土如寡婦之夜哭羈人之寒起當其放意平疇千里徧爾幽峭鬼語秋墳文長眼空千古獨立一時當時所謂達官貴人騷士墨客文長皆叱而奴之耻不與交故其名不出於越悲夫一日飲其鄉大夫家鄉大夫指筵上一小物求賦陰令童僕續紙丈餘進欲以苦之文長援筆立成竟滿其紙氣韻邁逸物無遁情一座大驚文長喜作書筆意奔放如其詩蒼勁中姿媚躍出下不能書而謬謂文長

徐集文集

卷八

八

書決當在王稚宜文徵仲之上不論書法而論書神先生者誠入法之散聖字林之俠客也間以其餘旁溢爲花草竹石皆超逸有致卒以疑殺其繼室下獄論死張陽和力解乃得出既出倔強如初晚年憤益深佯狂益甚顯者至門皆距不納當道官至求一字不可得時攜錢至酒肆呼下隸與飲或自持斧擊破其頭血流被面頭骨皆折搽之有聲或槌其囊或以利錐錐其兩耳深入寸餘竟不得死石簣言晚歲詩文益奇無刻本集藏於家予所見者徐文長集關編

一種而已然文長竟以不得志於時抱憤而卒石公
曰先生數奇不已遂爲狂疾狂疾不已遂爲圖國古
今文人牢騷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雖然胡公闕世
豪傑

永陵英主幕中禮數異等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
人主悅是人主知有先生矣獨身未貴耳先生詩文
崛起一掃近代蕪穢之習百世而下自有定論胡爲
不遇哉梅客生嘗寄予書曰文長吾老友病奇于人
人奇于詩詩奇于字字奇于文文奇于畫予謂文長

徐文長集

九

無之而不奇者也無之而不奇斯無之而不奇也哉
悲夫

下奇字
音機

四聲猿引

徐文長牢騷骯髒士當其喜怒
窘窮怨恨思慕酣醉無聊有動
於中一一於詩文發之第文規
詩律終不可逸轡旁出于是調

四聲猿引

謔褻慢之詞入樂府而始盡所
爲四聲猿漁陽鼓快吻于九泉
翠鄉淫毒憤於再世木蘭春桃
以一女子而銘絕塞標金閨皆
人生至奇至快之事使世界駭

咤震動者也文長終老縫掖蹈
死獄負奇窮不可遏滅之氣得
此四劇而少舒所謂峽猿啼夜
聲寒神泣嬉笑怒罵也歌舞戰
鬪也遼之九旭之書也腐史之

四庫全書

二

列傳放臣之離騷也顧其詞風
流則脫巾嘯傲感慨則登樓悵
望幽幻則塚土荒魂刻畫則地
獄變相較之漢卿實甫作喁喁
兒女語者何啻千里袁中郎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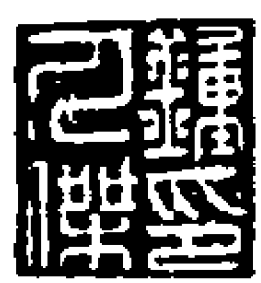
生未識文長名見四劇驚嘆以
爲異人海內始知有文長此太
玄之於桓譚也予因得中郎所
點評者圖而行之或謂點評詞
受其妍媸不礙板乎圖奚爲圖

四庫全書

三

以發劇之意氣也北拍在絃而
不在板予固審所從矣

錢塘鍾人傑瑞先撰



四聲猿目錄

狂鼓史漁陽三弄

第一齣

玉禪師翠鄉一夢

第一齣

第二齣

雌木蘭替父從軍

第一齣

第二齣

女狀元辭鳳得鳳

第一齣

第二齣

第三齣

第四齣

第五齣







徐文長四聲猿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總目

狂鼓史漁陽三弄 玉禪師翠鄉一夢

雌木蘭替父從軍 女狀元辭凰得鳳

狂鼓史漁陽三弄 語氣雄越擊壺和筑同此悲歌

外扮判官引鬼上 噯這裡筭子忒明白善惡到頭來

撒不得賴就如那少債的會躲也躲不得幾多時却

從來沒有不還的債 啗家姓蔡名幽字能平別號火

珠道人

一

珠道人平生以善斷持公在第五殿閻羅天子殿下

做一箇明白灑落的好判官當日禰正平先生與曹

操老瞞對訐那一宗案卷是啗家所掌俺殿王向來

以禰先生氣槩超羣才華出衆凡一應文字皆屬他

起草待以上賓昨日晚衙殿王對啗家說上帝舊用

一夥修文郎並皆遷次別用今擬召劫滿應補之人

禰生亦在數中汝可預備裝送之資萬一來召不得

有誤時刻我想起來當時曹瞞召客令禰生奏鼓爲

歡却被他橫睛裸體掉板揪捥翻古調作漁陽三弄

借狂發憤推啞粧、數落得他一箇有地皮沒臉、此乃豈不是踢弄乾坤提大傀儡的一場奇觀、他如今不久要上天去了、俺待要請將他來一併放出曹、騙把舊日罵座的情狀兩下裡演述一番、留在陰司、中做箇千古的話靶、又見得善惡到頭就是少債還、債一般有何不可、手下與我請過禰先生就一面放出曹操并他舊使喚的一兩箇人在左壁廂伺候、指揮鬼領台旨下、引生扮禰、爭扮曹從二人上、曹從稱左邊鬼、稟上爺禰先生請到了、相見介、禰上座判下

陪云先生當日借打鼓罵曹操此乃天下大奇、下官雖從鞠問時左證得聞一二、終以未曾親親爲歎、判立云又一件而今恭喜先生爲上帝所知、有請召修文的消息、不久當行而此事缺然終爲一生耿耿這一件尚是小事、陰司僚屬併那些諸鬼衆傳流激勸、更是少此一椿不可、下官斗膽敢請先生權做舊日行逕把曹操也扮做舊日規模演述那舊日罵座的光景了、此夙願先生意下如何、禰這箇有何不可、只是一件小生罵座之時那曹瞞罪惡尚未如此之多

罵將來冷淡寂寥不甚好聽、今日要罵呵須直搗到銅雀臺分香賣履方痛快人心、判更妙更妙、手下帶曹操與他的從人過來、曹操今日要你仍舊扮做丞相與禰先生演述舊日打鼓罵座那一椿事、你若是不做、那等小心畏懼、藏過了那狠惡的模樣、手下就與他一百鐵鞭、再從頭做起、曹衆扮介、禰判翁大人你一向謙厚、必不肯坐觀就不成一場戲、要當日罵座原有賓客在座、今日就權屈大人爲曹瞞之賓、坐以觀之、方成一箇體面、判這也見教得是、揖云先生告罪却斗膽可也、判左曹右舉酒坐、禰以常衣進前將鼓曹喝云野生你爲鼓史自有本等服色、怎麼不穿快換、校喝云還不快換、禰脫舊衣裸體向曹立、校喝云禽獸丞相跟前可是你裸體赤身的所在、却不道驍勝子朝東、馬勝子朝西、禰你那顏丞相勝子朝南、我的勝子朝北、校喝云還不換上衣服、買甚麼嘴、禰換錦巾繡服、扁絛介

點絛唇俺本是避亂辭家、遨遊許下登樓罷回首、天涯不想道、屈身軀扒出他們勝

混江龍。他那裡開筵下榻。教俺操槌按板。把鼓來擗。正好俺借槌來打落。又合着鳴鼓攻他。俺這罵一句。句鋒鏖。飛劍戟。俺這鼓一聲聲。霹靂捲風沙。曹操這皮是你身兒上軀殼。這槌是你肘兒下肋巴。這釘孔兒是你心窩裏毛竅。這板兒是你嘴兒上獠牙兩頭。蒙總打得你潑皮穿。一時間也耐不盡你虧心大。且從頭數起。洗耳聽咱鼓一通。曹狂生我教你打鼓。你怎麼指東話西。將人比畜。我這裡銅槌鐵刃。好不利害。你仔細你那舌頭和那牙齒。判這生果是無禮。

禍

油葫蘆。第一來逼獻帝遷都。又將伏后來殺。使郗慮去拿。唉。可憐那九重天子。救不得一渾家。帝道后少不得你先行。咱也只在目下。更有那兩箇兒。又不是別樹上花都總。是姓劉的親骨肉。在宮中長大。却怎生把龍雛鳳種。做一甕鮮魚蝦。鼓一通。曹說着我那一椿事了。禍。

天下樂。有一箇董貴人。是漢天子第二位美嬌娃。他該甚麼刑罰。你差也不差。他肚子裡又懷着兩三月。

小哇哇。既殺了。他的娘又連着胞一搭。把娘兒們兩口砍。做血蝦蟆鼓一通。曹狂生自古道。風來樹動。人害虎虎也害人。伏后與董承等。陰謀害你。我故有此舉。終不然是俺先懷歹意害他。判丞相說得是。禍。你也想着他們要害你。爲着甚麼來。你把漢天子逼。逼來許昌。禁得就是這裡的鬼。一般要穿沒有要喫。沒有要使用的。沒有要傳。三指大一塊紙條兒。鬼也沒得禮他。你又去殺了董貴人。他們極了不謀。你待幾時。你且說就是天子無故要殺一箇臣下。那臣下。

王

王

王

可好就去當面一把手。採將他媽媽過來一刀就砍。做兩段。世上可有這等事麼。判這又是狂生說得有理。且請一杯解嘲。禍。

那吒令。他若討喫麼。你與他幾塊歪刺。他若討穿麼。你與他一疋絲麻。他有時傳旨麼。教鬼來與拿。是石人也動心。總痴人也害怕。羊也咬人家。鼓一通。判丞相這却說他不過。曹說得他過。我倒不到這田地了。

禍

鵲踏枝。袁公那兩家不啻他片甲。劉琮那一答又通。

他來獻納。那孫權呵幾過幾乎玄德呵兩過。媽媽是處兒城空戰馬。邇年來尸滿啼鴉。鼓一通曹大人那時節亂紛紛。非只我曹操一人如此。判這箇俺陰司各衙門也都有案卷。

寄生草仗威風只自假。進官爵不由他。一箇女孩兒竟坐中宮。駕騎中郎。直做了侯王霸。銅雀臺直把那雲煙架。僭車旗。直接倒朝廷。勝在當時險奪了玉皇。尊到如今還使得閻羅怕。鼓一通判低聲分付小鬼。令扮女樂鼓吹介。判丞相女兒嫁做皇后。造房子大

曲聲猿

大

了些這還較不妨打鼓的。且停了鼓。俺聞得丞相有好女樂。請出來勞一勞曹。這是往事如今那裡討判。你莫管叫就有。只要你好生縱放。着使用他曹。領台命分付手下。叫我那女樂出來。二女持烏悲詞樂器。上曹你兩人今日都要自造一箇小令。好生彈唱着。勸俺們三杯酒。滿對曹。踢地坐介。女唱。那里一箇大鵝鵝呀。一箇低都呀。一箇低都變一箇花猪低打都打低都。唱鵝鵝呀。一箇低都呀。一箇低都唱得好。猶自可呀。一箇低都呀。一箇低都。不好

之。騎低打都打低都。喚王屠呀。一箇低都呀。一箇低都。曹怎說喚王屠。女王屠殺猪進判酒。又一女唱。丞相做事大心欺呀。一箇蹺蹺呀。一箇蹺蹺引惹得旁人蹺打蹺打蹺。蹺說是非呀。一箇蹺蹺呀。一箇蹺蹺。蹺雪隱鷺鷥飛始見呀。一箇蹺蹺呀。一箇蹺蹺。柳藏鷓鴣蹺打蹺打蹺。蹺語方知呀。一箇蹺蹺呀。一箇蹺蹺。蹺曹這兩句是舊話。女雖是舊話却貼題曹。這姚子朝外叫女。也是道其實我先首免罪進曹酒。一女又唱。

曲聲猿

七

抹粉搽脂。只一會而紅呀。一箇冬烘呀。一箇冬烘。又一女唱。報恩結怨。烘打冬打冬烘。落花的風呀。一箇冬烘呀。一箇冬烘。二女合唱。萬事不由人計較呀。一箇冬烘呀。一箇冬烘。筭來都是烘打冬打冬烘。一場空呀。一箇冬烘呀。一箇冬烘。二女各進酒。判這一曲纔妙。合着咱們天機曹。女樂且退。我倦了。判笑介。禰起立云。你倦了我的鼓兒罵兒可還不了。六公序。哄他人口似蜜。害賢良。只當耍。把一箇楊德祖。斷在轅門下。殛可可血唬零。喇孔先生是升鼎。

靈砂月。邸金蟾。觀瓊花。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他兩人嫌隙。於你只有針尖大。不過是口。嘮。有甚事。差一箇爲忒聰明。參透了雞肋話。一箇則是。一言不洽。都雙雙命掩黃沙。鼓一通。判丞相這一椿。却去不得。曹俺醉了要睡了。打頓介。判手下採將下去。與他一百鐵鞭。再從頭做起。曹慌介云。我醒我醒。判你纔省得里。禍。

么。我的根芽也。沒大兜搭。都則爲文字兒。奇拔氣。緊兒豪達。拜帖兒長拿。沒處兒投納。繡斧金槌。東閣。

西華世不曾挂齒。沾牙。唉。那孔北海。沒來由。也說有。

些緣法。送在他家。井底蝦蟆也。一言不洽。怒氣相加。

早難道投機少話。因此上暗藏刀。把我送與黃江夏。又逢着鸚鵡。掠咱彩毫。端滿紙。高聲價。競躬身。持觴勸酒。俺擲筆還。未了杯茶。鼓一通。判這禍從這上頭起。咳。仔細鸚鵡賦。害事。禍。

青哥兒。目影移。窻。窻。窻。一罇賦。草擲金聲。金聲一。下。黃祖的心腸。忒狠辣。陡起鱗甲。放出槎枒。香怕風。刮粉。粧媚。搽土。忌才華。女妬嬌娃。昨日菩薩。頃刻羅。

剝。咬。可憐。俺。禍。衡的頭。呵。似秋盡。壺瓜。斷。藤。無。計。再。生。發。霜。簷。挂。鼓一通。判這賊元來。這每巧。弄了這生曹大人。這也聽他。不得。俺前日。也是屈招的。判這般說。這生的頭。也是自家。掉下來的。曹禍的爺。饒了罷。麼。判還要這等。虛小心。手下鐵鞭。在那裡。曹慌作怒。介。狂生俺也有好處。來俺下令。求賢讓還三州縣也。埋沒了俺。禍。

寄生草。你狠求賢。爲自家。讓三州。直甚麼。大缸中去。幾粒芝蔴。罷。饒。貓。哭。一會慈悲。詐饒。鷹。饒。半截肝。腸。

改。不過。精。油。滑。鼓一通。判痛快。痛快。大杯來。一杯先。

生儘着說。禍。

掛兒屠放。片刻猪羊。假你如今。還要哄誰人。就還魂。改。不過。精。油。滑。鼓一通。判痛快。痛快。大杯來。一杯先。生儘着說。禍。草混你。害生靈。呵。有百萬來的。還添上七八殺。公卿呵。那裡查借。厥倉的。大斗來。斛。芝蔴。惡心肝。生就在刀鎗上。挂。很。規模。描不出。丹青的。畫。狡。機關。我也。枯不盡。倉。碎。里。罵。曹。操。你怎生。不再來。牽犬上東門。開。聽。喚。鶴。華亭。壩。却出。手。弄。醜。帶。鎖。披。枷。鼓一通。判老瞞就教你。自家處此。也饒自家。不過了。先生。

着說

賤煞你。造銅雀要鎖。二喬誰想道。夢巫峽。羞殺靠赤
壁。那火燒一把你臨死時。和些歪刺們活離別。又賣
履分香待。怎麼虧你不害着初一十五教望着西陵
月月的哭他。不想這些歪刺們呵。帶衣麻。就撲別家。
曹操你自說麼。且休提你。一世的賢達。只臨了這一
椿呵。也該幾管筆題跋。咳俺且饒你罷。爭奈我漁陽
三弄的鼓。槌兒乏。未扮閻羅鬼使上。判手下快把曹
操等收監。鬼票上老爹玉帝差人召禰先生殿主爺

四聲猿

下

寸

說刻限甚急。教老爹這里逕自厚貲遠饋。記在殿主
爺的文應簿上。爺呵會勘事忙。不得親送。教老爹多
上覆先生。他日朝天。自當謝過。判知道了。你自去回
話。鬼應下判。叫掌簿的快備第一號的金帛與錢送
果酒伺候。內應介。小生扮童。且分女捧書節上云。漢
陽江草搖春日。天帝親聞鸚鵡筆。可知昨夜下樓成
不用隴西李長吉。咱兩人奉玉帝符命到此。召請禰
衡。不免逕入宣旨。那一箇是第五殿判官。判跪介。玉
帝有旨。召禰衡先生。你請他過來待俺好宣旨。禰同

判跪二使付書介。禰先生。上帝有旨。召你。你可受了
這符冊。自看臨到。却要拜還。就此起行。不得有違。時
刻童唱

耍孩兒。文章自古真無價。動天廷玉皇親近。飛鳧降
鶴踏紅霞。請先生即便登遐。修葺了舊衙。蠅首黃金
閣。准辦着新鮮。鱗羔白玉。倒瓊漿三奏。鈞天罷校
書郎。侍玉京香案。支機女倚銀漢仙槎。內作細樂女
唱

三煞。禰先生你挾鴻名。懶去投賦鸚哥。點不加文光
直透三台。下奇禽瑞獸。雖嘉兆倚馬。雖龍却禍芽。

四聲猿

下

寸

禰先生誰似你。這般前因後吉。這好花樣。誰能楊柳
東兒甜口。已橄欖酸牙。禰

二煞。向天門漸不遙。辭地主痛愈加。幾時再得陪清
話。歎風波滿獄。君為主。已後呵。儻羈馬朝天。我即家。
小生有一句說話。判。願聞。禰。大包容。饒了曹瞞罷。判
這箇可憑。下官不得。禰。我想眼前業景。盡雨後春花。
判

一煞。諒先生本太山。如電目一似瞿儉。此後呵。掃清

齊圖一幅尊容挂你那里飛仙作隊遊春圖。俺這里

押鬼成羣鬧晚衙。怎弄得邀文駕又一件儻三彭誣

枉望一筆塗抹。這里已到陰陽交界之處。下官不敢

越境再送。就請回判。俺殿主有薄禮。令下官奉上

伏望俯納。下官自有一箇小果酒。也要仰屈三杯。表

一向侍教的薄意。小生叨向天廷要贖物。何用仰

煩帶回。多多拜上殿主。擣搥該領。却不敢稽顙。天使

判這等就此拜別了。各磕頭共唱。

尾自古道勝讀十年書。與君一夕話。提醒人多因指

目摩森

驢說馬方信。道曼倩訴。諾不是要。禍下

判曰。看了這禍。正平漁陽三弄。

笑得我察判官眼睛一縫。

若沒有很闊羅刑法千條。

都只道曹丞相神像八洞。下

歪釋。歪刺牛角尖鼻肉也。故娼家以此無用之妓

獻帝取模李催以鼻牛骨與之。非操也。借用耳

無音傾。

翠鄉一夢。似箇似譚妙合自然。

第一齣

生扮王通上云。南天獅子倒也好。隄防倒有箇沒影

的網。孫不好降。看取西湖能有幾多水。老僧可曾一

口吸西江。俺家王通和尚的是也。俺與師兄。今易

世換名的。月明和尚本都是西天兩尊古佛。止因修

地未證。奪舍南遊。來到臨安。見山水秀麗。就於竹林

峰水月寺。選勝安神。往過有二十餘載。越覺得光景

無多。證果不易。俺想起俺家法門中。這箇修持。象什

麼好。象如今宰官們的階級。從八九品。已倒一二不

知有幾多樣的。賢否升沈。又象俺們寶塔上的階級。

從一二層。扒將八九不知有幾多般的。跌磕墜。跌假

饒想多情。少止不過忽刺刺。兩腳立追上。能飛能舉

的。紫霄宮十八位。絕頂天仙。若是想多情。多呵。不好

了。少不得撲撲。一交跌在那無所無邊的黑都。

十八重阿鼻地獄。那箇絕頂天仙。也不是極頭地位。

還要一交一跌。不知跌在甚麼深坑。苦到阿鼻地

獄。却就是沒眼針尖。由你。會打會撈。骨取撈不出。長

江大海。有一輩使拳頭。喝神罵鬼。和那等驚跳膝。閉

眼低眉說頓的說漸的似狂蜂爭二蜜各逞兩下酸甜帶儒的帶道的如跛象扯雙車總沒一邊安穩誇達摩單傳沒字又面壁九年却不是死林侵盲修瞎錄不到落葉歸根笑惠可一味求心又談經萬象却不是生胡突闔嘴擦牙惹得天花亂墜真消息香噴噴止聽梅花假慈悲哭啼啼瞞過老鼠言下大悟纔顯得千尋海底潑刺刺透網金鱗語里畧粘便不是百尺竿頭滴溜溜騰騰空鐵漢倚日明珠歇脚圓還欠積實堆山債越多此乃趁電穿針一毫不錯饑玉嘴

懶家

十

懶百味俱空也希大眾回頭莫恠老僧饒舌咳也終是饒舌了俺且把這家話頭丟過且說那本府新到一箇府尹大人姓柳名宣教聞得他年少多才象似箇擔當的氣鬼但恐金沙未汰不免夾帶些泥滓舊時俺三教中都按籍相迎老僧却二十年閉門不出因此也不去隨眾庭參也不去應名受點似這等清閒自在正好俺打坐安心懶道人何在丑扮道人上見介生懶道人你來這佛堂前燒了一炷香却去把門兒頂上待我打一箇坐有隨喜的你說這小庵兒

是大殿分出的好遊樂處要遊樂請到大殿上上就回話者丑應作燒香頂門介生打坐介貼粉紅蓮孝服上云胭粉腰間軟劍盤未曾上陣早心寒柳老爺你熱時用得我蓮兒着只恐霜後難教柳不殘我紅蓮是箇營妓昨日蒙府尹老爺因恠玉通長老不去迎參在我身上要設箇圈套如此如此僅得手下去教把那話兒收回回發他做箇證驗我想起來玉通是箇好長老我怎么好幹這樣犯佛菩薩的事咳官法如爐也只得依着他做了來到此間不免敲他

懶家

三

門着做打門介生叫道上云懶道人這般風雨瀟瀟的天又將黑了什麼人敲門好回話你就回話了他道應出問介什麼人打門三問紅蓮應云你開了我便和你說道打杭州人語古恠又是箇阿媽們的聲音做開門介這們大雨又黑了你看一身孝來我這庵里呵做舍子紅今日是清明我因祭掃亡過官人的墳墓來時轎兒歇在清波門裡不想路遠走得我脚疼坐得久了淹纏得天又黑雨又下我一而教小的兒進去招呼轎子眼見得城門又關了連這小

小兒也不出來了。前不着村後不着店幸遇你這貴
庵要借住一宵明日我回去備些小意思兒來謝你
道解的且待我告過師父告介生那婦人老也小道
上不過十七八歲一法生得絕樣的生這等却不穩
便叫他去可又沒處去也罷你犯一牀薦薦就放在
左壁窓檻兒底下叫他將就捱捱兒罷道鋪席介先
下紅做坐忽闖上問訊介生快不要快不要快到那
裏見外去紅做肚疼漸欲死介生喚道上云懶道
人快燒些薑湯與這小娘子喫想是受寒了道薑這
裏沒有要便到大殿上去討半夜三更黑漆漆着合
要緊又下紅做疼死復活介生喚道不應問云小娘
子你這病是如今新感的還是舊有的紅是舊有的
生既是舊有的那每嘗發的時節却怎麼醫纔醫得
好紅不瞞老師父說舊時我病發時百般醫也醫不
好我說出來也羞人只是我丈夫解開那熱肚子貼
在我肚子上一樣就樣好生看起來百藥的氣味還
不如人身上的氣味更覺靈驗紅又做疼死介生又
叫道人不應介云不好了這場人命呵怎麼了驗尸

之時又是箇婦人官府說你庵裡怎麼收留箇婦人
我有口也難辯道人又叫不應也沒奈何了背紅入
內介生急跳出場介紅隨上生大叫云罷了罷了我
落在這畜生圈套裡了
新水令我在竹林峰坐了二十年愁河堤不通一線
雖然是活在世似死了不曾然這等樣牢堅這等樣
牢堅被一箇小螻蛄穿漏了黃河壑紅師父喫螻蛄
兒鑽得漏的黃河壑可也不見牢師父你何不做箇
鑽不漏的黃河壑生我且問你你敢是那箇營娼慣
壞好的紅蓮麼紅我便是待怎麼生你這紅蓮敢就
是綠柳使你來的麼紅也就是又怎麼師父你怎麼
這等明白生我眉毛底下嵌着雙閃電一般的慧眼
怕不知道紅慧眼慧眼剛纔漏了幾點生
步步嬌我想起潑紅蓮這箇賊術術紅師父少罵些
也要認自家一半兒不是生我與你何讐怨梨花寒
食天粧做箇祭掃歸來風雨投僧院紅不是這等怎
麼圈套得你上生又喬粧病症急切待要赴黃泉邊
禪牀只教行方便紅師父你由我叫則不理我也沒

見誰着你真箇與我行方便生

桂令叫道是滿丹田疼得似蛇鑽叫與他担腹磨
磨借煖懷寒我那時節爲着人命大事我也是救苦
心堅救難心專沒方法將伊驅遣又何曾動念姻緣
紅不動念臨了那着基兒誰教你下生不覺的走馬
行船滿帆風到底難收爛轡繩畢竟難拴紅師父你
若不乘船要什麼帆收你既自加鞭却又怪馬難拴
生可惜我這二十年苦功一旦全功盡棄

江兒水數點菩提水傾將兩瓣蓮咳這佛菩薩也不

支持了蠢金剛不管山門扇被潑煙花誤闖入珠宮
毀將戒袈裟鈎挂在閒釵釧百尺竿頭難轉一箇磨
磨跌破了本來之面紅你不要忒不知福你一箇葫
蘆挂搭在桃花之面生恨云紅蓮這潑賤紅師父少

此生

得勝令你又不是女琴操參戲禪却元來是野狐精
藏機變霎時間把竹林堂翻弄做桃花澗紅也麼蓮
你爲誰辛苦爲誰甜替他人虧心行拔着龍泉粉骷
骸三尺劍花葫蘆一箇圈西也麼天五百尊阿羅漢

從何方見南也麼泉二十年水牯牛着什麼去牽

黃也麼天五百尊阿羅漢你自羞相見清也麼泉照
不見釣魚鈎你自來上我牽生當時西天那摩登伽
女是箇有神通的娼婦用一箇淫呪把阿難菩薩害
時間攝去幾乎見壞了他戒體虧了那世尊如來纔
救得他回那阿難是箇菩薩尚且如此何況于我
僥僥令摩登渾然海淫呪總迷天我如今要覓如來
何由見把一箇老阿難戒體殘老阿難戒體殘紅師
父我笑這摩登還沒手段若遇我紅蓮呵由他鐵阿

難也弄箇殘鐵阿難也弄箇殘生

收江南則教你戴毛衣成六畜道變蟲蛆與百鳥食
巧計奸心直便到日月天俺今來這番俺今來這番
又幾回筋斗透針關透針關幾時圓滿面着壁少林
北嶽停着舟普陀東听投着胎錦江西畔到如今轉
添業緣說什麼涅槃寂圓呀則一靈兒先到卿家庭
院紅師父俺如今也不添別緣老實說磨盤兩圓呀
俺則把這幾點兒回話柳爺衙院生推紅出門介紅
你開門推出愈前月我既做梅花有主張下生元來

這場業障從這一不叅見起可惜壞了我二十年苦功這阿怎麼放得他過俺如今不免番一箇筋斗投入在柳宣教渾家胞內做他箇女兒長成來爲娼爲歹敗壞他門風這也只是苦眼的光景不費了修爲大事只是這柳的那廝輕薄未免得據了那話兒一定有幾句言語來問我的嘴俺也不免預備下幾句回答又別寫一紙帖兒分付懶道人如此如此打發却端坐驅神竟奔柳家走一遭去寫帖介讀介自入禪門無挂碍五十三年心自在只因一點念頭差犯

四

三

了如來淫色戒你使紅蓮破我戒我欠紅蓮一宿債我身德行被你虧你家門風被我壞又寫一帖與道人介讀介遣囑付懶道人如有柳府差人到庵可教他香爐腳底下取帖回話念偈云紅蓮弄得我似獼猴我且向綠柳皮中躲一春浪打浮萍無有不撞着則恐回來認不得舊時身坐化介道人上云我昨而手去討生薑大殿上師父說則緣山下趕老虎解的不敢回來宿不知這阿媽怎的了呀阿媽不見了呀師父又坐化了惟也這是舍子緣故我曉得了定一

的觀音指化師父去了呀香爐底下又有一箇帖子讀介呀元來這箇阿媽就是紅蓮那娼根是柳老爺使來幹這椿圈套俺師父走了爐了這箇帖兒就是回話他塞嘴的又有一箇帖子呀是我的遺囑讀介未扮柳差人上云領柳爺的分付教拿這箇帖兒與玉通長老問紅蓮這一椿事的嘴看他怎的回話見道人打話介道云俺師父爲這椿事性命都送了還故子問舍嘴哩末柳爺要在我身上討回話可怎的了道人云你擔帖來看讀介水月禪僧號玉通多時不下竹林峰可憐數點菩提水傾入紅蓮兩瓣中元來我道是走爐一些不差老牌回話倒有在香爐底下你自擔將去且任老牌我且問你這件事是舍緣故末有舍緣故你們的師父忒氣傲心高不去叅見俺柳爺故此使紅蓮那娼根來如此如此你們師父精拳頭救火着了手是那的緣故我且裱糊匠贖橫披去回話去老道請了下道人云緣來果是這每我凡報知殿上大衆把師父或是火化或入龕造塔悉憑他們心願

清江引我在庵中打二十年餓齋飯。長偷眼把師父看。他坐着似塑彌陀。立起就活羅漢。咳柳老爺則怕他放不過紅蓮案。

潑紅蓮砒毒蜜賣。

玉禪師禾飛爐敗。

佛菩薩尚要報怨投胎。

世間人怎得欠錢還債。

音釋科唱處凡生字俱是玉字蓋玉通師能耍者

即扮耍不拘生外淨也

第二齣

外扮月明和尚負搭連上內盛一紗帽一女面一僧

唱

不

圭

帽一編衫百尺竿頭且慢逞強一交跌下笑街坊可憐一口兒西湖水流桃花賺阮郎老僧且不說俺的來由且說幾句法門大意俺法門象什麼象荷葉上露水珠兒又要沾着又要不沾着又象荷葉下淤泥藕節又不要離藕又要些離藕修爲略帶就落於羊角挂向寶樹沙羅雖不相粘若到年深日久未免有竹節幾痕點檢細加又象孔雀膽撥在香膠琥珀既然斷渾却又揀苦成甜不如連金杯一潑一絲不持終成遠無邊的蘿葛荒藤萬處徒空管堆起幾座

好山河大地俺也不曉得脫離五濁儘丟開最上一乘剎那屈的三生賠帳他娘四大一花五葉總犯虛脾百媚千嬌無非法本攪長河一搭哩酥酪醍醐論大瓊跳不出瓦查尿溺只要一棒打殺如來料與狗喫笑倒隻鞋頂將出去救了貓兒所以上我這黃蓋淡飯窩出來臭刺刺的東西也都化獅子糞倒做了清辣香材狗肉團魚嘔出來麝糟糟的滑滴便都是暴磨銅好粧成紫金佛面纔見得鉗槌爐火總翻騰臭腐神奇不會得的一程一程作兩程行會得的呵踢

唱

圭

殺糊孫弄殺鬼會得的似輪刀上陣亦得見之會不得的似對鏡回頭當面錯過咳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大衆你道俺是誰內應你是誰外云俺就是任下那箇水月寺玉通和尚的師兄本是西天一尊古佛今來再世改名做月明和尚的就是止因俺師弟玉通我相未除愁根尚挂致使那柳宣教用紅蓮撥賺他却報怨投胎自陷做小姐爲娼喚名柳翠至今十有七載俺祖師憐憫他久迷不悟特使俺來指點回頭咳也好難哩這箇呵又像一件什麼

得轉他到依舊光明又像獅子跋倒太行或者也跋得來只是跋來時不知費了我多少氣力但這件事不是言語可做得的俺禪家自有箇啞謎相參機鋒對敵的妙法我猛可的照見這柳翠今日與那闍他的徽客鳳朝陽來西湖游耍那柳翠先來這大佛寺裡等他我待他來時自有箇道理打坐介旦扮柳上云一自朱門落教坊幾年蘇小住錢塘畫船不記陪遊數但見桃花斷妾腸妾身柳翠的便是從俺爹爹喪過宜讓蕭索日第一日直弄到我一箇親女兒出身爲娼追歡賣笑不幸之幸近有一箇相好的徽客喚名鳳朝陽他倒也嘲風弄月好義輕財靠着他就過得箇日子今日約我到湖上看桃花教我先到這大佛寺等他我已到了他怎麼還不來淨扮僕上大姐俺朝奉剛到湧金門招財來報大公子中風病發俺朝奉趕回去略看一看霎時就來教大姐先上湖船也好略在寺裡等等待朝奉同上船也好旦曉得了你去回話去淨應下旦做遊行見和尚介云你

這長老從那裡來三問三不應外舉手指西又指天介旦一手指西一手指天終不然你是西天來的又胡說了也罷就依你說你從西天來下界何幹外手打自頭一下手粧三尖角作么字又粧四方角作口字又粧一圈作几輪介旦那三尖角兒是箇么字四方角兒是箇口字若湊合來是箇台字圓圈兒是箇月字却又先打頭一下分明是箇投胎的說話我且問你你和尚家下界投胎與你何干你却捏這樣話咳是箇風和尚了迴身唱

新水令俺則爲停舟待客遠迴廊沒來由撞見箇風魔和尚我問他來歷處他一手拍天堂又賣弄着西方又賣弄着西方臨了呵粧兩箇字似投胎樣咳雖是箇風和尚却來的恠我不知怎麼又忽然動心起來一定要仔細問他便不遊湖也罷那師父你這投胎的話頭有些蹊蹺你好對我一說麼外取紗帽日戴作柳尹怒介復除帽放桌上又自戴女面具向卓蹠叩頭作問答起去介旦這箇套數一法使人可疑待我試猜一猜看

步步嬌他戴烏紗背北朝南向似官府坐黃堂上這
 嘴臉便不像俺的爹臨了那幾步趨踰却象得俺爹
 好他迴身幾步忙仔細端詳真厮像俺爺模樣臨了
 呵又打發那紅粧似領伏兵去那裡做煙花將歸父
 我看你那紗帽與那女娘家臉子想必是一箇官兒
 差這婦人去那裡做什麼勾當麼我這猜的可也有
 幾分麼你說了罷麼外戴女面走數轉作敲門勢却
 倒地作肚疼自捺介却下女面放地上起戴僧帽倒
 身女面邊解衣作捺肚介旦這箇勢可却似這箇婦
 人肚子上有些什麼緣故一箇和尚替他去舞弄這
 舞弄呵有什麼好處這一出可又難猜
 折桂令這一箇光葫蘆按倒紅粧似兩扇木櫬一付
 磨漿少不得磨來漿往自然的權緊糠忙可不掙斷
 了猿轡保不定龍降火燒的倩金剛加大擔芒硝水
 懺的請餓鬼來監着廚房師父我也猜不得這許多
 了分明說了罷外急扯旦耳環又作猜拳介旦教我
 還猜也罷你再做手勢來外指眉心介旦這又是頭
 了外搖手又怒目指眉心介旦不是頭是惱了外戴

女面指眉心介旦惱這婦人了外下女面換紗帽又
 指眉心介旦又惱這官兒了却怎麼外指自身又指
 頭介旦又是惱了外搖手介旦不是惱還是頭外又
 用手如前三次扭成胎字介旦又是投胎了却不通
 江兒水既惱烏紗客還嫌綠鬢娘既然惱兩箇要投
 胎怎麼一箇胎分得在兩箇人的身上一彈兒怎分
 打得雙鴉傍這一胎畢竟誰家向况烏紗又是箇男
 兒相何處受一團兒撐脹這欠債還錢必是女裙釵
 消帳外取淨瓶中柳一枝又將手作一胎字雙手印
 撲在柳枝上介旦做心驚介云呀終不然這胎投在
 我身上了我想起來這箇冤家對頭敢我也曾造下
 來
 得勝令不合得在青樓幹這椿兒不得堆紅粉將人
 葬我記得那一年掇賺了黃和尚我自來只拆斷了
 這橋梁敢有箇小禿子鑽入褲襠紙牌上雙人帳荷
 包裡一泡漿酸膏不久來瓠犀子嚼梅醬藥方須早
 辦鯉魚湯帶麝香外大笑云都不中用費力費力高
 聲念云紅蓮弄我似胡猴且向綠柳皮中解一春浪

打浮萍無有不撞着只怕回來認不得舊時身
噴旦一口介旦大叫云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早知燈
是火飯熟已多時王下頭髻脫下女衣介外急向搭
連內取僧帽襖衫與旦穿戴外旦交叩頭數十介旦
園林好謝師兄來西天一場用金針撥瞳人一雙止
撮琉璃燈上些兒火熟黃梁些兒火熟黃梁
收江南旦師兄和你四十年好離別外師弟你一霎
時做這場合把奪舍投胎不當燒一寸香旦師兄俺
如今要將外師弟俺如今不將合把要將不將都一
齊一放外小臨安顯出俺黑風波浪日潑紅蓮露
俺粉糊粘糰合柳家胎漏出俺血團氣聚此下外起
旦接一人一句外俺如今改腔換粧俺如今變娼做
娘弟所爲替虎狼奔羊兄所爲把馬韁繩席這滋味
蔗漿拌糖那滋味蒜秧擣薑避炎塗趁太陽早涼設
計較如海洋斗量再簸春白梁米糠莫笑他郭郎袖
長精哈哈帝皇霸強好胡塗平良馬賊英傑們受降
納疆吉凶事弔喪弄璋任乖刺嘴昌喫瘡幹功德掘
塘校荒佐朝堂三綱一匡顯家聲金章玉璫假神僊

雲庄月窟真配合鴛鴦鳳皇願行者敲鐺打梆苦頭
陀柴扛碓房這一切萬椿百忙都只替無常積業
機鋒刀鎗關鉞鈍根苗蜣螂跳牆肚疼的假嬌海棠
報冤的几霜鴿鴦填幾座鵲潢寶扛幾乎做鴿桑乃
堂費盡了啞伴妙方纔成就滾湯雪場兩弟兄一雙
鴈行老達摩果糧渡江脚跟踹蘆蔣葉黃雲時到西
方故鄉依舊嚼果筐鴈王遙望見寶幢法航撒下了
一囊賊賊交還他放光洗腸合唱呀纔好合着掌回
話祖師方丈內鳴鑼鼓忽下
大臨安三分官樣老玉通一絲我相
借紅蓮露水夫妻度柳翠月明和尚
雌木蘭替父從軍蒼涼慷慨堪題畫屏
第一齣
旦扮木蘭女上妾身姓花名木蘭祖上在西漢時以
六郡良家子世住河北魏郡俺父親名孤字系之平
生好武能文舊時也做一箇有名的千夫長娶過俺
母親賈氏生下妾身今年纔一十七歲雖有一箇妹
子木難和小兄弟咬兒可都不曾成人長大昨日聞

有黑油賊首豹子皮領着十來萬人馬造反稱王俺
大魏踞跋克汗下郡徵兵軍書絡繹有十二卷來的
卷卷有俺家爺的名字俺想起來俺爺又老了以下
尺再沒一人況且俺小時節一了有些小氣力又有
些小聰明就隨着俺的爺也讀過書學過些武藝這
就是俺今日該替爺的報頭了你且看那書上說秦
休和那縱縈兩箇一箇拚着死一箇拚着入官爲奴
都只爲着父親終不然這兩箇都是包網兒帶帽兒
不穿兩截裙襖的麼只是一件若要替呵這弓馬槍
刀衣鞋等項却須索從新另做一番也要略略的演
習一二纔好把這要替的情由告愬他們得知他豈
不知事出無奈一定也不苦若留俺叫小鬟那裡丑
扮小鬟上木小鬟你瞞過老爺和奶奶隨着俺到街
方上走一回者向內買諸物介引鬟持諸物上鬟大
姑娘把馬拴在那裡木且寄養在對門王三家
點絳脣休女身拚縈命判這都是裙釵伴立地撐
天說什麼男兒漢

混江龍軍書十卷書書卷卷把俺爺來填他年華已

老衰病多纏想當初搭箭追鴈穿白羽今日呵扶藜
看鴈數青天呼雞餵狗守堡看田調鷹手軟打兔腰
拳提攜咎咎姊妹梳掠咎丫鬟見對鏡添粧開口笑聽
提刀廝殺把眉攢長嗟歎道兩口兒北邙近也女孩
兒東坦蕭然要演武藝先要放掉了這隻腳換上那
雙鞋兒纔中用哩換鞋作痛楚狀

油葫蘆生脫下半折凌波襪一彎好些難幾年價纔
拾得鳳頭尖惡忙的改抹做航兒泛怎生就湊得
滿幫一棹回來俺還要嫁人却怎生這也不愁他俺

家有箇漱金蓮方子只用一味硝煮湯一洗比借
還小些哩把生硝提得似雪花白可不霎時間款
了金蓮辦鞋兒倒七八也穩了且換上這衣服者換
衣戴一軍氈帽介

天下樂穿起來怕不是從軍一長官行間正好瞞緊
綯釣廝稱這細褶子繫刀環軟裏襯鎖子甲煖烘
烘當夾被單帶回來又好脫與咬兒穿衣鞋都換了

試演一會看演刀介

那吒令這刀呵這多時不拈俺則道不便纔提起一

招也比舊一般爲何的手不酸習慣了錦鞍穿越女尚要白猿教俺替爺軍怎不提青蛇鏢遠紅裙一股霜搏演了刀少不得也要演鎗演鎗介

鵲踏枝打磨出苗葉解卦排上綿木桿抵多少月午梨花丈八蛇鑽等待得脚兒鬆大步重那撚直翻身戳倒黑山尖箭呵這戲演不得也則把弓來拉一拉看俺那機關和那鄉子比舊日如何拉弓介

寄生草指決兒薄弮兒圓一拳頭搭住黃蛇頭一膠翎拔盡了烏鵲扇一腔膊挺做白猿健長歌壯士

入關來

時方顯

三三

天山箭俺這騎驢勝馬倒不生疎可也要做箇撒手登鞍的勢兒跨馬勢

么繡襦襦坐馬衣嵌珊瑚掉馬鞭這行裝不是俺兵家辦則與他兩條皮生細出麒麟汗萬山中活捉箇猢猻伴一轡頭平蹄了如狸墜到門庭纔顯出女多嬌坐鞍轡誰不道英雄漢所事兒都已停當却請出老爺和奶奶來纔與他說話向內請父母弟妹介外扮爺老扮娘小生扮弟貼扮妹同上見旦驚介云見今日呵你怎的那等樣打扮一雙脚又放大了好怪

也

三五

也好怪也木娘爺該從軍怎麼不去娘他老了怎麼去得木妹子兄弟也就去不得了娘你風了他兩箇多大的人去得木這等樣兒都不去罷娘正爲此沒箇法兒你的爺極得要上弔木似孩兒這等樣兒去得去不得娘兒俺曉得你的本事去到去得哭介只是俺兩老口兒怎麼捨得你去又一樁便去呵你又

是箇女孩兒千鄉萬里同行搭伴朝食暮宿你保得不露出那話兒麼這成什麼勾當木娘你儘放心還你一箇閨女兒回來衆哭介扮二軍上云這裡可是花家麼外你問怎麼軍俺們也是從征的俺本官說這坊廂裡有箇花孤教俺們來催發他一同走路快着些木哥兒們少坐待我略收拾些兒就好同行小

衆你去帶回馬來木收拾器械介衆看介云好馬好器械兒你去一定成功喝采回來好友信兒可要長稍一封也免得俺老兩口兒作念偌些要遞你一杯酒兒又忙切切的纔叫小鬟買得幾箇熱波波你拿着路上也好嚼一嚼有些針兒線兒也安在你搭連裡了也預備着也好連些破衣斷甲二軍叫云快着

些眾哭別先下不出見軍介云大哥們勞久待了請就上馬趙行作上馬行介二軍私云這花孤倒生得好箇模樣兒倒不像箇長官倒是箇株株明日倒好拿來應應極木

么離家來沒一箭遠聽黃河流水濺馬頭低遙指落蘆花鴈鐵衣單忽點上霜花片別情濃就瘦損桃花面一時價想起密縫衣兩行兒淚脫真珠線

六么序呀這粉香兒猶帶在臉那翠窩兒抹也連日不曾乾却扭做生就的丁添百忙裏跨馬登鞍靴插

金鞭

玉

金鞭脚踏銅環丟下針尖挂上弓絃未逢人先準備彎腰見使不得站堂堂燈倒裙邊不怕他鴛鴦作對求姻眷只愁這水火熬煎這些兒要使機關

么哥兒們說話之間不待加鞭過萬點青山近五丈紅關映一座城欄豎幾手旗竿破帽殘衫不甚威嚴敢是箇把守權官兀的不你我一般悲着青年靠着蒼天不憚艱難不愛金錢倒有箇罔上凌煙不强似謀差奪掌把聲名換抵多少富貴由天便做道黑山賊寇犯了彌天案也無多些子差一念心田指問介

驟煞那一答是那些咫尺間如天半起坡子長蛇倒縮敢是大帥登壇坐此間小綆索禮合參官這些兒略覺心寒久已後習弄得雄心慣領人馬一千掃黑山一戰俺則教花腮上舊粉撲貂蟬說話之間且喜到上帥駐劄的地方了俺們且先尋下了安頓的所在明日一齊見主帥者下

第二齣

外扮主帥上下官征東元帥辛平的就是蒙主上教我領十萬雄兵殺黑山草賊連戰連捷爭奈賊首豹

子皮

玉

子皮解住在深崖堅壁不出向日新到有二千好漢俺點名試他武藝有一箇花孤像似中川俺如今要奪那大砲石攻打他深崖那賊首免不得出戰兩陣之間却令那花孤攔腰出馬官取一鼓成擒叫花孤與衆新軍那裡末同衆上跪見介外花孤俺明日去攻打黑山兩陣之後你可放馬橫衝官取生擒賊首俺與你奏過官裏你的賞可也不小違者處斬不貸令外就此起兵前去

清江引黑山小寇真見淺躲住了成何幹花開蝶滿

枝樹倒。獼猴散。你越躲。有我越尋你見衆。

前腔黑山小寇真高見。左右他輸得慣。一日不害羞。

三食喫飽飯。你越尋他。越躲着看。衆京主帥已到。

賊管了外。叫軍中舉餉。以碗介。淨扮賊首三出戰。木

衝出椅介。外就收兵回。衆

前腔咱們元帥真高見。筆定了。方纔幹。這賊假的是。

花開蝶滿枝。真的是樹倒獼猴散。凱歌回帶。咱們都。

好看。帥唱。

前腔衆軍士們好消息。時下還伊見。每月鈔加一貫。

四聲猿

幸太

又不是一日不害羞。官教伊三食喫飽飯。論成功是。

花弧居多半。到京內鳴鐘。鼓作坐朝。介帥奏云。征東。

元帥臣辛平謹奏。昨蒙聖恩。命臣征討黑山巨寇。今。

悉已蕩平。賊首豹子皮的。係軍人花弧。臨陣親擒。見。

解聽決其餘有功人員。各具冊書。分別功次。均望上。

裁。丑扮內使捧旨上云。奉聖旨。卿勦賊功多。特封常。

山侯。給券世襲。花弧可尚書。郎念其勞役多年。令馳。

驛還鄉。休息三月。仍聽取用。就給與冠帶。一同辛平。

謝恩。豹子皮就決了其餘功次。候查施行。木換冠帶。

介。帥木謝恩。介受詔書。丑下。木花弧感蒙主帥的提。

拔。叨此榮恩。只因省親。心急不得到行臺親謝。就此。

叩頭。容他日效犬馬之報。師此是足下力量所致。於。

下官何預。匆忙中。我也不得遣賀序別。木今日得君。

提挈。起師。下官也是因船順水。借帆風。師先別下。木。

前腔萬般想來。都是幻誇。什麼。吾成義我殺賊。把王。

擒。是女將男換。這功勞得將來不費星兒汗。二軍追。

上云。花大爺你偌。偌就這等樣好了。木二位怎麼這。

樣來遲。二軍督兩箇次。候查功如今也討得箇百戶。

四聲猿

幸太

到本伍到任。望大爺攜帶。木可喜正好同行。二軍。

前腔想起花大哥真希罕。拉溺也不教人見。伴這才。

是貴相哩。天生一貴人。僥倖三同伴。各兩箇呵芝麻。

大小官兒。擡起眼看一看。木。

前腔我花弧有什麼真希罕。希罕的還有一件。俺家。

緊隔壁那廟兒裡泥塑一金剛。忽變做嫦娥面。二軍。

有這等事。木你不信。到家時我引你去。看。下爺娘小。

兒上。自從孩兒木蘭去了一向。沒箇消息。喜得年時。

王司訓的兒子王郎說。木蘭替爺行孝。定要定下他。

爲妻不想王郎又中上賢良文學那兩等朴名如今
見以校書郎省親在家木蘭又去了十來年兩下裡
都男長女大得不是要却怎麼得他回來就完了這
頭親俺老兩口兒就死也死得乾淨二軍同木上
二軍花大爺且喜到貴宅了俺二人就告辭家去木什
麼說話請左廂坐下過了午去二軍應虛下木進見
親介娘小鬟快叫二姑娘三哥出來說大姑娘回了
小鬟叫弟妹上介木對鏡換女粧拜爺娘介
要孩兒孩兒去把賊兵剪似風際殘雲一卷活拿賊

詞

三

肯出天關這烏紗親遞來克汗娘你這官是什麼官
木是尚書郎奶奶我緊牢拴幾年夜雨梨花館交還
你依舊春風荳蔻函怎肯辱爺娘面娘我兒虧殺了
你木非自獎真金烈火儻好比濁水紅蓮拜弟妹介
二煞去時節只一丟回時節長並肩像如今都好替
爺征戰妹子高堂多謝你扶雙老兄弟同輩應推你
第一班我離京時買不迭香和絹送老妹只一包兒
花粉幫賢弟有兩見松煙二軍忙跑上花大爺你
元來是箇女兒們與你過活十二年都不知道二

些兒元來你路上說的金剛變嫦娥就是這箇謎子
此豈不是千古的奇事留與四海揚名萬人作念麼

木

三煞論男女席不沾沒奈何纔用權巧花枝穩躲過
蝴蝶戀我替爺呵似叔援嫂溺難辭手我對你可似
火烈柴乾怎不瞞鴛鴦般雪隱飛纔見弄將來十年
相伴也當箇一半姻緣二軍他們這般忙俺們不好
不達時務且不別而行罷先下鬟報云王姑夫來作
賀娘這箇就是前日寄你書見上說的這箇女婿正

詞

三

要請將他來與你成親來得恰好生冠帶扮王郎上
相見介娘王姑夫且慢拜我纔子看了日子了你兩
口兒似生銅鑄賴象也鐵大了今日成就了親罷快
拜快拜木作羞背立介娘女兒十二年的長官還害
行麼羞哩木回身拜介

四煞甫能箇小團圓誰承望結契緣乍相逢怎不教
羞生汗久知你文學朝中貴自愧我干戈陣裏還配
不過東牀眷講追隨神僊價蕭史莫猜疑妹子像孫
權

尾我做女兒則十七歲

刀見倒去二年經過了

千態那一箇解雌雄辨方信道辨雌雄的不靠眼

黑山尖是誰霸占 木蘭女替爺征戰

世間事多少糊塗 院本打雌雄不辨

音釋

凡木蘭試器械換衣鞋須絕妙踢腿跳打每

二科打完方唱否則混矣行路扮一人執長鞭

搭連弓刀作趕脚人每本唱一曲完卽下馬入

內云俺去買什麼或明云解手從人持鞭催衆

走如飛三四轉共唱北小令趕脚曲木去從徑

調聲

甲

路又出 齣音驚 指決音濟斤濟上聲 指

音橫北人以把握爲指 臉音斂不作檢

女狀元辭凰得鳳

詞華繡艷似女士風流

第一齣

女冠子

旦上 一尖巾幘自送高堂風燭儼居空谷明

珠交與侍兒賣了歸補茅屋黃姑相伴宿共幾夜孤

燈逐年饑粥瘦消肌玉翠袖天寒暮倚修竹 江城子

係希猶記嫗和翁珠在掌 恁憐儂 一自雙榆零落五

更風 撇下海棠誰是主 杜鵑紅 〇生來錯習女兒工

論才學好攀龍 常取挂名金榜領諸公 若問洞房花

燭事依舊在可從容 妾身姓黃乳名春桃乃黃使君

之女世居西蜀臨邛年方十二父母相繼而亡既無

兄弟又不曾許聘誰家况父親在日居官清謹素

蕭然妾身又是女流經營不慣以此日就零替與舊

乳母黃姑暫典本縣西鄉化城山中一所小房兒住

下不覺又是八年且喜這所在閭閻幽深林巒雅秀

森列于明窓淨几之外點助我枯毫弄管之神既工

書畫琴棋兼治描鸞刺繡賣珠雖盡補屋尚餘計線

調聲

甲

僨工授粲粗給但細思此事終非遠圖總教目下不

過切剝咳倒也不是我春桃賣嘴春桃若肯改粧一

戰骨倩取唾手魁名那時節食祿千鍾不强似甘心

窮餓此正教做以叔援嫂因急行權矯詔誅老反經

合道雖是如此說可也要與黃姑商議停當可行則

行可止呵也還止 喚黃姑介黃姑我請你出來對你

有話說淨扮黃姑上

前腔半 老來沒福夜夜伴嫦娥獨宿一條水牯牛眉

紅葉數聲龍笛孩兒歸牧相見介淨小姐你叫我可

有甚麼說話。黃姑我這幾日日動念我和你在这裡過這樣的日子可也不是了你曉得的。我這般才學若肯去應舉可管情不落空却不啻手就有一箇官兒。既有了官就有那官的俸祿漸漸的積攢起來。摩量着好作歸隱之計。那時節就抽頭回來。我與你兩箇依舊的同住着。却另有一種好過活處。不強似如今有一頓喫一頓沒一頓捱一頓麼。你意下如何。淨妙妙。你若去應舉呵是決中的。只是這女兒家的頭臉怎麼改換得。旦這有甚麼難把俺老爺的舊衣鞋巾帽穿上。換了俺的裙襖髻圈兒。人看着終不然不是箇男兒。還是箇女兒哩。淨這箇倒有理。打諢介。旦不要胡說了。快去收拾老爺舊衣服出來。我改粧你也收拾打扮。箇大官兒起來就叫你做黃科。我自取名做黃崇嘏。一同起身去分付你那兒子小二。哥看家裡便是。淨我左右靠你一世了。這老奴儕甘心做了。只是俸祿與那抓來的東西可要和你平分。旦這箇自然。淨下收拾上。二人換粧介。淨向內云。小二我如今與姑娘城上看親。有幾日不回你好生看。

房子日逐價打柴放牛。若沒有米便去問張大娘家借些。喫不要和小二漢那箇短命終日去厮打。我回來時節有了不得的果品餅定帶來哩。則怕你沒口得喫。短命喫上路介。旦芙蓉燈對菱花。抹掉了紅奪荷。剪穿將來綠一幌風。端助人掃落霞。孤鶯詞源直取瞿唐倒。文氣全無脂粉俗。包袱緊牢拴髻籠。待歸來自有金花帽簇。淨前腔。我原是哺乳傭權做長鬚役。無非是助漿幫船。靠一人之福。他舊頭巾既影得娘行。過我假度牒誰查和尚禿包袱裏幾升脫粟。待之官要分他俸祿。淨才子佳人信有之。一身兼得古來誰。旦延平別有雌雄鍊。他日成龍始得知。第二齣外扮周丞相引衆上。丞相平津東閣開私門。桃李盡移栽。况蒙天語張麟鳳。肯放冥鴻不網來。某家周庠是也。原以邛南幕中留司府事。蒙蜀王主上簡拔。累官得至丞相。俺主上好學右文。今年又該校選進士。翰是某家叨知貢舉。前月已移文挂榜。約在今日取。

有人試想必也都到在這裡伺候了早練開了門把
牌去招這些秀才進來早練應介且扮榮殿末扮賈
臚丑扮胡顏上進見通手本外諸生上年這場屋
中主司命題大約遵奉前規你每諸生條對可也多
循舊套况本朝向來以詞賦取士近日樂府就是詞
賦之流我如今要一洗這頭巾的氣習只摘蜀中美
談雅事為題令諸生各賦一樂府就當面吟咏我也
當面品評却又是我先倡起句諸生續成我起的句
到臨了用一些字諸生接句用一纔字到臨了却要
用一債字兼之江水山在蜀西岷山其樂府牌名就
用北江見水諸生可要努力莫負聖明求賢的盛意
與主司延訪的苦心起來過一邊聽唱名就領題按
手本唱名介黃崇殿你的題是賦得相如脫鵲三〇題〇風〇虎〇龍〇
常酒為文君檢閱賈臚你的題是野老送少陵櫻桃
胡顏你就是賦得少陵許西隣婦撲棗黃崇殿過來
聽我首倡
北江兒水鵲鵲裴帶忙解下鵲鵲裴帶望杏花村裡
來提向黃公一擲除却茅柴續將纔字來且當一壺

茜英班醉滴纔何事跑穿鞋要引佳人笑胡顏感
揚了遠山眉黛鵲殺他跟着措大走遍天涯還消得
領雉頭裴付酒家酬債外細玩此詞真箇丰神艷逸
神僊中語也且這兩箇難韻尤押得妙不信場中還
有這們一個敵手哩賈臚過來你是野人送櫻桃與
杜少陵
前腔浣花溪外茅舍遠浣花溪外是詩人杜老宅何
處野人扶杖敲响扉柴續將纔字來末送櫻桃摘下
纔一籠美人腮破胭脂幾點歪呢不死鸚哥無賴恰
遇詩脾渴在感故老情懷正好飽明珠拚一嘔了杜
鵲詩債外纔字也押得穩中間兩三句與那結尾呵
也似有神助胡顏過來你的是什麼丑是少陵許西
隣婦撲棗外你聽我念
前腔西隣窮敗恰遇着西隣窮敗丑宗師別的起句
都是什麼鵲鵲裴浣花溪何等的富貴花錦偏我胡
顏恰似什麼窮敗窮敗宗師你的主意分明是於我
胡顏要如保赤子外如保赤子怎麼說丑如保赤
子是離不中外一法迂遠丑也不遠外胡顏可直

商是胡言老嫖荆一股釵那更兵荒連歲少米無
續將幾字來丑少米無些的戲語可一法不好這婦
人也窮到一箇絕妙之地外快來丑少米無些這婆兒呵與我
一股般苦是合我來樹傍他栽來兒又生不垂
都挂向他家搖擺終久擺落在他堦我人情又不做
得外得字不押韻了丑韻有什麼正經詩韻就是命
運一般宗師說他韻好這韻不叶的也是叶的宗師
說他韻不好這韻是叶的也是不叶的連在宗師不
在胡顏所以說文章自古無憑據惟願朱丞相點頭
外也要合天下的公論丑咳宗師差了若重在公論
又不消說不願文章中天下只願文章中試官了外
咳都象你呵我那得這許多工夫聽你閑話趕快些
丑擺落在他堦我人情又不做得好難割愛我明年
呵一擲米帶生摘實如今且忍着疼捨肉身燈債外
這胡顏詞氣便也放達可也忒出入可取處只是不
過掩着他的真性情比那等心見裡驕吝麼却口見
實寬大的不同他還陶融得也取了罷那胡顏取便

取了你我還替你改幾句就是舊規做程式一般你
就念我的起句來丑
前腔西隣窮敗恰遇着西隣窮敗老嫖荆一股釵那
更兵荒連歲少米無些那秀才續將來外況久相依
不是纏丑公然好似我的外幸籬棗熟霜齋我栽的
卽你栽儘取長竿濶袋丑忒像他的意了都打盡了
却怎麼好外打撲頻來舖餐權代我恨不得填漫了
普天饑債丑恰像公然好似我一丟兒也照依胡顏
姑取罷外這生可也忒放肆丑善戲謔不爲發擺子
外怎麼說丑外這秀才胡說你再想得詩經中一
箇謔字來麼丑有伊其相謔贈之以牡丹外却怎麼
讀丑芍藥外也虧他記得這一場中等第少不得黃
崇殿是第一賈臚是第二胡顏姑置第三我今日就
奏聞主上諸生明日都到午門外看榜準備遊街赴
宴崇殿呵管取明日欽除可也要預備下一頂稱頭的紗帽不得稽誤謝恩
外匠斧驅牛萬首回最難拽動棟梁材
今朝細定黃郎格畢竟百花梅是魁先下

平湯三生各敘寒溫問鄉貫客寓約看榜赴宴介末
丑又共恭喜黃介同下

第三齣

喜遷鶯旦冠帶外扮吏衆上名魁金榜擬咫尺天顏
從容日講忽拜參軍來陪司戶付與簿書教掌青幕
藍衫易着綠水紅蓮難做班鷺遠縱舉頭見日却袖
冷爐香菩薩蠻侍臣牧吏元無二紅蓮幕裡三年寄
水鏡一輪明朝朝挂訟庭督郵鮭氣忤要見何妨見
只作戲場看折腰如軟綿我崇嘏自叨中狀元之後

不

思

不想適遇新例凡上第者俱要試以民事竟除授成
都府司戶參軍這箇官雖是簿書猥瑣却倒得展我
惠民束吏之才在任不覺又是三年也不敢素食尸
位我這座主周公朝廷因他多才就以丞相兼攝府
事昨日一連發下三起成獄已久稱冤奏擾的百姓
下來我夜來看他緣由委可於疑只是干證都死的
死了放的放了可誰與他證明也罷我如今取他出
來自列有一箇區處早隸你去監房裡取昨日丞相
周爺發下那三起奏本的犯人出來聽問早隸下帶

不

思

小生貼末上介更唱名介黃天知烏氏真可肖旦你
這三起犯人都成獄久了兩起是該帶板的誰開你
的板小生貼應云昨日奏本下來蒙丞相周爺略略
的審一審都叫打了板送到爺這裡旦黃天知你上
來當時那毛屠出首你偽造印信的事是怎麼緣故
你從實說上來小生爺小的就在雞鳴驛前住見那
驛丞的關防花碌碌的好耍子小的不合叫那會篆
刻的人照依那關防刻一箇小記印兒旦那刻印的
人如今在那裡小生累死了小的長去毛屠家把這
印票兒支取猪肉後來小的與一箇大財主叫做夏
葛爭地甚夏葛買出毛屠出首小的這箇印記麼說
小的偽造下印信要圖謀驛丞自做後來又有一箇
光棍叫做昌多心說這箇小印記兒入他罪不得他
既有這樣踪跡就好改做大的出首他那夏葛會布
置替他的又多小的就辯不得了爺是這樣的冤枉
旦你那印兒有多大小生有半截小指兒大旦那篆
文純是驛遞衙門的字樣可也還刻有你自家的名
字在上面小生有自家的名姓在上旦你這肉帳必

有箇算絕之時這許多支肉的票兒還是誰收了生左右是主顧家小的與他弄絕了誤從來不問他訂旦早隸你去毛屠家對他老婆說說有一起強盜供着你與他有益說打劫的金珠首飾都窩藏在你家裡爺教我們來搜你你把大箱籠不要動他的把那小籠兒匣兒都與我搜將來連那婦人帶來見我早應下介旦烏氏上來你實說貼老爺婦人那本坊北首裡有箇大財主叫做古時月是箇輕財學好的人可與俺丈夫賈大往來得密又有一箇姜松也是

明桂香

手

箇大財主這可是箇歹人長來勾引婦人婦人不合罵了他一頓後來姜松爲頭做春社丈夫在他家喫酒回來到半夜之時五竅都儘血恁從救也救不得就死了姜松就買出隣舍誣捏婦人與古時月有姦謀殺了親夫就成了這樁大獄旦可惡這臣謀弑君子謀弑父妻謀殺夫是遇赦也不赦的你家不合與生時月往來這情是真的了留你這樣歹人在這裡做什麼叫劊子手進來把這婦人綁起來就押出去決了生扮劊子手上綁貼介貼哭押下介旦叫打那

叫我黃科出來淨上老爺你今而殺那箇婦人忒利害如今叫黃科那裡使用旦黃科你與我快跑到決那婦人的所在但聽得有人說屈你便就悄悄問他箇詳細儘得些實話便就傳說俺爺教把婦人且放了連那箇替他稱冤的人通拿來見我快去快去淨應下旦那真可肖你怎麼說末爺小的是江南人打着鼓兒沿街唱的唱到這臨叩臨叩卓家失了盜那夥做公的沒處拿真贓實犯聽着一箇慣說謊的叫做瞧不實說小的不是唱的是先前幹了歹事假唱末繫在臨叩只要遇着歹人依舊幹歹事了那夥做公的就假粧做賊的哄小的搭伴幾遍價小的不肯去後來他因各衙門比併的謊了麼就把小的充做箇賊拿了那各衙門又喫那大衙門比併得未完慌了已不得把小的充做箇真賊是這等樣兒旦你倒說得有理可惱這些做公的只是我如今逕去拿他他人多都走掉了我如今見放你出去你到黑夜裡去到那做公的各人家門首把石灰畫一箇小圈兒爲記我便好霎時間多差人認着那石灰圈兒一

明桂香

手

齊都拿來打他一箇死可不好末小的可認不得這夥做公的家裡旦胡說他要共你搭伴更不邀你到他家裡喫頓兒酒飯末邀是苦苦的邀小小的可也抵死的不去旦這等便就拿不得人審不出冤枉來依舊帶去監了末大哭云我早知道這麼樣便就喫他頓飯兒也罷了旦還不帶去監了末哭下旦向吏云那裡豈有箇門兒也不上是箇平素虧心要搭伴做歹事的人麼我纔套他說你既不認得做公的家裡可不好出你他寧可就監去了這真情不說

目擊錄

丑

立見了麼外爺是神見旦叫把這真可肖帶回來早叫上介旦把這真可肖打了財本該就放了你你且在丹墀裡少待待兒等那兩起來問明了我一總放你末磕頭云爺就是青天早帶老旦并匣子淨帶貼丑扮小廝同上早云蒙爺分付去到毛家搜得匣子并這婦人帶來回話淨黃科纔聽老爺分付就很跑到法場裡去看的無干待萬都說屈的多獨有這箇小廝便合着掌口裡則念說河漢陀佛屈死了這人這箇業障且我做的黃科見他說得古恠就一把扯

他到背靜的所在仔細哄他他怎麼肯說那時節鄉的婦人纔押到我就大聲叫創子手說爺叫把那婦人放了叫把這小廝綁起殺了他纔嚇呆了纔說出箇真情來旦這一着虧你呵淨指丑云老爺你自家問他就知道了旦你那小廝是誰家的小廝丑小的就是姜松家的小廝旦姜松在家麼丑在家旦看兩箇好早隸快跑去拿了姜松來若走了就是你兩箇早隸替死早應下旦問丑云你左右洩漏了實說便免你死丑小的主人一向要姦這烏氏喫烏氏罵了

目擊錄

丑

一頓又恠他到肯與古時月好以此便懷恨在心旦他果是與古時月通姦麼丑這也是屈他的後來遇着做春社衆客都散了俺主人可獨留烏氏的丈夫賈大又喫酒叫小的臨了那一大鍾酒放上一把砒礪與他喫了就叫小的扶他回去交與這烏氏這場官司便就是這樣起了小的遇着爺今日也該死了沒得說了旦下去旦看匣笑向吏云這黃天知票印兒一一都在可果然半截小指兒大麼他的真名字又果然刻在上頭豈有要圖謀假驛丞做又偽造印

信把名字兒都不隱藏又用到大戶家裡黃天知你
這樣票兒敢在別鋪子上也用他支東西麼小生是
阿爺目這箇一法說不通分明是小哇子捏塑着泥
冠帶假做箇什麼丞相兒麼將軍兒麼大家要的勾
當把來當了真就是不喫飯的人可也不信呵可憐
可憐可惜那毛屠夏葛與那昌多心都死了造化了
他早隸把黃天知與烏氏的肘都替我打了把那毛
屑的老婆拶着早帶中淨扮姜松上見介旦姜松上
來且指丑云你認認看這是誰中淨這是小的家的

即恭維

二

書

小厮叫做姜邦爺不消說了小的該死了旦早隸把
姜松採下去打一白姜邦打五十打介旦就釘了肘
發監收監介旦黃天知烏氏還討箇保候奏請纔好
發落真可肖情輕就好放了向吏云做三角文書明
日面話周爺你這三箇人聽我說

紅袖襖黃天知那據花房的蜜蜂兒也號做王排假
陣的靈龜兒也呼做將咳這是假的呵豈有三分來
大的店票花紋樣好扭做九品來真的衙門銅印重
况他真名氏又不隱藏扮一箇大蝦蟆套着小蝌蚪

兒當古來也有這樣的事若不是通勒封虞也不過
是剪桐葉爲圭戲一場

前腔那烏氏雖是你新樣粧引惹出老姜也是那古
時月累及你孽障如今人可討愛烏因屋休承望惟
夫火殃魚你自當烏氏你虧了這姜邦若沒姜家這
一小邦就是我黃爺河也難主張咳我看世情反覆
一似敲枰也誰肯向輸棋救一將

前腔那真可肖你雖是打鼓的千門信口腔倒是箇
把柁的三老遙憐長你隨他大海掀風浪只拿定小

即恭維

入

書

幾片一葉去當這夥做公的呵他來圍套你人火忙
你可大門兒也不去上你果若是從前有一點歹行
虧心也巴不得罪一座冰山又肯捨太行小生貼末
同叩頭唱

前腔爺你是箇魑青天又挂着月一堂精渾水巧辨
出魚三樣說什麼枯木花重開在鏡樹上端的是返
魂香早超生向地藏王這陰德把什麼量俺小的這
三箇蟻蟻呵要報德把什麼償最難的是大海般世
界狂瀾也誰似爺抵柱中流把灝瀟當日早隸該保

的保了該放的放了三人同叩頭謝介大呼云願他萬代公侯百年長壽五男二女七子團圓外叩頭云吏典也從不曾見爺這樣的神明

王共笑參軍束帶忙炎天大叫簿書狂

當時若只供香案尋坐看峨眉六月霜同下

第四齣

傳言玉女外扮周丞相上要選乘龍虎榜偶然得宋若侍襄王定賽賦高唐夢秦樓弄玉誰好伴他騎鳳端詳惟有這箇門生共老夫失偶多年素有向平五

老

天

王

岳之起所以誓不再娶止因前荆生有一男喚名鳳雛一女喚名鳳雛至今未曾婚嫁正在慕心向年儀知貢舉取了那黃崇椒薦爲榜首如今見做司戶參軍他才學既是出群吏事又十分這等精敏他日必是遠到之器可恰好又不曾定妻我這女孩兒鳳雛年方二十小他三歲且喜他倒也伶俐端方古人重擇婿若果擇婿不與黃郎却與誰人我前日發卜三椿疑難的事一試他訪得他都問過了今日必然來問我的話我可又要把文藝中事面試他代筆可否

把這女婿當面就選定了望時婢介如今已是辰牌了他怎麼還不來叫辦事官末扮辦事官上外去畫房裡取黃參軍前日申文要拿那起做公的說干碍禁衛衙門須得我進過本若寫稿成了趁閑拿來我看未應下取上呈外看介旦同淨上

前腔日側休衙正好松間吟弄一紙紅帖又傳遞提門縫今日馬頭向相府沙堤擁連忙回話前朝的驛送下官前日蒙相府發下三椿事來都已問明了免得回話黃科這文書有些機密的說話在裡頭你

老

天

王

咱拿去隨我進來見兩跪一揖遞文書介前日蒙老師發下黃天知等三起事門生都問明了呈遞文書回覆外都問明了好耶收上來起來卑隸開了門參軍到後堂坐坐且又兩跪一揖坐介外看文書云這三起事都問得絕妙理充摘伏麼可也如神老夫前日也有些疑所以上緊審審就打了他的板可怎麼得如賢友這般精細那婦人何等的奇把強盜呢毛屑的妻子可乘此就搜了他的票兒何等的巧那直可肖蹤影兒也都沒處尋了耶可就在他自己身

上套出一箇不搭伴的真清何等的這般敏捷張釋
之治獄天下無冤民後來于定國民也自謂不冤非
子而誰起揖介老夫可敬伏敬伏就照依賢友的問
麼覆本發落就是了且竟敢老師引進免責而已外
昨日賢友申文要拿做公的與那瞧不實也依賢友
寫本了叫黃老爺那人進來脫了圓領衙內去取箇
攢盤俺們坐一坐參軍老夫恃愛下可還有幾件事
兒要勞賢友二勞且不敢謹領命外我前面造了文
翁與諸葛武侯的祠堂大門外的扁取做蜀天雙柱
又須一對門聯那楊雄王褒司馬相如譙周陳子昂
李白杜甫杜便是流寓的人物了這七才子也共一
箇祠堂扁便就取做七才子祠也着得一對門聯前
面去訪卓文君琴臺少一箇詩扁又有一箇遠債我
先世鄉中近日立木蘭的祠諸友可又來討上梁文
起揖介這幾件可都要借光於賢友手下取筆墨過
來且老師尊命不敢不領只是當面這等妄誕便可
真是班門弄斧了容門生領去做丁呈稿請教外你
是倚馬之才正要當場一逞不要謙下下研墨先寫

天字起小廝拿大杯來酌三杯助興且寫蜀天雙柱
介外細看介
梁州序石銘瘞鶴銀鈎作畫這兩種較量起來呵畢
竟楷書難大于雲一字專亭取桂蕭齋誰似你銅深
款識鐵屈珊瑚幾撇斜披薤且寫七才子祠介外看
亦指尖尤有力壓磨嵯絕稱泥金榜綠牌且龍韋誕
成頭白門生焉敢學王郎惟題麟閣還要了相公債
外多勞且望老師點化外再要怎麼妙小廝再進三
杯斟我的陪有勞做二祠的門聯且做介寫介外看
念介文德武功照映錦江玉壘鼎分刀布低回碧草
黃鵬又念七才子聯介作者七人星聚文中龍虎兀
然千古雲橫天半峨嵋外又好真可與七才子爭雄
前腔二賢遺愛七雄沈派功德文章絕代許多豪傑
憑將四句題該越顯得梁間燕雀碑底龜螭都拱護
神靈在四楹金彩上定有瑞芝開叫小廝數一數這
兩聯多少字廿應云四十箇字外生奪却四十顆明
珠做挂壁釵且這月露形風雲態門生這樣的歪對
句不過是小孩童圖夜散書堂快老師今日呵金谷

才借乞兒債外小厮再滿斟三杯送黃爺好等他發興做詩就絕句也罷旦做卓文君琴臺詩外念介寫鵲芳心不自持求凰舊事冷多時琴臺一夜山花血月上蛾眉叫于規外拍手大呼云妙不可當賢弟你就是撐着真珠船一般顆顆的都是寶外

前腔

本

李

詞宗本門生代况文君自合吟頭白因此上難下筆險做了賴詩債這遭該上梁文了外這四六一法是你的長技旦寫介外看念介伏以藐然閨秀描眉月鏡之嬌笑爾戎裝挂甲天山之險替父心堅似鐵秉虎豹姿羞兒女態從軍膽大如天換莫葉歷十二年移孝為忠出清于濁雙兔傍地難迷離撲朔之分人駿驚人在牝牡驪黃之外英靈振古塲廟宜新黃金鑄雪骨冰肌紫氣駕雲鬢霧鬚芳魂紅幟定依娘子之軍碧永黃陵何忝夫人之廟棟梁伊始香火長

在外看畢云尤妙尤妙

前腔他從軍輩本是裙釵你上梁文細描英邁比娥孝女多一段切營攻寨看他年朱欄字繡黃絹碑陰定賞殺中郎蔡外替粧這樣大門面只好丁老夫豈不壞了老師名頭外紅羅新挂處誰不道豫章林正好架百尺高樓五鳳日門生呵真醉矣渾無奈又騎着匹瘦馬向天街驀何日丁木蘭債外怎說這箇話旦門生醉了纔那上梁文少六箇兒那

李

李

兒郎傳不濟也旦轉身驚介云險些兒做出來對外云門生果是大醉了敢斗膽告辭外你怎麼說這樣敗興的話老夫也苦不俗那你敢是小看老夫沒有潤筆之資像如今人討白詩文的麼我有也我已曾分付四正葡萄錦四正燈籠錦四枚玉管薛濤箋便沒多只有一五十又收拾一大盒子青城山的雪蟹好備你酒渴詩枯之用也再不要你做詩了只官放心喫酒旦老師這般說門生便醉死也不敢告辭了外若真醉了便我那小書房見裡有一些些

大的箇花園兒。我和你去散一散。小廝叫府下把那俗品不要來了。只計些葷菜兒來。好下酒。旦到書房看花。稱好。介內作琴聲。旦作聽。介云。老師那裡有人彈琴。外哦。這就是我的。小女叫做鳳雛。他從小則有些小聰明。讀得幾行書也。彈得幾曲琴。又下得幾着棋子。他不曉得俺們在這裡。叫介小廝傳進去。說有客在這書房裡。賢友我那鳳雛。可又因刺繡什麼花樣也。漸漸的學畫得幾筆水墨花草翎毛。旦這等說將起來。明日就是箇曹大家與謝道韞耶。外羞死人。

非非集

本

止是耶。我聞得這三件是賢友的長技。旦只是箇要子。其實不高。外小廝你傳進去。叫取小姐的琴出來。就把他的畫兒也拿一張出來。與黃爺瞧一瞧。丑取上送。旦介旦看介云。甚妙耶。真是寫意。全沒一點那閑悶之氣。外拿紙來。央送黃爺畫一角兒。好拿與小姐做樣子。旦這箇又是班門弄斧了。外小廝斟一大杯。跪着。若黃爺不畫。便你不要起來。旦快起來。門生就畫。旦畫外看云。果是高名不虛傳。送進去。小姐看。拿琴過來。一法了。了我的夙願。小廝拿酒過來。照前

跪倒。旦不必。門生就彈做彈琴。介外這調也像似鳳求凰。旦正是。老師知道耶。外說什麼。司馬相如。可惜我衙裡沒一箇卓文君。旦作驚。梅介云。門生果是醉了。或者打賭賽也。還勉強得幾杯。老師可容門生對這麼一局。可數着子兒。奉老師的酒。何如。外好大話。你就算定自家不輸了。旦門生醉中失言。可有罪了。該罰。外也罷。拿棋來。可也。只下一角兒。兩人不過四十着。快快些。着介外輪介旦老師該飲五杯。門生代兩杯。外惟物惟物。件件的高得突兀。

非非集

本

節節高。分明是楚陽臺。九層階。一層高矣。一層賽。琴天籟。畫活苔。棋吾敗。這師生名分。憑君賴。養來我合在門牆外。旦老師怎麼這般戲謔。外你雲龍兩物。一身兼。孟郊怎受得。昌黎拜。旦又拜云。日側了。外斟酒過來。送黃爺。前腔。你休辭。日影歪。再三推。左右歸衙也。了。不得文書債。煮團片。蒸魚腦。肥鰓羹。那葡萄足錦。只好做裏詩袋。萬分酬不盡。珠璣數。旦老師於門生這般推價呵。譬如錦川片石。有何奇。一時間。僥倖得南宮拜。

聞生這番真告辭了。外臨我也不淹留你了。
尾聲你遇着薄書閑花。月弄璋高。打着馬兒來。我
又試取烏鬼黃魚子。這箇琥珀。且謝別出介。外叫
官兒來。把纔說的潤筆。那些東西。送到黃爺衙裡去。
末俸物介。外低聲分付云。我在書房裡等回話。你就
打梆進去。末應介。外虛下。末送旦至門外。稟介。辦
官稟上參府老爺。曉得俺丞相今日的酒麼。且這
不。是管待我詩文的意思。有什麼曉不得。末不
俸丞相爺有一箇小姐鳳雛。未曾許配。爺可仰慕
府是一箇文學的魁星。風流的佳婿。極欲仰攀。命辦
事官宛轉傳達。他說在書房裡等着回話。望乞就
賜尊裁。旦大笑云。可怎麼了。可怎麼了。也罷。既然說
我老師等着回話。便我不免就這官廳裡寫幾句回
話麼。勞老辦替俺轉達。末是謹領。且作下馬入廳寫
介。末喚淨云。黃大官。你把這些潤筆的東西。一件件
收下。我可就要進去回話哩。淨接介。且封詩付末。介
云。有勞耶。末不敢。且我崇嘜一向的遮掩。呵。似折戟
沈沙鐵半銷。老師呵。你可該自將磨洗認前朝。我呵。

天元不曾許我做男子。這就是東風不與周郎小。
如孤負了你。且銅雀春深鎖二喬。且淨同下。末打梆
介。外他怎麼說了。末遞書云。蒙爺分付辦事官。這件
事就依着爺的說話。宛轉傳達與黃參軍。黃參軍可
就在門外官廳裡寫了這回話。叫辦事官稟上爺。外
拆書讀介。云。一瓣拾翠錦江涇。貧守蓬茅但賦詩。自
着藍衫爲郡掾。永拋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爾青松操。
秉志鏗然白壁姿。相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做男
兒。外大驚云。呀。元來他是箇女身。天下有這等奇事。
自能裁。入。
這一樁姻緣。就是湖陽公主一般。事不諧矣。也罷。我
鳳羽孩兒見應試科。明日該挂榜了。若是鳳羽得僥
倖呵。我就強他做箇媳婦。官取他推不得我。且暫打
睡一覺。聽早晨傳臚的消息。同末俱下。
第五齣
旦上云。我昨日不想有這樁事。遮又遮不得。只得向
東君漏洩了。那一段梅香。則纔那周大哥又報狀元
及第。我今日既該謝酒。又該去拜賀。可把什麼嘴臉
去見這老師。叫手下備馬。我要到周爺那裡去。作上

半叫鷓鴣。這馬兒忙。我心兒懈。只因把梅花。忒漏得。消息大。早作高唱介。旦。早。隸恐驚林外野人家。你馬前唱道的。休得要高聲賣。旦。到了。旦下馬入官廳候介。外上。且喜孩兒鳳羽。果報了狀元。黃郎這箇媳婦。不怕不是他的。

前腔。這報的忙。我笑的懈。重重喜事來。得孩兒與那崇嘏呵。似兩顆珠。一樣泣。較人撒千金。南市裡都撞着。回回賣。叫辦事官。你與我快請黃參軍來。末。黃

川

李

參軍來謝酒。又爲作賀。在衙門外伺候多時了。外。怎麼不早說。快請進來。末。出請旦進介。外。望見旦。便。云。好耶。你昨日上梁文。說欠木蘭債。我也疑這話。元來你就是木蘭。我如今要奏過朝廷。問你箇欺君的罪。旦。纔跪云。望老師包容。始終天地之德。外。哄你起來作揖。參軍。如今可另有一箇題目。要你做。你可推不得。旦。豈敢。外。老夫因愛你文學。麼與那爲人。故此開了這一場口。你如今既做不得女婿。可做得我的媳婦麼。况鳳羽。僥倖是男狀元。你是女狀元。你是他

前。光輩。他是你的後輩。這箇也粗粗對得過了。旦。要包。除。非。說。我。做。家。相。無。能。父。子。間。文。學。又。不。濟。消。受。你。叫。一。聲。公。公。丈。夫。不。起。這。便。也。由。你。了。旦。又。跪。云。老師這般說。叫門生措身也無地了。只是門生這一椿欺妄。如今在老師面前站一時。也差不過。若是做了媳婦。却終身要奉侍公公。這羞可怎麼羞得了。外。你且說那木蘭那等事。是英雄們纔幹的。可是榮不是辱。你怎麼這沒顏面。見了。我如今就要上箇本。討一箇人替你。那參軍。天下都要聞知哩。何況我公

國

李

公一人。叫寫本的小生。扮寫本生上。外。你就寫一箇本稿。把這黃參軍的緣故。連我要娶他。爲大爺的媳婦。這一段話。也帶在上頭。料聖上必允。你送與李先。生看過。騰清就奏上罷。我不開也不消拿來看了。旦。作羞態。又跪云。說不得了。門生謹領老師的尊命了。外。這般說。你與我那女兒。是姑嫂了耶。叫丫頭介。梧葉兒。快叫小姐取過新禮服冠髻。來與嫂嫂插帶。改粧。待大爺回來。就好成親。旦。又跪云。老師忒倉猝了。些另擇一箇日子罷。外。今日挂榜日子。再要怎麼。越

今日定了這椿事。省得你回去又番悔。貼帶了髮簪。粧物上相見介。旦換粧介。衆吹打迎生上。生。

前腔。看挂名的忙。落名的懶。馬嘶金勒。驕何太。我杏園折得狀元紅。這杏花一任他。十字街頭賣。生見外。

貼旦背立介。生問云。那是誰。外。你一向在場前別館。

中這件事。我不好差人來報你。這箇就是你的通家。

兄弟黃參軍。他元來是箇女身。我纔是昨日要把你。

妹子招他爲婿。他極了。纔說出來。生驚云。天下有這。

等奇事。如今又改了粧。怎麼。外。因他做不成女婿。麼。

相尋。

六八

我就改箇題目。要配與你做箇媳婦。他也推不得了。

我就叫你的妹子。幫他改了粧。專待你來成親。古人。

說金榜題名洞房花燭。今日却不是天然的妙合。女。

兒。你就請嫂嫂過來拜親。不要害羞。生。爹爹忒倉猝。

了些改日罷。外。元來你兩箇一對兒。都是這樣假乖。

快拜。叫賓相贊禮。中淨扮賓相上。贊禮介云。女狀元。

和男狀元。天教相府配雙鴛。試看比翼青霄上一樣。

文章錦繡翻。生旦交拜介。中淨贊云。雲母屏風燭影。

深。長河漸落曉星流。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

夜心。生旦貼交拜介。贊云。荷葉羅裙一色裁。芙蓉同。

臉兩邊開。亂入池中看不見。聞歌始覺有人來。外。

畫眉序。我當日總文裁。孩兒與黃郎。呵。不過是座主。

通家。鴈行輩。今日呵。喜鰲頭。交占與鳳侶。同諧誰承。

望桃李。門牆翻奉侍舅姑者。艾。衆合。狀元罕有雌雄。

配。天教付女貌郎才。生。

前腔。參幕與吾儕。當初呵。本兄弟通家。兩稱謂誰知。

道假龍公尾。銳隱蚌母珠胎。今才識下月嫦娥。還誤。

認上科前輩。生旦合。狀元何處表雌雄。配只爭箇紗。

帽金釵。旦。

七九

前腔。非是我撒喬乖。只爲寒居忒蕭索。期宮袍奪錦。

免門。逕關柴。愧相公招跨鳳仙才。惹蕭史做乘龍佳。

客。生旦合。狀元你我既雌雄。配雙雙咏柳絮花魁。貼。

前腔。快婿稱參懷。誰料參軍亦吾輩。總先生設席奈。

弟子弓鞋改新郎。做嫂入廚房。遣小姑爲婆。嘗羹菜。

且衆合唱。狀元險誤我你做雌雄。配不笑殺了蝶使。

蜂媒。中淨扮內相捧旨并諸賜物上。俺奉蜀王爺的。

旨宣賜那女狀元和周丞相的。乃郎新狀元成親。俺。

打着馬兒行來這就是丞相的宅子了不免進上宣
旨報介排香案介中入眾跪宣旨介皇帝詔曰朕道
覽卿奏此事特奇及問婚期乃即今夕朕轉聞兩宮
亦並驚喜茲會旨合賜濯錦江水所染鴛鴦段二十
疋真珠十升鳳凰一母將九雛紫玉簪一條八寶粧
金釵二股南粵翡翠千翎助卿嘉舉崇敬原職便勃
銓除以卿子鳳羽代之殿可朕嘉悅其奇且念伊三
載奏最可封夫人秩三品追比古懷清事例加號奇
清君歲給精粟百石懿哉殿可文學優長吏事精敏

雨聲

六

辛

久淹蓮幕已及瓜期選駿九方貴略馬干北往守貞
十載誰知鳥之雌雄天上佳期人間好事狀元雙占
爾既自致二難參郡交除朕特成其四美中歌旨向
外云爺纔分付叫俺傳語丞相兩狀元代為兩參軍
這是四美又宣介故茲詔諭宜悉朕心謝恩謝介眾
見中中略謹且告辭外留中中云爺叫看成了親等
着問話怎麼好稽顙外這等便明日備小設薄禮謝
勞罷中那裡要謝只要問你家的兩狀元討首號詩
兒罷了笑介中下丑與淨取笑譚介丑

滴溜子難道女兒假粧男出外況二十年來又妙齡
正當少女竟保得沒些兒破敗貴大官你緊跟隨怎
地瞞必知大槩我試問那海棠可依然紅在淨喝介
走放屁

鮑老催你梅香僊賴把嫦娥做自已般看待他可象
你這般麼廚房中雜伴瓜和菜梅香姐丑我不叫做
梅香叫做梧葉兒淨梧葉姐你看我這老漢你就說
真是一箇漢子麼淨扯開胃腔露妳子與丑看介我
扳開領扯妳頭和伊賽那小姐呵我從前乳哺三年
自養孩

八

壬

大休說道在家止許我陪他就路途中誰許箇男兒
帶外那兩箇這般舞手舞腳的在那壁廂說些什麼
予丑稟老爺緣來這箇黃大官也是箇媽媽纔梧葉
兒因見他妳頭大細問他他纔說出來外又添出一
件古恠了你把他的話對我說看丑
滴滴金梧葉兒呵摸着他老蚌殼雙珠得大得來果
珍李上加脖奈他曾腔不殼挂兩隻滴丁當漿皮袋
他說那小姐呵別無盛份在家出路都是他包代他
是一箇鴛鴦樣占盡了奴儕外媳婦你過來再仔細

我哥蜀人呼然也

沾平聲

紫音澀

屏音拋

瘡音贅

徐文長集三十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徐渭撰渭有筆元要旨已著錄陶望齡作渭小
傳載渭嘗自言書第一詩二文三畫四今其書畫
流傳者逸氣縱橫片楮尺練人以爲寶其詩欲出
入李白李賀之間而才高識僻流爲魔趣選言失
雅纖佻居多譬之急管么絃淒清幽渺足以感蕩
心靈而揆以中聲終爲別調觀袁宏道之激賞知
其臭味所近矣其文則源出蘇軾頗勝其詩故唐
順之茅坤諸人皆相推挹中多代胡宗憲之作進
白鹿前後二表尤世所艷稱其代宗憲謝嚴嵩啟
云凡人有疾痛癢病必求免於天地父母然天地
能覆載之而不能起於顛擠父母欲保全之而未
必如斯委曲伏惟兼德無可並名名且不能報何
爲計云云雖身居幕府指蹤惟人然使申謝朝廷
更作何語錄之於集豈止白圭之玷乎蓋渭本俊
才又受業於季本傳姚江縱恣之派

案渭師季本
見明史文苑

傳不幸而學問未充聲名太早一爲權貴所知遂

倏然不復檢束及平時移事易佗僚窮愁自知決

不見用於時益憤激無聊放言高論不復問古人
法度爲何物故其詩遂爲公安一派之先鞭而其
文亦爲金人瑞等濫觴之始蘇軾曰非才之難處
才之難諒矣渭所著有文長集闕篇櫻桃館集三
種鍾瑞先合刻之以成此集又有商氏所刻題曰
徐文長三集者亦卽此本前有陶望齡袁宏道所
作二傳宏道以爲一掃近代蕪穢之習其言太過
望齡以爲文長負才性惟不能謹防節曰跡其初
終蓋有處士之氣其詩與文亦然雖未免瑕纇咸
成其爲文長而已是則平心之論也

徐文長逸稿二十四卷附自
著畸譜一卷

〔明〕徐渭撰

蘇州大學圖書館藏明天啓三年張維

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徐文長逸
藁二十四卷》提要

知其自別有得難以世諦測也其
註叅同契逗露意指而終不談若
此中有深入焉不然槌囊錐耳寧
不灰而十年絕粒且偉碩如常哉
聞灰之日四大作黃金色故足怪
也嘗私語余吾園中大好今出而

序四

散宕之廼公悞我此可窺其微矣
先文恭歿後余兄弟相葬地歸闈
者言有白衣人徑入撫棺大慟道
惟公知我不告姓名而去余兄弟
追而及之則文長也涕泗尚橫披
襟袖間余兄弟哭而拜諸塗第小

垂手撫之竟不出一語遂行捷戶
十年裁此一出嗚呼此豈世俗交
所有哉余髫時頗爲所喜嘗入視
園中見囊盛所著械懸壁戲曰豈
先生無弦琴耶文長笑此子齒牙
何利其闕篇成自序用怯里赤馬

序五

余偶語人徐先生那得誤怯里馬
赤作怯里赤馬耶其人往告文長
曰幾爲後生窺破余山園盛有斑
竹偶月夕來飲林下欲截一鉅者
爲筒貯筆以絲圍之摸索未定戲
語座中人猱王以小猱供啖羣百

什跪而聽所擇王手揣肥者以石
置頂爲識已徧揣之欲得最者而
小猱潛移石遽置癯者之頂猱王
終日揣不得食今若曹母爲小猱
余戲應誰敢逆顏行猱王者文長
撫掌是寧馨者黠如黃鷄子嘗欲

序六

以千秋之業進余而余逡巡謝不
敏今東塗西抹三十年竟成何事
胡不以此易彼哉余負文長矣文
長性不喜對禮法士所與狎者多
詩侶酒人亦復磊落可喜者人與
譚輒稱佳有桺生九喜評駁古人

嘗恨孔明不善兵歷數可破魏擒
操處皆失著至欲背裂及去而送
之扉半闔睨而曰不道短桺九辦
殺曹瞞聞者絕倒其詼諧謔浪大
類坡公如此余孫維城蒐其佚書
十數種刺之而欲余一言弁其端

序七

爲文長蒐佚書故亦蒐佚事與之
使知其人果不盡於其文耳若以
文則當吾世一中郎知者足矣何
必從千載後問楊子雲也

癸亥秋砿園居士張汝霖書於湖

西公署之大樹軒



青藤山人小像



徐文長自著疇譜

渭生觀橋大乘菴東時正德十六年年爲辛巳二月
月爲辛卯四日日爲丁亥時爲甲辰是年五月望
渭生百日矣先考卒

二歲

三歲

四歲十三嫂楊死能迎送弔客

五歲

六歲入小學書一授數百字不再目立誦師所

徐文長疇譜八

七歲

八歲稍解經義師陸先生名如岡字文望教爲時文
塾中群弟子試朔望渭文滿二三州而後入早飯
師奇之批文云昔人稱十歲善屬文子方八歲校
之不尤難乎噫是先人之慶也是徐門之光也所

謂謝家之寶樹者非子也耶府諸學官三先生陶
曾蔚問之令兄潞引見潞渭兄也時爲府學生各有贈

九歲

十歲考未仕時分子僅奴婦及其兒子共四人夜竝

逃知山陰者爲鳳陽劉公晨十四兄潞引我往告
奴劉一見謬賞其姿曰童年幾何今學做些什麼

潞曰亦能舉業文字兩年矣劉更奇之命題曰居
其所而衆星共之公理告書不二十紙文不艸而
竟公讀至天不言而星之共之非天諄諄然以命
之共也云云對股星亦不言而衆星共之非衆星
諄諄然以約之共也云云大賞之取佳札兔管令
送童子歸且問渭童子何師曰姓王名政教女作
文教讀何書曰讀程文公取卷餘紙批曰小子能
識文義且能措詞可喜可喜爲其師者當善教之
務在多讀古書期於大成勿徒爛記程文而已
苗宜人渭嫡也教愛渭世所未有也渭百其身莫
報也然是年似奪生我者乃記憶耳不知是是年
否

十一歲

十二歲似十三兄淮歸自四川繼娶奚氏

十三歲似十四兄潞往貴州

十四歲苗宜人卒病漸劇時渭私磕頭不知血請以

身代請醫路卜人語以讖語惡不食三日嫂憐渭
好語之稍粥宜人竟不起是年兄淮歸自燕宜人
計遲妨兄潞丁酉貴州之科

十五歲

十六歲

十七歲

十八歲

十九歲

二十歲庚子渭進山陰學諸生得應鄉科歸聘潘女

徐文長時譜

三

秋八月潞卒於貴州冬婦翁得主陽江縣簿攜予
偕

二十一歲寓陽江夏六月婚得潞兄計秋兄淮至陽
江余隨之歸寓廣省久冬始抵玉山歲除矣改春
大雪往嶽廟看綠萼梅詩二首刻文略

二十二歲夏復往陽江冬復歸

二十三歲科癸卯北始一遷居俞家舍冬婦翁以代
覲歸自陽江不過家予仍贅其家塔子橋

二十四歲婦翁自覲得罷歸買東雙橋姚百戶屋

二十五歲三月八日之巳枚兒生是年兄淮卒冬有
毛氏遷屋之變貴悉空

二十六歲科丙午北婦潘死十月八日寅也喪畢赴
太倉州失遇而返

二十七歲丁未

二十八歲自潘遷寓一枝堂師季長沙公

諱本

二十九歲巳酉科北始幸迎母以養買杭女胡奉之
先

三十歲賣胡胡氏訟幾困而抑之

徐文長時譜

四

三十一歲寓杭瑪瑙寺湖州人潘某之借讀所伴其
讀飯我兩月後余稍負之悔

三十二歲應壬子科時督浙學者薛公諱應旂閱余
卷偶第一得廩科後北初夏赴歸安潘友招圖繼
我耦後先以三女余三忤之上文云悔悔是也是
時移居目連巷與丁子範模同門

三十三歲

三十四歲

三十五歲乙卯阮公諱鶚視學以第二應科復北

三十六歲

三十七歲季冬赴胡幕作四六啓京貴人作罷便辭歸

三十八歲孟春之三日幕再招時獲白鹿二先冬得牝是夏得牡令州兩表以獻科戊午復北冬遷住

塔子橋

三十九歲徙師子街夏入贅杭之王劣甚始被詒而誤秋絕之至今恨不已

四十歲聘張

徐文長疇譜

五

四十一歲取張應辛酉科復北自此崇漸赫赫予奔應不暇與科長別矣

四十二歲隨幕之崇安再入武夷至衢入爛柯山冬枳生爲壬戌十一月四日酉未幾幕被逮

四十三歲移居酬字堂冬赴李氏招入京

四十四歲仲春辭李氏歸秋李聲怖我復入盡歸其聘不內以苦之蓋聘之銀爲兩滿六十出李之門人杭查氏予始聞怖持以內查不內故持以此歸李李復不內故曰苦之是歲甲子當科而以是

故奪後竟廢考上文曰長別者是也

四十五歲病易丁剗其耳冬稍瘳

四十六歲易復殺張下獄隆慶元年丁卯

四十七歲獄

四十八歲獄生母卒出裏事

四十九歲獄

五十歲獄

五十一歲獄

五十二歲獄萬曆元年癸酉

徐文長疇譜

六

五十三歲除釋某歸飲于吳明日元旦拜張座

五十四歲張父死仲冬念二日入五泄

五十五歲得兆信云准釋秋往游天目寓杭爲何老作春祠碑遂走南京縱觀諸名勝

五十六歲孟夏赴宣撫吳幕招是年爲丙子

五十七歲春歸自宣府寓北京病仲秋始歸越枚劫客囊至召外寇

五十八歲春某者起孟夏擬至徽弔幕至嚴崇見歸復病易

五十九歲稍瘳，李于途諱有秋至自建陽悅而起，秋勞

韓吳二賢，改葬先考妣兩室人而未及兩兄嫂，至

今以爲缺事。

六十歲赴某招，至京，是年爲庚辰。

六十一歲是年爲辛巳，予周一甲子矣，諸崇兆復紛

復病易，不穀食。

六十二歲枚至自家，歸仍居目連巷金氏典舍，冬枚

決析居，予與枳徙范氏舍，枚附其妻葉家。

六十三歲

徐文長時譜

七

六十四歲

六十五歲

六十六歲季春，枳贅王，冬枳徙我自范并寓王。

六十七歲

六十八歲枳往邊投李帥，仲春枚徙我居後衙池王

家，孟夏我仍歸王。

六十九歲冬十一月枳復之李帥。

七十歲

七十一歲合家竝居王。

七十二歲亦居王

七十三歲居王

紀師

余所師者凡十五位

六歲時管士顏先生

陳孔和先生

上虞朱先生

短處其名字

趙邦肅先生

陸文望先生

經師

徐文長時譜

八

余貴張先生

短處

馬州崖先生

短處

馬白峯先生

三四月

晚菴謝先生

字天和

金天寵先生

短處

鄭時美先生

張松溪先生

短處

汪青湖先生

乃蕭靜菴先生特介之，令某從習舉業，不專。

季彭山先生終其身而不習舉業。

朱張二馬金皆短侍而尤短者朱也居上虞後不及一面矣張不過數日罷去住遠村後亦不及一面汪先生命題作文持往數次閱而已廿七八歲始師事季先生稍覺有進前此過空二十年悔無及矣

師類

王先生畿正德己卯十四年舉人不赴會試至嘉靖丙戌五年會試中進士不廷試至嘉靖十一年壬辰始廷試

徐文長畸譜

九

蕭先生鳴鳳弘治十七年甲子解元正德九年甲戌進士嘉靖八年己丑鄭守漳故歸自東府余始見之

季先生諱本弘治十七年甲子春秋魁正德十二年丁丑進士嘉靖廿六年丁未渭始師事先生

錢翁梗解嘉靖四年乙酉五年丙戌成進士與之處

似嘉靖癸卯余年二十三間

武進唐公順之鄉戊子會己丑號荆川

紀恩

嫡母苗

張氏父子 太僕殿撰

績溪胡司馬 少保

紀知

蕭公鳴鳳

季先生本

錢翁梗

何公鰲

興縣唐先生順之

徐文長畸譜

十

鳳陽劉公知山陰者曷

建陽李子遂有秋

朱子號卦州孔陽

王先生慎中弟某中

陳山人海樵崔

蕭友女臣栩

周丈允大沛

柳丈彬仲文

吳丈文明鳳賜

沈丈純甫錄

汪先生應軫

何公鰲先舅某與季師過杭何謫叅議歸住西興驛
夜飲師出代白瀟書讀之曰西漢文字也好如蕭
子離

唐先生順之之稱不容口無間時古無不嘖嘖甚至
有不可舉以自鳴者

沈光祿鍊謂毛海潮曰自某某以後若干年矣不見
有此人關起城門只有這一個

徐文長嘯譜八

十一

汪先生軫簡婚不果至從與馮天成

初學於管先生字士顏卽讀唐詩雞鳴紫陌曙光寒

王廬山先生名政字本仁十四歲從之兩三年先生

善琴便學琴止教一曲顏回便自會打譜一月得

廿二曲卽自譜前赤壁賦一曲然十二三時學琴

於陳良器鄉老

十五六時學劒於彭如醉名應時者俱不成

八歲學時文於陸文望先生

徐文長自著嘯譜終

徐文長逸稿目錄

卷之一

五言古詩

寄吳宜鎮

送諸公子北試

槎海篇

孤山玩月次黎戶部韻

挽某君

雪二首

徐文長逸稿八目錄

十一

古意二首

寄京中友人

伯子雲亭有千葉石榴忽作一房如拳

送別二首

記夢

附六古

愁歌

卷之二

七言古詩

鴻臚篇

蔡陽篇

送章君之海寧教授

瀛洲圖

若耶篇

古意

送鄭主人

二峰篇贈錢塘陸宗禮

短褐篇送沈子叔成出塞

徐文長逸稿／目錄

三公柱石篇

橫山黃伯子持圖索題

過項羽故宮

太真早起圖

饅井

某子舊以大嶼十個來索書久之答墨嶼一

臍松根醉眠道士一幅

賦得片月秋帆送馮叔系北行

送王君恤刑江北

送內兄潘五北上

沈小霞梅爲侄良甫題

題內兄家所藏畫鹿一篇

四花圖

醉歌贈姚崇明公

題王篆江繪事壽劉夫人六十

除夕通宵飲吳景長宅時久繫初出

八月十五日映江樓潮次黃戶部

陸御史母生辰

徐文長逸稿／目錄

卷之三

五言律詩

答沈嘉則次韻

喜雨次陳伯子

再次陳大喜雨

梅雨幾三旬陳君以詩來慰答之次韻二首

謝鍾君惠石埭茶

海雲次子後其弟海洲成分韻索挽

中側玉蟬

六別字爲潘伯子賦

詠吳峰

磁盂浸櫻花不五日落盡吊之

賦得梅柳渡江春

賦得梨花一枝春帶雨

送箕仲北上追敘三江觀水之事

余君往靈壁許我以石故姜燭之

送某先生之南樂

風雨同沈嘉則輩集金氏牡丹園

徐文長逸稿／目錄

四

訪王山人于吳門

除夜之作兼答盛交甫璩仲玉贈篇

上谷仲秋十三夕袁戶部雷麻兩總戎許口

北諸公邀集朝天觀

竹樓篇爲陳戚曉

俞將軍所晤楊鹽城

送都車馬

元旦買得玉魚自佩

送歐許事使君之南工主事

送職方山知建昌

送呂中甫之潞

新歲壬辰連雨雪十八日老晴祖而摸虱

約游道士莊

讀淮陰傳

孝子詩

雨後觀南鎮雨瀑

野豕

哀周鄭州沛二首

徐文長逸稿／目錄

五

夕霞二首

晴二首

楊梅

某姬索詠鄰婦度尼

止楓橋浴女誠樓值生辰卻贈

題王氏壁

送鄭肖龍北試

張伯子入學時其翁在都下

某觴余輩於新復之蘭亭某至自鈴山某至

自建陽並有作鉛建鄰分水一關

集洛某于少微山

贈陳明經

更少顛師號

送某入覲

十四年端午遼東李長公寄酒銀五兩

萬曆丁丑春正月灯夕後八日夜趙川堡湯

泉

次許口北招集之作

徐文長逸稿

目錄

六

呼盧得彩詩二首

盧生者地家也復附禪太僕之徒

集胡賈館清作樂山詩

畱餘堂詩

秋日王衢州公要往秦望同言馬兩鄉薦宿

廣孝寺明日雨輒歸連旬作炎世界如焚

卽不雨恐亦不能抵頓也因呈

送丹士

別羅仲文

送小翁

壽潘承天七十兼賀得孫四首

慕坦軒

定所篇

陳通府歸自諸暨二首

瓊花館

畫梅

送余君

有序

一枝堂對雪

徐文長逸稿

目錄

七

李氏挽詩

贈妓

送汪君修良北上

寄京中諸友

朱四

張母

蚤春過顧君飲于鄰舍

壽王曲阜

一內史邀集王氏園亭和梅客生席上之作

哭王丈道中二首

聞朱次公訃

栢兄九迫以師禮

雪侯代王子與海上才生張書并詩一首

上虞復西溪湖

黃君書舍在委羽山洞索賦

劉老之楚

王某部母夫人詩

鄭某部母夫人詩

徐文長逸稿／目錄

王某部母夫人詩

贈錢竹坡

贈松庵公

鍾公子以詩贈次答之

南海歐工部養子某能詩近有人持泉州尤

山人侍者詩來相示不減歐能也兼善簫

姓范氏名鹿

送史靖江

閔封君壽詩

楊會稽公去思

給事中某吳人歸壽其父

蠲二首

王大夫挽詩

送柳九澍與董伯大北行

青田湖客遺巨魚獨酌

鈕大夫園林二首

蠟屐

聞人賞給舍園白牡丹擬作

徐文長逸稿／目錄

客燕者累月一遇張孺穀于市遽別

園中春雪

雪墜片如絲者或如錢者皆景絕奇因專詠

凡上篇

李子遂攜已所繪圖歸陶翰撰索詠

丁卯七夕謝興化公孫海門偕浩上人胡子

文餉余以繫符牛字

答贈王山人濟川

柳穎上

答贈徐君

葉泉州公挽章

送諸翰君北上

對陽篇

與友人載裝餉往游西山忽與僕夫相失遇

雨士人止宿功德寺

吊陸靜山

望湖亭

碧雲寺流觴

徐文長逸稿／目錄

十

至夜宿香山寺

流憩亭

蜃樓圖

金山寺

與楊子完夜話京邸

送沈君之清江縣史

季有倫入燕

送都宜與君北上

胡子德偕有倫往

孫君訪余于繫

茗山篇

歐沙篇

送曹國博

送錢丞之沛邑

賦得竹深留客處

送別

送某君會試

壽蒲谷方伯

徐文長逸稿／目錄

十一

元旦集丁戶部館得存字

與諸君集明月庵在妓坊之南隔一垣得春

字

過沁州感嘆

丁戶部母夫人目疾得良箴復視

青白眼

卷之四

七言律詩

千葉碧桃花

上虞母夫人詩

白雲遙祝爲韜仲賦

景文索送其縣史入覲

張太君六十詩

雪中粉團

牛首齋罷便往祖堂獻花巖迫晡矣

祖堂夜歸

與諸生三到徐氏園得兵曹郎簡而始入

嚴先生祠

徐文長逸稿

目錄

上

虎丘

約觀水閣往遲遂虛馮太常飲及歸又失鄭

職方魏園之觴

送趙大夫掌南臺

登報恩寺塔最上一層

唐會稽以母憂歸上海

宋氏吟書畫冊中

送馮太常

登北山小憩龍王堂遂上鎮虜臺風至颯然

因感麻總兵校獵之約

寓宣府九日同楊惠兩鄉人集北山寺而昨

夕風烈甚雨卽成雪壤不膏故山悉楮結

句別有所爲

燈夕答訪諸君因尋百廿四歲老人未青霞

誤而爲仕關所罵

馮刑部索書冊二首

送鄒刑部出知泉州府

節婦篇

徐文長逸稿

目錄

上

至目錢郎中世材先輩柏堂成陳鳴埜朱九

中二丈燕集

贈徐君

送劉子臣入隕陽

潘承天介飲

芙蓉

菊花

芭蕉

玉簪

萱

梨

雞冠

山查

蜀桃

土菩提

咏櫻桃花

壽沈叅議南湖

謁孟廟

徐文長逸稿八目錄

十四

馬氏白鵲

應李以賞歌姬李

送妓人入道

和玉芝上人蘭亭詩

送張子蓋春北上

賦得紫騮馬送子蓋春北上次前韻

問張子蓋 延捷之作春內山尊公二首

子蓋太史之歸也侍慶有餘閒值雪初下乃

邀我六逆觴于壽芝樓中余醉而抽賦

董堯章謝國塾歸葬其親送之

盛泰父苑西草堂得聲字

送馮永豐之官兼便歸省

飲季子守海棠樹下作追壽其六十

宿盆道祭城北高臺值雪

鳳凰臺

李長公邀集蓮花峰

客有爲留春詠者亦命賦之

盡社咏留春者並函寄賦二首

徐文長逸稿八目錄

十五

金剛子珠串

四山樓詩

友人索贈劉府公以剿寇受賞

會稽訓吳先生母九十出冊索題

推府韓公生日友人索贈

過胡汝宅留賞牡丹

送回府潘公入 覲

瑞荆篇爲新昌尚寶呂君乃翁賦

十五夜之建寧通都橋玩月

送吳學師奉其母太君還南昌

和樂堂詩

題翠華軒卷

寄答汪古矜

柳橋不知誰氏園舊有梨樹六株花甚盛余

每當月夜坐觀移時擬買之屋而扁曰香

雪園今歸誰氏梨且研盡矣

賦得城山篇爲林諸暨公別號

次韻仲房瑞雲之什與方衡州大夫并呈慕

徐文長逸稿／目錄

十六

府

禱雨詩友人索頌邵府公

詠冰燈二首

落花四首

送葉公子歸同安

題某名卷後

芷齋

項羽戲馬臺河清留侯祠雲龍山張山人天

驥放崔處

呂布宅二首 有序

九日登戲馬臺

嚴灘懷 有序

馬策之歿失挽一日自作小楷千餘腕幾脫

遂感昔日之勞挽之

送白君可赴葬劉刑部

送楊子甘復之京

張子錫嘗自題鏡容今歿矣次其韻五首應

乃郎之索

徐文長逸稿／目錄

十七

唐伯虎畫崔氏像因題余次韻二首

送張子成之江幕

送朱大行

贈中軍舊識

贈俞參將公 有序

挽徐高州大夫

少濱篇爲金子

送郁丞入 觀

唐簿得獎

陳都僉五十

送南戶部某考滿詩

郭某部翁姬兩壽

呂禮部再燈上元

方長公重五餽以江魚枇杷豆酒

章孟公招陪葛韓二丈特徵酒姬妙解雄舞

辱脫嘉篇率爾次韻二首

再次章君

沈先輩別歸松江十年再至醉而授筆倚馬

徐文長逸稿

目錄

十八

懸河僕日以吳蒙辱贈七律次韻答之

陸先輩乃翁曩謬我以函丈後聞多內閣先

輩來知其詳可哭也先輩拈詩弄繪亦自

彬彬可人于其去用心沈韻追賦沈陸之

交也袖鐵鏈防害云是渠實事

陳伯子守經致巨觥三十繼以漿鱸

十月望後反舌競飛鳴四五日

送錢君緒山

壽杜通議之父母

壽戴柳州父母二首

壽張翁

送徐山陰公

送葉君子肅訪楊龍泉公

于溪許某是蠡子山行遇二仙女折松花令

其送往香爐峰上見二人恭他日又見二

女令其送往泰望山上與二桃一符一詩

日子父母肯令子來則啖以桃而來否則

且燒符後許亦不以父母桃陰置香厨上

徐文長逸稿

目錄

十九

父母亦不與來而許輒燒符視桃不見余

登泰望山山人對余說乃是前年事

洛神圖

燈夕送張君之滇迂其尊人

送應公子之金陵

應索柳溪雙壽詩爲張封君

答次吳靈壁

寄散亭

送鳴教

某某雨君舊主人招之相繼北去

朱伯子以恩貢首選北上者送之

玉簪盛花嘲之

送趙某丞瓊山偕乃弟穎州興國典史竝往

之任海公名瑞者正其治也

倪君某以小象托賦而先以詩次韻四首

壽吳溧水

送張會稽公入覲

春日蕩漿鏡水

徐文長逸稿

目錄

三

緋桃篇

奉送林山陰公赴戶部

幕府游武九曲令擬詩

王將軍再邀觀獵予方歸越不赴

鞋孟嘉則令作

送績溪胡氏兩公子

送同知王白竹公

王母壽詩

寒食後駱君攜酌次其所示別作韻答之

駱復用韻和答再次之

賦得雲淥篇贈親文馮君

劉伶鍾

仲春有客登西興鎮海樓觀潮寄詩答此

吳子明際訪蛟門訪沈嘉則諸名公

十四日飲張子蓋太史留別

五十生辰吳景長攜諸子弟餉園中

雪中市災

送周縣令公量判南康府

徐文長逸稿

目錄

三

雞聲二首

蛙聲二首

蠅聲二首

蚊聲二首

送某公遷南戶部

雪中紅梅次史叔考韻

史叔考荷汀號篇

潘子以落花紅滿地爲題令賦

張封君輓詩

某平湖詩應索

予奇梅嶺之松客有誇予以滇者

紅葉

酌張氏山亭時病瘧歸後復自酌至醉柬此

風本篇應索

送某君之京

季子賓五十

長至呼大兄飲

送某君暨其伯氏還招江

徐文長逸稿

目錄

二十三

送子肅赴三關營

壽王龍石二府二首

代某往壽

送府學某詩推處

樂閒園詩

馮伯子新居是三月望

魏文靜公卮貯以梓匣輒賦

俞母節詩

俠者

與季長沙老師及諸同輩侍宴太平葉刑部

先生於禹廟

吳學師爲白賁將軍索賦 勅書樓

順昌諸友約陪游武夷後俱不赴道中追憶

過許君精舍

季子守宅觀音蓮

送允大周君北上

壽胡令公

奉送布政使胡公督撫江西

徐文長逸稿

目錄

三十一

行經玉山吊孫烈婦

齊雲巖

嚴江茅大夫見贈賦答爲別

答嘉則

崇厓

北上別丁肖甫于虎丘

徐州道中寄諸陶兩翰君

贈錢君

香山寺僧方荷能詩出其師獲松號冊索次

送葉子肅再赴閩幕

送李子微北上

乙丑看迎春

病起過仲虛山人遷宅

送彬仲應貢北上

壽王光祿

園中懷宗師馮公寄呈

鳴教五十

節慈篇爲吳通府公祖母夫人賦

徐文長逸稿

目錄

二十四

景文三十生辰次韻

王先生示其夫人哀詞賦此奉慰

讀張君叔學所作姊氏狀卽王先生配也用

前韻寄之

送金先生宰武康

送御史大夫趙君節鎮川貴

夜宿龍南山居聞梵

送王君入監讀書

殷孝子詩

送李縣赴調

送新昌某學師諭告致還南康

次日復酌于隣舍登飛來山訪浮峰上人

贈李遼東

登滕王閣

人日立春

每過交輒擬謁闕里轍阻追賦二首

聞有賦壞趙崔者予嘗傷事廢食羸眩致跌

有臂骨脫突肩曰昨冬涉夏復病脚軟必

徐文長逸稿

目錄

二十五

杖而後行茲也感仙癰之易賊羨令咸而

不皆橫榻哀吟輒得下一首

陸子寄餅

史甥以十柑餉

卷之五

五言排律

送張子蓋會試

贈錢生

方氏子園竝蒂王瓜四予頃亦稍聞

予寓圃亦產雙瓜方穉如琴軫爲人落之

芷齋號篇

挽某君之配蔣

送通府熊公

元旦先一日諸君俯屐小飲聯句盤中棗既

各散去余隱括其剩雋而東陽袖珎不勝

傲悍此後當咋指

馬策聯句

卷之六

徐文長逸稿

目錄

二十六

七言排律

萬曆八年正月三日四日連大雪

蛙聲

卷之七

五言絕句

越望亭

禹穴

鏡湖

耶溪

蘭亭

雲門

越嶧

陽明洞

別朱紀室斗山

畫

海棠

葵

驢客

徐文長逸稿

目錄

二十七

特領犢群

東方曼倩偷桃圖

畫竹二首

牡丹

牡丹畫

荷花二首

浸水梅花

玉簪二首

艸開深江而有行舟之老

題畫	子臣絮其室之故鏡再鑄索詞	送黃公子迎其母夫人歸黃巖	賦得珠川篇贈人號	題三仙煉丹圖	爲沈嘉則題枯木畫四首	送章君游江西	近江爲趙君賦	題畫	徐文長逸稿 目錄	主人	題蘭竹	題水仙蘭花	題牡丹竹	牽牛花	水仙	題畫	送別劉凝和會試二首	附六言絕句	代木圖
----	--------------	--------------	----------	--------	------------	--------	--------	----	-------------	----	-----	-------	------	-----	----	----	-----------	-------	-----

漁	樵	芍藥瓊花	卷之八	七言絕句	雪竹三首	風竹四首	雨竹二首	畫蘭	徐文長逸稿 目錄	二十九	畫杏花	水仙	畫竹	畫荷	尋王子三首	咏畫中紅梅	畫插瓶梅送人	紅菊	獨采芙蓉
---	---	------	-----	------	------	------	------	----	-------------	-----	-----	----	----	----	-------	-------	--------	----	------

蜜蜂牡丹

淺色牡丹

荷花芙蓉

芭蕉石榴

粉團

葵榴

荷

玉簪二首

牡丹竹

徐文長逸稿／目錄

三十

做梅花道人竹書

水仙蘭竹

畫水仙什鷺峰寺僧

作牡丹送從子武會試

菊

題畫萱吳子痛父冤因壽其母并及之

杏花牡丹

古木懸蘿圖盡繞紅葉鴉數十或棲或初歸

文待詔書也得郎字二首

寫倒竹答某餉

畫海棠

梨花

水墨牡丹

題畫竹贈子完得嗣

題畫嶰一首

題鐵幹海棠

紫薇花

水仙花

徐文長逸稿／目錄

三十一

黃蜀葵

至東天目之第四亭觀瀑布

倪某別有三絕見遺

右軍修禊圖二鴛浴于溪

范蠡載西施之五湖圖

東山賭墅圖有雙鬟侍側

剪子嶺

孟冬下句櫻桃作花折寄守經并小作二首

希和而海棠一枝白醅一壺及妙咏一絕

已先在門矣予既賀其絕復擬此律方入	哦見因梅復花王山人至問其園云無不	花也果爾豈能逐品爲賦咏耶因統以一	律而昨夕風惡甚隣竹紛折劃如歲爆庚	江潭云樹猶如此人何以堪噫傷哉 附	次來倡海棠白醅詩	釣圖	過沈明石宅	送某上虞	徐文長逸稿 目錄	贈孫山人	題雪壓梅竹圖	題陟圯遐思冊	老子騎牛度關圖	拘耳圖	馬舜舉放鵬留鹿郭清狂飼雉引猿二圖聯	卷	天河	觀碑
------------------	------------------	------------------	------------------	------------------	----------	----	-------	------	----------	------	--------	--------	---------	-----	-------------------	---	----	----

奕樵立觀	馬坐營索詠	詠降龍書	石壁觀音	鈕給事中花園藏陳山人所書水仙花次王	子韻一首而陳文學示我五首故我亦如	數	大兄八十初度爲重九後二日直是年以醫	勞得冠帶而居南對火珠山	徐文長逸稿 目錄	題梨花白燕贈醫者	題畫壁觀音像	張東谷索題王仲山所畫小蛙魚荷蘆葉圖	崔軒劉法師號也索詩	陳玉屏餽瓦窪村銀魚	竹泉篇二首爲鍊筆王子二首	壽星圖	題余醫師南橋卷	凱歌一首贈參將戚公
------	-------	------	------	-------------------	------------------	---	-------------------	-------------	----------	----------	--------	-------------------	-----------	-----------	--------------	-----	---------	-----------

雪中登齊雲巖遙憶王仲房

雨雪八首

索馬鄉丈紫竹羅漢卽席書扇遺之有序

送馬先生赴安福諭

爲鄭先生題畫四首值大醉

送丁肖甫二首

上谷邊詞

白馬水還道中竹枝詞

中秋後四日游覽摩訶法藏諸刹遇雨書某

徐文長逸稿

目錄

三十四

上人房

玉簪芙蓉二首

石榴梅花三首

題富春趙鹿樵所藏香山九老圖

題鯉

陶學士烹茶圖

風鳶圖四首

三濤美人壽爲馬墨荷應荷汀之索

題自畫菜四種

題錢舜舉畫碧桃

九日題自畫竹

題宋人畫眠犬

爲陳司理題畫

中秋風雨小酌寫玉簪復繼芭蕉

王海牧盆栽海棠

王右叅取今日漢宮人二句爲韻作昭君怨

十首次之

竹

徐文長逸稿

目錄

三十五

送內弟候選作芙蓉玉簪於卷因詠一絕稍

括序之

入關見楊柳

梧陰洗硯圖

女仙一軀乘雲而踏水月

青田釣舫詩

僧名仁庵軀甚充而庭多熟果索詩應此

校沈青霞先生集醉中此作

代明通政送優人

山陰景孟劉侯乘輿過訪閉門不見乃題詩

素統致謝

述夢

卷之九

賦

瑞麥賦 并序

醉月尋花賦 并序

女美館賦

壽吳家程媼婦

徐文長逸稿 目錄

三

龍溪賦

卷之十

樂府

氛何來

句踐膽

市中虎

卷之十一

表

代進白龜靈芝表

代謝欽賞表

代閩功欽賞謝表

代謝欽賞表

淮陽公賜銀幣謝表

啟

代賀嚴閣老生日啟

代賀李閣老生日啟

代賀徐閣老考滿啟

代賀冢宰吳公加太子太保啟

徐文長逸稿 目錄

三

代賀大司馬李公啟

代賀大司寇江公啟

代賀瘡謝閣老啟

代謝部院啟

上郁心齋

禮書

送潘禮部歸新昌詩啟

劉答呂書

張閣下啟

慈谿沈聘餘姚孫書

季聘瓊州唐書

雲深菴墓

卷之十二

詩餘

調鷓鴣天聞張子蓋捷報呈學使公

有序

繼聞 廷對之捷複製賀新郎一闕

卷之十三

論

徐文長逸稿

目錄

三八

治氣治心

論五行生成之數

軍中但聞將軍令

策一首

卷之十四

文序

呂氏詩集序

鄒績溪和詩序

呂山人詩序

贈徐某保州幕序

葉母錢膺表序

代

再劉某君時義序

草玄堂稿序

胡大參集序

贈成翁序

贈七畹錦衣陳君序

關篇序

彤管遺編序

徐文長逸稿

目錄

三十九

送金君之無錫序

送張南陽序

代

送陸刑部序

代

送董汝成尉永春序

送石府公之兩淮鹽使序

代

贈謝孝子序

贈寧遠公序

送潘光祿序

余孝子詩冊序

按遼議建序代

送吳先生序

送柳彬仲序

送葉君序

送沈生序

瑞桃詩序

賀青州馮按察序代

送祝子孝序

賓峰石先生應召序代

徐文長逸稿八目錄

四

賀朱少監序

送王大同之平陽兵憲序代

送袁戶部守鞏昌序

贈雷總兵序

邵兵憲公東海重春詩序

贈送馬先生序

送沈君序代

賀靳蒙城

贈金衛鎮序代

送少叅余公考滿序代

試錄前序

齒錄序

志序二首代

一登龍門引

卷之十五

壽文

奉壽少保公母夫人序

贈吳通府公母夫人序

徐文長逸稿八目錄

四

胡志甫生日贈篇

贈王翁七十序

賀季母吳孺人序

壽王翁五十序

壽胡母序代

壽張灤州朱宜人序代

壽某州守某君序代

壽朱左泉序代

贈葛太君序

贈族兄序

贈陳翁序

奉壽馬先生六十序

少保公五十壽篇

壽徐安寧公序

賀郁太君序

賀馮君序

贈子錫序

贈黃母序

徐文長逸稿

目録

壽朱母夫人序

王撫州六十序

劉沅州壽序

壽篇

贈某叟序

贈某刑部公七袞序

賀潘又山七十序

贈朱禮部五十雙壽序

奉衛輝太府暴公序

二兄配馮太孺人生日序

壽太僕商公八十序

壽周武清序

壽學使張公六十序

壽二王翁序

壽王鴻臚序

壽陳封君松坡序

贈陳君七十序

卷之十六

徐文長逸稿

目録

跋

書田生書後

跋停雲館帖

書丁肖甫肯退卷

跋陳白陽卷

辯

林唐二義士辯

說

一愚說

卷之十七

贊

外兄若野翁真贊

祝相士小象贊

五鷹圖贊

大慈贊五首

陳氏三世圖贊

錢伯陞贊

綸師象

徐文長逸稿／目錄

四十四

楊本兵像

張翰楔彈琴像贊

五老觀太極圖贊

劉將軍贊

嚴君像贊

張鄉人像贊

張長治像贊

周鴻臚像贊

猿獻果羅漢圖

書劉子臣小像

張鳴教小像贊

白鹿朱蝙蝠靈芝瑞草爲仕人壽圖贊

代

雲長公像贊

程君像贊

朱鄉人像贊

宗孫像贊

袁生像贊

婦翁嫗像贊

徐文長逸稿／目錄

四十五

王刺史宇和像贊

友人某充秦幕書記出小像素贊二首

某仕人壽圖贊

代

臥龍書贊

陳介石小像

丹山公配駱氏顧人贊

柳愚谷先生像

代

題雲長像身後有平贊

史氏夫婦像贊

卷之十八

銘

錢伯升秋葉池研銘

竹秘閣銘三首

中研銘

羅經銘

石磬銘

端溪研銘

又小研

徐文長逸稿／目錄

四十六

鼉磯研銘

海螺銘一首

永袖銘二首

碗銘

鏡銘

卷之十九

記

借竹樓記

百昌齋記

虛室生白齋扁記代

天馬山房記

豁然堂記

萬佛寺記

諸暨學記

刑部題名記

三賢詞記

修郡學記

蜀漢關侯詞記

徐文長逸稿／目錄

四十七

稽古閣記代

養賢堂記

史氏橋記

正義堂記

三省殿記

卷之二十

碑

山陰劉侯去思碑

王先生去思碑

沈氏祭田碑銘代

沈氏冢其外親及祭田碑銘代

卷之二十一

尺牘

答吳宜鎮

答許口北兵憲

答王新建

與陳戚晚

與王口北兵憲

徐文長逸稿目錄

答許口北

又答許口北

與宜府

答何先生

與某公

答茅君

答李獨居二首

簡許口北

答王口北

答許口北

與許口北

答張太史常大雪晨惠羊羔半臂及菽酒

答李長公

與章君

與呂君

簡友人

柬王將軍

答叔學張君

徐文長逸稿目錄

答錢刑部公書

奉尚書李公書

與朱翰林

與李子遂

與朱太仆

與陳

答俞都戎

答李長公

答朱少監

四八

四十九

報朱大朴

與薛鴻臚二首

與陸韜仲

答潘中六

卷之二十二

行狀

慈谿縣學祝公行狀代

墓表

方山陰公墓表

徐文長逸稿

目錄

五

墓誌銘

吳俠士墓誌銘

葛安人墓誌銘

言檢校墓誌銘

張太僕墓誌銘

賞無極墓誌銘

沈布衣墓誌銘

陽江簿潘公墓誌銘

都昌柳公墓誌銘

傳

曇大師傳略

錢先生傳

王撫州傳

貢氏傳

吳鴻臚君傳

邢鑑

嚴烈女傳

孫山人考

徐文長逸稿

目錄

五

卷之二十三

祭文

祭九江封君

祭李太夫人代

祭何老先生

祭羅封君代

潘承天祭陳封君

與諸士友祭沈君文

祭馮母文代

祭陸錦衣代

祭張御史母代

祭趙母文

祭朱刑部代

卷之二十四

雜著

徐戾去思碑陰

刺五泄寺石鼓

評字

徐文長逸稿入目錄

五

里優者持象索書

四時讀書樂題壁

水神殿廻文燈詩

紀夢二首

優人詭

書馬湘蘭畫扇

戲題王雲山家慶圖

吳伯子望雲圖歌

春日同馬策之王道堅王芝禪師至寒泉庵

偶得偶一首

吃酸梨偈

題放鵲圖二偈

菩薩蠻

榜聯

龍山隍祠

隍祠下殿

雲門正殿

雲門書樓

徐文長逸稿入目錄

五

白家庄二首

贈王海牧

一枝堂

沈青霞先生祠

開元寺大殿

五友齋

尊生齋

小室

正義堂

鐘樓下關神殿	戲文臺	贈某禪林	張水神	望海亭	教場關神祠	燈謎	他字	洲字州字	徐文長逸稿 目録	伴字	蜜蜂窠	竹簾	走馬燈	秦字	卜字	半邊銅錢	一八	井字
									五十四									

湯字	用字	孕字	田字	做影戲	黃蜂	燈毬	花燈	帳偶	徐文長逸稿 目録	放鶴	銃楔	呆字	觚不觚觚哉觚哉	傘	皇曆	筆	酒牌譜	徐文長逸稿 目錄終
									五十五									

補遺目錄

卷七

復上虞復西湖二首

題畫

忠

孝

廉

節

徐文長逸藁

目錄

一

徐文長逸稿卷之一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評選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王思任季重父

五言古詩

寄吳宣鎮

髯公本儒者而有燕領姿一朝秉元戎虜馬不敢嘶赫赫百年內舉籌不數枚大易稱神武豈在多傷夷

明主見萬里何況數驛馳白壁本不瑕青蠅亦何

爲昨聞勅尚方作貂綴冠襪插羽高尺五庸以華勳

徐文長逸稿

卷一

一

題願君秉忠諒以答鼓鼙思

送諸公子北試

父殿元官侍郎

不戀下邑芹聳身務皇學鎗然赴北征翩翩出西郭

棘叢條漸辭梅邊手堪握無書報南宮深恐浣經幄

槎海篇

門人吳系別字鹿庭善述河東業贈以是號

當時有男子乘剡海上秋舟辭篙者楫水非人間流

一瞬涉九萬顧見耕者牛彼美機上婦跣梁乃其述

不量何者緣乃爲天上游只今千世下一男子其儔

斷槎以剗剗一壺千金收海路儼猶昨高蒼垂玄溝

但恐子不往一往到上頭。

孤山玩月次黎戶部韻

湖水澹秋空。練色澄初淨。倚棹激中流。幽然適吾性。
舉酒忽見月光與波相映。西子拂澹粧。遙嵐掛孤鏡。
座客本玉姿。照曜几筵瑩。憂時吐高懷。四座盡傾聽。
却言處士疎。徒抱梅花詠。如以徑寸魚。蹄涔卽成泳。
淪久興彌洽。返棹堤逾迥。自顧縱清談。何嫌麾塵柄。

挽某君

掌故今何往。非星卽霽漢。薤上露不長。竹間名豈短。

徐文長逸稿卷一

二

我欲號懣幃。其如犴扉門。獄管靈車卽脩途。送者持涕。
返陽春。荏以傾花久。梅實彈已邁。河豚候歸歆。蓴菜飯。

雪二首 在繫

夜雪一何花。曉樹千條綴。定有瀟然人。獨臥紛如內。
園瓦白。壓予鼠穴。綿與毳。

其二

屋腐隙西椽。密雪夜如織。朝窺牀簟頭。白糝高一尺。
側身不敢搖。寒籠戢僵翼。伴侶同苦辛。何從乞漿食。

古意 定邁徐庚

淚竹小簾扉。孀嬌卓氏閨。憤鼻總相許。鸞雲無定飛。
好收縫客線。去衲出家衣。不見鴛鴦底。荷花拔錦泥。

其二

誰捉曹綱手。攀葵指日中。自言雖酒婦。願共死臨邛。
充間墻臥。蝟溝水。葉徒紅。畫出相如老。香墳偃一松。

寄京中友人

寒風夜中起。游子朝作客。河流一尺冰。屋瓦三寸雪。
人言今歲冷。連歲屢覺熱。何事古江南。翻爲今塞北。

徐文長逸稿卷一

三

君把轡與鞦。觸手冷於鐵。此時山中人。覆絮敗毛褐。
欲寄寄莫由。此意共誰說。

伯子雲亭有千葉石榴忽作一房如拳 真能

走險

造化百幻詭。何物保相避。霎然創以呈。儼爾夙所肄。
取玉自昆侖。削金役翡翠。博物如司空。儻亦難詰致。
扣伯費言辭。伯答未全贖。有黃榴枚仁。無忝竹叢義。
竹筍不外生。旣勞花給粧。復取實供饋。符呈百子占。
者名曰義竹。醉酸石榴能。嵌礫孫自繁。胎珠母深閤。辟
惡絕三尸。醉三尸。

彼幽閨姬十年乃始字。灌漑以助長。空勞竭溝澮。修已法前規。拱桑詎能祟。豈真不能祟。夕拱而朝瘁。矧膺安石祥。可廢臨谷惱。頗嚙甘露人。是覺還是寐。盡殺匪天心。伏甲露帷次。餌虎不以道。竟爲虎所食。

送別

柳絲未可折。芳艸茁未芽。徘徊西郊道。惆悵落日霞。

其二

念子探上國。論禮適儉奢。他日踵前蹤。長佩紛瓊華。

記夢

徐文長逸稿

卷一

四

萬曆十七年五月十一日。爲夏至後一夕。夢與數客酌堊外。而左首有一寺。大甚。擬酌罷憩焉。命題各賦詩。一客先成。某次之。客多寧波人。而

沈明臣。桂茂枝預焉。先成者桂也。某詩曰。

長歌自入漢。小聚不須招。野色浩千里。春聲聞伯勞。春言入左。梵何如。登妙高。洒洒似陳伯玉懷古諸

篇

徐文長逸稿卷之二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評選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王思任季重父

七言古詩

鴻臚篇

爲陶翰君壽其尊嚴。

鴻臚翁本瀛洲客。朝朝謁帝飛雙鳥。方朔由來侍漢廷。子真還自棲仙宅。翁家甲第郡郊東。高門容車人紫空。炊烟不散千門遠。貴秩何多萬石同。更有三雛搏六翼。大宋小宋尤難得。小宋已作玉堂人。大者行

徐文長逸稿

卷二

一

登金馬藉。玉堂清切儼神仙。章服從來蔚且妍。承封自感君恩重。乞典懸知子道全。聞翁始生在京邸。司馬方居青瑣地。翁父先給諫。官至侍郎。只今回首六十年。承封

復在燕京里。此生此宦此承封。初夏初過初度逢。都

門送別羨疏廣。名山訪道隨葛洪。鳳子麟孫天所授。

恩波蕩蕩偏垂後。他年玉帶束緋袍。還挂翁身爲翁

壽。

葵陽篇

中舍呂君

相公植忠孝。傳家惟兩字。辟彼橋樹枝。垂蔭南山梓。

南山文梓千雲材，鳴珂出入向金臺。殿中仙翰乘春
酒，池上新詞對月裁。自抱孤貞誰共說，種葵廣署紛
成列。葵花向日有時紅，臣心戀主何年歇。舒傍堯堦
冀共芳，移來漢圃芝同苗。會稽野人方食芹，欲獻徒
令笑迂拙。

送章君之海寧教授

大暑之頭小暑尾，蛟龍忽帶風潮起。沃焦斜立水倒
流，海外魚蝦跳城市。乾坤非人誰料理，無一不是秀
才事。君今挾帳海寧去，壞屋荒田應墮淚。

徐文長逸稿

卷二

二

瀛洲圖

瀛洲自是神仙住，誰將筆力移來此。碧瓦長欄十二
層，紅雲斷岫三千里。碧瓦紅雲縹渺間，令人一望損
朱顏。當時文采琳瑯重，今日青紅圖畫殘。畫史一人
間立本，筆底不訛笑與哂。窄袖長袍十八人，面面相
看燈捉影。後來界畫始何人，豆粒作人馬成寸，却疑
此是李將軍。燭暗酒深何處問。

若耶篇

越人住杭

十年老友若耶子，好摘荷花蕩秋水。相逢綠浦採蓮

娘，相揖金鞭馬上郎。迴舟搖槳出浦漫，驚起鴛鴦紫
蒲亂。茶烟半裊鯉魚風，筆采欲攪雁邊虹。此時邀我
題詩去，寄與前舟小袖紅。每夏每秋每及春，貪賞風
光亦可人。誰知一向錢唐去，溪畔風光移別處。題詩
作賦人俱散，醉酒賞花客不聚。近聞縛條待長官，海
上風烟日自食。旌旗百隊魚鱗甲，劒戟千層燕尾干。
去年海上寂無耗，長官亦向蘄州道。烏靴却踏柏臺
霜，素牒亦高栢廨牆。若耶西湖兩無主，荷花蓮女遙
相望。只應千載垂烏帽，歸來白髮學年少。不放荷花
一日閒，重理當年愁莫笑。

徐文長逸稿

卷二

三

古意

眼中悲濶九陌十二樓，俱覺一時低暫
長安古道覆垂楊，塵起金堤白日黃。小隊晴原臂海
鵲，錦雌春草啄山梁。相要拜母爭相拜，若箇當權助
若當。舊虎成來新虎搏，古來何海不栽桑。

送鄭主人

西湖二月雨初霽，桃樹着花柳含絮。主人束帶復纓
冠，走向轅門領書記。番夷鉄銃葱葉薄，火機纔發龍
吹電。傳向中華能幾時，塞北遼東那得知。天王取以

威北虜自非巧者其誰爲主人舊領軍中作一擲黃金重然諾能令節使生顧盼每在公庭言錫爵卻以主人應所求萬里香風撲金絡

二峰篇贈錢塘陸宗禮

南高峰北高峰遮空矯翼非一鳳夾江赴飲馳兩龍此山何年別天月卻走錢塘宛相逐瑞靄朝朝鬱以荔秀色家家紛可掬陸生年少氣逸群結屋兩峰高入雲讀書不能耐石牀冷攘臂欲取朱袍殷峰下曾經駐鸞輅青松十里栽南渡靈氣不磨鬼所護文章徐文長逸稿卷十一

四

要使江山助

短褐篇送沈子叔成出塞

短褐不掩胛伏劒赴遠道一夕度重關春郊哭芳草芳艸碧色黃河波王孫不歸愁奈何當時酒血向何地歲月今已三年多萬帳叢中拾遺骸胡人悲號漢人擗羈覓何用束榆皮男子從來收馬革憶昔何人正當路若翁上書凡兩度請纓直欲係單于借劒親將斬師傳聖主如天萬類容奪官謫向邊城去曹操沽名不殺賢終付彌衡與黃祖黃祖曾操江夏符

薊門今亦近穹廬逐臣猶自懷孤憤結客邊庭欲破胡胡騎南來塵拍天漢兵漢馬踏成烟漢吏愁將伏漢法漢首函將虜級傳將函漢虜渾閒事傷心忽墮孤臣淚飛書直是罵韓門散金况復埋殤士埋殤士罵韓門君不殺人人殺君青天颯然白日昏浮雲作雨有時晴只今萬方仰聖明子出北塞予南征爲傾斗酒都門外篋裏龍泉幾度鳴

三公柱石篇

雲中秋色明如畫胡兒貢馬臨城下卻言太師今者

徐文長逸稿卷十一

五

誰令公姓賈家遵化辦椎萬帳聞姓名免胄蹲靴不敢聲從今款段誰將市縱有驂畱匿不成令公威名有如此茂齡甫躋四十四中朝柱石自擎天北門鎖鑰宜強仕古有夢松者十八而爲公榮華何太早桃李爭春風令公黃髮會有時此際凌烟畫未遲進賢高冠如覆箕

橫山黃伯子持圖索題初體

一生紗帽罩烏巾二女明粧坐繡茵樹底几厨猶未發艸邊排棹已攢鱗持此佳圖今書此疑是東山謝

氏之猶子，棟持二女，竝叔安將渡淮淝來賭墅，主人向我捧一尊，謂此比較言不倫，此圖乃卽是其身，身住暨陽之邑，橫山之村，少泉先生是其父，星文姪路先生妻以女，身爲乃祖千頃陂黃叔度之孫，少而徇齊，長而辭乃岳，其耽隱而自逸，氣飄飄然凌雲。

○過項羽故宮 中有高論

黃樓西畔徐州治，西楚當時作都處，尚餘一半長荆，秦今作州，倉積官米，伯圖已自足，奢豪正好將金貯，阿嬌如何，拓土爲宮室，不及咸陽一夕燒，豈是鑒秦

徐文長逸稿／卷二

六

等殷夏，或因爭戰無閒暇，一朝淚盡帳中人，千古波沉臺上瓦，獨破秦師無一人，親將隆準放鴻門，英雄絕世無等倫，牧羊之子一豎耳，誰遣黃袍擁在身，一爲放弑蒙惡名，總有奇勳不可贖，黃鬚判吏持大獄，噫嗟嗟，每當讀史爲三覆。

太真早起圖

省郎寄題

作長吉是當家

春寒乍入春衫薄，除醺帶損胭脂，綠雲香重不勝梳，昨夜金釧爲誰落，郎家托鯉付教題，粉肥玉膩知爲誰，正逢畫史來相促，說是楊妃睡起時。

毀井 腹雄尾逸

飛來山上西厓水，竅眼彎環繞一尺，蹄小應知非虎跑，手掬聊堪洗牛耳，丘尼作隊罷燃香，刺指猶能接線量，俯仰不愁官導落，依稀似放輶，轡長疇知此井深難測，疇知箇是靈鰻宅，金光抽線等蟾酥，銀竹翻盆救地折，有時緣壁上浮屠，白肚藍鱗攪柱簷，昨來豈是衰神降，今去寧非孔甲通，金山詒龜，龜宜不來靈鰻一去，竟何嫌猜，伊誰下石，於井之中尾傷不掉，令子不終，三年乾潦食人肉，今年小漿湖波潑，菜花

徐文長逸稿／卷二

七

黃麥苗綠

某子舊以大鱗十箇來索畫，久之答墨鱗一脰

松根醉眠道士一幅

首篇末三句是隱語

十脰縛蘆大如箕，送與酒人可百卮，答一墨脰苦無

詩，欲拈俗話恐傷時，西施秋水盼南威，樊噲十萬句

奴，師陸羽茶銖三五枝

賦得片月秋帆送馮叔系北行

秋帆一幅隨高雁，長安片月相思見，菱菰十里送君行，挾柁未開淚欲傾，燕都我曾遊幾度，悲歌飲酒時

無數易水荆軻不用求擊筑一聲寒雲流寒雲流秋色裏望諸一去三千年高臺黃金今亦地羨君持管復能書諒君彈鋏食有魚大道朱門天外起長堤駿馬柳中趨柳中天外鳴孤雀長笛短簫斷復作此時爲憶越山頭小肆高窗同夜酌天目高峰六千丈陪余一柱青藜杖飛瀑能爲足練長古藤復向迴溪漲迴溪足練有時休二十功名正墨頭你今有術可干祿我已無相堪封侯秦山人號水玉飛雪哦詩清簌簌昨宵一爲泛湖船今日何當別遠天種得梅花三

徐文長逸稿八卷二

八

百樹望爾早歸抱甕底眠

送王君恤刑江北

字和

鳳城春上垂楊色使君將春往江北是誰匝網密如雲帝遣爽鳩放孱翼陛辭纔罷卽登車有如西水救東魚都門送客追難及逕指飛塵與雁俱

送內兄潘五北上

去年八月吾入科二妹開帷送五哥今日五哥復北上房空鏡暗餘輕羅二月梨花幾樹雲九曲黃河千尺波忽然念此杳如夢落日當紅烟霧多

沈小霞梅爲姪良甫題 亦自落落

刑部天津住沈郎歸來上塚持羔羊梅花雪後春無數栢樹風前淚幾行我家阿咸之大父往年作官亦刑部常捐俸錢買丹青阿咸風味似乃祖沈郎放筆梅幹古擲筆了不索阿堵

題內兄家所藏畫鹿一篇

時予遊武夷寓其驛署

青春手繪驛堂綬購得名畫滿堂後取將麋鹿障前庭寒流迸落孤松吼憶昨我從武夷來此中泉石彼中有入門向壁寒色高卻步猶疑九曲走此景固是

徐文長逸稿八卷二

九

九曲奇此鹿還得千齡壽兩角珊瑚映紫茸一身雪片凝黃耆猶記曾牽太乙車何須驚顧咸陽狗看罷已舒羈客愁况復山花發自牖撫几轉呼庭上人爲取銀匙傾百占知君本是曠蕩流懶束帶鉤事官守正如麋鹿困樊籠終想長林悅豐艸

四花圖

余君索題賀孫翰君初嗣

蘭條芝蓋垂芳遠桂子樞房結實長遶砌皆爲謝氏樹依庭共擬竇家郎玉堂今夕生麟子畫史將圖聊志喜廣肩秀骨畫俱能欲畫啼聲那得似

醉歌贈姚崇明公

春野山人性頗恠，海縣爲官懶束帶。卻籠隻雀便歸來，客來放雀青天外。家近城南一水橫，正如玉帶遶腰身。不須黃橘取封君，他日榮華總如此，莫忘頭上烏角巾。

題王簑江繪事壽劉夫人六十 別能自恣

君不見簑江子，釣魚穿柳遶溪水。美花春蝶嫩須黃，古木寒鴉夕陽紫。事事無不收畫裏，王家大甥歸自燕。記得大姑花甲旋，百歲今始六十年。卻邀簑江子，

徐文長逸稿卷上

令畫黃萱夾紅藍，大椿心傍拔雲起。直接蓬萊三萬里，阿姑身姓陳。阿翁劉階縉紳，劉綱元是天。上之仙人，阿母乃其配。寧得不雙舉而齊升，二字寧馨兒。蘭垂玉兮芝朶雲，爲捧小國醉青春。母不怒兮翁欣欣。

除夕通宵飲吳景長宅時久繫初出

吳家兄弟解留客，鎮江窩笋櫻桃千。飲我金杯三百斛，五更漏轉猶未殘。我繫六年今始出，寶劍一躍豐城寒。登樓忽見梅花發，時有春意來珊珊。醉餘皓首

衝泥滑欲跨白馬呼銀鞍

八月十五日映江樓潮次黃戶部

魚鱗金甲屯牙帳，翻身却指潮頭上。秋風吹雪下江門，萬里瓊花捲層浪。傳道吳王度越時，三千強弩射潮低。今朝廷上看傳令暫放胥濤掣水犀。

陸御史母生辰 華亭人

白玉樓臺十二重，金光靈艸駐顏紅。西池阿母誰能似，有子華亭陸士龍。長安盡避青驄馬，惠文高冠立柱下。黃金爲壽非所歡，錦屏一悅吳生畫。

徐文長逸稿卷上

十一

徐文長逸稿卷之三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評選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王思任季重父

五言律詩

答沈嘉則大韻

桃花大水濱。茅屋老畸人。況值花三月。真堪酒百巡。

何錢將出杖。瞥眼忍辜春。早識佳期過。攀囊借貼津。

陳伯子

園壺澆不活。客至罷鵝蒸。翻盆只一滴。起死折三肱。

徐文長逸稿卷三

一

稍喜蔬堪摘。惜無禾可登。猶勝往年糴。半斗百錢馮。

再次陳大喜雨

苦旱竟_雅甘霖。解百蒸。叫狂饒杜甫。被冷快姜肱。

河流仍活活。場杵預登登。喜雨亭如在。詩人想一馮。

梅雨幾三旬。陳君以詩來慰答之。次韻二首。

每歲

梅天股瘡幾廢步。貧惜費且好飲便以燒。酒當藥希燥之也。麴芎治水病出左傳。

一雨從端午。義衙故不開。問問訛黑青。衫襪爛紅苔。

麴芎失早辦。火醞且宵杯。兩股粗如斗。扶筇接往來。

其二

梅雨天何劇。炎花百不開。蜻蜒紅作陣。瓜瓞綠崩苔。蕩甚愁鴛掌。酥將及瓦杯。少陵亦多事。新雨望人來。

謝鍾君惠石埭茶

杭客矜龍井。蘇人伐虎丘。小筐來石埭。太守賞池州。午夢醒猶蝶。春泉乳落牛。對之堪七碗。紗帽正籠頭。

海雲次子後其弟海洲死分韻索挽

五燈留妙偈。百傳讀高僧。竝掃存亡幻。無非傀儡棚。一_人蜩螗百悶付。觚楞肯共歐兇語。年年訪越崢。

巾側玉蟬

徐文長逸稿卷三

二

玉蟬誰作偏。取飾鬚眉稍。有夢酬黃雀。無心伴紫貂。

我巾雖可飲。采線縛難遙。何日當飛去。長鳴舊柳條。

中六字爲潘伯子賦時新起北樓

別字美河陽。韋編選卦良。卦雖分六斷。美只在中央。

戴海勅鰲黑浮天大卵。黃北牕新築就。高枕晤羲皇。

詠吳峯

詠號當宵燭。悠然上海蟾。_{作詩時實景}歷歷千尋削。蒼蒼

一點尖。霧中藏虎豹。雲裏柱東南。吾將來卜築。隣舍

心無嫌。

。磁盃浸櫻桃花不五日落盡弔之 其感頗深

櫻桃花一盃。蜂子遶。吾盧嬌來。纔欲語。落快止。留鬚。愛妾雲換馬。尋梅枉貫驢。向來千樹雪。得見一枝無。

。賦得梅柳渡江春

梅柳亦何知。東皇日夜催。難辭萬里遠。都向一江開。粉黛弄未歇。凋傷倏已回。猶能勝橘樹。福性不逾淮。

賦得梨花一枝春帶雨

長干伎爲客留信宿欲歸而啼令嘲之

阿嬌不合笑。西子却宜顰。臉濕雙啼玉。花滋二月春。拭鮪堆翠袖。溜粉亂朱脣。欲得千金倩。還渠桃李津。

徐文長逸稿八卷三

三

送箕仲北上追敘三江觀水之事

詳見七律與客觀水二篇

毫穎每秋鳴。今年始占名。方迴臨海鼓。轉拔渡江旌。關馬拋繻入。宮鷲踏杏聽。殿前如作賦。猶是瀉濤聲。

余君往靈壁許我以石故菱囑之

聞君靈壁去。取石泗濱泓。鮮雲割浸裏。妙響提手中。言歸不出月。一路自槌風。好琢湖菱樣。提來掛碧空。

送某先生之南樂

山陰學師○鴻溝其境也

南樂成遠別。西郊聊暫留。迴裾愁馬帳。抽筆指鴻溝。我亦殄芹輩。今爲落葉秋。臨岐不相送。江上水悠悠。

風雨同沈嘉則輩集金氏牡丹園

海上來相知。名花集此時。欄干鳴屐齒。風雨亂胭脂。濕蝶來何重。殘燈去未遲。海棠零落盡。猶可照垂絲。

。訪王山人于吳門

飯我直用兩小魚

十年多患難。此日一牽裾。幸見清霜委。難辭白髮俱。半生三四見。晚飯一雙魚。復作匆匆別。臨期各黯如。

除夜之作兼答盛交甫璩仲玉贈篇

庚午也時客南京

野田黃雀羈。脫網任翻飛。安得當今夕。言棲必故枝。夜深猿自換。廚靜鼠隨噓。特取佳篇誦。青絲了一提。

徐文長逸稿八卷三

四

上谷仲秋十三夕袁戶部雷麻兩總戎許口北

諸公邀集朝天觀

桂影漸能盈。松壇賞不勝。朔塵終夕斂。邊月倍秋明。投轄馮車倚。歸鞭信馬行。忽思王子晉。客帳夢吹笙。

竹樓篇爲陳戚晚

江南多此物。今亦盛燕幽。不問隨人看。收青別起樓。削皮作冠子。攬籜裹書籌。固是塗椒裔。終知修禊儔。

俞將軍所晤楊鹽城

使君南海雋。鐵面紫髯修。獨領烟波邑。長縣魚鱉愁。

雙鳬將紫氣，一葉渡淮流。邂逅將軍宅，離觴盡日浮。

送郁車駕

兵部有鄭君司職方能忠告掌舟騎一不假人有持守可師法者也故及之

駕部之官去，涼風五月初。行街雖匹馬，呵客最南都。

經略高皇帝，箴規鄭大夫。樓船不借客，青雀滿江湖。

抑何容與

元旦買得玉魚自佩

玉魚小指長，買佩及青陽。寄書衣帶裏，流水袖中央。皓鬣迷濤雪，銀鱗砌夜光。騰空會有日，烟霧起羅裳。

徐文長逸稿

卷三

五

送歐評事使君之南工主事

每洗矜色關聲之病

憶昨多難日，多君爲解圍。誰能印，卽棄所貴矢，頻飛水部梅花館。江亭燕子磯。秋來濤白處，到卽幾行題。

送許職方出知建昌

時有一布衣在其齋職方亦好玄故結句云

廿年纔出守，曾不見幾微。入署籌戎馬，歸齋禮布衣。

夏官征火月，榴影臥銀鞵。定得麻姑信，潯陽赤鯉飛。

送呂中甫之潞

半生游王門家有小閣曰金鷺亦山名也

刷緋三尺強，十載九離鄉。長裾老，群客雄。風美大王，騎驢上黨道。扶瑟趙家倡。枉却秋橙色，金鵝閣上黃。

新歲壬辰連雨雪十八日老晴袒而摸虱

齷齪幾王猛，憨癡更孟嘉。賀年辭雨雪，向日捉琵琶。

北夷見南人承風許物亦堪裝目之日琵琶蟲翠羽梅花鳥紅糟蘆葉鯊對之堪

一斗坐落晚天霞。

約游道士莊

卽席訂賦

日斜魚聚沼，夜永燭重燒。今夕既相約，明晨不待招。湖濶馮雙槳，春闌謝半桃。指點季真竈，茶烟久罷飄。

讀淮陰傳

展也大英雄，從龍起漢中。從容出胯下，談笑取山東。

徐文長逸稿

卷三

六

所短圖鍾離，何須悔蒯通。白圭蒙此玷，磨不問南容。

孝子詩

臥病十經春，毛錐久不親。偶然逢孝子，忽復作詩人。椿樹迎從楚，菱花聖過秦。舊廬仍基側，雪兔幾蹄馴。

雨後觀南鎮兩瀑

西南者瀨瀑更雄

鎮口東西瀑，微流不快人。如何一夜雨，便作兩虹噴。驀地許到海，從天且瀉銀。龍湫吾老矣，說著尚津津。

野豕

宣鎮將觴一御史令營參故虜馬孔英獵得之故戲以日碑比三四轅岡彭生事五六以獸脂多膩而彌脆其致針中此七八謂余今穀菜且斷矣況豕葷乎鵬胡見李廣傳

謂用鵬翎矢而射者也

誰佩野豨歸鵬胡此日碑轅生老難刺公子立能啼所貴膏彌脆何由噬免臍野人渾絕粒一丈長青藜

哀周鄭州沛二首

美玉瑕何害揮金索爲愁世虛繩禮法誰洵賞風流朱夾佳公子青門老故侯子長若個是一節幸相收

其二

昔從皆王謝而翁更藻觚五言曹父子千里阮駒雛轉蕙魂應住長楸哭尚逋少陵不相送非與鄭虔疎

徐文長逸稿卷三

七

夕霞二首

榆際截青冥長天半所經爭收虹後雨倍近竺西明紅袖朝金母彤旗衛玉京峨眉一國婦濯錦晒青城

其二

誰遣片霞紅千奇幻一風松膠詔妾剪犀彩粵燈烘河鼓流天錦濤箋寫斷鴻馮教裁一段衣被老龍鍾

晴二首

會稽滄海國苦雨快茲晴魚鱉睇喧瀨鶯鷓滿大清虹垂乾一壑風掃出孤城數到龍山節長房謝笠登

其二 以真素佳

一潦群黎怨纔晴百物歡人心苦無足天道亦誠難嫩曝移半榻壞衣堆一竿荒園新落葉掃付茗爐乾

楊梅

餘姚楊梅溪湖者佳至越必由東關占西域謂漢使葡萄等也木難夷珠也

湖水燭溪環楊梅爛木難白眉占西域紫氣滿東關掌露千丸飽江萍一斗翻荔枝吾記得只在鴈行間

某姬索詠鄰婦度尼

聞爾鄰佳媳經堂集梵僧春雖添藥架秋必卸瓜棚何計還跨竈隨時且摸楞愁雲能引淚莫上最高峰

徐文長逸稿卷三

八

止楓橋路汝誠樓值生辰却贈

來此游五洩逢君三十辰青袍雲氣動綠袖雨花津地迴靈無盡溪長物有神君看苧蘿女豈是里中簪

題王氏壁

介亭兄弟並耽二氏之學時遶舍大水渺無畔岸

菊蕊已落粉枇杷未著花窗疎秋色滿湖濶暮烟睺魚鳥聚一水瞿聃豈兩家更須酹五斗天外去浮槎

送鄭肖龍北試

姓同昌圖

海國釣鰲客春城飛燕時雙花搖馬上一日徧京師明月連城壁重瞳聖主知昌圖頗清瘦不怕賜驢

騎

張伯子入學時其翁在都下

何事傳園內南冠喜欲顛通家今有子王國亦添賢
梅雨紅旗濕芹風紺領圓定過三兩日封信到翁邊

某觴予輩於新復之蘭亭某至自鉛山某至自

建陽竝有作鉛建鄰分水一闕

命駕皆千里流觴復九迴馬嘶不出谷鳥影屢橫杯
分水鄰封客雙珠明月來今朝修禊處竝是永和才

○集路某于少微山

徐文長逸稿入卷三

九

小槩泊青蘿閒攜遠客過樹深擠路窄石澗坐人多

高士宛長在明星奈墮何百年能幾許莫惜醉金波

贈陳明經

青袍當夏剪丹粟在秋芳攀折一枝好風雷八月涼
馬疾道不短鯉化角偏長尚隔兩三月君先眉上黃

更少顛師號

古有大顛師君顛顛亦稀當年曾付鉢此日也留衣
白拂懸牆敵烏巾罩髮微相過今幾日日日醉如泥

送某入覲

河橋發行行李一劍照青天蓋影長川動鈴聲大道懸

水邦黃霸鳳火色馬周為親見屏風上題名遠御烟

十四年端午遼東李長公寄酒銀五兩

古人多白帽杜

詩卑帽快也因卑頭有白字耳○管寧嘗寓遼東商冠皆縞

臥病不勝衣遼書兩度飛綈袍憐叔是阜帽愧吾非

黍縛苦無釀金來良可揮盡饒蒲九節北向醉令威

萬曆丁丑春正月燈夕後八日被趙川堡湯泉

漢中諺云山蟹不落葉地蟹湯自熱此地有湯而無神木故云四句謂風也阮籍云處

禪之風五句別有女堂六句古以刑者守閹今亦多用爛脛之卒臥爛關者此水療

徐文長逸稿入卷三

十

疾而堡竝戊卒也

山葉今何在地湯能自溫掛衣無一樹處處禪有多捫

煖霧溶羅抹寒風臥爛關近來無戰伐應不洗刀痕

○次許口北招集之作

常殮羞饕薄為客餽飽增菊醕醺千日楊舟誤百朋

鴻留泥上雪蟲語夏時水瀟散真工部何愁簿牘仍

呼盧得彩詩

門生梅得四予亦擲渾紅客挈一壺酒秋生半夜風

月明團玉兔燈暗聽飛鴻明日還高興龍山上幾重

其二

何因投象骨，忽得四梅花。夜景當窗入，寒風簸竹斜。蛩低四壁響，客大滿筵譁。歸去天街靜，籠燈映碧紗。

盧生者地家也復附禪太僕之徒

括蒼高士至，霞氣橐中存。青鳥兼術者，夜雪立師門。萬壑揮如意，三車問老髡。欲窮支隴脈，一劒向崑崙。

集胡賈館請作樂山詩

大賈多買笑，惟君獨不然。朝朝上山去，夜夜抱雲眠。阿堵雖遶榻，鴟夷終泛船。一與吾儕飲，懸知非守錢。

徐文長逸稿卷三

十一

留餘堂詩

韓子索贈歸安之潘印川公

築堂臨雪水，書榜曰留餘。自老豈特還三物，元希畫二疏。世多兼隴蜀，人苦笑迂疎。不信閒軀殼，還將返太虛。

秋日王衢州公要往秦望同言馬兩鄉薦宿廣

孝寺明日雨輒歸連旬作炎世界如焚卽不

雨恐亦不能抵顛也因呈

使君多道氣，約客上高山。一入松杉去，俄逢風雨還。舟從樵水折，燈遶郡河灣。尚厭迎騶至，催呼啟夜關。

送丹士

栢如愁病渴，韓衆與神丹。一粒投人易，千金報爾難。飛鴻連遠漢，征馬出長安。他日乘雲去，無忘寄犬還。

別羅仲文

北去無人伴，難爲孤旅情。贈我一童子，遂成千里行。詩成壯丹須綠葉，白壁任蒼蠅。俗諺猶如此，令人感慨生。

送小翁

斯人不可留，江上去悠悠。雙鬟飛綠霧，五月插朱榴。灘急家應近，愁長淚未收。越山知己夢，一夜滿嚴州。

壽潘承天七十兼賀得孫四首

四詩矯絕神

徐文長逸稿卷三

十二

檢具高

國膠三老重，鄉齒七齡尊。寫照須眉漆，酣賓笑語溫。續留辟沔邸，螭額滿荆門。更喜諸知己，浮觴賀得孫。

其二

宦轍經三徙，俱歌蔽芾章。歸來頭未白，眉上氣先黃。伯子原千里，新孫必二郎。霄西霞一段，佳景在斜陽。

其三

若個不游宦，惟君盛宦游。飛龍鄉露冕，有蜺處監州。含飴弄孫子，祭酒客諸侯。唾手天邊月，看圓百二秋。

其四

爲郡美風猷。郊行減導騶。治民問牧馬。望氣候騎牛。
孔釋送今夕。尊鱸歸幾秋。如聞靈壽杖。新刺一鳴鳩。

慕坦軒

乃翁號坦齋

一掃荆榛徑。居然安樂窩。齋軒兩高士。天地一漁蓑。
況我傷危路。因君發浩歌。橫江問津吏。何處少風波。

定所篇

戒定慧

劍珠不墮彼趣

黃鳥猶知止。吾人可不然。身心一個字。戒慧兩頭縣。
匣劍抽能割。盤珠走只圓。若教牢住著。未免墮枯禪。

徐文長逸稿

卷三

十三

陳通府歸自諸暨二首

時值冬至

士元堪別駕。難淹百里才。崔長登自續。鳧短竟誰裁。
倚蓋看花去。飛灰出管來。陽春不甚露。臘月有桃開。

其二

野老出深谷。使君歸越乘。壺漿必自捧。亭柳不愁霜。
山入耶溪綠。湖流泌水長。迢迢知幾曲。不及別離腸。

瓊花館

聞道瓊花去。空餘道觀閒。祇因天上豔。不肯戀人間。
海月照虛色。江流下碧灣。故園梅樹發。花耐雪中寒。

畫梅

麗夕上元偏。春風蕩遠天。誰將五尺雪。寫入一筒牋。
暈信空中奪。香疑筆底傳。夜深縣榻冷。夢見羅浮仙。

送余君

有序

予素慕武夷之勝。因內兄潘君。丞順昌之屬。
驛藉其僕馬。往游焉。遂得友余君于順昌。一
傾蓋而語移日。嗣是數與宴談。及別。復觴于
東嶽之飛閣而始去。蓋余覽名山而又得良
友。其爲喜可知矣。居數年。余君以寡知發憤。

徐文長逸稿

卷三

十四

隨買爵。例當爲丞。入京待選。以念我故鼓棹
錢唐。至山陰。語數日。不得罷。乃徧游會稽禹
穴諸山。始去。此則因舊友而得覽名山。其爲
喜也。或不減於予之在順昌乎。余君且曰。吾
例得爲丞。而今者龍山鴈宕之間。丞且缺。幸
而得補此。當與君復會於名山也。予曰。諾。是
可以別矣。遂賦詩以贈。而序之如此。

已作仕途客。相看仍道顏。更期垂色綬。應復會名山。
龍自潭中合。人從日下還。知君過劍水。不道別離難。

一枝堂對雪

是月凡三見雪而此日獨甚興致遙飛筆不能禁

大地呈三白。小堂開一枝。樓臺住天上。鸞雀下神所。混混無窮處。茫茫不可知。翻思潛岳頂。仙去欲何之。

李氏挽詩

山陰周公側室

自與使君親。長期托此身。江津千里渡。官舍兩年春。病屬花銷豔。空幃綳綴塵。少君今不作。焉望李夫人。

贈妓

邂逅黃州客。言從赤壁來。珮疑交甫贈。髻是湘雲裁。麗日香塵起。遙空小杏開。此時分袂去。何日寄書回。

徐文長逸稿

卷三

十五

送汪君修良北上

別語日將移。朱榴入酒卮。知君必有合。而我獨悲離。彤管爲囊穎。青絲作劍維。迢迢梅雨足。津路正通時。

寄京中諸友

鄉里客燕京。無人不妙英。此方投過轡。彼或送行程。遠道春初入。垂楊折不勝。空將數字寄。脈脈此時情。

朱四

昨夕酌水樂洞

昨宵聞水樂。今日聽鶯喉。何事朱唇裏。能爲白雪流。迢迢涼夜永。脈脈故鄉愁。都付梅花落。梁塵遠未休。

張母 蘇人

孤節聞張母。冰霜晚不渝。他年三尺牘。茲事數行書。掌故非功令。操毫過閭閻。恨無劉向手。列傳記全疎。

早春過顧君飲於鄰舍

君時方讀禮

相見去年頻。相過及早春。孝廉連理樹。文學石渠人。甕柏哀中覆。江梅雪後新。清尊借鄰舍。醉我未全貧。

壽王曲阜

張殿撰婦翁也莊名六湖門有蟠槐

骨相應願方。芙蓉耐晚霜。橘租千戶俸。鷗伴六湖莊。荆茂歡諸奴。槐繁卜二郎。乘龍方下榻。因得附瑤章。

徐文長逸稿

卷三

十六

一內史邀集王氏園亭和梅客生席上之作

園亭醉客處。歌落海榴花。櫻字穿雲亮。山眉入蓋斜。北牕涼白墮。尚饌到朱耶。楚曲誰能和。陽春本大家。

哭王丈道中

壯歲喜談兵故五六云不脫巾衫而扛石疊山以花又再謝鄉飲故

末句云

難免是栖栖。惟君不乞醯。饑腸寧白斷。強項可教低。小警聞古北。高談到口西。無知信天道。伯道竟無兒。

其二

歃肉每經月。儲糧不數旬。喜花巾拽石。熟果袖分人。

祝哽虛高席。飛書謝小民。頽波誰便砥。奉石自嶙峋。

聞朱大公計

朱善書攻二氏讀書龜山頂死時近巧夕

郢人豈易得。齒莽宋元君。肘木今抽墓。鼻平蠅誰受

斤。與儂元契潤於器。亦猶薰何事聞朝計。踟躕到夕

噓。

柳兄九迫以師禮

元穀

贊棒一函重。塵沾兩膝輕。向驚呼小姪。今可受門生。

霜兔當誰敢。雲龍拜我寧。放他頭地出。自古有權衡。

雪候代王子與海上一才生張書并詩一首

此戲

徐文長逸稿

卷三

十七

效近習之語亦麻姑朱砂也

序更古趣

日者滕封敗。睦聚族角雄。盡出戈矛白。滿天

地。觚稜所到陣。則六花鵝鶩之池。軍聲渾矣。

素纛縞裳。雌雄未決。山林短褐。何用纓冠而

先世泛剡沙棠。燒藥不存遺風。固在甬東濱。

海正。劇相思。梁園之賦。非子誰屬。仲秋雙鯉

出諸袖中。以讀以觴。唾壺爲缺。知黃竹之必

歌。希瓊樹之遐寄。永以爲好。投之木桃。

從來無此雪。盡海涯。來長入夜。應三尺。隨。颺。剪。六。銼。

騎羊新白。袷放剡舊。沙棠瓊樹迷天是。相思好寄將。

上虞復西溪湖

縣官姓朱

歲旱災無慮。湖還續永存。他年書北史。此日儼西門。

赤驪諸公剡。黃雲幾處村。橋門圓聽者。別紀笑言溫。

黃君書舍在委羽山洞索賦

黃巖縣故人之子

委羽本名山。尤奇是洞天。青霄去鸞雀。白日下神仙。

二酉藏書室。孤桐對月絃。古陂千頃在。叔度我逢旃。

劉老之楚

劉老云之楚。孺子贈以詩。紅葉翻紅主。黃鸝語昨枝。

徐文長逸稿

卷三

十八

絲絲收細雨。脈脈了殘棋。臨岐不忍別。斜陽且莫西。

王某部母夫人詩

太君爲壽日。令子在周南。長憶茹荼苦。寧知奉鼎甘。

孤鸞青鏡淚。五鳳白頭簪。同是爲王母。瑤池曲正堪。

鄭某部母夫人詩

郎若是鄭虔。汎值奉劉年。堂北丹萱麗。巴西寶蔕鮮。

舉頭參戴勝。握手問彭錢。阿母應仙侶。何年凌紫烟。

王某部母夫人詩

太母舊稱賢。清霜一節堅。孤雌寒夜老。雛鳳紫霄騫。

風紀千金重天書兩字懸今朝爲壽處不負影梅邊

贈錢竹坡

早歲采芹客中年種杏人肱今三折後井是百家春
長者高門席滿然太古鄰何須卜長久不朽在天真

贈松庵公

聞道松庵叟栽花迷四鄰花今饒鳥語松亦老龍鱗
白首緘泥垢青春酌酒頻仙郎叨附驥因得頌莊椿

鍾公子以詩贈次答之

家百官詩言軟款而詩特老鍊不似其人時酒

價謾傳驕甚而鍾以一壺相餉

徐文長逸稿

卷主

十九

裘馬行中簡如儂得豈多迷天高酒直特地挈壺過
處女柔聲氣將軍警鶴鵝那能三日響來敵百官歌

南海歐工部養子某能詩近有人持泉州尤山

人侍者詩來相示不減歐能也兼善簫姓范

氏名鹿

南海大夫歐泉州處士尤泥中雙綠髻詩伴兩蒼頭

況復簫能引如聞鳳下樓主人調笑劇那得客邊愁

送史靖江

自光祿從事拜

都城楊柳綠二月宛霏霏却綰長條別難維遠棹飛

天廚辭禁籙海色佐琴徽曾見東方朔金門割肉歸

閔封君壽詩

及其妻湖人

振木蘭溪澤泥金雪水書況逢百歲祝幸喜二人俱
濃淡字詩眼得佳柳色濃春後荷香淡夏初此時偕令子遙拜白雲廬

楊會稽公去思

一錢亦擲水三尺只鞭蒲古有劉邦伯今稱楊大夫
碑螭生細薛祠樹長高梧別有麒麟閣千秋仰畫圖

給事中某吳人歸壽其父

碧梧青瑣地長繫大椿思問寢恐遲暮報君還有時

徐文長逸稿

卷主

二十

洞庭當月出寒橘映霜垂定侍高堂去扁舟纔釣磯
解 蟬借穴於蛇蟻見荀子婦娠忌食

北產更恢肥如盤尺五圍鴻門撞有盾蛇穴開無扉

饌來蹲紫玉徹去耳青衣個物休輕食桃花結子時

其二

蜀多山遠江者絕無水產

高陽詩酒輩購爾賞懸城月黑奔江海霜肥避鼎鑪

滌寒積鼻短壚熱鳳琴鳴想見臨邛婦蹲鴟醉長卿

王大夫挽詩

積齋公父

教子一經成封君五品榮牀捐大夫簣星墮少微精

移花鈿尚煖。剩酒客誰傾。參伯奔從楚。千山猿夜鳴。

送柳九澈與董伯大北行

公子九先生。青春事遠征。難忘東道主。再上北京城。
紅袖當爐酒。黃鸝喚友聲。唱酬誰作伴。最妙董明經。

青田湖客道巨鯉獨酌

相道三尺鯉。正逢沽酒歸。青田湖畔網。紅蓼岸頭磯。
留爾待斜月。飄然竟拂衣。晚霞陪醉爛。故作舞裙緋。

鈕大夫園林 按察公號石溪

前屏度白鳥。隔水敞朱扉。柳葉爲絲拂。梨花作雪飛。

徐文長逸稿 卷三

二十一

羅衣烟色映寶瑟。月光晞萬樹繁桃李。耽游正未歸。

其二

細雨作梅黃。微薰帶遠芳。方舟閑菡萏。圓沼拍鴛鴦。

輕淺鶯歌短。屏深燕語長。臥淹西日永。起換博爐香。

蠟屐 柳宗元作。輟賈說。輟本朽木。糞壤爲質。蠟染以售其偽。

冬青蟲作蠟。春屐象摩牙。過檻翻愁滑。扶筇未免斜。

寄情於木屐。何似隱桃花。笑向猿鞭賈。黃梔借一搽。

聞人賞給舍園白牡丹擬作 壁婦喪髻也。見禮。張佑獎一妓云。

楊州近日渾成差。
一系能行白牡丹。

牡丹紅固好。白者更丰神。風露三更月。闌干幾玉人。

客燕者累月一遇張孺穀于市遽別

俠客悲歌地。千年喜共君。相逢渾不飲。惜別竟何云。
貂帽雙胡挾。銀鞍萬柳紛。知君飽文字。豈只醉紅裙。

園中春雪

春雪浩茫茫。羈人坐欲僵。分明落桃李。只是少芬芳。
一片淒園柵。中宵醉洞房。何心分苦樂。人自異肝腸。

雪墜片如絲者或如錢者皆景絕奇因專詠

徐文長逸稿 卷三

二十二

靈雪羞常態。翻奇得品題。千絲冒數蝶。萬絮逗粗黎。

錯落真成剪。勻飛反厭齊。一生祇一見。天巧絕風姨。

几上篇 呂師翁餉以琵琶爲人所攫時翁攝縣。余在繫賦呈。

鼎肉聞臺使。生魚屬校人。味珍宜染指。意到卽沾唇。

黃霸知烏攫。張湯掘鼠詢。自憐如几上。念此益酸辛。

李子遂攜已所繪圖歸陶翰撰索詠

截取何山勝。來歸尺素中。拂簾防燕子。遶座疊芙蓉。

出自游人匣。將遺太史公。瀛洲何限景。較此得無同。

丁卯七夕謝興化公孫海門偕浩上人胡于文

餉子以繫得牛字

天上分銀漢、人間隔畫樓、併時雙眼淚、啼斷一年秋、
贈鵲金釵解、辭惟寶帶留、莫因河間住、也學禍牽牛、

答贈王山人濟川

憂世惟王子、無魚歌、蒯緱殺雞飲、賢者捫虱傲、諸侯
春雨園蔬涉、秋天劍氣浮、賜池元浴馬、認得幾驂騑、

郁賴上

五柳綠、云、云、歸來種、在門、五年官不調、一黜道初存、
遂別今何往、相知在論文、欲從遺匣內、一讀哭麒麟、

徐文長逸稿

卷三

二十三

答贈徐君

書室宛清真、吳山正暮春、相過攜令弟、俱不是、今人
論道沿流水、彈琴坐古椿、相思不可見、歲晚隔江津、

葉泉州公挽章

公號南泉公孫息余長婦

生晚懷先達、如雲逐晚風、亭花讎舊製、祠樹拜新容、
胤有雙眉白、庭垂五桂紅、猶遺一片玉、真愧倚葭叢、

送諸翰君北上

南明

太史有光輝、移家向帝畿、那能將彩筆、不去侍彤闥、
曙啓含香入、宵分賜食歸、他年看控馬、轡影灑沙堤、

對陽篇

余書史索賦

郎騎有光華、鳴珂出視衙、暮歸猶捧日、朝起必餐霞、
玄圃五色鳳、丹心一丈花、定須持兩物、云可並君家、

與友人載裘餉往游西山忽與僕夫相失遇雨

士人止宿功德寺

寺爲

今上游幸所

客子聯牀處、君王驛駐時、艸留承輦色、樹拱向陽枝、
入夜迷山徑、逢人問路岐、阿誰能下榻、燈火傍禪棲、

弔陸靜山

獨抱古人心、芳名動武林、高談傾四座、一語重千金、

徐文長逸稿

卷三

二十四

孝友傳鄉井、衣冠葬碧岑、空餘華表雀、哀怨白雲深、

望湖亭

亭上望湖水、晶光澹不流、鏡寬萬影落、玉湛一磯浮、
寒入沙蘆斷、烟生野鷺投、若從湖上望、翻羨此亭幽、

碧雲寺流觴

寺蓋張內監埋骨之所

蕭寺不勝秋、攜尊盡日游、數行依殿樹、百丈遶塔流、
蕩葉紋偏感、催觴響未收、中官泉下聽、一段御溝愁、

至夜宿香山寺

紺殿依巖匝、金題拂露明、因從月下坐、翻擬雪中行、

夜覺諸緣息。秋聞萬竅鳴。逢僧都不語。竟已話無生。

流憩亭

并來青亭俱香山寺之別景。流憩有巨石一片似蝦蟆故名。

山寺枕孤亭。迴裾此一登。夕陽歸數鳥。秋色遠諸陵。氣肅巖逾峭。飈流葉屢騰。從來能涼冷。片石不妨馮。

蜃樓圖

圖中看海市。絕勝海中窺。似結元非結。如移定不移。覺疑宵夢接。醉誤夏雲爲。蛟蜃如今見。翻嫌畫手奇。

金山寺

高渾

山寺全浮水。秋來落葉紛。經樓一海盡。僧舍半江分。

徐文長逸稿

卷三

二十五

北渡維揚岸。南天建業雲。何年走胡騎。惆悵倚斜曛。

與楊子完夜話京邸

相別亦已久。相見情轉親。夜來燈下語。客裏夢中身。掛席門停蓋。徵詞馬蹴塵。由來漢揚子。元是艸玄人。

送沈君之清江縣史

仙尉懷黃綬。言承寵澤深。欄邊行射鴨。堂上助彈琴。臘雪融征騎。春堤弄早禽。都門將別處。柳色正垂金。

季有倫入燕

送君燕北去。別宴黯魂銷。馬頭飛燕子。堦樹滴櫻桃。

紅燭更還短。金釵舞想嬌。他年杏花發。折取最高條。

送郁宜興君北上

柳色弄新晴。春禽柳外鳴。幾宵連座語。一日拂衣行。仗劍難爲別。鳴琴舊有聲。從來流水調。不爲世人更。

胡子德偕有倫往

王孫游遠道。芳艸日將斜。舊醉吳山月。今酣燕市花。北程渾入柳。西馬正求茶。莫遣雙魚斷。相思歲晚加。

孫君訪余於繫

一別武林道。幾年纔見君。帆開百花雨。衣拂五湖雲。

徐文長逸稿

卷三

二十六

握管梁書懶。橫琴楚淚分。魯連去已久。誰爲解茲紛。

茗山篇

爲泰父

知君元嗜茗。欲傍茗山家。入澗遙嘗水。先春試摘芽。方屏午夢轉。小閣夜香賒。獨啜無人伴。寒梅一樹花。

鷗沙篇

茂明

楚向市中隱。終爲塵外行。閒尋蓑笠侶。遠結鷗鷺盟。海樹春雲隔。江舫暮雪橫。相隨不飛去。數點羽毛輕。

送曹國博

時自紹興博而權

國博元仙秩。明時況寵遭。能師六館士。不讓四門豪。

掃戶迎清蹕。陪旒祀太牢。今朝車馬發。郊路隘青袍。

送錢丞之沛邑

君銜佐邑命。拂曙出都門。餞席臨花設。征帆度柳分。

賦得竹深留客處

客來何處酌。林竹霽紛紛。盡日無人見。有時啼鳥聞。

送別

抽毫陪妙製。披襟穆和風。執手一爲別。灑淚流水東。

徐文長逸稿卷三

二十七

梅花辭雪影。竹葉沃春融。延佇赤霄際。黃鵠騰長虹。

送某君會試

驛路照金鞍。微霜潤菊寒。秋風隔一歲。春色滿長安。

壽蒲谷方伯

紫薇行省使。綠蒲谷口人。夙有神仙氣。聊隨車馬塵。

元旦集丁戶部館得存字

椒候當茲夕。萍逢共此尊。江梅將醵去。酒雪借春存。

刺燭題孤韻。呼盧彩六痕。客中難得醉。莫怪作鯨吞。

與諸君集明月菴在妓坊之南隔一垣得春字

客子多辛苦。攜尊隨主人。清池移席幕。紅袖隔牆春。

過沁州感嘆

一官邊塞上。終日馬蹄塵。路冷長逢雪。村荒不見春。

丁戶部母夫人目疾得良箴復視

戶部孝感所至

徐文長逸稿卷三

二十八

既盲而復視。茲事豈非神。萬鑑空青賤。雙瞳水碧新。

青白眼

古有塑佛者。燒窰嵌睛。裴楷稱王戎之眼曰爛爛如巖下電。

阮生醉不醒。窵瓦却惺惺。解將巖下電。換看世間人。

自笑長門詔。醉墮能言猩。不着紅油屐。知予盲不盲。

徐文長逸稿卷四

張汝霖肅之父

山陰

王恩任季重父

評選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七言律詩

千葉碧桃花

陳文學樹會稽太守停蓋折一枝

曲巷高牆立水隈。碧桃如盞盡重臺。倍將夜月憑誰
發。吹殺春風未易開。清麝乍飛明府蓋。寒酥濃笑美
人腮。年年遶樹雙蝴蝶。說是何郎爲粉來。

上虞母夫人詩

凡貞婦詩不較工否小家苦

徐文長逸稿卷四

節借文人永之亦道理事

遙思貞女存孤日。何異忠臣寄命時。身作秋霜今皓
首。光爭明月豈蛾眉。坐臨鳬彩仙郎袖。起接鸞裾小
婦卮。此地從來仙子宅。金壘咫尺似相期。

白雲遙祝爲韜仲賦

時仲以貢入京五月某日值其母生辰祝於舟中

江上遙遙望白雲。江中出沒數魚群。難將赤鯉供慈
母。悔着青衫謁聖君。燕子拂舟撩客語。榴花度酒
入蘭薰。天涯兩地遙相祝。水遠山長那得聞。

景文索送其縣史入覲

如君黃綬有芳芬。總隔娥江亦得聞。昔取鳴榔頻射
水。今從鳬鳥遠乘雲。深宵巡徼提兵馬。絕谷來仙斷
酒葷。益信今來無此輩。轉于梅福思紛紛。

張太君六十詩

太君之生爲六月三日頃誦經卻葷

上壽欣逢六十年。誰人不道太君賢。斷葱自昔俱成
寸。翻貝從今總解禪。榆影北。驪知漸永。蛾眉西月寫
初圓。采衣未遂雙娛意。猶喜年年侍母筵。

雪中粉團

張肅之剪送瓶中彌月尚鮮號國淡掃及毬馬俱稱景

合蒂芳英弄大寒。風吹一月不能乾。粉肥已覺垂稍

徐文長逸稿卷四

軟雪厚。仍煩挂斗團。屬國節旄迷大漠。號姨裘馬縞

長安春。姿一種嬌銀海。絕勝滇茶。兢臘殷

牛首齋罷便往祖堂獻花巖迫晡矣

從感悟

處佞佛

牛首梯縣古佛場。樓臺絕頂百僧藏。香烟一一雲中
出。閣道薨薨鳥外長。三五沉魚陪冶俠。清明石馬臥
侯王。却憐爲景淪貪海。帶黑鞭驢到祖堂。

祖堂夜歸

灑逸

兩地禪林一日窮。角巾面面折衝風。花枝作雪浮天

上酒禁從誰到寺中坐指帆檣江色暗買看池館杖頭空歸來正上南城月醉臥松根聽暮鐘

與諸生三到徐氏園得兵曹郎簡而始入

王家支庶執金吾詔賜園池絕上都一水盡含飛閣動百花半映古槎枯紛華子夏猶難免賓客平原近亦無不有銅魚能折簡白衣無限立春鋤

嚴先生祠 氣軒眉潤

大澤高踪不可尋古碑祠木自陰陰長江萬里元無盡白日千年此一臨我已醉中屢所誰能夢裏足

徐文長逸稿 卷四

長禁一加帝腹渾閒事何用傷人說到今

虎丘

杜甫蕃劍詩虎氣必騰上人言闔閭之墓致白虎乃是劍精理或然也又吳人至中秋之夕繞曲於此虎丘之茗佳者斤率金二兩許四句謂西子也

轆轤高倚壁嶙峋劍水沉沉草樹蒼虎氣必騰千尺上蛾眉曾照兩灣顰不勝清拍中秋夜盡委黃金數葉春誰記君王舊歌舞館娃宮殿已成塵

約觀水閣往遲遂虛馮太常飯及歸又失鄭職

方魏園之觴

燕子磯頭風日黃遊戎校士水中央春深痛飲辜司

馬日不清齋虛太常大樹低花遮勒短紅旗白羽塞盧長何從一飽饑方朔自買魚蝦入醉鄉

送趙大夫掌南臺

舊嘗爲南御史論分宜五六云

鼎地千年計不輕特從闕下借中丞長江旌節陪留守大俠屠埋偃孝陵一道舊寒桓典馬羣公今職鄭州鷹豐城雙劍頻勞拭解贈相看是崩繩

登報恩寺塔最上一層

寺已火

報恩禪塔入雲霄萬歲千秋翊聖朝詎謂天龍銷燼後尚餘鈴鐸度江飄高臨巨浸浮天濶下見深宮

徐文長逸稿 卷四

盡日遙回首鄉園看不見亂山殘靄去迢迢

唐會稽以母憂歸上海

明府歸帆帶雪飛錢塘形色黯淒淒愁看水鯉橫江臥詎許檣烏影浪啼邑里亦悲慈母去滄洲宜着孝廉棲野人尚有南冠滯不抱瑤琴出越谿

宋氏吟書畫冊中

持將傲雪凌霜物寫出辭脂謝粉心粧鏡幾臺收曉匣孤雌萬壑守寒林春秋等是吾儕筆風雅那高簡裏吟自古食魚須食鯉娶妻須娶宋家會

送馮太常

太常官秩儼清真，特遣南宮甲榜人。郊祀雅篇親得奏，伶官麗曲不同陳。朱壇碧柳時題壁，露笋冰鱗每薦新。想見他年赴徵處，獨辭高廟步恂恂。

登北山小憩龍王堂遂上鎮虜臺風至颯然因

感麻總兵校獵之約

北山寺在一座石中耳

塞圖宛

爾

北山高寺等浮屠，龍王高臺望入胡。正若衣鶉懷大漠，翻思毛雪灑平蕪。長河急水琉璃濁，片石安禪齒

徐文長逸稿

卷四

五

蕭孤欲問射鵰何處是，沙場不見有樵夫。

寓宣府九日同楊惠兩鄉人集北山寺而昨夕

風烈甚雨即成雪壤不膏故山悉赭結句別

有所為

北寺高臺大漠東，他鄉尊酒兩萍逢。飛花已作先秋雪，落帽何勞隔夜風。百折不離山色赭，數榆忽露寺門紅。世間何事非堪避，安得萸囊日日縫。

燈夕答訪諸君因尋百廿四歲老人末青霞誤

而為仕闈所罵

帝城春色倍光輝。東市春燈錦作圍。白眼雙瞋遭客罵，青天一刺向誰飛。毬邊小俠穿塵入，花畔遊龍促馬歸。日仄不食渾瘦盡，敢嘲白鷺立漁磯。

馮刑部索書冊

共三首西署明刑帝籍春耕前劇奏最承恩春耕所重在宴

奏最者先改二並吾鄉人也

仙吏縣魚挾珮，除棘槐日不出西衙。起籠綵轡垂歸馬，獨抱丹書坐落花。笑向燭邊求緩議，泣從車下發深嗟。致君有術寧遺此，莫認蕭曹但法家。

其二

徐文長逸稿

卷四

六

專城奏課有光輝，兩世承恩曳錦綈。鐘鼓雞人雙闕曉，殿廷鸞字五函飛。高門正好過賓從，載道今聞有是非。老矣何心評月旦，不勝鄉曲念依依。

送鄒刑部出知泉州府

鄒舊令無錫取汲惠山之泉而今之寓館適隣

清西

齋館清寒舊所持，水符嘗調惠山漪。入從殿陛爭三尺，出付蛟鯨詎一麾。細遶池風聞菡萏，平分苑月醉鸕鷀。南天莫道無饒賞，大海如雲鳥翼垂。

節婦篇

願為良臣獨入一步老杜弓矢往往

勾滿一送

縞衣綦履譽鄉鄰，六十年來老此身。庭畔霜枝徒有夜鏡中，雲鬢久無春。每因顧影啼成雨，翻爲旌門切作顰。百歲雙飛元所志，不求國難表忠臣。

至日錢郎中世材先輩栢堂成同陳鳴堃朱允

中二丈燕集

主人種栢遂成堂，栢大何須栢作梁。同在烟霞過歲暮，獨食華實看天長。落成會見陽初至，燕集那論夜未央。和酒既非將側葉，若爲杯酌有芳香。

徐文長逸稿

卷四

七

贈徐君

號龍陽嘉靖間著叅同契獻闕下不用去其隱處留明山中舊傳仙人所居至

今火尚存

幾年應制畱西苑，晚注道書于。至尊正有神君居帳裡，自應紫氣出關門。新栖洞壑溪隨去，舊日仙人火尚存。儻學捕魚來谷口，莫教失路似桃源。

送劉子臣入鄖陽

纔共燈前倒玉卮，忽聞劍珮繫青絲。別予去泛瀟湘水，爲客正當桃李時。應泊魚鄉頻買酒，暫投江寺一題詩。卻憐不得長年少，何事年年長別離。

潘承天介飲

明霞淡靄釀重春，盛典高張禮樂陳。聖世山中歸一老，園橋席上第三人。定知國學他年醕，且試庖烹此日珍。燕罷蹄肩滿歸路，自嘲茆屋有垂津。

芙蓉

芙蓉一依然

一花流采著書邊，五寸芙蓉二月遷。劍水差生初試鏡，啼紅嬌殺未笄年。叢藜惡棘穿根切，大柳深江浸瘦眠。戲取世間閨閣事，權題霜色屋梁懸。

菊花

徐文長逸稿

卷四

八

曾是將軍蔣菊餘，尚遺秋雪一藤癯。籬香伴酒經三主，錢樹塗銀散五銖。往往抱霜水夜蝶，亭亭插帽朗晴黃。落英又道堪餐甚，坐看柴桑一事驅。

芭蕉

蕭然長衲綠衫翁，聽雨勾風事事中。大葉儘勝摩詰雪，高花那定美人紅。卽陪霜露秋牆委，亦伴椒脂粉辟空。一樣連宵明月影，今朝先缺兩三叢。

玉簪

玉簪抽影暗差差，半占荒堦無盡期。小婦將花曾抱

粉餓人望葉擬挑鷗。紅芙蓉胎雙俱映綠。髻搔頭一不施。定作蟬蟠根葉想。化為蝴蝶等兒嬉。

萱

吳刀斷水木難分。藉景忘憂憂轉頻。丹棘空長薜艸。鹿白頭猶見倚門人。漸鄰惡雪屠冬候。別字黃花擾。俱辛。葉上有蟲秋唧唧。汝南傷別北堂辰。

藜

笑將一幹嘗妻兒。病骨饑腸兩責之。多事去燃天祿字。安鳩來過老人眉。山林猛獸今誰是。早晚繁霜正。

徐文長逸稿卷四

九

爾持他日短長憑杖者。人間數尺紫玻璃。

雞冠

百葉秋皇盡一飛。霜天孤爾伴鴉衣。錦纓未闕知誰絕。絳幘初籠聽漏歸。同腐憐儂終草木。高顛學鳳自儀威。少翁枉有彈塵物。半向南山額上巍。

山查

如聞海鳥不宜牲。亦似山查便堊生。紅後滿村量雀卵。秋來偏此只風聲。對華大馬傷孤抱。種豆遷談少一甥。來往細腰爭客宴。莫須移浸與東陵。

荀桃

舊欄東畔野荀桃。亦是張騫大宛苗。既取夏陰飛作。霰詎嫌秋蒂。疊如椒月。蟠牆影霜。蛇去風引。藤香瓦獸。飄付與荒堦。隨意係猶勝。惡棘壞蘭梢。

土菩提

菩提五樹百顆懸。但策西功最爾先。點檢小魔空黑。豆糊塗大事有青天。雀餉暗向珠邊結。舍利難飛灰。後燃相伴荒塗行不久。維摩示病已連年。

咏櫻桃花

徐文長逸稿卷四

十

滿城花發不知冬。閉戶經年筆牕聾。剪送海棠勞及我。折寄櫻桃笑殺儂。雪打霜披應不免。粉腮胭頰爲誰濃。昨宵况復狂風雨。枕畔驚聞折箠龍。

壽沈參議南湖

沈翁宅近驛祖道之所而饒孫

范蠡城邊暫駐師。喜逢上壽薦芳卮。分符今忝元戎託。出宰曾蒙國士知。門外碧湖開祖帳。堦前玉樹遶孫枝。海天應有青鸞便。願得年年寄頌詩。

謁孟廟

西域流沙墨翟徒。東周虛器寄蘧廬。齊梁本不求王。

佐鄒魯聊歸闕、野狐百楚、猿題驚鳥革、累朝霜露老、
龜趺景春自是真兒女、錯認人間大丈夫、

馬氏白鵲

何來白鵲乳雙雙、馬氏才賢應季常、練氣橫空從樹、
抄鮑門、織羽對書堂、倍宜刺史停春餞、懶學燈花映、
夜媚宮錦雙鵲、君自有薛濤、取繡校書妝、

應李以賞歌姬

過雲清曲、纍明珠可是佳人、獨立餘延年、妹北昭陽、
燕西子、人看鏡浦、渠內院新妝、應墮馬湖州水戲、定

徐文長逸稿

卷四

十一

沈魚近聞、劍氣新雄舞、那得還來助艸書、

送妓人入道

盡出花鈿與四隣、雲霞剪去厭殘春、暫驚風燭難留、
世便是蓮花不染身、貝葉欲翻迷錦字、梵音初學悞、
梁塵、從今豔色歸空後、湘浦今無解佩人、

和玉芝上人蘭亭詩

茂林修竹舊相傳、千古殘碑野艸湮、碧水曾聞王謝、
語青山不異永和年、葉飛錫杖峰前路、樵指流觴澗、
底泉回首雲門孤月上、清光遙送鑑湖船、

送張子蓋春北上

離筵驛路正芳梅、騎馬聽鶯是此迴、舊日繻生關吏、
識新年、羅袖內家裁、澤蘭把贈携春色、苑杏留花待、
異才卻說涸鱗縣尾在、欲從天上借風雷、

賦得紫騮馬送子蓋春北上次前韻

紫騮嘶斷驛亭梅、紫色翩翩燕共迴、不用連錢千箇、
剪祗借葡萄幾點裁、桃杏滿堤衝雪片、烟雲一道本、
風才、要知他日飛騰處、試聽蛟潭夜半雷、

聞張子蓋廷捷之作春內山尊公

自王公佐狀元及第

徐文長逸稿

卷四

十二

至于君只三人

山陰豈少攀花客、最上高枝更絕倫、南宋到今知幾、
度東風、分付只三人、傳書向國為先輩、有子明廷慰、
老臣、想見當年清夢裏、是誰親送石麒麟、

其二

向來廷魁多讓江右至君始與之相當君第時其先塋鳴吼數夜

曲江能得幾高枝、得意新郎又會稽、三駿連年空冀、
北隻蹄、衝曉破江西、淺沙鱗介號懸水、大壑風雷吼、
瑞泥何處彈冠應有客、心知不為舞虹霓、

子蓋太史之歸也侍慶有餘閒值雪初下乃邀

我六逸觴於壽芝樓中余醉而抽賦

江城小館共飛梅笑值高樓向夕開百鳥投林天未

暗萬山戴雪月將來盤堆藕蔗供我飲字縮龍蛇待

律猜明日兩舟乘興至宜與令尹煮茶陪

董堯章謝國塾歸塾其親送之

葡萄絲言酒也見主人設醴以

待也

異姓侯王有定襄爲君東道即兒郎不因一鬣愁崩

雨何用穿貂必冒霜車騎殷勤虛左席楊塵容易厚

高粱明年二月葡萄綠莫負花前設醴香

徐文長逸稿卷四

十三

盛泰父苑西艸堂得聲字

北走胡而南走越盛本吳產以北上愛酌

客而索損

太僕街前萬馬鳴野人門巷寂無聲徑邀郭下才賢

入共醉吳兒拍板橫一匣黃金傾北走半牆紅樹出

西清年來四海浮萍席幾逐樓烏散鳳城

送馮永豐之官兼便歸省

但謂家園倒玉卮寧期燕市掃玻璃正當菊醕堪持

蟹無奈魚腸去割雞父老爭看懷綬錦羹湯尚及煮

菱蘆晨昏豈少高堂念迫岼江舫候吏催

飲季子守海棠樹下作追壽其六十

時向未子長沙師歸

君

信哉廉吏子孫賢僦住將軍種藥廬試問海棠經幾

閱不知今夕是何年一枝粉靨人俱麗百蒂紅絲雨

竝懸醉與花神爲約去孫枝還看大如椽

宿全道登城北高臺值雪

迢迢全道枕重邊高閣登臨倍黯然百灶營烟明可

數雙譙蝶粉遠能圓偶逢飛雪關山杳漸近浮雲帝

里連莫訝金湯堅若瓮昆陽城小古來堅

徐文長逸稿卷四

十四

鳳皇臺

臺今爲魏國所圖

池館中山稱最繁題詩紀鳳自開元翻因一片荒臺

土直賤千金沁水園柳色條條通御氣梅花朶朶隔

高垣三山二水無由見風景都非舊日言

李長公邀集蓮花峰

五六實事

萬山西去翠濤長特插層峰齒蒼黃止與將軍橫一

梁翻疑迦葉坐中央頻傳鸚鵡籌長袖新買韓盧獵

大荒昨夜邊西聞插羽幾回乘醉拂干將

客有爲留春詠者亦命賦之

春去春來何所之。春花隨爾亦全稀。黃金大藥終難駐。紅袖嬌遮晚更飛。忍唱驪駒催客去。欲馮啼鳥喚儂歸。年年此際腸堪斷。何事東君好別離。

盡社咏畱春者並函寄復賦二首

社壇高咏集精藍。大塊青陽儼去騷。聞道沉酣劇河朔。只愁風雨送江南。筵前肯放勾芒轄。嫁後寧燒玳瑁簪。轉眼城南桑樹下。更題少婦遠饑饉。

其二 悲感恍惚

西施石上老紅茵。賀監湖頭款綠蘋。去妾猶能啼故主。風光應亦戀吾人。天涯一燕啣花轉。酒畔雙蛾對雨顰。併是斷繩千尺井。大家無計挽銀瓶。

金剛子珠串

金剛百子寸絨排。携向叢林懺始開。梵底波濤生海壁。鬚根琥珀映鰲腮。珠遺象罔收非一。棘取猴么鎖似言。削盡之意。盡來最好可師無。臂挂飄然推下講經臺。

四山樓詩

深巷雙門夾道隈。烟雲斜日倚樓臺。簷扉四面空中

啟。山翠千重函裏來。小座客臨看易滿。匝簾鳥下遶能回。卻言月夜宜清嘯。秋半應知上幾迴。

友人索贈劉府公以剿寇受賞

曹吏分符夜正中。傳餐破敵曙初紅。經營聊試材官技。賞賜先歸指示功。鄉里徵兵連歲盡。郡邊臨海一潮通。眼前世事誰長策。此日東南獨倚公。

會稽訓吳先生母九十出冊索題

瑤池寶籙授長生。九十聊占上壽成。就祿官衙隨地往。承歡綵服幾回更。筵中已覺畱春住。燭下猶能記

徐文長逸稿 卷四

十六

夜行自喜當年曾教子。白頭親得見傳經。

推府韓公生日友人索贈 韓關中人

羽觴薦壽儼瑤臺。况復人從函谷來。兩度關門占紫氣。幾年仙吏住蓬萊。官庭艸樹宜春日。法座星辰接上台。更羨于公陰德在。高門畱取傍雲開。

過胡汝宅畱賞牡丹

芳樹丰茸何歲栽。對人不語向陽開。頻年此景無多日。好客相過問幾回。寒蕊正宜催羯鼓。高枝偏自映金杯。醉餘誰復論朝暮。待爾陽臺行雨來。

送同府潘公入

觀潘公陪赴科諸生宴時謬期涓罷歸至是送公入觀

早秋猶記赴明經，宴罷相期在此行。又見樞衣隨隊入，真慚束帶下階迎。驚時已是趨朝候，戀別難忘秣馬情。共在陽春無可報，况逢知己許平生。

瑞荆篇爲新昌尚賓呂君乃弟賦

荆樹雙標瑞應期，與君兄弟頗相宜。竇家有子皆丹桂，馬氏何人非白眉。拂帶遊絲縈一本，催花和氣遶連枝。他年會見高千尺，問道兒孫幾葉垂。

十五夜抵建寧通都橋玩月

徐文長逸稿入卷四

十七

城西日暮泊行船，起向長橋見月圓。漸上遠烟浮艸際，忽依高閣墮簷前。坐當林樹看烏遶，望入銀河與水連。久欲乘槎問天上，幾回津路渺無邊。

送吳學師奉其母太君還南昌

鄉思偶憶越人吟，就養還嫌非母心。萬里江船歸白首，孤亭祖帳集青衿。家連南浦飛雲入，門對西山積雪深。想見寒宵燈影下，笑牽兒女進溫衾。

和樂堂詩

諸暨楓橋

堂敞群山紫翠中，一門和氣暖融融。每看霄斗縣從

北別有春風來自東，萬里雲烟圍檻柱。百年枝葉老橋楓，簾櫳笑語時時發。莫問瑤臺第幾重。

題翠華軒卷

楓橋先輩有風流，玉軸文池鎮綺樓。山水大觀凡八咏，人家喬木幾千秋。黃絲暗縫偏游蠹，白雪吳綾半織虬。俗眼燈前從古忌，賢孫隨處好藏收。

寄答汪古矜

汪徵賢也。有忘鷗園。

少陵鷗鷺喚不來，汪家鷗鳥了無猜。非關野老能爭席，自是菩提無鏡臺。范式雞償明歲約，羊曇泪是幾年哀。會須一哭胡司馬，共踏黃山頂上苔。

徐文長逸稿入卷四

十八

柳橋不知誰氏園，舊有梨花甚盛余。每

當月夜坐觀移時擬買之，屋而扁曰香雪園。

今歸誰氏梨且斫盡矣

六樹梨花打百毬，昔年曾記柳橋頭。嬌來壓壓西施粉，冷伴年年燕子樓。不受三郎催羯鼓，好當一夢入羅浮。今來斫盡誰家園，辜負山人扁額休。

賦得城山篇爲林諸暨公別號

郎官身本是長城，况住城山得勝名。遙憶諸峰當戶

列應如百雉帶雲平松蘿自記經行處水石終懸宴
眺情寄語移文艸堂使他年身退待功成

次韻仲房瑞雪之什與方衡州大夫并呈幕府
占年未慰三農望禱雪真懸萬姓憂稍喜瓊枝撩碧
漢轉看銀海映神州隨車細片疑飛蓋撲馬輕團類
打毬壇畔班行應共訝天心原自答君侯

禱雨詩友人索頌邵府公

使君憂旱禱星臺走拜衝炎去復來撲馬忽飛晴晝
雨迎龍先帶碧潭雷憑將素履通三極不是臨祈灑

徐文長逸稿卷四

十九

一回總謂承膏無寸土分涼猶到讀書齋

詠水燈

荆川公韻二首

盡於題外取神咏物推能手

第一

夜堂流影倍生妍刺掛誰乘凍未闌燭暈只疑杯水
抱火齊應落數珠寒薄輪逼焰清難覓滿魄生花洞
可看復道餘光能照膽卻令遊女怯追歡

其二

五枝叢裏總稱妍徑尺能消幾夜闌對日水晶誰取
火生花銀燭自禁寒共燃始覺琉璃避但掛還將雨

電看無奈陽和消作淚向人筵上解悲歡

落花四首

二月初歸三月來千紅萬紫不成開繡偏芳艸時縈
帶灑向粧樓欲貼梅殘暈祇疑啼鳥雀輕陰半是隱
條枚因風吹上高唐觀爲雨爲雲在楚臺

其二

少時片片睇初明多或紛紛數不成北地佳人元獨
立大堤遊女本空城乍依天上綠絲駐定下風中到
水凝閒謝莫言機太速乾坤何物不枯榮

徐文長逸稿卷四

二十

其三

西園蝴蝶戀芳辰南陌驕驕蝶綺塵態比驚鴻還讓
色粧如墜馬不同新非關塞外吹羌笛已覺寰中逝
早春寄語隄邊遊冶客明朝還得藉青裯

其四

楊雄宅裏積初饒衛尉園中去漸遙總謂異開還異
賞其如同謝復同飄雨從講席天將散綴向房幃歷
共消便取明皇催羯鼓流聲何事激空條

送葉公子歸同安

阿翁門下傳經客，公子堂中講課人。半席不分閩越語，幾年同是弟兄親。遙憐攬轡還家日，翻憶趨庭問禮辰。何事匆匆易爲別，心知龍劍合延津。

題某名卷後

高賢名筆幾傳留，偶向君家匣裏收。此日人猶甘北面，當時地亦重南州。經鋤臥柳終身計，軒冕浮萍一葉流。無限衷情呼不應，瓣香終日對悠悠。

芷齋

讀書往往荷三餘，種芷爲齋扁芷居。供眼色拚輪藥

徐文長逸稿

卷四

三十一

圖療班香定入方書，爐飄海國旃檀避。座滿嘉賓蘭蕙俱，從此下帷重翫易，不須更蕪小蟾蜍。

項羽戲馬臺，河澣留侯祠。雲龍山張山人天驥

放霍處

僅爾撮合

千古徐州雄楚西，多援舊事嘆當時。大王千里馬誰得，山人一去霍何之。產蛙沉竈年年水，辟穀餐霞歲歲祠。曾見蛺蝶還食不，留侯未必降庖犧。

呂布宅

有片

布妻諸史及與布相關者諸人之傳，並無姓

又安得有貂蟬之名始村瞎子習極俚小說本三國志與今水滸傳一轍爲彈唱詞話耳又山根一小砥牧兒指爲布妻搗衣石以矣遊客○布馬名赤兔爲人盜獻于曹然布之敗非關赤兔有無也○布以斥陳宮策聽妻言敗操憐宮縊之養宮母嫁宮女亦幾活布乃奪於劉不忍殊刑假同宮縊觀此則知布妻終免囚跣裴松之奉宋武命注陳壽三國志乃沒布妻事兼沒其姓名

徐文長逸稿

卷四

三十一

將軍納策正移師，少婦牽衣惜別離。若使爲拏倍音陪言縛之縛虎爭如仗劍送烏騅，貂蟬小字從何典，砧更急。杵寒衣寄阿誰，予古老狂無美刺，卿家何壁可題詩。

其二

人皆爲布罪蛾眉，大抵蛾眉見若斯。赤兔不嘶連夜艸，白門猶望百年期。贖歸沙漠中郎女，嫁與邯鄲廝養兒。兩者祇須半行字，不知何冗奪松之。

九日登戲馬臺

臺始於羽，宋武當九日嘗登臨，六朝以後多

取爲詩料余故特再咏焉米武劉裕也孫恩
寇會稽將及山陰武以長刀奮殺數十人恩
走海山陰幸全傷蛇見本紀

朱武登高酣戲馬侍臣陪宴話傷蛇金釵各帕風吹
落繡帽親宣菊插斜感慨長刀遮敵邑悽涼短褐弔
官家欲沽一滴澆行在挂杖無錢何處賒

嚴灘悞并序

幕至嚴灘客有及子陵先生者輒嘲之曰老
漢捏怪終年著羊裘老脾寒病耶呼筆札來

徐文長逸稿卷四

二十三

番舊案不兩句而石尤起舟幾碎擬往往禱
恐遺群吏笑偷取兩句灰之誓于江曰亟歸
當望禱

既向東洋罵蛟母又從嚴灘謔羊裘天教風伯爾休
往膽落溫郎他自收細艸免冠羞下馬大江投札許
沉牛客星久矣眠天上誰管驚沙打石尤

馬策之灰失挽一日自作小楷千餘腕幾脫遂

感昔日之勞挽之

幾年燈火共熒熒此夕孤燈照獨青馬氏白眉顰夜

壑荆軻一臂失秦庭翡翠有魚提換米麒麟無夢送
添丁馮誰去買太湖石爲勒元常墓志銘贈小王魚
二一翡翠

送白君可赴葬劉刑部

白好客人呼爲白孟
嘗餉我鴨酒索祭文

君到劉墳艸未長解將佩劍挂劉郎空索屢歸蘇季
子遮道爭呼白孟嘗水掌乍肥鳧正貢泥頭未破酒
先香餉餘索我難上露和淚隨風灑白楊

送楊子甘復之京

楊久客歸
必展墓

我賓爾主各匆匆北去南來等斷蓬何事得無長太

徐文長逸稿卷四

二十四

息此生寧有再相逢黃塵敢避驪蹄蹴紅淚初干馬
鬣封不但別離纔苦惱時時悲喜戲場中

張子錫嘗自題鏡容今灰矣次其韻五首應乃

郎之索

前刺
其一

十九寒交一搢紳十分中九分寒交
一分搢紳而已武略將軍好舍
人乃祖正千戶慣喜迎賓虛左席實錄
也生憎學女作

西舉玉皇既受三彭誨見西陽
雜俎金冶難留七尺身絕
越

書越王以黃金鑄范蠡即使郎君呼百日畫中未必下真真畫
中

美人名真真某謂畫主人曰祀之呼其名百日則下
主人交之生一子其後携子躍入畫中畫中亦添一

子

其二

雲作衣裳霞作紳，詩壇畫譜一才人。苦吟驢背忘高，喝爛醉，蛾眉答淺顰。宅畔大槐依舊國，海山宅有古槐，借用南柯事。輪邊小劫可由身。鏡容我亦年年畫，比較今來漸失真。

其三

乘輿問疾禮拖紳，爾却拖紳禮若人。君房本謝薇垣直，宋張君房爲紫薇省諸郎代筆。海山亦嘗略代西清諸直之詞。京兆翻工柳葉顰。徐文長逸稿入卷四 三十五

海山得二齊姜甚狎，祖述不孤雙大老。謂不孤其先畫眉之事，不減張敞。奪授胎難認三，去聲。生身西隱昨夜梅花夢，仙尉并平教贊子真。梅福字也，此作聲，夢中戲言耳。

其四

玉花巾子綠池紳，月旦訛評孝友人。巾子，荀彧玉作紳，必以練却以異色練綠，其他故泣。鶴晚猶垂母淚，俗人爭目以詭異而盡略其孝友。生鵝初不爲兄顰，詠諧百出嬉三昧。雲水千重了一身，見說聞羅仍待制。許君鸞雀去朝真。

唐伯虎畫崔氏像因題余次韻三首 舊刻一首

子建詞描洛浦神，唐君色染博陵身。巫雲已散當年夢，吳粉空傳半面春。韞玉求沽遭棄置，採藤多事問新陳。失二句

其二

盤陀江上水仙神，秦繆樓中弄玉身。邂逅一番明月夜，蕭條幾度杏花春。嫁後形容難不老，畫中顏色易成陳。憐儂正是文君輩，不嫁成都渴死人。

送張子成之江幕

公子材名本卓然，宦遊翻得豫章椽。青天酒散滕王閣，碧水風吹幕客船。佩取司空孤劍在，江連秋壁萬楓懸。知君藻思多新賦，彭蠡雙魚正好傳。

徐文長逸稿入卷四 三十六

送朱大行

九霄萬里浩無邊，黃鵠纔飛隔紫烟。子羽豈無修鄭手，賈生原有去梁緣。過逢寒士綈袍解，告別先公墓艸芊。若到禪齋問燈火，夜深如待舊人然。余與朱讀書禪寺。

贈中軍舊識

偶叨書記混名流，况遇將軍是舊遊。旅次關心供楚桂，軍中留客唱涼州。夜寒牙帳城烏集，春盡營門海

氣收萬里虎頭方食肉書生抱筆不須投

贈俞參將公

并序

北年海陸奸宄通市島夷其後漸剽掠居民
壞城郭賊傷大吏以數十於是公本抱負文
武流聲有年承開府之命提孤軍橫艘海中
經涉春夏賊所當無不應手碎者東南萬姓
賴以全活渭以孤遠每思一致緇衣之情而
不有路會公入府城詣提督府中學士大夫
若諸父老子弟知與不知望見將軍麾蓋感

徐文長逸稿

卷四

二十七

激有涕下者渭於是倉卒集里閉同聲稍知
歌咏者六人各著篇以頌其他散處不在不
量寡昧倘亦有壺漿之意乎

孤城一帶海東懸寇盜經過幾處全幕府新營開越
騎漢家名將號樓船經春若戰風雲暗深夜窮追島
嶼連見說論功應有待寇恂真欲借明年

挽徐高州大夫

山陰公之
尊公也

句容出宰四方師水部分曹八座知來視長公方幾
日忽摧大老是何時懷橋因梓生悲易出塞還家得

信遲絮酒一卮猶未得隔年慚愧寄哀詞

少濱篇爲金子

乃翁知惠州府號鑑
濱金子時盛刻已集

兩代高名百不磨山川其奈兩人何大夫付與扁舟
興公子忘歸半頃波無數翠烟生碧荇有時白鳥浴
紅荷眼前詩景刊無盡莫惟梨材索價多

送郁丞入

覲予家軍藉龍里與丞鄉都
勻接又丞左顧失迎之

聲華貴竹數清平更有都勻亦擅名少府衣冠真漢
吏上都日月正虞庭從戎尺藉叨鄉里下馬荒廬失
送迎此際又從天上去令人倍憶館松清

徐文長逸稿

卷四

二十八

唐簿得獎

醉翁謂其
友朱生也

鳳鸞何代獨無之枳棘卑棲盛羽儀挽粟一朝樓櫓
去旌書連夜度支移邑多竹色袍俱映路近松江鱸
每思黃浦醉翁聞此信定抽采筆寄新詞

陳都僉五十

陳嘗藉生員後官雲
南海樵山人子也

青衿常向泮宮遊共識將軍是虎頭萬里已曾飛食
肉五旬何事不封侯卻因阿大俄驚座轉憶而翁醉
莫愁百歲光陰今已半留貂不解更何求

送南戶部某考滿詩

送者亦
已戶也

楊柳春來未作黃、憐君抱計向明光、省中並馬雖無幾、湖內游魚漸覺長、天下征輪空杆軸、年來供給盡邊疆、定知後夜虛前席、好奏南薰第二章、

郭 部翁姬兩壽

峨眉西去倚天長、引瑞流虹聚一堂、龐氏鹿門同日隱、竇家桂樹接枝芳、酒卮共把雙鸚鵡、簫侶同騎兩鳳凰、自古陳家擅西蜀、何如今日郭汾陽、

呂禮部再燈上元

時呂從杭歸值二月望而再舉燈燕

祠郎宴客敞朱扉、帆檣新從客裡歸、百盞華燈縣未

徐文長逸稿

卷四

二十九

下兩番元夕、賞應稀、雨餘葦葉開籬剪、雪後梅花遶座飛、共道勝筵須有紀、不妨投磔引珠璣、

方長公重五餉以江魚枇杷豆酒

江魚銀板枇杷金、綠菽家醅一甕深、方叔特分長命酒、老夫正按小招吟、且寬牛虎甘人責、莫解蛟龍奪黍心、萬絮千花馮異二、沾泥啣鳥美人簪、

章孟公招陪葛韓二丈特徵酒姬妙解雄舞辱

祝嘉篇率爾次韻

益豕事阮咸也章長公名啟謨字孟嘉號太元

翩翩公子信陵君、幾上青山悵海氛、朱亥侯嬴俱上

客葛洪韓眾總仙羣、杯邀去月當天轉、魚幸嬌歌隔水聞、最是携燈橋上酌、龍塘風皺一宵濱、

其二

投轄風流近屬君、坐淹鶴雀摩宵氛、天河總沒雞三唱、盆酒還澆豕一羣、舞是公孫新弟子、劇多優孟舊傳聞、安知紅袖非優孟、好學三閭哭楚濱、

再次章君

鄧杜門者八年矣章君餞葛君遠游至與諸座客并艇枉邀勉爲一出而

章君酒佳甚云七臘矣是尊公使君所珍物汝墳爾雅及郭璞都作汝濱

妙醞端來老使君、鉤鋒正破楚軍氛、強陪東道遠行

徐文長逸稿

卷四

三十

客故笑西河久離群、四座高談仍舊雨、兩年重聽省新聞、魴魚本自無辛苦、多事樵姬唱汝濱、

沈先輩別歸松江十年再至醉而授筆倚馬懸

河僕目以吳蒙辱贈七律次韻答之

拘體

阿蒙一去東吳賒、三日天風吹海槎、敢言搖櫓遮關羽、卻喜舌辨如田巴、若箇聽詩願不解、苦予赴韻鬢先華、幾淹白坐不投轄、實少青錢付酒家、

陸先輩乃翁曩謬我以函丈後聞多內閱先輩

來知其詳可哭也先輩拈詩弄繪亦自彬彬

可人於其去用沈韻追賦沈陸之交也袖鐵

鏈防害云是渠實事

時大奴閱牆故有末句

沽酒無錢賒莫賒。况堪提柳問鰥。家本吳山詩似。書客經浙水。字如巴。暗鳴袖鐵爲朱亥。涕淚當筵廢。白華。我亦朝昏賸荆梓。幾回舌爛在田家。

陳伯子守經致巨蠅三十繼以漿鱸

二兄北遊久滯每古

燈花又連句淫雨

喜有賢人敬長心。老饕長得飫烹飪。陳遵甕減封泥。液董卓臍高塞塢。金燈火每占花黯黯。人琴俱澁雨。

徐文長逸稿／卷四

三十一

沉沉細鱗紫甲宜觴物。酒乏詩窮更漏深。

十月望後反舌競飛鳴四五日

仲夏聲宜收反舌。仲冬何事競聲聲。春秋月令卽無。准郊藉時鳴底不平。大梵呪長翻黑齒。小蠻曲短換。朱櫻誰能一一與分別。贏得芳齋自在聽。

送錢君緒山

南昌自古盛才賢。亦仗臯比啟妙傳。肯使異同虛白。鹿但教升散遠青瑣。文成舊發千年秘。道脉今如一。線縣况有陽城方予告。好從暇日問真詮。

壽杜通議之父母

侍臣舊立雲霄上。封誥今承日月旁。雙管鳳簫娛老伴。一函鸞字捧仙郎。頻年祿養絲玁。此日霞觴注。漉漿更喜賓遊來。結駟高門誰不羨榮光。

壽戴柳州父母

松溪舊說神仙令。椿壽今符傲吏言。過客倉皇辭上座。長公金紫擁華軒。笑看浮世憂千歲。自養靈臺湛一元。將挹清光陪杖履。恨無羽翼卽飛翻。

其二

徐文長逸稿／卷四

三十二

壁水青衫舊有名。恩波白首喜親承。雙飛老鳳人間瑞。千里神駒天上行。共擬腰圍行束玉。此時心事慳。傳經高門咫尺連滄海。遙對仙人白玉京。

壽張翁

翁年八十儼寒筠。聳骨方願鬢艾紛。舊種槐枝高入漢。今傾桂醕瀉從雲。兒郎遶膝微搖錦。賓從過門半。是文眼見吾儕是童卯。轉驚五十四年人。

送徐山陰公

捧檄將行夏正中。壺漿西出路重重。三千里外知。

明主二百年來有此公。見去何亭不畱。鳥雀飛若箇。爲開籠。真於滿邑南薰裡。別感翻翎一段風。

送葉君子肅訪楊龍泉公

山連閩越最奇觀。君去龍泉幾日看。夜月暫稀禪寺。會秋嵐應滴客衣。寒過辭徐。釋言相贈。久別楊雄。見定歡。却說書齋歲云暮。幸相除。拂待歸鞍。

于溪許某是蠡子山行遇二仙女折松花令其

送往香爐峰上見二人基他日又見二女令其送往秦望山上與二桃一符一詩日子父

徐文長逸稿卷四

三十三

母宵令子來則啖以桃而來否者且燒符後許亦不與父母桃陰置香厨上父母亦不與來而許輒燒符後視桃不見余登秦望山山人對余說乃是前年事

求仙尚自隔蓬萊。仙子一雙何事來。解珮人間托流水。吹簫去路向瑤臺。望中海島茫茫斷。別後松花歲歲開。世事如斯渾不解。青山落日坐莓苔。

洛神圖

旌幢片片引長虹。蓋下真珠絡幾重。洛浦神仙何所

似。陳王詞賦宛然同。輕嬌欲墮波先捧。刺繡纔飛水自籠。雲鬢雙迴環珮解。可憐交甫暫相逢。

燈夕送張君之滇迂其尊人

今歲風光倍覺饒。無人不去踏虹橋。獨辭午夜千門月。去迂高堂倍里遙。飛蓋梅花梁苑雪。歸帆楊柳楚妃腰。此行不爲營名利。要度衡陽雁影高。

送應公子之金陵

公子行遊寶劒輝。寧親綵袖靄庭闈。西園別飲芙蓉夜。東道誰開燕子磯。萬里江光飛海岱。六朝艸色上

徐文長逸稿卷四

三十四

人衣。高皇舊事馮誰問。賦得西京雁帶歸。

應索柳溪雙壽詩爲張封君

鸛雛綵翼翾青雲。簫裏偏娛老鳳羣。柳碧一溪開別業。橘黃千樹稱封君。遶庭羔雁光流霰。映酒翁姑色併醺。看取仙郎無限事。鸞封還換幾回文。

答次吳靈壁

時虜報頗急而吳約以騎相迂飲邸中

爲郎靈壁苦紛紜。預擬精裁一片雲。遣騎總無虛左轂。甚恭卻似信陵君。遶陽虜榭頻飛羽。細柳鑿與自勞軍。縱使馮唐頭白盡。大都不分日摘文。

寄散亭

幽亭初落禁城新。御墨旋飛寵近臣。金馬從來宜大
隱。銀璫何處乏高人。卽馮闌檻睇春髮。未許溪山乞
此身。不信試看鷗鷺侶。飛長在鳳池濱。

送鳴教

總戎杜史皆其東道主

高鳥時時集上柯。高人日日結鳴珂。總戎事業簪貂
近。柱下風稜避馬多。憶昨爲予悲四大。秘今誰不讓
雙蛾。因君一寄倉庚炙。欲啗丁儀奈晚何。

某某兩君舊主人招之相繼北去

徐文長逸稿

卷四

三十五

無奈長安道路爲。兩年兩度去相知。雷連舊醴東家
在。張望佳期北斗移。邵伯倉蚊連夜鴨。河間紅樹早
秋梨。當年我亦經行此。渴後如拳馬上提。奇。詩北
柄移有似佳
期常不定

朱伯子以恩貢首選北上

送之

乃翁嘗知彭澤仲奎人史

館

莊雅

寶昨風雲應六龍。丹霄烟霧矯雙鴻。君王虎觀纔陪
輦。女弟蛾眉早入宮。梨栗可嘲彭澤子。賢良交辟大
馮公。黃門慎莫催廷對。正在從容論及僮。

玉簪盛花嘲之

燕中玉簪若干盆若千錢而越頗賤之

去年百葉僅遮根。今歲千花爛壓門。帶珮銀鈴搖綠
轆。琵琶玉肘滿烏孫。時從鬢底嬌臨鏡。曾記燕中買
論盆。秋後芙蓉憔悴盡。啼烟泣露領江村。

送趙某丞瓊山偕乃弟贛州興國典史竝往之

任海公名瑞者正其治也

趙上虞人孟嘗還珠亦上虞人

三千里外梅花嶺。十八灘邊雁序心。一葉烟中親渡
海。雙鳬堂上伴彈琴。官廉合浦珠仍返。鵬在南溟縣
正臨。匹馬儘堪長問政。雙松應蹇輟高吟。

徐文長逸稿

卷四

三十六

倪君某以小象托賦而先以詩次韻四首

第二首倪

詩以略誤推我。設色畫多用雖黃作底。
倪頗清瘦。又嘗客吳。携一吳童歸。阿童王
濬。小名歌兒。古樂府。九方臯爲伯樂。給薪
第三首倪詩以黃祖諷我。倪有孝友名。我
故獎以黃童。黃香小名也。又以幕客諷我。
故有未句。前首終童亦終軍小名也。亦喜
禪象。頂裏幅巾似冬僧。第四首倪多文。亦
稍傲睨。象邊一童子煮茗。倪別有七言絕
諷我云。猶喜曾無江夏權。謂我幸無
權耳。不然卽一黃祖也。恨矣。恨矣。
卽看負劒游吳客。終是拋繻入漢童。阿堵虎頭雖易
擅。浮丘崔相本難工。敢於玄白嘲楊子。尚恨丹青敗
乃公。筭更難描誰面目。矮人咄詫戲場中。

其二

許慙王濬推王猛，影伴吳童唱阿童。飯顆山頭吟總瘦，離黃舌底吮難工。誰能相馬如薪者，若箇描龍不葉公。忽憶人心如面語，須君着屐九迴中。

其三

只知江夏多黃祖，那知江夏有黃童。宿蚊未易輕純散，老蠹猶鑽故紙工。游戲巾裾留髮佛，扣叅聾啞大。家公慚非十九人中客，付與毛錐玷書中。

其四

徐文長逸稿

卷四

三七

注經筆遶三墳簡，炊茗烟籠五尺童。秋水瞳人雙眼白，春風剪子百花工。無權江夏今誰箇，有用雲林舊是公。欲扣此方應不對，子綦正在嗒然中。

壽吳溧水

湖州人

西來天目碧嶙峋，中有茗溪產異人。昔日臨文俱入妙，今來作吏更稱循。栽花潘岳垂青簡，飛舄王喬覲紫宸。自是生來多道氣，非關嬰姪出黃庭。

送張會稽公入

覲 石洲公

霜白天寒艸欲枯，旌旗高捲出名都。不將竹箭爲方

物，但學循良似漢儒。宮闕近聞修五時，君王自合訪雙鳬。卽如明府生民命，莫對神仙有與無。

春日蕩漿鏡水

效體

短槳長橈出鏡湄，弱羅和日本相宜。廣原積綠催芳急，幽谷新鶯吐韻遲。襍莖攪絲飄易斷，柔波排荇蕩難移。麗候佳辰應靡待，飛觴緩遞棹停追。

緋桃篇

桃花映戶復臨池，聞道穠芳滿上枝。誤落自依裙帶，繡乍開猶學口痕脂。添粧影入玄雲鬢，折寄香隨錦

徐文長逸稿

卷四

三十八

字詩，借問世間誰得似，鄭家紅袖倚門時。

奉送林山陰公赴戶部

聖主凭軒策士林，使君綰綬拜山陰。事當流水纔援筆，縣傍高山好弄琴。天闕徵書隨鳥急，地曹分署映花深。東南財力公俱悉，會計應勞夜夜心。

幕府游武九曲令擬詩

時兩道者縣居削壁下迎幕府

翠蓋高牙停曲徑，仙宮廣樂導清游。風傳短吹音還遶，山夾迴溪影自流。關尹預占函谷氣，桃花故引武陵舟。歸來別有笙歌擁，看月重登庾亮樓。

王將軍再邀觀獵予方歸越不赴

車騎環林款客扉。東裝初罷曙鐘微。西陵自喜揚帆渡。東郭遙憐控馬歸。荒艸迴堤天共遠。鳴鑼撲地鳥俱飛。懸知行樂無過此。何事朝朝與願違。

鞋盃嘉則令作

南海玻璃直幾錢。羅鞋將捧不勝憐。凌波痕淺塵猶在。踏艸香殘酒併傳。神女罷行巫峽雨。西施自脫若耶蓮。應知雙鳳畱裙底。恨不雙雙入錦筵。

送績溪胡氏兩公子

徐文長逸稿

卷四

三十九

翩翩公子鳳毛長。幕裏辭親彩服揚。共羨連枝承雨露。那堪分手在河梁。天邊並馬看飛雁。篋底分衣認佩香。自古世臣元濟美。看君此去有輝光。

送同知王白竹公

幾年佐郡已資深。金馬懸知有陸沈。捧檄重來渾了事。拂衣歸去本初心。綺琴暗憶瀟湘雨。粉署真辭暮夜金。桃李戀春畱不得。祇培棠樹長清陰。

王母壽詩

王之臣乃母臣
自編世集索詩

鄉里爭傳太母賢。世家親是長公編。半生辛苦流奇

筆。百歲榮華表暮年。白髮當尊搖鳳翟。綠衣遶座拂雲烟。此時定有添籌祝。不放金陵酒似泉。

寒食後駱君携酌次其所示別作韻答之

破鎗長拾鵲巢柴。忽枉行厨向此開。笑引醇醪對公瑾。悲生寒食哭之推。竹書劫傷渾應燼。花雨天愁亦懶裁。海水海風鵬翼盡。切堂偷此一浮杯。

駱復用韻和答再次之

猗猗一束嶺南柴。五葉傳花自此開。顧我久無傾蓋語。多君剩有法輪推。隣園笋色班如淚。客甕梨春醉

徐文長逸稿

卷四

四

未裁。盡道高陽擔麴蘖。誰憐有託付深杯。

賦得雲渠篇贈親交馮君

年來懶向紅塵地。喜與馮君結社遊。數片寒雲迷野屐。幾條秋水掛高樓。分爲池沼搖明月。獲卻魚苗打白鷗。聞道十洲元不遠。要通一派接扁舟。

劉伶鍾

片鍾縣車鍛者誰。定知叔夜爲儂鎚。柳邊幾受寒泉淬。花底長陪醉客嬉。四大還家何用爾。一時奪彼亦嗔伊。古來競詫長弘血。化碧當年若箇知。

仲春有客登西興鎮海樓觀潮寄詩答此

爾眺西陵展妙裁，我依南郭塔如灰。
徐娘洵老多情，去枚叔觀濤七發來。
片鍾任埋償酒業，雙魚長踞正花開。
比萊庄上是其庄名門如水，碧草茸茸抱鹿孩。

吳子明際訪蛟門訪沈嘉則諸名公

吳郎少小解聲詩，月露風雲薄不爲。
孔雀東南古樂府詩題將許偶，關雎窈窕是其師。
忽思海畔推諸沈，欲拘榴花寄一枝。
時五月三日不若買舟親訪卻，深談正是日長時。

徐文長逸稿／卷四

四十一

十四日飲張子蓋太史宅畱別

久繫初出明日游天目諸山

斗酒那能話不延，此行無事不堪憐。
弓藏夜夜思彎日，劍出時時憶掘年。
老淚高梧雙欲墮，孤心缺月兩難圓。
圓明朝總使清光滿，其奈扁舟隔海天。

五十生辰吳景長携諸子弟餉予園中

回頭四十九年差，兀兀將身伴肺嘉。
石名太古齒數以石爲獄真慚虛大馬，枝幹猶記渾龍蛇。
縱令百歲能餘幾，况復孤舟未有涯。
多謝諸君畱醉久，棘牆新月上梅花。

雪中市樓灾時有新聞

千門六出枉滕翁，一燼飛翬了祝融。
正訝瓊臺穿電急，瓊赤玉相沿誤用耳忽驚海竈煮鹽空。
餘花落座涼焦額，泮溜隨人泣斷風。
挿漢冰心知幾座，昨宵新燦兩高峰。

送周縣公量判南康府職捕盜

鳴琴臥治正相安，忽作監侯水國彈。
司馬江州行擊楫，少年湖上正探丸。
青牛谷秘遺經在，白鹿山空講席寒。
餘力不難興絕學，預爲吾道一彈冠。

雞聲

聞雞起舞左傳賈孟見雄自拔其尾問之侍者雞自憐爲犧也李白詩有何日金雞放赦回蓋以雞竿

徐文長逸稿／卷四

四十二

夜郎詞客絕羈栖，江左微輪餌牧羝。
無事着鞭誰起舞，不煩喻詔正堪啼。
雄吭莫殉青天曉，利嘴留防綉尾齊。
自古擅名危不細，每因呶喔首爲低。

其二

自許圓吭全令惠，未輸丹頂擅鳴臯。
香消幾喚山牕午，漏斷頻呼海月高。
杜曲儘教催鬢老，秦關曾放竊狐逃。
翰音也是登天物，肯向梧桐羨鳳毛。

蛙聲

埴井之蛙盛談其井中之樂以矜東海之驚出莊子公冶長被縲再得鳥言而始雪
晉書佛圖澄聞塔鈴日言國有大喪亡而石勒果成此詩謂鳥能言則蛙鳴必是言矣且

鈴無情與蟲鳥異尚能言今蛙有言可忽之
而若聲若賸耶但無佛圖澄之聰聽耳戲咏
也

綠蒲池畔渾蠻語明月樓中攪客眠東海劇譚當此
夜華林一問幾經年鳥言雪後人應老鈴杵風吹話
自懸况是含靈苦饒舌不應聾賸付茫然

其二

微蟲亦藉語言通細雨黃梅處處同近水人家喧鼓
吹隔牕燈火課兒童爲儂作計無如啞縱我能聽亦
似聾寸艸尺蛇須仔細莫教花落怨東風

徐文長逸稿卷四

四十三

蠅聲後泰符堅將赦自艸詔甚秘忽大蠅集筆
端已而化爲人呼長安街市洩其事又蠅
能亂黑白敗壁然畏蜴又能亂雞聲見齊風
又小雅曰營營青蠅止於棘讒人罔極交亂
四國蓋以此人之讒也夜朝之朝音潮正指
齊侯事四靈謂麟鳳龜龍蘄州產綠龜俗云
能辟

報赦先來呼外市含煤欲去敗連城竟窺趙壁穿廷
入公向秦王遠筆鳴午曲故繁欺蜴睡夜潮直誤與
雞興何人已墮營營弄枉擬蘄州買四靈

其二

時呼綠衿過關內更挾朱唇乞醉鄉遠座呻吟羣止

乘風宛轉共吹簫翻嘶晏塵香徒辟一亂辰雞夜
正長愁殺滿城簪艾客兢將雙耳抹雄黃

蚊聲

南薰吹漲綠胎蟲插喙如芒響不窮飽喉已馮喧夏
月哀吟翻苦怨秋風一城市客朝難外百甕醺雞晚
瀝中施與皮囊枯亦得只愁無計作家公

其二

秋唇應候自應花夏帳誰能障爾譁萬馬迎風飛箭
鏃片潮隨雨上江沙籠巾較可蒙頭睡傷耳難教借

徐文長逸稿卷四

四十四

鬢遮聞道靈符能絕響欲從勾漏覓丹砂

送某公遷南戶部

馬上尚書白面郎居官新喜舊周邦齊梁花月談雙
燕淮海風烟隔一江積水游魚中庫板白棖紅栗里
人艘西臺御史生祠在專待君侯與作雙

雪中紅梅次史叔考韻

雪中最妙是紅梅糝團團併作堆幾點粉腮嬌入
座數枝濃淡巧塗腮繁華種裏仍如雪蜂蝶叢中任
去來醉後移燈玉闌畔嫦娥扶影上瑤臺

史叔考荷河汀號篇

若耶溪水積長汀，中有荷花出藻萍。葉底嬌歌蓮女
亂，晚來睂黛遠山橫。紅衣倒護雙栖鳥，綠潑時波一
片冰。結社此中應絕勝，欲從何處覓蘭亭。

潘子以落花紅滿地爲題令賦

自古有新終有故，從來無故亦無新。風雨不禁三夜
擺，乾坤別換一番春。醒憐滅燭迷紅粉，醉臥沿堤爛
錦裯。若使黃金能鑄帶，至今桃李屬安仁。

張封君輓詩

杭人也種茶竹五畝於一片雲所一片雲南山奇石也

徐文長逸稿

卷四

四十五

五畝茶園萬竹紛，艸堂何歲去徵君。紫苔漫蝕千金
劍，蒼蘚愁枯一片雲。級予郎官從日下，人稱長者隔
江聞。細詢湖上藏舟處，倘竝孤山處士墳。

某平湖詩應索

泗州人號築野姓傳時知平湖縣

有客携我青絲壺，半側儒冠說宦途。泗上風雲猶
聖祖，江南桑柘數平湖。歌謳一國誰能借，美刺隣疆
亦豈徒。兩點傳星明出宰，君王連夜夢雙鳬。

予奇梅傾之松客有誇予以漁者

客行猶記五更鐘，萬樹梅關東復東。忽作波濤初雨

後，蔚如烟霧遠看中。近聞萬里歸人說，更訝千盤薄
漢雄。物產絕奇安有極，高昌虎珀照天紅。

紅葉

朱顏晚作鏡中姿，紅葉秋嬌野外枝。愁緒幾宵催鬢
髮，林霜一夜老胭脂。寒村半映烏栖處，破屋偏堆柿
爛時。蓬底一梢尤妙絕，漁舟絕勝蓼花維。

酌張氏山亭時病瘧歸後復自酌至醉東此

隔林携榼近庭闈，舊業新祥兆不違。竹下彤雲芝一
本，松間綵線雉雙飛。媚筵小洞迎苔出，挂嶂涼絺帶

徐文長逸稿

卷四

四十六

翠歸醉後可容逃，瘧鬼夜深重調酒兵圍。

風木篇應索

鳳陽人舊爲南戶部郎曾定松糧叛卒茲參閱

建業風烟宦邸身，曾收叛卒蕩京塵。鎬豐宅水龍飛
地，劍佩趨庭鳳起人。早歲弄雛歡不少，夜風搖木涕
何頻。近聞佐伯留閩海，蜩蛤菰蒲併是春。

送某君之京

春宵燈後雪初晴，抱劍封書事遠行。廿載酒尊皆北
海，一朝才子獨西京。棘牆付與啼邊淚，柳岸應愁別
後鶯。若顧寒驢尋好景，有人說我舊游程。

季子賓五十 謂賀生子第二事。有一副室

纔見青衿紺領圓。五旬頭白一何便。通家忽已經三世。問齒真慚大九年。誰見買蘭秋不子。從來稱驥老能先。兩般賭勝看高手。急敝茅齋備客筵。

長至呼大兄飲

馮將坐息準歸陽。道吸禪呼鼻。齋長雙壁再迴圓。篋赤片葭初破卵。泥黃糟醕難自曛。長日豚犢能忘砥大楊。百命今朝生意始。一門灰槁斷人腸。

送某君暨其伯氏還松江

徐文長逸稿

卷四

四七

燕市相逢已莫春。弟兄傾蓋往來頻。海天一日歸雙雁。柳色長亭悵幾人。等是苦辛尤日莫。漸逢蓮藕始鄉津。不知黃浦秋來月。醉後同誰細鱗。

送子肅赴三團營

時子肅病喘人謂其行也不宜。煤坑故賦此慰之。戚總其

舊主也

萬里從戎赴朔屯。新秋騎服雜涼溫。南人煤火滿京國。東道高牙壁薊門。貂賤不妨吹季子。劍長久已識王孫。客中如此良堪住。枉說風沙晝夜昏。

壽王龍石二府

使君稱壽紫虹纏。輿頌臺歌美盛賢。銅章曾佩二千石。玄髮新晞六八年。此公正四十八歲高峯白雲留省署。歲星金馬舊盤旋。茲辰正值稱觴候。剩得蟠桃出帝筵。

其二

海國紛紛豔菊枝。和風偏薦小陽時。慙爲桃李蒙春色。喜借松筠什慶詞。輦下文章黃甲第。江南財賦白雲司。莫言佐郡淹明府。玉珮行看集鳳池。

代某往壽

徐文長逸稿

卷四

四八

椿葉萱條本並芳。授經和膽亦同行。如何此夜瞻南極。獨伴長春映北堂。舞綵翻嫌非具慶。霞章行看出明光。抽毫作頌期他日。百歲流霞滿玉觴。

送府學某師推處州

時方攝餘姚而衙多妙侍處州盛以露釀四方多來

版名金盤露

扶風帳底舊吳娃。把燭今番照別瓜。秋露滿城陪酒郡。春雲數片對山衙。禹嶠舜川題正急。嶺猿灘雪去何賒。莫言桃李俱回首。烟艸孤心一夜芽。

樂閒園詩

神虎卽神武也。六朝以來以虎當武或四國諱耶其人司幕布政

卜築名園別有村。祇憑魚鳥送芳尊。一冠神虎懸薇幕。五樹鳴蟬種柳門。世上督郵應不少。里中親戚豈無存。歸來一話何妨却。拋擲晨光直到昏。

馮伯子新居是三月望

居在飛來山下鄰學官浮屠始告紫金街

新居明月滿天街。夜踏春陰若箇陪。一自紫金辭舊伴。羸將蒼翠遶飛來。紅芹笑指宮牆傍。白塔閒看鶴雀廻。未必三遷專爲此。却因得此恣新裁。

魏文靖公卮貯以梓匣輒賦

魏公名麟蕭山人吏部尚書謚文靖

余觴特海螺而已故有紅螺白稱之句一杯得之木澄劉氏之先世以石米買而制如一

徐文長逸稿

卷四

四十九

小荷葉 梓木有紋曰 鴛鴦錦

瑤臺鑒蓋妙京畿。若箇豪家不打歸。舊買紅螺俱粵翠。新收白額總遼稀。不辭梓檢鴛鴦錦。那取蘭陵琥珀飛。莫問鰥生辦不得。卽令辦得惹翁嗤。

俞母節詩

無錫俞翁與母訣書米心雪操四字母遵之教其子成進士時同知紹興

俞大夫汝成工詩故永其母者饒有雅構

藁砧一別淚闌干。冰雪遺書墨未乾。每執寒燈看不盡。獨居羅帳歲將殘。紅粧久歇孤鸞鏡。白髮仍簪鳳冠。地下相逢應有問。丈夫猶自立孤難。

俠者

縣門一見不通名。入肆開尊俠氣生。却說吳中姓梅者。曾過燕市吊荆卿。路逢知己身先許。事遇難平劍欲鳴。自古英雄成濟處。也應君等爲橫行。

與季長沙老師及諸同輩侍安太平葉刑部先

生於禹廟

時老師值生日葉自太平遠來亦避賀生也葉與老師昔同官南部

長沙太守西曹吏。從在南都數往還。舊日爲郎俱白首。今朝稱壽對青山。萬松夾道將成石。一水當階恰抱環。陵寢年年謁春日。偶因嘉客得重攀。

徐文長逸稿

卷四

五十

吳學師爲白賁將軍索賦

勅書樓

樓在南昌以孝行得

書

高樓內苑隔塵凡。細雨斜通南浦帆。祇爲承恩自霄漢。不關招隱向叢巖。瑞雲偏捧啼烏樹。繡拱端居賜璽函。聖孝由來感麟趾。風人因得撰河南。

順昌諸友約陪遊武夷後俱不赴道中追憶

勝遊曾許得相親。獨往仍憐舊約頻。飲馬溪邊花照水。更衣樹下雨隨人。青山盡繞官程曲。紫氣長留蛻骨神。自識仙踪杳難覓。歸來笑說武陵春。

過許君精舍

傳典

高門偏自傍城隅。車騎迎賓席每虛。西去垂楊臨大道。東來流水遶清渠。牕疏積曙晨搖筆。花樹栖螢夜映書。更喜數爲文字飲。新秋還得慰僑居。

季子守宅觀音蓮

昔聞火裏蓮能長。今見蓮從陸地栽。廣葉祇馮圓性轉。簷花全借法身開。叢搖寶鬘風中去。氣遶梅檀雨後來。試問集觀誰具眼。解將真見聽飛埃。

送允大周君北上

時燕別於西湖

徐文長逸稿

卷四

五十一

新開彩鷁正相催。別燕偏臨湖水開。燕市酒徒還未散。漢京才子訝重來。繁花拂棹含輕霧。小伎鳴箏掩薄雷。却說追遊能幾日。連鑣重遶大堤迴。

壽胡介公

時督撫浙直江福

幸從羣彥集芳辰。申甫生周別有神。以德既堪三壽頌。將身却奉萬年人。劒光激座催歌急。海色流杯送酒頻。更取一卮飛作雨。江南無地不陽春。

奉送布政使胡公督撫江西

號柏泉視陝學疏北虜策行世

南國甘棠付召公。新銜兼掌一方戎。手握兵符分閫

外身披儒服坐軍中。樓船自映行邊水。甲馬偏嘶戰後風。寄語樑丘誰氏子。請纓曾上漢廷封。

行經玉山吊孫烈嬪

孫士人家也。無子。蓄一妾。身遇賊。袁三嬪欲全其身。賊割其五內。成錢。緒山公命作。

伴代之隨賊度。妾去已遠。始罵賊。

桃花含子怯風殘。少嬪捐生爲所歡。趙氏存孤較猶易。木蘭替父不爲難。鏡中玉靨迎刀碎。頭上金釵照膽寒。此際白虹應貫日。非關易水別燕舟。

齊雲巖

嘉靖間勅新之

漢京何用祀神君。福地仙居處處聞。懸水千絲非雨散。層山百葉是蓮勻。鋪明上與毫光合。瓦碧平將樹色分。暮道無如明主切。萬年應馭鼎湖雲。

徐文長逸稿

卷四

五十二

嚴江茅大夫見贈賦答爲別

鹿門

漢將移軍細柳營。每從高會聽鳴箏。惟應落帽當筵醉。那取從軍載筆行。彩鷁停風維曉岸。斷鴻隨雨入秋冥。江堤芳艸霜中盡。明日將誰寄別情。

答嘉則

才子能文幕府收。將携篋劒副行舟。碧幢近映江光暮。彤管遙分樹色秋。萬里烟波雙伴影。幾羣鳬雁一

滄洲回看天際冥冥處搔首西風動客愁

崇厓

崇厓薄瘴接遙天兵馬宵征踏月圓漸度重關增曙影半留行竈滅炊烟萬山束路通千里二水分流各一邊蜀道傳來還覺險高歌一曲使人憐

北上別丁肖甫於虎丘

少年同學共青瑣一劍孤飛何處天別後相思應與共向來心事尚難傳樹連古道冬催雪水泛寒燈夜泊船自是陽關歌不得祇馮尊酒醉君前

徐文長逸稿

卷四

五十三

徐州道中寄諸陶兩翰君

南明念齊

敝裘短策去翩翩昨奉離觴似隔年目送浮雲悲遠道心隨飛鳥向遙天河流遶岸紛成渡馬驟將塵踏作烟客裏自甘如此景不堪持贈玉堂仙

贈錢君

錢龍泓時客京師以翰藝自給有封侯出鎮者百金要之不赴

將携彤管遠行游燕市羈栖歲月流白壁不逢知己獻黃金曾却貴人投歸看破匣幾緡在出鎖開房一榻留好與南州徐孺子時時同醉酒家樓

香山寺僧方荷能詩出其師護松號冊索次

壇畔蒼松綴紫苔遠公曾記昔年栽不教秀色流華屋只放疎陰覆講臺愁爲石化將鱗去喜作濤鳴雜梵來却憶吳山五千樹寸秧盡是老龍材中峰和尚種松五千本於吳山今皆連抱矣

送葉子肅再赴閩幕

我昔曾操記室文君今又作幕中賓共憐蹤跡隨萍梗誰道詞章動縉紳楊柳自抽離客思櫻桃初學美人唇此時欲別難爲別况復啼鶯弄曲新

送季子微北上

乃翁彭山老師服方闕求志閣

徐文長逸稿

卷四

五十四

吾師有子舊承顏千里徵銘館閣間去綰數金酬綵筆歸鑄片石藏青山野棠立馬人聲墓津柳迎舟客渡關滿眼臨岐雙涕淚不因爲別故潸潸

乙丑看迎春

時病初起

青帝鑾旂繞大堤東郊仗引協羣黎枝輕已作開花意履重偏多奪綵泥一道風光隨曉騎兩行簫鼓雜春啼微疴豈只都除後兼得陽和滿袖携

病起過仲虛山人遷宅

山人第宅幾經遷景物無如此地妍西去河流通郭

外南來山色落簷前。賓游併作桃源覓。魚鳥真成鏡裏懸。病懶數過翻覺易。小舟隨釣繫籬邊。

送彬仲應貢北上

經閣詞林早擅名。莫將難遇嘆平生。已通薦藉非無路。不負相知在此行。萬里桃花添馬色。一行征雁渺離情。定知後夜相思處。獨坐山居對月明。

壽王光祿

芳園本自樂嘉賓。况值生朝集慶辰。皓齒定知翻壽吹。善音長髯應許竝仙人。君美飛觴候月心。耽夕抱。

徐文長逸稿／卷四

五十五

甕澆花手占春。最喜陽和如有意。流葭初動管中塵。

園中懷宗師馮公寄呈少洲公時陝右使

長從日下望長安。花鳥驚春幾歲闌。分陝秦藩雙岳重。傳經吳館萬松寒。叨陪國士蒙知易。誤飯王孫覺報難。却說更張慚妙手。翻令一曲繫南冠。

鳴教五十

海東幕客總翩翩。旦日筵開海嶠連。百歲易過今已半。一生難遇各成憐。飛花自滿談經宅。帶艸時縈辟壺烟。更欲與君論箇事。不應身世老蟲箋。

節慈篇爲吳通府公祖母夫人賦

夫人新寡時通府之父方

提抱後亦爲州判官葉子肅至自休寧爲索之而作

青年粧粉久辭勻。婦節親慈世所聞。身作孤鸞惟照影。眼看雙鳳遞凌雲。嬰情繡襦山俱重。結念并刀水不分。病起已拋人世事。轉因題咏淚紛紛。

景文三十生辰次韻

千家後代應高門。青鬢流光遠憤痕。剝曲相思老朋友。習池游戲好兒孫。芳年易去將誰怨。末路難酬是子恩。稍喜籠中鳴雁侶。聯翩作字叫天聞。

徐文長逸稿／卷四

五十六

王先生示其夫人哀詞賦此奉慰

白頭青鬢久相知。不覺音空手下絲。機斷舊成羊子學。飯餘今憶孟光眉。西天花雨重生路。南國樛陰逮下枝。却說碧霞池上鳳。幾回着意伴英雌。

讀張君叔學所作姊氏狀卽王先生配也用前

韻寄之

屈原姊娣每自潭水歸慰原叔學宅白魚潭每舉輒落迹相似之

女嬃遺事弟親知。書罷雙懸淚若絲。潭水每歸憐放逐。粥爐無復燎鬚眉。班門有女成三士。寶樹如君占一枝。好志不應無外史。豈將文字鬪雄雌。

送金先生宰武康

昨歲承顏畫地中，看君道氣暖融融。
整辭飾鷺升堂鼓，去泛仙鳬送舄風。
芳佩陸離紛水艸，短蓬朱碧寫江楓。
極知望氣須雷煥，不到豐城意轉慵。

送御史大夫趙君節鎮川貴

說得冕玉

霓旌萬里擁樓船，共說牂牁漢郡年。
秋浦送人歌白苧，夜郎吹笛待青蓮。
兩藩重鎮盤江合，五姓蕃君後殿延。
北極從來俯南陸，好將柔遠答皇天。

夜宿龍南山居間梵

徐文長逸稿

卷四

五十七

寒林禪室數燈懸，清楚纔聞客未眠。
去遠依然歸夜靜，來遲猶自戀香烟。
性靈微觸經衣上，僧散餘鳴遶壁間。
聽滿十方何所礙，修行誰證耳根圓。

送王君入監讀書

新建應襲

繡裳赤舄事征東，麟閣曾經論武功。
聖主何心收印綬，遺孤今日大山中。
過辭家廟貂蟬在，獨上關河雨雪融。
寄語伯禽多自愛，成王原不忘周公。

殷孝子詩

盜將刃其父，幸代之數言而解。

心上經綸元皎皎，眼前圖牒總班班。
若令夙父於人

手何用生，身在世間，一念未萌，看惻隱，片言排難見機關。因之忽憶移忠事，不信諸君不汗顏。

送李縣赴調

養虛公

好將寵辱付浮漚，公道於今何處求。
誰謂一春淹別駕，又飛雙舄向神州。
秋歸遠水行應杳，夜發輕舟挽不留。
楚璞由來來天下，寶不妨明主再三投。

送新昌某學師諭告致還南康

絳帳中橫半席青，鄰庠猶自識先生。
傳經鄉國聞朱陸，並馬吾師是弟兄。
漢室尚須垂白召，明時何事拂

徐文長逸稿

卷四

五十八

衣行，試教別後從西望，還有春風到小亭。

次日復酌於鄰舍登飛來山訪浮峰上人

瑤榭瓊臺望轉深，紅雲穿日散輕陰。
天留霽雪教人賞，地放寒梅要客尋。
閱歲已知頻改易，逢時何處不登臨。
悟來自笑渾多事，何用題詩在碧岑。

贈李遼東

十載棠陰滿郡中，更慚桃李倍春工。
江南高枕新司馬，遼左長城舊總戎。
笳吹閒飛蘆渚月，樓船時泛錦帆風。
太平坐致今如此，猶費深籌畫燭紅。

登滕王閣

南浦雄州開水上，高臺積翠遶天涯。匡廬地遠連秋樹，荆楚山長入晚霞。新閣不巢唐幕燕，莫林多下漢江鴉。歸船便取章門路，西去郊原日易斜。

人日立春

年來日日風清日，今日風清更可人。遙獻美湯憐送節，更聞金勝簇新春。烟添柳色看猶淺，鳥踏梅花落自頻。東閣早時聞一曲，却令和客不勝新。

每過宛輒擬謁關里轍阻追賦三首

前刺其一

徐文長逸稿

卷四

五十九

明珠不解捨衣邊，日禱驪龍枉自虔。借問儒家懷闕里，何如佛子慕西天。片香幾買經過日，萬木終懸會葬年。只尺翻來一不至，是誰騎馬倩誰鞭。

其二

如一豎牧千羊，博取三墳覽百王。誰越殷周徵夏禮，獨餘江漢寫秋陽。孫枝歲久龍鱗暗，翁仲霜濃馬鬣長。不用今朝愁不至，年年此路自堂堂。

間有賦壞翅雀者，予嘗傷事廢食羸眩致跌，有臂骨脫突肩曰：「昨冬涉夏復病脚軟，必杖而

後行茲也。感仙癰之易賊，羨令威而不肯橫。榻哀吟輒得十一首。

前刺其五

兼兼借比未能雙，盡日鴛鴦戢在梁。丘伯易占何相薄，盧生難軟片鮑僵。年來羅網渾巫蠱，爾輩瘡痍尚稻梁。騷簡半爲魚所盡，淚痕多是吊鸞凰。

其二

令威絮壘不勝痴，遼海羈雌別怨思。半取水純歆篋扇，雙遮鐵柱插江沙。悠悠一念終銘石，掃掃孤簷且落花。安得徵君三百字，暮潮秋雨洗龍蛇。

徐文長逸稿

卷四

六十

陸子寄餅

餅餌枚枚旨且柔，老齏呼鈍也饒饒。菜園此日來羊脚，蔗尾何年到虎頭。醉倚西鄰招禴祭，戲將南面問骷髏。因之忽憶而翁睡，一覺今年三十秋。

史甥以十柑餉

黃柑久矣斷衢州，甥也何來十顆投。照酒影中陪皺面，無鹽腮畔落粗瘤。小兒塞上嘗寧得，病老床頭渴正求。我欲爲儂添一傳，大蘇先許拜穰侯。

穰侯見大蘇黃柑傳

徐文長逸稿卷之四

終

徐文長逸稿卷之五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評選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王思任季重父

五言排律

送張子蓋會試

正月十七日

春雪作花日。題紙送子都。懸燈當歇夕。卜采訖。擣菹。杯。濤。宕。椒。碧。酒。膽。與。人。麈。身。伴。棘。牆。鼠。心。搖。芳。艸。途。不。得。雙。握。手。惟。聽。隻。呼。盧。看。君。將。筆。賭。一。擲。萬。青。蚨。

贈錢生

善琴療書及詩花葉

徐文長逸稿

卷五

越國有錢生。思親得令名。片蘭如惜寶。一慟欲崩城。綠綺橫長石。青囊挾內經。栽花文士集。悟艸檐夫爭。儒雅永堪把。真誠意可傾。莫教忘兩字。忠孝舊家聲。

方氏子園竝蒂王瓜四子頃亦稍圓

年七十

老去圖能便。艱難七十年。壞轡牽遠井。破屋接鄰烟。脫帽當茶竈。持鋏掘筍鞭。忽來新莫逆。喜拜舊忘年。盛指蔬籬外。遙垂篠架邊。瓜雖非五色。蒂却是雙圓。杵向秋砧掛。旒當曉鏡懸。嬌黃濃髻。鈿嫩黑。楓針綿。莫問三眠柳。那論並萼蓮。學胎咽對紐。雌尾鼻俱穿。

災。正。牲。圭。盡。時早甚權。難。雨。露。專。客。權。浮。白。賞。婦。喜。用。

紅。纏。花。落。知。誰。後。藤。升。是。孰。先。牆。蝸。分。隊。篆。野。鼠。別。

曹。綠。女。取。持。雙。髻。孫。猶。軫。二。絃。霜。時。宜。畫。捲。月。令。好。

書。傳。楊。尹。歌。成。帙。昨楊縣長衙亦如此刊詩成帙柳。州。箋。數。聯。亦瓜

柳。他。年。收。外。史。併。此。入。頭。編。駢。拇。從。來。賤。重。瞳。自。昔。

憐。馮。渠。閒。估。較。何。處。定。嫵。妍。

予寓園亦產雙瓜方釋如琴軫為人落之

未可充三棒

詳攷福生參揭今三棒鼓也

惟。堪。軫。七。絃。承上儘。持。

揭孟德莫去惱師延

承上二句

合。并。支。荷。霧。商。量。擺。酷。烟。

徐文長逸稿

卷五

長。腰。雙。鵠。卵。大。繭。八。蠶。纏。自此以後俱預擬其壯時當亦如方圖而今惜其天

也。翠。葉。遮。難。滿。黃。臙。映。自。妍。遠。藤。香。結。字。近。水。脆。生。

涎。內。履。愁。無。地。懸。匏。苦。在。天。天上有瓠瓜星同。心。思。蘇。小。雙。

匹。騎。走。楊。堅。國。豈。無。雙。士。軍。元。有。兩。甄。邵。平。聞。恨。晚。

武。墨。摘。還。憐。蝦。蟬。睛。丫。海。麋。麋。角。聚。顛。行。排。鴻。入。漢。

齒。露。象。埋。田。夜。夏。啼。周。日。叔夜麒麟哭魯年不遇言

投。校。賢。母。誤。此下並言誤也避。杖。走。兒。猥。鈎。吻。黃。精。賊。彭。蜺。

紫。甲。權。出。藍。書。未。熟。出藍即荀子勸學篇首句本。艸。註。徒。箋。慶。弔。

俱。迂。爾。著。龜。亦。莽。然。下。簾。翁。已。矣。誰。為。跌。三。錢。

芷齋號篇

白芷何年種，騷經舊許才。梢花雖未覩，本艸說嘗開。
難見菖蒲蕊，深含荳蔻胎。下帷香罩座，側甕水抽苔。
腦麝爐宵歇，芝蘭客日來。徑荒他芍藥，杯近此莓苔。
豚柵休教放，鴉鋤促更栽。瑞呈書帶艸，喚入隴頭梅。
卽未堆千古，還宜砌一臺。夜深箋易者，字字撥燈裁。

挽某君之配蔣

章臺走馬歸，欲畫已無眉。卿卿果誰復，棣棣選儂儀。
解衣恨不蚤，織素敢嫌遲。舊德非蘇妲，新奩是孟姬。

徐文長逸稿入卷五

三

黑貂歸屢逐，紅羅換不施。憶昨甘羞譜，食譜也悲今苦。

誄詞霜砧休夜響，雨閣罷春歸。訣誓留條脫，憎人唱。
屢屢鹿門未采藥，鸞刀且斷機。應有殘絲在，淚盡樂。
羊衣。

送通府熊公

萬里滇南去，姚州路最西。停輿逢象渡，側蓋聽猩啼。
渺渺茲行遠，登登與斗齊。瘴身試鐵漢，柱字洗銅題。
幾載明湖鏡，繁馴長鹿麋。常平紅米厚，兼攝赤紋提。
爰有同魚者，良懷肩並攜。翳桑分趙飯，結艸夢秦鞮。

稍幸舜牛舉，那堪臥馬蹄。赭衣不敢送，隔樹語黃鸝。

元夕先一日諸君俯屐小飲聯句盤中聚既各

散去余隱括其剩雋而東陽袖珎不勝倣悍

此後當咋指 多多益善又能驅市人使戰

真詩中淮陰也

元夕款靈均，清尊道氣殷。盤高惟韭薤，筋下謝臙臙。

東自青州至，梅從綠萼芬。抽編闔競病，振咏響鏘鏘。

旣落枝難綴，相黏意轉勤。同筐憐昔併，異俎恨今分。

瘦爲干苛日，肥堪冠密雲。雞心望貢篚，羊矢分樵斤。

徐文長逸稿入卷五

四

老嫗腮搏，裝愁娥乳突，繡如瓜，麗覺誕似杵，細能勻。

海荔何勞殿，交梨尚許群。甜先閩橄欖，黃染晉牙齦。

瘤癭縣襟小，蟾螭篆紛麻。陂山頂畫紗，綢緞邊紋。

似繭初成馬，如茸略綻麋。樹還珎，霹靂藥亦策功勳。

纂纂榮華句，來來離合文。比心投赤果，塞鼻笑紅裙。

揅枕花生燭，槌膏氣奪芸。葡萄烏鬘漆，瑪瑙紫雕簪。

遙憶游燕日，逢渠始沛漬。浴堤傾大斛，攤瓦遍斜曛。

物價離鄉換，人情貴耳聞。壁多俱抵鵲，怪罕共驚鶼。

是險休輕冒，何難且莫云。酒闌張錦興，韻捍亞夫軍。

微管龍開羽穿燈架拘筠艱難貂尾續愁殺老彌明

中秋發舟越溪將游天目同韓達夫門人吳系

馬策聯句

出郭月正上迷波雲稍黃渭井梧初剪葉天桂忽飄

香系遠落諸英渺遙峯寸碧長渭寒枝驚鳥雀征棹

載琴箱系樹底秋光滿船頭夜氣涼策曲塘翻刺菱

夾岸浸疎楊達夫潑亂白魚躍山移綠鷁翔系半宵

聯鏡曲一水接錢塘策漸漸天如洗年年雨阻觴繼

道那能如此夕微曙醉清光渭

徐文長逸稿

卷五

五

徐文長逸稿卷之六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評選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王恩任季重父

七言排律

萬曆八年正月三日四日連大雪

責以板實

恐不能解然危韻僻徵楚楚不俗

三日四日吹陰霞爲豕爲羊驟日車夜裏蠅蛾鳴隙

紙朝來燈月亮簷牙急開門板迷梁鳥盡訝街心遠

沛蛇唱玉量銀過斗柄埋花沒樹到天涯但飄瓊葉

徐文長逸稿

卷六

一

無枝帶細碾鱗塵度殺紗塞北雲黃非馬集江南天

黑是蝗遮紛紛輕薄方穿市慄慄粗人已笑茶驢影

滿橋能幾箇鳳吹華館有千家敗綿不熱衣如鐵窮

巷無烟突似指歷歷空倉蹲餓雀昏昏積氣破寒鴉

八條水柱擎天上九月春梨壓地花搏象搏獅供一

戲易汚易皎竟雙瑕懶飛金谷將歸蝶略墜陽城取

壞麻遼海不消貂鼠穴于闐進斷玉塲沙只輪野老

煨爐處火到梅尖露一叉

蛙聲

本神蛇所居有煉
瓜氣莊子蛇憐蛇

闕事則可描神有憾

紅芳綠漲綠連天，夾岍靡蕪匝澗灣。別有鼓吹喧渡口，不教蚯蚓疊陽關。殷郎咄咄書空易，漢吏期期奉詔難。華苑公私猜典午，華門佶屈課殷盤。連營甲卒枚前閔，塞寺沙門呪沒餐。蟾蜍借月瘖何謂，科蚪縈波字與翻。蒲潦潄蒸號太酷，梅風飄蕩控宜寒。使車南指雕題譯，貝葉西來缺舌彈。金响俠徒九儘落，珮垂戰士怒彌殷。諧語就答方乞半，孤雛隔乳未啼殘。韓馮枕荷愁喧寐，戴勝降桑許聒眠。利口膏夫僥喋喋，薄言鉦罷鼓闐闐。咽兢笳烏不得曉，雜沸蓮露幾徐文長逸稿卷六

徐文長逸稿卷之七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王恩任季重父

評選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五言絕句

越望亭

諸友畫八景送馬先生之安福索賦

禹穴

師是馬遷才，探奇禹穴來。重臨江水濶，好灌豫章材。

鏡湖

徐文長逸稿卷七

鏡湖八百里，水濶渺荷香。師去鄱陽望，烟波較此長。

耶溪

鼓棹若耶溪，一日還百里。今去看蓮花，應在濂溪水。

蘭亭

師每游蘭渚，春風服尚涼。江流亦九曲，恐未可傳觴。

雲門

雲門殘六寺，吾師傳一經。持向緇衣講，何妨絳帳橫。

越嶧

師本吳中士，不嫌越嶧登。門生客吳夜，也宿虎丘燈。

陽明洞

陽明洞天小，名爲道流芳。馬融今別去，傳經冷石房。

別宋紀室斗山

名朝陽

一自燕京別，重逢是五霜。今朝又分手，千里塞烟長。

畫

閣上談玄客，天邊削翠峯。大癡皴染細，不用墨池濃。

海棠

葉葉覆胭脂，枝枝掛綵絲。問渠嬌有許，未到馬嵬時。

葵

戲少日

徐文長逸稿

卷七

二

相。頰。糝。紅。鹽。將。心。向。日。縣。莫。教。辜。負。爾。急。畫。海。鳥。添。

驢客

畜驢無貴賤，驢多不值錢。江南坐詩客，北地背薪還。

牯犢犢群

可憐楊太尉，逢着曹驍騎。生兒二十年，不及老牛舐。

東方曼倩偷桃圖

摘桃不自食，持以獻壽筵。去海三千里，猶帶雲霞鮮。

畫竹二首

青鸞五尺尾，一半入青霄。恍然老眼摩挲認，方知是竹梢。

其二

大醉一斗餘，條條似鯨吸。小窻風雨中，寫竹難免濕。

牡丹

不藉東風力，傳神是墨王。雪威悲劒戟，塵戰幾干場。

牡丹畫

牡丹開欲歇，燕子在高樓。墨作花王影，胭脂付莫愁。

荷花二首

芳艸齊如剪，荷葉大如盤。西施顰越媚，翠袖倚闌干。

其二

徐文長逸稿

卷七

三

綠葉何裊裊，寒梢直不灣。若個蘆花渚，漁翁少釣竿。

浸水梅花

梅花浸水處，無影但涵痕。雖能避雪，偃恐未免魚吞。

玉簪

洛浦驚鴻別，高唐暮雨歸。玉簪如有意，燭滅掛羅衣。

其二

黃鳥小，幽狂揮墨欲流。麗人鴉髻上，五寸玉搔頭。

艸間深江而有行舟之老

杜老喚鷓鴣，江深艸閣低。沿江尋酒伴，船過石頭西。

題畫

夜寒霜露濡。飛鳥去何處。秋日白蒼蒼。空亭數株樹。

子臣絮其室之故鏡再鑄索詞

復收舊鸞魄。來作新蟬耀。臨粧人已亡。倚面向誰照。

送黃公子迎其母夫人歸黃巖

半臂黑貂裘。迎親下娣樓。新城賊難破。母去不須憂。

賦得珠川篇贈人號

結屋臨飛瀑。清流遶積書。要觀飄灑意。不是羨明珠。

題三仙煉丹圖

徐文長逸稿

卷七

四

自服大還丹。千秋去紫烟。徒聞不曾見。畫裏覓神仙。

爲沈嘉則題枯木畫四首

長幅小藤叉。題詩掛帳紗。萬枝無一葉。留得雪爲花。

其二

墨穎作叢叉。流陰映牖紗。更直添一種。數朶古藤花。

其三

小幹學魚叉。空心蟻竇紗。參天今百尺。不解作飛花。

其四

詩成手八叉。僧意欲籠紗。不敢輕枯樹。春來不放花。

送章君遊江西 五岳

把酒上江閣。問君何所之。鄱陽湖口濶。烟水渺相思。

近江爲趙君賦

督府掌書者

洗墨臨池客。移家住近江。越山青隔岸。偏入學書牕。

題畫

佛桑新到處。菡萏正撩人。共貯水紋館。他鄉姊妹親。

題蘭竹

蘭與竹相並。非關調本同。氤氲香不遠。聊爲引清風。

題水仙蘭花

徐文長逸稿

卷七

五

水仙開最晚。何事伴蘭若。亦如摩詰叟。雪裏畫芭蕉。

題牡丹竹

牡丹須綠葉。春早葉難多。莫道扶持少。新篁捧綺羅。

牽牛花

葉似青雲剪。花如碧玉凌。鳥來栖不響。朶朶巧垂鈴。

水仙 着想處自致

江水拂鏡明。江波感鮮滑。湘君少侍兒。煩儂步羅襪。

題畫

自然

何年顧虎頭。有此傳家手。老夫細摩挲。儼似黃子久。

送別劉凝和會試二首

御榜揭紅牆，春風馬上郎。特引雙蝴蝶，來榮插帽芳。

其二

知君貌堂堂，稱此羅衣裳。若個宮娃剪，須教特地長。

復上虞復西溪湖

縣宰朱姓

復此西湖水，侯卽西門豹。湖水何足論，溉我三鄉稻。

其二

湖上香稻熟，湖中鯉魚長。網魚煮香稻，千載薦桐香。

題畫

徐文長逸稿

卷七

本

何年顧虎頭，有此傳家手。老夫細摩挲，儼似黃子久。

六言絕句

伐木圖

時宮殿災，方採大木。

一斧劈殘深霧萬，牛輓動橫沙。知費幾番造化，正宜

今日皇家。

漁

樹杪幾家村，屋波心無數。漁船試令一隻獨往，或到武陵洞天。

樵

斧倦坡前束擔薪，枝兼有青紅。王質是儂鄉老，爛柯

徐文長逸稿

卷七

七

只在中山。是衢州人，索題故用王質事。爛柯山正在衢。

芍藥瓊花

芍藥揚州第一，瓊花又道無雙。若使共圖此幅鏡中

西子毛嬙。

忠

君臣相得魚水，荆益稍展風雲。前後出師二表，始終

鼎足三分。

孝

尺牘不過百字，美名卻映千秋。皐魚泣血灑灑啼鳥。

廉

內省旣不愧已、焚香何用告天、繫馬之椿、謹細紀過之豆、同筌、

節

十九年來持節一隻鴈去酸心飯碗雪氊北塞火坑

煅煉南金

小張園林茂鬱。池亭間。隨事而遊。抱拙老拙。白雲橫。橫。還。嘉禾橋。素恨不知。少時。喜晴。花不多。於登
高。勝。障。多。竹。風。老。才。忍。輕。拋。柳。柳。付。竹。竹。臺。典。一。海。后
吾。喜。成。事
吾。老。之。者。得。陰。成。漢。之。雄。虎。曉。曉。病。臥。魚。旬。殊。托。隱。上。海。乃。日。折。向。亭。近。信。下。詔。通。去。跡。止。上
信。事。見。太。平。雲。主。不。忘。初。到。美。小。信。惟。王。許。報。推

徐文長逸稿

和泰學士書
 昔重輅曰不成昨野也通沈沈年係至名低公多主青萍微私毫免行
 起述蓋本名足名子游邊際昌之相據一笑聲仰生

[illegible]

夢鳳忽已徧天涯
玉容能領物華淡
碧細傾家瓊
恆小紅初試手
裁老野人曷典
翰
肺俗誰能挂齒牙
文君更向同者
事勾回
祇降茲
轉街

此片

萬家小口共陰謀良居懷素心果燕去更知社近并振動要豐材汪碧梧序

觀五家

古北口西來，人向德安送。傷一騎驢，白帝城邊兩旌旗。蒼陸廟外秋大網，截江魚
膽方搖臨臥。海山油夢多，冬後蒼蒼年。秋聊對丹臺作卧遊。

孤雲野鶴江上漁

方上原無第一卷此身只今卧溪洲船搖淺浦存二月帳帶扣江片之秋有匠人家時
西醉筆信少事而進筆來詞在筆枯事而退筆老笑州

六言古詩

愁歌

蘭膏午夜華燈，黃河千尺層冰。不知何時消盡，應須有日凋零。獨予愁心苦淚，還如轉環建瓴。

蘭膏午夜華燈黃酒千尺層冰不知何

時消盡。須臾日凋零。獨予愁心苦。淚還

如轉環建瓴

雲遊之侶書

老于於鞋美止付行人自爲之板印乃穿經序呼氣浸釋以老果就確春林外人家而志月邊得個个珠樣以村不回然知徒以不若遂得見密

徐文長逸藁 卷七

美矣農家臘區澤是年當如是雞豚山重也禮殺茅山柳曉春以爲村簫鼓追德五
近來冠有

日結里在釣釣而歸後未幾舟湖月上川乃畫柳楊杪風生冷透秋壯底功名樹
馬暮年心事計沙汀桐江三弄真若采菱爲思雪作襟袖

讀書松竹

胡夕陽葉歸程吳息三嘉華三復者三樂陶詩狂歌三皇趙
宿東林寺

卷之四

聖知今再到僧能記若相逐虛窗熟睡誰驚覺野確多人夜自春
秋夜高十

蘇烟溪江上村

石反廣陰面古桐孫知長物終安取聊以兒曹忘睡昏
舟中暇賦

五言古詩

慈境界 玄妙 方美雅 移途 多穠健 常溪 今物 編歷 三細 照玄 湖

徐文長逸稿卷之八

張汝霖肅之父

山陰

王恩任季重父

評選——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七言絕句

雪竹

竹枝詞

雪壓烟迷月又暄，前村昏黑水增波。梅花也自難張主，數尺寒稍奈爾何。

其二

萬丈雲間老檜萎，下藏鷹犬在塘西。快心獵盡梅林

徐文長逸稿卷八

雀野竹空空雪一枝。

其三

畫成雪竹太蕭騷，掩節埋清折好梢。獨有一般差似我，積高千丈恨難消。

風竹

竹枝詞

畫裏濡毫不敢濃，箇間欲肖碧玲瓏。兩竿稍上無多葉，何事風波滿太空。

其二

枯枝固是轉相尋，數葉何勞便米侵。惡梗強鞭穿地

迥，秋風偏要颯幽林。

其三

苦笋穿苔破出封，搖風弄月碧玲瓏。昨宵偶掘行鞭看，多少泥中掘殺儂。

風竹

竹枝詞

五竿細篠似荷荷，數點青苔艸面封。莫怪枝枝半無葉，昨宵風雨折長松。

其二

只堪擬作釣竿橫，豈有干雲拂霧情。寄語風霜休更

徐文長逸稿卷八

忌，只今已自瘦伶仃。

其三

竹勁由來缺樣同，畫家雖巧也難工。細看昨夜西風裏，若個琅玕不向東。

其四

鴉鳥嘗依惡木栖，鷓鴣多宿竹間枝。馮君莫畫生風葉，卵破巢傾始得知。

雨竹

竹枝詞

小露垂梢雨壓竿，真成滴泪不曾乾。問渠何事能哀

甚屈殺蛙泥笋一攢

其二

枝枝葉葉自成排、嫩嫩枯枯向上裁、信手掃來非着意、是晴是雨恁人猜

畫蘭

醉抹醒塗總是春、百花枝上授精神、自從畫得湘蘭後、更不閒題與俗人

畫杏花

一策萬言如有神、本朝策士數羅倫、今朝騎馬看花徐、文長逸稿八卷八
者肯與羅倫作後塵

水仙

聞闕前頭第一班、絕無烟火上朱顏、問渠何事長如此、不語行拖雙玉環

畫竹

帶醉寫竹天正陰、扇頭雷雨黑沉沉、曉來蒼龍失伴侶、直入君家袖裏尋

畫荷

肥甘座上不須查、濃醴筵中可少茶、鵝鴨街頭差免

俗銳湖大葉、數莖花

尋王子三首 竹枝詞

秋風吹葉下紛紛、幾度尋君不見君、雲裏愁看雁行去、天邊惱殺鳳笙鳴

其二

秋風吹葉下階庭、幾度尋君市上行、正似溪分兩行水、又如天斷一層雲

其三

秋風吹葉打寒窗、對影和人只一雙、小小深杯斟玉液、遙遙長夜撥銀缸

徐文長逸稿八卷八

四

咏畫中紅梅

一條斜掃挂長空、不與尋常桃李同、翠幹朱花雖覺媚、竹梢松杪尚相容

畫插瓶梅送人

瓶作冰裂紋

苦無竹葉傾三竿、聊取梅花插一梢、冰碎古瓶何太酷、頓教人棄汝州窯

紅菊

菊花自古只黃花、改樣連年漸漸差、不是儂家嫌冷

淡敢將紅粉向儂搽

獨采芙蓉

荒沼芙蓉寫一枝，卽令憔悴不勝姿。文君賣酒成都日，獨立壚頭無侍兒。

密蜂牡丹 其二

偶然墨掃牡丹枝，誰恠濃粧倚市窺。春色元非老人事，郭華儘爾買胭脂。

淺色牡丹

墨染嬌姿淺絳勻，畫中亦足賞青春。長安醉客靴爲

徐文長逸稿／卷八

五

崇去踏沉香亭上塵

荷花芙蓉

荷花粉面芙蓉緋，貌兩美人誰比伊。酒肆相如倍卓氏，扁舟西子伴鴟夷。

芭蕉石榴

芭蕉比衣袖，石榴比椎

蕉葉屠理短後衣，墨榴鏤鏞虎斑皮。老夫貌此堪誰比，朱衣椎臨袖口時。

粉團

號妓騎馬去朝天，淡掃蛾眉真可憐。不識馬頭毬兩

串也如枝上粉團團

葵榴

明月珠含錦鷓鴣，丹砂肝膽向金烏。世間艸木有如

荷

荷花越女兩相隣，小墨描顰別有神。再遇猱公溪水

玉簪

南州頗競玉簪粉，北里爭插紅姑娘。若教北里傳觀

徐文長逸稿／卷八

六

此笑殺金釵十二行

其二

若共水仙湘水濱，蛟宮添坐一夫人。無端生長顏牆

牡丹竹

我學彭城寫歲寒，何緣春色忽黃檀。正如三醉岳陽

做梅花道人竹畫

喚他是竹不應承，若喚爲蘆我不應。俗眼相逢莫評

品去問梅花吳道人

水仙蘭竹

水仙叢竹挾蘭英，總是湘中三美人。莫遣嫦娥知此輩，定拋明月下江津。

畫水仙付鷺峰寺僧

水仙畫裏妙氤氲，唐菊從茲等爛芸。安得香巖真鼻孔，一時成畫從聞。

作牡丹送從子武會試

近來懶病日關門，世事如毛等一髭。此際不知何以

徐文長逸稿卷八

故也將富貴望兒孫

菊

內園木槿今無色，彭澤花枝別有春。草木從來無定準，一時擡價要高人。

題畫萱吳子痛父寃因壽其母并及之

忘憂儘好陪萱艸，抱恨無過廢蓼莪。寄語賢豪莫迂濶，教人易水送荆軻。

杏花牡丹

牡丹已謝三旬餘，爲君寫取最嬌枝。惟應醉裏縣紅

壁，當取金釵勸酒卮。

古木懸蘿圖盡繞紅葉，鴉數十或栖或初歸。文

待詔畫也得郎字

長天古木染秋霜，紅葉栖烏滿夕陽。豈少踏枝翻一葉，只無詩句惱于郎。

其二

紅藤古樹數雅行，大陣先栖小陣翔。莫作曹瞞三匝繞，漢陽江上有周郎。

寫倒竹答某餉

徐文長逸稿卷八

胡麻綠菽兩尖堆，答使無他寫竹回。卷去忽開應惟叫，阜龍抽尾掃風雷。

畫海棠

海棠弄春垂紫絲，一枝立鳥壓花低。去年二月如曾見，却是誰家湖石西。

梨花

鳥啄梨花欲稀去，從何處趁風微。傷人不解春光晚，只道清明有雪飛。

水墨牡丹

膩粉輕黃不用勻。淡烟籠墨弄青春。從來國色無粧點。空染胭脂媚俗人。

題畫竹贈子完得嗣

仙母將雛遶繡裙。畫成盡是鳳毛羣。不知若箇思凡世。夢入君家載紫雲。

題畫蟹一首

稻熟江村蟹正肥。雙螯如戟挺青泥。若教紙上翻身看。應見團團董卓臍。

題鐵幹海棠

徐文長逸稿 卷八

九

垂絲美女弄春絨。鐵幹貞美賦國風。兩樣心腸一般色。畫工描取莫相同。

紫薇花 諷

紫薇易開亦易殘。紫薇熱客有時寒。何如墨史將吟伯。歲歲年年畫裏看。

水仙花

海國名花說水仙。畫中顏貌更嬋娟。若非酒竹來湘浦。定是凌波出洛川。

黃蜀葵

自嘆南冠奏曲時。不如畫裏向陽枝。赭衣一着從搖落。總有丹心托向誰。

至東天日之第四亭觀瀑布

渴後遙觀瀑布飛。游人一云烟火繞青藜。赤龍一攬華池水。不覺蓮抽十丈泥。

倪某別有三絕見遺

一以渭漁陽三弄雜劇內有黃祖乃諷我卽是黃祖特無權耳一因我紅蓮劇內油胡蘆有花胡蘆一箇圈之句而寓圈韻以諷一因四劇名四聲猿謂爲妄喧妄叫我亦次韻答三絕句附書於此

世事茫茫射覆然。都從黑地料青天。汝南月旦君如準。好握山中宰相權。

徐文長逸稿 卷八

十

其二

宿世拖逋且一圓。今生殺虎爲牛緣。傷人不信無邊被。不在吾家被裏眠。

其三

桃李成蹊不待言。鳥言人昧枉啾喧。要知猿叫腸堪斷。除是儂身自做猿。

右軍修禊圖二鵝浴於溪 雅譚

蘭亭修禊只須臾。也抱雙鵝浴淺渠。校計吾儕淹酒

肉教鵝不啄一蝦魚

范蠡載西施之五湖圖

五湖一舸載誰搖，盡道西施伴蠡逃。老案一翻千古

後，成都太史是臯陶。楊慎傳蠡載西施事謬記

東山賄聖圖有雙鬟侍側

閒道東山賄聖年，胭脂紅粉白兩嬋娟。主人出畫催題
急愁擦金釵打翠鈿。

剪子嶺

剪子高崖五樹松，橫施鐵板夾西東。中間一線通人

徐文長逸稿八卷八

十一

馬遠處看來密似絃

孟冬下旬櫻桃作花，折寄守經，并小作二首希

和。而海棠一枝，白醅一壺，及妙咏一絕，已先

在門矣。余既和其絕，復擬此律，方入，哦見窗

梅復花，王山人至，問其圖云：無不花也。果爾，

豈能逐品爲賦咏耶？因統以一律，而昨夕風

惡甚，隣竹紛折，割如歲爆。庾江潭云：樹猶如此，

此人何以堪？噫，傷哉！附次來倡海棠白醅

詩三律詩收
七律類

半年不復作鯨吞，白飲無紅攪不紅。今日不愁人不
醉，太真新出浴湯溫。

釣圖

懸畫松，高惹白雲，一絲蘂葉亂紛紛。不知更有任公
子，半餌椎牛五十觔。

過沈明石宅

城南湖水接三山，片棹相過雪未殘。看了圖書三百
卷，暮鴉數點落溪灣。

送某上虞

自典史陞廣右某州吏目

徐文長逸稿八卷八

十一

別處一江梅，蘂纖行從萬里，粵山尖已知作尉盤。無
肉何必參軍，頗有髯。

贈孫山人

龍津先生高角巾，多能不特是詩人。昨宵與坐溪橋
上，話到風平水不鱗。

題雪壓梅竹圖

雲間老僧與天齊，騰六寒威一手提。折竹折梅因底
事，不留一葉與山溪。

題陟圯遐思冊

姚人某以翰糧父歿

孝子行游江水渾千年。陟圯與同情。一航正泛輪。公棹百里難。酬負米心。

老子騎牛度關圖

化人西來化穆滿。渠又西行化恁人。枉殺周廷閑柱史。宵如漢女嫁烏孫。

掏耳圖

做啞粧聾苦。未能關心都犯癢。和疼仙人何用閑掏耳。事事人間不耐聽。

馬舜舉放鵬留鹿郭清狂飼雉引猿二圖聯卷

徐文長逸稿

卷八

十三

餵雉看猿挂白雲。放鵬留鹿立斜暉。同羣鳥獸何不。可七十二番于國君。

天河 廣莊一助

天河下看匡瀑垂。系蛾蠶口一絲飛。昨宵殺虱三十箇。亦報將軍破月支。

上二句以大視小。下二句以小視大。

觀碑

曹瞞元不到東關。立馬捫碑本稗官。只好漫供圖畫手。若修正史卽須刪。

奕樵立觀 反不便益弁州先破

揭來詩思何低迷。欲向隣家稍乞醯。世間甲子須臾事。逢着仙人莫看棋。

馬坐營索咏

胡人

用日蟬事

五對牙旗十馬排。軍中爭羨坐營回。儂今富貴何由得。解背胡庭入漢來。

咏降龍畫一首

首下尻高來自東。不偕箕箒獨飛雄。物情自古渾宜假。莫向人間惱葉公。

石壁觀音 天池本色

徐文長逸稿

卷八

十四

結跌一似飲金山。雲向金沙賣鯉還。總付稊工牢着。纔有時跳下在人間。

鈕給事中花園藏陳山人所畫水仙花次王子

韻一首而陳文學示我五首故我亦如數

西子當年浣苧羅

羅古通羅

山樊阿姊

音子

亦凌波一叢挂

向黃門壁二美容顏若箇過

其二

秦樓有女身。姓羅使君立馬待。迴波正侶水仙初放。雪二十未足十五過。

其三

年年花藥縛紅羅，給諫池塘影赤波。爭似黃冠簪玉導，色雖不及丰神過。

其四

弓鞋窄窄寸來羅，踏水乘魚淺淺波。誰把江蛾勾入畫，夫人自嫁不吾過。

其五

海樵筆能移汨羅，分明紙上皺鱗波。况添一種梅花妹，比較離騷香更過。

徐文長逸稿／卷八

十五

大兄八十初度爲重九後二日直是年以醫勞

得冠帶而棲居南對火珠山

壺公壺對火珠山，壽酒年年菊正團。近得鮑姑南海艾，火珠山作水晶丸。

題梨花白燕贈醫者

斑虎杏林神護春，白燕梨花畫亦神。莫嫌畫燕只供眼，有目雙雙語向人。

題畫壁觀音像

金身十丈不可問，碧山一帶相與還。夜來獅子吼一

吼試問百獸寒不寒

張東谷索題王仲山所畫小蛙魚荷蘆葉圖

荷錢小小蘆垂垂，鳴蛙獨坐歇鼓吹。問渠何事暗如此，畱待黃雀孔稚圭。

崔軒劉法師號也索詩

露泡風翻水殿淇，金鐘玉磬夜深時。誰能來往雲霄上，只許劉郎隻崔騎。

陳玉屏餉瓦窰村銀魚

初餉時兼以蛤

銀魚百尾瓦窰肥，蛤蜊緘脣徑寸圍。若更牆頭過一

徐文長逸稿／卷八

十六

斗楊州崔亦不須騎

竹泉篇二首爲鍊筆王子

竹下流泉枕上聽，琅玕細遶玉琤琤。都猜爾祖仍騎崔，夜夜來吹月下笙。

其二

籀也長愁宿墨栖，相將洗硯鑿鵝池。今添竹塢新生水，儘蕩松烟舊灰螭。

壽星畫

烏巾高插拂雲輕，僅歷長頭碧眼睛。昨夜老人星不

見偶然落在世間行。一作鳥紗淡淡角巾
校尺首長髯半截身

題余醫師南橋卷 題得雅匠高隱約

董奉門前朝暮霞。無時不是杏開花。橋南人渡迷橋北。問道花開第幾家。

凱歌一首贈叅將戚公 南塘

破賊書來鳥共飛。江東謝傅喜生眉。卽招記室橫彤管。共泛樓船倒玉卮。

雪中登齋雲巖遙憶王仲房

雪下齊雲風轉斜。山形俱作白蓮花。安道新來自刻

徐文長逸稿八卷八 十七

水千峰那認子猷家。

雨雪十首 和韻奉酬
季長史公 致多感慨

夜來飛雪正茫茫。早起窺簾一徑藏。窮巷從來人跡少。却疑高士臥成僵。

其二

高城流水去茫茫。邏卒登陴帶雪藏。夜半忽聞同伴語。何如春繭野蠶僵。時倭夷內寇
城堞戒嚴

其三

凭高四顧入茫茫。日慘雲昏百物藏。何處取將春意

看小園數寸笋芽僵。

其四

雷吞蟲蟄雨微茫。殺氣司冬合閉藏。六花莫道寒難犯。百足出來死不僵。是年權貴
被論不報

其五

迴風攪霰墜茫茫。花片偏宜樹底藏。剡水空長人不往。瑤琴未弄指先僵。

其六

東郭先生事渺茫。人傳敝屣雪中藏。自嫌絮襪深何限。未踏瓊鋪盡日僵。

徐文長逸稿八卷八 十八

其七

趁雪探梅入杳茫。深山瑞合有龍藏。莫教一夜深千尺。却與蛇蟲共穴僵。是年楊
繼盛死

其八

南北相望兩茫茫。北胡猶耐雪中藏。定知昨夜窺宣府。鹿革靴連馬鏡僵。

索馬鄉丈紫竹羅漢卽席書扇遺之 有序

乙丑春正月廿有四日與某等携觴亂探禹

穴就十峰山人馬丈飲於小園林卉雲繁索

得海棠秧二本穿籬過別畦又掘竹母數根

而去時薄霽滄生山翠欲滴衆客怖雨輒爾

拂衣

春來携酒醉春蘿乞得春花一兩窠不若取將松竹

去成陰畱待主人過

送馬先生赴安福諭

曾從講席抱琴彈自繫南冠隔往還見說近承安福

檄將乘風雪過常山

徐文長逸稿卷八

十九

爲鄭先生題畫四首值大醉

撒網打魚驚雁飛釣竿閒挂冷魚磯醉餘正好割鮮

脍惟殺松鱸畫裏肥右網魚圖羣雁迅飛初首漁圖五言

其二

畫裏樵夫若箇圖腰橫片斧月痕初不堪斫取真梁

棟只好供薪焚茗爐右樵

其三

出景高恍逼唐人肩髮無憾

春雨蕭蕭醉酒尊何人命咏牧圖渾溪寒月落牛自

渡老牧醉眠何處村右羣牛渡水無牧人

其四

扁舟自分老江湖秋水長天沒野鳥長笛一聲裂江

壁欲墮不墮覺畫圖右吹笛者放舟江壁

予爲鄭尊師題畫景四位醉中殊草草醒而復賦此亦醉中語也天池渭書於洞庭君山之壁

送丁肖甫二首張都幕君請教其子

鄱陽湖水接天長君去當秋菡萏芳若使夜來占劍

氣不知何處有干將

其二

非關策士藏青幕自是經生在絳帷彭蠡湖中好傳

徐文長逸稿卷八

三十

雁滕王閣上合題詩

上谷邊詞

牧場去此苦無多只隔龍門五尺河野有一川來貢

馬鐵無半寸反操戈

白馬水還道中竹枝詞

塢頭赤棗杵兒斑打棗竿長二十拳塞北紅裙爭打

棗江南白苧却穿蓮

中秋後四日遊覽摩訶法藏諸刹遇雨書其上

人房

晴天不及往禪齋、細雨輕塵拂馬來、笑袒袈沙、徐下座、莫須踏濕寶公鞋。

玉簪芙蓉

玉簪白白芙蓉緋、若箇梳粧不學伊、青藤道人不解事、一齊塗抹付烟煤。

其二

白玉垂簪壓地抽、芙蓉占水映塘流、若爲摘向街頭賣、也免梅花換米羞。

石榴梅花

徐文長逸稿／卷八

三十一

姊妹低頭內款時、石家妃子罵封姨、卽今未了炎涼債、許傍梅花寫一枝。

其二

雌雄青銅慣搗梅、明珠枉自綻紅濛、東情醋醋酸如此、只有秦家候吏知。

其三

一塗一抹醉中嬉、一炎一冷偶花枝、翟公門巷張羅日、可似今朝畫裏時。

題富春趙鹿樵所藏香山九老圖

飛瀑長松畫有神、香山高會儼傳真、於今江上稱樵者、他日圖中添一人。

題鯉

鯉魚墨中神采多、赤尾銀鱗古婦校、二月桃花春水漲、一鬚萬斛上天河。

陶學士烹茶圖

醒吟醉睡不曾閒、人人喚我作張顛、安能買景如圖畫、碧樹紅花煮月團。

風鳶圖四首

徐文長逸稿／卷八

三十二

天台饒舌罵豐干、何事吟鳶巧弄搏、昨風風餘收墮筏、喚爲拾得喚寒山。

其二

鳶長線短欲何之、萬丈無由辦得斯、瞥見游絲天正午、寸搓紙撚釘書時。

其三

此物等爲芻狗艸、此飛等是土龍泥、東風自古西吹去、不是吹儂合向西。

其四

馮添鴿簪與膏焚整隊紅雲過玉真何處鄰姬不停
織細聽燈火理筆銀

三濤美人壽爲寫墨荷應荷汀之索

美人爲壽小樓中鏡裏荷花朶朶紅蒼髯不能同白
面玉杯推出紫芙蓉

題自畫菜四種 凡形似語無不趣絕

葡菜茄茄滿紙生墨花奪巧自天成若教移向廚房
裏大婦爲羹小婦羹

題錢舜舉畫碧桃

徐文長逸稿 卷八

三十三

片素生烟古色濃碧桃花樹劈春風吹簫仙子今何
在正好騎鸞向此中

九日題自畫竹

適逢重九又逢公却苦提壺掛碧空欲寫黃花無意
興亂題湖石數竿風

題宋人畫睡犬

神妙難尋落筆踪渾然生質與天同不知酣睡何時
覺料爾都無警盜功

爲陳司理題畫

葫蘆聊當海槎欵海潮如雪擁槎飛蕭郎去訪支磯
事弄玉樓中怨未歸

中秋風雨小酌寫玉簪復繼芭蕉

玉簪醉寫酒餘春移與芭蕉絕不真愁絕今宵風雨
惡趁渠畱葉與傳神

王海牧盆栽海棠余亦偕陳守經輩過賞清承

天宅所植者高踰二尋莖可盈掬生平目不
再觀雪中盛開幾千餘朶花時往觀常不忍

捨歸而抹一箋貽承天公伯子擬作賦以紀

徐文長逸稿 卷八

三十四

其盛

王家水閣海棠開四葉三花漾酒杯正苦瓦盆沾欲
竭不期公子着貂來

王右叅取今日漢宮人二句爲韻作昭君怨十

首次之 道神酣趣每數奏絕勝琵琶

漢高圍苦白登深誰獻和親快帝心不是楚雞終夜
哭魯元先爾嫁如今

其二

犀刀割水那能一伯勞燕子難辭匹東來一雁破胡

雲。舉。頭。微。見。長。安。日。

其三

或。授。別。傳。留。公。案。嬌。自。請。行。或。爲。漢。總。歸。壤。秤。無。準。
程。須。馬。急。時。將。妾。換。

其四

已。分。無。緣。記。守。宮。寧。期。有。詔。赴。和。戎。單。羸。夜。夜。無。關。
鎖。相。伴。單。于。獵。火。東。胡以東方爲
尊日出故

其五

千。花。百。葢。一。園。春。花。落。金。閨。亦。落。塵。嫁。爾。呼。韓。漢。天。

徐。文。長。逸。稿。卷。八

二十五

子。贖。歸。蔡。琰。漢。何。人。

其六

鵬。邊。箭。孔。入。風。鳴。馬。上。琵琶。隴。水。聲。幾。夢。爺。娘。歸。不。
見。來。時。道。路。不。分。明。

其七

馬。促。車。催。去。一。朝。無。思。有。怨。且。須。消。丁。香。不。是。中。行。
舌。肯。把。中。原。事。事。教。

其八

李。陵。儔。賔。是。胡。夫。蘇。武。妻。兒。亦。是。胡。四。輩。離。愁。猶。未。

了。又。添。漢。妾。哭。穹。廬。

其九

燕。支。山。屬。南。朝。地。胡。婦。雙。腮。斷。紅。媚。博。得。明。妃。一。笑。
來。家。家。白。粉。搽。高。鼻。

其十

胡。天。白。艸。明。如。雪。爲。儂。特。改。青。青。葉。草。意。何。殊。虞。美。
人。儂。愁。卻。甚。重。瞳。妾。

竹

一。斗。醉。來。將。落。日。胸。中。奇。突。有。千。尺。急。索。吳。箋。何。太。

徐。文。長。逸。稿。卷。八

二十六

忙。兔。起。鵲。落。遲。不。得。

送。內。弟。候。選。作。芙。蓉。玉。簪。於。卷。因。咏。一。絕。稍。括。

序之

婦。弟。潘。君。子。起。少。習。經。且。生。矣。不。偶。遂。以。讀。
法。役。夠。資。將。北。上。候。次。以。除。過。予。告。去。而。以。
贈。言。及。贈。首。大。書。屬。乃。圖。則。屬。諸。工。予。曰。茨。
舍。階。沒。棘。而。今。年。芙。蓉。忽。自。放。玉。簪。者。舊。舍。
主。所。遺。者。也。亦。爛。然。華。此。二。者。艸。木。之。不。競。
於。春。者。也。而。予。者。無。心。於。樹。者。也。然。則。物。固。

有無心而得不競於春而卒不能奪於秋者
耶。子之於茲行也亦猶是也。遂摘兩枝簪
帽而因入於圖。浮十卮。泣以爲別。醉而笑。醒
而復泣也。以爲不北可也。歌曰

紅粉閨中爾最親。黃金臺上去何輕。離畔摘將秋色
贈。一雙啼露泣。烟人

入關見楊柳

關門楊柳綠秧秧。關外楊枝白似霜。若道春光無別
意。緣何一樹兩般粧。

徐文長逸稿／卷八

二十七

梧陰洗研圖

某翰模索題時值

夏景冬題欲雪辰。翻思炎暑渴生塵。梧桐世上知多
少。解得乘涼只此人。

女仙一軀乘雲而蹈水月

霧鬢雲鬟天上人。水光雲影月中新。一時來往三千
里。多滯江妃海廟神。

青田釣舫詩

沈謝俱能繪事而沈以侯門銜便
疾樵仙青田兩人號也

一官便了沈樵仙。獨畱釣者謝青田。與誰閒話世間
事。沽酒自歌魚當錢。

僧名仁庵軀甚充而庭多熟果索詩應此

菩薩曾聞肉一團。仁安春亦一腔完。庭前百果黃無
數。分與飛來鳥雀食。

校沈青霞先生集醉中作此

曩昔曾蒙國士待。今朝幸校先生文。縱令潦倒扶紅
袖。不覺悲歌崩白雲。

代胡通政送復人

李廣歸自南山塢。身著短衣射猛虎。從來壯士鬱無
聊。一寄雄心于歌舞。

徐文長逸稿／卷八

二十八

山陰景孟劉侯乘輿過訪閉門不見乃題詩素

純致謝

傳呼擁道使君來。寂寂柴門久不開。不是疎狂甘慢
客。恐因車馬亂蒼苔。
侯觀詩悅甚即
便服途步往

徐文長逸稿卷之九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評選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王思任季重父

賦

瑞麥賦

并序

形似語頗爲曲至而後嫌說理

嵯縣吳公治有恩惠時麥秀有多至三岐者
學之師弟子圖傳其事尹君周君不遠數百
里令渭賦之於是渭賦渭本直慙少文不知
忌諱體二君之以德諒吳公之我知受我則

徐文長逸稿

卷九

一

陳不受則已其辭曰

爰有吳公知嵯未基治政無雙高出等夷召至和氣
郊麥離離兩岐昔秀今獨三岐以比張堪不猶過之
一本而生二麥以披辟如人目而雙瞳子辟如海洲
而三島峙雙旣兼精三復加侈苟非厚鐘焉得呈異
厚豈無因中和所致致之者誰敢歸執事爾其上下
之原東西之野莫雲其平朝霧斯洒金旣徂而火治
翼將臨而胃下駢銳未以若刺拆圓草其欲捨則有
類本異殊事非借假三隅否予無以喻其鍼芒雙筭

步搖不足數其靚雅當迎風而靡散若濡露而品呈
飄然紛比翼之鳥曜兮映大火之星實兼垂而彌俯
稽台捧其愈兢纍如貫珠挾組而佩錯焉割據跼足
其勅或三而二聚女羈男角之狀或二而三成男朋
女粲之形分二三而兩在合二三而五成總千莖其
可合亦萬穗其可分合之則人身之藏并居於一膜
分之則人性之德獨應於一倫且其濟濟踴踴栗栗
穰穰味以薦寢穎能脫囊屏百穀以先登受四氣而
愈揚匪后稷之專能受上帝之於皇民之大寶天之

徐文長逸稿

卷九

十

降康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周官雁其宜食天子蔬以
先嘗是以大水書無宣尼示戒關中早種仲舒告王
縱使結實如故刈穫卽常斯亦室家之胥慶何況於
杏蓀而連萌翠華綢繆綠蔭翺翔標鬪犂牛之尾粒
排鮑脊之章把不盈而蜩縮握愈歛而偃張借綠龜
而共產比甘露而爭饗飯入口而兼味麴始塵而烈
芳木稱連理胡適於用苞有三蘂徒結其英誠未若
此物固翁嫗之所創見而耳目之所未嘗昔子輿氏
有言曰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或有不同者則人事

之不齊而雨露之長養豈親夫今日之異種也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若麒麟之於走獸而飛鳥之於鳳凰則又安異乎學官弟子驚告乎縣長而奔走於詞場者哉然渭又聞學士弟子之呈茲瑞於公也刈以腰鎌盛以孟盤謂公德政之所致焉公直答曰是偶然爾寥兮廓兮直長者言長者之言夫豈無故胡有茲祥而不以疏慨茲歲之元辰揜陽魄其如暮_{是年正月食}謂雲密而不彰亦既昏而改度適還方之封事云朗焉其躬睹斯陰陽之兢凌實中和之螟蠹聖主憂

徐文長逸稿

卷九

三

之而屢見於言公卿思之而不得其故夫長河行潦一泓告清元氣客邪支體稱勝失源委之權衡迷標本之龜鏡且宋之友諒嘗進是瑞於太祖矣太祖怒之曰宋州大水何用此爲豈以當今聖明而顧俛焉是聽哉憶高皇之三載麥稱瑞於寶雞進嘉莖之五穗命學士而制詞時則南取襄荊東下江浙闔海全齊喑息來庭秦晉周梁角崩扣闕戎狄疲於轉徙蠻夷消其猾傑豈若今日戎馬蹂躪而甫旋轅衝瞬息而靡定東南當春夏之殺傷西北苦秋冬之

奔命萬室不保一麥何支四方如此一縣何爲固知吳公之退讓或有在於斯歟

醉月尋花賦

并序

同學陸君自仲敬滕史家見某所作四花賦私悅之遂以其所號樣峰屬焉某曰賦號非古也陸君曰某居常好於月夜泛舟以爲樂子其爲我賦月舟無何陸君夢人與語曰徐子世之佚才宜必得其篇章君可授以醉月尋花題令賦之而陸君雅致固不負夢中之

徐文長逸稿

卷九

四

言者某聞而不辯也賦曰

蕪穢之作何關神明好尚之精遂通夢寐既援毫而不下恐有孤於靈惠花惟春麗月以秋澄嗟一時之各擅信二美之難并當夫月皎秋宵花則從風颺於旣久迨於花乘春令月或濛霧雨於初零遂使尋花者指月以咏嘆醉月者無花之可尋斯人生之行樂求絕盛其何心惟達士之寥廓與造化而沉浮寓何入而不得景何逢而不投尋花則春醉月於秋苟春月之可觀諒與花其均賞使秋花之堪掇遂並月而

兼酬爾其結好聯知牽裾握手鼓琴擊筑飛觴藉艸
薄霧收鬱於庭除弱烟罷羃於空表拂衣而前上壽
爲樂鑑盈虧之倏忽與生滅之札天憫烈士之云暮
沉壯心而弗早匪千時以小售欲致主於大道橫佩
劍於一盼缺唾壺於數擣或望月以抒懷恍視花而
寄嘯顧清影之在地爲起舞於一掉人謂其醉月而
尋花抑孰知有託而無告斯則主人之激昂而亦吾
儕所悲悼當其感息懷平情陶性逸審幻真於眇微
覺天地之瞬息一盈虧則月於焉而低回黜生滅使

徐文長逸稿

卷九

五

花亦爲之解釋當斯之時可飲一石欣皓魄之流彩
暢嬌妍之弄澤依枝繞樹何心孟德之詩聚霞紛霞
如步洛陽之陌置主人於不問邀羿妻而隨得一咏
一觴以語以默一杖一履以山以澤與造物而同春
會千古於今夕若乃因景抽志觸物增悲懷月夕以
永念對花辰而致思假辭爲樂強尋以疲撫清光而
俯仰盼飛英以踟躕奉杯三五之夜走馬紅紫之隄
斯乃兒女子之嬰情豈大丈夫之所期諒斯言之匪
衷於夢寐而質之

文美館賦

顏屢空憲客襟甕雞小櫟抱膝蟲吟鄰沼芙蓉於莫
之春斬其枝楸五寸不盈我居下濕宜此托根二月
理槎八弦而葦晨縞夕朱朝純午駁是名弄色亦呼
木荷宜照南浦對采西霞亮未竿而飾鴈宛十五之
吳娃垂嬌短艸坐顰低倩侏儒綠舞巾紅卓寸詎婆
娑而不凌忽抽笋之賦奔梗商颺於霄表俯秋水而
影浣胡榮捷之若斯顧不貴而共賤惜妙色之陪涼
吾取以名吾館

徐文長逸稿

卷九

六

壽吳家程媼

繫坤輿之靈淑兮必躬裁而始培撥要妙於至無兮
乃漸有於胚胎覽母氏之貞精兮固吳旻之所眷爰
篤生而懋稟兮羌季女之婉孌承端明之名碩兮母
實苑其苗裔從水以濬流兮持渭洽之陽渙荃垂
筓以紛珮兮妥施衿之淳淳胡瑟琴之既翕兮修篴
帝之弗陳藐遺孤之呱呱兮愴九苞之初殷牙寡鵠
之將雛兮羽參差其獨覆紛悅礪以陟降兮夙望帷
而興雞退解箴以無寐兮夕伊軋乎房之杼機饅醢

董萱奉膏滑乎杖者之朝饗而夕餽果餘羹餽忍以
充乎塾者之晝誦而暮歸芻匪度而莫斷機有斷而
訓垂蓋下以成藐孤之令聞而上以豫二老之耆願
含荼有日啗藥有年桑土綢戶凌陰壑堅貫青匪鏹
紅爛瘦栗梓漆連雲茜薑彌谷始稱替而中興蚤幾
剝而晚復劬一媛之良實營之而有餘跣百賈之脛
彌持之而不足此內則之篇共稱其賢而懷清之臺
所由以築也歲丁亥之嘉禧感母辰之衣褐矧日吉
以時良日方升而川至母乃盛雜珮內綦履夙興於

徐文長逸稿

卷九

七

房再拜尊章霞効明於夕榆旭登紫於朝桑蘭茁條
而蒸郁蓀遶膝以流芳羔雁充盈光瑩西池之雪壺
尊交錯人酣北斗之漿於是洽婚姻酬娣姒篤栢蘿
垂璫珥歌采蘋賡沼沚燭屢更客亦起既醉而稱曰
孝今節兮婦與母之宜兮永貞以答其夫兮嗇且勤
以大其閭兮後螽斯兮齡耄期兮匪愆其期兮

龍溪賦

天有龍雲地有龍支山有龍岡水有龍溪爾其餐源
高岫衍流廻隄或九曲而百折或一瀉而千里涵萬

族之瑰琦滙五湖而未已蕩紫鏡而莫凝迅强弩之
激矢烟其籠渚風以驅波漪魚鱗之渙潑射蛟鼉之
參差渦螺旋之盤結紛珠濺以璀璨唼鷗鷺於綠藻
障鳬雁以青荷斯則幽人之所容與而亦達者之所
婆娑乃有聖作物覩雲龍相從君喜臣起魚水相得
雖在中而常侍實處淵而不黑栖志詩書研精典藉
知樂水之稱智乃臨流而托迹悟江海之處下合彌
謙而受益斯則琳璫不足以易其守而恬澹乃足以
適其情故爲士林之所貴而君子之所稱茲托號者

徐文長逸稿

卷九

八

之真而庶幾於賦號者之亦非無所因也

徐文長逸稿卷之十

張汝霖肅之父

山陰

評選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王思任季重父

樂府

氛何來

氛何來。蔽日明。堯舜禹湯周二王。我高皇得知不列。
聖最英者世宗。氛何來。由水木。連公工。堯老倦勤厭。
甲兵。竊權而敗時。當嚴。氛伺得之。攬天綱。大者鵬鯢。
小寸魴。一飯未報。睚眦則爽。行私借公。孰云不減。閔。

徐文長逸稿卷十

予不幸。賓於幕幢。誰其翼者。放勳所居。金之方。律兮。
索兮。誰不知名。又誰翼之。河九折而翁子善談。而居。
洛陽。輪不規兮。能激漿翼。又孰數更僕。一斛粟。嗟矣。
哉。大河渾魚。村唱伯喈。

句踐膽

古樂府王孫成燕啄矢。莊子養馬者以筐盛矢。

頸則長。喙則烏。膽罷縣。吳爲沼。吳膽先。王膽後。人知。
之。謂王踵其報。嗟嗟王將奈何。膽與矢。嘗孰難。王。
兼嘗。吳以威。王若辛。孰肥甘。肥哉甘哉。突無烟。嗟嗟。
王將奈何。王遺黎。悲且歌。

市中虎

隆慶皇。賀太平。年辛未。二月望。猛虎入城。從何方。羸。
蹄大爪。泥上沒。行人誰信虎。腳跡藏何所。日何食。禍。
不測。幸得郭爺燕客王家山。銅鼓震地。火照天。老畜。
避火下山去。明真觀。敲道士千秋巷。拘狄吉。橫布裙。
嚇出矢。挑過高牆。攪街市。樸行人。墮溷廁。千秋巷裏。
少年三十輩。白捧鐵叉。攢虎背。攢得虎皮碎。復碎。與。
誰睡。少年扛虎送官府。四下官府賞米七八斗。就教。
少年剝松下。虎魂魄上山去。頭和皮送官府宰肉。
徐文長逸稿卷十

徐文長逸稿卷十

二

歸家飼妻與母。古人言。市有虎信之者。足愚魯。今若。
此。云如何。金波羅。城中做窠。凡百事。儘有似他。難信。
一邊說話。

徐文長逸稿卷之十一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評選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王恩任季重父

表

代進白龜靈芝表

某年月日具官某爲恭進上瑞慶 萬壽事臣頃者
遍求靈芝獻充 御用乃有浙民邵祥入山覓得靈
芝凡一十本高大殊常方掘地起芝見一白龜蹲蟄
根下竝已取送到臣該臣博考圖籍竊見龜策篇所

徐文長逸稿卷十一

一

載名龜有八玉龜其一也備述昌符頗極根據臣誠
懼誠忤稽首頓首敬用 奏進者竊惟玉龜應圖寶
冊書瑞必也時逢聖世然後特產嘉休用召至和平
應時昭顯導引呼吸與天久長至於穴處山中乃復
潛蟄芝下則史冊所未載古今所未聞奇而又奇瑞
而又瑞者也恭惟 皇上 道光帝堯 功邁神禹
皇天示象永符萬世之斯文洛水同符載錫九疇
之秘典是以介蟲將見芝艸開先蟠以托身待惟延
頸跚然素雪應堪蓮葉之巢覆以青雲正合著莖之

守臣灼知此物必非虛生屬 天意之攸存斯地寶
之不受是用恭函藻室副以仙葩登薦素資仰贊
玄德四靈畢致敢嫌進獻之再三 萬壽無疆預卜
遐齡於億兆臣無任云云

代謝 欽賞表

仰惟 皇上 精意端凝 玄德昭格兩儀既位四
海永清乃有禎祥適應圖錄素質踵瑞鹿而繼至靈
氣合仙芝以默通斯皆 天眷之有加以致地寶之
迭見獲當臣部事值偶然妙本神輸人則何與乃勞

徐文長逸稿卷十一

二

珍賜遠及微臣盈篋精鏐禹貢寶荆揚之品交飛
仙雀天孫燦雲錦之章捧以生榮受而知懼蓋仰荷
天恩之優渥既莫量夫津涯益俯思職業之艱難
其將何以報稱臣敢不散之饗士額頒軍稅于雲中
服以行邊追擬賜裘於雪後聳觀四裔獎帥三軍益
竭犬馬之勞少效涓埃之報伏願 召和履泰永膺
隆 帝之休 綏夏攘夷坐獲消兵之福臣不勝云
云

代闕功 欽賞謝表

諸道奏功悉承 玄略偏師協濟槩沐 榮旌恭惟
金幣之輝煌實聳華夷之觀望一年幾及萬感難酬
臣敢不卽物取箴顧名思義更於校閱擬同鍛鍊之
精每遇機宜益效經綸之密

代謝 欽賞表

諸方奏捷恭伏 天威小醜盡殲悉遵 廟算臣無
功受 賞揣分奚堪感荷 洪恩忠愍與縷絲而俱
積勉圖後報素心誓精白以無虧

淮陽功賜銀幣謝表

徐文長逸稿 卷十一

三

頃者淮陽之捷本皆出於 聖謨金幣之旌遂槩加
於臣等俯思共濟錄及同舟仰答 洪恩誓將殲鼓
伏願神休滋至 聖祚彌隆陵寢晏安默祐神孫之
有道江淮底定永循滄海以朝宗

敬

代賀嚴閣老生日啟 自雅

伏審嘉誕正值元辰既躋八表之遐齡新添一歲預
卜他年之綿算實始今春施澤久而國脉延積德漢
而天心悅三朝耆舊一代偉人屹矣山凝癯然崔立

且昔搜玄典神形返上古之元真近侍軒皇肩宇溢
清修之道氣一時介壽四座騰歡衣履仙翔几筵星
列而况杯浮椒柏餘芳藹黃閣之中海出雲霞淑氣
轉青蘋之末以茲景物倍切瞻依職守所拘驅趨遂
阻徒勤北望莫馳東海之觴擬預西池載咏南山之
雅

代賀李閣老生日啟

黑頭入相施澤自多黃髮作朋受福無量恭惟某官
二儀淑氣一代偉人自然耆舊之英何俟年資之積

徐文長逸稿 卷十一

四

進居保傅簡在 聖明數載於茲四海稱快時惟季
夏恭值生辰羣公款門上客盈座而况某於門下舊
有并州之雅不宜自後於衆人辱居開府之專安得
進前而上壽頃者橫戈虎穴飲馬蛟川挹瀛海以稱
觴喜蓬壺之在望更欣令節適當朱火之方炎仰矚
上台應傍紫宸而長燦其爲祝願實倍等倫

代賀徐閣老考滿啟

一品崇階副四海具瞻之望九年懋績膺三考陟明
之期遇知于主獨深施澤于民自久薦承 帝賚可

卜天心褒美而賜璽書燕饗以示慈惠傳聞海徼遂
聳聽於華夷走集軒車定監觀於衢路某身拘職守
心切樞趨遙望台辰遙興斗仰兼此五福而備歛賀
以百拜而再興伏冀業大位高年隨任永居帷幄而
決勝賜几杖以乞言寧獨令公歷中書二十四考允
然元老翊社稷百千萬年

代賀冢宰吳公加太子太保啟

職總六官位尊八座當庭考課先教化而後簿書抗
疏持衡進賢才而退不肖士風聿振化理攸

徐文長逸稿

卷十一

五

寵數榮膺崇階新陟眷此青宮之地繫重本根諒
哉黃髮之臣德堪師保紆朱拖玉行看報主之身結
綬彈冠彌切相知之慶

代賀大司馬李公啟

一歲三遷千古幾見緬惟本兵重寄允宜元老壯猷
况當共楫之秋彌切彈冠之勞

代賀大司寇江公啟

德惟邁種職稱明刑受知九重交慶萬口丹書獨掌
共成寡過之風青史垂芳應著不究之頌

代加廕謝閣老啟

錫典駢蕃實深慚悚封章辭孫仰望贊成豈期推轂
之益加以致循墻而弗獲廕陞兼得父子叨榮回思
顰笑之猶難愈感吹噓之不淺

代謝部院啟

衆口交攻一身餘幾孤蹤遠寄萬里何遙使非雅論
之素持爰啟聖衷之曲諒則市虎之傳將信淵龍
之探爲難幸爲先容跡殊按劍且觀後效慶切彈冠
銘心感激之餘俯首古今之際必將相和而事功因

徐文長逸稿

卷十一

六

之可立如中外合而威望藉以益隆自惟仰望清塵
敢附交歡之後幸而俯加英盼益彰假重之榮用以
獎師諸軍圖惟再舉誓收全績仰答盛心懷戀深情
臨楮悵惘

上郁心齋

譜深哀爲莊語豈不得已而鳴耶

伏惟明公忠節之後勁氣全鍾宦仕以來直道愈
朗某窮居索莫不敢竊附於后塵同巷交歡庶幾
妄希於末契頃惟內變紛受浮言出於忍則人於狂
出於疑則入於矯但如以爲狂何不繫施於行道之

人如以爲忍何不漫加於先棄之婦如以爲多疑而妄動則殺人伏法豈是輕犯之科如以爲過矯而好奇則喋血同衾又豈流芳之事凡此大凡雖至愚亦知所避求諸衆惡惟明公或在所原頃者如聞月旦亦步雷同夫明哲之言既共視以爲低昂里閑之論又人取以爲依據今明公於某實握此二端以相臨如見棄於公雖家置一喙而何益私求其故蓋亦有由或因緣隣並茅苴之好素敦故分別姓公關雎之咏攸屬因而見感殆以是乎抑不知河間

徐文長逸稿卷十一

七

奇節卒成掩鼻之羞賈宅重嚴乃有竊香之夜使當年卽成又何異夫莽謙惟九載勿成乃始明夫絲罪事難繫料大約如斯伏望明公曲諒隱衷力扶公道勿泥前說賜挽後評倘能出萬死於一生卽是垂三綱於九鼎不勝懇竦實倍叫號

謝太傅夫人劉顯禁其僕太傅戚稱后妃關雎益斯不妬之德於其前夫人曰二詩是何人所作戚等對曰周公夫人曰可知若是周姥必不如此作婦護婦世之常情也偶用古人此倫多失不暇詳擇乞原恕尚有辨款煩繁容續呈

禮書

恭惟親家先生高擅文章不獨負青雲之器夙敦道義尤雅許素心之人某遠越故園棲遲茂苑受一塵而環堵合四海以爲家冢嗣既娶女郎亦嫁獨將妾絡秀爰及阿奴真對影而成三冀及髻而求匹用存一線永此百年方慚薄祚之難攀何意俯從之遽及謹陳不腆肅締初盟豈敢云羔雁之儀真已成妻孥之托自今已往尚子望五岳而可以長游倘附高名朱陳合一圖而庶幾再繪

送潘禮部歸新昌詩啟

徐文長逸稿卷十一

八

伏以向在南都奉厠執鞭之列近來北地彌興扣閣之懷雖吐握之方殷顧超超而未敢茲者辭榮之會仰德尤深悵攀鳳之終乖肅歌驪以爲獻春言瞻戀無任踟躕

劉荅呂書

呂閣老之次子石

恭惟某官世承青胄耦稱齊大以傳芳德重黃扉岳爲呂侯而鍾秀次公五馬共羨麟駒之子維鳩斯宜鳳匹顧寒生之弱息充君子之好逑卽使朱陳難陪王謝松蘿謾及箕帚爲慚所卒小役大賢私喜嬾吳

而非絕物自諒萬無一及、豈知嫁女而勝吾家、賜簡光閭、承筐充戶、借瓊瑤而仰答、捧金玉以報酬、

張閣下啟

伏以廊廟元公、式勤寅亮、江湖小吏、竊被春工、卽如艸木之無知、亦固欣榮之大化、叩閣似瀆、斷掃無私、恭惟相公閣下、南岳儲精、北辰近拱、進賢才而退不肖、天下咸服其公、先教化而後簿書、士類勉知所向、盟心奉教、每苦愚蒙、擢髮籌慙、尚蒙涵育、三吳甲郡、仍叨別駕之榮、千里寸心、實切台垣之戀、兼茲提問、

徐文長逸稿／卷十一

九

雙鳳美濟八元、謂當馳賀於公庭、微效得人之深慶、則又以斯須芹曝、恐莫贖唐突之嫌、然旣而再四躊躇、乃自棄門牆之外、謹用三加薰沐、百拜緘函、恭詢萬福之綏、遙馳定省、翹仰九天之上、倍渴瞻依、

慈谿沈聘餘姚孫書

伏承某官以第幾位令愛、許聘某第幾男某、謹用遺聘者、言念忠孝傳家、邇靈椿而再世、詩書衍澤、紛寶樹之三株、紆玉拖金、聯班伯仲、宣文耀武、共獎家邦、因推舜水之諸孫、不讓虞廷之八凱、一爲李御、已曰

殊榮、况涉段依、寧非踰分、而某於尊親家左右、慚非金斷、乃志切於登龍、及此下昆、又駢叨於附驥、朔寒門之距、高閣旣帶海、而且襟江、雞鳴犬吠、相聞、蛤美魚味、共有、猥籍此以爲芹曝、乃惡馬而敢攀援、獲奉尊俞、豈勝感荷、敬陳不腆、伏冀包容、

李聘瓊州唐書

言念四瀆所歸、莫勝南海、五嶺以外、尤數瓊邦、惟其爲汪洋浩蕩之區、是以多豪傑偉奇之產、於貴門之所值、尤覺獨鍾、故閩郡之見推、共許絕盛、先太翁清

徐文長逸稿／卷十一

十

朝柱石、媲美文莊、尊親家巨浸鵬鵬、追芳跨竈、纔觀上國、便作客卿、覽宮闕而賦燕京、悅山水而寓吳會、攜家子美舟中、咏敲針畫紙之詩、有女雲英橋畔、合乞茗呼漿之事、某姪某得攀仙侶、幸此天緣、誰云萬里之遙、遽訂百年之契、矧以兩弟之鑒、宅俱爲壬戌榜中之人、于今令愛之稱、名僭有姑侄、年家之雅、預卜當歸時而相與、益知藹和氣於一團、四海弟兄、萍水何限、一脉道義、滋味自長、敬簡良辰、爰通嘉締、肅遣儀而告廟、諒先靈之解頤、敬再拜以臨緘、冀台尊

之俯領

疏

雲深菴墓

越王崢嶸雲深菴者勾踐飲馬既著雄圖毆堯蛇蟬復
留道跡蠱峰巒於雲表襟江海以如裾猿雀爲家龍
天在座觀茲絕勝爰助沙門邇者僧衆雲從檀越星
集捧華嚴而作禮數一字則拜一字多如恒河之沙
羣寶筏以隨流望萬里期於萬里諒登覺海之岍顧
衣鉢之涼薄齋飯何供希輻輳之因緣舍施有主隨
徐文長逸稿卷十一
十一
心拋擲集衆果以成林有福承擔劈細流而皆潤豈
日妄要實爲至理發心諸德請次尊名

徐文長逸稿卷之十二

張汝霖肅之父

山陰

王思任季重父

評選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詩餘

調鷓鴣天聞張子蓋捷報呈學使公

有序

側聞勝事便擬隨俗稱慶念無可致羔雁者
得報之夕喜而浮太白者五製詞者二敬書
以充

試選蛾眉幾許長纖纖侵入鬢雲黃天邊奪得初二

徐文長逸稿卷十二

月鏡裏描來第一雙真國色好天香按排枕席待

君王越溪多少蓮舟女老却朱顏不嫁郎

措大那禁醉一場猛拚典却破衣裳非關雙眼看人

做古語云兩隻眼看人做官自勝千金許贈將因好事累應觴

斷鴻數點在斜陽欲呼細問長安事爭帶泥金幾處

忙

繼聞 廷對之捷複製賀新郎一闕

真聖主龍目握新符策士臨軒兩科收錄暗卜今
年誰最好剛得齊賢名族親認取青宮叮囑今日馬

啼催宴去，記官袍有領，偏淡綠。特賜與澆醺醪，男兒到此平生足。却惹起愁人，一醉消他萬斛，手取塵冠彈欲碎。不爲要君推轂，正沈吟斷虹生北。却似有情相照映，奈無言難與傳心腹。幾時更談夜燭。

徐文長逸藁

卷十二

二

徐文長逸稿卷之十三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評選——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王思任季重父

論

治氣治心 二論 一論養一論機頗明兵要

論將者多以勇目將，故論將之氣也主於鼓，而論將之心也主於敢與決，未嘗以治言也。愚以爲此特將之粗者耳，非精也。將亦人耳，豈其氣與心獨異於人哉。氣時時而鼓之，使其踴躍震蕩而不寧，心時時而

徐文長逸稿 卷十三

一

三百十九

敢且決之，使習於猛戾奮迅，而無所止息。彼方以爲以攻則取，以戰則勝，以先登則有所恃而不恐也，而不知以踴躍震蕩之逆，而乘之以猛戾奮迅之粗，心與氣不相得，而機與事相迷。吾且憂其明者昏，澄者搖，見利而不知害，甚至於當避而反趨之，即使僥倖於一時一事，取捷一兩陣之間，于至昏極懦之手，而不思驚一而蹶九，廢千萬而存十一，皆此踴躍震蕩之氣，與猛戾奮迅之心，以階之也。然則將之氣，其可以鼓而狃，將之心，其可以敢且決，而終逞之以得志。

也哉、嗟夫、心水也、氣波也、鼓且決者、其風也、鼓且決而至震蕩、且奮迅者、風之極也、而敗焉者、其溺也、故欲止其波、澄其水、莫若去其風、欲斥其氣之鼓、與其心之敢決、莫若易之以治、秦舞陽十三而殺人、人側目不敢忤、此其氣何氣而心何心耶、及至秦庭而震且掉焉、子房跪履於老人、至於盡折其氣與心、而後許之曰、孺子可教也、然舞陽卒裂於秦庭而良乃卒收其功於天下、此不可以觀治與不治之効耶、故利有所不動、害有所不避、欲有所不可投、粹然有所不

徐文長逸稿／卷十三

三言六元

可驚、勃然有所不可怒、力拔山勇蓋世、而有所不可用、此幾於治氣治心之說歟、而猶未也、何也、此猶以効言也、凡入之情、養之於閒、則始可期於粹、鍊之於緩、則始可責其効於臨時、夫以七尺軀殼之中、克塞之物、與吾一寸之靈、素不相知、而不相得也、平居荒其養、而鹵莽其鍊、一旦有事而使之、而期之、辟之、豪奴之於乍主、孰聽之而孰從之哉、古之將多矣、無不治其氣與心、而其治氣與心、無不養之於閒、而始責期於粹、鍊之於緩、而始求其効於臨時、太公不將乎、

效在紂也、而辨幾微於敬怠、是其治氣與治心者然也、素也、未聞其以鼓而治氣、以敢決而治心、以襲而得之也、伊尹不將乎、効在桀也、而審取予之義否、是其治氣與治心者然也、素也、未聞其以鼓而治氣、以敢決而治心、以襲而得之也、孔子聖於將、而姑試以將者也、効在於隳三都、誅萊人也、其治氣與治心者曰、臨事懼、好謀成也、素也、未聞其以鼓且決、以襲而得也、孟子儒於將、能將而未嘗將者也、其欲躋齊宣而王之也、猶反手、此非將之効、而何効乎、至於盡授

徐文長逸稿／卷十三

三

其訣於公孫丑、則特有善養氣與不動心、二三言耳、孰謂養氣者非將之治氣、而所以致其心之不動焉者、非將之治心耶、而又可以旦夕爲耶、而黜與施舍、此二人者、又鼓氣之尤、而敢決其心者之首、鼓於一時、而敢於一旦者之魁也、而孟子痛非之、則治氣之果不在於鼓、而治心之果不在於敢且決、又不在於襲而取之也、益明矣、彼孟子者、方且孺其服、士其冠、緩其帶、安其履、委委蛇蛇、進而與齊梁之君、談道而論德、退而與其徒、學孔而希周、明而以對於人、幽而

以謹於獨、辨事之非義、而決不敢妄於一行、辨人之非辜、而決不敢妄於一殺、其致密於一塵一芥之微者、既如此、而其晝夜之所從事、乃在於助與忘、帥與充、至與次、蹶與趨、得於言、與不得於言、握苗與不耘苗者也、而非有他也、研其幾於有無之間、而致其謹於鬼神所不得窺之際、視其氣息之柔、若屬續而欲絕、而心之澄、且燭也、若淵之未瀾、而旭之始登、以至於枉直辨、義利明、則大者塞於天地、然後機之敏而斷也、若舍括、而胆之所向而所決也、雖百育育於吾

徐文長逸稿

卷十三

四

前而無所用其勇也、然後敢開口而決之曰、齊可王、而王可反手也、蓋爲將者之氣與心、必至此而後可以言治、而治氣與心、必如此而後可以盡將之道、而無遺、噫、此誠未易以言也、古之言將者、儒與將一也、儒與將一、故治氣與治心一也、今之言將者、儒與將二也、儒與將二、故治氣與治心、鼓且決者、以屬之將、而不鼓且決者、以屬之儒也、惜也以孫子之才、其於心與氣也、能知治之矣、而不知一之也、何也、心主氣、氣從心一也、言治氣則不必贅以心、言治心則不必

贅以氣、而孫子並言之、並治之、非吾儒之道也、且夫避其銳氣、擊其惰歸者、此審彼之氣也、而孫子以爲治氣、以治待亂、以靜待譁者、此審心之候也、而孫子以爲治心、此又不知其何說也、惜也、

用兵之妙、機而已矣、其機之未可也、不先設以待、其機之既可也、不後時而失、夫兵貴廟算、豈有不可先設者哉、抑不知兵有可以先設者、亦有不可以先設者、審時勢之順逆、察地形之險易、量進取之先後、擇將帥之賢否、料儲蓄之多寡、知士卒之強弱、閱器械

徐文長逸稿

卷十三

五

之利鈍、以爲攻守之具、此可以先設者也、何者、天下之大勢、自有一定而不可違、而吾之謀議、劑量既明、亦自一定而不可易、雖利害互形、成敗迭見、而必不可以更途而易轍者也、故曰可以先設也、至於與敵相守相攻之間、虛實饑飽、勞逸強弱之異其情、而天時地利、人情之異其變、或以虛而爲實、或以實而爲虛、或以饑而爲飽、或以飽而爲饑、或以逸而爲勞、或以勞而爲逸、或以強而爲弱、或以弱而爲強、而乘之以天時、乘之以地利、而以出其人情之不可測、則是

敵之變化而不常者也、而胡取於先設爲哉、是故惟因之敵而已矣、故敵方虛也、而胡爲乎實也、是敵之變化也、吾前避彼之實、而擊彼之虛也、因其變化、而吾亦變化之、以取勝也、敵方實也、而胡爲乎虛也、是敵之變化也、吾且擊彼之虛、而避彼之實也、因其變化、而吾亦變化之、以取勝也、甚至於敵本實也、而果示之以實、以爲吾方且疑其虛也、而誘吾之擊也、敵本虛也、而果示之以虛、以爲吾方且疑其實也、而本吾之不擊也、虛而實也、實而虛之、虛而虛之、實而實

徐文長逸稿

卷十三

六

之以至凡所謂饑飽勞逸強弱之類、莫不皆然、是敵之爲變化也、無窮、而吾之所以因而應之也、亦無窮、噫、豈特吾之應之而已哉、將敵之所以應吾之變化者、又益無窮也、而吾之所以因之者、又何如、而可使之窮耶、呼吸往來、如風雨雷電、交發而不可測、而生不已、如環之無端、將既見其形、而爲之勢也、猶恐其或失也、而况豫信其成心、而執爲之勢、以待其不可度之形哉、噫、未有物之輕重、而徒推移於空衡之上、其氏昂必不足信矣、莊周之言物化曰、又竹生青

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人入於幾、萬物皆出於幾、皆入於幾、夫方其久竹也、安知其爲青寧、方其青寧也、安知其爲程、又安知其程而馬、馬而人也、此物之變化也、出於幾、入於幾者然也、兵亦如是也、故彼方虛也、而吾將制之以吾之實也、又安知彼不化、虛而能爲實也、及吾之避其實也、又安知彼不化、實而偶墮於虛也、或如此、或如彼此、兵之變化也、亦皆出於幾、入於幾者也、故曰不可以先設也、惟不可以先設也、故因於敵、因故勝矣、夫物有化也、兵亦有化

徐文長逸稿

卷十三

七

也、取勝不難、知化難也、故曰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也、

論五行生成之數 有時識可參

奇數陽、耦數陰、天一三五七九、地二四六八十、故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猶言天以陽生水、地以陰成水也、一二非有多寡生成、非有先後也、餘四又竝如此、只是明一陰一陽之謂道耳、天奇數、凡五、地耦數亦五、如兩家各掌五籌然、天既從第一數起、則地自當以第六當第一數起矣、六卽一也、天之五奇、皆一陽也、

地之五耦皆一陰也。天與地所生所成之陰陽停勻平等，無毫髮之差者也。今以數成文，故有自一至十之殊耳。愚嘗謂地不可與天對，又不可分做兩箇。天地安能生五行？水亦地也。地又安能以六與天之一生水？蓋天與地如一盂泥沙相和水，然澄之而渣在下，便是天之地。清者在上，便是地之天。又如人相似，郭廓爲衛，氣所克周者，卽天。五藏爲營，脉之所藏而遠者，卽地。本一身也，故玄門用彼者，愚嘗用此駁之云：爾家務長生，不過效法天地耳。卽用彼安

徐文長逸稿

卷十三

八

見有此雄天外，尋一雌天，以助其長久者也。水

只是地之類。凡有質者，皆屬地也。海際天，故始成地之大。不然，只一塊硬地，直天中一粒豆耳。天地五行都靠那一件無形之物生成。而今日天一生水，地六成之，語似有漏。天地二字，與一六二字，只作陰陽二字者，猶之可也。然纔說陰陽，便以屬氣矣。非無形之物矣。天一與地六合爲七，苟除却五，則天與地正各得一矣。適停勻矣。凡四行之生成之數，竝如此一行之數。除五而數之，則所剩之數，亦各各如此停

勻，而五數屬土，四行莫不稟之而成。蓋天與地適得其半，借輕重之銖兩以明之。則如各具二分五釐然也。苟知此，則雖謂地二成火，天一生火，可也。此下四行俱以一與二爲生之成之可也。作者欲盡自一至十之數，故如此錯文，以就河圖洛書耳。

河圖北數一與六，水生成也。南數二與七，火生成也。東數三與八，木生成也。西數四與九，金生成也。中數五與十，土生成也。使如愚前所云除五而算之，則各停勻也。

徐文長逸稿

卷十三

九

洛書一六共一方隅，水也。二七共一方隅，火也。三八共一方隅，木也。四九共一方隅，金也。而五居中位，除却中位之五，則四方之陽數與四隅之陰數，七與三并，一與九并，各得十五。其他各得十五，放此自見，亦各停勻也。天地二字，只作陰陽解，此要旨。土字亦只作中和解，冲氣解。五行竝因一太極而有，其所謂生成，一時皆了，而亦莫測其何始何終。如分摘一行而言，雖單謂之曰生可也。單謂之成亦可也。如後來所云木生火等，不過據有形質之後，而爲又

耳、非先天混一之玄化也、且如天與地分而有形之
後、其以一生水也、作何形狀、功用漸次以生之、以六
成水、又作何形狀、功用漸次以成之、而天地兩家、其
一家分半以生、一家分半以成、又作何形狀、功用漸
次、及取料辨材於何所耶、皆不通之甚者也、

軍中但聞將軍令論

古之善爲將者、使士卒畏已、而不畏敵、而古之善將
將者、使士卒畏將、而不畏已、夫人之情、莫不樂生而
惡死、而其駟而之敵也、則固十死而一生、欲其不畏

徐文長逸稿／卷十三

十

敵也、既已甚難矣、而兵又不可以嘗試而爲之者、則
其士卒之畏敵與否、固無由而前知之也、善爲將者、
于此不得有所假以試之矣、軍中但聞將軍令、而
置天子之詔于不聞、亞夫之卒、其真不畏敵者哉、何
則、古之爲將者、以爲吾將駟人于死地、必使之易敵
而後可以決勝畏敵之罰、吾固有令以申之于前、有
法以齊之于後矣、然士之于敵、不可以嘗試而爲、其
畏之與否、不可以先事而知、又如此也、然而人之情、
易趨于其所尊貴、而法之行、亦易撓于其所尊貴、于

是借尊貴之望、以試吾法、而尊貴者莫若天子、吾法
之所在、使吾一介之士、不得以聽諸天子、而天子以
萬乘之尊、不得以搖吾之一言、奪其情于人之所異
趨者、必行其法于人之所易搖者、蓋于此而士之畏
敵與否、可以試而知之矣、嗟夫、士之所以畏敵而走
者、以其能殺我也、而天子則固能生殺人者也、宣將
軍之令、以與天子抗于平居無事之時、謂不能奉將
軍之令、以與敵人成于白刃交飛之際哉、蓋嘗聞冒
頓之治兵、以方其父單于謀殺頓而立其愛子也、頓

徐文長逸稿／卷十三

十

乃令騎射者隨鳴鏑所向、其後以鳴鏑試射其善馬
愛妾、而不射者輒斬之、卒以此術殺單于、及其母弟、
與大臣、取單于之國、如反掌、夫冒頓之士、不畏其所
愛之妾也、而何有于父、不有其父也、而何有于諸人、
然而父不可得而試也、而以試諸其愛妾、知士卒之
不畏吾愛妾矣、而後用之于父可決也、殺其父以奪
弟之國、冒頓于人子、則非孝矣、試諸其妾、而使人必
殺其父而無阻、冒頓之于治兵、固善將者之所不遺
乎、雖然、冒頓固嘗殺其不射馬者矣、又嘗殺其不射

妾矣。亞夫起倉卒，承片牘，提一旅之軍，以屯于細柳之上，未聞其置人于法，以明已之罰，而其士卒一旦與天子抗而不顧，此其故何哉？兵法曰：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豈其受命之時，忠誠慷慨，義形于詞，如古所謂一言之發，而三軍有挾纊之溫，遂足以輕其威命耶？又不然，其將革其心志，愚其耳目，如徙木立信者之所爲，亦未可知也。其平時無以激人之心，堅人之信，而欲奪人之素所趨向，而卒犯其難，世寧有是理哉？雖然爲將

徐文長逸稿

卷十三

十二

者使士卒畏已而不畏敵也，易爲君者使士卒畏將而不畏已也，難。蓋使士卒畏已，有才者類能辦之，而聽士卒畏將，非濶達而大節者不能也。是故有文帝之寬，斯足以成亞夫之嚴，不然，則軍中固不知有天子之詔矣。走一使而奪之符，亞夫其可諉以不知耶？志有之，將能而君不御者，勝信矣。

策

問孔子有言：我戰則克。又曰：好謀而成。兵固非儒者之所宜獨廢也。迫于後世，其說始煩，然而最要而簡

者，莫如孫子十三篇，而十三篇中最要而簡者，形勢兩篇舉之矣。今其論形，則曰：決積水于千仞之谿，論勢，則曰：轉圓石于千仞之山。夫千仞之谿，其高遠等耳，而一爲決水，則以喻形；一爲轉石，則以喻勢，如其旨同也，則亦衍文贅語焉耳。而胡取于孫子，不然，則必有微機獨旨，深有得于形自形，勢自勢，其功雖互相爲用，而自有截然不相干者，存乎其間。此正所謂要而簡者也。而其可以不講乎？始計篇論爲將曰：將者智、信、仁、勇、嚴也。而軍形篇則曰：善戰者無智名

徐文長逸稿

卷十三

十三

無勇功。軍形篇論戰曰：勝可知而不可爲，而虛實篇則又曰：勝可爲也。言實相背矣。孫子書數千言耳，言兵者舉莫出其上，至其以身用之于吳，其成功十不追書之一，于行又相違矣。凡此皆不可以不講。爾諸士子必有悉其所以然者，願毋隱。

古人之言，固有似同而實異者，亦有似異而實同者。學者讀其書，會其意，斯可以用其言。苟徒泥其言，窒其用，則不如無書之爲愈也。若夫論其言于今日，則是考其行于他日，則非君子慎察其所言，果非空虛

而無實，則必其所處之地，與所遇之時，不足以副其言，而亦非言之爲過也。世之論兵者多矣，察其言非空虛而無實者，莫如孫子。然而異同之間，固不能無疑于君子矣。而其最可疑者，則明問所舉形勢之類是也。夫兵形與勢義至異也。千仞之谿，與千仞之山，說至同也。而一爲決水，則以喻形；一爲轉石，則以喻勢。是以至異之義，而淆之以至同之說，即使藝文之士，無益于實用，猶知避之。而謂孫子爲之哉？噫，盍亦就孫子之書而求之乎？其言曰：兵形象水，水因地而

徐文長逸稿

卷十三

十四

制流，兵因敵而制勝。又曰：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彊弩，節如發機。故直紆險易，通塞廣狹，千仞之谿，所以形水者也；而谿直則水直，紆則水紆，險則水湍，湯則水注，通塞廣狹，無不皆然。誠如是，則是水之形非自爲形也，因谿之形而形之者也。故形者，誤敵之具也。形必示敵以所可見，所可見者，形也。故決積水于千仞之谿，不曰勢，而曰形。至于勢，則吾之所以使衆之權也。李牧飽士，士猛思決；韓信背水，人自歎戰；鄧艾過險，卒無還心；田單誤燕，剗掘含憤，事雖不同，

同歸于奮，非所謂彊弩發機，欲止之而不可得乎？止之而不可得者，勢也。故勢者，使衆之權也。勢必制衆以所必趨，故轉圓石于千仞之山，不曰形，而曰勢。由此言之，其言非似同而實異乎？然必設形以誤敵于形者，有可乘之機，而後置衆于必趨之勢者，始不至于空發而無益，則形與勢，其爲用雖異，而實則同矣。他如曰：智曰信，曰仁，曰勇，曰嚴，以論爲將之常道耳。而善戰者立于不敗之地，而必乘敵之所易敗，惟其易之甚也，故辟如舉秋毫不爲力，見日月不爲明也。

徐文長逸稿

卷十三

十五

蓋其所勝者，勝其易勝者也，故無智名，無勇功。武王以三百當紂十萬之師，而前途爲之倒戈者，此也使有智名，有勇功，則必勝敵于難矣。深入敢戰，衛霍之聲稱滿天下，而漢之士馬物故，大略與匈奴相當，不遂幾于不振乎？于論將則求于難，故貴智貴勇；于取勝則求于易，故不貴智，不貴勇也。又其他若所謂勝不可爲者，言不能爲之于敵也；勝可爲者，言能爲之于已也。爲之于已，以待敵之可勝，雖不能爲勝于敵，而自不害其爲勝矣。凡此非所謂其言似異而實同。

者乎。夫以孫子之言若此，其要眇而無言，大而各適於用也。至其親以自試之于吳，曾不知巫臣公子光之一奮，迨于入郢之役，則又多出于子胥夫槩之謀也。故馬遷敘記入郢，止曰孫子預有勞焉，而不著其事。由此觀之，豈孫子之言真不適于用乎？夫世固有空言而無實者，而以加于孫子，則不可也。蓋嘗觀其始見闔閭，即斬其宮嬪，以示兵法之可用，闔閭止之而不得，欲下觀之而不得，意者當斯時也，闔閭必已短其爲人矣。故其用之爲將，必且制之而使不得專，小之而使不得遂也。是以卒無成功，是故雖有責育，授之以快所，不能施其勇也。雖有師曠，撫之以土，不能布其音也。愚故曰：苟言是而行非，君子慎察其所言，非空虛而無實，則必其所遇之非時，而非言之爲過也。謹對。

徐文長逸稿

卷十三

十六

徐文長逸藁卷之十四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評選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王思任季重父

序

呂山人詩序

呂山人刺續稿成，使其弟尚賓持送予，使論序。山人詩固多而不多刻，予即此得比附分類之。若艾如張君馬黃豔歌，何嘗行，雖用古題而意藏不曉者，不論標格往時數論矣。且觀者各有品，亦不論大隄曲子。

徐文長逸稿

卷十四

一

夜歌、白苧詞、陽春曲、採蓮及歌寄衣、美人行、春女詞，皆寫婦人女兒，惜別懷春，雖古忠臣愛君、賢哲遭棄，置間於此，發婉變不舍，然曲終奏雅，風賦且不免所可取者，道人意中語，非子其誰善哉！行、隴頭水、弔梅、花、行路難、嗟哉日行、惜年華、多感慨於及時追樂、吾讀之淚下也。至任野性、傲睨一世，則有長歌行、感寓夏夜、溪堂和謫仙等篇在。然門有萬里客、白馬篇、將軍行、關山月諸章，又氣跌宕、思功名、何哉！其擬古樂府十六章，又慨古事、或政不平、失機會、或人臧否而

已短長之若恨不身為者又何哉詠美人走馬予亦
有數作寄山人其詞曰西北誰家婦雄才似木蘭一
朝馳大道幾日隘長安紅失裙藏鏡塵生襪打鞍當
鹽無不可轉戰諒非難又曰金鞍七寶轂玉手控青
絲人馬才相得風雲氣水奇勢輕香易墮樣巧影難
為馳能雄心在何曾斂翠眉又曰尺錦即成粧當眉
綰結方須臾撒身手馳驟蹴風霜簷影千門亂街心
一帶長忽逢游冶子繫馬問家鄉今讀山人說人馬
更剽健予不及也山人詩古者倣漢魏最近亦唐人
徐文長逸稿卷十四

呂氏詩集序

天子取用當天關胡兒不知射虎手一箭人馬俱傾
翻丈夫有才不得試葛巾空老青林間亦此意

昔人論詩者謂詩本於地豈不諒哉其言乎略而校
之如陝蜀之雄剛中原之博大江以南之芳華真有
不可強而齊者而一道之與一郡一郡之與一邑與
一邑之與一鄉則又辟諸一鼎之牲其味同矣而尻
肱胛腠之間腴瘠雋否固又自雜徵於齒頰而不可
亂使易牙遇之亦猶辨黑白而數一二者矣浙之山
川莫勝於會稽而會稽猶莫勝於剡人生其間往往
美秀不群而尤雋者道德事功之外遂以文與詩鳴
於鄉播於方域蓋所稱一鼎之胾喙矣而其翁為之
徐文長逸稿卷十四

由其翁獨立於庭、公趨而過之、之訓乎、故於序詩也、而并及之、亦使讀翁詩者、毋專以詩視翁也、

鄮績溪和詩序

今之、和人之詩者、非欲以凌而壓之、則且求跋而及之、未必凌且壓、跋且及也、而勝心一起、所得者少而所失者多矣、古之和詩其多、莫如蘇文忠公在惠州、時和淵明之作、今味其詞、皆泛泛兮若鷗悠悠兮若萍之適、相遭蓋不求以勝人而求以自適、其趣而不知者、誤較其工拙、是猶兩人本揖讓、未有爭也、而眩

徐文長逸稿

卷十四

四

者曰、彼拳勝、此肘負、不亦可笑矣乎、鄮君之簿績也、取蘇文定公之詩而和之、多至百四十餘首、其數幾及文忠公之於淵明、其嬉遊傲睨、而不屑屑於工拙、亦猶文忠公之於淵明也、蓋君之所負者、大不得其大而試於小、此所以不免於嗚嗚而負屑屑於工拙、則適以成其小矣、而豈君之意哉、校君詩者、不識解此意否、有不解、君當自解之也、

贈徐某保州幕序

古凡幕職至重、而尤重者、戎之幕、何者、幕掌文書、主

畫諾、以代勞、宣力於堂之長、而戎之堂、則輟鈴機務、與賓客酌酢、廳至而雨集、其務繁而握愈重、非幕以代之、事鮮辦、代之而不得其人、則雖辦矣、而未必理、而今保州後衛、則邊紫塞、星列以備、胡護畿甸、尤戎署之至要者也、若是而爲之幕者、又何以常幕視哉、雖然、乃今之幕、則異於古之幕矣、古之幕者、幕任其勞而長處其逸、故選必以才、而才亦得以自見、今之幕者、長兼其細、而幕處其閒、故選未必才、即才者亦不得以自見、惟不得以自見、而高者居之、則若棄卑

徐文長逸稿

卷十四

五

者居之、則若管矣、予以爲卑者無容以言、而高者亦未爲得也、夫高至於聖止矣、聖至於孔子、亦無以加矣、孔子爲司寇攝相事、則卻菜人、誅少正卯、而當其爲委吏、秉田、未聞其卑會計牛羊而不講也、故道龍蛇而已、伸之則千仞、屈之則尋丈、何施而不可哉、予嘗以是論序官者之常、而茲者、予戚徐君之以名法、序官而得衛幕也、諸戚黨析予言、以贈君行、君亦諗其爲才者也、而幕亦便於以才自見之官、特以今之幕異於古、恐負其高視之、若棄耳、予故以孔子之道、

告之、夫道亦何常、其示人有舉全體者、亦有舉一節者、吾告徐君以孔子、亦舉其一節而已矣、君勉之哉、他日、刻書報紫塞金臺、賢幕者必君而非他也、

葉母錢膺表序

代

鄉解葉公歿之某年、其配錢夫人、齒方二十有五、其子長公、今爲工部者、生方七年耳、夫人抱工部而泣曰、成父志者、其在是乎、越二紀又三、而工部果以文高成進士、得主事營繕、未幾奉命役東海、過其廬而夫人自哭鄉解至於今、蓋年五十有五、於法得旌、

徐文長逸稿

卷十四

六

有司以聞、詔下坊於里、題曰節孝、賀者踵至、予於鄉解兄常德公同第於丙辰、而常德始者、又聘予女婦其子、故賀者來以言屬、蓋夫人之事舅若姑也、舅疾亟、嘗以股愈之、姑盲、又舐而復視、孀三十年、以禮自閑、無一髮瑕可指、又教其子成進士爲郎而賢、人皆曰、郎真不負乃母、此其於婦道亦既甚全、而取效亦甚盛矣、上而蒙被國旌、下而爲衆所光羨、當世世在人口、殆非過也、是宜賀、雖然、世有窮筭牙珥、能自完其節于身矣、而不能必其貴于子、則議得之矣、

而旌未必不失、或能必其貴於子矣、而貴者未必賢、則旌可得矣、而議未必不失、斯二者得則殊矣、而失則同也、今夫人之於節也、不特完於其身、又能必其貴於子矣、又能必其賢於身、夫一能者節也、夫人之所能、而二必者子之貴與賢也、夫人能盡必之、耶、蓋天有獨厚者存焉耳、夫獨厚於其始、則必不薄於其終、知所厚在天、則必不自居於工部之賢、將有與貴而俱隆者在他日矣、噫、彼始所稱父之志、而抱以泣者、意者其在於斯乎、於賀益宜、

徐文長逸稿

卷十四

七

再刻某君時義序

學柳

天下有常物、有不常之物、而買之於物也、有所貴、在、售者、有所貴、不在、售、而在、知者、魚鹽醴粟、羽毛齒革、登俎豆、資民生者、此物之常也、售之則已、不求其知也、而亦無俟於知、賈胡入山而得鞣鞣、至股以藏之、泛海而遇龍皮客、彼有是者、不知也、既重直以買之、將別、必告其爲龍也、且及所用之故而後去、此其不貴、彼之售、而自貴其知、苟不知而徒售、卽賈胡值重、質剖股、而出其鞣鞣、以與人、未免惻惻然有投非其

主之恨、由是以觀、可以明非常之物、所貴不在售、而在知、苟弗知、寧弗售也。吾兄子吏部某之於經義、賈胡所股而藏之物也、早歲一市於通衢、通衢售矣、再示於大都、大都售矣、予嘗與吏部之弟某、稍取其售餘而韞櫝者若干篇、付梓以傳、其人顧往往值龍皮客得之、而不知其爲何物、且弗寶也、以爲恨、及是吏部偶取昨秋比題把髯以哦、咄喏而了、大吏部售矣、顧復爲此者、豈所爲不貴售而貴知者耶、予復命諸梓以再試於今、果皆昔之龍皮客也、則真韞櫝也。

徐文長逸稿

卷十四

八

苟群趨而售之、非韞櫝也。

草玄堂稿序

或問於予曰、詩可以盡儒乎、予曰、古則然、今則否、曰、然則儒可以盡詩乎、予曰、今則否、古則然、請益、予曰、古者儒與詩一、是故談理則爲儒、諧聲則爲詩、今者儒與詩二、是故談理者未必諧聲、諧聲者未必得於理、蓋自漢魏以來、至於唐之初晚、而其軌自別於古、儒者之所謂詩矣、曰、然則孰優乎、曰、理優、謂理可以兼詩、徒執於詩者、未可以言理也、予爲是說久矣、暨

之玉仲鄺君始見予於薊門邸中、則以理衛道諸篇是也、旣而見也、則以詩此稿是也、予兩取而揆之、君非不足於詩者、而顧獨有餘於理、苟世之評君之詩者、徒律之以漢魏、則似不能無遺論於君、有深於儒與詩者、別作一觀、獨迦君於無聲之前、若所謂天籟自鳴之際、則漢魏唐季諸公、方將自失其軌、而視君之馳驟奔騰、蓋瞠乎其若後矣、君誠儒者也、而非區區詩人之流也、予先爲彼說以答或人、旣爲此說以質於君、君呀然曰、吾師某某也、而私淑於新建之教者、公其知我哉、予亦呀然相視而笑、會有梓君之稿、令予序諸首、遂書之。

徐文長逸稿

卷十四

九

胡大叅集序

代

曩在嘉靖丙辰、余奉命校諸道鄉貢士、晚得今叅政公胡君而喜曰、是非近世舉子輩中人也、蓋熟讀西漢人文字而有得者、及拆名君爲楚人以問於楚之先達、果然、予益喜、其後君以令召入、歷禮曹郎大夫、又出而按察閩晉間、並提督學校事、所至靡不以文顯、而其故所列高等建陽李生曰、有秋者、一旦

抱君所爲古文若詩篇凡十卷來以序請曰將以付諸梓予讀之則見其文猶故所品漢西京物也而詩又不落近代往往爲晉魏間語予又益喜曰苟梓之真足以名於一時而傳後世矣然予竊怪之今世爲文章動言宗漢西京負董賈劉楊者滿天下至於詞非屈宋唐景則掩卷而不顧及叩其所極致其於文也求如賈生之通達國體一疏萬言無一字不寫其胃膈者果滿天下矣乎或未必然也於詞也求如宋玉之辨其風於蘭臺以感悟其主使異代之人聽之

徐文長逸稿

卷十四

十

猶足以興亦果滿天下矣乎亦或未必然也夫言非身有則未免獵其近似以要君孟子謂言生於心而發於政苟無害於政則亦任其獵且要而已矣惟其害也故不可以不辨予向也窺君之言以至於今久矣君蓋身有之者也其兩有事於學也又率人者也率人而卒收其效若李生固其一矣自李生之外又復得數輩若李生者否耶誠有之他日可以言政矣

贈成翁序

真在牝牡之外

予家吳甥某嘗以療幸侍今長垣成公德之比成公

從稽勳大夫叅議山東而封公去年爲七十甥壽之文尚虛也至是來以屬予謝曰舅山人耳傭且陋甥強之堅予曰舅賤無已其代諸甥曰甥侍成公有日矣竊聞公之言似不然也予曰奈封公何甥曰父子者居相習也子不投父以所不悅舅何疑焉予惟天下之事其在今日鮮不僞者也而文爲甚舉人之一身其以僞而供五官百骸之奉者鮮不重者也而文爲輕何者視必組繡五色僞矣聽必淫哇五聲僞矣食必脆膿五味僞矣推而至於凡身之所取以奉者靡不然否則且佛然逆故曰重至於文則一以爲筌蹄一以爲羔雉故曰輕然而文也者將之以授於人也從左佚而得之亦必取趙孟而名之故曰今天下事鮮不僞者而文爲甚夫真者僞之反也故五味必淡食斯真矣五聲必希聽斯真矣五色不華視斯真矣凡人能真此三者推而至於他將未有不真者故真也則不搖不搖則神凝神凝則壽舅山人也賤也未嘗知公之爲銓與封君之爲封然而知封公之契於真也遂亦因是而知封公之壽也曰舅未有素於

徐文長逸稿

卷十四

十一

封公也何以知封公之契於真曰以甥適所云子習父不欲僞於文者而知之也今夫知長人之長侏儒之短奚必盡寸寸而校之尺尺而量之哉亦觀其一節而已矣

贈戚畹錦衣陳君序

今錦衣陳君嘗授詩於予友楊君而陳君性既警敏又嗜學詩既通名能舉子業矣輒以其餘治古人文及詩文君若詩又治及予再至京師而君皆騎馬隨蒼頭扶橐以餉釀醴市果澄湛甘好每致必先池園

徐文長逸稿

卷十四

十二

夏清棹舟竟日出冊勸賦品鑒賡和靡不越人意表而酬酢曲雅綽中禮儀不見有厭倦之色夫以間里飲羊綰輅之夫一旦得志卽跨駿食肥目不知有長老而君以上戚子挾累世之高華顧若此其雍雍郁郁然也斯殆可以尋常畹中人目耶乃昨與楊君並策一驢往西剎君憂也蒙面以素綃騎而過可以不見辭乃免綃而下拱以俟予與楊君艱再躍鞭而過之其後余以牘謝君君笑曰是何叟之栖栖也此則與無忌下侯生者何異而彼忌者時則有求於生也

今君何爲者耶吾故與楊君言今而後吾乃知子之陳君貴則今世廟戚乃其致則古之信陵者倚也信陵柄魏其效於用而著也如鼓巨颺吹一毛而今之制則不爾然著不著無足爲君累抑予又聞之東漢有樊儵者亦以戚而著其所著乃以經學得交海內大儒並取以爲師友而丁恭則其所專師其後儵竟以經顯所守公羊嚴氏春秋致門人三千人往往有以其學至三公者吾意君不得爲信陵且必爲樊儵儵不識君所師楊君得如丁恭吾輩得如所稱大

徐文長逸稿

卷十四

十三

闕篇序

通摹內篇彷彿夢幻因觸自是青藤

本色

古詩豈直三百哉吾夫子於詩不要者闕於史而疑於多聞而疑者闕夷者質孔子於華者華者曰吾夫子天之怯里馬赤也夫怯里馬赤譯史也今吾遽遽然而管株株然而古之人茫茫然驅株株以譯茫茫而祈其盡免於茫茫則必不能盡免於茫茫故善譯

者莫吾夫子若。而吾夫子貴闕譯。夫闕詩者則固闕。彼人之闕者也。而闕史闕多聞者。非彼人之闕也。我莫奈其茫茫者何。而姑置之也。乃若我之闕。非置之謂也。仲山甫之謂也。而亦可以驅株株譯茫茫者委乎。故闕者月也。彼之闕。月之虛也。我之闕。月之食也。虛不得而代之盈。食不掩則人得而指之。指則鼓。鼓則馳。馳則走。走者救也。救者更也。故食而匿。則更之道不存。食而不匿。則更之道存。故月一也。闕有兩篇。一也。闕亦有兩故。余之命篇一也。亦以兩。

徐文長逸稿

卷十四

十四

彤管遺編序

詳記載評士林其欣然以喜。惟恐身不爲之者。必忠臣烈士奇節高蹈之流。而其怫然以怒。惟恐身或蹈之者。必皆回邪儉媚。忍垢恥而事二姓者之爲也。欣然喜。則於慕善也篤。怫然怒。則於絕惡也堅。夫能使入絕惡而堅。則夫回邪儉媚。與夫忍垢恥而事二姓之徒。固亦爲善者之資也。其於載記可少哉。吾友鄺子集彤管遺編。教爲女者而作也。其所集古諸女婦。雖淫慝不廢其文。然所次當淫慝。雖貴妃亦不得與。

編戶貞靜者等。是將使爲女者觀之。怫然以怒。惟恐其身或蹈之。而益堅其絕惡也。歟。不然。胡爲而亦存之也。莊周曰。厲之人。生子夜半。取火而視之。惟恐其似已也。然則是集也。即使淫慝者觀之。不亦反自愧哉。而何況於不爲淫慝者之觀之也。鄺子文茂而行芳。吾信之久矣。原其意蓋如此。故爲之序其末。

送金君之無錫序

舊制凡邑中盜賊。其巡徼史實掌之。以故史之署。反劇於丞簿。丞簿或職清戎。或課督賦稅一事耳。稍散

徐文長逸稿

卷十四

十五

則以其餘佐長吏聽斷。以補其牧養之所不及。然史雖劇其能而廉者。或以劇而知名。得遷轉。反是則或以劇而敗。而京師之邏盜寇也。則多以屬錦衣。異時邏者與掌書者。相倚以爲晉。則所謂盜寇者。未必盡除。而無辜者。不勝其毒矣。吾鄉金君之以名法掌記於錦衣也。幾年矣。人稱其平而廉。及其以滿而課刑書於吏考也。議又平次之。得第二。會無錫缺史。遂以君名上。詔可之。君行有日。鄉戚中宦且旅於京師者。故事皆乞言以贈行。而君之甥廣信公爲之。

首圖於予。予曰：予不敏，將何以贈金君之行哉？亦告以錦衣之事與縣史之事而已矣。夫縣之丞簿與史並人也，主盜賊與主賦主戎主佐牧並事也。今不問其人之可否，而徒易其事，以冀其或稱，此何以異於狙公之賦芋於狙也？所云三四者，並不能有多少於七也，而徒改其時於朝莫之間，其術亦窮而疎矣。而金君之爲錦衣掌記及議刑於考也，並以廉平稱，而不知其他，則今而之史也，使其果職盜賊，則必能如在錦衣時爲掌記者之不肯使其不果職盜賊，而徐文長逸稿卷十四十六

送張南陽序

代

今遷知南陽府張君者，始爲進士時來觀政於營繕，而予適爲郎中掌管繕，當其時，卽已知張君賢及君三仕爲縣，歷某部郎大夫者，凡若干年，而掌管繕余則叨尚書，實長其堂，君之恩謹猶昔也。至練且幹，則

倍進于昔矣。予方賴君以相成，而君之僚亦喜君之相爲羽翼也。於是相與賢君，亦莫不倍加於昔者。至是君竟以賢補知南陽府，將行，諸僚並戀君來告贈言於予，而予亦自惜不能私君以竟其相成，且不能無望於異日也。則告之曰：昨君之職也，雖多大抵材其專職也。君亦知夫材乎？枳棘灌楚，其最細者也，可以藏鳩鷄，供求枝而止耳。樗櫟則其大者也，然易敗，無所用。粉榆赤櫟，柘楮櫛櫛，有所用矣。然猶小器也，不中梁柱。至于豫章也，楸也，栟也，則梁柱器矣。然其徐文長逸稿卷十四十七

材與牧也、亦未信叟之言漁乎、且君之牧之鄉也、南陽也、南陽者邵與杜嘗牧之也、昔之人稱之曰邵吾父也、杜吾母也、今之人稱之亦曰召南陽父也、杜南陽母也、此養之之致也、子儻未必有意於予之所期、公與卿也、亦未必有意於召之父、杜之母乎、子果有意於斯也、是足以慰予與諸僚贈言之意矣、

送陸刑部序

代

今世之拂衣於朝者、非有疾病冗偏、不可以支、則必偃蹇不得志、而怒悻以逞、否則或負抱骯髒氣、不能

徐文長逸稿

卷十四

十八

抑斂、不易與人群、非此三者、則必有所不合、陰料其不可通、而姑借引高、以自善者也、不然則必不言去、即言去、亦未必堅且決、苟有人焉、不出於此四者、而徒遽焉以言去、言去而堅且決、斯亦難矣、矧自入仕以來、有瑜德而無疵類、未去無阻其進、且推之去、無聽其退者、顧遽言去、言去而堅且決、斯不亦甚難矣哉、此其人必養者素純矣、而不出于激、見者素定矣、而不可奪、如古所稱內重而輕外者、不然曷克以臻此哉、吾寅丈陸先生、當嘉靖間、以賢科教潼川、其後

繼知峽江、青陽兩邑、竝稱職、薦者滿牘、既入刑部、祠而祝之者滿、故嘗所仕二鄉、迨今秩再考矣、勞益深、名日益起、中朝議及進用者、必共指目君、而君一日抱書伏闕下求去、主上下其議吏部、吏部無不訝且止之者、顧君求去益力、議始上、聽其請、乃即署中拜君永州知府、得橫金蓋黃以歸、且曰、用以嘉殊勞、獎恬節、夫以君之素行、歷煥中外仕版間、非吾前所云不出於四者、未去而有所謂進、且推去而無所謂聽、且留之者耶、而君顧決於去如此、雖以君

徐文長逸稿

卷十四

十九

疏中語戀墳墓在萬里外、而其中之所素養而預定之者、固非疏中所能了、又非常情之所能測而窺、真可謂毅然大丈夫矣、矧自君之在署也、其廉靖以端、明於法而恕以行之也、真足以爲吾黨師耶、故吾黨屬言以贈君、即如其不敏、不容以無言也、抑君之膺永州命也、乃孝廟時所擬得其人而加之者、而未得者、且二百年、是主上之懿典、而君之榮也、甚大、尤不可無言以紀、

送董汝成尉永春序

董君汝成於予爲鄉戚幼嘗學儒中歲棄去勉從事於他以名法高等敘官得永春史明制縣大者具長與丞簿史凡四人而小者則省其二特長與史耳夫以一巨縣而牧之者四其人與一小縣而牧之者二其人彼雖繁而理之者衆此雖簡而理之者寡則小縣亦大縣也而今之制則又有一說焉曩時長總收丞簿主戎與餉史主邏盜賊而今者以邏姦數也主者易操縱乃用丞簿職邏至小縣牧止二人則邏仍歸於史矣夫不問其人之賢不肖而徒易職以希

徐文長逸稿

卷十四

二十

濟此何以異於取敗腐之琴以求音不更材而徒改其絃未有能濟者也予觀汝成之爲人也其志堅其性篤而其才也辨明於法而不苛協於儕輩而不圯是其於琴庶幾嶧山之桐也卽令處大縣舍其邏而佐長以牧也固宜有餘茲而處小縣兼其邏而佐長以牧也亦未見其不足也董君勉之哉然予又嘗聞董君之先大父某公以儒應歲薦掌汀教有遺澤於汀而今世之評仕者多右儒而左法汀永春鄰也君過之幸思乃祖之遺善自愛夫評者安得而不右君

哉

送石府公之兩淮鹽使序

代

鹽使之署無論幾所而兩淮爲特盛當洪永以至於今改法者屢屢大約給邊費也召商以中商廬於邊募游手者耕邊田聚邊斂以輸於邊募虜小入商之黨各拒虜毋煩官軍此上策也自洪永以至於今改舊法出新規毋慮十百矣俱不得其要領餘鹽正鹽存積常股以至抑銀與商今商買引之弊極矣皇明經濟錄諸疏若霍公韜某公某諸疏可考也此鹽之弊耳鹽司諸所積歲無論億萬掌之者多以湮敗噫湮敗者固矣今則知吾紹之府爲楚之石公初知蘇以廉以強項幾罷去有知之者特疏起以知吾紹其廉不改於蘇其食菽腐市物一不擾強者斂跡弱者鼓腹府庫舊例多羨公直令寮視之足不踰庫檻古人云廉者多刺公廉而且恕也茲諫官薦之得兩淮鹽使公意不往予不敢探其衷公之廉匪特鹽使不能令染指譬佛入寶山不取一粒石子人素諒之也特取舊法乞商占塞田自耕而納粟如洪永或亦

當今救弊者所當急耶乃公之去留予不得而知之也噫

贈謝孝子序

會稽鰥池之有謝巨宗也謝之宗有男子名鑾者始爲其親宗人訟他人事於府公不直謝之他宗人若里之長老凡若干輩竝爲鑾詣府共言鑾生而忠信業儒其父死免喪涕淚痕時時積枕席母疾療且禱請代勿效乃刲股糞以進時則恍聞母呼鑾鑾急趨赴則母已進食飲漸如故矣其後母死鑾過哀遂病

徐文長逸稿

卷十四

二十二

此孝

當

永

之

羸輒夜夜夢見其父母顏面鑾疾互增減恒視其父母色憂喜以爲準如是者七年忽一夕更夢一人若神人者執牘呼鑾曰憐若孝爲增若齡鑾驚寤卽以告其姊自此鑾疾亦漸差鑾孝行委如前所言生平無一短今某訟之誠不直蓋諸人爲謝孝子言之如此於是府公爲覆其言於他所果無謬卒直鑾命鑾起立異日賜之茶旌之扁曰割股之孝於是宗若長老若干輩復來告予將書予言以爲孝子慶且用以風閭里予惟孝至周文武二王止矣二王之於親疾

也聞有憂色餅不加履不正衣不解帶復則如初耳未聞有刲股也雖然不愈於自肥其肉而秦越瘠視其親者耶後世之事親求如謝子亦難其人哉乃若夢人昇之齡則絕類武王事謝子布衣也天之施報知有孝子耳寧論王不王耶府公直之事優之禮旌之門亦知有孝子耳寧論布衣不布衣耶噫爲子者可以鑒矣

贈寧遠公序

大約與贈長公文同意

予過馬水口李長公所將歸爲文以贈長公長公遠

徐文長逸稿

卷十四

二十三

巡未卽許以受而意若有所懷者予始悟而訝曰寧遠公天下人稱名將軍今且以元勳食伯土於寧遠予慕想其爲人而以道遠不得一望見麾蓋承下風幸而得交其子知寧遠公比他人爲稍詳願以賤疎且嫌援上也而忍不敢爲一言以通區區亦過矣且人有大功於天下已則稍附於言者之末矣願以小嫌忍不通一言交其子而自外於其父非禮也長公聞之色爲改乃始許受予所賀已者某則再握筆以塵寧遠公曰寧遠公以文學起諸生結髮與匈奴大

小百餘戰身幾死者亦不下十餘兒郎族屬若丁壯以兒子長養扼虎穿楊幕中稱百金士若是者數百人死匈奴手者又復居半視卒如嬰兒視貨財如土公私所宜入未嘗取一錢歸匣中而吮疽婚死待公粟米而後食者遍廂養槽櫪間用是卒破強虜數遠出數百里外虜其名僞夷其部落係累併收其生口積畜駝馬牛羊山積而丘委而匈奴卒亦相與鳥驚獸散數百里間不敢南向發一矢不幸猝遇公則有相戒鞭馬而馳惟恐後耳此則人人之所歆豔於公

徐文長逸稿

卷十四

二十四

而能爭詡以言者也而不知公之出而擐甲以從事則爲虎熊入而解甲于燕居獨有孝弟以踐諸其躬儀刑其子弟而一日未嘗缺則爲聖賢事故其所相與持戟而共事者皆親上死長之人所謂可使制挺以撻秦楚而又何有于匈奴也哉夫道一也某之賀長公者既嘗舉是以告之矣今而塵于公舍是復何以贅哉夫制禮樂以佐王於內者相也援桴握綬以爲王營于外者將也獨周公能兼之故得食于魯至問其所以爲周公者無他焉孝弟而已矣故觀于其

撻伯禽而令視木葉者可知也今公卽未爲國家爲周公于內乃爲于外矣其食寧遠也亦猶食魯也然而舉公之食以語人曰公食寧遠以功也則人人信之矣曰以孝弟也人其信之哉噫此某之所汲汲于言將使人知公之得食寧遠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也

送潘光祿序

上海某先生以明經雄邑中屢試弗偶北學于國子又弗偶乃謁選得光祿監未滿秩一日忽奮曰吾二

徐文長逸稿

卷十四

二十五

三伯氏在海濱且老矣與其翱翔于蹇孰若與二三伯氏膾鱸蓋菽飲酌而賦詩以從乎遂拂衣去去而與其兄尚書公若溫州府判公刑部大夫三先生以游日嬉嬉然只有友道耳不復知世間有軒冕事當是時送者滿朝觀而羨者滿路贈什而郊餞者若宵星其最著則刑部徐公之所爲文也人傳而誦之至今赫赫有餘感其子某君繼之亦以明經雄邑中屢試于鄉北學于國子亦弗偶乃亦謁選亦復得光祿監既滿秩一日亦忽奮曰吾父與二三從大人在海

演且老矣。與其翱翔于養。孰若與吾父暨二三從大人。膾鱸盡菽飲。酌而賦詩以奉乎。亦遂拂衣去。去則亦當與其翁光祿公暨二三大人以游。日嬉嬉然。知有孝道耳。不復知世間有軒冕事。然而擬送者亦滿朝。觀而羨者。當亦滿路。贈什而郊。餞者當亦若宵星。獨諸寮之什言而餞。則以屬予。他日人誦而傳之。赫赫有餘感。當亦不減某先生。然豈爲予之言。亦可誦也。而亦可以感之也哉。雖然。父篤于友。而子殷于孝。用以決去就。計重輕。其事古今不易得事也。其人古徐文長逸稿卷十四 二十六

余孝子詩冊序

古今稱孝子事多屬母。至獨漉篇。走馬引涉父矣。然皆酬父冤於死。非客迷而求以得之於生也。又不詳所以。故人亦不得咏而歌之。予讀容齋謏錄。得番陽張介。讀雙槐歲抄。得內黃史五常。讀閩人余全椒某孝子傳。得休寧余君國諫。此三孝子竝父事。殆相似而史母授子以錢。錢得父。余母授子以鏡。鏡亦得父。

然史以錢得父於死。而余以鏡得父於生。余固幸勝史矣。張用已所作詩以悲父人讀而悲之。導之而竟得父於蜀。余用夢中神所告詩。射中其隱以傳于人。讀而興之。導之而竟得父于楚。余又幸勝張矣。何者。兩翁去家均也。而張翁以蜀語嫗。余翁漫往耳。已亦初不楚擬也。國諫所至。獎詠盈帙。至吾越亦如之。而張史兩孝子時咏者亦不少。噫。直道而行。三代至於今。猶一日耶。吾師所不免於譽者。殆此類也。雖然。抑亦有交者焉。衛青不父鄭季。而去病父霍仲孺。爲

徐文長逸稿卷十四

二十七

青則無父爲去病。則配母。此於春秋烏能兩不背哉。

按遼議建序代

府公盛翁。一日爲會稽楊侯道按遼事。稍及諸所議建。會稽請其草。既竟業。惜訝計以傳。遂剖奉入將。下雕坊。而屬校且書于某。某因得竟業。復惜訝而言曰。蓋余讀少陵前後出塞曲。而鏡古人禦虜之道焉。其曰。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又曰。已去漢月遠。何時築城還。蓋道古明王賢帥於夷狄。且不忍殺傷之。故惟取築城以制。侵矧吾民乎哉。獨奈何忍不城以障。

之耶。小雅朔方，斯其徵矣。後世曉事者，在漢則蒲類將軍充國，唐則侍御史仁愿，充國言燉煌至遼萬一，千百有餘里，棄塞列隊，吏卒數千人，塹疊木樵，校聯不絕，便于屯田，仁愿則固請築三城，相距朔方、靈武、榆林之間，各四百里，烽候千三百所，自是不敢踰山而牧馬。二臣之言，竝足鑒也。遼歲苦虜，小入殺傷，玩細者忘滴水之穿，石阻創者忌曲突之逆耳，而翁獨慷慨請築塞垣，以衛戴髮。聖主下其議於廷，報可作，遂舉垣以丈計，爲萬者二十有奇，費金以兩計，爲

徐文長逸稿

卷十四

二十八

萬者十三有奇，臺以所計，百四十有奇，自將吏卒徒以至畚耨鬲釜絢材米鹽蔬菽之細，視工爲差，霧屯星集，不越基而成，蓋奪漢人獸血，積聚於馬蹄，索駝之背者，自此將不可以巧曆算，所謂月不足而歲有餘者矣。噫，漢唐以來未有之功也。以方二臣孰與是。大余既叨讎校，故特首茲艸。至他艸復四十有七篇，爲卷二十，率攄經略窮利害，其稽別鼓聳之臣，與行寺藩臬之吏，悉美刺，示激揚，察不涉苛，舉不棄細，霜稜而日煦，宛然驄避道而鳳鳴，嗚矣。故鴈次垣艸，竝

得聯翼接騫也。珥筆取師，庶幾在此。翁姓盛，名時選，別號泰宇，宗吳會，燕產，自臺守越，盛美政，以序艸，故不論著，會稽姓楊名節，別號一中，世汴人，其政治蓋視翁云。

送吳先生序

南昌吳先生始來訓會稽時，奉其母太君與俱，至是母年九十有四，一日先生持狀走白府若督學道，舍所職奉母以歸，府若道下狀，令僚友諸生留之，不得。先生曩未仕，則嘗短褐走四方，名山川，交文章，材識

徐文長逸稿

卷十四

二十九

賢豪之士，銜杯酒，抵掌談笑，而馳騫其間，及仕會稽，猶稍循其往昔，故渭亦得與二三子，謬廁末席，至是則往告之曰：國家於學官弟子甚厚，士貢而拜訓者多老成人，吾鄉先輩有年七十而始以貢入者，今先生年尚強，有爲也，而奚以歸爲？先生曰：母老矣，不願仕也。渭則又問之曰：母與俱來乎？抑留乎？先生曰：與俱。渭曰：與俱，何以歸也？先生曰：子亦嘗聞沛公所言於其父兄者乎？其言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鬼鬼猶樂思沛，則其生而樂沛可知矣。以沛公輩男子，猶若

此況婦人乎。吾終不願以一官易母之所樂。渭曰：若是則先生之志決矣。然渭聞今道中例得遣學官營公事假滿而復，先生其以人請之無不得，則歸母而先生可復來。先生避席謝曰：子意則厚矣，然使母樂其鄉而思其子于官，與樂其子於官而思其鄉者，奚辨？且公以奉其母而私以請而復官者，不可以事君。於是人皆知先生忠于其君，孝于其親，明人倫而決去就也。

送柳彬仲序

徐文長逸稿

卷十四

三十

國朝令縣學兩歲貢廩生一人，或以選，或以資而近世惟以資應，大抵以選應者多，英少，或隨例爲學官，或讀書國子，往往中兩京若諸省試，或再試於會成進士，又由進士得大官，至以資應，則漸老而屢蹶於省試者也。雖授學官，或不授學官，而讀書國子，能中京若省試，又中於會成進士者，千百中一人耳。然不爾，卒亦不得大官，以故士往往輕視貢，而尤輕於以資應者。斯則今之制貢之令，與今之所貢之士，則然耳。以予觀於邑志所貢士科，其初豈若是哉？韓伯時

朱用之，祁天福，以貢入，卽以貢拜官。司馬恂如，陳復初，以貢入，兼中省會科，以拜官。假令世之人握筆以書五公者，將不得並紙而托處，而今班班然相與垂名字於尺寸之牘，在韓爲直節，在朱爲循吏，在祁爲名師，在陳爲忠臣，而在司馬則爲儒宗，爲不辱君命之使，辟若列星麗於霄漢，位座則異光，芒則同，卽使今之成進士，得大官者

徐文長逸稿

卷十四

三十一

然則人之以輕視貢者，烏在其爲資哉？吾友柳君才雋而行芳於學，無所不窺，藝無所不給，少自壯至成人，賤自豎庸，貴至宰輔，近自郡邑，遠至數千里之外，無不知其名，得其言，以爲重者，其蹶於省，蓋賢知者之過，而年尚近強，今以資應貢，其拜官也，卽以貢或以兼科，此則余所未知，而其遇事爲節，作吏爲循，師爲賢，難爲忠，儒爲宗，使爲不辱君命，必如伯時五六公輩，則余所深知者也。今天子聖明，諸宰執竭忠佐治，稍變舊法，近日士貢者，卽不兼科，亦往往得顯要，以故人亦謂柳君卽不兼科行，且顯，此則余所未知，卽使其果不顯，其所自樹立，亦必爲伯時五六

輩又予所深知者也。夫五公者吾鄉人也。舊傳於人口。近始得自邑志。矧志又柳君所脩者。故余於君之行而述以告之。時同好凡若干人。俱來集錢君於光祿王君之園。各賦詩以贈。既令余序。復題其卷端曰：春園宴別云。

送葉君序

丈夫棄遠家室。走京師數千里道。握寸管。抱名法。以給事部臺省寺之間。近者三五。遠者至八九年。以與一命之榮而不可必得者。何可勝道哉。列籍而屬之。

徐文長逸稿

卷十四

三十二

就塵而居之。蓋有突未黔而敗者矣。非賕則情且縱也。其有慎不蹈此三者。穀資而群校之。則又以聞于記而殿然則業是者。幸免於賕矣。情且縱矣。穀資而群校之矣。一舉而首拔于數百人之中。大宰登之。天子命之。服以錦。令歸鄉閭。省其二人。拜于壠墓。既則出而長民。若是者不亦難哉。宜人之榮之也。吾鄉葉君子道實膺是典。其賢可想也。難之而榮之者。某某輩來以贈言屬余。余蓋深知葉君者。始予一投鞭于京邸。卽縮袂而餉我逆旅。興灑然可挹也。與之邀高

賓策廿蹄而遊西山。啣杯酒。望青天。俯皓月。耳熱而談。蓋煦煦然和風之激我襟也。是其他日出而長民。真無愧于父母者乎。予蓋慕之敬之。其於是典又不特榮之而已也。

送沈生序

董邵南舉進士不得去遊燕趙。昌黎爲文送之。至以燕趙之順逆托其身。今沈君之往游蒼梧也。一以爲幕計。一以爲籍計。然府江方逆。人徒以君爲幕爲籍計已也。故送者惟以起於幕起於籍者期君而不以

徐文長逸稿

卷十四

三十三

府江之順逆托君。噫。幕與籍豈誠不足以托府江耶。君在幕爲賓客。則借箸而籌於閫帥。在籍爲弟子。則鼓其舌以風曉於來附之。推結使浸且摩。其未來吾未見府江之果不賴于幕與籍也。邇者君在鄉里把筆爲制文。文輒逸隨其所遣。舉杯而談。談輒逸。座無不傾。斯皆君之所長也。用片檄喻蜀人爲相。如用一言降南粵爲賈。行且於君侯之。曰起于幕起于籍。非不愛君也。然非吾之所以愛君者也。

瑞桃詩序

吾友鳴教張君爲予道上海秦御史公家竈下有樊
材數尺計其所由舍土就斧斤與廝養尼相摩者蓋
若干年矣其春條而花色姿照釜鬻間廝養者驚走
告其主叢視之桃也事遂播遠近而好奇嗜文者又
相與繪圖而歌詠之題其簡端曰瑞桃而鳴教因屬
序於某某嘗讀柳子郭駝種樹傳以爲駝所云種樹
直改徙易其故處耳非凋枝割葉伐其幹而斷其膚
也顧培之一不若其法卽無以全其生今茲桃上之
斲其顛下之刖其踵瘡瘡然特數尺之朽耳又且舍

徐文長逸稿

卷十四

三十四

水土之潤而就炎火之燥乃歷數十年而復華若此
者其可以常理窺哉擬之於人在醫佗能剝割斷腸
傳膏縫腹而復活豈造化者有至靈至異之氣亦若
佗之靈異能續斷而响枯獨顯效於茲桃哉不然將
古之所謂枯禪野衲之定瓮其軀者數年亦寂然稿
矣而髮毛爪甲遶而蔓之數周者歟是未可知也夫
至靈至異之氣與所謂禪之定而生雖若超然遠邁
於人間之所謂祥瑞云者然亦不可不謂之祥瑞也
能以斷而萌何以異於是命之曰瑞吾其惟衆之從

哉抑予又聞之御史公者學廣而聞多其所畜養者
深而發舒者遠此人中瑞也豈天將獨厚以鍾之者
其所得之深因以徵於家之艸木歟詩人有言振振
公子吁嗟麟兮其諸君所命瑞桃之謂也若是則旣
通于吾之所以評茲桃者矣

賀青州馮按察序

琢菴公父代

漢之經生自田伏申轅高堂胡毋諸家各專其門其
弟子轉相授受多至數十輩歷數十百年而未已其
道亦云盛矣然皆異姓殊宗之所衍如合數壁於萬

徐文長逸稿

卷十四

三十五

山集把桂於叢林聽其自得而不敢取必於一株一
壑之間惟東京桓氏自桓榮以經學起世祖朝其後
承之自榮至典綿歷三世父子兄弟代作帝師而其
道益光效益著故後來稱家學者不特終漢之世莫
盛於桓氏卽自漢以至於今亦未見有其比也青叅
政馮公當隆慶戊辰間以詩薦對於廷稱旨累
拜山西之叅政方奉璽書監大同有文武才稱天下
名經士其長公得之復以詩薦於今丙子之鄉書長
公之經與其才猶公也明年將復對於廷其爲稱

旨而累拜復如公也。又烏可以公限耶？於是兩鎮之僚將屬言以賀公。爲戶曹若袁按察若王與許三公者，竝各以其履與公舊，遂相率以言屬予。惟天下之以一第舉者亦多矣，舉一第而不可以不賀，在今世循俗以爲禮者則然耳。然而勃勃然求以搖於人之衷曰：是眞足賀者，則未必盡然也。有一門之內，四世能竝以經顯，又舉一輩兄弟中同母而乳者，四人能竝以經顯，以道則曰：此儒也；以詞則曰：此才士也；赫然若公之家者，乃用以徧號于天下，曰：孰能準古。

徐文長逸稿

卷十四

三十六

今家學之衡，古漢之桓氏者，右其祖，右明之馮氏者，左其祖，則人必皆左祖矣。又號于衆曰：孰爲馮氏，此舉也。眞足賀者，右其祖，謂賀而僅同於常者，左其祖，則人必皆右祖矣。何者？舉歷世而比其世，彼以其三，而此以其四，又就一世而比其人，彼以其一，而此以其四也。雖然，桓氏自榮，至于彬，蓋亦四傳矣。史列其人，則及彬而序其學，則止于典，而不及彬，此殆不可曉。然以予觀于蔡邕之所以碑乎彬者，謂彬有過人者四，而傳亦序彬與曹節之壻，同爲郎，然不與共酒。

食卒以此廢，眞亦過人矣哉。

送祝子孝序

曩吾與子孝君，雖異學爲生而籍也，然居同里且戚也。又志之所趨於業，吾曰：然，君無不然；於好惡，吾曰：然，君亦無不然。其後後先食於學，數與諸生干薦於鄉，乃君馳驟則居然先我矣。顧我數蹶，君亦無不蹶者，人皆曰：是不宜同也。而亦同何耶？最後予以偃蹇遭家難，廢生不籍，君乃逡巡於學者十有二年，遂以歲薦當入，會父喪而止。越三年始入，而其門人陳生

徐文長逸稿

卷十四

三十七

大節輩，方以言相屬而贈之。夫歲薦初最重舉也，乃今則眇小之，爲蹶之餘，人相謾則必曰：歲薦者，嗟嗟此直謂他人然則可耳，詎可當祝君哉？君之於藝也，猶射之有羿，其終日而不一獲也；以無王良者爲之御也，猶珠之有明月，璧之有夜光，其終歲而不一售也。以其堦棄在三家肆中，無賈胡者，以明其爲寶也。今之京師，京師者王良之所，日驅以馳而賈胡者，日操萬金以長立于市，拭目竦聽以俟其奇寶之至者也。此而猶不獲其售，始可以眇小祝君而謾歲薦然。

而吾知其必不然也。夫歲薦者以今人言，直眇小事耳。且顧視我曩所履，無不與祝君同也。及果薦，即甚眇小者，乃亦不得稍稍同祝君。人之視我，何能無介然於懷哉？然吾則雙奚耳。燕石耳，即薦而入，決知其必不能若祝君之。以收桑榆雪前恥，特有終眇小耳。吾何爲介然哉？

賓峯石先生應召序 代

當丙子冬鄉同年永嘉蔣君某者，道病至清河，既委頓往投，知清河者石公，余與六人計偕者過清河，適

徐文長逸稿

卷十四

三十八

蔣君僕見之，報其主及公，時河凍不可舟，易羸以騫。公遽命出邀予六人者，辭以服。公曰：「安辭？遂騎，裘以見客主禮，靡不殷托以蔣君。靡不受翌朝出直煩改騎，公亦不辭直而靡不辦，遂別蔣君以行。予六人者道中無他語，每旦暮必聚而言曰：『蔣君一羈病夫耳，托而受之人所能也。受而藥且食之，如家人然，人能之乎？』予六人者一過客耳，因問其友，邀而驟禮之人所能也。禮之而款且洽焉，如平生交，不以過客易人，能之乎？直以改騎使輕於賦民者，不受直而代之。」

人所能也。與其寧浚民寧毋市恩，人又能之乎？未幾而蔣君亦至，方相與道公德，壘壘不能已。又未幾而某亦承乏山陽，山陽雖劇要，吏者苦之，而某獨喜得與君相左右，領教導，幸得無大過失，而公固業以名起邑中，至是被召而州縣諸君例有贈也，亦例以屬山陽。古人有言：「觀侏儒者觀一節，何者？一節短則全體舉不能長而予則曰：『觀嶺表之篁者，亦觀一節，何者？一節長則全體舉不能短。』」公急於異地羈病之

夫而顧謂其緩於其所隸，赤子之痛痒殷於過客之

徐文長逸稿

卷十四

三十九

義而顧謂其疎於其僚友上下之間，不忍以一騎直浚民以市恩，而顧謂其忍於百出之徵發，或以自奉而或以奉人，此萬萬所必無之理。茲而召也，豈俸至者乎？抑由是道推之於天下，無不可也。故觀君之全體觀一節而已矣，而矧附公末察也久，非知其一節而已也。贈言忌諛，聊以此塵公耳。

贈陳翁授官序

不過言其割付真而可重又云正喇此輩不淺

古者民年六十至百其良者，國家並有養以差。周王制篇若文王世子可考也。下迄漢高猶然，然未聞以

官始孝文代祚時賜民爵一級史失其齒疎也至唐因之每大赦賜爵有至刺史者卽非真亦濫甚矣然直曰壽不曰授授以板不以割自授訛爲壽民間遂轉相傳以爲壽至且例得官可冠服不問良與否以故人稍易之又降不由內卽秩下郎苟握印而司民者得楮割以予值吉凶禮往往帽紗規領帶牛鈔而造者滿街巷於是人益易之嘗邇所作偏必文武大帥得專征或備塞徼擬激發其下俟請恐敗事乃預請請假空割以行得便宜若德宗假渾瑊故事下

徐文長逸稿

卷十四

四十

迨有司握印者亦漸相沿襲假以榮人不大關礙然易之者益熾至相指謾必曰彼割耳嗚乎此惡足以亂割者之良乎器一也冒以薰則芳以蕪則穢一也以虎則炳炳焉耳矣以狐則綏綏焉耳矣惡東鄰及西捧可乎鄉之陳君某鄉之良也頃年八十矣宜割會割至親若里輩某等榮之來以書榮告予多其良也榮之書以復非榮其年也

賀朱少監序

少監朱公吾越產也幼業儒其後客燕遇術者揆其

辰當貴然貴不在外朝公用其言當嘉靖中果入爲宮寺歷肅穆兩朝並以文稱進少監至今上聖冲益右文以武英殿翰墨數也令公掌其事凡有問難靡不稱旨用是得膺蟒服於是吾鄉之仕于

朝若某某輩無不爲公榮者願以予客游適至都若有待然相率來以言屬然予之有言則不徒爲公榮將爲公勞矣何者俯逸於樓樓逸於循墻循墻者人所勞也彼一命而再再命而三則榮矣以一而俯以三而循墻不其命彌榮其勞彌甚耶公之膺蟒于內

徐文長逸稿

卷十四

四十一

也卽仕于外者之再命也予故曰不徒爲公榮而且爲公勞者此也雖然抑有賀焉何者世謂贊君德之大于萬而匡君闕之細于一若詩所稱補袞云者其在隱曲倏忽之間有外廷所不及而在內之臣願得以乘間而濟之者然在疎遠則不能預亦不敢以望今公之膺服以蟒是將親之也非疎也邇之也非遠也其所裨益外朝之所及則及之卽有所不可及者公將及之矣如此則是服之膺也非裨益我聖明之漸乎是則公之所謂榮也而非世之所以榮公者

矣夫安得而不賀

送王大同之平陽兵憲序

代

大同號難治而近時言最難者有二曰宗室之繇人各殊習而祿則同於不給曰馬市之貨其遠在千里外而欲集於一時而此二者費各以百萬計守此者使非用剛柔以劑之兼廉且敏以爲之則往往致敗而青州王公之以戶大夫守此也凡若干年其于宗人之環車而告之或呼關而有所控也隨時以應之求其禁而解之辟善刀者然碎之不鈍擊之不折至

徐文長逸稿

卷十四

四十二

虜之曳駒駉而集于關也諸司下片紙以需物則輦赴馱輸皆預集于數百千里之外者而貨不此歲賈無告傷而公則日飲水而治事抱赤子于一郡若干邑之中久之中朝咸知公廉平矣會平陽缺兵備使者遂以公補行有日矣其僚某公輩則相與以贈言屬予欲書者再而不敢曰茲贈也豈與常贈同哉蓋平陽堯舊都也當唐柳宗元之撰晉問猶曰平陽之人至今溫恭克讓好謀而深和不怒有堯之遺風其後以地北連大鹵兵革相尋至于今茲日尋干櫓

而湮禮教久矣其非堯之風矣數年以來聖天子方欲興堯舜之治比隆唐虞納虜臣通款市卽令稍梗將有脩文德以來舞干羽以格之之意則以爲平陽雖股肱尚寒微也非得剛柔兼濟廣敏竝持可以興禮教而大佐文德者以寄於兵不可故今茲之擢公也是以堯之臣望公也以堯臣望公而公於佐堯之治或萬有一不至使溫恭克讓之俗少不及于唐虞是豈聖天子意不特聖天子已也或亦非公之意也然則公之所負荷不亦重乎是行也中朝以

徐文長逸稿

卷十四

四十三

堯之治望公公以佐堯之治自待予故曰是贈也不與常贈同者此也

送袁戶部守鞏昌序

上谷一邊軍不下十萬馬半之糧芻之用歲卒數百萬四方飛輓不可至則用鹽以奔走賈人賣金錢以買其地之所產若芻糧之須以輸於此而取鹽于彼如此則不勞走輓而兵馬自足需給事亦甚便然而四方固亦有輕賫之輸官與軍復有月支之例出入絲多爲利之數主者稍持兩端則請託盛行於賈而

下之持手而食者，得以漁獵於斗斛衡石之間，往往至于敗常焉。望其遠而他之，又況以重地寄哉？惟我袁公之職此於宣也，飲水而治，用以自潔廉，而其才計所到，執槩而操籍者，舉不得一染指其間。又其它心平而遇劇，敏而且善於斷，於是賈無不悅，公之公而軍與需者，無不信公之廉者。久之聞於中朝，會華昌缺守遂，以公補。行有日矣，宣之叅戎某君都闕，某君來以贈言屬予，惟華昌重地也，東接隴蜀，西鄰戎羌，習戰爭，尚氣力，馬援之所不能遠定，而虞詡之所

徐文長逸稿

卷十四

四十四

殫精以從事，而後僅能勝之者也。至於廉范守此，無馬援之武，鮮虞詡之略，獨有一廉平耳。然卒用之而以大治，豈干戈之效不歸於禮義，韜鈴之用難與忠信校功耶？夫公之試於宣，而卒售者忠信也，禮義之習效有廉平也，廉平者即禮義也，忠信也，廉范之所用以治者也，以廉范之德守廉范之地，意者馬援、虞詡輩他日且將讓名于竹帛而不敢校短長於人口耶？然則華昌也，非公之寄而孰寄哉？

贈雷總兵序

近日邊陲之事，大約識時務者利撫和，而恃能戰者好言殺。是以事雖定而論尚未歸於一，不知近日撫虜以來，其奉約束幾於編氓，蹂躪滿野，匹婦躍一羸從一鬟而取穀菽於莊，居朝發暮還，若履中土之郡邑，而罷調主客之兵，輸餉輸芟，歲以億計。駝馬介冑之鄉，真亦幾于晏如矣。彼彎雙弧，佩一韃，挾數尺刃，踴躍然以與虜從事於呼吸之間，或夜襲其帳，多不過數級，甚至數十百而止耳。回視我疆壘已尸遍野，而血成池，彼號稱善戰者，將以彼而易此，近則身橫

徐文長逸稿

卷十四

四十五

金玉遠以爲子孫千萬戶之計，乃不知冥冥之中，古所謂陰德也者，其於此爲何如耶？意者蒼蒼者未必盡許之也。鎮宣者爲總兵雷公，當爲叅將時，嘗以數十人當虜騎千餘兩，將旣歿，大軍盡崩，而公獨劈馬號發五矢，立斃虜五人，其一又虜中酋也。遂北，城賴以全。若此者，公可不爲善戰者哉？顧當今茲之搖議也，必尚撫而斥戰，曰使一將功成而萬骨爲枯也，何如今枕戈而負鋤，使百萬生靈晏如哉？以人命易子孫榮，吾不爲也。公之威名廉靖，數戰數立奇功，鎮之

人愛之如父，倚之如城，事多不可述，獨身以善戰名，願不欲以戰爲己身家，而獨取撫爲國家全活生靈，培元氣計，此則士大夫中之所少也。朝廷方以貢成，蔭公之子世爲某官，乃其屬都使某君輩來請言，噫，以公之樹德于陰，旣如彼，其效將如斯已哉。

邵兵憲公東海重春詩序

黃霸守潁川，治爲天下第一，漢宣帝嘗下詔稱揚，賜黃金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古今稱循吏矣。至其發騎詣北軍，馬不滿士人，得執軍興之法以議之，則其

徐文長逸稿

卷十四

四十六

所少者，豈待爲相之日而知之哉？長於撫字，而短於徵發兵，難事也。人固有能有不能耳。今按察副使邵公之守吾紹也，政察明而德和惠，旣超然與霸等，而越之地竝海，歲備東夷，一兵副使開府其中，而郡衛長吏建牙從事於其下，莫不倚毗仰藉于知府者，府多難之，而公處其間三年，百爲悉舉，遂以兵間于朝，會副使者擢去，朝議亦遂以公代之。紹之鄉大夫士方重公之優於其任，且喜其擢而復留於茲土也，旣群然頌且慶矣，旣而山人何仲虛者執冊來詣

某始謀序諸作者之言，以獻于公，而題其端曰：東海重春，乃遂命某序其末簡。某旣有感於霸之所長，爲公之所長，而霸之所短，乃爲公之所兼長也。深以爲吾浙幸，然霸長於牧，短於兵，他日又短于相，公今長於牧，且長於兵，當他日爲相，其不爲霸之短而必今之長也，又審矣。豈不足爲天下幸哉？若是則重春之說，不止于東海矣。

贈送馬先生序

鄭虔善著書，攻圖畫及書法詩，嘗自寫以獻玄宗，玄

徐文長逸稿

卷十四

四十七

宗署其尾曰：鄭虔三絕，當其時宰相珍之，爲特置廣文館，又自廣文選著作郎，及爲安史所污，與王維等就繫宣陽，然卒用畫得免。至其所尤見重於人者，貧約而無營，澹如也。今我先生馬翁之教吾山陰也，蕭然坐數楹間，植竹百箇，花數品，彈琴著書，以爲常，傳經之暇，日與文史墨卿晏笑以觴，若不知有家累，然者，其無營大與虔等，而其圖畫詩篇書法間出超奇，人或往往以虔目之。始先生至，某抱策而侍者數朝，每苦爲塵事所羈滯，及公去而又爲今。

詣闕下其後拂衣南走一再及先生於門而病就榻者且踰兩春忽忽有鄒陽之變一纓南冠援琴而鼓之嘆曰嗟乎哉使曩者三數年之日月不滯廢于他端以得一意握筆從事于先生即使不進于道苟得聞其繪采其在今日儻得從宣陽之免乎然而事不可以預期也今先生遷論安福將赴之予繫不得別感而愴焉方欲展一言以獻會齋友某等繪越八景將以送先生而令某題且序之某遂得書以獻

送沈君序

代

徐文長逸稿

卷十四

四十八

世廟之戊午邑士薦於鄉者爲太僕卿朱君祠祭郎中祝君翰林脩撰張君今某縣令沈君暨予凡五人而沈君年尚壯其爲文獨精志銳而行篤顧予雖不敏無以望沈君之後塵卽敏若二三君子亦靡不推重沈君者然予與二三君子後先從廷對仕中外而獨沈君數蹶於春官予與二三君嘗取讀其袖中州未嘗不歎惜於下壁之難售馬之驥而九方臯之不易遇也君寧無芥蒂於其中耶然而不得違天而得伸也明矣雖然抑有說焉天下事有伸於衆趨之

暫者亦有伸於獨脩之常者伸於衆趨者在天伸於獨脩者在已始吾儕與沈君讀書也則曰吾安得取吾之所口誦者施之民乎今天子付君以民矣與君爲諸司而見有困窮者塗炭者或抑而不得白者則又曰吾安得授是任而爲之圖乎今天子則又授君以任矣夫衆趨之暫維于人自不得以盡如吾言故伸也者難必者也獨脩之常專于已夫孰得禦之故伸也者易必者也然則今茲之授之任與民也非君必伸之會乎且君獨不見張李黃次公其人徐文長逸稿卷十四四十九或起家吏胥卒爲漢循良稱首或位至三公而戴聖則明經博士師其表望且何如崇峻耶而卒以墨污九江則君何芥蒂于茲就耶予猶記異時與君同計偕客邸中數相慰勞殆要以平生今予幸而先事主上曩提十萬師備亭鄣而今復叨副本兵右蘭臺左樞機之任然猶追想曩昔不得百里之地而民社之一試躬牧實效今髮且種種而何以贈君之行哉則告之曰昔嘗所與君讀書而恨不施之民出見困于抑者而恨任之不在已猶以及人者言也乃索

其最切于已者。則何言哉。古訓有云。當官之三事而已矣。噫。此固予與二三君子贈行意也。亦君之素所自勗而喜於聞者耶。

賀靳蒙城序 封父母妻如此立論

記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而子思子於山與水也。及其至曰。寶藏興。曰。貨財殖。雨者澤萬物者也。非雲則雨安從生。寶藏貨財。利養萬姓者也。非山與水。則所藏與所殖也。將於何而不匱。今之仕者。承父母之命。委贄而爲臣。爲雨以澤萬物。爲殖與藏以利養萬姓。

徐文長逸稿 卷十四

五十

臣道也。子道也。而問其所由。則雨孰釀耶。雲是已。殖與藏者孰蘊耶。水若山是已。胎而有以長育而教以成。是父母之道也。故祀典雩雨。則不廢巫師。人之取貨財與寶藏者。必有山川陵澤之祀。噫。此仕者得推其榮於尊者之始也。自有天地以來而已然。非武王末命而周公成之者也。雖然。商不調則宮亦廢。故周南有蘋藻之婦。而夫位安。列國之間。敗邦君者。多以小君之蕩。故昧旦之詩。雖射者亦錄其偶。晏子之傳。卽御者亦美其妃。仕者之榮。旁及閭閻。其原于此乎。

予同年靳君以某年 廷對稱 旨。出知歷城。以才改知蒙城。其善政不可以枚舉。大都其澤萬物也。似雨。其利養萬物。似山之藏。水之所殖。而不可窮。其得助于內君也。又似商之協官也。民歌舞之。諸大吏監司者。廉而喜之。旣滿閔。主上聞之。若曰。此吾家豐鎬地也。郎顧若此稱乎。俾得榮其家如故事。璽書下而予家姪某婦之翁金君某者。丞蒙城。雅德其長爲其長喜也。書來以賀詞屬。噫。良哉。蒙城旣以雨澤物而效矣。又出其山與水之殖。且藏者以養萬姓。而又效矣。商以雌鳴。宮以雄應。而又效矣。予何所措一詞以效于君哉。願君毋忘 聖天子之榮君也。而竭股肱以效之而已矣。

徐文長逸稿 卷十四

五十

贈金衛鎮序 代

自西漢至趙宋。凡文武大臣。簡鎮中邊。職將帥。或暫領虎符。得專征者。皆得自辟士。以補所不及。毋論已仕與不仕。雖賤至吐隸廝養。亦得辟。往往有入相天子侍帷幄。榮寵灼於當時。令名傳於後世。毋怪也。明興始。猶循之。尤稱得人。然不專以幕僚目。自科舉

之制定而舉者頗多得人。毋事辟請。至于今卽有辟者亦非古所辟者之主與賓矣。會稽某君少而博敏。於儒科及兵籍。若醫經。若名法家。靡不究。乃用儒以干不利。遂走燕。久之。一裨帥識之於始。四大帥識之於終。輒以武終拜紹興衛鎮撫。噫。於君雖屈於事則。高矣。何者。近制無以武始而終。躋相與侍者。故曰於君屈。然君家故大族。以甲科披金紫者數輩。君之祖若父祖。司教父秩郎。其文盛矣。缺者獨武耳。而君適完之。故曰於事奇。縱相與侍未可。必能止其不拜。且

徐文長逸稿

卷十四

五十三

封耶。越之金有二。一塘下。一湖南。湖南之金客燕者尤多。金籍浙會稽。予籍浙東陽。於金鄉也。予僑於燕。與金之僑於燕者。時相問則故也。兩金將賀君而來。以文告余。不能辭。故舉其大者如此。若某之德行道義在家庭者。種種。人人能道之。異時家乘郡邑具采之矣。故不贅大帥四爲誰。大中丞萊陽張公某聞喜。翟公某大司馬邯鄲張公某大總帥蓬萊戚公某發軔裨帥者。偶忘其氏名。

送少叅余公考滿序

代

浙之省爲郡者十一。舊嘗分藩臬之副以竝臨之。合紹興台寧三郡爲一道。藩臬使者歲三四至。以爲常。或巡撫諸大吏行部則至。無時事已仍歸駐於省。其後海上寇數起。中朝始命臬副開府於紹。握兵以臨。及寇已。則徙臬副專駐於台。而寧與紹兩郡則用藩之叅伯以守。其開府以駐竝如故。可十年所。然總其前數公矣。夫今之爲吏者。非不各有所長也。各有所長者。多責人之短。以就己之長。愈責而不應。若是者。己之長。非不灼然著見也。而人之短。爲其所迫。東

徐文長逸稿

卷十四

五十三

而強以當之者。亦往往或至于不堪。而詭應然亦卒無益于理。惟夫全德通才之士。若無一長之可名也。而其兼覆曲全之妙。若人人不見其爲短者。而於政亦未嘗有所廢。於法亦不見其有所撓。夫由前言之。則前此數十公。守於吾紹者之謂也。由後言之。則今之余公。守於吾紹者之謂也。噫。彼數公者。寧非吾兩郡之天哉。然而四時也。今之余公。其爲天於吾兩郡。豈有異於彼十數公哉。乃余公則元氣矣。予爲是言也。久而適公以滿考將行。郡長若輩來謀所以贈公。

者而愀然意不樂、蓋恐公行且借而他之、而未必還也、予則曰紹未嘗開府、其開府也、以海上多事、前此數十公者當之、或長於治而短於兵、亦有長於兵而未及於試者、頃者海峯偃息、鯨鯢莫敢跳梁、然揚片颿而凌一葉於白波者、未可謂盡無其人也、矧玄象示警、人心方詢、詢所恃者、龔遂虞詡、握尺符而繫黔黎耳、蓋正公等其人也、卽有計例常事耳、當事者之所必請而借留、而長君輩何足以愀然哉、

試錄前序 代從辛卯發根

徐文長逸稿

卷十四

五十四

萬曆辛卯。天下復當大比、不佞某以翰臣、及科臣某、竝膺上簡、充浙江考試同考試官、職監臨者、爲巡按御史某、職鹽者爲鹽法御史某、旣預聘諸省學官至秋仲末、又驟檄諸屬有司、堪領內外事者旣定、乃卜鎖院日、偕職提調者爲某官某、監試者爲某官某、進提學副使某所簡士三千有奇、三試之、某與同考分閱得九十人、擇文之尤良者二十篇以式、例當序也、某謹序曰、自我祖宗聖神始創大業、未遑禮樂、有如佐命元臣在爾浙、若宋濂劉基輩、乃辟世勝國

久無從用科目以進、迨應我皇祖初年之首聘、亦當是三四十歲人、其後制科旣定、而王文成守仁之生、實成化壬辰、譜稱其娠彌十四月、則娠時正辛卯矣、揣宋劉之謂、皇祖旣四十左右人、而皇祖升遐之後、兼總建文四年始歷年二十有二、計在勝國甲子、諸賢迭鍾、不有生於辛卯如劉宋、必有娠於辛卯如守仁者矣、卽未盡然、然不敢謂盡否也、自守仁以成化辛卯、嫗而爾之鄉沈光祿鍊、又以嘉靖辛卯鍊舉、雖不敢望守仁、亦孔門之狂狷也、統計之百四

徐文長逸稿

卷十四

五十五

十年來四甲子、四辛卯、賢才之鍾、特四盛於我皇朝也、乃如此、則造物者可責之、以不勞、又可誣之以不厚乎、故不佞序錄文之首、當以文、不以文、而以三四公者、非他也、蓋特以三四公望諸子也、亦兼望諸子於他日、以少酬造物者之勞、與厚也、何者、前代制科條目不常、元社將屋、智者先知、苟冒昧進趨、則淪胥以溺、一難也、聘徵絕響、白黑不明、自銜自媒、徒成自失、二難也、故劉宋、豪英必待、明皇而後售、非以其難乎、今也、聖祖神孫、相承相襲、賢典之盛、前代

所無一易也。制科弘啓群俊彙征從者如雲。品者如鏡。二易也。以此之易。校彼之難。將孰趨而孰却。故使劉宋在今亦必不畏難而舍易。使王沈處彼亦必不倖易而趨難。夫既云易矣。非難矣。可彙征矣。不爽鑑矣。則三千人中豈匿劉宋之蹤。錄者九十可量其竟無王沈之雋乎。儻有之而秉閱者偶不錄。或錄之而不在高等。而辭于衆曰。我固非不明且慎也。難矣。儻亦有如前造物云云者。默尸其間矣乎。時至之蚤暮。或欲遺之大。或欲老其才。不可一一以預也。雖然予

徐文長逸稿

卷十四

五十六

致望之意。則不敢自謂不隆矣。今辛卯矣。娠者蚤而爲守仁。舉者晚而爲鍊。幸終以塞不佞之望也。不佞其亦何敢預。亦稍望諸子。酬四甲子造物者之厚與。勞歟。尼父有言。人失弓。人得之。得失蚤晚不必校。如劉宋終辟世。王沈不祠從。亦不失爲劉宋王沈。撫臣某。權臣某。其中臣某。布僚某。按遼某。都僚某。其或贊教於他日。或簡而役於今。竝勞苦多實效。及以禮際凡數位使賓者。愈興竝盛事。

齒錄序

代

萬曆歲辛卯之秋。首尾接已亥兩月。滇諸所選士於所宜舉禮。悉視其舊。至是將歸而釀錢合宴。以齒序而錄之。錄成將刺來告序于御史。亦舊也。御史曰。諸君子序其齒可矣。而必及其上下中三黨之親者。豈亦以彼我皆有意於他日。所可用情地耶。夫中黨者。兄弟輩也。然而士有過謹者。於中黨者雖親亦預防。其冒緣有過厚者。於中黨者雖疎亦濫收其總絕。及他日果蒙彼此用情之候。則過謹者之於疎或反內之曰親也。而成彼之用情。過厚者之於親或反外之

徐文長逸稿

卷十四

五十七

曰疎也。而敗彼之用情者。往往是矣。此又何說耶。非吾之所敢億逆也。至于齒有始爲生於學而減者是。徒知末世之重少。而不知先王之重老。始于欺師。終遂至于欺君。卽是錄。必欲符始籍。且并欺其友。夫欲知先王之重老。觀曲禮所稱十年至百年。文王世子所稱設三老至五更。祭義所稱同爵。則尚齒。至後則及爵者。則可以無事于三欺矣。善哉顏駟之對漢武也。漢武問駟曰。叟爲郎在何時。何其老也。駟曰。臣文帝時爲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至景帝好美而臣貌

醜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噫駟蓋不改故以欺君而驚進者歟。場中文字糊以閱加子于父加弟于兄加弟子于其師加鄉之後進于長者而爲之子弟師生若先後輩必悚然不安於其心必如二宋互相先後定于君后間斯無憾此齒錄繼放榜而興以先乎齒者不可少也御史言于右因滇士之請而繁言之也非謂滇士陷是轍而專言之也

志序二首代

會稽以山稱始夏至於今四千有餘年以邑稱始隋。

徐文長逸稿下卷十四

五十八

至於今千有餘年地非不名世非不久長茲土者非不多也而志則尚缺萬曆甲戌新自松陽移令是邑念之檢禮牘得前令楊公某所圖已有緒可舉遂以請於太史張公某閱六月而書成又四月而竣刻是爲萬曆乙亥之三月余始覽而欣之既復歎曰會稽以千餘年之久未有志然而治未嘗不治也志果關於邑而不可一日缺乎未盡然也然而今之譜奕者非謂無譜則奕者盡不能奕顧必譜者以爲寧譜而備善奕者之或遺毋寧恃其善奕遂決於廢譜而卒

果不免于遺也志果無關於邑而可以千餘年缺乎亦未盡然也噫此予之所以必有事於志歟然而先此圖之者亦屢矣而竟不克就又何也旁觀者嚴于責備曰志必超於人如是如是不則不稱任事者苦于得謗曰志必殉于人如是如是不則不免于人言而不知任事者不問其盡稱與不果肯握管以書卽不能悉副旁觀者之所云然豈無一二之補不猶愈於歷千有餘年無一字徵于文獻者乎今太史者古所稱備史之三長者也矧邑之志卽間有遺殆余咨

徐文長逸稿下卷十四

五十九

討者之未預歟呂覽出懸千金易一字都人不改易是文信之威箝之也而史通一書徒能詆前作者又無所追益於其間是子玄之妄也今邑何所箝哉且又未敢謂是書必不可追益諸君子在今日誠可易則易而畜之以俟慎毋爲都人其在他日必有繼此而脩之者正可出所畜者以酬其追益慎無爲子玄斯不負於會稽矣

又代

會稽自建邑以來千有餘年至楊令君某圖于太史

張公而始有志。又四月而刻成且布也。請序于余。余讀之。見其刺書四。首地書。次治書。再次曰戶口。曰禮。爲養與教之書。而括其意。謂養關於地之物產。教關於地之風俗。夫地當其始也。茫茫一物耳。雖未嘗截然自爲九州。又犁然目爲郡與邑。而風氣物產之呈。固隱然有州郡邑之界存乎其間。而養與教之具。亦無煩于舍此而別有所取。然而地之技止于是矣。於是州與郡邑之域興。長吏之治作。而養與教之道舉。蓋天地之權有所不行。于風氣物產之後。而始假吏以徐文長逸稿卷十四

徐文長逸稿卷十四

六十一

濟之。是道也。高冠而談者。類知之。及書于冊。則往往若有若無。雜見而錯于紀。豈謂書志者。與論治者。固不相謀耶。其殆未知天地之與長吏。交相濟以爲治之理矣。而今四書中所列。正其義也。是義也。非太史不能闡。非令君不能信之深。而行之敏也。若是噫。予於是卽有以卜會稽之治矣。

一登龍門引

陳生輝甫。覲其乃公歸。自靈寶。遇於道。周襟帶。修飾。睂宇粹和。雖退然斂抑。而有冲然之意。同類見之曰。

是子虛而往。飽而歸矣。而莫知其所以然也。及是持卷過我。令書問何以。則進曰。鴈鷺之微也。飲于卑陂。啄於污畦。以幾數粒之糧。秀腸膈未脂。而羽毛且日瘁矣。及其乘朝而飛。遇夕而止。偶集于彭蠡之陽。葭蘆際天。稻梁若雲。藻荇蔽流。魚鰕觸喙。而遠趾當斯之時。卽鵬鯨之取。猶足給也。而況于區區之鴈鷺。有不各隨其飲啄之量。之大小而充之者乎。余曰。余知之矣。子蓋得師而爾矣。然則師爲誰。曰。臨汾之傑也。楊其姓也。仰煦先生。其方學者之所稱也。對于廷而徐文長逸稿卷十四

六十二

稱。上旨丁丑甲榜中之雋也。奉命以知靈寶。爲鄙人之父之長公。而欽其德。父以事之者也。小子因之。則師以事之也。余曰。予知之矣。爲書四字於端。而述其言以引之。如此云。

徐文長逸稿卷之十四

徐文長逸稿卷之十五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評選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王思任季重父

壽文

奉壽少保公母夫人序

繼母

只兩意開局

丈夫鶉居而豹隱其英毅濶遠之氣發於顧盼歎詫之間見於幹濟積散之實足以攝一家重一鄉而蓋一邑名聞於四達之衢是人者凡人欲仰而親之不易得也然而必有爲其妻者焉得耦之以爲丈夫夫

徐文長逸稿

卷十五

一

虎視而龍躍其功烈垂千萬年其望震天下其威之所及遠在扶桑日出之外位之所致兼上卿保傅之崇其爲天子之所知遇則出尚方之所嗜倚毗慰勞之言日馳而月至是人者凡人欲仰而望之不易得也然而必有爲其母者焉得俯之以爲子夫所爲不易仰者非我師翁少保公其人而所謂不易親者非我師翁之尊公其人乎夫不易親者得耦之以爲夫不易仰者得俯之以爲子人皆謂方太夫人之福亦既超然盛矣而張太夫人一旦從而繼之固有方

太夫人所不能兼之於前者而太夫人能兼之於後

而我公日視夕問出於祿養之外又且以事方太夫

人於昔者而事太夫人於今蓋太夫人之福至是而

極盛其德亦至是而大有所徵矣今年爲太夫人七

十壽五月廿有五日實其生辰時幕下之士某輩與

賓游所嘗入幕而侍者相與言曰我公視吾輩猶子

其於太夫人則諸孫行也顧屈茲嘉辰其可以無頌

乃顧謂某曰子賓典文章其操筆以思渭既不敢辭

乃稽首作而言曰昔魯侯服淮夷國人頌之而推及

徐文長逸稿

卷十五

二

於所生曰天錫公純嘏令妻壽母今我公鞭笞東夷

寧一海甸是今日之魯侯也太夫人之於尊公也爲

令妻其於我公不將爲壽母矣乎天之所以錫公與

母者多矣渭小子從國人後敢以是爲太夫人頌賓

與士相顧曰是今日之頌而或非他日之頌也渭曰

是烏可量哉有待因盥手再拜敬書

贈吳通府公母夫人序

其持論不踰尺寸

楚將子餐攻秦其母教之曰越王勾踐之伐吳也客

獻醇酒王使人注江之上流使士飲其下流味不及

加美而軍士戰自五也。異日有獻糗糒者，王又以賜軍士，甘不踰嗟而戰自十也。於是子發承母教，遂爲楚名將。其後魏有房氏者，撫子緝，有母儀法度，善誘嚴訓。緝後守濟陰，去之日，吏民立碑頌德，金紫光祿大夫高閭者爲文稱其賢。今我吳公之判紹也，始自會稽史，提兵禦東夷，能與戰士同甘苦，外攘內守，吾紹賴以保全。於是士民相與立碑頌公德，往往遍郊墟城市間，雖多以紀其戰功，然撫民聽斷之間，廉靖惠慈薰積於人心，而并著於金石，固若兼發與緝之

徐文長逸稿

卷十五

三

動名而不少讓焉者，豈母夫人之訓所以益成公之德者，固不異於發與緝之母歟？夫北堂之教，行諸閭幃，士民者不得以與聞，而公之爲將與守，與發若緝者相似，且尊人州判公舍母夫人而往也久矣，非母夫人之益成公德而誰成之哉？今年躋八十九，九月某日，實其生，某輩感公之德，而適其所由，相與告語曰：公爲吾越人之壽者多矣，而母夫人實成之。今母夫人之壽越之人，固咸相頌也，而其輩間得侍公受教，深而爲日久，其於母夫人則曾玄分也，不可以無頌。

顧謂某曰：子號能文，而齒差弱於諸君，宜効其勞，某既不敢辭，則操筆以綴曰：甚哉發與緝之似公也，然二君者遠矣，獨可想見之耳。而又况其母哉？若公則固數望見者也，美顏而雄視，精悍氣見於眉間，偉然福壽人也，意必有特稟以成之，而尊公之年既如彼，謂非母夫人之獨厚而何哉？夫不知其鑛，視其金，金粹而鑛必良也，不知其璞，視其玉，玉美而璞必完也，則夫占母夫人之厚者，亦占諸公而已矣。公尚強力茂齡有爲，功德不可以量，而母夫人就祿加飡，且日

徐文長逸稿

卷十五

四

益康勝今茲之壽也，蓋爲之恒升云爾。某輩莞然而前曰：是或可以爲母夫人壽矣，某拜手敬書以獻。

胡志甫生日贈篇

子志甫生三十，其族昆弟姪某等若干輩，嘉其人也，必欲有所舉而難於祝，謀於徐子。徐子曰：凡壽並非古况三十哉，無已則有說焉，其勉以言也。衆應曰：諾。徐子乃進志甫而謂曰：山簡古名人也，父濤爲吏部，號稱水鑑，而不知簡，當其時簡生三十年矣，方以此自嘆，及簡守襄陽，風流儒雅，爲晉名臣，父知不知，無

損也。由此言之，人在自力耳。志甫尊公以進士起家，位九列，忤權貴，繫詔獄者十有二年。志甫方弱冠，已抱經爲諸生，乃徒步走京師，爲尊公訟冤，上書闕下。天子憐之，又載其副本，鳴呼館閣，省寺諸公間尊公賴以釋尊公。其知志甫也久矣。始無吏部之蔽，而後垂襄陽之名。吾願志甫之力之也。敢以是爲勉。然志甫文采溢出，好排難解紛，拯人急，重信義，散金麾帛而不顧，有類於史所稱翩翩公子。若平原君之爲者，卽不守襄陽於簡矣。讓焉。又卽使拓志甫之所

徐文長逸稿入卷十五

五

驚不已。雖下視簡可也。茲因其三十而衆昆請祝也。故聊舉簡事以志之。客有善繪者在坐，予令作山簡守襄陽醉習家池圖。

贈王翁七十序

樂山

映染自佳

蘇長公言曹魏時毛玠崔季珪用事，士皆變易車服以求名，而徐奕不改其常，故天下以爲泰。其後世俗日以侈靡，而奕固自若也。故天下以爲嗇。君子之度一也，時自二耳。始吾之爲生於縣之學也，大夫已先我名學中，當其時，大夫爲生，作爲舉子業，有聲名，又

謂青紫指日可拾取，又御史大夫公後也。氣亦凌振於時輩，卽生其衣履無不裘葛鮮好，卽出當暑雨無不挾蓋，隨童子及高會，召客亦無不腆其圓方。遇鄉里事，直曲之無縮慝。及大夫長公旣振，漸解于鄉，而大夫春秋亦稍高矣。乃棄學中生奉制，得被學官品服。其後長公成進士，歷刑部郎大夫，大夫卽得被其品服，然其爲衣冠也，猶裘葛而已。其召客也，猶曩時三五方圓而已。至暑雨值傭作，或不挾蓋隨童子。遇事或不敢曲直，特手自挈一鵝夷，登高泛深，哦咏

徐文長逸稿入卷十五

六

終日。興盡則拂衣而起耳。夫人固有冬則寒，夏則驟煥者，此固齷齪不足道。亦有故溫其冬，涼其夏，則尤不免於有意，以改其常，皆所謂內不足而與時二三也。惟大夫於此，旣能一之矣，而又不出于意，不知於蘇長公所稱徐奕之事何如耶。噫，殆不足遠矣。今夫物善變者則不長，故得水爲鱣者，倏忽而爲鱗，蟻爲蝴蝶爲程爲馬，爲人一時未周而已。失其故，金投于水如是也，投于火亦如是也。故歷劫而不能毀其大，夫之謂矣乎。大夫今年爲七十，長公之友某以頌屬

予故予及其宜壽之道蓋如此然大夫當四十而鰥至今三十年帷中無一侍者力可以爲而不爲也此于壽不彌宜耶

賀季母吳孺人序

季母吳孺人者山陰州山文學士吳翁諱圭者之女會稽諸生子見甫諱卓者之妻布衣稱長者諱東者之子婦御史公諱駿者之孫婦而吾師長沙公諱本者之姪之婦其姑則兼宮閣禮書謚恭僖張翁諱景陽者之女其子則以少年明經起爲諸生以文高稟徐文長逸稿卷十五

七

再薦於鄉而偶再落之名岱英字有毓者也始母自吳歸季當盛時宅火珠里處諸大人及娣姒少長間隨所直無一不懽當事後往往得羨且嘆晚而家稍落及徙目連里與余家並儼而栖門相對幾十年所既五十歲而孀乃賓友時時集有毓書舍未常得聞母一高語一笑謔聲諸黨中尊者愛慕之如女卑者嚴事之如母直內外近服輩過造宜送迎亦不使裙裾曳堂闔其貌象端飭卽坐深帷中霜氣遙逼人冷然若在只尺今其年七十知有毓者多箕歛買羔雉

及請名人文以祝母而余不及厠也至是有毓乃用酒漬一鯉鹽漬兩鳧勺酒于甕可半斗許一童子擔之氏叩而來索余言余告之曰夫以母之德之長殆若天授之然者天既長其德寧忍短其年若是而人猶曰吾將取祝以長之也是謂誣天誣天愚不敢乃母德種種如右者愚所親知於他日者也敢聊書以代祝

壽王翁五十序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然民則徐文長逸稿卷十五

八

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自少至老終不相往來而吾越之所產之需于衣也者曰苧曰葛曰麻曰木之綿曰絲之布曰絹曰綿之紬已矣而諸羅若諸紗與綾若諸織絲若諸他出蠶之口入織工染工之手者多在他方未可以指數也重利而輕生計歲而忘月以客爲家不遠數千萬里甚或僥其幸於百蠻之鄉重譯於諸大海之舶者不少也況在區區九域中何所不踣且帆乎吾鄉王翁字少南者吾所好許君字懷秋者姻家也業以蠶口物入織染手用回

易以起家金鉅千其將回易也每持數日糧渡江而西不越百里而止更西而南抵吳會不越三百里而止一夕或三數夕而歸舍且寢于其家矣畜其回易于彼鄉蠶若織染者以應貴富者之求耳而已則多布素裹束其衫袴卽吾越之諸所產稍精如上文所列者亦未必盡褻且襲之蓋庶幾于老子所云安其俗美其服者歟今年齒始五十許君丐言以壽之夫古今稱壽者莫老子若而道德經要旨貴廉與樸趨利不過三百里廉也自所褻襲不取奇異樸也居徐文長逸稿卷十五 九

壽胡母序

代

古今稱子之才賢者多詳於父而略於母其擇徑路取功名者多右經術而左刑名然西漢時有趙禹杜延年禹雖急於始而不能緩於終至以平稱有杜延年發霍氏之隱東漢時有丙吉有仇覽皆世稱長者也無不佩刀筆起曹史卒致九卿三公此四五公者何負經術之士哉而母之於子也如烈女傳所稱下

迨歐蘇母氏無勞其父而成其子且無論若娠也居必肅而食必忌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名曰胎教擇良婦以提抱之慎乳婦以煦哺之名之曰保母此又何說耶今夫天地之於萬物也生之者天而成之者地天一施而其功畢矣地受其施其以朝夕若周歲而成者無論也乃若豫章必七年而始芽母之於胎子而成之之難也亦焉得不如是由此觀之子未必皆成於父而不間成於母經術固不可不右而刑名亦不可以盡左亦彰彰矣胡母子凡六其四一以徐文長逸稿卷十五 十

壽張濬州朱宜人序

代

同知漢陽府十峰張先生者越之雋偉人也其次公今守濬州曰太初者少而以慧稱先生奇之將卜婚

焉而感諸夢、乃得望族朱氏、已而物色之、笄朱氏女稱淑也、太初遂婚焉、時先生已謝漢陽歸矣、廉而乏、朱宜人則傾其所歸、奩以給斧爨、上奉翁嫗、中備戚友、下飽煖其臧、獲被祈祈、僮僮然於羹憂蚤暮間、漢陽公若濠州了不知其乏也、於是漢陽公得一意以教濠州、而濠州亦一意於父師之教學、既充遂中高選、司銓者復奇之、始仕、輒守濠州、濠州廉如漢陽公、而乏亦不減漢陽、宜人損減於已所當御、不瑣細於濠州、而濠州不知有乏、亦如漢陽公之不知有乏也、

徐文長逸稿

卷十五

十一

乃少割其贏以教其二男子、二男子甚英偉、邇乃擅文譽於太學中、猶漢陽濠州之在疇昔、擅名於郡邑也、噫、婦道至此、亦可謂婉而盡其大目矣、苟枚舉之、數紙不勝也、今某年月日、爲宜人若干歲矣、其某親某客燕京、以某漢陽人、漢陽公某祖也、漢陽公之弟內山公、曩爲楚文宗、某師也、而內山公子陽和、又與某同官翰林、則兩世兄弟行也、而太初閱考時封誥、又某撰也、有如是之分、故於是請也、不敢以不敏辭、乃若宜人之壽觀德而可卜其長矣、又何庸取辭於

不敏

壽某州守某君序

代

夫學生之以雋稱者、以歲薦而屈矣、謁選得令長伸矣、令長而陟郡判、屈伸之間矣、然今之例、非鄉科及甲、以歲薦而得是者、亦不可不謂之申也、以郡判得守於州、則大夫矣、得大夫、卽甲亦以爲尊而榮、非有廉幹惠澤、及於縣之令、於府之判、則不能越次以超、而州守者、陟階非部郎、則憲僉、最次者則部貳、竝大夫而尊、且榮者也、外舉者不能抑內者、不得以非鄉

徐文長逸稿

卷十五

十二

非甲而抑之、而滇之某君、自歲薦而長縣、自縣而判府、又自府而長州、其階上則將部、中則將僉、最下亦不失府貳矣、乃懇退者屢屢、百姓聞之、如失考妣、州士聞之、如失師模、士大夫聞之、如失良伯仲、不約而聞、竝懇留於郡大夫、郡大夫宣言曰、三公九卿、易百姓一口難、勉慰而留之、頃某年月日、初度、迨五旬矣、而州目某者、予之也、使來索予文以賀、夫以予觀於某君、以歲薦三仕、爲縣長、無間其於仕、進者也、非退者也、於當進而數求退、是恬者也、非躁者也、恬

而非躁。可以卜其於民也。善愛而養其於士也。善教而循於鄉大夫也。善久交而敬郡長。畱之亦可以卜其善別賢與否。目之索予文以賀其壽也。亦可以卜其善事長官而非諂。蓋一舉而五善兼之矣。五善者五福之徵也。五福者以壽爲首也。某君之壽奚待於某祝。

壽諸左泉序

代

少宗伯諸公。別字南明者。有兄弟四人。長曰滄浪。次曰左泉。又次曰北溟。而少宗伯各因其人而處之。弗

徐文長逸稿

卷十五

十三

漫也。當其在翰苑及宗伯時。或招之使來而來之。或不招之使來而自往就其教。則喜其受教也。或招之使來而竟不來者。宗伯亦不督之者。左泉一人是也。左泉之爲人。不薄於親。不凌辱於鄉黨。不疎於友。不泛於檢括算籌。宗伯知其然。獨喜割牲縮醪。召詞人與談聲。偶窮晝夜無倦色。一及不平事。則慷慨悲歌。爲覆杓者。移時既而復飲不醉不已。栽花養魚以觀其生意。宗伯書再至。亦再不往。蓋略世情而尊古道。其嗜飲可附柴桑。其自奉而取給于尉陀之索。以爲

諸子亦略似陸賈。宗伯知其不有。宗伯勞於鄉戚也。故安其不就招。此可以觀其平生矣。其人長軀而面亦不短。聲琅琅如鶴。雀法面長尺。壽合百。此其徵歟。歲某支于其五十生辰也。諸鄉戚丐予視。予觀宗伯季孟間凡四。往者三屈指。而以壽存者獨左泉耳。而噉梁肉以升計。酒以斗計。朝飲以夜計。或夜飲以朝計。而容不悴。顏不衰。壽帶亦隱隱起。嘻。術家所謂面長尺。壽滿百者。非耶。予於左泉審其爲人。於宗伯有分誼於諸祝者。亦多蓋。不得以不錄。辭也。故述其所

徐文長逸稿

卷十五

十四

付於天者。以答之云爾。

贈葛太君序

得步得景少言自遠

期人之年者。必曰百歲。甚則百二十止矣。至於九十。則近百與百二十矣。夫未至九十。則所謂百也者。期之者也。期之則百爲遠。遠則其享也長。長故可慶也。既至九十。則所謂百也者。特踵之云爾。踵之則百爲近。近則其享也短。短則懼懼則不足以慶。而今葛母太君者。亦既已九十矣。而慶者彌集。某常復於所乞言。劉君某趙君某曰。世有無述而徒恃於年者。當九

十則近百、近百則可懼、可懼則不足以慶、而太君之於九十也、則不然也、則不然則慶也、辟之陟高者、千仞而將巔、走則少矣、回視其所歷、景則多矣、夫步之少、不足以奪景之多、則與其得于步也、寧得於景也、夫太君之夫子、山西布政使也、使賢也、其子若孫、竝郎與士也、郎與士又賢也、而太君一相之以爲妻、一撫之以爲母、故異日者使之賢、與郎與士之賢、太君之賢之也、賢之而九十矣、非登高者之於步、與景也、其步則少、其景則多者乎、噫、此其所以宜慶也、非慶

徐文長逸稿

卷十五

十五

其步也慶其景也某也幸盡得附交於太君之子孫間而判於鄂曰焜爲山人于家曰曉者尤善曩約過兩君幸一拜太君於堂竟悠悠未可得今直太君生九十矣意謂且決往而又流轉客金陵然不敢負劉趙諸君委也一日從牛首望長江呼管而書曩所復於劉趙兩君者以寄壽太君者如此蓋意亦有感於川之方至耳然而川之言也猶涉以步慶也

贈族兄序

徐自偃王入越迄今數千年吾宗居會稽自吾祖而

上代多豪雋富貴老壽之人至吾考若新河五叔父西河二叔父諸君子或爲州郡或自部郎俱階大夫橫黃金而子孫亦繁多大其門戶美其衣食高者以明經爲生員次亦以氣槩雄視一鄉少者壯壯者老則又相與內履曳杖皓首而往來於湖山社里之中盤桓於蓬豆果核之側其所謂豪雋富貴老壽之人蓋無忝於上代所稱者也二十年中諸君子之迹熄而澤微抱經者或不得仕富者或轉無常業至於求諸老壽人亦往往不及于前時而吾宗日浸以衰矣

徐文長逸稿

卷十五

十六

然則一門之中而欲全盛全盛矣而又欲其久也不亦難矣哉獨吾西河之二兄以相傳之業抱雄偉之資效禮讓之行以挾數千金之產安享而無所升沈者兼豪雋富貴老壽三者而有之舍兄其誰哉真可謂無忝於吾祖矣雖然之三者之全是吾諸父兄弟之所以爲兄善也而或非兄之所以自爲善者也乃兄之自善則必有出於三者之外於是兄方躋七十當生辰諸父命涓以文將率宗人賀兄於庭且曰當祝願其壽夫兄壽又何祝焉大叔大父非兄之祖大

叔父非兄之父，而今某太孺人者，又非兄之母乎？二翁者年俱踰耄，而太孺人且期矣。兄固其子孫而賢者也。兄壽又何祝焉？兄少有大志，常以明經補郡學生，既而以例授典膳，舉非其所樂。有子某甚聰明，曉禮義，賢士人多與之友，是舉也，某以不文辭以大人命，辭不得，於是乎序。

贈陳翁序

郡城南去三十里曰平水，多巖密谿壑之勝。鄉大夫士志遊覽者，往往上下其間，有隱君陳翁以儉節累

徐文長逸稿

卷十五

十七

重貲，敦行好禮世家。於是大夫士聞之，以道經其門，悉願交焉。或信宿而後去，如是者蓋數十年以爲常。無厭也。至是年八十，某月日，其生也，而予甥某者，翁子婦父也，將徵文於其宗尊御史君以爲壽。御史君曰：爾表從父通政胡君在，及詣胡，又曰：爾舅氏徐君在，則詣予告其事。乃予更思代予者，既不可得矣，遂將何以壽翁哉？予惟世之人多積厚居，非緘囊閉橐，屏去交際之文以爲得，則必結納奔走，附麗貴遊，以爲榮。假借聲勢以爲援，如莊周所解張毅，養其外而

攻其內，以固其天年者，皆是也。翁以儉德力本，積多且厚矣。賢士大夫過之，未嘗聞其厭倦，如所謂緘囊閉橐而深居遠路，亦未嘗見其輕入城市，數過賢士大夫之門，以成已之援，爲已之榮。此其於所養爲何如，而不足以自壽耶？予夙好登覽，常兩走武夷千里道，樂就高人羽士，說長生，談玄理，而不能一見翁於會稽諸山，近在眉睫間者，以自附於賢士大夫，予過矣。翁侯馬麗辰嘉節，望見野服角巾二三輩，坐扁舟冉冉而至者，非胡趙二君或吾與吾甥借也。當其時

徐文長逸稿

卷十五

十八

儻別有言以爲公壽耶

奉壽馬先生六十序

嘉靖乙丑夏四月廿有四日，爲吾師白峰先生年六十之生辰，而葵齋馬先生覺山張君元亮、龍陽趙君練、龍峰陶君秀、醒心徐君來卿、東亭徐子棟、月川丁君時泰、莘野劉君尚志、豫吾季君濟輩，凡十有七人，皆先生曩昔會友也。至是先生自以候接生辰，年始滿六十，既三仕爲大夫以歸，而諸君者且無恙，遂偕生辰以樂諸君。乃于季春望前二日，觴諸君于宅之

寧壽堂中、酒數行、客有願卜長久者、持籌以起、合諸君齒乘之、得千歲有奇、東亭子既爲文以記其事矣、而諸君者以先生縱令不預期觴之、猶將及期以頌、乃醖金具尊俎繪圖、而私謂渭固先生所常親授經、握筆而教以文者、其令作頌以書于圖之上、方渭既不敢辭、乃進而言曰、諸君今日欲致頌於吾師、與前日紀千歲於師之座、豈非欲吾師自今日至百千、極久長而不已哉、渭常聞申公矣、其與楚元王俱受魯詩、以浮丘伯也、由秦入漢、歷高惠文景之世、始復以

徐文長逸稿

卷十五

十九

明經迎至漢廷議大禮、時年八十餘矣、及退而家居者復數年、申公蓋庶幾百歲人也、而其所治魯詩、則自漢入西晉、延綿於世至六百餘歲而後已、世言經生壽者、必歸申公、然申公壽又不若其經之傳爲尤、壽吾師固治毛詩、既以明經三仕爲大夫、稽始生及入仕、且歷三朝、今其致歸亦復數年矣、而經業猶在也、正使老且復召其齒、當不出申公下、然此特以形壽耳、形壽未有踰百者、而君等至欲以千計、豈以治魯詩者壽止百年耳、而其經之傳則五倍於其年、毛

詩非魯詩比也、是以至于今有傳焉、而吾師治之又精從、而轉相受者、方景相合而環相循也、豈千歲而遽泯哉、是宜以千歲卜也、不然將諸君之言幾於誕矣、夫吾師曩與諸君以文字會於一堂、退而教其弟子於塾者、此經也、今而觴諸君於宅、諸君欲以言而致頌者、亦此經會中之友也、則渭之受命以作頌、安得不以經哉、而世猶曰申公之師浮丘伯仙人也、申公師其經、兼得其術、遂能百歲云、於是諸公可渭言、遂書以爲先生壽、是舉也、預觴寧壽堂者、半去別舉

徐文長逸稿

卷十五

二十

禮、姓氏隨之、遂不重列、而蔡齋先生又爲渭之師、醒心君爲兄、而東亭子則姪、其他皆前輩、若同輩友也、蔡齋先生名禹錫、

少保公五十壽篇

渭常觀郭汾陽王、當唐天寶中、值天下多事、遂以朔方鎮一軍、收東西都、還兩乘輿于蜀、陝其所平定、經略俘禽破走、羈縻服從之事、自常山河東西、若開陝河曲、邠寧鄜坊地、不下數千里、安史李田、夷夏名酋、不下數十人、吐蕃回紇、黨項羌、渾奴刺諸夷、不下數

種其功烈之崇、何可得而悉數之也。然汾陽身爲將相、侯王其麾下、宿將爲侯王幕府吏士、後亦有爲將相者、兩途並、百餘人。他若奉入賞賜之多、子壻諸孫之盛、視履歲月之久、蓋以千萬億計。世之言榮且壽哉、真古今一人哉。次則有如裴晉公、其威譽德業、不減汾陽、而身所享食者亦大略相等。然晉公起文科、故所致多名士、史稱其居集賢里、與白居易、劉禹錫爲文章、把酒達晝夜相歡、而留守東都時、亦辟皇甫湜爲判官、以渭所見、我少保令公提一旅起倉猝、取名酋數十輩于虎穴中、還三吳、若浙閩數千里地、於將去之際、使自東以南、諸番吏脅息不敢西望、其勲業頗有類于汾陽、而公始自御史按浙、至于今受命加秩、以成茂功、又與晉公以御史中丞視師淮蔡、其後加侍郎平章招討、遂用以平定蔡人者、宛相似、而橫戈破陣、爲下論道、握寸毫以斫文士之鋒、于杯酒晏笑之間、磊磊然燕居集賢、留守東都之風、烈抑不知汾陽于此爲何如也。然則古今所稱文武才者、非公其誰哉。公今年始爲五十歲、九月廿有六日、實其

徐文長逸稿

卷十五

三十一

生辰、于是文武吏士、暨卿大夫士、三老子弟之在四省、朝野夷夏之慕想而屈伏者、咸走集遣使、且謂公所活無慮數億萬人、其所營則關國家千萬年之運命、今主上聖明、其所以遇公、既已至隆渥矣、顧其榮與壽、必侔於汾陽晉公所享者、而後愜于人心、然亦理所必至也、敢以是爲公慶、乃若渭小子叨載筆之列、在拜伏未行、使君易禹錫湜等處、其間上晉公壽、必有弘詞、以章厥美、而渭淺劣、不能也、謹撫汾陽晉公事之稍類于公者、以獻而并俟其食報之驗于

徐文長逸稿

卷十五

三十二

他日以仰致祝頌之意云

壽徐安寧公序

上虞徐安寧公、今年壽始躋八十、某月日爲其生辰、而公之配某夫人、亞公一齡耳、予表兄趙某甥某、得附交於公、令子刑部君、將以旦日奉所繪椿萱並茂圖以爲賀、而屬言於予、懇不置、予自帷下士耳、雖有言無足爲公賀者、又遠在百里外、徒閉戶伏處、未常竊睹公令儀也、而何以言爲、然予曩歲客省市、見館中童子挾連牘過廡下、取讀之累數千言、已乃閱其

銜則刑部君名學詩者論宰相札也當其時宰相勢
傾中外熱炙手士開口者輒陷胷於是服薦簪筆之
流徒抱憤相視莫敢發以須釁而刑部君獨抗越極
詆之言切直英特慷慨獻歎讀之者夏慄而冬汗當
是時天子爲動色而海內直節憂時之士因其言
莫不想慕願見其人者而獨予哉然予當壬子夏偶
得見刑部君於荆川先生舟中自是遂數問其跡於
往來上虞者稍及其家世乃始知安寧公人言安寧
公起賢科判鎮江寶慶兩郡其後擢知陸涼及再補

徐文長逸稿

卷十五

二十三

安寧則以刑部君言事遂止不去而家固山中也益
閉門謝事足罕至城郭長吏每以上賓禮迎之亦不
爲一往而其自鎮江移寶慶也多善政稱循吏已超
然祠名宦中及問其得移則又以直道忤巡使也夫
天下人欲見刑部君而不得者多矣况得聞安寧公
之履即使得見君又得聞安寧公之履矣又安得值
其壽與值其所親者屬一言以內之哉而予今舉幸
得之矣然所謂屬一言者政未聞其有所得也陳咸
之在漢以直聞而其父之教之也以調至於今千載

人言其子不能無少於其父是家難全德而譽罔流
也刑部君仕居中以直忤宰相於朝安寧公仕居
外以直忤巡使者於郡雖非其相約以必爲也而其
守道抱貞而輕富貴若出一轍將使千載之下聞之
曰某邑里徐氏父子世直臣也其於家之德不爲全
而譽不爲久乎是其去漢陳氏遠矣又况刑部君之
直非咸之所爲直者乎夫子之所見於刑部君者以
直所聞於安寧公者亦以直則所爲內一言以爲之
壽者舍直復何言哉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然則直固
德壽也而予猶沾沾然以久譽垂千載以爲公稱信
斯言也又烏足以壽公哉

徐文長逸稿

卷十五

二十四

賀郁太君序

自弘治之丙辰歷正嘉隆萬于朝朝爲五自丙辰至
今乙未于申子爲一周又一紀而逾八于履爲八十
亦難矣然而在女嬪爲尤難女嬪中在勞且勤者爲
尤難或者曰凡人所閱所周與所履同矣則校其得
之之難不難不宜有異也而何以獨難于女嬪曰聞
之于經癸之竭也女七而男八則男數恒多而女恒

少女婦而八十、不爲尤難乎？曰：女婦同也，年八十同也，則難之亦宜無不同，而何以獨難于勞且勤者？曰：兩器均量也，所注水亦均入也，其先竭者必數汲，後竭者必疎汲也，數汲而復後竭，必器倍其量而注倍其入者也。女婦同也，年八十同也，而得之勞且勤者，不爲尤難乎？郁太君之履也，吾不知其他，有子四人，其長者始領鄉書于癸酉，次者成進士于己未，出牧江南河北間，竝賢于邦家，而再次者方挂經而耕，竝賢于鄉里，凡此者皆太君與其封公共襟抱飴提于

徐文長逸稿

卷十五

二十六

值太君生宜頌，矧余君輩爲太君家兒女姻者，復屬某以頌哉。

贈馮君序 鳴陽公父

傳曰：智勇辨力，四者皆天民之秀傑，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在三代則出于學，在戰國暨秦漢之際，則出于客，故先王分其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然後民靖而國安，噫！斯言也，豈俗學拘儒所能道者哉？其在吾鄉，則待封馮君，其一人也。君產南郭之墟，有田遶廬舍，當其勅傭而耕，槽豕積棚，鷺鳴則居然一農牧人矣。及整其冠裾，出爲正長，與百里之邦君相可，不閭里間事折衷其不平，拔其所抑，衆論持兩端，君直取一言片約，徐起而收之，以定疑難于日中，則又挺然齊趙魏楚間。四公子之所尊禮而賓之之人，秦漢之際，壺關三老定國是于萬乘之前之輩也。若是者，非傳所稱天民之秀傑耶？苟不以富貴終其身，其殆非天之意矣。君于是教其子長公舉于鄉，長公于文特妙，取進士如反掌，又其人敏而與計其效，當必致大官，君之享且日盛，又君

長七尺腰可十圍。音似擊考鐘。貴談鋒。雨集笑格。若鶴雀鼓牙。噉梁肉。倍數少年。非百歲以下人也。今始爲六十。而陳君守經甫者。于君暨其長公有世義。以予間常觴咏于長公問也。故來以序屬而敬爲敘之。

贈子錫序

子錫六十。渭輩將命繪聚言以壽之。子錫曰。母襲繪其令作高陽之徒。雜以淳于髡之語。糟天地。鋪丘陵。垂筭墮珥。而無以容吾放也。而後可。圖成觀者。駭焉。

徐文長逸稿卷十五

二十六

不敢進。于是舉乃渭。則挾大白。引滿歷階而稱曰。今夫聖人之學爲聖人也。天爲上。人次之。故曰。誠者天之道。而誠之者人之道。古之人其幾于天之聖。若此其難也。有人于此。羅麤蘖。聚卮罍。一啜而頽焉。則生平不能容一介于胸中者。至此而冰融于大海。水之外無一物梗隔于六合之中。若此者。一時之天全于酒也。故聖人積銖累寸。有終其身而不得者。而子錫乃欲于一醉而得之。君等又奚爲而駭也。駭者曰。是則然矣。彼壞而黛者。何爲者耶。日子產病其兄朝。與

其弟穆之荒于酒與色也。而難之而不得。以語鄧析。析乃以真人許朝與穆也。而不以治鄭許子產。夫以子產之智。鄧析之賢。而交相許讓酒與色者。以爲真人。此寧不有說存于其間耶。今夫舉狙獼而束以周公之冠冕。有時端凝而坐矣。可以爲靜乎。佛大弟子。有具手眼。各以千萬計者。當其眼之照萬物也。紛然無所不營。而手之攫且拏也。至弓矢鈴杵。香華戈戟之類。無物而不攬。可以爲動乎。于是諸駭者始悟而曰。子錫之醉果若子言。其殆托于酒而幾于真乎。是

徐文長逸稿卷十五

二十八

壽與道之經也。遂相與飲頽然而別。

贈黃母序

余友鄺君之女兄。爲貢科黃某配。而某之父黃翁。暨其配曰翁太君者。鄺君女兄之舅與姑也。翁太君某年月日爲八十。生鄺君。能文聲著甚矣。不自爲文。以祝太君。而以屬予。予難之不得。則謹書以頌曰。夫鄺君與予好也。君之所願祝者。豈非亦余之所願祝者耶。君之祝太君而願之也。必將曰。我願翁太君。自茲以往。無恙如其曩昔。至百有二十齡而未已。予祝之

而願之也。亦將曰我願翁太君。自茲以往無恙如其
曩昔。至百有二十齡而未已。雖然此特以言乎姻戚
之情耳。無論其可不可。靡不然。至於余也。果握管以
書其人。豈敢盡然也耶。可則然。不可則謹謝而去之
矣。豈盡然耶。予初聞諸鄉君太君翁姓也。爲尚書公
女兄。在尚書公家時稱最淑。及配黃翁。翁邑雋也。使
非太君配之。則未必宜有五子。五子亦皆雋也。使非
太君母之。則未必人人皆有立。斯言也。匪鄉君則然。
鄉人莫不然也。匪鄉人然。以問於郡之人。郡之人亦
徐文長逸稿卷十五 二十九

壽朱母夫人序

吾友鳴教張子去年歸自上海。上海邦憲朱君以其
尊君福州公集寄而鳴教復持邦憲之詩篇來。予竊
疑福州公風咏灑然。無累于物。而其章疏又傲然不
顧其家。邦憲既大家子。子立觀其詩則又富于學。而

深入于理。鳴教始爲予道蔡孺人。福州公讀書取甲
科爲才進士。知餘姚奉化爲良父母。入院爲名御史。
知福州爲賢大夫。居則入鄉賢。官則再入名宦。則孺
人助之于內也。邦憲始孤。既長。博群書爲才子。內外
交際。官府錢穀事。一不涉其耳目。爲高人。入則盡孝
養。出則多交游。則孺人理之于上也。夫不知其妻視
其夫。不知其母視其子。余觀福州公之集。邦憲之詩
篇。雖無鳴教言。固知有蔡孺人者。之爲其妻與母也。
世固有不盡然者。必其爲妻而不類爲母而不賢者。

徐文長逸稿卷十五

三十

之婦也。非所以道其常也。及鳴教又爲予道孺人早
持節處家務。理錢財。諸所難事。使予而得早聞知。則
又不必熟其夫之宦跡。與其子之名聞。而決知其夫
與子又宜有福州公邦憲之賢者也。世固有不盡然
者。必其爲夫而不中。爲子而不肖者之男也。非所以
道其常也。孺人以某年月日生。今年爲七十壽。鳴教
既與邦憲善。而予得以書問通好。則謂予爲文以壽
余。既不能若少時爲詞家文以悅人。直敘茲事。則嘆
曰。福州公既早謝事。而孺人又賢且才如此。厚歸于

王撫州六十序代

撫州公余兄宿州公之壻之父翁也宿州以茲孟冬之望後七日歸其女於公之子而仲冬之朔適值公六十之辰宿州謂余曰頃者女舅之辰也女以箴組履舄進則婦事其舅之禮也而近世姻連中尤尚者壽舉壽舉而尤尚者頌言乃羔雁若筐篚則下矣夫婦能舉于舅而婦之父不能爲女頌其舅孰頌之也其於頌言也第能之而不代其兄孰代之也余曰能

卷十五

三

則不敢代則何敢辭雖然有說焉夫領者容也謂形容而盛美之也盛美之者是侈之也乃余之領言也異於是公以明經成進士拜行人爲天子使四方歷刑兵郎大夫慮囚江以北有能聲出守撫州則二朞年耳而遽歸也故知者爲公惜曰以資則鑑也以秩則銖也是追論其往而以屈侈公者然也又公歸自撫州年始艾家食者百弦劬而始爲今六十又必十年而始爲七十乃得引非七十則不聽引然耽仕者卽七十或損其齡籍日錯涅顛頰間故不知者爲

公觀曰以心則素也以顏則丹也是逆論其來而以伸後公者然也且不見夫燃膏者乎明則人享之竭則已膺之矣又不見夫擊劒者乎疾則缺之徐則完之故仕與不仕損益相半而適值其舍則甕膏而匣劒其爲公之壽也不亦多乎予非厭仕者亦非若以年而易仕者也故於親知若公者敢一披其肝膈焉寧以此頌公而不以彼頌公也居公常父事其兄至貴且老矣不變居身慎甚故輒得典加貴其父母者三亦以不及養至老矣恒無懽其孝且友旣如是徐文長逸稿卷十五

卷十五

五

劉沅州壽序

劉沅州年丈，屆六十之生，其諸宗將舉賀而徵文于不敏。沅州於不敏同舉于北闈，乃沅州始仕，得知連江，歷十年，以課最知沅州也。不敏亦逡巡部郡者久之，明叅政於湖北，當沅州爲諸生時，諸生讓之不啻師傳，其知連江也，福之邑吏讓之，不啻伯兄。其知

沅也。州之長亦無不讓之。猶沅州之在連江也。經而
簿大而吏蠻微寒之警急。黑白於龍蛇。赤子之間靡
不巧發而微中。幕府諸大吏倚以爲臂指。一日諸蠻
微賞于一幕公。口駛駛無已。不得去。暮色動。睨沅州。
沅州奪皂隸竹臂。咎諸蠻。諸蠻爭墀道走。此不敏親
得之于湖人之口者。他可知矣。而輕裘緩帶把酒賦
詩。坐牖胡牀。亦爭馳羊庚。詠諧時發。排難解紛。收聲
默然。令人捧腹。可少其坐方。朋之堂排淳于之闥耶。
連城紀列仙。騎白鷺上升者。劉氏女也。既與沅州同
徐文長逸稿卷十五 三

壽篇

志所稱蒙茶。乃西蜀雅州之蒙山。而世相傳云在東
魯訛也。久矣。蜀蒙山有五頂。頂有茶園。其中頂曰上
清峰。常有僧居之。頗病冷。一老父似仙者也。謂僧曰。
蒙中頂茶善療冷。非特療也。服之至四兩。地仙矣。乃

中峰最高。而艸木與雲霧相蒙翳。鷺鳥多出沒其間。
時亦攫人。茶師罕至者久。用是蜀之嫡孫其爵于魯
之庶矣。凡入貴身而賤索情也。涉險同也。一則可以
壽身。一則可以充索。其緩索而趨壽之衡。又不待人
告而知也。有一翁焉。以買茶至。索醵歲千金。其後不
憚江湖波濤之險。道數十里之遙。往往歲取燕齊金
于茶復數千也。翁固健且完固。無冷恙。然久于茶必
有以蜀蒙告者。翁固百十之燕齊。而不一之蜀。非不
地仙羨者。不能也。他買亦或有告之者。而亦不聞有
徐文長逸稿卷十五 三

贈某叟序

曩聞一男子迫官逋。將賣其婦。相持泣于道。某見之
問逋幾何。視其數予之。婦得免于賣。他日有村翁市
紉得銀。僞也。泣于道。欲經某。見之。問僞銀幾何。視其

數予之翁得免于經，又一日一童子持主人所債人負失去，不敢歸，哭于道。某見之，問所失幾何，視其數予之童子得免于不歸，夫迫逋而不問其賣妻也用，僞銀而不問其織者之苦，且經也與拾其道上之遺而不問其童子之不得歸也，此一等人也，無責矣。至有知之見之者，乃若不知不見也而去之，不顧者此又一等人也。又有見之而興嗟，若不忍其然而特阻于不忍已之物者，則勝不顧者一等矣。有忍已之物者矣，而意或阻于妻孥之不我許而止之者，又勝不

徐文長逸稿入卷十五

三五

忍已物人一等矣。夫事一耳，而人之等有四也。若此然而其盡能及之也，豈非盡出四等人之上者哉？某爲誰？曰：里中叟，姓某，諱某字某者也。其嗣配爲某，孺人斷腥輩奉釋氏，而樂施舍。其子某爲諸生，明經而才，孫四人未壯，皆嶄嶄露頭角，而叟所業則居貸於市，夫市道多四等人也，而叟悉反之，豈其性然耶？抑亦無妻孥輩阻其不忍者而然耶？叟今年七十嗣配五十，而七十者如艾，五十者如壯子，與孫嶄然如有立，蓋相與以爲善者報一爾也。壻某徵余頌以壽叟

與姥噫，以叟與姥與子若孫之素準之也，壽云乎哉？

壽某刑部公七袞序

世語材之良，必曰梗枿豫章杞梓，爲其宜大用也。然用大矣而未必靈，或靈矣而未必久，至靈且久，則莫過於松矣。圖經曰：松液千歲而珀明，數百年而苓游，珀可以養五臟，苓服之可以仙，徑盈斗斛爲人獸形者，人篝火而剔之，其氣能射火使蝕，噫其靈且久何如耶？大之中梁柱，小之中榱桷，工師過而嘆焉，臥其弟子而不去焉，曰：謹識之。他日求清廟明堂之具，是

徐文長逸稿入卷十五

三五

其具也。故古人至此稱於三公，爵秩曰五大夫，噫其爲用之大又何如耶？苟爲不用，則臨千尺之溪，拔萬仞之壑，其高參雲，而其大蔽牛，風霆雪霰之所飽飫而不能凋也。鸞鳳鵠雀之所朝夕，而旅禽凡鳥之所不敢望而騰也。况巢乎？養玄父矣，綠髮玉肌，時恍出而爲木客道士，月明露漉，步深溪，往還絕壑，與世人語于古事而莫知其爲神也。記曰：松栢之有心，箋者以心歸松也，而松之爲靈且久也，益著，求可以當之者誰乎？吾太翁刑部公是矣。翁門閭家學，稱吾越最

翁起進士理大府，轉遷刑部，聲赫赫嶺海江南間，非工師所謹識，而大用於明堂清廟，稱公爵大夫者耶？小不合則高引遠蹈，猶及侍考太翁，媚之如嬰兒，同貲於昆弟，囊無一私錢，成其子鄉解，親翁爲西京董賈，噫此又非所云松苟不用，則臨溪拔壑，飽寔霰棲，鷗鷺而旅禽，小鳥之所不敢望者耶？翁又日強詣日深，而倫義日篤，則記壽若松者，又不足爲翁道矣。以翁七十當頌也，故聊用松以頌之，又孫某者翁孫之壻也，翁松栢也，某女蘿也。

徐文長逸稿卷十五

三

賀潘又山七十序

代范黃州

漢東海公曰：南陽帝鄉，多近親，吏不可問，今潘公之判承天，實帝鄉也，其諸設施，無一齟齬之者，名大起，行且改玉矣。顧擬活一囚于要吏所，如李日知，靜奪胡元禮故事，不奪則不已，遂爲要吏所中，而謝以歸，公少以易名郡學中，奉尊考命入太學，三仕判大府，歸而築室，教其子景美，亦以易名邑學，予兄紹箕輩，若諸猶子，並以文親景美，而紹堯者，則專館于公家，季孟景美間，予以觀過家，紹堯曰：潘公者，叔所知

也。茲值七十辰，願乞叔言以壽，予謂公之履如扁師之斷檀車，致堅好也。官承天，是行九折坂也。顧坦然由之，且鄰鄰有聲活，一囚是馳康莊也。乃不幸遇罟駕蹄，幾不免却輪而步，雖然以一大府牧博一小囚，燈蟻之生，必得于彼寧失于已，此於于公所稱陰德者，何如哉？公百歲無容頌，抑亦高其門以待駟馬車耳。

贈朱禮部五十雙壽序

代

所代者曾爲光祿

故以光祿與秩宗生論

徐文長逸稿卷十五

三

周禮大小宗伯互掌五禮之禁令，其任特重，而其官今之尚書於禮部，若左右侍郎是也，歷代皆然，入明其重是也，尤甚，每員缺，非翰苑儒碩，常侍從帷幄，供講讀，其靜養動和，足以贊玄默，格上下，和神人者，勿與，何者他日麴蘖以齊酒醴，和羹而鹽梅之者，其責也，其難也如此，而我朱公昨膺上特簡，遂以左庶子晉禮右，供講如故，夫麴蘖之材，鹽梅之具，公自裕之，酒醴之任，與和羹之托，又他日聖明事，俱非某所敢聞也，乃若公以隆慶戊辰入翰選，至

於今十有七年其中侍 講傭者三年而公於是十七年中每入 朝出館歸至其邸必危坐一齋中於經史觚鈐外自動之靜內鍵而外無所膠舉其細房無私侍而目不一他營也此其於素所謂可贊 玄默格上下而和神人不知於古所稱虞廷之宗伯何如耶公始躋艾某月日實當覽揆而夫人與公偕吉羔羊之助雞鳴爲多某叨末姻欲頌而未知所以頌也雖然某曩昔常從光祿後矣 朝廷百禮禮部掌其大光祿辦其細禮部專其儀光祿備其物某不敢徐文長逸稿 卷十五 三十九

言其大與儀請言其細與物大約致物貴潔調物貴和非直庖也於心亦然故晏子曰水火醯醢以烹魚肉宰夫和審其過不及君子食之以平其心而終之曰君臣亦然由此言之則知潔而和者周庖之事君子平心之道也而君之臣又有所謂亦然者存於其間而公之爲君之臣而潔且和也固於十七年中危坐一室者得之矣夫曰食之以平其心是善養生者也長年之助也曰君之臣亦然者倘卽某始所陳和羹酒醴之義耶某庖氏也故舉庖以爲公頌且以爲

夫人頌他何知公之翁泰州公某師也某知公固已素而公之子婦又某之孫也公端居一室中某得之於孫也非諛也

壽衛輝太府暴公序

知衛輝府事暴公若干年之生辰其屬吏知新鄉縣某爲予戊午同年者書來索鄙言將獻以爲公壽且曰公嘗爲臺御史以直道聞 中朝中朝重之遂用大府以展其蘊今其爲府也率以仁遇下待屬輩也有禮而多恩 中朝知之將速其遷而更大其展也

徐文長逸稿 卷十五

早

某今也特有仰承其教而已無以仰副之也幸屆茲期子其爲我圖之予曰噫諒哉新鄉之述上而非諛也然新鄉也者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何者今之爲御史者誠閭閻欸欸務寬大忠厚以爲名卽於鯁鯁謬謬少有聞也亦必坐致省寺取卿貳如指諸掌胡更煩以府哉今公而爲府也則公之爲御史而直也新鄉所知也曰以直而展以府則新鄉所未知也至於爲府則異於臺矣何者臺猶絃也恒利其寬而府猶韋也恒利於急府遇下而率以仁遇屬也而有禮而

多思是韋之體也而於己之所利則未必然也故謂公速於遷而卽大其展亦非新鄉之所知也然則如之何曰君子亦務得其體而已矣在臺則直在府則寬公之所持者體也利不利非公之所知也若是則公之舉職知爲君子而已矣寧知其他耶雖然古有爲三公者尚以才而出守矧曰臺至於何武之爲守也不務赫赫名而竟亦召爲三公則安知新鄉之所見者不有出於予之所見者耶客有問是者曰子且用何述以爲壽予曰巧於宦者擇其利不利而營則

徐文長逸稿八卷五

四十一

心岐而神滑滑者非壽之徵也不巧於宦不擇於利不利而不營則心一而神凝凝者壽之徵也吾於公之不擇利與不利而有以卜公之壽也

二兄配馮太孺人生日序 落落直書

始贈翁二兄以馮太孺人初誕丹徒而喜也特以得之晚而喜之曰春秋祠祀有人幸矣未卜其他也稍長而慧乃試之誦誦敏也試之文文敏也累月日以課其積課又敏也間試以事則中無不敏而外顧闕然若不敏人翁益喜曰是子也且大吾宗祠祀云乎

哉未幾學成而生於府矣又未幾而翁往矣太孺乃始專之專之而果弗負翁託也丙子舉於鄉庚辰舉於會第于甲士者羨其文曰某真經生也出長丹徒歷再考聲益起仕者羨其政曰某真良吏也有司以問翁得贈郎知丹徒太孺得封孺人加太及是丹徒復內召太孺歸自丹徒適六十辰也宗人某等將厄於太孺而漫以言屬予當其時予偶葺宗譜稍竟感而嘆曰士執一經以圖奮莫不欲累其積榮其親而往往竟不可得者自郭內以外奚啻千萬戶其人且毋論論吾譜中者蓋邇自高曾上下殆二三百年童而誦太以百計成儒成生矣而卒蹶于鄉書者以十計蓋第於鄉僅四老耳乃復蹶于甲四老中有秩至大夫者矣又沮于例或不及郎孺其翁嫗及之才二老耳凡茲數者若此其難也而丹徒承諸老後一旦舉得之若拍手以往掇取其所寄然而其翁曩所謂且大吾宗者又正與劉毅樛蒲吁盧輒得盧等噫亦盛且快矣哉雖然辟之於農翁耕之而舍以往不及享太孺耘之當旱暵竭汗而鰲顏也而僅如獲

徐文長逸稿八卷十五

四十二

之用以始享於今耘之勞其少於畊耶既曰穫之曷不百之太孺之年不百吾不信也

壽太僕商公八十序

代

母從舅太僕商公當萬曆丁丑二月之八日周八十八辰母夫人特亞公一齡耳其長公御史方奉命按閩得便道歸省公若母于庭是日也又得親捧觴以壽而某與長公姻也舅若母宜賀姻於長公賀益宜而賀必以言言則如之何哉夫公始以經義起家中及對於廷歷郎署郡臬卿寺之間赫赫明明所至無不

徐文長逸稿

卷十五

聖三

以功名顯者及究其所由無他也深于經義而已矣蓋公少時既敏睿逸倫而獨取小毛之編與其伯氏漳洲公交相夙夜既而博綜百家蓋自千百世上下之典九州海內外之物及當代朝野仕政之所須孰得孰失孰垂孰宜靡不握源而肆其流是以試之於刑則刑允授之以兵則兵成授之以罔則牧事靡不舉惟其力之於戶牖者如彼是以施之于邦國者如此於是功名滿天下而家學亦遂稱於邑中真有類於漢之桓榮所謂以父兄子弟自相師表終東京之

世無以爲雄者矣然史稱榮當顯宗朝坐天子之東面授几杖及永平初又拜爲五更史雖不著其年然几杖五更於天子類非百歲人不可夫以榮殫數十年之精於竹簡之中晚猶強力不衰臻百年而爲五更三老公亦數十年殫精於竹簡猶綰綬握符掌丹書職戎馬其勞又或過之今八十矣且炯視而踴履如少壯人使再閱數紀其于更老爲不爲未可知若日百年真若取左契而合之右契者矣不深爲可賀耶史又稱榮之後有典爲御史乘驄馬憚於京師者

徐文長逸稿

十五

聖四

其曾玄輩也而公於長公顧親見其然又親觴於八十其觴於百年可知也不尤爲深可賀耶

壽周武清序

世固有積齡踰耄黃髮兒齒乘肥衣輕以竟其身而無所章明者是之謂盛享而鮮勞亦有被褐而飯糲藿居而坯處積仁累義而行篤於已澤施于人者是之謂多施而膏報二人者均是人也至於鄉人之所慕誦子弟之所觀法而異時譜牒之列三五更老公卿大夫之所尊國志之所紀將屬之多施者乎抑屬

之盛享者乎。噫。將不問而可知也。推是以稽於牧也。固有牧是邦。而擁篆乘勢。假其翼齒以厚自封殖。而薄於民者矣。亦有戴星跋燭。以疲於牧芻。而瘠於已者矣。之二人也。其爲牧亦均。迨於大吏之所推轂。公卿大夫之所領戴。當寧之所蘭拔。而他日士與庶之所尸祝。國史之所錄。以首於循良將屬之。薄於民者乎。抑屬之瘠於已者乎。噫。亦不問而可知也。故薄民而豐已。猶之煎脂。脂易盡而手隨泮也。其流短也。瘠已而肥民者。猶之握蘭。蘭已謝而室猶芳也。其流長也。

徐文長逸稿卷十五

四十五

也。今計齒者惡短而羨長。而爲政者顧舍蘭而就脂。非所以爲自壽計也。吾聞羅山周侯之知武邑也。自客夏以至于今。僅期耳。進赤子而哺之。尤問其乳獨者而先之。聚士而教之。又新其宮而爲之肆。其潔也。冬冰其怨也。春煦名四馳于衢。而旌之書交至於臺。而茲春之季。與月之望也。是其生之朝而予之交某也。屬吾言以領之也。吾深有感於侯之能握其蘭而久其芳。能自壽者也。故樂而爲之言也。

壽學使張公六十生朝序

學使公少負奇。有名諸生間蚤甚。時余亦抱經晚起。得望公於藻芹。稍與之角藝場中。而公所收門弟子。多至十百。皆足以弟子我者也。乃公則不以弟子而視我。其后公以廷對稱上旨。賜乙科名益聞。朝中自禮部出爲湖湘督學使者。其所錄學官弟子。多至千萬。渭管及見湘中之文。亦皆足以弟子我者也。而公之歸。顧停蓋而語我以文。若有所屬者。亦未嘗以弟子而視我。余蓋疑之曰。豈以余之劣。顧謬收於公耶。旣而口公長者也。蓋自嫌於高。而顧俯之耳。

徐文長逸稿卷十五

四十六

不數年。公提數萬師于滇。與元戎會間道。驅巨象四十有二。雜璫衫鐵鎧。出入洞箐。徑狹間。俘名酋以十數。斥地二千餘里。遂以功而得譏。而渭則僂然守舊。鄉抱寸管。徒飛觴落帽於劍槊之傍。爲人倚馬。艸檄顧亦以疑而得疾。當時公爲馬援。而渭爲酈炎。夫馬援者望盛而功高。中朝諒而能訟其冤。酈炎。眇小儒耳。其所以幸免于庾者。誰之力也。乃知公之生我。爲父母。其事雖在於今日。而公之誤知我而爲鮑子也。乃在於曩時。不視我于弟子之時。不然。管氏僅得

其一於鮑子者，而渭顧能得其二於公耶？夫古人感一飯至擬以身酬，矧渭於公蒙兩殊遇，如彼特欲以身酬而未有路也。會公履之生宜慶且獻，而公百所有，又渭一所無者也。何以慶且獻為哉？私念之曰：操筆以頌，被諸樂以歌，猥附於小雅所陳，南山魚麗之云者，差可勉而效也。而今世無瞽史空言耳，不得已退而為近世樂府小令之什，付之里優，當其辰客起舞而為壽者，令歌以侑尊，其庶乎。

點絳脣

烟水茫茫，五湖深處陶朱老。萬里功名，一劍曾知道。

徐文長逸稿

卷十五

四

閑俯流霞，堦畔生芝艸。華筵好，見在瀛洲，新寄安期棗。

壽二王翁序

余見枳之丈人王道翁，及翁之弟曰某者，於萬曆十有七年之十一月，其齒一為六十，一為五十，枳不能羔，將雁以賀也。而王翁竝謂枳曰：得而翁言幸矣。奚必羔雁，以邇者數與王諸翁飲，陰察其貌，道翁色微緇，是得水氣特多也。兩輔竝堅，廣而頰骨如斗杓，外向吐音如竹，而其與人也，孫是真得水者也。而溪翁

色微蒼，亦微赤，兩顧舉而膚密吐音如鐘，鬚如戟，而其與人也，諒是金兼火也。俗謂金畏火，乃不知金不得火則器不成，以是知二翁之得氣，伯為純水，仲為金，得火而相成，以故一孫而一諒，金水不易壞，不易壞者非壽耶？母太君賢而慈，而二翁奉之如春秋晝夜之循環，分至啟閉，罔一刻墮誤，其季德翁至，糜肱以療母於屬，續都衛聞之，扁旌其門，兄弟相憐，同釜而飯，白首矣，利則爭讓，偶不利則爭安，嘗一蒙急難，則爭相先，此不亦致長久之道耶？德翁年未踰艾，固

徐文長逸稿

卷十五

四

不預頌艾而頌未晚也。

壽王鴻臚序

代是鴻臚號桐溪

稍為點次

夫鄉飲而擇賓，介與侯，周家至重典也。我明承之亦至慎，自洪正嘉初以前，無濫廁與是者，榮焉其後，稍稍富人以錢買，而諸生鳴贊者利之，匪人輩叨微矣。蕭劉兩府公接代，於是舉也，特謹其人有一人焉，特與焉，非其好也。及三舉乃固，邇不赴，浙若南都多富子弟，即非明經於庠者，亦多用輪班國子，有一人焉，以明經用，乃考命亦輪國子，亟就講，再得南鴻臚。

正以孝養貴也。留馬及封典得及其考如已職。乃疏請葬。以歸侍其考。至易簣。其謹如一日。凡富人自必而壯壯而老。靡不犯宜居之三戒者。有一人焉。必戒於色。壯戒于閭。老戒於得。教其子稱明經生。才甚且優于聲詩。一人者。知其可付以家政也。付之。特置匠作一禪座。召方外講黃帝老子之術。將老此座中。太某右舉云。事而曰。一人焉。兼之者。此爲誰乎。見某之丈人行。如溪王翁是也。某月日。值翁初度七旬。某不敏。叨督學江右。未及躬祝。而見某以子壻分來。徐文長逸稿卷十五 年九

壽陳封君松坡序

山陰之里。有長者曰松坡陳翁。當茲歲十月之朏。爲七十生朝。其長公耐菴名某。以進士始知安平。頃復以才調寶應者。曩與某屬筆硯交。既而以女字其子。某不敏。蓋訟松翁之履之得有年矣。既訟而忝世義且姻也。而七十曰耄者。禮所尊也。而又時禮所最尚也。卽不敏。敢不拾所訟於翁者。以爲翁壽。而談壽者

往往多以其旨屬養生。蓋自薛考功尊柱下養生篇。以爲大道。謂止養生者。不知柱下者也。而鄭圃漆園輩。又從而廣之。以黜聰明。去健羨之說。聞者滋茫然。及琅琊氏以曇氏旨。折衷諸家。云健者卽剛強羨者卽欣慕。世紛所在。偶得矣。而錮之不令去。偶未得而涎之。必使來一錮。一涎。外膠攘攘中其餘。凡而翁嘗業經生矣。已卽罷去。罷而躬稼。豐穡不占。命長公亦以經經。或捷或否。否捷亦不驚。翁所堪否若。見啐弄物。拈於手。既不惡。而隨放。隨拈。手且不知。中復何動。徐文長逸稿卷十五 年九

贈陳君七十序

代

吾鄉素以文高起吾輩中者。有一人焉。而其家嗣君尤雋。其在京師。亦有尤雋者一人。大抵頡頏所謂冢嗣者。然而又有一人焉。於其文高吾輩者。契而朋友

之於所謂二尤雋者、俯而師弟子之、卒之文高者果以文起、歷官至提學副使、兼以治兵顯、此爲誰、曰內山張翁是也、二雋者、一魁辛未、一魁癸未、並對大廷稱旨、此爲誰、一諱元忭、內山冢君、一姓朱名國祚、今翰林修撰公者是也、而師之友之者、又誰也、則吾友陳君桂坡者是也、君學銳而才高、且練於時務、初以文高簡、爲生、久之不得志、乃從國子發身、勉拜簿、簿河內、河內故事、初謁長官、毋論簿史、卽丞亦屈膝、君至、顧長揖、再拜詣座、以升、長心異之、河內倉儲

徐文長逸稿

卷十五

五十一

動以十萬計、徵屬簿、簿多以逗徵、徵不稱、君不嚴而立辦、長乃稱君於上下曰、簿不惟能執禮、且才、君遂擢丞靈寶、靈寶歲徵、亦兼屬君也、而文襄公世家焉、文襄家訓襲謙謹、及君至、以先聲河內、故謹益加、舍人持帖上、君必曰、家某老爺拜上、爺所分輪、悉輪、無一粒粟逋矣、後先沓報者、爭如此、無敢惰倨、噫、卽此三者、可以知君之大槩矣、久之、君竟以親老乞歸、不觀望、人服其誠、當國子客、貸不責券、人服其量、吾與君生同學、輪同北國子、吾撫上谷、君輦輪至上谷、言

笑浹旬、日夜如昨日事、而君不覺、周七十甲子、某等以慶告、吾笑曰、吾少陳君若干歲、每朝起、巾櫛向鏡、整冠、吾腮臚雪矣、而吾昨者見陳君、毛髮尚淋漆、安得三十年後、爲君作百歲文、舉觴而醉、再與話、今日臨鏡之笑、耶、告者亦掩口而笑曰、此必然也、

徐文長逸稿

卷十五

五十二

徐文長逸稿卷之十六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評選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王思任季重父

跋

書田生詩文後

田生之文稍融會六經及先秦諸子諸史尤契者蒙
叟賈長沙也姑爲近格乃兼并昌黎大蘓亦用其髓
棄其皮耳師心橫從不傍門戶故了無痕鑿可指詩
亦無不可模者而亦無一模也此語良不誑以世無
徐文長逸稿／卷十六
知者故其語亢而自高犯賢人之病噫無恠也

跋停雲館帖

待詔文先生諱徵明摹刺停雲館帖裝之多至十二
本雖時代人品各就其資之所近自成一家不同矣
然其入門必自分間布白未有不同者也舍此則書
者爲痺品者爲盲雖然祝京兆書乃今時第一王雅
宜次之京兆十七首書固亦縱然非甚合作而雅宜
不收一字文老小楷從黃庭樂毅來無間然矣乃獨
收其行書早朝詩十首豈後人愛翻其刺者詩而不

及計較其字耶荆公書不必收文山公書尤不必收
重其人耶噫文山公豈待書而重耶

書丁肖甫青退卷

日月之蝕所繫者大故食而救更而仰合天下之人
宜也一人之目眚而愈關一身及一家故眚而療愈
而誦合諸相知者數人亦宜也雖然若吾友丁君者
敏而好學人也入其目畜於心他日出乎身加乎天
下安知其目之所繫不大哉其友徐子旣誦之復爲
之引

徐文長逸稿／卷十六

跋陳白陽卷

陳道復花卉豪一世艸書飛動似之獨此帖旣純完
又多而不敗蓋余嘗見閩楚壯士裘馬劒戟則凜然
若熊及解而當繡刺之紉亦頽然若女婦可近也非
非道復之書與染耶

辨

林唐二義士辨

某常覽元僧楊璉真伽發宋諸陵至有爲收葬者或
云唐珣或云林德陽諸家羣鳴先後牴牾掩卷已信

移矚復疑。夫冒險收骨精誠動天，事僅隔代，而俾節義之士掩抑失真，此居鄉達人所以附髀興悼者也。吾師季先生論學明經，多所著述，至古典殘闕靡不據理折衷，於是博觀義士載籍，至髀髮集謝朝冬青樹引，別唐玉潜，乃撫然高詠曰：知君種年星在尾，茲固唐公舉事之符契與，并采諸記，編爲一書，每於篇中疑不經者專裁數語，而後宋陵終始如執燭而宵觀，登山岡而共舉鍾者，灑然是矣。何者？先生讀書不拘舊文，故其考事雖句鈞章摘，要歸於理，所主謝詩，

徐文長逸稿／卷十六

三

豈在渺茫也，謂種出唐手自掩葬可知，星在尾次又戊寅不爽，此則朋友之間拱手交贈，高其義而寓言之，非若後人想事風咏，又何所可疑哉？故於元史書年之異，所以直斷其爲氣有不平也。至艸隱記高孝骨蛻，正合林詩雙匣之語，乃訂二陵先掘而收，又居然信矣。其他瑜瑕並指，絲縷互證，篇章而然，難細論也。以某所觀唐公奇節，每爲之扼腕悲酸，至如景熙者，其所結知，皆謝朝鄭樸翁慷慨賢豪，憐長楸悲故主之人，荷白骨而封諸杯土，固其風懷而立可辨者，

所以不爲者，此當其時必有事機不暇及，今亦不能強爲之說，不然則詩歌形諸寤寐，其激烈淒楚之聲，可以貫虹動日，豈一文墨士詠事者比耶？先生於此非故優唐而劣景熙也，懼名實不相循，而考據者將無賴也。且唐以義士使其俛首就木，讓美不言，似無不可，而景熙何人，又肯冒虛名襲人之功行，如有知也，此固其赧赧然將欲起黃泉而立與人語者嗟夫，故舊已矣，典籍尚存，求之者或未博博者或未精耳，不然髀髮集亦宜學士耳目之所及者，而顧獨俟先

徐文長逸稿／卷十六

四

生發之，退之有云：越俗不好古，流傳失其真，詎不信歟？雖然，以孟兼子常諸君，豈不好古者，猶且兩是依違，不敢拂毫一斷，則不以當時杜口諱言，未有明證可據故耶？又豈皆越不好古之罪耶？

說

一愚說

童允和者，予父夔州公外家之後也，少嘗讀書，家近市，遂隱於賈，乃自號一愚，數請予著其說，予遲之久而益堅也。一日問之曰：若所謂一愚者何居？允和前

而對曰姪家也市熟於市之故矣蓋地之囂如市而人之黠者亦莫如市人既以黠而御囂則又有黠者焉以黠而御黠其黠愈高其利愈厚雖然久之而未嘗不敗也若夫愚者則不足以御囂矣則又有愚者焉以愚而御愚其愚愈篤其利愈薄雖然久之而未見其敗也是以姪也退而守一愚子應之曰子之言市也其人則賈也其見則進於道矣老子不云乎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子其果愚矣乎其真良賈矣

徐文長逸稿

卷十六

五

徐文長逸稿卷之十七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評選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王思任季重父

贊

外兄若野翁真贊

其人則今也而學則古其廬則市也而質則魯其貌則頽然而迂也而其御之於禮也則翩翩其楚楚似余也舅抑似余也母

祝相士小象贊

徐文長逸稿

卷十七

一

準豐以凝目炯而精碩口而癯身可以知人此祝子之貌而吳子摹其神雖然神以目遇不爽其信神以筆遇少虧其真此所以賤有迹而貴無形人知此可以相君於紙子知此可以相人於庭

五鷹圖贊

桓典張綱李鷹范滂騰者最猛西京張湯

大慈贊五首

有一善男偕一信士奉此大慈令我述諦我索皮囊空空如也了無諦義適一長老餉白芍藥插我瓶翠

借供大慈再拜以書四十二字今而數之五十二耳而了無際、彈打渴睡善男信士亦爲誰耶一笑而已。好春天氣士擲刻藤副松煤二令寫雪條我亦忘記是耶非耶亦記得否我則醉矣都不能記情董情董令利令利訊諸神本尤智尤慧效龍樹偈

其二

遵正經易、隙打哄難、非熟非妙非神着熟着妙着神而擦撥躡躡一交跌下鵲竿你問我是誰是打羅的

王三 變相觀音

徐文長逸稿 卷十七

二

其三

至相無相既有相矣美醜馮延壽狀真體何得而狀金多者幸於上悔亦晚矣上上上醜觀音

其四

身太長衣太剝額太廣而在面之諸根太倩倘起而立纏倒脚跟踏踏踏如不信吾問諸吳道子始信雅俗且無論阿阿與居士來我還有一啞謎與善男子啞真和假笑倒了周軍悶你若不知叫一箇善打虎的在元宵問長永觀音

其五

大慈上方偶爲人所污雕去不補空卽是色無集道滅苦穿靴吃肉赤脚赶鹿柴也愚參也魯不全觀音

陳氏三世圖贊

松齋栢軒丹山

於惟南雄實亢陳宗壘羣山公鬼作峰迨及兩藩入粟典饗贊公之緒如芑茂豐今其邈矣瞻之無從令孫繪公聚於一堂無橋不梓無鳳不凰金紫六區映此溪楓後昆寶之過客歛容

錢伯陞贊

業醫善琴

徐文長逸稿 卷十七

三

肥不隱骨脊不隱肉奇聳在顙秀含在目彈琴鑄鼎服沙食玉炮炙雷公咬咀抱樸

綸師象

雲門寺僧

笑語識拜綸師在寺不動不言綸師在紙筆精之神幾奪太始寺耶紙耶等無有二學徒宗之此是影子他年泥塑仗此芻指

楊本兵像

嘗守紹興

向沾於牧桑梓德星今重於朝殿廷履聲而馬能盡於丹青向也羔羊大夫委蛇今也麒麟上公威儀又

焉能固守其肖於去思之祠形管庶幾敢告史氏

張翰撰彈琴象贊

昔年操軫在彼燕京。今夕之撫乃在雲門。操燕京者遙憶其爲瀛洲學士之弄撫雲門者親得之爲高山流水之聽以貌於圖塔焉無聲儼昭文之不鼓忘虧與成。

五老觀太極圖贊

至道難形亦復難說。圖之則元公之一圈。撤之則伏羲之一畫。兩儀四象此其胎之。五行萬物此其疎之。徐文長逸稿卷十七 四

默而識之則渾然無不備也。細而察之則各非其非。而是其是。未見詣其際也。諸叟聚觀果孰徹其諦也。

劉將軍贊

彼武者武將軍則文觀其貌以知其人。蓋詩書禮樂比於郤穀之倫。未昌其祖喜衍於孫。

嚴君像贊

頷之髯盛於營。頰之頰酒所攻滿如月。而穆如風。可以知其中。此巨川嚴子彷彿之形容也耶。

張鄉人像贊

鄉人張子工繪而巧取影鏡中。自肖厥貌。予初出關遇之於道。屬我贊之。值杏花笑。

張長治像贊

早年束帶佐宰長治。平聲歸有餘抱。遂發於詩。其詩何似。既清以越。綠水紅蓮游鯉潑潑。人亦有言。郊寒島瘦。胡君豐頤而廣其味。惟其如此。出故不窮。日哦以咏。如待扣之鐘。

周鴻臚像贊

匪白其衣而皎其姿。翩彼振鷺游於鳳池。載筆以趨。

徐文長逸稿卷十七

五

鏘然其佩。手代天書。云胡不貴。敬恭翼翼。不忘其主。命此貌圖。亦待不去。

猿獻果羅漢畫

爲狐爲猿。予則莫察。各具佛性。而聽說法。桃實以獻。乞師轉語。不昧因果。免墮野狐。

書劉子臣小像

昔子夏以出入所見。交戰而癘。今吾友劉君未嘗有慕於紛華盛麗。若子夏所見於出入之時者。而貌亦甚癘何耶。蓋其爲人大肆力於文。非上古語不道。昔

太白嘲子美苦吟而瘦、余數見君談詩、似短子美、思欲出其上、其癯宜矣、且古謂列仙山澤之癯、今君之癯、豈其流耶、則又去詩人遠甚矣、尚俟具眼者知之、

張鳴教小象贊

癯而肥、於思於思、戰勝以肥、仙人姿、孫吳老佛靡不究、早脫晚逃、終入彀、允哉其爲橫渠之後、

白鹿朱蝙蝠靈芝瑞艸爲仕人壽圖贊

祿貴其百、福貴其洪、靈芝之玉茁、以肇箕嗣之良弓、瑞艸翠交、以徵庭氣之鬱芴、有臺有菜、如岡如陵、黃髮

徐文長逸稿

卷十七

六

齡背、保其家邦、矧在御之琴瑟、嚴關雎之雌雄、召齊齡而一德、亮共享以千鐘、蓋其始也、既造端之有自、及其至也、察上下而無窮、顧厥詞之不斐、愧周南之國風、

雲長公象贊

於維壯繆、一寸之赤、懸於膽肝、溢於面顏、我聞曇師、公顏白皙、微酡不丹、維此繪事、一汰重棗、薄絳兩顴、其貌既肖、其神靡靈、有禱必應、主人之意、欽公大義、詎於福田、人亦有言、聰明正直、克陟而神、哀公之陟、

適以直故、宜神其魂、狡吳賊魏、今其鬼矣、腐鼠孤豚、物貴不朽、人其可以成敗論人、

程君像贊

號海霞

吾始見君於柳州之筵也、高冠修裾、儼然學子、今君令貌於開府之幕也、華巾道披、蕭然羽士、蓋早幾鵠起、終若蟬蛻、斯稱其爲海霞子歟、殆無忝於人之稱謂、

朱鄉人像贊

彼冠之玉、外澤而中空、龍門枯桐、此貌之古、外癯而

徐文長逸稿

卷十七

七

中充太山喬松、是爲鄉閭表也、火珠里之朱翁、

宗孫像贊

西河種、鬣遮頰、相子之清、髯而不鬣、是宜早飛、顧猶晚鍛、古人乃云士貴晚成、不見良工、不以樸示人、

袁生像贊

號鳳竹

取翁遺金、買書以讀、讀罷而簫、下鳳於竹、餉我以橘、肉贊是屬、鄉里少年子、不俗、

婦翁姬像贊

時伯方訟其季

爲甥於館、翁姬實天、今拜於貌、能不愴然、兩女而夫、

中道棄捐，飯翁飯嫗，實維兩男，斗粟可春，已哉！越關

王刺史宇和像贊

雙瞳之秀，似許靈寶，靈寶相公，公守以老，公須以短，風不可搖，罄欬笑言，亦助蕭蕭，貌公斗冊，抑而不揚，令我作頌，竊太史公叶公傳留侯，以爲魁偉，而狀貌乃如好女，於乎！此其所以爲子房。

友人某充秦幕書記出小像索贊

君將遠行，托書此圖，君髮尚玄，我雪其顛，憶在錢塘，泛舟西湖，豈真髮玄，且雪其膚，君今秋實，而歛其華

徐文長逸稿／卷十七

八

君且強仕，我集於枯，欲留君象，朝夕見君象，不可畱，瞻彼隴雲

其二

月面膽鼻，目河海口，此外之形也，德藏於心，書工於肘，此內之神也，歲月正與，今將仕也，此合內外而知其有成也。

某仕人壽圖贊代

掌故於越，臯比登筵，別駕於吳，用蒲以鞭，廉訪豫章，分道而僉，師道則南人，北斗是詹，桃李雖無言，意存

於默然，樂只君子，邦家之翰，百祿綏之，胡不百年。

臥龍畫贊

龍見則田，龍躍則淵，不淵不田，倚此海山，神物於人，理固有然，泥蹠螻屈，仕隱之間，求諸古昔，其隆中耕稼之年乎。

陳介石小像

紫金里有高士，工五言，敲一字，短須，撚斷數莖紫。

丹山公配駱氏碩人贊

夫子有禮而相楚儀，淑人無儀，惟酒食是議，儉其粧

徐文長逸稿／卷十七

九

豐其姿，是爲世之女師。

柳愚谷先生像贊代

以詩勝者多癯，以道勝者多不癯也，而先生處於癯不癯之間，以德勝者多壽，以才勝者多不壽也，而先生值壽不壽之際，此乘除之偶然，未可以強其同而歸於異，而予所可知者，當師雙溪之門，爲吾先子之所畏。

題雲長像身後有平贊

孔釋以道，尸而祝之，遍滿胡越，公尸而祝，顧與之同。

乃獨以節、道譬大塊、無物不有、用以養人、節則孤撐、萬仞之峰、凜人心魄、孰寫此圖、丹靚紫鬚、鬯弓韞刀、嬉於山隅、嬉於山隅、語顧其雛、猶不忘魏與吳、

史氏夫婦象贊

史氏諱楹、字曰仰之、椽於幕府、涅而不淄、一賂百金、擲之如土、幕府曰楹、女潔似我、試以文書、質而且藻、幕府曰楹、女似我、艸厥配曰潘、贅婿餉姑、食果而甘、亟索以組、次及姑飯、必有酒肉、每直空囊、脫簪以贖、孀十五年、哭夫教子、子既明經、女亦良婦、生則同室、徐文長逸稿卷十七十

疾則同穴、象則同縑、贊則同德、贊者為誰、譚公維私、名田水月、姓無鬼兮、

徐文長逸稿卷之十八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評選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王思任季重父

銘

端溪硯銘

先生携入獄中者

演易治書、汝則從予、白水蒼山、我寧不汝、俱譬諸小、白母忘帶、鈎仲毋忘、檻車。

羅經銘

斗霄懸北、姬旦指南、道者妙用在股掌間。

徐文長逸稿卷十八

石磬銘

客話餘、煮茗罷、兩三聲、秋月下。

竹秘閣銘

閣臂以書、停毫摹想、是故刺王氏父子於上。

其二

王右軍書絕倫、錢王孫勒臂閣、象以浴鴛更灑落。

中硯銘

大則若舉、小便於携、而易涸於處、惟爾縱咫而橫半、其數上聲是謂得中之制、用以為身之矩。

龍磯硯銘

面有四星似箕其二沒於池而底則七曜然北斗列次以其常不見也故

戲之用僧張一行事

箕翁舌領河水斗何之化七豕隕而爲石兮歸野史

碗銘

飯於人何德飯於已何力

海螺銘

唇之便笑而不言或以其峭不言而笑其聽人之謔已而已則不謔者與

衣袖銘

徐文長逸稿

卷十八

二

語則舉默則止小人軒軒君子幾幾

其二

有口而不語爾取有口而不啜爾節

錢伯升秋葉池硯

錢業醫工書

葉澹製古石有芒主人工者書與方箋百艸模二王

竹秘閣銘

中書大書用肘與腕蠅頭蚊脚握中其管閣以擎之墨不流肘刺竹爲閣創驚妙手妙手爲誰應堯張叟

鏡

谷之神內衆聲其靡盈視之闇然虛而不明鏡之茹賦衆形其靡淪捫之硜如明而不虛既虛且孰兼其精古人有言目憐心

又小研

我從拘纍爾伴肺嘉一字而開吉凶獨責中書君也耶

徐文長逸稿

卷十八

三

徐文長逸稿卷之十九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評選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王思任季重父

記

借竹樓記

龍山子名
雅字子肅

辨而趣深于莊蘓

龍山子既結樓於宅東北稍並其鄰之竹以著書樂道集交遊燕笑於其中而自題曰借竹樓方蟬子往問之龍山子曰始吾先大夫之卜居於此也則買鄰之地而宅之今吾不能也則借鄰之竹而樓之如是徐文長逸稿卷十九

而已方蟬子起而四顧指以問曰如吾子之所爲借者特是鄰之竹乎非歟曰然然則是鄰之竹之外何物乎曰他鄰之竹也他鄰之竹之外又何物乎曰會稽之山遠出於南而迤於東也山之外又何物乎曰雲天之所覆也方蟬子默然良久龍山子固啟之方蟬子曰子見是鄰之竹而樂欲有之而不得也故以借乎非與曰然然則見他鄰之竹而樂亦借也見莫非鄰之竹而樂亦借也又遠而見會稽之山與雲天之所覆而樂亦莫非借也而胡獨於是鄰之竹使吾

子見雲天而樂弗借也山而樂弗借也則近而見莫非鄰之竹而樂宜亦弗借也而又胡獨於是鄰之竹且誠如吾子之所云假而進吾子之居於是鄰之東以次而極於雲天焉則吾子之所樂而借者能不以次而東之而其所不借者不反在於是鄰乎又假而退吾子之居於雲天之西以次而極於是鄰則吾子之所樂而借者能不以次而西之而其所不借者不反在於雲天乎而吾子之所爲借者將何居乎龍山子矍然曰吾知之矣吾知之矣吾能忘情於遠而不能忘情於近非真忘情也物遠近也凡逐逐然於其可致而飄飄然於其不可致以自謂能忘者舉天下之物皆若是矣非子則吾幾不免於蔽請子易吾之題以廣吾之志何如方蟬子曰胡以易爲乃所謂借者固亦有之也其心虛以直其行清以逸其文章鏗然而有節則子之所借於竹也而子固不知也其本錯以固其勢昂以聳其流風瀟然而不冗則竹之所借於子也而竹固不知也而何不可之有龍山子仰而思俯而釋使方蟬子書其題而記是語焉

百昌齋記

艸以菖名者二。一曰昌陽，廣長而劒脊，根之節亦齧齧。齧齧若鹿，握之鞭然，好生泥澤中，采葉乾之以烟，帳簣力可奔蚊。貳仲夏午節，家栗其根，屑雄黃以和酒而飲，殊苦且辛。又家插葉簷戶，神厨間云以辟惡。一曰菖蒲，今世所珍，虎須者是也。圖經尤重之，不啻甲乙昌陽爾。而文學中六子號之，有甚於圖經。若世所珍者，購之滿百鉢，因名其齋曰百昌。令予記，予顧常往觀，欲奪其一而不可，嗟夫，虎須之重於圖經也。

徐文長逸稿

卷十九

三

則曰宜諸藥，又曰服之可以壽，甚則以仙中。六子之號與世之珍與予之欲奪也，非以藥以壽以仙也。悅目耳苟欲用於午虎須者可取昌陽者而兼之耶。廣成子之告黃帝也，有曰百昌皆生於土而歸於土。歲時記又引呂氏春秋云，冬至後五旬，菖葉生。呂氏月令無此語，要未得廣成意。吳人於正朔懸栢柿與橘於堂，曰百事吉。予記百菖齋亦効之云，百事昌。特少一柿耳，幸種之不妨一噓。

虛室生白齋扁記

代

南華有言，虛室生白矣，而必先之以瞻彼闕者，何謂耶？蓋白不能以自生，而生於虛，虛不能以自虛，而生於闕，一室之間，積焉藏焉，物無所不飽焉，猶大庭氏之庫也，猶姜里之枯而夜不見月與星也，是不虛也。不虛也者，不自白也，當其不自白，苟闕焉，能自虛自虛焉，自白也，愚故曰白生於不藏，尤生於不閉，不閉者闕也，猶重門洞開之謂也。他日南華又云，室無空虛，婦姑勸穉，政與此相印發，故學道者苟能舍其藏不鍵其戶，道在是矣。雖然，黑與白，冰炭也，老子莊生一家。

徐文長逸稿

卷十九

四

也。莊貴生白，老貴守黑，家人矛盾也。是不然，月一月也，晦朔則黑，歲望則白，生矧吾儒亦曰闇然而日章，闇非黑而章非白，耶？世人以文害辭者，往往牽泥若此。南雄翁小叔名某，字某者，有扁曰虛室生白，叔室吾女，少而敏，可以語道者，托吾記，遂記，記為誰？女之父趙其氏，堂名也。

天馬山房記

天馬山在松江郡城西北二十五里許，相傳為干將鑄劍所，舊名干山，至唐天寶間始改今名。實華亭九

峰之第八峰也。九峰者曰鍾寶山曰余山曰細林山曰玉屏山曰羅山曰鳳凰山而鍾寶最勝其勝以嘉樹林曰機山曰雲山則最名其名以二陸嘗讀書其處是八山總天馬爲九峰去天馬皆不過里許既轉相映發復有不列於九峰者曰小赤峰與天馬峙殆若賓主然夫縑黃之流遇一丘半壑往往剪結其間然按志紀八山者竝否獨天馬琳梵多至數十區以故羽人劍客羈遊嘯侶踵接肩摩竟亦不知其何故也此外則有大卵黃浦遠其東西皆不過幾里許而

徐文長逸稿／卷十九

五

大海相望亦僅在百里間意可想見其趣矣華亭璩仲玉氏始居城郭中隆慶壬申喪其考考以茲山屬藏遂結廬奉母氏居之亦遂讀書其中至是來遊南都一日予於市門而交之久之其相得將別爲予陳天馬跡如右所書者使爲記以予觀於仲玉神昂而睨多白多稂而不爲稂所攣其傲而將有所逃也自謂比高於墓於茲山者之三先生其把筆與錐而忽一振也自謂信仲於二陸然此豈足爲仲玉多哉夫仲玉之來也得於天馬者不爲不多矣予顧曰此不

足以多仲玉耶仲玉其必不以予言爲然矣予聞仲玉善白蓮本師苟過之試以予言質之然不然見矣

豁然堂記 前半幅點染故作

越中山之大者若禹穴香爐蛾眉秦望之屬以十數而小者至不可計至於湖則總之稱鑑湖而支汊之別出者益不可勝計矣郡城隍祠在臥龍山之臂其西有堂當湖山環會處語其似大約綠青紫白髻時帶澄而近俯雉堞遠問村落其間林莽田隰之布錯人禽宮室之虧蔽稻黍菱蒲蓮芡之產畊漁犁耜之

徐文長逸稿／卷十九

六

具紛披於坻窪烟雲雪月之變倏忽於昏旦數十百里間巨麗纖華無不畢集人衿帶上或至遊舫冶尊歌笑互答若當時龜齡所稱蓮女漁郎者時亦點綴其中於是登斯堂不問其人卽有外感中攻抑鬱無聊之事每一杯酒煩慮頓消而官斯土者每當宴集過客亦往往寓庖於此獨規製無法四蒙以辟西面鑿牖僅容兩軀客主座必東而旣背湖山起座一觀還則隨失是爲坐斥曠明而自取晦塞予病其然悉取西南牖之直辟其東一面令客座東而西向倚几

以臨卽湖山終席不去而後向之所云諸景若舍寒而就曠却晦而卽明工旣訖擬其名以爲莫豁然宜旣名矣復思其義曰嗟乎人心一耳當其爲私所障時僅僅知有我七尺軀卽同室之親痛痒當前而盲然若一無所見者不猶向之湖山雖近在目前而蒙以辟者耶及其所障旣徹卽四海之疎痛癢未必當吾前也而燦然若無一而不嬰於吾之見者不猶今之湖山雖遠在百里而通以牖者耶由此觀之其豁與不豁一間耳而私一已公萬物之幾係焉此名記

徐文長逸稿

卷十九

七

萬佛寺記

去京師六十里所邑曰房山山曰大南峪有地一頃初結菴一區以居僧能貴其後中人某某輩以南地頗廣且勝又邑界也暑雨水霜往來者衆背僂肩頰而無憇止思有以擴之乃稍出醵金其黨旁及募者以屬貴起嘉靖辛亥迄萬曆己卯而寺成寺有殿三

楹東西翼倍之廚沐之楹視其殿計將以聲衆也置巨鐘一以飲衆也爲井一以表衆也爲浮屠一而佛之數則盈萬遂名寺曰萬佛至是工竣矣乃來請記今夫主人之召客也無弗敬者也然客三數則暇十則警百則皇皇然惟恐其或失矣夫敬一也而有暇與惕之分則以客多少之故也此何以異於合芻泥金碧以成佛而以納之其廬其人之驟而望之也一則寥寥然十百則總總然至千且萬則奕奕然接之且不暇况得而易之乎然此猶以敬言也至其畏也

徐文長逸稿

卷十九

八

亦靡不然設幽都獄具而以怖夫不類其始觀夫一署也覆然至三五則愀然至十則毛豎而却走矣夫上智者不待敬且畏而自善下愚者畏之而後善若夫敬而成善者多中以上之人也人之稟上與下者少而中者多則設起敬之具以成其善者多者勝而少者不勝佛而至萬敬之具多矣吾故以是某某輩喜而輒爲之記然吾聞貴有戒行是庶幾於敬者以故今得從萬佛遷主御建慈壽寺中

諸暨學記

暨之學自國初於今二百餘年、新者三而復圯、師靈
罔安、業是者亦以居肆不專、告擬新焉、顧艱於徵發、
會有廢館錢、與學畝歲入、爲銀凡若干兩、計稍足辦、
於是悉取堂閣曰明倫、曰尊經、若殿廡諸宇一新之、
禮樂之器壞、勿備者、補且易之、而射之圃舊、不垣浸、
湮爲閭舍者、復且垣之始、萬曆癸未之十月、閏三月
乃落、今夫有司之作公宇、百姓之作其私家、工、竟、則
有司告落於大吏、匠告於主人而已矣、縣長吏之作
於其學、事、工、也、而道、則、師、也、亦、可、徒、落、之、而、已、耶、則

徐文長逸稿

卷十九

九

必有以詔之苟、詔之而泛且襲其故之說、猶勿詔也、
今爲故之說者二、曰學以明倫、吾安得不曰明倫、曰
學以務尊經而窮之、備實用、毋勦舊括、吾安得不曰
窮經省舊括然、明倫而必強追以古膠庠之迂習、尊
經省舊括、而令盡舍其制科、一意於絕韋、則法堂艸
且深數尺矣、又何庸於取屋肆而新之耶、今夫忿戾
與婉愉均、動於形色也、忿戾爲勞、婉愉爲逸、泛記與
專精均、役於心思也、泛記爲勞、專精爲逸、人情莫不
惡勞而喜逸、且逸之效博而勞之效微也、而今之爲

子分於家爲士於類者、顧舍婉愉便忿戾、黜專精崇
泛記如此乎、其惡逸而好勞、舍效之博而群趨於效
之微也、此何說耶、意者詔之者之迂、而人苦於從如
吾前所云也、故不得不悉畔而去之耶、然而易忿戾
爲婉愉、務專精、舍泛記、其勞逸之相去、旣如彼、而倫
由之而日明、經由之而日窮、以尊效之相、百也、又如
此、亦可委曰迂也、而苦於從耶、堅之於病者也、布方
同也、而引劑異也、則病有愈有不愈、他人之詔明倫
與尊經也、布方醫也、予之詔明倫與尊經也、引劑醫
也、雖然之詔也、非通詔也、不病者不俟於布方、矧曰
引劑、吾敢謂暨之士盡病耶、僚丞某君、某均與於作
且詔董役者、某則勞爲多、

徐文長逸稿

卷十九

十

刑部題名記

代

刑部之有題名始、尚書白公昂歷若干年而萬公鏜
復修之、白公有記、萬公未及記而遷吏部以歸、其後
何公鰲始復爲記、大約白公之舉是役也、其序長貳
直以蒞官爲先後、不問其位次、而萬公則更之、先長
次左右侍、又餘其下方、以便再書、瑣至邑里遷代、亦

復不遺。然而邇建置別沿革以及諸司分合之詳。蒞政官守之法。而又繼之以勸戒以示後人。則白公創始之勤。不可少也。至是若干年矣。其爲長貳。又若干人矣。茲而不繼。後將益荒。匪直無以示後。且重違前人。故予謹書長貳諸公於石。如舊法而贅之以言曰。古之詮圖經者。其藥石之名備矣。及唐而修本艸。拾其遺而不載者。無論數百種。皆燕羸而決滯者之資也。至於名醫劑療之案。若其人之姓氏邑里。則自和緩扁倉。以至於近代之朱李。蓋有後先相望。而歲不徐文長逸稿／卷十九

十一

勝書者。使後之爲醫。而漫者則亦漫而已矣。其謹者則必求得其人。曰某也用某方。療某疾。吾謹視之。而其法始不乖。否則亦漫而已矣。今形之補羸而決滯。猶之醫其牘也。猶之醫之案。其用某法以治某事也。猶之本艸與圖經之藥物也。而不著其人之名與氏。則於和緩李朱亦漫焉。不知其爲誰。而莫適所宗矣。由此觀之。名氏之著與湮也。豈細故耶。創者倡矣。而繼者不和。則亦久而相與入於湮矣。

三賢祠記

溧水有倉曰便民者。在日球湖之。去縣可五十里。所湖濶而險。輸者多覆。又以其遠。須守。南畿將卒。苟不以時至。則不得支。支則邑長吏又不得數往視。於是守則得侵耗。支則多爲將卒所掊。剋民苦之。及賀侯某者。來知溧。問民所疾苦。有言其不便者。侯於是徙球湖倉。倉於紅蘭埭。埭去縣可二十里許。邑長吏可旦夕一往返。則畿甸來就支者。長吏便輒往臨民。有所恃。徒卒禁不敢多索斗升。又近也。易守無侵耗。無風波也。無覆。民坐失三患。得三利。而侯爲政又且徐文長逸稿／卷十九

十二

先大體廉仁。以才。今其去。召之日月。爲御史若干年矣。而民思之。爲祠於某所。祠成。乃因某人來請記於予。且曰。繼侯令有傳侯某。繼傳侯令者有吳侯某。其賢猶賀侯也。民竝德之。將亦竝祠之。抑亦可竝記之耶。予以賀侯方在要津。吳侯方在邑。今茲之舉。似不能無疑於好事之口。若傳侯則譴者也。民可附而何援哉。用是益知二侯之果有惠於溧也。賀侯於倉之役。旣明白如是。而吳侯則列賦書十數條。其欲甦其民。皆數諍於大吏。而後得。傳侯嘗爲鄉約書數百言。

閭閻如與父子家人語要皆非容易事。事雖不同。同歸於仁。辟如上黨之參。滇之苓。粵之桂。皆足以治蠱而起僵。皆陳藏器之所稱。而同其譜者也。

修郡學記 語能纂要

郡學自府梅公某修治以來。至於今若干年。復就圯。隆慶戊辰。值廣德岑公某自南垣出。知再新之計。所新先師殿一廡。以列賢者。東西二門。中外櫺星三卿賢之祠。一凡四事而七。所爲屋之間者。六十有一。其昔所未有。南西館以居諸生者。二。殿於鄉賢祠以脩徐文長逸稿。卷十九 十三

儀者一。亭於射圃。以待觀者。一。凡三事而四。所爲屋之間者。又四十有一。總之屋之爲間者。百有二。其諸工費銀以兩計者。四百八十有奇。方事事責其成於丞某。某始已巳某月日。至庚午秋八月而落成。學官子弟某等若干人。相與言曰。茲役也。舉則盛矣。工則巨矣。德則不可以忘矣。而跡則易以湮。盍書諸於是。磨石紀其略如右。相率而告書於某。某曰。古之作巨者有書。然書止以記時而已。無他辭。辭者非古也。雖然。乃學校之興。士則辭焉可也。而近世碑而辭於學。

者莫如新建公。其言大約謂新學在有司新已之學者在士。噫至矣。某則竊從而繼之曰。學新而舊。舊而復新。若循環然。今日有司相繼而興者是已。士於已之學新而舊。舊而復新。必使若湯之盤銘然。將屬之誰耶。某不敏。敢以是爲諸君書。乃若岑公治多不可述。意者如詩之有泮水閼宮。以別紀魯僖公之作。斯則稱其體耶。

蜀漢關侯祠記

蜀漢前將軍關侯之神。與吾孔子之道。並行於天下。徐文長逸稿。卷十九 十四

然祠孔子者止郡縣而已。而侯則居九州之廣。上自都城。下至虛落。雖烟火數家。亦靡不醵金構祠。肖像以臨。毬馬弓刀。窮其力之所辦。而其疎也。雖婦女兒童。猶懽忻踴躍。惟恐或後。以比於事孔子者。殆若過之。噫亦盛矣。愚以爲侯之所以致此於人者有二。其君子見其大。則以爲仲謀以大國之君。請婚於侯。而罵其使。羈旅於強曹。沙其禮遇。一夕去弗辭。最後見逼。至欲徙避此。宜若舉將帥中無與伍者。衆庶見其小。則多取裨官小說中語。羣居而竊異。或播諸絃歌。

往往自相咄咄。如所謂操閑侯與嫂於一室。及手刃布妻。皆正史所無事。而人共信且詫之。然而愚以爲此皆不足以盡侯也。論人者貴舉其全。而見許於人者亦問其許者之人爲何等。孔明大賢也。翼德至親且貴。且猶見短自翼德以下。皆無當其意者。而獨許侯爲逸倫絕羣。先主英君也。爲侯報吳。寧失其國而不悔。彼二人者。皆親見侯於平日。而深得其全。寧若後人所云。君子與衆庶。從區區一二事間。各據所見。數其美而稱者比哉。若孟子之稱孔子不同也。要其

徐文長逸稿／卷十九

十五

極則直。舉其高第。若宰予。子貢。有若之所稱者。以答公孫。而後孔子之聖。始不可以名言。故予之論侯。亦惟據孔明先主之所以致意於侯者。而後侯之美。殆不可以數而盡。不如是而後之祠侯者。顧獨盛於孔子。不亦有遺議耶。馬水口在萬山中。爲備胡要地。比設參將領衆三千人。遼東李君某爲今寧遠伯冢嗣。世稱名將軍。以才勇忠廉奉朝命。領其事。至則節縮已奉。營侯祠爲殿者三。爲門者一。竝三楹而兩廡之。壯潔勿侈。役始懼趨。君戒勿亟。越若干月而成。適

適公書抵某某。至自燕。令記之。遂記。

稽古閣記

代

凡學之設。以明倫。使明倫而止於予與民之所謂。殊提愛親敬長已也。則人人取諸其身與心而足矣。何煩於問諸人。問諸人。且無所事。又何煩於稽諸古。惟其自愛親敬長之端。推而至於國家天下之大。其禮極於五。其數大者三百。而細者多至於三千。於是學者欲自創而爲之。則不給。欲自思而得之。則時有限。而用不可待。而古先聖賢固已各竭其心思。而試諸

徐文長逸稿／卷十九

十六

行事。歷數千百年之久。會諸人之長。而筆之於經。以待後來之取。非一人一時之所集。蓋爲高之丘陵。爲下之川澤。吾夫子所稱文武之方策。所致力於杞宋之文獻者。皆此道也。諸經之不可以忽。而後之學者。必有事於稽之者。蓋如此。其後闕外馳者。過於懲咽。遂欲盡束文字。直取明心。其意本以救支離之弊。而不善學者。頓入於滅裂。而不可繩。稽古之義。且視爲贅疣。矧其地與其廬舍。曾有及之者乎。我明凡府州縣所在。必置學以明倫。又往往置閣曰稽古。以佐之。

惟山陰有學，乃未嘗置閣，近坐前說，蓋不及之矣。今貴溪徐君某，賢而多文，猶留心於教事，始營之，會有當贖金者，以告予，予請於省大吏，閣遂成，舍三高三丈，有三尺，深加三之一，廣倍之，始甲戌仲冬五日，至乙亥望而落之，噫，古人過闕則趨，過廟則肅，是有斯觸，則必有斯應也。今閣之成也，非諸子稽古之觸乎？雖然，當其未閣，苟有應於稽古者，不聚於閣，猶稽也，誰得而禁之？今其既閣，使無志於稽古者，卽聚於閣，猶不稽也，又誰得而禁之？是在諸子。

徐文長逸稿

卷十九

十七

養賢堂記

代不用

國初縣學籍諸生廩膳二十人，增廣倍之，於是有號房以輩居此兩等者，有膳堂以食二十人於其中，則業專而勤情亦易以考，迨弘正以來，至於今，附學者多至四五百人，不特號房無以容，并前兩等生皆散處於外，而廩生亦罷食於其堂，堂或廢或存，在山陰者廢且二十餘禩，莫之言復，會今某侯來知邑事，比及三年，幾於無訟，爰及士類，文教大興，旣而念曰：魯朋不告羊不可不存也，乃構堂三楹於宮之右，扁

曰養賢，以待二十人之聚食，冀以專其業，而考其勤惰，如前日焉。諸生相與奮起，復圖識於石，以竊比於書紳，合詞請記於予，予惟天下之事，惟實之崇，而名亦不可廢，今天子有廩以食諸生，有司作堂，以便諸生之食，與諸生食之，而不敢無所用心，以嬉此實也，作堂而必扁之，以養賢而復碑之，以闡其養之之義，此名也，彼不策而勤者，力於實而無待於警於名矣，萬一有惰者，雜於其間，俯而食，仰而見扁與碑焉，曰此爲養賢設也，吾飽賢之粟，得無孤賢之稱矣乎？

徐文長逸稿

卷十九

十八

如此而猶爲名之無補於實，殆未然也，故予爲作養賢堂記，而謹書侯之世，與構堂之時曰：侯

某年月日，成於

史氏橋記

則水牌東南有洲若干，某去昌安門可五里，環洲而居者，不下千餘家，而史氏居十之二，乃多在洲中，其後有史某者，從洲中徙北岸，自是族人往往有北徙者，歲時禮會，輒以舟苦之，則易以木橋，木橋善圯，則

又未免以舟其後某之從子曰某者罷判府歸計所便乃捐錢買北岸可橋地長廣竝丈有二尺遂治洲北路稍率衆貲枕洲而北爲石橋長可五丈濶減其四始某年月日越幾月而成洲尚北當舟而始會者旣便之而茲橋所關涉北則有三江抵海東則曹娥江凡行旅賈販之往來百餘里中宜無不便者非直史氏然也橋旣成衆圖碑之碑成來告書遂書之

正義堂記

事有一倡而和者三百人不數月率銀爲兩者千一

徐文長逸稿

卷十九

十九

百四十有奇買地百畝爲畦者三千有六百屋之間大小合四十諸果材蔭木不與焉若此者可以爲利乎曰利矣曰利將以何爲曰以冢其鄉之殤也曰冢何規而用利也多若是曰殤不冢則已冢則未可以百十限歲月計也故用畦千以待瘞屋七以待觀餘二千以召種屋十以召屋儲其息以備新與祭地宜種又宜守屋一以居守又一息之以給守屋五畦六百免息以來種鬼疑厲神以臨之觀音大士關壯謬張英濟三尊者時所崇民所視聽也祠之屋同堂以

三土之神祠之屋以一此皆先後構然也而中自爲堂者三耳堂而南屋者四肱堂而東西屋者各三耳者小不適用肱者差可小用凡大集議若大役必於堂夫若此者由前而言利矣由後而言利乎抑議乎曰噫義矣匪直義也仁禮知信諒之矣夫仁者何惻隱是也惻隱故冢舉而義成冢舉故規酌而智效規酌故祭創而禮興祭創故衆不爽役俗不偷窳而信立吾故曰諒也客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是舉也倡之者公鄉人白子某也白子曩見一寄觀於禪

徐文長逸稿

卷十九

二十

而三其變始而路再而潰終而亾矣故今之始冢之義終向者惻隱之仁也雖然我以義始能保人之不以利終耶曰無之苟有之則是人能惻隱而彼不知有羞惡此子輿氏指以爲非人者而彼甘心焉豈真非人人而奪鬼必且非於鬼客有後至者聞之再拜而起曰諾姑置堂伺記敢以記煩曰吾不敏始聞嚮是者後將以爲凡有事於茲堂者未必盡義也故詰然不詰則亦不知凡有事於茲堂者盡義也董子曰正其義不謀其利乃不知事固有謀利始足以正義

者不然。易何以曰利物足以和義哉。故知是舉者謀利而正義者也。堂何名。曰正義。曰宜。客何名。曰受采。曰彌宜。

三省殿記

神祀於下土。尊且靈者。楚有玄帝。蜀有梓潼帝君。而江右則有天師張氏。三神者雖分位不同。主教亦異。然至於翊衛國運。爲上下尸德福。則譬之殊谷內呼響應。自一而帝與師也。歷代崇之。至我明猶大有。騰賚自文皇帝役武當。列聖承之。其報典圖。

徐文長逸稿

卷十九

三

不克虔。今上嗣位。實惟狗齊。凡有設施。朝舉夕應。時和谷熟。物無天殤者。八年於斯。旣乃作而思。若曰。凡茲大順。將人力不至於此。予將益爲民請命於百神。於是減省尚方。益發大長秋歲羨。求淨土閭浮生。而以慈悲住世。歿而有利於羣生者。而宮之。又治作。杠梁道路之妨於輿步者。凡所疾苦於民。如已貽之。其求以脫民之疾苦也。如脫於已。於是侍衛之臣。若某官某君某某輩。謀所以祇承德意。效涓滴助滄溟者。乃得都城之西南。曰菜市口。地可若干畝有餘。

構殿一區。肖前所稱三神者以居之。而名某殿曰三省。謂楚與蜀與江右也。工竣。因某請記於某。予惟天下之事。惟不私於已而利於人。則不問其人爲何人。其事爲何事。皆可以贊化理。而不害其爲經。苟私焉。則名雖正也。而實則非。卒亦不免於禍。以予觀於曩時假斥邪。恣個請舉琳宮梵土。而一歸之其家籍中。類皆士大夫爲之。然爲之而未見其卒能全之者。至於舍宅爲宮寺。舍其財與業以爲資。雖匹夫匹婦也。猶千百世稱其人肖其像。造福於其子孫。未有窮也。

徐文長逸稿

卷十九

三

而况於侍衛之臣。又况於仰體君上。爲民祈福之意者乎。由此觀之。爲正與邪。未可以虛名狗也。遂感而爲之記。曰殿之構始某年月日。越幾月日而成。費金若干兩。殿若屋爲間者凡若干。至扁額焚修。則謹擇道士曰某。與其徒若干人。以克非其人則易。

徐文長逸稿卷之二十

張汝霖肅之父

山陰

王恩任季重父

評選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碑

山陰劉侯去思碑

今夫以百里之長而聽斷百里之民長之心一耳非有二也耳與口目一耳亦非有二也而百里之民蓋千萬其心亦千萬其耳目與口夫非千萬其心與耳目與口如此其衆矣且鬼以匿而狐以奸者百出而

徐文長逸稿

卷二十

一

乘其所不及至欲以一心一耳目一口以臨之一不當則強弱倒置淳黠無所別書史起而陰把其衡平者十一而不平者十九謗謠興而怨聲作矣噫然則孰爲聽斷非難哉劉侯名某者之長我山陰也其才能真足以起敝而補完破裂特以承某侯後侯恬然安之此句作可不欲獵取赫赫事更張獨其聽斷則真若止水須眉靡所不燭若禹之鑄鼎卽有魑魅魍魎亦夔夔睚眦畢露而不可逃其折而氏昂之又若權石然無不愜其輕重而後已自一事至百千事自一日至三

年民感而入者無不踊而出於是一邑百里之中帖帖若無事吏胥輿臺之輩亦縮手重足而退聽無有攫民一粟一錢者在漢史劉陶以孝廉宰順陽無他事特以縣多奸猾陶能摘而發之旣去吏民思之爲作歌曰悵然不平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我下民今侯之以召入也民思而歌之亦如之未已也謀共文而碑之而屬書於某噫固其宜也異時邑校圯侯新之不令勞且費于民江汰天樂侯隄之可十萬丈廣狹長短視田業而責之主者民亦不知有勞凡此

徐文長逸稿

卷二十

二

王先生去思碑

代

先生名一化字汝誠揚之秦興人自幼以經行聞隆慶丁卯應歲貢科授嘉禾訓導四年擢新昌教諭會宮齋壞不治無以居諸生遂出俸新之業既有專所乃與諸生約曰某日當詣會課某日當會課於邑中第上下有疑必親解有不足必周於是諸生益思奮

起德藝倍往昔邑偶缺長吏監司以篆屬先生辭不可則取綬佩之至邑堂召父老爲宣解聖諭使訟者內革不先以楚迨還篆民不忍其去滿幾年監司若院使者致獎者再三會應天缺教授銓以先生名請於上可之先生遂舍新昌赴應天士與民多先生教且嘗攝邑有令政懷之相與礱石於宮將紀其盛率父老一二輩走留都屬余以書予惟先生揚人也宦其鄉者有董公仲舒以經義名漢書其鄉之先輩則有胡公瑗此則兼經與治而有之先生生長其鄉徐文長逸稿卷二十 三

意不使二公者獨美於前故試而輒效也如此其令人碑之也宜矣然予少時抱經在庠中嘗聞新昌二許先生之賢既去而人亦碑之今距此更四十年來教新邑者不知其幾乃始一再見其然噫亦難矣然余抑聞之鄉校之易毀也自春秋至於漢之東京往往特書其事其毀也至不避公卿大官矧爲之師者朝夕其間者也耶假令有一疵卽人自爲厚也免於訾亦幸矣安能令其碑於去後也如是然則先生之得此也豈不誠難矣哉爲作詩曰

昔予抱經游於鄉校二許先生實廡厥教迨其性矣士有遺思礱石以書螭首巍巍今四十年師則繼踵生長秦鄉佩胡服董京兆之泮北隆辟雍舉以授師其寄彌崇余書則瑣碣師徒勤儒林列傳付之史臣

沈氏祭田碑銘代

某五世祖祥二府君曾祖裕齋府君葬會稽東二十里阮家灣故有田以供祭漸乾沒初改逐支遞辦後乃漸久漸疎追遠念怠又或力短心長過時滯舉某實痛之某茲特割私田若干畝特取歲入用給兩府

徐文長逸稿卷二十 四

君歲祭其於例應遞辦者自不相妨而於所謂力短滯舉者亦可少寬其責備噫某此舉亦聊爲餽羊耳昌大其事不無望於後人詩曰海之於河首尾則親河之首源迺自崑崙計里三萬計時百旬於海之委寧不遠耶然而祭海必先曰河人孰無祖祖孰無祭或數或疎以物豐匱因匱而疎責備則難莫敖之餒吾忍坐觀留畬若干畝以備歲奠粢盛牲醪毋缺盥薦如飀有瓜後嗣其昌我倡微捐聊爲餽

沈氏家其外親及祭田碑銘代

某外祖姓陶名某字某會稽陶家埭人娶外祖母董氏生女三長適先君東平公某外祖歿時外祖母年纔二十五孀四十五年歿時年七十矣而妾王氏者孀時年十八孀至今五十二年陶竟不後以故當二孀之生也某母夫人迎之並養於家及董孀之歿也爲買山曰戴於殮含卜吉以葬而王孀生壙附焉歲時墓祭無怠無廢某意孟莊之孝不改父政然禮以物興物匱禮廢鮮不由之某茲用錢若干買田若干畝給戴於塚世世牲醴上以迎體母心下以成就不

徐文長逸稿卷二十

五

改物具禮廢各將誰歸詩曰

我母之母於維董孀雖曰外家實祖母屬

音借我陶

翁翁卒無嗣我母迎孀以養以事卒則葬之以冢以

祀孀塋曰王陪孀來我預壙附孀以待安妥生養歿

歸乃同一所買田若干畝給牢禮費子孫守之世世

勿替匪直大家

音姑

弗餒於兆實繼大母迎歸之好

徐文長逸稿卷之二十一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評選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王思任季重父

書問

答吳宣鎮

兄以所惠權什一於京師自不得便去而居食二事迫之使來復就蔭於樛栭之一葉便當進謝舊恩僕以形跡止之諒不以爲簡也壽作未免過諸公之眼謂須爲吾儒立赤幟入道語以張之故聊復效顰然

徐文長逸稿卷二十一

一

不敢自以爲是故欲進而復止惟高明裁酌

答許口北兵憲

清宴超談數日來齒頰間尚有餘味茲更以妙句恭一讀之耳畔復聆鈞天矣翁其少俟高齋烏几當有撲撲然小缶之響也

答王新建

瑞樓

旅次朔漠遂復迫冬無一毫之益於主人徒費其館穀而已承獎不特生非其人抑且未有此舉也刺尊翁老先生集語未了而輒許當是此公夙心生亦何

所預也。茲者處於外禪，稍得燕遊。每陟高眺遠，懷不勝情。南望關榆，益倍知己之想。行者倚轡，艸布字。應先生暨兩公，嗣不及專書。芙蓉、芳蘭、歌舞，益妙矣。安得如曩者，再領於筵末耶。

與陳戚晚

曩所沐非言可盡。書至推獎，又非鄙劣所可當。明春當入關，與左右翺翔圖柵之間，更挹懿美也。小艸奉記室求教不具。

與王口北兵憲

徐文長逸稿

卷二十一

二

東施之眉，愈顰愈嫵。過不鄙遺，輒復遵命。履寒涉遠，兼布奉候之忱。

答許口北

一言之加，溫於挾纊，纊復美矣。溫當何如？第念諸所遺，乃左右交於王公者，以寵山人，如逾分何？捧檢拜嘉，煖氣滿屋，以遵曩約，却不遂候也。

又

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玆此貂毳，豈比常毳？矧奉雅意，價連城矣。

與宣府

序艸書上求教，然後發。希勿吝指瑕也。三公來索意，欲書三紙分投之。手輟而筆凍，敢以勤記室何如？明日專望，敝裘破絮，隻箱不能悉貯，再乞其一。

答何先生

名九州號春亭宿遷人

先生以子文而謬獎鄙劣，鄙劣亦因子文而得知。先生是日飯我於齋，悉出篇札讀之。既復描寫風致，坐中俗客亦翩翩欲飛。老朽庶幾後塵，能不馳越。卽山川縛我吾豈橘柚也哉？知握手有日也。小詩畫竹略

徐文長逸稿

卷二十一

三

見區區病起懶書，未悉傾慕。

與某公

念別者久，追惟雅情，益增忡忡。季子微兄，每一寄書，必及麾下高誼。僕始知公今爲遊戎千里之才，殆應少展矣。而子微者，抱才久困，又復拙於時樣，計今所處當亦蹇落不偶。而其郎君名大觀者，誠袖奪魁之手，竝亦悠悠。僕獨奇之，聞公亦稍剪拂。儻帷幕館穀間，有可接引，願始終之也。僕舊日間公說遼陽事，從酒觴禪寺邊，拔刀弄馬，呼嘯劃然。六月盛炎，令人肌

栗只今臨書乃復想見其然不由人不起舞墮幘也
外小抹一幅寄將遮壁老寒耳無他物可致情也

答茅君 湖人

辱書初論三物知足下固高視一世所謂具隻眼者
良造執策以臨含黃澤之跡宜俱却步重孤高舉聊
擬爲公作一馬首輒赧然有所進天寒不堪旋書敬
以舊途鄙作十二首計四紙塞命鏡一頗得兩醜自
爾不能免也語在筆尖顧復閣縮亦坐寒耳非敢簡
也

徐文長逸稿 卷二十一

四

答李獨石

公威名赫然僕亦思一仰視顧茲行以山水撩人而
然冠蓋尊嚴似非苾竹可接俟他日轉鎮敝省或當
納履曳裾於油幢間也道里脩阻致饌腆多不勝感
荷

又

僕每從書冊中慨慕古之名將而不可見往往兀坐
歎息者移時況近在六十里間兼以敦說詩書禮樂
爲儒黨中白眉者哉再招而不敢造者是必有說存

於其間也可以默會仰乞亮原僕之掃門豈無日耶

簡許口北

慚享我公分庖之惠令人每飯不下咽顧無可仰答
者聊作墨君一枝以見眇微欲陳情素益露酸寒辟
如錦綺滿席羔馱盈俎貴介王孫奕奕彬彬方以裘
馬相雄牆角忽出疎梅不笑必厭矣非公妙雅寧易
賞識耶絕倒絕倒

答王口北

以韋賤仰交王公恐涉非分是以寧甘疎外野客清

徐文長逸稿 卷二十一

五

寒僧廚齋寂承此食肉之盛惠得免瘦癯因思無竹
雅言形諸圖畫惟公超雅諒不揶揄停筆以思捫心
知感

答許口北

緬惟超曠兼之藻黻謂宜日不去左右方是鄙心第
以宵鶴塗鷺勢不可以追逐故復悠悠耳昨愈出愈
奇便當勉步以請也

又

鄙章纔投和篇輒至雲爾取管妙若宿構辟如老將

快馬研陣突圍使人旗鼓不得息安得不豎旗以降耶

答張太史

當大雪晨惠羔羊半臂及菽酒

僕領賜至矣晨雪酒與裘對証藥也酒無破肚肚罄當歸羴羔半臂非褊夫所常服寒退擬曬以歸西典脚子云風在戴老爺家過夏我家過冬一笑

答李長公

劉君來得長公書并銀五兩前此亦叨惠矣何勤篤乃爾耶令人不可當顧念老病漸逼灰稿須臾耳無

徐文長逸稿

卷二十一

六

可爲報如輪迴之說不誣定庶幾了李源圓澤一段公案聞勳業日隆大用在卽卽披甲躍馬三發小侯破的而飲羽買韓盧五明馬適至便牽往蓮花峯頂浮大白不計斗石侍兒抱琵琶橫嶺響萬谷中儼然突騎出塞之爲者此等豪筋俠氣定勃勃長在掌股間正今日囊錐時事也如相憶伯喈便可呼虎賁坐飲耳臨書三歎

與章君

昨偶有占奉復失詳辱餉屢矣卻領則違尊雅領之

又似范曄載市尚食果皮飲酒畢命猶饕也兩箋並流之菊雖不成染但就鄙蒙作此以來此爲第一古人作有葉之物簡則不足遮瞞人耳故曰人皆以清疎爲巧我則以繁密爲然就中量有餘不能堆積并用焦墨也此不可與俗眼評譬語生物茂密者必有餘者也一理耳畫美人便往一覽欲公賡此鄙詞盡其中丰神無佯避且曰少俟也成則幸兼軸以來之常箋輒讀薄篇一淨之

與呂君

徐文長逸稿

卷二十一

七

夏間幸得一挹丰神自此屢興企慕山川間之莫遂瞻仰如何如何繼惠鱗腊百頭茲復以薰櫛百餅兼之佳詩到時值雪下輒呼童煮茗急發封緘並一咀嚼闕芳角潤令人悵然復興安道之懷儻便鼓楫想當握手數朝豈至望門而返耶吾丈以爲何如

簡友人

半身不遂屢見於書中而無一人覽及遂使不遂二字獨傳豈文字顯晦亦有命耶呵呵

東王將軍

聞公提兵西渡，便可圖會。甚慰甚慰。舍親值蓬萊驛支應，願公且安行。至十一日辰末到，彼此私情也。雖然百里趨利，兵家所忌。師行日三十里，古法也。如何。

答叔學張君

久疎教言，殊切耿耿。昨辱枉過，又無緣得相把袂。君以爲憾，僕同之也。先後嗣惠甘鮮，感謝感謝。稍晴當圖會于子先店中，却須先期一訂。行將掛百錢於杖頭，與君冒高桶，襲短後，渾高陽之徒，取醉於市樓。談旅客之舊跡，振衣上之京塵。月黑漏沉，長歌而後別。

徐文長逸稿

卷二十一

八

也。如何如何。新春伏惟尊履佳勝不宣。

答錢刑部公書

昨尊使回後，再閱詞翰，及今日復示二作，頗悉意旨。敢遂奉答，往寓杭時，則聞門下作法事於西陵。僕忘其鄙陋，欲形諸篇什，以不知其何法事，故多相問訊。始得之，非有疑於門下也。門下是出世人，作出世事，僕雖不得其門，曩時亦嘗留意於此宗，作一看經僧。過來雖不認得真月，莫亦認得人，手指月處，僕自疑則有之，豈敢疑門下耶。僕之自疑，亦非疑佛法也。一

悟直超於門下，則瞠乎其若後。至謂信心，豈便讓門下耶。下根之人，縛以習氣，不能勇猛精進，自所慚也。謂疑佛謗經，十年前事耳。今自信其決無也。恃愛一明此心，逃禪集如刺成，雖不敢附不朽，然僕非畏犯世諱人也。望且賜教。

奉尚書李公書

石麓

此書具見文長與文定

離合之故

某不佞自惟以一介之賤士，無片長之挾，走數千里之道，以仰托明公之門牆，而無所疑懼者，非特以其

徐文長逸稿

卷二十一

六

道德之高深，問學之純粹，行誼之正大，操履之介廉，謂足以師表而涵育之始焉。因之而終期於宗之而已也。亦以明公雅量所及，每矜人之所不能，而其使人也，動合器之之道，各實流播，非特出於楊友一人。某在遠方，蓋習聞而素慕之，是以一蒙尊命而敢以身往也。奉侍以來，自揣所具之器，既不足以光明公之使，而其所不能者，明公亦既矜而恕之矣。既又慮其進退之無所據，而見疑於時也，乃令習而延之，是明公之所以待不肖某者，誠無所不用其厚矣。某敢

不勉而承之，姑以自試其果能與否，而敢遽自外於明公之德意哉？但其中有不可者五，不敢不預白於明公，而其最可疑者，則入粟之說也。入粟之事，在賢者亦多就之，以卒售其兩可之志，但在某之身，非時力有所決，不能抑，亦心有所甚不欲，其自知之真，而自守之篤，有不可遽爲明公言者。當時徒以查氏見促，用此言以緩其期，而他人往往來訊北上之由，其漫假此以支吾之耳，不知何以得聞於明公之前也。且某當臨行，告有程假，暮春不復，例得扣停，設某雜

徐文長逸稿

卷二十一

十

有他念，其於處此，豈得如此專決？明公試於此處察之，亦可以信其決無矣。則一至暮春，便須辭去，而某近在道途，屢遭詰問，猶假入粟之說，以答鄉人。明公不知將謂其蓄志如此，反覆某將何以自明？此其不可者一也。至於習效斯事，恐難猝成，即使得成，恐不堪用。今某既已願學，自不敢不竭其心力，而才有所困，事涉避難，如聞當時亦有緣此以得罪他所者，明公縱不見疑，某將何以自解？此其不可者二也。諸撰繁多，不能殫及，稍有餘力，尚欲尋繹舊聞，正使竭其

力之所及，不過表文一兩篇，大對一兩對而已。明公縱不求備，某將何以自安？此其不可者三也。收散文目，類有掌管，呼約輪轉入侍，則又寢處內城，臨日揮毫，甚至聚食一所，某欲求免三者，而衆人皆爾。明公縱欲優容，某將何以免自異之嫌？此其不可者四也。旬日以來，袖手坐食，退頒芻米，實增汗顏。假令自今以往，許其嘗試，漫爲其實，未見成效，若於芻米之外，復同衆人月給積至一季，爲費愈多。明公總不校量，某將何以贖虛糜之罪？此其不可者五也。夫聞命而

徐文長逸稿

卷二十一

十一

卽受，隨所欲而不敢辭者，賤之所以事貴，卑之所以承尊也。因其人而廣其資之所近，諒其短而不苦其性之所難者，知之所以容愚，賢之所以成不肖也。畜於志，必宣於言，慮於終，必白於始者，上下之所以共成夫信義也。某既不敢不以賤之事貴，卑之承尊者，自勉而亦不能不以智之容愚，賢之成不肖者，仰望於明公，故敢并以其畜於志，慮於終者，而宣於言，白於其始焉。惟明公其宥而裁之。

與朱翰林

日者於某人書見公及某之言似以某有意自外於門牆而高自矜匿不令人望其顏色某不惟不能辨且不敢然有一言焉以獻又似以慙公而實非也某往歲客南都初亦不敢先謁一巨翁巨翁雖不言似不能忘者其後巨翁者惟病某往謁之勤而避之不能矣是以願公且姑待行見翁之避某而厭見某之顏色也入上谷得樵歌十首敬以塵聲音之陋如此顏色從可知矣

與李子遂

徐文長逸稿

卷二十一

十二

兄丈此來其於某如持準繩向曲木雖未加彈界然於矯枉之功固爲不少閩越相去千餘里求如兄輩復有幾人恨卽垂隔不終夾持耳某比亦不健又稍治先人之塋迨於罷錘計亦涼冷台宕之遊恐亦不成何時復勤帆策相與捫眺於綠蘿白月間耶子牙兄便布此一候動靜欲書新什求正會荷杵者所誼顏然閣筆宿抹一幅汚清齋又煩一事近有友人假與一園稍近水竹某將就栖其間舊有白鵬籠久虛幸兄買一隻托子牙兄中得一黑者更妙

與朱太僕

臘尾春頭俱坐薄惠顏然牀褥間遂失面承請教甚歉也委艸亦坐是而稽比始辨敬呈請削知不足采也別有願使君轉託生不敢逆料公果拒與否輒以其紙二幅并與生之簡呈請儻奉進止便當領傳嗜好者不量往往徒見敝寓壁間粘掛之妙以爲公真不棄鄙人於翰墨間故惹却此累惟察而恕之

答俞都戎

徐文長逸稿

卷二十一

十三

曩客貴節惠誼深篤有踰骨肉感而無報寤寐耿耿與日俱長此肺肝中語非虛諛也邇又遠寄僧書扇悅僧書乃難得之物重疊而至令人何以堪之峨眉之雪至六月尚積住而八月又繼之不知何時消化得盡此大似吾之衷也宦聞日騰深爲故人喜儻遂北更一握手何幸如之

答李長公

僕比於曩昔倍衰老陳人耳而公又自處高華有鵬鷖趁風蛟龍得雨之勢願所以處僕者昨俯僕而今循墻雖魏文式廬信陵虛左殆不過是至於略似鉉

鏐不待畢展則又居然李廣上谷之超凌魏尚雲中之節制僕雖少知寧不爲故人一喜躍耶馮較三首里間無一刺忘左右也

答朱少監

紙裏朱提重不勝舉不特自顧非劣不宜堪比而公卽貂貴乃是清流得此於公更百珍重辭曰製荷是使野人快受也

報朱太僕

昨公起束帶迎客座中遂有擁衆篡取之變江湖萬

徐文長逸稿

卷二十一

十四

里何怪赤眉之紛紛也公儻幸再圖庶免彼此稱戈斯爲上策不然卽區區弱水不競呪咀精虔彼且涉水停津不免爲蛟龍所得矣

與薛鴻臚

以蒙書卷易昨纂繪韓愈之賢觀記畫而尤信秦政雖虐亦留壁而復還

又

相如詞堅秦壁始出葡萄一幅奉上竊比玉斗謝罪之遺幸勿碎之

與陸緝仲

一面顏範舊感滿膈愧無下榻以傾積懷舊有答餉詩久失寄緣衰耄過事可辨者往往失忘茲書上以發一笑大蘇以拾石供參寥竝是撮土爲香意也舊刺三本送將遮眼糊牕亦得總是香土公案

答潘中六

古人食菴不得染指而出知珍味之難逢也佳品屢承何幸如之

與陳

徐文長逸稿

卷二十一

十五

朱某至知足下佳好爲慰僕行時辱多物又煩呵獲芝罄之類倍常戴德懷報徒深耳僕歸計未定旋食爲艱想曲池寸魚長一二尺必能扶杖閱網于其間勅饌烹鮮醉到談辛苦也

徐文長逸稿卷之

徐文長逸稿卷之二十二

張汝霖肅之父

山陰

王思任季重父

評述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行狀

慈谿縣學訓導祝公行狀

代

先生姓祝諱某其先家徽之歙也宋寶曆中曰某者以翰林學士來知紹興因家焉遂為山陰人某子曰某孫曰某相繼以賢科顯入明徙光相里自初家所其後有曰某者為先生三世祖贅蕙蘭里倪氏女徐文長逸稿卷之二十二

因復徙家蕙蘭里焉某生某某生某娶於王生先生先生生而貌昂偉性樸篤言動激射而內實含慧能讀書攻文鄉小試輒最嘉靖己酉遂用儒士科第一領省試牒壬子復用諸生第二上省試再不錄歸而食廩於學至萬曆丙子遂以父次貢入例授訓矣又以失候銓晨衙放歸又五年而再入得訓慈谿在慈五年數却生貧者贊舉某先生祀賢祠獨力其子某報金頗腆子三進之先生三却之曩先生以毛詩起鄉中鄉弟子從之者如市而某亦抱笈承下風列鄉

徐文長逸稿卷之二十二

二

弟子後先生每旦起整冠齊履徐舉案坐已所築室於玉虛道觀左之圃花盆魚澗講說毛詩朱傳諷咏中和觀午鐘而始罷散去並冲然自得都忘其困折拂鬱不知無聊之為何物也及是訓慈慈經生幾千輩固多業毛詩也其在師弟子間所得當不異觀中時以故督學劉公某按校諸師稍用近體以試至先生大賞之為殊禮是詩之用果不效耶噫龍蛇而竟尺蠖之一時之快適何以贖終身之無聊耶竟以是病不起矣為己酉五月一日距生可六十四娶母夫人陶子女某某繼劉子女某某先生之病慈某忝收丹徒不知也晨衙有白帽蒼頭入驚相問起函乃得訃遽位而哭既徐省副牘叔子某托狀語也大約得先生槩而顧不及祝日春事豈諱耶噫毋庸諱也日春為先生從父行初亦生也嘉靖中北走上書觸忌諱特甚而春已遽亡走詔下捕春不得改詔有司悉收責其家責益急家稚老鳥獸散都不知所為而先生獨挺奮自承願遠走數百千里外以陰索然遽則無能為也願少假日月果得春然春亦以饑

寒流轉。久而戒錮益急。踵爛以成。乃卽其所列有司。再三驗核信。得據以報。事遂寢。噫。此先生一仁且義。事也。且占其幹。胡諱也。

墓表

方山陰公墓表 此文十九遷固

渭嘗聞越長老學士言。自知山陰以來。吏治有文學者。兩人。其一歛方公也。公治山陰時。數值潦。郡長吏湯公始議爲水門者。廿有八。北接以隄。長百丈。廣十丈。欲以健大海中潮所往來口。制水出入。石空山。鐵

徐文長逸稿卷二十二

三

枯治土平丘陵。菱茅篁竹童林。數十塞九決。而猶不。已役率倚縣。議紛起。公營益力。及成。至今三十年無。潦災增田以萬計。天樂屬界遠阻山習傲。每訶挺所。遺呼吏士如峒獫狁。公一夕遣卒。悉縛數十人以來。杖而論遣之。後無不一呼輒集者。出見縊屍無列者。疑之。停輿捕傍舍。惟一人匿不出。一訊具服。監司使者。牒雨集。無不從容對者。有不可持。不爲動。民不能。自白。必再三諍得之。乃已。嘻。治固劇且難。至此哉。顧。往往得閒暇。日與山人墨卿暨諸學士。有才行者。益。

談道論文。或稍及民疾苦。而公所著爲詩文。他不論。卽入署以來者。亦且盈數卷。悉出心入理。誠切篤緻。如其爲人。如作逐蝗文。而蝗枕股以斃。滿壩岸者可。知已。先是嘉靖己丑間。知山陰者。爲鳳陽劉公才妙。敏有建安風。渭年十一。以事謁之。輒課問。渭知已能。爲舉業文字三年矣。遂命題。令立製一篇。稍賞之。謂青紫可拾取。顧勉令博古書。渭自是好彈琴。擊劍。習騎射。逡巡里巷者十年。而始遇公公。又謬器別之。從。史令籍泮爲諸生也。至今又二十五年。墓木拱矣。而。

徐文長逸稿卷二十二

四

渭儼然猶諸士也。氣消沮。蓋并少時所謂馳射彈擊者。以之。顧獨得遇公。嗣子阜民於逆旅。以表墓屬焉。感舊傷知。悲憫時命。不覺其涕之橫流也。已乃灑然。操筆爲之表。表成以告於故長老學士。嘗懷思公者。舉無不涕泣然下。公諱廷璽。字信之。號南岑。起賢科。仕止於縣。而鳳陽劉公者。名昂。字晉初。號望岑。山陰士人。謂自知山陰官長有文學者。兩人。劉其一也。

墓誌銘

吳俠士墓誌銘

縣諸生吳君文明甫卒二十有五年而其子某始屬銘其始雖以幼穉遲之然論亦未定也而今則定矣君事其父母孝嘗內小娘李李詆其母促出之及母死不輩者三年人服其孝其宗族也十斃七門閭無隻履跡君日往視歛且療人服其仁其社師胡先生絕歿君約二三子衣食其發與孤終其身人服其義君妻陋且病易久罷粧沐副方新也而愛不遷人服其厚生如是矣乃歿二紀曰論未定者何也噫惟孝友廉信人多維以俠故曰論未定然俠豈足以掩四

徐文長逸稿卷二十二

五

者哉故曰論定也君喜士士豪駁者無不集其門一日有沈璘者被危構君直於郡庭構者詈辱君君客殺構者會有司以他事仇君移坐君君在獄五年晝則讀書夜則筆記卒徒陰事卒徒知之怖會大吏不恤囚君遂歿卒徒手君父鄉傑也嘗會其宗殺不肖子孫者以君冤持數百金擇委不靳施者圖活君然卒乾沒君遂不得活君諱某文明其字也生正德某年月日卒嘉靖丙辰年月日皆十一也閱五年葬峽山丘家塢其世居山陰利樂村始祖唐文簡先生翁

入明而有瞻瞻生臯臯生俊俊生濬濬生某娶陸實生君君娶宋生女潔適會稽諸生某副以鄭生系綬紳系子明際系能詩從予游屬銘銘曰

郭解以客坐范蠡速子歿蠡非不明客罪解抵古語云殺人者歿乃有幸貫而千金之子顧終歿於市語胡足信哉人亦有言儒以文亂禁俠以武犯法班固酈炎非儒者耶俱歿枯拳陳亮以儒三置於俎希不為魚肉由斯以談儒者之與俠幸不幸明矣而以成敗詆訛幾何而不為愚人

徐文長逸稿卷二十二

六

葛安人墓志銘 敘安人有生色處

上虞之嵓城有潘隱君某者其女配叅政葛公某封安人里中稱其賢有年矣而不知隱君暨其縣布政陳公某我會稽侍郎章公某並賢也而女之母則章之甥陳之孫也世固以家法聞矣始叅政父大理公某為南御史抗疏忤閹瑾被詔逮時叅政公儼然以一鄉解生倉猝掖大理公走闕下大理公淑人俞方驚頓就掩使無安人則俞淑人且不起及事平大理公幸知邵武俞淑人則畱以奉大理公之兩尊

人安人既以一身奉淑人，則又兼奉兩尊人，其後參政公成進士，得主事刑部，而諸內尊人念參政公不已，不令安人獨留，則安人又以一身走數千里奉參政公於郎邸，既而轉知淮安，徙按察副兵備天津，再徙得參政山西安人獨山西不偕耳，其在邸則真爲主事，把燭炤囚書數從吏，使得多平反，其在淮在天津則後先爲府公鎮公，時時視候涼煖，把鍼尺測寬窄，短長徐取，緣帛絺綌而袍襖單複之，或客至則自篝香立鬲釜間，手醬醢陳圓方亭齊以授一童子步

徐文長逸稿

卷二十一

七

不踰闌檻而設以告具終公兩役竟不令衣工庖子一識衙署扉此豈獨其才能通也，謂隙當必窒耳，至其客所師友於公父子間者，安人則又善爲陶氏媼故事伺而得其良益，相與戒父子間謹權輿，無替體設若淮之倪工部澗，天津之劉都臺燾，丁吏侍士美，汪按副其陳戶部斗南諸公者，後竝以文業顯，或來宦浙中，無不造請拜安人於堂，退而語諸人，則又無不多安人識以爲真，能成其夫與子者，先是參政公捐山西館，其後長子婦又相繼亡，莫侍獨今鄂州君

兄弟兩孤，悒悒遠膝下，而大理公翁媼益老不事事，其後芽苗孫髫冠髻盈室，安人獨以一發上之虔祖，曾生歿之事中操兩孤之最鞠下叢諸孫之哺飴繼，巨畢膺孝慈益舉及鄂州當榮戀侍，則勉使就道，至其九十永愴未亡，壽者雲興成賀而亭樂，則可稱陳情之奪，未見曲全於劉媼追遠之厚，庶幾默契於子與者矣，鄂州予友也，曩昔宣慕安人數徵篇什，懿德之敷未嘗不入予筆札間，且距僅百里而先公昨存其於葛門，非旦夕交好，故鄂州以狀涕而來而予慨

徐文長逸稿

卷二十一

八

焉銘之以太息而往，特有拙蹇不彰耳，無謏也，始鄂州已後其伯父翁某，未幾翁媼竝捐，鄂州自謂益可無出安人強之乃出，而適遘諱不易歸，安人歿諱亦解，鄂州始得乞歸，鄂州於所後及安人可爲兩無憾矣，安人之歿也，春秋逾九十一，固無他疾，其歿爲萬曆某年月日，其葬爲某年月日，合參政公於茆山，邇其生則爲弘治某年月之某日，子三人，光國子生娶山陰劉氏，狀所稱偕早亡者也，媼以久次薦補鄂州府判，以文飾吏治者也，娶陳氏亡勿繼，燿諸生母則

庶狀所稱安人視如已者也娶餘姚汪氏孫十一人
曉始諸生又他爲某某曾孫九曰百順者爲諸生他
爲某某玄孫一曰千生女二一適會稽章某蘄州衛
經歷一適潘某福安縣丞孫女一適謝某曾玄女凡
四而曾居三銘曰

母德皜皜而享齡以耄母不幸而早發顧代治家
以孜孜然則耄之享不勝代之勞矣噫人亦有言
難成者嬾之道難必者子孫之肖母兼而有之是
謂享溢於勞去聲黎公名賢侯母茆山不負公托寧

徐文長逸稿卷二十一

九

不解顏

言檢校墓志銘 少語涉趣

山陰之有言孔門大賢先生偃喬也世吳人居常熟
至宋兵部侍郎雲徙祥符五傳至通以敷文閣學士
從而南遂居山陰某村卽今所云言家堰者入明
七世祖提舉廷臣生志江志江生慶慶生肅始入居
紫金生文恩文恩生松江府檢校論字某松江幼敏
秀有志節學明經不成去學書善分篆卽章篆禁署
諸體靡不兼又爲人特謙謹故鄉人禮部尚書諸公

翰林時携以北入粟爲禮部儒士館閣中稍知愛之
自承天志肅穆兩朝吉凶禮及今上吉禮文
武會試凡涉書者靡不出其手嘗一賜銀絹一以禮
部役得預宴慶成諸大臣兩薦之幾中書內閣矣
而一以父喪一以同列相援冒阻竟就常秩得檢校
松江在官幾年惠愛謹廉夙無以殮居常舐筆伸紙
吟嘯松篁間博長官清譽而已其爲布衣嘗爲友朋
散其貲以百計母病藥有宜咀者頗梗咀自夕至旦
頰盡腐不知痛在禮部一日思省而歸及聞詔輩

徐文長逸稿卷二十一

十

還中書往而後矣禮部公訝之曰母病始瘳不忍遽
去也歿之夕屏閨人戒諸子與諸僚決並無失語是
爲某年月日云云銘曰

於乎言松江耶始冀以文顯不得而冀以書書幾
顯矣不得而竟垂翅於幕中之除噓之者盈朝而
終不免於枯文學之傳家於乎將執管以從地下
之子游耶

張太僕墓志銘 代

公姓張氏名天復字復亨其先蜀綿竹人宋咸淳中

名遠猷者來爲紹興守卒葬山陰遂世爲山陰人四傳而有福福生仕廉仕廉生原旭原旭生恭恭生宗盛自福以鄉進士爲州學正仕廉以隱謝高廟徵其後三世俱襲爲長者行宗盛最小子曰詔以公貴贈吏部驗封司主事與其配趙氏贈安人者公之考若妣也其賢具少師華亭徐公志中贈公三子公最少而孿生贈公以兩伯子旣儒欲令公治產公鬱而啼乃始令就儒及冠補縣諸生文輒出諸生上旣又工古文詞華亭公行學得公製太奇之置第一徐文長逸稿卷二十二

旣滿秩吏諸司謂公多籌遷兵部職方司員外郎再遷禮部主客司郎中尋改儀制時肅皇帝英察而儀制又多事若嘉善公主下嫁莊皇帝大昏景恭王就封國竝大典公踵當之無缺事又儀制多吏奸公悉考所掌爲成書吏不敢動會光祿少卿缺計資當公公固謝乃外補湖廣提學副使湖地數千里士居遠府有十年不被校者公居三年兩徧之於士有恩校涉復洞敏士視公猶父監臨者劾公亦擬公爲神遷江西右叅政明年壬戌以考左調雲南副使時沐氏縱於雲南撫按諸公爲國杜未然稍束以法公佩按察印沐氏不法狀多經公公操頗急沐氏喻之已而武定亂詔進討公監左軍武定平上功公當最同事者欲攘之會公遷甘肅去雲南撫按者皆新代喻者攘者謫遂行武定功且寢顧撫索公他廢令萬里走對雲南時予方撫貴公以伯子元忭隨過之僛然相顧予與公語徒鼓壯令行中不能不爲公危及至則雲南父老僚吏輩投省臺爲公陳枉狀旦夕問餽如視所親尊官迫疏中被斂者使言狀

人人指天日言無有、歎其以上、於嘗疏公者、亦爲一笑、謔曰、若是、則首發者、且謾而負矣、奈何、是語也、上下共聞、公遂得免歸、歸而拓鏡湖中舊業、以娛嬉、托於麴蘖、揮翰賦詩、種魚灌花、舟輿陟泛、消壯心、遣光景、嘗遺予以書曰、吾爲公置數椽於鏡曲、今可接炊烟、終當相與老於此也、未幾公伯子魁、大廷官修撰、公年踰六十、益自喜召客、嘯啄觴豆、日淋漓、顧得痺、公初免歸、尚奪職、及是伯子請以已官贖公職、詔許還公、欲歸壽公、又爲陳君臣義、輒裝輒以書止、

徐文長逸稿

卷二十二

十三

明年間公痺歸益決、得請居一年、予適奉 南命過家候公、而公不可爲矣、數就牀語、嗚嗚者凡三日、竟瞑、嗟乎嗟乎、公生平多義氣、急人患難、人往往負之、亦不懲、遭大事、益從容、氣不加揚、而籌止辦、幹短秀少、頗乃旋折中禮、語話恬雅、真有儒者風、卽岸偉遇之、亦失所據、與人無少長賢愚、率欲歸之於好、其在族屬雖疎必厚、友朋之急尤出等夷、嘗見其解帶以贖一老交於官、鼓頰呼與孜孜不避形迹、至爲酬謗者、所訾不惜也、雖然人徒能以影響訾公耳、而執文

綜裕出而潤 國。歛而藻身。如所著鳴玉集、湖志縣志、卽文士雖在仇、不能不使之屈首讀、南詔之役、以罪、酬功、雖首發者、不能不使之以枉、自引、則於公果何如哉、以故人相語曰、彼曷此盈、天之準也、伯子之哀然、當公之歸、隱非準乎、噫、公可以慰矣、公生正德癸酉九月十二日卒、萬曆甲戌八月三十日享年六十有二配 封安人劉氏生伯子卽修撰君娶王曲阜大紀女仲元憬聘高給事中崔女季元恂聘沈舉人大綬女女一許聘予子淳卿皆側室陳氏出孫男

徐文長逸稿

卷二十一

十四

二汝霖娶朱翰撰賡女汝懋聘王生應禎女孫女一許聘范比部可奇子紹襄公博諸詮尤精於青鳥子天柱峰官山壘之穴、公所自營也、伯子將以是年十二月之二日奉公蛻而藏焉、索銘於予、予涕不能字、且謝不副、伯子亦涕曰、若是則孰銘、吾大夫銘曰、急人之難、而忘其疾、黎僇力於師、而謗興於薏苡、始焉嘒嘒、終則熙熙、斯言也、豈婚姻之私、

賞無極墓志銘

無極君諱某、字某、其先金陵人、始祖卿相元、元亂客

會稽、歿遂葬烏石山。子某生，福建副使某。某生某，某生某，某娶陳生君。君始儒，及長棄去爲吏，於縣清謹磨滌，務去其吏中故套，以故縣長吏多稱之。每語及必曰：「清吏其後敘官典無極，史不改乃謝室家，跨一驢，隨一奴以往。至則教民益種榆、栗、梨、棗，右禮讓，左武力，有古循吏風俗，奉佛，悞坐白蓮教，收數十百人。主者以屬君，君悉明其非，是並得減會國喪，長吏掩捕色服者數人，將贖其錢以充一公饋，以屬君。君曰：『貧儉耳，貧何以備縞？』然長吏命不可拂也。徐

徐文長逸稿

卷二十二

十五

起取俸錢代色衣贖，里有盜卒謝盜不爲，里中民一夕復被盜，輒循故跡，並指捕謝盜不爲盜者充。君謂知其然，釋之。里中民與被盜者相與出望語，已而真盜者敗，里中民被盜者始相與共神君。君在縣五年，以老乞歸，耕於野，築室課諸子讀書，無他營。然起貴驟至萬，乃得於儉勤，非官中物也。自無極歸七年而卒。爲萬曆某年月日，距生正德某年月日，娶戴子男四人。曰：「心曰志曰殷曰懃。」心與殷襲公業，其二則一爲府諸生，一國子生也。女二人，長適某，次適某。志

與從子游者吳生某，善擇地，從其卜。某年月日葬公會稽日鑄嶺二十里，爲北嶺之神道路山，遂因某來托銘。銘曰：

人亦有言，筐筆必貪，幕秩鮮廉。質諸賞君，其殆不然。人亦有言，官廉實拙，歸費實訕。孰知賞君，貲甲於邑，由斯以觀，廉何負於吏哉。

沈布衣墓志銘

君諱輅，字乘殷，世山陰人。曾祖某以德隱，致有司旌其廬，生材，材生某，娶於某，當嘉靖癸未而君生。年十

徐文長逸稿

卷二十一

十六

二，母歿，事繼母孝，終其身不聞有貳嘗客。鄉許貸他郡人錢千緡矣，有以道遠易負問者，君曰：「得錢與失信孰重？」卒與錢。居臨河，值宗人兒戲溺水，君裹而出之，俱不歿。其後與婦翁赴其內弟之賈所，至清河舟壞，水冒婦翁，君幸在舟外，得自救，以免。乃決奮走，舟中救婦翁俱歿矣。爲隆慶己巳秋，歸葬會稽中灶陸家塢。君娶吳生男一人，曰某，女二人，長適某，次適某。某娶王生男三人，曰某某，孫女一人，君雖布衣，然以謹亮重於鄉，精書學，善奕算，其所娶吳卽從子游。

吳生某者從姊也。某因之亦游予。故來請銘。銘曰：一
救兒而活。事如脫虎。人舉以談。色鮮不沮。及救婦
翁。况蹈大川。君奮以趨。顧猛於前。先親後生。眇彼
筌篚。我爲銘之。以戒夫偷者。

陽江簿潘公墓志銘

公諱某。字克敬。其先金陵人。赤烏中仕吳爲郎。曰樂
安公者。始徙會稽。迨元明間而有志道。三傳而爲
公。考某有子三人。某弟澄無子。公後之。欲使公殖貨。
公曰：先世並巖居。無是也。乃別用讀法起。得主簿廣

徐文長逸稿

卷二十二

十七

之陽江。而廣固渴才。吏諸大吏爭得公。巡院者爲休
寧洪公垣知之。奪使攝恩平。及行恩。告書得數百紙。
訝曰：攝固才。寧不辦此。悉焚之。公又白放寬死。及流
遣十餘人。聲大起。後巡者顧惡其然。檄使諸大吏苛
按公。無他狀。幾敗而免。簿職遲。故事歲一行鄉落。必
塞橐而後返。公到痛一屏格。至是當代。覲諸鄉老。
連括三歲。橐持酒醪以贖。公公固却。諸鄉老涕曰：阿
翁耶。都不記曩苦。廉而得按耶。奈何。持空橐走萬里。
道卽饑。何以飽旅店耶。公始勉爲什一內之歸。以其

半貸族故之。寡每報逋笑。不問其始。甥渭也。誤以文
不賁聘。女歿待之。終其身不薄也。公始云云。銘曰：
小吏而苦廉。食幾於無鹽。孰使之鹽。大吏則然。內
橐也。以祖卒散之也。如土仕之儔。指可數。渭也。斥
晏。翩其不遠。則負公館。

都昌柳公墓志銘

字字精嚴而銘語特趣

萬曆二年閏十二月之九日。都昌柳公卒於官。明年
正月八日。其仲子澂至。自都昌。余哭之。問卒狀。得詩
七首。讀之。余喜其達。爲罷哭而一笑。越五日。仲子抱

徐文長逸稿

卷二十二

十八

公之履。來索志與銘。余告以不可。故仲子哭失聲。余
曰：諾。余聞都昌公始生時。其尊人友芝翁夢祠山白
雀神君者與之子。神君張姓。翁因呼公曰張壽郎。六
歲而就傳。書一覽卽記。至十一益知經義。善文。越四
年。髮始總。入校爲弟子。卅衫騎導。獨映街市。聲名一
時起。郡中每出人。盼睞羨獎。若覩瑞異。使者行學。有
司歲課。非甲其名。則甲其等人。皆謂公風雲在履。鳥
間。惟恐其不加趾而載也。如是者自嘉靖戊子至乙
丑。而竟以貢入訓高郵。三年遷諭婺源。又三年而知

都昌三日止矣。嗟乎！公生平貌若不勝衣，然所至以文學屈服人。如長平細柳，大將旗鼓，卽相君鎮帥，下至專城，靡不降氣，願得公一字者。世以此遂謂公取才弘，故招忌盛。卒齟齬於一第，侶矣。抑獨不念公篤致倫誼，如糜股以療父，婉容色以悅母，同爨以食兄弟者，此猶曰人或能也。至公數遭困窶，乃昏聘不使子先其姪，乙卯癸亥間，後先學使者兩貢士，兩越次將推挽公，公再三孫同舍生曰：「某某老矣，生何忍奪此豈人所易能者哉？是德也，非直才也，猶不能贖忌。」

徐文長逸稿

卷二十二

元

而準弘又何耶？於是始有緣此爲公屈者，而公臨訣顧自引無術以報。主上至形之詩，公真盛德矣。公著書數十卷，其所造有劉向、王通風，故尤宜於教。有名郵發問，以此得殊薦，知都昌，然精亦瘁於郵發矣。先卒之五日，夢與故人約往匡廬，訪青蓮居士，曰：「當於是臘之九日，寤以語家人，遂却藥。」及期，索管書詩呼衣笏，笏誤以象顧命，易之始執，且被噫亦奇而正矣。公名文，字彬仲，其先河東人，兩徙而家山陰。登洪武四年進士科，曰汝舟者，爲公遠祖，數傳而有江西

按察經歷青，青生顯，顯生廷蘭，卽友芝翁，娶王氏，生四子，公爲仲。公之生當正德甲戌，至是爲年六十有一，娶齊夫人，生子五，曰洁、光、滂、澈、漬，並儒。女三，漢潔、澈、孫應模以下五人。孫女二人，曾孫一人。渭於公爲中年交，然誼頗不淺，故相期者亦深。處時，日夜握手語及出時，時寄書來，書中語未可一一爲人術也。今不牽止此矣。其子知之，故繆以瑩後托瑩在某所，曰某年月日封，銘曰：

來白霍耶返青蓮耶之人耶凡耶

徐文長逸稿

卷二十二

二十

傳

曇大師傳略

師姓王，諱貞，號曇陽子，太倉人。父禮部侍郎錫爵，母朱淑人。夢月墜牀孕，及產師女也。母偶立而產，不覺亦不血，時爲嘉靖三十七年戊午十一月二十一日，至萬曆八年庚辰之重九，而師道成，立以化，紅光亘天，趨而仰者，約滿十萬衆。按傳師之成道也，悉由諸真，諸真者多不可紀，其最專教者，則爲偶霞嬰、朱真君。師之得會諸真也，始夢中三四至，後則晝至，亦

多不可紀、大抵至則光滿室、雲來霞往、千侍萬從、珮服之麗、容色之都、以至鈞樂妙香、瓊漿異果、若素携身首之飾、瑰寶金玉、織繡不縫、洞簫箏螺瑛瑤紋刺、去都贈留、竝非人間所有、師最後又神往西天、謁觀音大士、見七寶蓮臺、謁金母、見宮觀殊絕、意卽瑤池、則疑妄矣、曰非也、凡人道所由成、修行表也、享景影也、師修行孜孜、自人倫始、表正矣、表適正、影適、歟、世寧有是理耶、又師諸從父子家庭間所訓道、及答簡藥諸士人病、竝非亞聖小賢所辦、孰代之哉、諸所享

徐文長逸稿

卷二十二

三

景莫謂止此、卽百倍此、又奚惟世以師中魔魔不當終不敗師、以師自爲魔師、不當終不中人以蛇爲妖者、苟聞之、亦用是、廓如矣、古之有道者、伏龍于鉢、醒訛法者于狐、亦妖耶、謂龍與狐妖不可謂伏龍與醒狐者、妖可耶、此皆不足辨、獨師初擬化、朱真君來慰、旣云別遠、不過三月、師何用再拜輒鳴咽、及果化計別日、正滿三月、會不在須臾耶、又何用西向四拜曰、吾以酬朱君、似朱則住、世師則辭、世永不相觀、然者此則非淺昧若滑者所能曉、滑曩妄解伯陽書、與師

八戒中旨偶相合、頗以一班爲幸、後數閱師傳中事、奇甚、其不當疑亦明白甚、獨昧而當質者有如此、補一語于末簡、破愚蒙與衆共之、倘亦聞教者所不吝耶、

錢先生傳

錢君諱士禮、字汝行、宋武肅王鏐十九世孫也、母妊時、父夢仙人乘雲入其室、持朱匣中錢一緡與之、是夕生君、生而貌修偉、習禮翼翼、未冠母歿、以禮治喪、不用俗尚、嘉靖中方用兵、苦繇、先生以孤子辦吏徵

徐文長逸稿

卷二十二

三

以其暇治經課卒、補學諸生、里人莫不多其約而能禮與學、先生性復孝、從大人有鬻鬻者、貧以其遠祖像飄須者、縣諸藥館、充思邈、君見而愕然、肩數斗粟、易之以歸、祖母老病盲、常不樂、君特用語笑以中其好、得喜乃退、以爲常、久之父病疽、君則晝夜忘食、寢百療百不能驗、乃躬自吮其疽、果愈、然瘁亦藥此矣、百逾年竟不起、噫此其大者也、其爲人好施、睦鄉里、喜親賢士大夫、而善遠俚俗、教其子有塾法、無吝貲、其後君卒幾年、而子果賢書薦、

論曰世之傳士者多用皎皎赫赫不爾謂不足以振世不傳焉於是中庸之士多泯泯噫抑何謬耶夫道莫大於孝弟孝弟者中庸之謂也錢君以疽勞疽者不灰而勞者灰可謂孝矣故予爲之傳雖然仙人乘雲與匣中物而君生推是祥也世不以爲大貴卽大富而君獨以孝顯不可以卜天之所右在此而不在彼耶

王撫州傳 森次有法

後世簡補庶工之科而兼言與判與書三者固矣然

徐文長逸稿 卷二十二

三

身亦不廢夫身者貌也貌者外也用外貌以取人其殆守古者角犀豐盈之說矣乎至于今因之不改故長吏者簡補垣臺兩曹而簡者或稍以身兼受簡者則專以才自許是以兩不相直今撫州王公名燮字者嘉靖壬戌間以進士拜行人其之四方也辭命雅循禮儀率度而貌亦端秀中畫圖今其家有之可請而面也獨癯且少頤耳鬚朗疎如竹然風則不大能飄兩曹於此物亦貴飄也公以資當受簡宜補兩曹坐是失兩曹得兵郎久之丁外艱服除入補而

兵郎與刑亦稍嫌甲乙適兵郎皆具無闕員當候公請於選長曰某母老矣某願竊郎資以養母不願必兵郎也長賢之會刑闕郎遂以刑補久之出錄江北囚而鄉之姦某甲者善媚公素直腸不好猜會江北富人某陷大辟誤而冤甲偷往致之直間以微語從容伺公所向公覺亦借他語以飛擊之旨甚峻甲懼趨出公計甲曰吾不知彼饕者也餒不止卽厭逐之如拂蠅然還而黜物於閭且奈何則佯召之爲好詰曰我有關於楚吏汝信人也持吾符以往事不竟

徐文長逸稿 卷二十二

三

不得歸而別以書致楚吏曰某至爲我遲之饕亦佯裝辭去實陰留其家公赴江北道出杭而饕故嘗所致富人資與持資來者知計不得售乃日擁歌姬飲於杭邏吏卒捕得之銀滿一鞞篋以告吏吏曰此大盜也獄竟且笞殺之公聞趣乘告吏以故且曰索其家或其寓與身囊中有符可驗也索符驗日月果亦滯饕於遠者而饕亦得以非大盜不竟死幸酬其本辜公赴江北錄至富人公罵之曰駭囚據爰書女當活今不汝活女知之乎揖庭侍長吏及諸有司告以

故諸公無不罄折嘆服公。公還出知撫州府。而大吏分曹守府者。一小吏其戚也。橫公撻之。守恚曰。撫州不有我。撻我戚。陰令戚來饋。茶盛囊物。雜茶筐中。公又發之。守者益恚。直三歲當考。守以考書中公。而公得罷歸矣。公歸方艾。某兄某之女。公長子某婦也。當公艾之辰。余兄以余文往賀。賀之軸有程不能博。文不能煩。若家志煩可也。公之弟某。嘗志公於家。能煩而盡矣。而余復次公之事以傳者。發三事之意也。然公與某嘗會飲。或時及江北事。每以不活彼富人爲。

徐文長逸稿

卷二十二

五

恨曰。聖人事至公。何避嫌爲。則知聖人事。事不避嫌。鄙遇一事。可嫌者。輒避之矣。又曰。禮儀不愆。何恤於人言。又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鄙其畏之哉。恤之哉。噫。公爲斯言。長者之言哉。

史氏曰。余嘗讀春秋。孔子自責。有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子產謂驪明曰。子少不颺。子若不言。吾幾失子矣。夫孔子與子產。何如人也。猶不能以貌知人。况其下者耶。若夫聞其言。則取不取。特在準其言。不必用貌矣。公司行人。久無一言耶。判卽言也。無一判耶。噫。

悲夫。公孫揮字子羽。澹臺滅明。亦字子羽。公貌不爲人知。似澹臺滅明。公始官行人官。則似公孫揮。

貢氏傳

貢氏某處人。嫁郡諸生某。某某地中名士。貢助之。方成學。顧嬰疾且歿。執貢手曰。吾不能偕子以室矣。欲待子以穴。得乎。貢泣曰。幸而更舉案以從。妾之願也。卽不諱。妾有把巾握帚。爲君除棺中埃土耳。不待我以穴。將何爲。某遂瞑。貢則撫其所遺孤女以居。未幾女亦歿。母憐之。則來相覘慰曰。一嬰髮不能有。而欲

徐文長逸稿

卷二十二

六

子以終身可乎。貢則復泣曰。良人穀而不後。天也。若守節則人耳。乃剪髮以誓。母數迎之。偶爲一歸。值女弟在。亦用是以覘時方食。取食噐碎之。忍饑以還。罵不絕口。自是人亦不敢更諷以一語。閱四十乃歿。蓋年六十矣。生殷某者。貢夫從子也。數爲予道其事。且曰。貢之舅萬忠烈公。歿國時。貢方齠人。哭公。則哀公而已。至貢則獨收涕曰。舅真得歿所。舅真得歿所。而貢之歿前。一夕。有大火自空中流。墜其室南。衆詫馳視之。則不見有物。咸以爲殞星云。

論曰自古懷貞之女與抱節之臣其成其志也不在於勞而劓頸之時而定於威夢微姬之始辟之於玉可碎而不可使隨蓋自山川融結之初而已然非試於投擲而後知其然也故觀於貢之哭其舅於黜也而不負其夫於穴者可知矣然某以其短貢以其修而後貢斯顯使修短均也求顯貢得乎凡若此者豈天將成其雖必故虧其雄耶抑適相值而然也噫亦邈矣

吳鴻臚君傳

徐文長逸稿卷二十二

二十七

吳鴻臚君某字某徽之休寧人生有異稟貌端偉穎悟過人長而習制科業方有名於時期鵠舉其翁顧嘿曰吾老矣汝兄既入仕而諸弟方幼即令汝早自翮飛獨奈何令我日暮而不墜耶君大駭遂束閣其簡牘持籌而算貲益竣無何諸弟稍立而海上寇初起漸熾君負素所抱鷹鷂姿復揭揭不自控思一決其條籠而試以風颭乃補國子肄南監久之不得志始就拜鴻臚丞孳孳其職將以資勞希天子恩澤幸易章服以爲父母榮不數年而父母相繼以病歿

於是鴻臚君乃決意不仕結廬錢唐之西湖往來緇黃間習河上公術賞弄風月杖履舟楫無日不在佳山水間用是以終其身至是其弟某走吾鄉抱鴻臚狀索志於某君予得見之拜我於廬道其事令傳予爲取志中之大者作吳鴻臚譜

論曰人有借耨鋤於其親而德色者此固不可以言子至奪已之素抱令舍青雲而之他途則亦難矣吳君之奉父以逸而寧自小其成至其末也又以不能奉父以榮而徑自止即小者亦不自竟傳所謂終身

徐文長逸稿卷二十二

二十八

慕者蓋庶幾其人耶人或以其晚年習曇昧詭正道然當其抱策學南監時祭酒呂公某奇其資授以河洛君習之深有得噫茲豈詭正道者哉

那鑑

辛亥十月十二日雲南遣吏迎餘姚趙都御史錦者爲予道此其人名楊時學

雲南沅江土知府那欽嘉靖壬寅間死欽子憲年十二叔那鑑者撫之將不利於憲憲父之土目走告沐總府若撫按二院以狀乃檄憲來省下使讀書習禮始至髮垂耳後十五六髮可總總府及兩院者相與議遣旗牌官一人指揮知州各一人護憲歸取鑑

舊所攝印以屬憲，鑑持印久，若忘其爲攝者，以爲奪已也。又以叔故，於是盡割掠憲庄資別宅而居，而陰賂憲奴，使謀憲，約事成得印，則奴亦得爲招霸，且重賞。招霸者，頭目也。於是奴果夜鎗殺憲，却上狀臨安兵備，謂憲通他奴婦，而他奴殺之，乃反別執未嘗殺憲者，斬其首，剗腸巴屍以來獻。憲之舅曰豐鸞，及憲之日曩爲憲心腹者某，以其事告總府及兩院，事下臨安兵備，兵備難之，遂兩可，謂仇殺土夷常事耳。况叔殺姪，遣官用好言論鑑出印，與流官通判者且掌徐文長逸稿卷二十二

二十九

之官數輩往返，鑑直人與金二千兩，官或受或卻受者則罷，卻者卽毒以死，或受者持金首臨安，不首者發則輒得軍罪。然兵備臨安者，亦往往幸期滿而去，庚戌王巡撫某，林御史某奏請征之，旨既下而台

州石以才，往代王巡撫爲巡撫，而沅江天熱瘴甚，四月至八月不宜師，而石顧用四月調兵馬以入，兵果困入沅江者，當兩山險而夾一道，鑑掘一邊道沿爲濠，引山水注濠，令軍伏山莽中，我兵從道入，則伏者往往鎗令墮水則益困，分守分巡兵備謀於石公，石

公乃謂左布政使徐某曰：如是奈何？布政曰：某願往，乃與三哨者俱，而已獨先，意馳數騎，幸見鑑，可撫則撫，否且令壯士急縛而馳，微幸於卒然若隼之攫也。以故留重軍四五里外，自則戴喜鵲窩，璫帽也服紵絲短袍，璫衫布襪，帶劍與土舍雜。鑑知之，遣流官經歷某迎公，袖出賂銀二萬兩帖，徐將刃之，經歷怖而走，頃則生員數輩至，謂公曰：鑑且出降，語頗爲鑑公叱之，又走頃，則驟聞鼓一聲，鑑象馬俱出，皂隸持牌者顧謂公曰：爺莫前，徐又叱之，挺刃使前而兵交，土舍

徐文長逸稿卷二十二

三十

高國者，百人敵也。衛公騎見事且急，乃徒手鬪殺四囚，徐尚曰：好土舍，好土舍，賞千兩。時則兩鎗中徐，勝亦再呼曰：國救我國，救我而公與國俱死矣。然楊時學曰：公不微服則不灰。

嚴烈女傳

嘉靖辛亥，渭既交于湖歸安潘君鈺時誼，次年夏五月書來，且曰：爲君求得繼室於錢縣雙林鄉，實嚴翁某長女，某翁父故某府知府，某同產兄弟也。渭見嚴翁與語大悅，許女焉。及察其動止，顧私獨以其駭也。

固謝之。其後四年，倭夷寇浙西，入雙林，遇翁斷其一臂，翁歿，乃牽其二女俱去，行若干里，許過某橋，長女初許渭者，奮投橋下，溺歿焉。浙及他道，自有寇以來，婦女虜其還者以千計，而女獨歿，難矣。事聞，渭痛之如室焉。且悔以爲當其時，苟成之，或得免，然天欲成斯人名，渭獨且奈何？疑其父而及其女，而不知其生而悔于其歿，其可及乎？作嚴烈女傳。

孫山人考

此能道太白縷縷是一大証據

孫一元字太初，別字太白山人，其家世士流也。父早

徐文長逸稿

卷二十二

三十一

亾而貧，山人以抄書役某府中，爲母養，夜歸則燈以點閱他書，母恠之。山人詒母曰：「此兒受府公命抄書也，何敢誤不燈？」久之，府公知而嘉之，會吏缺，爲出貲特補吏，且試以客事，不泄，多任之。會觀府橐白金兩四百，使山人致布政使某，途被盜，山人無以報命，遂亾抵浙，寓西湖，稍出其蘊，詩名一時，遍海內。久之，贅湖州施舉人某女弟，僅育一女。久之，山人竟卒，施家諸名流爲山人傳敘終，莫知其爲何人也，或以其跡秘，妄用意揣，醜垢詆之。昨歲休寧范君名燦者，匣其

祖所蓄交游書札及他諸文字來謁予題，而山人兩札在焉，問之燦，能道山人所由來跡，予詰之。燦曰：「孫山人與燦大父世交也。予日向孫山人苦秘其所由來，卽世交山人，乃肯泄於乃大父耶？」燦曰：「非也。曩嘉靖某年中，丞諸暨之縣者曰孫鏞，罷官貧不能歸，客寓楊州之江都，而燦大父世商於鹽，遇鏞頗傾蓋。一日偶及山人事，鏞大慶駭，一一道山人所由出亾事。大父鈎致鏞，山人形貌云何？」鏞曰：「如此如此。」鏞又曰：「鏞父伯叔名某也，字某也，便走取所隨譜合之，果合。」

徐文長逸稿

卷二十二

三十二

鏞以告其子某，并携其子某來，子貌亦稍似山人。鏞遂問燦大父云：「我叔今何在？」燦大父云云。鏞強我大父偕至湖，拜其世母施，并其已嫁妹三人相對而哭。失聲，左右亦無不涕者。萬曆某年，諸暨志來，予閱官師表，嘉靖十二年所列官師表，縣之丞果孫鏞也。乃曰：「蜀人而山人舊自稱秦人，非志者誤秦爲蜀，則山人本蜀人而謬爲秦人也。」蜀西北通秦界，或山人亾時始由蜀踰秦，客寓太白山，已乃抵浙耶？當問諸修志者。

外史曰、太白山人、初以抄事府、再以吏、此蓋不足垢累其終身也、終山人之身、豈徒以詩重寃其履庶幾沈雲卿之流歟、戰國有侯生、秦漢之際有張耳、陳餘、竝監門小吏、餘且受鞭笞矣、鞭笞亦何足爲辱、然耳餘慕富貴者也、况得語於太白山人、冥冥鴻飛者耶、失金而逃、遂失吏天之助、山人厚矣、

難者曰、銀之兩而千、爲劬六十四、昇須兩壯夫、兩滿四百、幾半千矣、府遺此、必不靳兩夫、然則當盜際、三人同亡耶、卽亡府一、不逮繫其家耶、曰、子以公事揣

徐文長逸稿

卷二十二

三十三

也、此特府私耳、弘正間、於私爲諱甚、府托孫、必不令六耳預聞、孫不歸報府、府必諒孫非負已者、其不歸必變生不測耳、又安知孫亡走之後、不有展轉飛密、以盜故報府耶、諺曰、狗嘴盜、痛不號、府逮其家、則號矣、難者曰、子何信之深也、曰、燦何預辨、以待我、

徐文長逸稿卷之二十三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評選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祭文

祭九江封君

嗟嗟先生、鄉之耆碩、隱於釣耕、遠迹城郭、旣謹取予而慎、然諾、鄉人評之、謂古太樸天降時、雨山川出雲、神啟翁衷、於馬北、棘邦畿、千里羣彥、聯卷叔孟、翩翩一飛、冲天高第、大廷復膺翰選、柱史特推、郡堂妙

徐文長逸稿

卷二十三

一

簡萊子迎翁、曾孫養志丘壑之懷、無日不繫、丹旄來歸、觀者懷涕、猿辛崔楚、以日爲歲、某彼小子、潦藻薦翁、翁素恕容、庶幾弗侗、

祭李太夫人

代

天啟名世、必稟鉅資、匪直父道、亦藉母儀、名世伊誰、我公佐、辟維太夫人、以誨以育、當其誨公、法度矩矱、非禮之事、勿接耳目、公則呂公、夫人申國、公仕翰苑、大肆文章、旣爲國師、造事有方、公則文忠、母維歐陽、公攝冢宰、進賢退濁、由母之言、以知處、嘿母維韓母、

公則康伯。迨公平章。母益嘉慶。多母福壽。手詔存問。緝紳榮之。車馳馬競。母維晉國。公則文定。自家而朝。維母實勞。自始至終。維母極榮。母生之祭。天下所欽。知母之德。維某最深。令子明公。不我遐棄。庇覆提携。於茲二紀。暨諸孫子。桂茁蘭揚。顧予塵襟。每挹其芳。義切通家。分猶子母。聞母之訃。寧不悲楚。靈旛南旋。路出武林。哭母於旅。敢布下忱。

祭何老先生

翁十八而名聞於吾儕。又五而爲人師。八十而猶客。

徐文長逸稿

卷二十三

二

燕邸又二而始素以歸其溫也。玉其錯也。石故已攻矣。而亦可以攻人。其下也。籜其上。也。檀故塞耳於原壤之歌。而亦能事其大夫之賢。蓋廉而不見其劇也。和而不見其不恭也。百世之下。聞風興起。意者庶幾於夷惠之間。抑翁之始終大槩云爾已矣。而其彬彬班班。綠綠莽莽。若唾者之霧下。卽更僕以數。不給也。而况得枚舉於數尺之誄之云云。於乎。下有蒼龜。則上有青雲以覆之。天有醴泉。地有琅玕。鳥則有鳳凰。以飲之。味之主有鄭公。客則有康節。以左之。右之。矧

遠游之一日。宛坐。旣於奕棋等。堯夫之觀化集諸宿。以長辭。殆同源而異跡。又何可以雄雌於乎。恬耶。安耶。惟觴與咏。大耋以終其年耳。蟻則慕之而已。何嘗。邇耶。旣多男子。荷且壽耶。獨屢空耳。堯夫在昔。有餘緒耶。翁固無憾。翁無可唁。乃吾儕之聚哭也。不幾於累翁之天耶。

祭羅封君

代

惟翁太古樸致。盛世逸賢。蘊德高蹈。好爵靡干。長公嗣之。瓜瓞以綿。教以義方。授以家傳。大庭首舉。允矣。

徐文長逸稿

卷二十三

三

哀然。翰苑蜚聲。成均陶甄。南北重寄。宗伯衡銓。辟彼霖雨。翁先爲雲。辟彼溟海。翁河以源。辟彼嘉玉。翁璞以函。辟彼良金。翁鑛以緘。公旣大用。翁亦蒙榮。家庭趨經。溪山臥龍。翁胡厭世。披髮大荒。而俾長公。弗究其功。四海缺望。朝失股肱。閔予小子。叨公門屏。竊宰畿疆。割雞製錦。感公之知。不遑食寢。佩公之教。惕焉惟謹。公丁外艱。以職曠臨。豈月屢遷。何以爲心。敬遣一忭。陳詞薦藻。臨發南翹。不勝悲悼。

潘承天祭陳封君

於維太翁，間氣以鍾，孝友睦姻，姪恤兼縱。平周賓六德，翁無一歉，緩急扣門，拯人於險，學優厭仕，弟子如雲，執經問難，若後而瞻，裹糧就道，負笈擔簦，不遠千里，扣陳先生如饑得黍，如渴得漿，各充其量，滿腹而行，問詩問禮，長公庭趨，羽儀天庭，出其緒餘，長公既貴，公被榮封，高卑俯仰，乃如未榮，郡邑大夫，再屈更老，衆人嘖嘖，翁自耿耿，長公理泉，不茹不猛，翁亦勉之，肺嘉宜謹，長公掌故，於彼晉陵，勉以安定，兩齊是程，自壯而老，自老而耄，著書簡帙，山竹可竭，及其革，徐文長逸稿卷二十三

四

也危坐終日，垂訓萬言，梧捲手澤，於乎若太翁者，寧非席上之珍，人中之傑也，耶某忝松蘿翁教，實多棄某而去，傷如之何。

與諸士友祭沈君文

嗟乎哉，公之奇塊超卓，芳鮮而磊落也，將古之人，疇可以擬之耶，英年茂學，高蹈賈生，請纓係虜，齊軌終軍，借劔斬佞，抗蹤朱雲，惟斯數子，吾方以擬公於生，而公之歿也，詆權奸而不已，致假手於他人，豈非激裸罵於三弄，大有類於撾鼓之禍，衡耶彼數子之駁

矣，敢望公之醇精，矧遭時之方泰，依日月之盛明，乃遽罹於慘辟，胡天道之足馮，豈蒼蒼者將以短公之世，而欲以永公之名，嗟哉奸魄永淪，忠魂不灰，絕塞艸青，掩公何壘，令子壯士，伏闕陳情，返公之骸，以妥先塋，以忠見膠，何代不有所賴，蓋棺事定於久，忌讒奢質，員走尚囚，今也聖明，釋孥於收，檣構飛罪，待珂始原，今也聖明，亟洗其冤，主仁臣直，父忠子孝，所係剛常，豈直光曜，聚哭傾里，朗誦哀章，將以激懦，匪以悼亡。

徐文長逸稿卷二十三

五

祭馮母文

代

於惟太君，憶其始生，得坤之柔，來歸於馮，君子好逑，翁家郊野，枕石漱流，荷莛躬耕，良田數丘，太君餉之，相敬如賓，孟光舉案，嘆息路人，迨臻中壽，長子矯翼，一飛冲天，太君微憚，雖曰憚矣，匪動色矣，校諸未矯，宛如一矣，宗親或窘，待粟而炊，他或厭倦，太君嘻嘻，細至臧獲，貴則苛細，太君臨之，兒女泄泄，自郭至郊，靡不合掌，大慈後身，具水月相，集等何幸，友太君子，太君撫之，視子無異，子也按滇，遠在萬里，太君疾革，

待訪忍死、某等聞之、幾欲掩耳、郭南藻、滿太君所臨、有齊季女、嘗禴以蒸、某等豆俎、亦藻以淪、太君歆之、恕其菲薄、

祭陸錦衣代

余讀昌黎所爲馬氏誌、述其曩時見司徒公之狀貌、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其子少傅、翠竹蒼梧、鸞鵠停峙、能守其業者也、迨十六年、而哭其子少傅於尚書之分司、予每嘆此以爲天之生人、苟無意於大用之也、則不宜鍾是萃美於

徐文長逸稿下卷二十三

六

其身、以爲有意於大用而鍾之也、則不宜奪其年、使不得以自見、故凡如此類者、嘗置之以爲不可曉、今錦衣君若其尊君太保公、非吾曩昔之所締交而親見之者耶、龍虎變化、太保公其司徒之傑魁與、鸞鵠停峙、錦衣君其少傅之能守其業歟、粹美既鍾而大用莫展、天道其可曉耶、予不敢自托於昌黎、而於君之尊公、素辱通家之好、則哭之於幕中、而馳是語於君之樞前、以慰之而已耳、

祭張御史母代

惟母蕙質秀壤、珠德潤淵、笄珥共師、里閭推賢、相夫君於雁弋、成令子於態尤、爰對大廷、寵命首仙、息之選入班、蘭省行人、避驄馬之鞭、遡荻書之風、教將邁歐而比孟、計鸞章之盛典、諒自委而窮源、胡入月之有侶、遂乘雲而上仙、俾鵷鵠九仞之翼、方決雲而阻、奮駿駒千里之足、乃歷塊而停騫、某等誼重年家、於冢君既忝手足之愛情、同哀戚於吾母、寧忘怙恃之天、苦宦游之旅食、僅致采蘋之奠、念靈輻之就道、愧無臨壙之緣、於乎痛哉、

徐文長逸稿下卷二十三

七

祭趙母文

於乎太君之佐少叅公、婦道盛矣、其撫左臺公、母道盛矣、而左臺公以德業致高位厚祿、太君之享也盛矣、年幾於耄壽也盛矣、而其子孫輩幸姻於太君之子孫、顧猶若不免於憾焉者、乃特子孫輩之在他日、當婚之時、不及太君之撫摩教誨之也、其憾也小也、而某則以爲左臺公以太君之故、不盡其仰報、主上之隆遇、以爲憾、其憾也大也、於乎尚享、

祭朱刑部代

古今以家學相傳、父子兄弟間、自相師友者在漢則有桓榮與諸桓、在宋則有太中公與二程、最茂且顯矣、其在我、明固亦代有其人、然幸相與者、則刑部君其一也、君仲氏翰撰公、予相知最早、甲戌役於禮闈、自是必得與君知、邇其家學之源、君之翁泰州公、猶桓榮之在漢、太中君之在宋、伯仲者其經猶之諸桓、其道亦守二程之道也、而君起稍晚、方以廷對稱旨、試以理其爲人、又恭遜以恕、宜其免早發先萎之災、獲福謙持盈之報也、而今顧止於此、噫天之徐文長逸稿卷二十三

人

徐文長逸稿卷之二十四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評選——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王思任季重父
雜著
徐侯去思碑陰
循良之政、清廉之守、二百年來、如公幾有、黎民五袴父老一錢、立石懷恩、垂千萬年、
刻五泄寺石鼓
銀河墮流、觀者忘休、深林無人、杳不可留。
徐文長逸稿卷之二十四
評字 亦當存其字數
黃山谷書如劍戟、構密是其所長、瀟散是其所短、蘓長公書專以老樸勝、不似其人之瀟灑、何耶、米南宮書一種出塵、人所難及、但有生熟、差不及黃之勻耳、蔡書近二王、其短者略俗耳、勁淨而勻、乃其所長、孟頫雖娟、猶可言也、其似算子、率俗書不可言也、嘗有評吾書者、以吾薄之、豈其然乎、倪瓚書從隸入、輒在鍾元常薦季直表中、奪舍投胎、古而娟、密而散、未可以近而忽之也、吾學索靖書、雖梗槩

亦不得。然人竝以章艸視之。不知章稍逸而近。分索則超而做篆。分間布白。指實掌虛。以爲入門。迨布勻而不必勻。筆態入淨。媚天下無書矣。握入節乃大忌。雷大簡云。聞江聲而筆法進。噫。此豈可與俗人道哉。江聲之中。筆法何從來哉。隆慶庚午元月。醉後呼管至。無他書。漫評古人。何足依據。先生評各家書。卽效各家體字。畫奇肖。傳有石文。

里優者持象索書

客有持此象者。謂予題之曰。此新建伯家館客李君徐文長速稿。卷二十四

爲我傳者也。予卽象以觀其人。似矣。因語之曰。今欲求似伯者。如楚之似孫叔敖者。將屬之誰耶。

四時讀書樂題壁

雄讀書。春花滿。散朱碧。點班管。
亂讀書。夏風涼。苦無膏。螢聚囊。
符讀書。秋月隨。新涼入。親燈火。
康讀書。冬雪厚。就以映字如畫。

水神殿廻文燈詩

新架燈垂高殿殿。舊場毬蹴鬧芳年。
春花有幾能希賞。夜月無多惜早眠。
輪迴馬蹄盤作陣。燭抽蓮葉嫩。

如錢人游厭聽催壺漏。客醉扶看墮鬢鈿。

紀夢

歷深山皆坦易。白日道廣縱。可數十頃。非甃者。值連山北。陞衙署四五所。竝南面而闔。戎卒數十人守之。異鳥獸各三四羈其左。不知其名。予步至其中署地。忽震幾隕。望山北青林茂密。如翠羽。亟走直一道觀。入守門者爲通於觀主人。黃冠布袍。其意留彼主人曰。此非汝住處。謝出。主人取一簿揭示某口。女名非渭。此哂字。是汝名也。觀亦荒涼甚。守門及主亦竝藍縷。徐文長逸稿。卷二十四

其二

時入匿羣山人家冷室。而羣山乃壁河之東。非西也。韓生陪馬。諸監移節羣城五百。及客無數。韓爲之耳目。邀招以往。童子隨者似東。似一二客踵至。輩僞楊曲至。卒曳以行。到一曲巷。某曰。幸決某百等諾之。不百武。羣山西上。一白羊。大可如一大驢。而脚高。逐一白大羊。眼竝黃金色。伯見之。怖而反走。誤叫曰。虎來。虎來。某爲大白羊所鉗。鉗項右不傷。亦不痛。十八年。

五朔夢

優人謔

紅場銀燭劇崔張，劇竟場中燭不長，崔姥杜師生也
張鶯耶紅耶兩女郎，無人不解罵鄭恒，恒言五人盡
惱我，我雖一人亦惱五，世間曲直不在多，一人真能
惱五個，劇技固小理則大，侏儒長飽方朔，餓閒朝閒
笑帝座，臥規十五城，大鐵錯丞相者誰，公孫賀

書馬湘蘭畫扇

前有九
妓題咏

與題優等妙在目前

點綴而已

徐文長逸稿

卷二十四

四

南國才人不下千百，能詩文者九人而已，才難不其
然乎？

戲題王雲山家慶圖

王父子俱
能寫真

父書子不像，子書父不真，自家骨肉尚如此，何況區
區陌路人

吳伯子望雲圖歌

聳危玉兮崑崗，遶萬里兮何長，翩縞衣兮素帶，皓鶴
舉兮鸞翔，奉北堂兮萱艸，懷大椿之迅征，悲遐志
之須臾，披選書于三冬，望流水與白雲，知孝思之無

窮

春日同馬策之王道堅王芝禪師至寒泉庵偶

得偈一首

時嘉靖
甲子歲

禪阿子坐方丈，比丘尼往普陀，連日碧桃留，蓋一帆
滄海澄波西日，斫柴歇斧東村，搬戲打鑼，種種寒泉
幻景，念念此心波羅

吃酸梨偈

你也痴來我也痴，那有心肝挂樹皮，東海也無頻婆
果，且留性命吃酸梨

徐文長逸稿

卷二十四

五

題放鶴圖二偈

風鳶牛鼻孰堅牢，總是繩穿這一條，借與老夫穿水
牯，鴻山和尚不曾燒

其二

紙鳶是真還是假，鳶繩是線還是絲，今日饒君禽與
鶴，他年難避鼠和貓

菩薩蠻

觀音大士蓮座既為風所壞，觀音自然
站立，風無奈，觀音何也，此戲謔三昧語

蓮花骨子黃泥作，金邊粉瓣觀音座，蓮性拔泥生

觀音不惹塵。大風吹落果蓮花。沒處躲。語風莫賣乖。
觀音站起來。

榜聯

龍山隍祠

王公險設。帶礪盟存。八百里湖山。知是何年圖畫。
牛斗星分。蓬萊景勝。十萬家烟火。盡歸此處樓臺。

隍祠下殿

表裡金湯。卽擬黃河如帶。泰山如礪。而國以永存。歲
歲輪臥。龍瑞艸。

徐文長逸稿卷二十四

六

贊襄天地。要使雨不破。鬼風不鳴條。而人皆安堵。家
家駟。坐鹿標枝。

雲門正殿

舉世間以日月燈。方能顯相。乃知六根六塵六識。幻
妄之由。消礙入室。何異散一漚于海。
在谷中見牛羊鹿。時出成羣。可証小乘大乘上乘。接
引之品。超凡躋聖。莫令虧九仞爲山。

雲門書樓

月色印床。乃心境凡塵一掃。

溪聲到枕。正浮生大夢初醒。

白家庄

燕京義塚扁曰東越義庄

義利關頭三岔路。乾坤窩裏一家人。

荷鍾任穿埋。何必南枝方宿鳥。

脫驂先故舊。且于東越試眠牛。

贈王海牧

王善訓。剛先生之門人。

有跡傳青簡。無名入黨碑。

一枝堂

先生自居。迤邐郡學。

宮牆在望居三卜。天地爲林鳥一枝。

徐文長逸稿卷二十四

七

沈青霞先生祠

公道自然明日月。忠臣何意祀春秋。

開元寺大殿

檀爲祝釐之重。暫集衣冠。劒佩儘宜齋沐。焚修况前
臨。芹沼後倚花封。並稱高山仰止。念錫檀家。搬柴運
米。觸目皆證果圓機。切莫向糟丘畔。時酣花鳥。醍醐
看天堂立登。笑地獄枉設。

寺當輻輳之屢。則凡濕化胎卵。未免屠沽駢駘。若故
殺養生周。貪恣狡便墮涅槃海無邊。今禪林輩。暮鼓晨

鐘何在。非。阻。人。水。鐸。但。能。子。枕。頭。上。常。見。蒙。牛。敲。赫。許。今。朝。入。市。與。昨。日。不。同。

五友齋 松竹梅蘭并主人

松竹梅蘭四君子。落落孤標誰可入。儂朋友。社笑。譚詩酒。一老夫。寥寥寡合。自應爲爾主人翁。

尊生齋

細讀襄王始信等浮雲富貴。

忽疑莊子何緣又舍魄鳶鳥。

小室

徐文長遠稿 卷二十四 八

閉門留野鹿。分食與山雞。

正義堂 書白家庄後

魄葬此。魂無不之。吳札樣傳。今越冢。民同胞。物吾與也。北邙意合。古西銘。

鐘樓下關神殿

鐘閣爲鄰。追。蠡。永。卿。靈。響。護。

郡山作主。臥。龍。重。待。美。髯。來。

戲文臺

四美具。二難并。人。政。好。逢。場。作。戲。

千金多。一刺少。天何不轉夜爲年。

贈某禪林

春風大衆迷花雨。夜壑孤藤看佛燈。

張水神

舟楫顛危。魚龍山沒。賈客但放膽以須。素患難。行乎患難。

平生忠義。今日風波。神明直舉頭如在。叫一聲。立應一聲。

望海亭

龍山頂前郡守洪公先書首句沈吟無偶先生適至因令成對大快稱賞

徐文長遠稿 卷二十四 九

放眼千山外。無言一笑中。

教場關神祠

遺恨在偏安。未了蛟龍池上雨。柄神鄰教閱。如聞泥馬夜來嘶。

燈謎

他字

問管仲

佯字

何可廢也。以羊易之。

洲字州字

三點水、六點水、稱呼同、左右異、

蜜蜂窠

放之、則、彌、六、合、收、之、則、退、藏、于、窠、

竹簾

不用刀、只用篾、勒、碎、風、劈、破、月、

走馬燈

但見爭城以戰、不見殺人盈城、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泰字

徐文長速稿入卷二十

十

二畫大、二書小、

卜字

上又無畫、下又無畫、

半邊銅錢

四書一句、不能成方圓、又骨牌名、天地分、

一八

曲牌名一個、懶畫骨牌名一個、人不就、俗語一句

撇脫、又一句、忘八、

井字

四十八箇頭、

湯字 古人名二箇

曾點成湯、

用字

上有可耕之田、下有長流之川、一月復一月、兩月共、半邊一字共六口、兩口不團圓、

孕字

先寫了一撇、後寫了一畫、

田字

徐文長速稿入卷二十四

十一

四山縱橫、兩日綢繆、富是他起、脚累是他起、頭

做影戲

做得好、又要遮得好、一般也、號做子弟兵、有何面目

見江東父老

黃蜂 如夢令

舞處、腰肢纖瘦、繡處、金針斜透、歸到洞房中、羞見蝶、雙鶯、偶知、否知、否、命裡生來獨守、

燈毬

六箇姊妹閒耍、搭起鞦韆、一架、高燭照紅粧、多在星

前月下春夜春夜處處柔腸牽掛

花燈

四面笙歌四沸兩脚何曾着地只爲有情人遠在碧雲天際迢迢迢迢流盡兩行珠淚

帳偶

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放鶴

孩兒意只爲功名半張紙臨行時慈母手中線費幾

徐文長逸稿卷二十四

十三

許只要去扯不住不愁你下第只愁你際風雲腸斷

天涯何處

銃模

有放心而不知求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

呆字

出自幽谷遷於喬木

觚不觚觚哉觚哉

四箇角四箇爪頸上一個安得巧兩個尾巴象者少似老非老似考非考似戈非戈似找非找

傘

開如輪歛如槩剪紙調膠護新竹月中荷蓋影亭亭雨裏芭蕉聲肅肅晴天則陰陰則晴晴天之說誠分明安得大柄居吾手去覆東西南北之人行

皇曆

模着無節看着有節兩頭冰冷中間火執

筆

少年髮白老年髮青有事科頭無事戴巾

酒牌引

徐文長逸稿卷二十四

十三

錢之名號若形若文字若隱語若象物若改年蓋自

葛天軒轅

非有熊氏也

尊盧氏曰幣始以至於今所呼曰

板兒棍兒而猶未知所終也殆百紙不可了尤瑣者

漢武新莽隋唐間志也諺云財壓當行勢壓奴僮語

若墮駟儉然與貨殖篇什則下之百則役之及子輿

氏所稱小役大弱役強皆天也之旨何殊哉終身爲

魚而求避濕無之也阜陶謨曰載采采微哉之哉庶

哉博徒譜錢四十某增十有八與酒徒共之其事則

焦革畢卓其文則諱抹子曰其義則某糟粕之矣

自半錢至
萬萬錢止

半錢 半輪殘月掩塵埃依希猶有開元字想見清

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 李氏詩

一錢 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 李白

二錢 一夜水高二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南市津

頭有船賣無錢即買繫籬傍 杜子美詩

三錢 唐項仲山清甚每飲馬渭水輒投三文

四錢 賣油翁弄巧取錢置胡盧乃反臂於肩取

杓油注錢口如線注畢而錢四邊不濕

徐文長逸稿卷二十四 十四

五錢 豹皮下取五文錢買爪

六錢 臣愚以爲朝廷既取六色錢雇役此最良法

蘇東坡
奏議

七錢 改王
衍等

八錢 趙克國疏云湟中穀斛八錢糴 若干
斛則羌

人不敢少動

九錢 每恨陶彭澤無錢對菊花如今九日至自覺

酒須賒

十錢 兩束焦薪僅十錢雪深泥凍自堪憐市城不

念清狂瘦盡日厨頭不斷烟 清狂郭詒詩

二十錢 計然曰夫糴錢二十則病農病農則艸不

辟 越絕書

三十錢 才名三十年坐客寒無龜頭有蘇司業時

時與酒錢 杜子美詩

四十錢 烏紗巾上是青天檢束酬知四十年自笑

平生臂鷹手挑燈自送佛前錢 司空圖

五十錢 郝子廉一介不取過姊家飯密留五十錢

席下而去 風俗通

徐文長逸稿卷二十八 十五

六十錢 喻希學淮關志凡船梁頭滿八尺稅錢六

十文

七十錢 蒼茫城七十流落劔三千月分梁苑未來

給水衡錢 杜子美詩

八十錢 孟康註國語母子錢云錢重爲母輕爲子

若市八十錢物以一母當五十以子三十足之

九十錢 計然曰夫糴錢九十則病未病未則財不

出 越絕書

百錢 手拄一條青竹杖真成自挂百錢遊夕陽西

下山更好深林無人不可留

黃華老人王廷筠書傳不知誰作

二百錢 唐永徽以後海內富庶絹疋二百錢

一書生另

詳

三百錢 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

杜詩

四百錢 天有所短錢有所長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魯褒錢神論

五百錢 五百青蚨兩家缺赤洪崖打白洪崖

丁渭詩

六百錢 劉寵召入有五六父老人賁百錢送之

七百錢 唐制 職三班月俸七百錢羊肉半斤

徐文長進稿人卷二十四 十六

八百錢 齊俗尚烏紗巾家家踊貴其一家特榜其

門曰本家每頂只賣八百文

小說艾子

九百錢 和凝問馮道靴價道徐舉左足曰九百凝

怪已靴直倍之方罵其委買者道徐舉右足曰此亦

九百

千錢 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

張詠

判盜錢者詞

二千錢 漢法卒更無常人送爲之貧者欲得顧更

富而當更者因出錢顧之月二千

三千錢 孟嘗客三千邑入不足使人出錢於薛

本傳

四千錢 東坡與少游書每月朔取錢四千五百畫

爲三十塊挂屋梁上每旦用畫叉挑一塊用之余者

以備他用○註似月所用錢不過四千也

五千錢 惡少王力奴以錢五千召黥工於胸腹刺

涅山亭池榭艸木花鳥無所不備

酉陽雜俎

六千錢 官作既有程煮鹽烟在川自公斗三百轉

致斛六千

七千錢 唐開元後米斗錢七千

食貨志

徐文長進稿人卷二十四 十七

八千錢 計然曰夫糴錢上不過八千則農末俱利

越絕書

九千錢 杜祈公曰我致政後必買小駟直八九千

錢者着麤麻衫跨而入市看盤鈴傀儡

萬錢 何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筋處

二萬錢 劉延之送淵明二萬錢悉付酒家稍就取

飲木傳

三萬錢 孫之翰人餽石硯云直三十千呵之得水

孫曰日費水一担止直三錢還之

四萬錢 蔡君謨造貢茶每片直四萬錢

五萬錢 褚遂良問虞監曰吾書何如永師虞曰聞

永一字直五萬錢公豈得此

收陶谷夢少時換服

六萬錢 汝陽三斗始朝天張旭三杯艸聖傳左相

日興費萬錢

七萬錢 北魏宗室元誕鎮齊所遣采藥僧還問外

間有何語曰但言王貪誕曰齊州七萬戶我到來一

家未得三斗錢何貪也

八萬錢 唐高祖入長安民間行纒環錢積八九萬

徐文長逸稿卷二十四

六八

猶不滿斗斛

食貨志

九萬錢 蔣潛路遇爛屍每鳥集啄則尸頭見一小

兒驅之蔣追視之則所簪者通天犀也後入王武岡

家得錢九萬

十萬錢 張延賞爲度支欲辨出一冤獄誣者恐再

三帖潛上錢十萬文張曰錢過十萬可以通神竟停

辨○又昌黎舍錢十萬修黃陵廟且作碑文

二十萬錢 顏公二十萬盡付酒家錢興發每取之

聊向酒中仙

三十萬錢 董宣知維陽至格殺主家僮光武召宣

令拜謝宣不從令人按項亦不倒賜錢三十萬呼爲

強項令

四十萬錢 郭元振爲太學生家送錢四十萬有言

五世未葬者貸之不問名姓○崔郊有婢賣與某得

錢四十萬云云

五十萬錢 曹彬下江南還上客使相之賞乃賜錢

五十萬彬曰好官不過多得錢耳

六十萬錢 大蘓與楊元素書聞任郎中子欲賣荆

徐文長逸稿卷二十四

十九

湖庄子 直六十萬先只要若干

蘓全集

七十萬錢 唐宰相王涯女乞錢七十萬買一玉釵

涯拒之曰一釵七十萬此妖物也

八十萬錢 臣聞熙寧中蘇杭等州草灰者凡八十

萬邇者年饑更倍熙寧乞賜上供錢應副

大蘓奏議

九十萬錢 王仲舒觀察江西西道奏罷推酷錢九

十萬

昌黎選墓誌註一本云九千萬非

百萬錢 劉毅家無甌石之儲樛補一擲百萬

千萬錢 崔烈入錢五百萬得備九卿及拜漢靈臨

軒謂左右曰儻不少靳可至千萬○宋季雅與呂僧珍爲鄰曰千萬買鄰

萬萬錢 愚今考經國之制爲居家之法隨資產之多寡制用度之豐儉合用萬錢者用萬錢不謂之侈合用百錢者用百錢不謂之吝是取中可久之制也

梭山家制

張鷟之文如青銅錢萬選萬中號青錢學士

徐文長逸稿

卷二十四

二十

徐文長逸藁二十四卷

江蘇周厚靖家藏本

明徐渭撰此本爲其鄉人張汝霖王思任所同選如求卷所載優人謔吃酸梨偈放鵝圖偈對聯燈謎諸作鄙俚猥褻豈可入之集中鮑照集中戰字謎恐非當時舊本未可援以爲例况照詞猶雅不似渭所作摸著無節看著有節兩頭冰冷中間火熱之類也

朱邦憲集十五卷附錄一卷

〔明〕朱察卿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六年朱家法刻
增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朱邦憲集

十五卷》提要

朱邦憲集序



邦憲家黃浦去余鄉百里
而遙其所游盡豪賢長者
而與余友獨晚交晚而文
酒之好獨最深亡何謁余
傳其事亡何邦憲卒亡何

序

二

其子家學家賓家教家法
等梓其遺詩文數百篇而
屬余序之蓋余與邦憲交
僅十年而終始若隔世然
第所以為邦憲者亦略備
矣邦憲之於詩雖不專為

高岑亦時々入錢劉然意
清而調和遠於拘苦粗豪
之二端至其為文止但東
京駿々乎初元竟寧之悉
小語隋削之不在柳河東
下矣間者司邦憲晨起盟

示序

二

帟罷即外屨恒滿又多所
造清與報謝里社率醪輒
居首三老有疑難一切居
間解紛皆以屬之邦憲稍
日下春泥々杯勺間笑不
知其於三餘之晷若何而

考隲經傳精核若此也其
所為詩酒慨慷多於舞衣
歌扇得之大槩若是者氣
有充而辭或不能無累文
何能清其意而和其調至
此也邦憲雖不得官為其
名高而謁文者相踵邦憲
又不忍謝絕必令得意去
計邦憲之事與酒十九矣
又何能戲琢工詣至此也
古之於詩文類不能相通
而其所謂工者務進之於

入序

三

窮谷荒野杜門腐臺而得之天之賦邦憲抑何異哉邦憲所家善友生曰沈明臣彙集多其校讐然明臣間為余言邦憲雖不能釋事與酒其操觚染翰無

本

四

異於齋居時第篇成令人彈射之隨語即竄易不工不止也虞已哉邦憲矣其所謂事與酒者敵應而神不累者也茲所以成一家言哉或謂余寔似邦憲毋

論似不似邦憲之有余之足稱知己矣

萬曆戊寅秋八月

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南京大理寺卿友人瑯琊王世貞撰

序

五



朱邦憲集目錄

卷之一

古樂府

田先生

聶政

荆軻

侯生

五言古詩

江上懷馮子喬

爲亡妻寫照

對簿詩

怨歌行 三首

雨中感懷

送沈嘉則還四明

朱邦憲集卷目錄

雜詩

夕發次嘉則韻 二首

湖中風作帆不及下巨浪入舟書卷盡

濕舟人相顧失色賦慰同行

城居事紛沓

亡妻百日

七言古詩

張公洞

善權洞

東家女兒行

荆溪夜行呈嘉則

送友人謁選

見月行

壬戌除夕

謁征西 廟

寄張鳴教

米家女行

卷之二

五言律詩

荆溪雨泊

宿祖堂山寺

聽雨分得流字

千山曉發

見白髮

與陸子行夜話

徐北都子與邀酌濟上楊園分得愁字

元日訪周彥甫 送嘉則入閩

秋日過家兄邦大園居

朱邦憲集目錄

出郊

贈孫秋官元之

哭韓元良

懷邦肅弟

送王美人爲尼

贈吳山人

和張明府子謙春杪見懷

懷嘉則

石啓文庭中晚集

迎陳太守孔質喪夜泊江上

晚行

輓朱近臣

泊下雒濱

過西九湖得哇字

山中讀書爲潘士遠賦

和張玄超貂字 和董子元秋字

和莫子良西字 四十一生朝

病中喜嘉則至 荅王叔楚

句曲道中值毋忌日有感

兄弟今何似 寒食葬亡妻

顧舍人見過 子喬過話

嘉則過訪 泊城東懷子元

吊宋子明客死漢陽

不寐 陳魯若見訪

朱和憲集目錄

三一

同姚汝晦張玄超唐世具集顧汝和池

上樓 史太守席上

除夕送彥甫 過新安次嘉則韻

竹堂蘭若訪懋上人不值

得嘉則書有感 贈呂山人中甫

人日集顧四舍人王泓館得朝字

拜喬伯舒墓 樞密巷尋黃六秀才

得嘉則書 送顧汝中爲郎

病後訪陸符卿子傳留酌齋中作

拜姚汝晦墓 集王泓館分得平字

哭董子元 二首 木蘭閣爲張次積題

送彥甫遷居 荅王虎文薦吳山人

穆宗皇帝輓章 四首 晚行

雪霽次嘉則 七寶寺懷徐伯同

秋日訪子喬 對月懷山中諸友

夏日同馮子喬王壽之黃清甫潘叔兼

張長輿酌王泓館得鄉字

元良北歸留酌齋中有作次子喬

朱和憲集目錄

四

汝和使館夜話 題杜孝子雪夜墓歸

練川城西別潘寅叔同子喬作

送嘉則歸鄧 九月卧病寄社友

秦子聲教授山中却寄

王和仲自京師歸即過海上賦贈

碧浪湖懷嘉則 觀區園雜鶴

大柳驛見汝和題壁有作

謝陸承道都事人日携酒過訪

對月懷山中友人作

送劉季球遊茅山

卷之三

七言律詩

送人之邊

小祇園爲王元美敬美作

離資園爲元美敬美作

賦得塞上征人一首

送張博士維韶令上津

寒夜同顧汝修韓元良舍弟邦肅集家

朱和惠集卷目錄

五

兄邦大園居有懷唐光祿三丈

送嘉則遊中原 送吳給事謫馴象

秋日感懷呈諸同志

浦上望子元舊林同汝和作

讀故妓劉季招詩有感

送彭姬嫁人得恩字

江行感懷同嘉則作

訪諸七

送張鳴教沈嘉則歸越兼簡徐文長

郭次甫下焦山訪予賦贈一首

寄陸少宰平泉 病後寄莫雲卿

送王生南歸

張生別去一日值風雨大作賦此懷之

吊楊員外椒山 亂後過訪雪竹馮太

夢謁劇孟平原君墓覺後有感

避亂山中嘉則千里過訪賦此見况

長至日有感 哭亡妻

客夜次董子元韻

朱和惠集卷目錄

六

人傳子喬被寇無家賦此懷之

秋日與故鄉諸友登硯山

得顧舍人汝和書有感

和寄文太史 秋夜示弟邦肅

友人徵通 顧六汝所客舍

江南二首 江上逢沈嘉則至

寄慰鳴教下第和嘉則韻

九月廿四日觀兵浦上

贈盧樞 雨中言懷

送陸承道北遊太學

送董秋官原漢謫戍廣西

春日書懷
送顧汝由北上

謁王三渠吏部尚書

秋日過陸思豫山園

立春日集馮丈人樓用韻

二月六日
善權寺

送顧汝修北試

和陸太史秋日園居
二首

朱東隱集卷目錄

七

借雨軒

人日懷汝和顧舍人

送張玄超之京

送陸承道之京兼簡潘仲履

芸閣校書爲顧汝修作

陸子野同馮子喬過訪賦贈

兒子讀書山中承子喬過訪賦謝

訪徐汝寧子與不遇

泊湖州懷死友唐子迪顧汝達

吊浦時濟

送姚汝晦同顧五丈唐三丈入都訪顧

汝由伯仲

謝陳給事孔質祭先大夫祠

吳太守明卿入覲過吳門賦寄

甲子除夕

過何太史香嚴精舍同董子元作

贈陸生
爲韓長吉治墓地

九日集顧汝修山樓得秋字

輓張都事

朱東隱集卷目錄

八

借雨軒

孫秋官席上同馮子喬作

送胡明府罷官歸荊州

送楊邑博洞岳擢國子博士

秋日承張熙若秦子聲趙子家喬與立

高長文陳子有趙繩之張長輿醺錢

召飲賦謝

卷之四

七言律詩

秋日懷張鳴教沈嘉則

野泊

與馮子喬張鳴教沈嘉則晚坐

春遊感懷二首呈子與

樓霞寺

送陸二如晦之京

寄義烏簿張六

贈許太常

送張生歸鄞兼懷沈嘉則

感懷

送俞子如會試

張玄超免官歸却寄

顧光祿汝所將瘼病不能執紼詩以哭

朱和甫集卷目錄

九

之

徐子與僉事與李于鱗參政同載入都

舟次吳門寓書命于定交于鱗因各

寄二首

贈喬志一

寄吳太守明卿

二首

寄謝茂秦

枕上贈馮子喬

上徐相公

遲嘉則不至

懷子元

聞徐文長殺妻繫獄寄張鳴教

顧尚寶露香池七夕泛舟同張玄超董

子元顧汝脩作

孫秋官池上新居成招集社中諸友得

綠字

臧太守客死鄖陽詩以哭之

雪上訪王參政元美

泊長興望徐僉事子與天目山堂呈王

參政元美

送馬經僧賜公歸焦山

朱和甫集卷目錄

十

會稽獄中訪徐文長

謁范蠡祠

禹廟

卧龍山星宿閣

送馮子潛遊洞庭

送喬比部還朝兼簡徐君羽

除夕懷邦肅弟

人日和荅顧汝和廷評得安字

病足

少說還家却寄

寄荅光州傅士歐楨伯

送潘伯明守黃州

送嘉則入楚

與袁九齡齋中夜坐有感分得桃字

怡老園和沈嘉則

十四日再同沈嘉則袁九齡作

訪顧博士道行 送侯進士欽之還朝

五言排律

彭城道中得頭字

九月十日顧汝中有竹居夜酌分得今

字

朱東澤集卷目錄

十二

言排律

顧廷尉携酒過舍同沈嘉則諸君作分

得虛字

五言絕句

龍湫

和張長輿西園雜詠

清修館

白雲塢

春草池

桃花巷

贈虛上人分得白字

席上再送沈嘉則分得際字

夜

七言絕句

俠者

哭亡妻

同黎惟敬徐子與比部吳明卿給事登

太白樓分得頭字暉字

送馮子潛遊洞庭

顧汝修宅賞海棠

逢李筠

朱東澤集卷目錄

十三

過墻梅花爲張長輿作

和莫雲卿

吊故娼張麗人秋雲

和長輿煮茶

喜張鳴教持高蘇州書見訪

禽言

脫布襌

卷之五

序

韓元良遷斜橋叙

用拙集序

勾章聯句序

送俞夫子貢入京師序

江臯集序

山中葵母詩序

叔父子明先生蘆江藁序

送塾師沈子真序

送顧舍人還朝序

燕市集序

題橋集序

送韓元和赴塾序

長缺齋稿序

黃母序

刻滄海遺珠賦序

思齋錄序

趙子實作炊詩序

送彭美人嫁人序

卷之六

記

遊金陵諸山記

群忠祠記

上海縣重建預備濟農倉記

露香園記

墮蛙記

提鼠記

生蠅記

得鸚鵡盃記

顧汝和種菊記

醉蝶記

顧汝和買菊記

風木齋記

煮荷上泉記

破帳記

卷之七

傳

陳太守先生傳

馮節婦傳

張中丞先生傳

陸老圃傳

浦小癡傳

卷之八

墓誌

韓長古墓誌銘

亡甥朱承伯墓誌銘

沈靜修先生墓誌銘

喬伯舒妻瞿孺人墓誌銘

韓元和墓誌銘

沈祥卿墓誌銘

庶母陶顧二氏墓誌銘

女阿仙壙銘

小婦陸氏誌銘

叔父子明先生側室楊氏墓誌

鄭府君墓誌銘 馬姬誌

卷之九

行狀

先福州府君行狀

先府君逸事狀 先孺人行狀

先孺人逸事狀 亡妻唐氏行實

卷之十

行狀

繼室沈氏行狀 徐筠岡先生行狀

宋祁集卷之十

十一

續編

董子元先生行狀

喬伯舒先生行狀

故叔父國子生子明先生行實

顧汝元行狀 節婦王氏行狀

馮山人妻孫碩人行狀

卷之十一

祭文

祭廬州太守陳公文

祭顧汝所文 祭亡室沈細君文

祭董子元文 祭黃邑侯文

祭外舅靜修先生文

祭筠岡夫子 祭林夫人文

重扁永思堂祭 先父母文

祭顧御醫文 祭亡僕文

雜文

離亭分味詩引

跋張玄超叩頭蟲賦

跋盧月漁傳後 董大理幽貞集評

宋祁集卷之十一

十二

續編

雪馮山人紀遊稿後

刻曾大父葵軒稿

書友淚日紀 張鳴教像贊

月坡上人像贊 薦毋疏

忌日薦毋疏 存賢侯後疏

重修百步橋疏

卷之十二

書

復泰行人少說 復余君房

上徐相公

與沈嘉則

與張鳴教

寄陸子傳儀部

二首

寄文太史

與董王政原漢

與馮子喬

二首

與顧汝和

二首

與余君房

與彭孔嘉

與袁魯望

卷之十三

書

與沈箕仲

三首

與董子元

復傅體元

與吳明卿太守

寄徐子與太守

與潘伯明

與吳明卿觀察

與朱近臣

寄李伯承少卿

奉張東沙尚書

復沈肩吾

與徐子與太守

與王酉室吏部

與沈肩吾

與徐子與叅議

與沈肩吾吉士

卷之十四

書

與潘御史

復徐子與

三首

復歸進士熙甫

二首

與屠田叔

二首

與張孺穀

寄陸少宰平泉

與李于鱗憲副

與李于鱗子書

復陸侍郎

與殷無美

與陳翰林伯求

二首

荅歐楨伯

與喬允德僉事

與張伯起

與許太常

卷之十五

書

病中與子元

與袁魯望吏部

上伯兄邦大

與莫方伯子良

復晏司理

復莫雲卿

二首

復張尚書

與徐文長

與謝茂秦

上張明府子謙

與俞仲蔚

與王彰德純叔

荅張明府

與建章凌太守

代

附錄

故太學生象岡朱君墓誌銘 潘恩

朱邦憲別傳 陸樹聲

朱邦憲傳 王世貞

黃浦先生傳 沈明臣

朱先生傳 王穉登

朱邦憲集目錄

不肖孫長世重刻

朱邦憲集目錄

十九

長

朱邦憲集卷之一

雲間朱察卿

四明沈明臣嘉則校

古樂府

田先生

先生好俠節自刎鴻毛輕一死誰云報太子欲將此事堅荆卿可憐七首不得中荆卿俱死功無成功無成心自明一朝慷慨千年名田先生

聶政

朱邦憲集卷一

一

殺人避仇事屠狗軹里齊人耻曹耦仲子知君心獨厚上堂千金為母壽丈夫貧賤世所輕有材卓詭難知名一朝交結齊公卿報恩誰不捐吾生若令韓相為仲子政亦能為韓相死

荆軻

七首無功壯士醜函封可惜將軍首秦廷一死謝田光社稷何曾計存否不知秦王環柱時舞陽在前何所為當時太子不早遣待客俱來應未知

侯生

信陵救趙諸侯慄舍却侯生計安出公子隨車
執轡時候生北橋捐軀日曾聞公子輩帥師秦
秋直筆無將詞竊符殺鄙矯君令忍將此事酬
相知豈若毛公隱市間一言公子驅車還魏王
泣授上將印直走秦軍函谷關

五言古詩

江上懷馮子喬

美人不可見登高動遐思莫雲亂雪落日凝

朱邦憲集卷一

二

寒脂鳥聲獨樹觀人影疎楊池山空夢不到天
遠書來遲因君兩蓬鬢送我雙愁眉人生總百
歲落落誰相知

為亡妻寫照

當年永訣時城郭遭寇盜哭君不盡哀憑誰寫
君照一去泉臺隔日月幾明耀鏡鏡非舊顏開
琴異常調二兒君所遺今足供灑掃見兒疑見
君恩情憶年少良工寫兒真加冠儼君貌化工
本無心丹青擅奇妙憶昔毋棄兒兒方離懷抱

空存昏上影無復見嚙笑

對簿詩

日出雪不消天寒日亦冷蕭蕭枯楊下危墻見
人影對簿慚予來公門日延頸囚服僅僦啞囊
空吏徒屏懷刑愧君子惡慝時自省嗟彼群凶
心持石待下井

怨歌行 三首

妾年十六時侍君枕與余耶比絲蘿草難效鴛
鴦禽風波生洞房棄捐即分襟惟彈去時淚肯

朱邦憲集卷一

三

易來時心江水不西流白日詎東沉思君苦長
夜因之理理琴

憶昨出門時猶存合歡被未行君失聲別離豈
容易妾果罹罪愆焉能下君淚兩心各自明去
任良不媿上堂別老姑刺刺語君累寧斷新人
懽難違舊人意君非負心人妻妾情本異

父母見妾歸淚下不能止豈知妾恨深黃河詎
能比昔風抱何心賣妾侍君子不顧骨肉恩但
愛黃金美金盡家故貧人存妾難死豈若田家

婦朝朝共未耕

雨中感懷

春雨久不歇春寒戀衣裳駟馬斷委巷蝸牛蠹
空牆卧讀感舊篇惻惻多悲傷人生貴適意所
就何短長屠狗足成名秦龍終亦亡虎韓腐泥
沙繭絲成文章物理有盈虧人情空軒量不如
典春衣沽酒澆吾腸

送沈嘉則還四明

春風轉流鶯江烟暗高柳客子懸去帆故人薦

朱邦憲集卷二

四

新酒歲月幾別離乾坤亂奔走丈夫重功名世
路較妍醜騶生振雕龍荆卿藉匕首屠販終自
榮椎埋亦難朽去去各努力白髮暗中有

雜詩

妾本田家女作妾來市廛貧無明月珠煌煌照
人前夫君開洞房侍姬秦與燕微逐混妍醜退
讓忘後先不吹秦女笙不鼓文君絃豈期尚見
疾蜚語相駢闐銷骨競媒孽鑠金成熬煎嗟爾
懷棘心妾身何罪愆妾無妖冶容自爲人棄捐

妾顏果傾城爾亦當愛憐爾猶容唇吻況有同
居謀白日西欲沉河清是何年休想易顏謝人
世徒紛然

夕發次嘉則韻 二首

江深水不米入夕舟亂發乾坤幾青眼湖海多
白髮遠寺出微鐘寒沙動孤月酒罷人欲眠櫓
聲未云歇

潮迴岸若懸牽舟泥滑滑天寒酒欲凍風高燈
屢殺魚潛知畏網鴈過疑有札試問江上山倚

朱邦憲集卷二

五

天何秀拔

湖中風作帆不及下巨浪入舟書卷盡濕
舟人相顧失色賦慰同行

方舟出巨湖帆疾後飛鳥中流怒風師濤聲撼
天表榜人各相顧客子心若擣丈夫走四方南
吳北燕趙風波遍九區誰能隙中老衽席多危
機滄海有安道爲言同行入作德貴自保

城居事紛沓

城居事紛沓驅馳多荆蕪俯仰縛筋骨青襟漬

黃塵日出聽鶯聒挑燈念酸辛醉中有餘樂夢醒非閑身羨彼沙上鳥鴻鳬日相親爾我機客忘飲豕何逡巡人生苦役役豈如原憲貧何當謝人世閑關守吾真

亡妻百日

死者已百日生者猶未歸干戈載道路墓草空斜暉我身無所托爾竟憑誰依何如水上禽比翼時雙飛

七言古詩

張公洞

張公洞天下奇入門昏暗險且欹上垂下凸總恠石觸頭射股難長驅把炬丁寧聲亂吼兩足難支失先後張公有驢常倒騎到此知君難逆走此時欲出不得出倡者狂呼從者各側身學鼙鼙僂僂如橐駝拔崖挽磴肩相摩忽然一隙漏天日如出千尋萬丈之深波悠然仙境在空谷一洗雙睛炯吾目縱橫疑架珊瑚枝錯落還堆萬拳王飛梁懸棟空中閣鬼斧神工豈能鑿

王戶開來白日深石帆飛出秋雲薄白鳳舞蒼龍飛異形彷彿驚還非突兀高老僧骨離披斜挂仙人衣憑高下視轉撐崖玉筍亂傍芙蓉出森列分排萬卒戈高低下柱千官笏石乳淋漓濕空翠春風吹來上衣袂豈是張公去不還乳頭猶滴青山淚張公洞天下奇天子力不能移千秋萬古惟與詩人宜

善權洞

山椒古寺青霞封入門忽訝山僧逢相攜指點洞中去劃然一嘯開心胸洞門疊疊枕大石一畝渟泓浸空碧飛巖疊疊界纖痕豈是仙人架書帙山僧更說上洞奇神鬼飛越身何遲遠看洞口路疑塞當門恠石空中垂石蓋撐天不敢壓繞壁如鑲復如截起伏交蹲虎豹蹄豁訝亂噴蛟龍舌洞中有洞更可窮然犀照見丹爐空乾坤不死萬年火此日反照仙人宮險歷冥搜倦復出雙眼重看舊天日盤紆直下三萬層回首呼人股雙慄危崖欲墮藤蘿懸草頭不着猿

孫眠下臨長礪走白練清流到洞聲涓涓洞深水淺石可立草屨芒鞋寒不濕仙田閣水平不流胡麻遍散人間粒人傳前洞窈窕通中懸萬朶青芙蓉日月不臨天不照老龍欲出無雲從吁嗟三洞鬼神鑿九曲三山總奴僕手持玉筍蘸龍涎石上題名記寥廓

東家女兒行

東家女兒顏如花年方十八彈琵琶纖眉娟娟印初月鬢雲潑墨飛寒鴉西家郎君好游俠走

朱邦憲集卷一

八

馬平原自稱捷墻頭見之心欲顛欲把黃金買爲妾東家父母舉雙蛾盈箱無柰黃金多揮淚呼兒出門去花鈿半整歆青螺入門先拜郎君妻吞聲不敢高聲啼偷見郎君驚且喜無言淚落頭仍低一朝復一日一年復一秋釀成萬斛胸中愁朝來脂粉不欲施洞房恐惹郎君嗤試把粧奩開比牖薄施不盡當年手只恐郎君未換愁已生贏得晨炊亂奔走上堂言語多逡巡從人顏色安吾身但願終朝無怒嗔不辭貧

多酸辛嬌蛾曼臉郎心悅豈無私語從郎說丹唇未啓淚先盈翻覺鴛衾冷於鐵郎君妻賢聲欲與國維齊羅襦縞帶任披服繁華徒炫旁人目十年斷却琵琶聲瘦得纖腰不盈掬回思父母愛黃金將兒入海深更深欲抱殘粧別郎去恐污白壁平生心不若當年不嫁人機聲刀影消青春裏王雲雨夢中過不識人間有朝暮

荆溪夜行呈嘉則

荆溪逶迤客重過雲合天低雪花大牛羊日夕

朱邦憲集卷一

九

無人收山鳥啞啞似愁餓朔風吹笛笛欲折大冰割舟舟欲破舟人畏寒不肯刺破帽籠頭自相佐須臾廿里聞人聲戍卒城頭事巡邏呼兒盡倒甕頭酒明月在天人共坐手提玉龍照短髮一按詩成沈郎和窮搜巧索太湖空慷慨悲歌天欲墮吁嗟沈郎句絕奇當代誰人稱李賀

送友人謁選

綠煙千里迷春草送君北上長安道酒盡河橋鶯不啼有人獨立傷懷抱當今天子重甲第

罷舉孝廉徵茂異客星久向白雲沉駭骨都從
黃土瘞賢豪暴足向青山頽水芙蓉帶蘿薜君
今貴進欲爲郎珊珊玉珮朝明光當年丈夫樹
勲業成名豈必皆文章君不見漢家廷尉張釋
之持法不爲天子移又不見十式上書劾臣節
名垂史冊耿難滅願君努力追前轍包羞我亦
因君雪

見月行

一方月出東海底兩月不照狂生矣曾窺蟋蟀

朱東坡集卷一

十

近吾床更送寒風擊窓紙何處高樓照酒杯珠
簾繡幕垂鐘起今宵對爾復相親光瑩空庭髮
可理憶昔當時馬長卿才情絕世真無擬風流
能結文君歡況有文章動天子名高天忌人所
憎故應卧病文園裏吁嗟狂生賤且貧日涉波
濤卧荆杞季布常懸竊漢頭范睢欲捐遊齊齒
愁比三江水未深病魔何事來相抵仰天問月
月無言萬里清光一天水忽見嫦娥曳彩雲前
導黃龍後蒼兕呼爾狂生莫怨嗟古來禍福相

因倚君不見維摩曾渡苦海來萬古人間常不
死

壬戌除夕

去年除夕哭吾母女尚從傍挽吾手今年哭母
女已亡墻下空餘帑錢厚嗟予不孝與不慈酷
罰從天更誰咎燭冷更深淚不收滿地寒風黃
葉走

詣征西將軍廟

征西將軍文且武白日提刀殺猛虎入水斬蛟

朱東坡集卷一

十一

水盡赤陽羨山頭始安堵從却雲間二陸遊翻
翻儒雅兼風流爲親謝却廣漢守退虜戰歿無
人收勢窮空塚陣雲黑馬死弓亡日無色金甌
鐵甲死將軍異代猶能走生賊我來欲吊將軍
靈入門未拜心先驚殘碑剝落不可讀標題猶
剩義之名整冠振衣上堂拜殿角摧頽土垣敗
一椽漏日照將軍豈是旌旗閃管寨將軍寶刀
疾若風千年雄氣摩青空江南苛政猛於虎何
不再聘當年雄

寄張鳴教

時鳴教在劉將軍幕府

張君有才爲時棄辟向軍中作書記出門故着
鄴生衣袖中懷却彌衡刺將軍勇武稱驃騎刺
馬烹馱饗軍吏帳下酣歌恣游戲捧觴美人盡
高髻雜君廣坐沸鼓吹醉秉噴君不長聽聞君
睥睨不介意狂歌一座皆驚悸將軍引罪首頓
地置却侯生在高位吁嗟屠龍技射鵰臂丈夫
自昔爲人忌豈知丈夫之氣干雲霄肯向侯門
塌其翅我有吳淞水可掬不可寄遲君不來心

欲碎爲君一洗英雄淚

米家女行

米家有女年十六嫁夫夫貧守機軸夫去從軍
戰白狼身死黃沙委空谷清霜臺席人獨眠寒
月枯枝鳥孤宿白日常無幾下灰經秋不見盤
中粟里中俠兒氣甚豪金鞍門外相馳逐綺肴
雕俎常街羅左列琵琶右陳筑閉門不受隙駒
光誰判吾心瞻吾目萬馬看馳半寸冰一蠅難
污連城玉菱花未破埋青銅烏翼常悲嘆黃鳥

于今八十髮盡華望裏孤墳拱高木燈下機絲
六十年雨前珠淚三千斛班女陰妻好自齊青
天忽被流言辱吁嗟黃泉夫自知何用嗷嗷向
人哭

朱邦憲集卷之一

不肖孫長世重刻

朱邦憲集卷一

十一

朱邦憲集卷之二

雲間朱察卿邦憲著

四明沈明臣嘉則校

五言律詩

荆溪雨泊

舟向荆溪泊暮鐘相送頻
江懸千樹雨花冷萬山春
到處宜風俗離家即旅人
一燈蕭瑟味與爾坐來直

宿祖堂山寺

朱邦憲集卷二

一一

曲曲穿雲嶺參差紉殿雄
眺來心已寂坐處念俱空
月出孤鐘外霜清萬木中
應知今夜夢不與世人同

聽雨分得流字

繞郭春聲細疎疎聽不休
鴈迷湘浦夜葉落太湖秋
到耳心翻寂漫江枕欲流
梅花知己盡長笛在高樓

千山曉發

舟人曾宿誠正值曙鷄催
寶塔青空立蒼煙白

鳥開山扉當寺啓江樹入船來
千古機雲地難銷過客哀

見白髮

乙未四月廿四日

對鏡驚吾髮因憐年少遊江雲
能幻態庭樹早知秋冠下一莖白
人間千丈愁儘教霜雪滿不是貴人頭

與陸子行夜話

與子經年別相過即掩扉城高葉
遲下院靜鳥先歸俠客多貧病浮
名有是非今宵且歡笑把

朱邦憲集卷二

二

龍南

酒莫沾衣

徐比部子與邀酌濟上楊園分得愁字

共愛楊園好盤餐得暫留相知忘
按劍吊古賦登樓黃鳥催佳句青
山起暮愁江南烽火急夢落大刀頭

元日訪周彥甫

元日出城郭爲尋高士廬家無新
歲曆座有故人書春水屋上白老梅
墻角疎持杯與君坐幽意幾人如

送嘉則入閩

一酌三江水揚帆信所之途窮豈干謁世亂急
相知青立當丁戊紅垂見荔枝高才人共忌慎
莫浪投詩

秋日過家兄邦大園居

最喜郊居好林深樹隱樓青山動寒水白日照
高秋地僻偏多客家貧不鮮愁鵲鴿元自愛老
去足淹留

出郊

朱邦憲集卷三

三

大德廟

孤城元日後與客出城西江白水初鮮郊青麥
未齊平原春走馬荒舍午聞鷄四望占農事惟
愁又鼓鼙

贈孫秋官元之

逃名辭粉署選勝得青山覺性知三昧禪心悟
八還地偏黃鶴下林靜白雲閑尚有區中累問
奇人扣關

哭韓元良

不見經時久信君真已亡死生今異路兄弟永

分行白日巨卿淚空山平子喪幽明何所恃友
道未全荒

懷邦肅弟

一去隔年久愁來自髮侵緣知兄弟義尤重別
離心黃浦春雲合漳河樹色深平生耻干謁爲
爾更沾襟

送王義人

送入桑門去律儀尚可憐早持髡髮戒因悟捨
身緣鸞影藏心鏡桃花幻鉢蓮玉峯雲已斷偏

朱邦憲集卷三

四

得近諸天

贈吳山人

名儒子箇中所携尊壘諸器俱以孤爲

孤潔憐君操區中未謝緣常携五石瓢不受八
鉢錢身寄青山外詩成白鳥前相逢投意氣一
奏子期絃

和張明府子謙春杪見懷

春事江城暮花飛柰爾何不辭勞案牘偏肯問
巖阿白雪篇愁鳥黃庭字換鵝當年漢循吏應
魏茂先多

懷嘉則

南浦幾年別西堂一榻虛如何滄海客不寄白
雲書晚矣孤烟起秋階落木疎懷人動遐想愁
病再生初

石啓文庭中晚集

返照臨高樹尊空欲醉眠豈緣歌妓媚真愛主
人賢桐葉知秋下蛛絲候晚懸不隨群客散操
筆尚留連

迎陳太守孔質喪夜泊江上

朱邦憲集卷二

五

舊雨

走吊輕千里孤舟依晚林江聲沙上急樹色雨
中深白馬今誰是朱轡何處尋憑將知己淚聊
慰故人心

晚行

晚行西郊望暝色淡江煙村近樹逾短月低雲
更鮮笛聲牛背上詩思馬鞍前處處聞呼酒農
夫慶有年

輓朱近臣

一別猶生短明珠大海沉泊羅應有恨采石竟

無心白日莖魚腹空山斷足音茫茫招不返春
樹對長吟

泊下雒濱

吳子封疆在千年過客憐獵場無走馬水步有
商船城沒夜烏月村迷野燒烟那知舊時恨漁
笛尚能傳

過西九湖得畦字

一槩出西九蒼茫四望迷山迴知地盡湖遠見
天低城郭粘高浪人家浸巨畦仙源知不遠把

朱邦憲集卷二

六

酒侍留題

山中讀書爲潘士遠賦

芳園春習靜之子下帷時夜永青藜在山深白
日遲蠹魚窺校閱鳴鶴雜吾伊弱冠多文藻終
生未足奇

和張玄超詔字

愛雨懸車早秋風蘿帶飄爲園同鄰圃結客重
張貂樹隱山頭閣花連竹外橋慚予曾入社數
過不須招

和董子元秋字

人同濠上勝池比習家幽疎柳黃昏月高梧白露秋鉤簾涼氣入洗盞水雲浮更喜能供給何妨十日留

和莫子良西字

愛客開三徑琴尊盡日携虛堂得秋早高閣俯雲低朋從皆南阮風光勝灤西瑯玕三萬個東燭夜深題

四十一生朝

朱和憲集卷二

七

四十已踰一勞勞甘茹茶文章無定價湖海有餘通食鴈非吾志屠龍愧此徒於今縫掖士誰得似王符

病中喜嘉則至

病裏思君甚楚然送足音相看嘆生死不復問浮沉瓦冷清霜厚庭空黃葉深莫驚今日面猶剩百年心

荅王叔楚

君來緣我病十日主馮驩白社宜韋布朱門笑

鵬冠江湖鷄黍在天地酒杯寬遺我于將賦光芒犯斗寒

句曲道中值母忌日有感

母死歲踰七驅馳遭險巇非痛指日政可許身時地曠山俱出橋危馬故遲百年今日淚客裏更淋漓

兄弟今何似

兄弟今何似蕭條幾處行爲農不出舍作客獨留京書寄分南北情真共死生何時天上鴈還

朱和憲集卷二

八

九

作一行鳴

寒食葬亡妻

薤露聲初起幽魂去不還未能同白首先已葬青山鶴冷朱絃調鸞空玉鏡顏年年寒食夜風雨淚潸潸

顧舍人見過

山中逢故友相與坐盤桓樹密蟬聲亂溪深魚影寒共論今日事無復舊時歡知爾飄零地池塘句未安

子喬過話

憐君忽漫過相對淚潸然故舊離三月他鄉受
一廬歸家猶鼠竄翹首尚狼烟風雨西窓夜翻
令憶往年

嘉則過訪

兵火三山遍故人千里來無言俱淚下坐久始
顏開天冷月逾白霜清鴈正四間君別來事貧
病轉堪哀

泊城東懷子元

朱邦憲集卷二

七

偶來維小艇垂柳拂江齊遠屋樹頭出孤雲鳥
外低城門閉落日野店啼荒鷄遙憶下帷者辛
勤自慘黎

吊宋子明筆苑漢陽

君集中有訪予雪上詩

避兵家雪上君過獨看題別後斷朱鴈俄驚夢
白鷄鄭虔官共冷宋王價應齊寂莫招魂地迢
迢漢水西

不寐

不寐起趺坐秋江此夜舟家鄉非是客風雨即

生愁租吏催仍急農人苦不收問誰能辟穀常
作五湖游

陳魯若見訪

尊非北海設徑豈蔣生開春水三江發故人今
夜來梅花城上月鸚鵡掌中杯座客誰能賦隣
君有茂才

樓

兼葭秋水淨俯檻共徘徊盡省初歸客孤城亂

朱邦憲集卷三

十一

樓東

後杯山川聲鼓息歲月鬢毛催此夕登樓興遙
憐鶴未回

史太守席上

城飛皂蓋虛席間青衿累世通家意千年下
士心庭空群吏散月落小堂深最愛官如水門
無暮夜金

除夕送彥甫

款留知不住相送夕陽邊去路梅堪問空山葉
可燃此生俱是客明日各增年寂寞憐吾老因

君更愴然

過新安次嘉則韻

路向新安出舟從濟墅過鴉群棲獨樹雪色瀉
長河道遠憑誰問愁來奈爾何不須傷歲暮湖
海客還多

竹堂蘭若訪懋上人不值

晚霽樓臺弄曉開問遠公浮杯從海外飛錫向
雲中落日照黃葉秋風踈碧桐俗緣消未盡相
訪却成空

得嘉則書有感

故人三載別身寄漢家管白髮爲書記知君意
未平江寧今日至郊馬幾時迎欲見不可得暮
雲天際生

贈呂山人中南

山人以能詩聞江湖嘗受知於遼薊徐
楊二幕府禮爲上客後二幕府以戎事
輸苑山人哭之極哀欲上書白其事不
得乃發其憤懣有徒抱死人心仰天不

敢白之句真有古俠士風矣今將走
州訪李少卿漫賦此贈之

俠節久云廢惟君獨慨慷無錢收主父有淚哭
梁王行李青蛇短江湖白髮長亳州知己在猶
足慰悲傷

入日集顧四舍人玉泓館得朝字

狼烟非昨歲人日又今朝尊酒能先具親朋不
用招鳥聲出溪樹人跡半山橋把盞舒長嘯春
光在柳條

拜喬伯舒墓

黃卷終成幻青山竟返真空留貧病客來拜孝
廉人曲曲江爲淚芊芊草作茵山陽一聲笛行
者亦沾巾

樞密巷尋黃六秀才

與爾別元日綠陰今已繁草深樞密巷席掛次
公門學以藏書富名因陋室存清談暢玄思真
不藉盤殮

得嘉則書

憶昔與君別扶筇始下牀兩年頭欲白一札意
何長庭樹踈秋雨山扉掩暮涼懷人念逾切憑
几即錢塘

送顧汝中爲郎

爲郎今奉詔疋馬入皇州却以相如出因知漢
武求江雲孤鳥送秋雨斷虹收明日茱萸會傳
盃憶虎頭

病後訪陸符卿子傳留酌齋中作

我返泉臺路君憐京國塵還將千日酒來醉再

朱邦憲集卷二

十五

生人帙亂白魚走門閑黃鳥親平生用幽意今

日見尤真

拜姚如晦墓

一塚藏高士浦雲相望連路當生動草地擬出
泉泉拜自牛眠日愁深鳥泣年寥寥千載後重
絕伯牙絃

集王泓館分得平字

憐君開竹徑尊俎日相迎送客留髡意逢人說
項情濕雲千樹合秋水一池平共有傷農感停

杯卜晚晴

哭董子元二首

子元百里訪予病足留齋中信宿相對
論婚嫁事甚楚楚別去一日有吳門人
持其書來囑予心事甚勤讀始竟即聞
其暴疾仆地乃扶痛乘籃輿走視之至
已憤矣嗟哉子元死於貧也詩以哭之
豈料一宵別終爲隔世人足音聽尚在手墨見
猶新書有生前富棺憐死後貧伏尸空自哭耶

朱邦憲集卷二

十五

以書書真

文章追大雅意氣薄層霄論世惟存舌于時頗
折腰病因懸壑得愁以蓋棺消後死吾猶在哀
鬼不可招

木蘭閣爲張次積題

小閣疑孤艇開簾雲滿鉤硯分春水細席傍晚
霞浮燈火明蛟室文章結蜃樓仙槎人共擬直
犯絳河秋

送彥甫遷居

我欲尋山遁君何又出山尚餘糊口累寧得隱
身閑去住家何在驅馳鬢已斑忘機舊林鳥明
夜獨空還

荅王虎文薦吳山人

孤城三月暮思友賦停雲忽漫開魚腹虛疑見
虎文詩名偏藉甚意氣轉慙勤薦士輕千里何
慙竇長君

穆宗皇帝輓章 四首

遺詔頒三殿哀聲萬國聞縣冠付宗伯復土拜

朱邦憲集卷三

十五

將軍江漢流紅雨乾坤盡縞雲明堂朝 幼主

負衆是誰歟

早棄垂裳治登遐竟不回如何六宮淚不似五
臣哀白日輦聲遠青天方影來六年豐豫續太
史定能裁

帝德九重明邊塵萬里清何煩征虜騎已築受
降城羽士全消跡貂璫不著名堯年如可祝草
莽敢忘情

長門明月夜翠輦路長空班扇恩初下秦珠貢

自通龍髯垂殿上羊舌祭宮中誰憶椒房疏先
旌石慶忠

晚行

獨行江郭晚凍雪欲霏霏風急馬逆走水水鷗
不飛村烟行處没人影望中微任爾寒威重清
吟興不違

雪霽次嘉則韻

大雪連三日茲辰却喜晴扁舟坐空鏡獨鳥過
虛屏江漢知雲盡乾坤見日明更愁消盡處泥

朱邦憲集卷三

十六

雜詩

潦斷人行

七寶寺懷徐伯同

野寺淒涼久門閑碧蘚生鳥從高樹坐僧帶夕
陽迎不見三車法猶存七寶名遙瞻徐幹宅木
末暮雲平

秋日訪子喬

欲尋楊子宅來泛木蘭船遠樹懸秋雨荒林出
午烟到門無百里見面若經年此夕揮尊處新
詩定幾篇

對月懷山中諸友

對酒不成醉良關心事違地分家即遠月是客
俱非飛鶴影全沒寒蟲語故微舊遊人待我尊
盡尚開扉

夏日同馮子喬王壽之黃清甫張長輿潘

叔兼酌玉泓館得鄉字

披襟虛館坐池近易生涼蟬聒山猶靜蘭開水
自香老知名是障愁以酒爲鄉共有陶然趣詩
成見夕陽

朱和意集卷一

七

元良北歸留酌齋中有作次子喬

倦遊憐未遇足馬忽言歸不鼓侯門瑟還裁處
士衣青餘雙眼在白見二毛稀老我江湖意因
若與世違

汝和使館夜話

金閨風雨夜相對各沾巾兄弟十年別干戈九
死身客途行處盡鄉信到家真愛爾使星朗清
光照故人

題杜孝子雪夜墓歸

九龍山下墓石平一何悲范訓寧知苦原平已
盡貲路迷風雪夜心格鬼神時最喜彭徵士文
成爲勒碑

練川城西別潘寅叔同子喬作

與客城西別蕭蕭竹樹陰夕陽高岸隱秋水曲
溪深豈盡交遊淚因悲去住心故山叢桂在不
用費招尋

送嘉則歸鄞

朱和意集卷二

八

送子出門去未行先斷腸黃金空有淚白雪自
盈囊勲業刀頭血功名馬上霜悲歌誰擊筑高
調發清商

九日卧病寄社友

偏宜爾沉疴獨卧余身經九死後愁送一
生除酒負陶公菊牀堆扁鵲書誰能相慰藉携
策過吾廬

秦子聲教授山中却寄

榻借珠林地經分絳帳春飛花孤磬寺落日亂
山人座喜羣編絕門違羽蓋親兒曹嘆離索風

雨夜沙中

王和仲自京師歸即過海上賦贈

擊筑居燕市擔簦還虎丘出門仍客路傲世尚
窮愁纓濯三江水身披五月裘去來無所繫天
地信虛舟

碧浪湖懷嘉則

風雨晚離離斜橋舟獨維疎鐘出寺杳濕鳥到
林遲碧浪客吟處明州人卧時思君大江隔心
逐片帆馳

朱邦彥集卷二

十九

謝陸承道

觀區園雜鶴

區園雙白鶴將子傍山行啄蚓苔俱破窺魚水
正平怪無迎客態惟有護雛聲不自憐吾意何
能見物情

大柳驛見汝和題壁有作

新坂長驅半郵亭小憇時塔前遊子騎壁上故
久詩去路憑誰指鄉心爲爾馳聽鶯春正好千
里共相思

謝陸承道都事人日携酒過訪

誰憐烏府客來訪鹿門生人日今春霖德星長
夜明世途三嶮事無補百年情吾自陶然醉從
人嘯步兵

哭女

六男時繞膝思汝獨生哀爲憶事衣態非舞咏
雪才一行兒女淚千丈劫池成樂事年歲成
驚白髮僧

送劉叔球遊茅山

詞客禮茅君春城花正殷江州孤

朱邦彥集卷二

十

帆分日月依丹臺樓臺浸白雪試看

草帶斜曛

朱邦彥集卷之二

不肖孫長世重刻

朱邦憲集卷之三

雲間朱察卿邦憲著

四明沈明臣嘉則校

七言律詩

送人之邊

胡笳吹冷玉門霜
投筆當年意慨慷
百戰能騎千里馬
一麾曾斬右賢王
青萍已照鬢邊白金印
誰懸肘下黃今日
送君仍出塞
好從王朔問行藏

朱邦憲集卷三

小祇園爲王元美敬美作

共說王家兄弟好
輞川莊似給孤園
武陵人以桃花飯
西竺僧將貝葉翻
萬壑出雲連海氣
千波漲月瀉江門
年來我亦逃禪者
米汁難捐向汝論

離資園爲元美敬美作

江上爲園近若何
葦花去盡蕙蘭多
平泉石老春雲濕
金谷花繁夜雨過
人語欲驚朝落槿
酒痕曾汚夜舒荷
祇須白眼看人世
醉裏詩成鳥

和歌

賦得塞上征人一首

萬里黃雲蔽日愁
十年常出隴西頭
馬前箭落烏孫月
鴈後笳吹白帝秋
身在却因思報主
功成誰謂欲封侯
明朝定繫單于頸
不愛燕然姓氏留

送張博士維韶令上津

天漢迢迢萬里槎
雙旌雲外繞三巴
麟孤臺下時驅馬
夢子山前早放衙
瘴雨自呼秦吉了
蠻

朱邦憲集卷三

二

烟輕拂杜鵑花
故知法網仍踈濶
三尺惟君屬漢家

寒夜同顧汝修韓元良舍弟邦肅集家兄
邦大園居有懷唐光祿三丈

騎馬衝寒共出城
一尊宵宴愜歡情
棋聲到樹鳥不定
池影入窓人倒行
林滿清霜山更瘦
地留殘雪月逾明
天涯忽憶離群客
長樂聞鐘夢未成

送沈嘉則遊中原

送子高城落日邊酒酣隻眼倚青天中原氣色
收囊底萬里山河到筆前遊子獨憐詞馬得主
人誰是鄭莊賢扶印日觀峯頭立漢武秦皇事
渺然

送吳給事謫馴象

漢家風裁重埋輪此日朝廷見直臣欲挽頽波
寧惜死密封章疏不謀人九重華袞龍難逆萬
里蒼梧象可馴蔽日浮雲應有盡遐荒須愛廟
廊身

朱邦憲集卷三

三

舊雨軒

秋日感懷呈諸同志

廿年貧病卧滄洲庭樹高懸白日秋對客敢言
鸚鵡賦向人常典鸛鶴裘小山自信堪招隱深
井誰云可避仇獨有冥鴻霄漢上亦憐矰繳未
曾收

浦上望子元舊林同沙和作

故人卜築傍城隈故里蕭蕭草萊秋水漫平
遊釣處晚雲猶護讀書臺兵戈莫問青氈在樽
酒誰將白板開世難憐君歸未得下帷空有仲

舒才

讀故妓劉季招詩有感

紫簫聲斷泣王孫無復秦淮把臂論白雪空遺
當日句青山誰共百年恩梅花不送窓前影桃
葉難招月下魂疑是常莊塵席處一燈蕭瑟照
啼痕

送彭姬嫁人得恩字

不用蛾眉倚市門即隨芳草問王孫樓空燕子
春無影雨濕桃花淚有痕未信辭家真是別敢

朱邦憲集卷三

四

言歸處即爲恩當年馬上琵琶在哀怨猶堪一
曲論

江行感懷同嘉則

帆開黃浦同仙客路轉清江過釣磯落日亂雲
遮不盡斷霞微雨濕還飛多愁欲問生前劫未
老先知昨已非有淚可傾三峽水因君慷慨不
沾衣

訪諸七

憶爾從軍鬢未蒼歸來颯颯見秋霜家連吳苑

青山舊夢斷蒼梧成草黃世路風波今始定故
園松菊已全荒問君感慨還多少相對西風酒
一觴

送張鳴教沈嘉則歸越兼商徐文長

翩翩公子衝寒去滿目風烟冠未平浦口浪高
飛戰艦林間黃落見新城一尊酒盡憐三益百
幅帆開又十程歸去若逢徐孺子爲言春築有
儒生

郭次甫下焦山訪予賦贈一首

朱邦憲集卷三

五

躡躡常懷獨往生開門今喜得逢迎青霞已領
山中業白雪翻嫌世上名委巷看花寒氣薄高
樓觀海大潮平十年一作三江客明日重爲五
嶽行

寄陸少宰平泉

上疏屢辭黃閣詔著書常掩白雲門兩朝禮樂
身先繫四海冠裳道獨尊銅馬十年虛帝問
柴車此日待公存爲霖更切蒼生望祗恐山中
席未溫

病後寄莫雲卿

累世通家君獨厚每於揖讓見孝廉濁世
推羊陟辭賦儒林重馬卿卧病西風疎落木懷
人斜日在高城而翁政暇如相問爲說狂生已
再生

送王生南歸

仲宣辭賦早空群京國逢君又送君馬上西風
寒欲動驛邊疎雨鴈初聞半生旅跡風前葉四
十浮名樹杪雲歸去石湖春色在不妨閑草北

朱邦憲集卷三

六

山文

張生別去一日值風雨大作賦此懷之

落日憑江上樓不禁愁思落汀洲關河千里
此時客風雪滿天何處舟敝篋獨憐餘短劒窮
途誰爲解重裘綠知今古風流士愁絕從來易
白頭

吊楊員外椒山

不向人歌蜀道難危言獨上肅千官九重聖主
恩難遇七尺男兒事已完囊裏諫書誰更草杖

頭流血幾時乾知君白骨藏何地千里臨風淚
暗彈

亂後過訪雪竹馮丈

別來踪跡已經秋夜半相過到水頭入戶未分
賓主坐牽衣先說亂離愁乍聞官長輕田賦又
報將軍築成樓試問當年避秦客感時清淚若
爲收

夢謁劇孟平原君墓覺後有感

英竟何處埋秋草月白三更入夢來最愛博徒

朱東隱集卷三

七一

能好客誰知公子獨憐才神交直訝人千古俠
氣空瞻土
記得墓門長跪後袖粘新碧汗
蘇苦

避亂山中嘉訓千里過訪賦此見况

干戈吳越風塵暗爾獨微行到海濱欲與故人
相慰藉不愁亭尉戍關津重逢豈是當年地一
笑驚爲夢裡人相對共論懷息計更憐家有白
頭親

長至日有感

佳節那堪動鼓鼙望中風物正淒淒街頭不見
人扶醉城上新添烏夜啼戰馬歸來霜草盡將
軍屯處暮雲低慚予藿食渾無計佳句逢人不
敢題

哭亡妻

憶爾辛勤十載餘北堂甘旨更勤渠不因病骨
辭鳴柝每向深更伴讀書千古重泉魂自往百
年偕老事全虛亂離骨肉飄零盡長夜凭棺獨
愴予

朱東隱集卷三

八一

客夜夢劇孟平原君元韻

乳鴉飛盡夜將闌明滅飛螢墮水寒生計自憐
隨處拙交情尤是異鄉難深杯竹葉催人醉長
笛梅花入夢殘通憶故人千里隔幾宵明月不
同看

人傳子喬被冠無家賦此懷之

蒲庭風雨獨思君浪迹今如水上雲旣已無家
難作客可能收筆學從軍廿年詩草知何在千
里音書那得聞不是五更無過鴈江南弓矢正

紛紛

秋日與故鄉諸友登硯山

是日同游者徐伯臣姚汝晦董

子元唐世具唐子迪舍弟邦肅共予七人

共對清秋進酒頻倚天蒼壁玉嶙峋帆連雲葉
當高樹水動風花吹白蘋碧浪自閑鷗鷺侶青
山誰問亂離人登臨不盡當年興惟有新亭淚
滿巾

得顧舍人汝和書有感

開門忽漫見長鬚手拆封題淚與俱滿紙但教

朱東澤集三

九

讀

存肉骨一言那復戀松榆兵荒已作無家客母
老猶存未死軀欲向長安暫棲息生涯誰肯教
吹竽

和寄文太史

桐葉蕭蕭下小樓懷人清夢到長洲圖書但可
供青眼烽火那堪照白頭四海聞鷄誰起舞五
更聽鴈自悲秋願於眠食頻加愛世難應煩杜
甫愁

秋夜示弟邦肅

西風策策秋將暮氛祲江南尚未銷五夜淒涼
聞蟋蟀兩年棲息似鷓鴣倩誰刀尺怜羈旅賴
爾琴書慰寂寥家留得當年池上句不愁三徑草
蕭蕭

友人徵適

小齋趺坐正黃昏欲破窮愁伏酒尊問字無人
時下馬微道有客夜敲門半生豈是虞翻骨十
載空懷鮑叔恩慷慨幾回思賣劍獨憐戎馬暗
乾坤

朱東澤集三

十一

讀

顧六汝所客舍

飄零湖海壯心違我已歸家爾未歸別後詩名
真藉藉到來懷抱只依依風傳刀斗人聲寂星
閃旌旗夜影微相對不堪清淚落却憐時事轉
成非

江南二首

時幕府徵兵廣西有范氏携二孫下江南有司以蛇犬供軍中

故

江南千里暗妖氛野哭家家不可聞落日群狐
窺白骨荒林萬馬卧黃雲將軍不下征夷令使

客空傳祭海文試問 九重宵旰處駸頭番氣
正氤氲

萬里迢迢徵戍士虎符星發路何賒帳前豎子
金刀薄閭外將軍寶髻斜田父誅茅因縛犬乞
兒眠草爲尋蛇軍儲不惜人間供願斬鯨鯢淨
海沙

江上逢沈嘉則至

江上相逢多感慨一林斜日下高城抱琴不負
重來約開帳徒存老去名葉落空堦秋夜雨雲

朱邦憲集卷三

十一

清雨軒

停滄海故人情自從杜甫怜才後誰復人間識
李生

寄慰鳴教下第和嘉則韻

清時誰肯賦緇衣知爾情同倦鳥飛南國文章
三獻後西陵風雨一宵歸陸離不售青萍劍寂
寞重開白板扉千里相思無可寄鱸魚江上入
秋肥

九月廿四日觀兵浦上

時趙督察與賊議

河上翱翔一羽輕離離衰草陣雲生樓船十里

秋江蔽甲帳千重午夜明水部却爲防禦使孤
軍偏築受降城漢家麟閣深如許好待將軍早
策名

贈盧柟

謝榛曾刻盧柟四賦上于當道柟

彌生才高合取忌下獄十年荒井廬放回稍藉
朱家俠賦就直抵鄒陽書十萬黃金快意盡三
千白髮空愁餘江南春暮忽相見悲歌握手仍
踟躕

雨中言懷

朱邦憲集卷三

十一

清雨軒

草堂十日雨斑斑門覆藤蘿畫不關覽鏡忽然
生白髮舉杯何處得青山途窮自笑狂生哭金
盡猶存壯士顏聞說冥鴻在霄漢蘇門長嘯許
追攀

送陸承道北遊太學

秋雨踈踈鴈早聞故交尊酒別江濱漢廷父任
推安世吳下家聲重陸雲帆出金閭皆客路橋
園壁水正文高堂頭白歸須早此意唯予可
授君

送董秋官原漢謫戍廣西

危言才上即捐生放逐猶憐主獨明聖世自容
黃閣老瘴鄉難慰白雲情一時已見排闥力千
古應存借劔名聞說殿中諸執法封章今日爲
君成

春日書懷

花柳年年動早春儒冠潦倒獨傷神家聲已墮
三千石義士空慚五百人青山可問不得隱寶
刀未賣非爲貧誰能酌我一江酒醉騎黃鶴離

朱邦憲集卷三

十

風塵

送顧汝由北上

霜下江皋木葉黃故人相送秘書郎西清夜雨
陪鷄侶東海秋雲隔鴈行韋陟久堪唐侍從馬
遷應見漢文章長安世事悲今昔柰爾蕭蕭萬
里囊

謁王三渠吏部尚書

尚書尊公與先福州
俱丁丑榜舉卿爲尚

書國子門生且與
其弟曾同館舍

當年國學待門牆况復通家識季方下馬向人

援姓字入門脩贊出文章絲綸久直西清地喉
舌今司北斗傍共說位高能拆節曳裾應不厭
疎狂

秋日過陸思豫山園

亂後重來百感生青山無主鶴相迎已無金谷
園中會空有山陽笛裏情曲徑秋風衰草合敗
垣斜日亂蟲鳴門前江水依然在却送歸舟似
掌平

立春日集馮丈人樓用韻

朱邦憲集卷三

西

一夜春風到敝裘春盤細簇喜相留舊前舊侶
皆黃鵠海內通家幾白頭近寺雲陰連古堞隔
鄰山影入高樓丈人此地堪招隱况復見即似
子猷

二月六日

二月六日雨始晴獨立湖船傷客情暮雲漸低
天際鳥濕月自照江頭城青山未容猿鶴隱丈
夫豈愛東西行片帆明日指陽羨銅官嶺上春
花明

善權寺

行盡長松十里餘忽聞鐘磬出僧廬
慈悲尚護前朝寺神鬼能爲下界書
九斗臺空荒蘚合三車人遠夕陽虛
同遊誰悟空門理爲語青山莫問予

送顧汝脩北試

憐君屢戰薊門秋壯氣干雲老未休
楚國竟收和氏璧秦師今濟孟明舟
花迎去馬春烟裏鳥喚離人古渡頭
到日而兄知問訊爲言如昔寄

朱邦憲集卷三

十五

滄洲

和陸太史秋日園居二首

靜掩園扉日晏然坐看高鳥下秋烟
霜催黃葉寒猶戀水浸青山淨可憐
懶性每辭天上詔禪心常送佛前錢
只愁未穩山中卧四海蒼生屢問年

門無車轍獨悠然着屐時穿薜荔烟
雲物不知常變幻世情忘却憎憐風
高鴈作天邊字雨後苔生石上錢
手把道書看不厭冷花踈竹報

殘年

八日懷汝和顧舍人

憶昔山房池上亭十年風雨共君聽
江湖此日當人日杯酒何方聚德星
供奉政傳西苑饌棲遲多負北山靈
長安歲歲多春雪御柳窺人恐未青

送張玄超之京

才名江左重璫璵頭白彈冠去井廬
解擯已傳元叔賦薦賢誰上孝儀書
堂開白玉三千秘臺

朱邦憲集卷三

十六

築黃金十丈餘此去知君邁時輩
江湖衰颯獨

愁予

送陸承道之京兼簡潘仲履

風飽江帆百幅餘送君携策上公車
三朝世祿皆吾澤二陸家風有父書
暮舍燕臺官駉早月明衣樂禁鐘踈
故人潘岳方承寵供奉相看到直廬

芸閣校書爲顧汝脩作

五車圖史藏芸閣四代文章自草堂
池水釀雲

秋湛湛書聲和雨夜浪浪學傳劉向青藜在愁
見虞卿白髮長中秘慚予窺未得問奇聊復過
長康

陸子野同馮子喬過訪賦贈

愛爾蕭然野鶴姿半生衰鬢已成絲家貧欲作
鹿門隱賦就惟愁狗監知百里春風勞命駕一
牀寒月共題詩故人更有馮驩在倒盡清尊醉
莫辭

兒子讀書山中承子喬過訪賦謝

朱邦憲集卷三

十七

掩關山下已經旬忽枉高軒得暫親訪舊却非
題鳳客讀書誰作護鷄人小亭落日當杯酒高
竹疎枝掛角巾憐爾一兒還在孺共誇天上石
麒麟

訪徐汝寧子與不遇

子識公於京師道上
同登太白樓賦詩後
七年公又寓書於吾郡守臧公語薦予
過當

徐穉才名冠石渠忽逢燕地各踟躕懷賢同酌
謫仙酒愛士還遺太守書放棹湖山憐獨往上
室鷄黍却成虛孤雲落鴈低天際相送歸人百

里餘

泊湖州懷死友唐子迪顧汝達

萬山圍處水潏潏此日重來不問津百里同爲
離亂客十年分作死生人空憐泛妓湖心月猶
憶尋僧寺裏春四首舊游俱幻跡夜深維棹忽
沾巾

吊浦時濟

白頭飄泊只孤身海北天南總是鄰酒市忽驚
逃醉客泉臺偏肯着癡人山封馬鬣雲初冷池

朱邦憲集卷三

八

散鷺群墨尚新歲歲城西寒食雨故人停馬欲
沾巾

送姚如晦同顧五丈唐三丈入都訪顧汝

由伯仲

天北黃塵高十丈君何慷慨渡江東到時爲有
求羊在去日先看李郭同千里江山孤劒外萬
年宮闕五雲中壯遊莫吊昭王墓草沒金臺駿
骨空

謝陳給事孔質祭先大夫祠

青瑣當年著直聲偶爲遷客寄茸城一杯絮酒
酬今昔滿帑文章見死生感舊却同聞笛思懷
賢直繼樹松名通家媿我猶貧賤落日荒祠淚
滿纓

吳太守明卿入覲過吳門賦寄一首

丙辰歲遣

公於濟上時公
以給事被謫

太守循良初上計朱轡遙過闔閭城絨書曾遣
雲間使傾蓋知憐濟上情新政定勞天了問
舊章猶記夕郎名即今南北多戎馬太息彤軒

朱和憲集卷三

十九

見賈生

甲子除夕

人間今夕歲云除把酒空憐四十餘湖海尚存
三寸舌風波惟剩百年廬膝前有子傳細帙堂
上無親奉板輿感慨不能成一醉滿天飛雪更
愁予

過何太史香嚴精舍同董子元作

太史城南結草廬風塵誰似早懸車不辭故舊
常開徑悟盡玄機懶著書烟散虛窓茶熟後冰

惡高樹雪晴餘我來却喜携同志一醉登臺意
自舒

贈陸生

徐太守子與寓予書曰陸生固恢達可
樂人也具二王詩中知足下好奇願得
高篇如褚先生傳淳于髡諸君令人觀
覽揚意耳及見生恢達一如太守言顧
予何敢當好奇人也漫賦此以復太守
但珠玉在傍覺我形穢耳

朱和憲集卷三

年

陸生意氣耽裘馬不向人間問陸沉對客滑稽
三寸舌去家游俠一生心養形已得仙人術撫
節驚風激楚音最喜長君能薦汝却慚然諾重
千金

爲韓長吉治塋地

與長吉訣時許以已地
塋之

疋馬郊行豈浪游佳城今日爲君求千金不把
青山賣一諾應將白骨收草舍定知無穴鬼雲
封遙見有眠牛敢言掛劍酬知己淚落秋水
自流

九日集顧汝脩山樓得秋字

九日陰雲曉盡收與君携酒一登樓山川不改
黃花節鴻鴈偏催白髮秋戲馬有臺空憶項題
糕無字却慚劉尊前最喜秋娘在醉倚朱欄去
復留

挽張都事

參軍今日竟何之儒雅風流失所師座散鼎彝
空武庫門無賓客憶當時洛陽春到花仍發華
表霜寒鶴下遲潭上草玄遺跡在騷人來往獨

朱和齋集卷三

二十一

瞻甫軒

興思

孫秋官席上同馮子喬作

草堂卜築向林臯愛客頻煩折簡招滿壑長松
青入漢一池秋水白平橋故人對酒半華髮舞
妓當筵豈細腰珍重陳遵投轄意醉邀明月坐
中宵

秋日訪董原漢留嘗菓菜作

日晚城南訪逐臣飄蕭華髮滿綸巾千言未盡
憂時淚萬里猶存不死身村郭暮秋聞落木盤

殮深夜薦香尊長安聞說浮雲散定有黃麻下
紫宸

送胡明府罷官歸荊州

名政號力庵湖廣
松滋人

江南木落鴈高飛相送先生正拂衣濁世豈能
容直節畏途應自有危機黃冠此日堪蕭散青
史他年定是非歸去不妨無斗采九崗山下蕨
猶肥

送楊邑傳洞岳擢國子博士

公車此日徵韓愈壁水應看聚五星馬上共誇

朱和齋集卷三

二十一

新綬紫座中還憶舊種青一時博士推重席四
海門生盡執經自別橋門驚十載何蕃誰復問
飄零

秋日承張熙若秦子聲趙子家喬與立高

長文陳子有趙繩之張長興醺錢召飲

賦謝

芳園十月氣蕭森最喜群賢共合簪爭道未能
窺奕昔聞歌空自憶琴心青山入戶秋烟淡白
水平橋夜雨深試問醺錢誰主進張家平子檀

詞林

朱邦憲集卷之三

朱邦憲集卷三

不肖孫長統世重刻

三

朱邦憲集卷之四

雲間朱察卿邦憲著

四明沈明臣嘉則校

七言律詩

秋日懷張鳴教沈嘉則

新秋澤國鴈不至尺書千里何茫茫不堪戎馬
暗吳越却令朋舊成參商空山落木雜疎雨
堂小簾生微涼相思此夜更不極攬衣直欲登
崇岡

朱邦憲集卷四

野泊

久客未歸仍野泊羽書隨處斷人鬼去來似鳥
巢難定寂寞如僧髮尚存高嶺半藏黃葉寺孤
城遙帶夕陽村誰家長笛西風裏吹落梅花月
一痕

與馮子喬張鳴教沈嘉則晚坐

江鄉十月淨風塵共坐溪堂岸角巾落葉聲中
聞過鴈斜陽影裏見行人青山靜對真堪隱俠
客相過不厭頻愛爾忘形同意氣不知人世白

頭新

春遊感懷二首呈子與

驅馳長陌作春遊一醉醒來嘆白頭四海誰分
牛驥皂五雲何處鳳凰樓壯心不向公車待知
已還從俠客求留得截鴻孤劍在敢云鋒鏑是
純鈎

落日憑高起暮愁千年名節竟誰收山川却有
滄桑變竹帛常看姓字留獻王空悲和氏足還
金終取魏齊頭緣知自昔無知己報德應將一

死酬

棲霞寺

江園大地成奇觀山抱珠林絕世塵澗插浮圖
泉沸湧臺空明月石嶙峋六朝佳麗惟孤寺千
佛莊嚴總一身獨有徵君遺跡在年年停馬怨
騷人

送陸二如晦之京師

好辭鄉井謁明光馬度青山草盡黃范叔家貧
終事主長卿貲進亦爲郎空山伐木無驚侶去

路看雲有鴈行私道先茂陵人多按劍敢憑
詞賦卜行藏

寄義烏簿張六

天風吹木攬山堂朋友生憎此夜長雙鯉無書
到黃浦孤猿有淚下烏傷俠徒郭解今誰是主
簿仇香漢最良老母故鄉頭盡白知君無日不
迴腸

贈許太常

五十懸車謝上卿結廬仍自石頭城鉛刀久擅

儒林價帝帽猶傳吏部清白眼耽天高鳥盡青
山與客晚雲平偶來把臂成知己一笑踈狂媿
後生

送張生歸鄆兼懷沈嘉則

登臺一醉青山暮目送孤帆下古鄆兩世舊傳
清白吏五湖今見不羈人途窮欲灑黃金淚裘
敝猶藏粉黛尊上塚正逢君到日沈郎猶自未
歸閨

感懷

四十無聞鬢已秋傷心不敢賦窮愁腰無萬貫
堪騎鶴架有千編可汗牛愛客儘餘投轄興干
人先避掃門羞何能貧賤俱忘盡傲世常披五
月裘

送俞子如會試

八月江湖高十尋送君江上意何深霜清木落
千山出雲盡天高一鳥沉到日榜頭題淡墨傳
來帖子報泥金曳裾銅馬知容易潦倒慚予老
舊林

張玄超免官歸邨寄

老拜功曹祿甚微性廉常食武林薇車無惹草
翻成謗江有鱸魚合早歸仲蔚階前芳草沒翟
公門外故人稀憑君詞賦凌三謝推轂於今事
已非

畏途誰任爾踈慵况復高才豈易容天地由來
同野馬古今那肯好真龍百年白髮難逃鏡何
處青山可駐筇我亦浮沉波浪裏避人無地着
孤蹤

顧光祿汝所將疾病不能執紼詩以哭之
結髮論交竟早摧平生意氣各成灰挽歌送爾
青山去號哭何人白馬來華表霜寒孤鶴返吳
江楓落斷鴻哀百年把臂今無日墓石應題媿
不才

徐子與僉事與李于鱗參政同載入都舟

次吳門寓書命子定交于鱗因各寄二

首

先生宇宙久垂名北斗高懸歷下城宦績一生

朱邦憲集卷四

五一

張三言

同傲吏文章四海半門生李膺肯受狂人謁徐
稭能修紹介情千里定交緣豈薄不知何地得
班荆

朝天北指五雲中渺渺孤槎二妙同白雪驚人
今日見黃金收馬舊臺空御車尚以關河阻奏
刺先將姓字通杵下昔年曾結客大夫無媿古
人風

右寄于鱗

孝廉久矣滯南州調補於今復宦遊路出閭門
吳苑夕書傳黃浦赤烏秋長君已盡平生譽季

布終能一諾留却恐旁人論貴賤敢言卑睨傲
王侯

千山落木送秋容蕭瑟長途得李邕醉酒豈聞
燕市筑舍香仍聽未央鐘祗緣鸚鵡才先忌却
使驂騑老不逢 聖主今虛前席問好陳時事
上囊封 右寄子與

贈喬志

閭里名家衆所推輝輝瓊樹照人姿朝陵已作
梁鴻隱勃海能傳扁鵲醫少喜辭章投白社貧

六

六

六

收舜鼎列烏反秋來卧病因君起報贈慚無一
鋤遺

寄吳太守明卿二首 有片

太守爲邵武四年吏理稱最不調且爲
忌者上謗書於朝竟改高州聞者短氣
特寄有惡予於貴顯太守聞而白之且
書之平生感慨內結因寄二首

政成閩越四年餘忽訝流言污白璵世上競傳
司馬賦篋中應有樂羊書西清喜草留賢詔南

海還乘刺郡車再守潁川循吏事感時休憶武
昌魚

礪節儒林鬢已華敢將名姓向人誇青蠅忽傍
吾身止市虎還因衆口譁讓國昔聞吳季子憐
才今見魯朱家欲從上帝舒孤憤一笑青天落
紫霞

寄謝茂秦

謝公門倚紫雲開鄭女垂璫奉帚來白髮自知
能避世紅粧何事亦憐才千人曾出鄒陽獄賦

七

七

雪常登梁苑臺獨行千年青史在五侯消歇竟
誰哀

憶昔長安並馬遊醉來曾向酒家留風寒易水
荆生劍霜落燕山季子裘白鴈廿年誰折簡青
山何處獨登樓當時投贈驚人句風雨長生匣
底秋

枕上贈馮子喬

卧病深秋夕掩扉思君同調世應稀古今誰鑄
雙龍劍天地惟留一布衣醉酒寧爲豪士放責

錢猶怪昔人非逍遙曳杖空江上日倚崦嵫看
鴈飛

上徐相公

當年名不上公車敢以通家造直廬
接納幸分寒士座薦揚魯遺長官書登龍今喜無留刺執
雉何煩學掃除俠節由來慙負德莫言朱亥事
成虛

遲嘉則不至

臨流忽得呂虔書報道辭家一訪予未走越王

朱邦憲集卷四

八

言十

城下馬先傳黃歇浦中魚遲君握手成賓戲何
處留人賦子虛今夜秋聲到門戶聽來黃葉更
踈踈

懷子元

院靜懷人動遠思校讎君正下帷時樹懸病葉
秋當暮樓帶高城雲去遲世亂已無校筆興家
貧惟有賣文貲向平心事憑誰問牢落多應白
髮知

聞徐文長繫獄寄張鳴教

三木加人苦不禁囹圄天冷晝常陰雙盲不作
任君眼一劒翻酬吳起心世上有冤昏白日漢
家無律贖黃金上書北闕吾曹事友道于今爾
正深

顧尚寶露香池七夕泛舟同張玄超董子
元顧汝脩作

主人校輅席頻移放棹中流客去遲天上牽牛
歡會夜座間司馬賦成時蕩開碧藻秋千頃倒
浸青山月半池十六吳姬常佐酒却憐非是隔

朱邦憲集卷四

九

年期

孫秋官池上新居成招集社中諸友得緣
字

結得精廬水上懸歌聲梵語雜高筵紅顏豈悞
浮生事白足能空見在緣渺渺孤雲低夕鳥離
離踈樹淡秋烟吾曹且盡持盃興肯以升沉一
問天

臧太守客死鄖陽詩以哭之

清節能從濁世堅循良空說漢人賢起家聊拜

二千石賻死魯無百萬錢楚國哀猿應不斷華
亭吊鶴更悽然可憐千載羊曇淚一哭難收馬
羣前

雪上訪王參政元美

懷刺南來向雪川十星高傍紫宮懸文章左氏
堪奴僕書法右軍相後先地鎮藩侯令倚重客
歸公子舊稱賢思君醴酒還尋醉敢賦人間國
士篇

泊長興望徐公事子與天目山堂呈王參

政元美

時參政在楚

使君家在雪溪濱吏隱何方寄此身三尺能安
全楚地一船愁泊舊吳人門扃天目無迎鶴書
發江心有去鱗却喜鄭莊膺重鎮定煩郊馬出
城闌

送寫經僧賜公歸焦山

有序

賜公有戒行大不數今僧嘗頂佛含香
寫經數年不出寺且作字窮波磔之妙
士人閱經者謂其得大令法欲尋赤烏

碑舊處故同郭次甫來訪予別去送以
詩

久爲郭泰忘年客因識支公入定心不爲換鷲
書貝葉却能馴虎卧華林袈裟動處花常雨錫
杖歸時雲正深聞說焦君遺醉石願眠蒼蘚一
長吟

會稽獄中訪徐文長

廿載神交意氣同相逢有淚灑陰風復與擬作
五經笥園室今爲一畝宮獄吏未能書牘背俠

朱邦彥集卷四

十一

徒那得載車中天王何日封三府不使沉冤
射白虹

謁范蠡祠

讓政獨專兵甲事行成偏使敵人親六千君子
能酬主十五名姝自保身祠宇總非吳越地渚
蘋來薦古今人可憐三徙名成後不見桐江一
釣繆

禹廟

岸律群峯並九嶷空祠寂寂冕旒垂萬方王帛

諸侯會四海車書一統時
定石秋高天共老
梅梁日暮雨來迷
懸知司馬遙探日
雙鬢逢人亦未絲

卧龍山星宿閣

下有文種大夫墓

高凌霄漢遠窺吳
與客同攀酒再沽
統郭山容青不斷
抱城湖影白平鋪
石帆似欲隨風雨
鐵纜何從問有無
最是草堂文種骨
年年花發怨啼鳥

送馮潛遊洞庭

朱和甫集卷四

十三

舊雨軒

小馮頭白忘貧放
浪東西任此身
赤道正看南走日
青山偏引獨遊人
毛公壇上休彈劍
角里村中可掛巾
何事而兄常裹足
檢書惟與白魚親

君之兄子喬嶺出門戶故嘲之云

送喬比部還朝兼簡徐君羽

使君才藻並琳瑯
三十今爲比部郎
詩律獨誇曹八斗
獄詞能守漢三章
分符暫駐淮陰節
通籍仍含太極香
老我若煩徐穉問
爾衡猶是昔年狂

除夕懷邦肅弟

何事天涯滯此身
不同今夜守庚申
一燈自對吳江雨
疋馬忘歸魏郡人
倚醉豈無歌舞地
相看誰是鵲鴒親
已知萬事明朝改
爲爾愁添白髮新

人日和荅顧汝和廷評得安字

一上層臺望眼寬
放歌聊繼草堂歡
晚陰不作新年雨
春樹還留隔歲寒
人日相逢俱故舊
鄉雲高處是長安
憐君已共青山隱
肯向人彈老

朱和甫集卷四

十三

舊雨軒

去冠

病足

病足經時卧草廬
門扃常斷故交書
聽來楊柳夜將半
落盡桃花春尚餘
鳩影向人行有杖
馬蹄何處出無車
已甘寂寞同三刖
敢問侯門學曳裾

少說還家却寄一首

時予病足未能過訪

五十懸車鬢已絲
草堂開處白駒馳
雨分紅藥花神王
雲過青山石影移
塞馬昔曾論得失
海

鷗今已不驚疑當年變者來何暮豈忘平原愛
客時

寄荅光州博士歐楨伯

才名未許建安誇廿載神交疊各華魚腹已曾
傳我札龍門憐未御君車數行槐樹官中市萬
里羊城夢裏家試薦劉伶墳下藻酒星猶自帶
殘霞

送潘伯明守黃州

朱幡五馬去翩翩楚樹吳雲一望連留憤定教

朱子集卷四

十四

山下牧饋魚知向壁間懸邾城舊說諸侯貴黃
國今看太守賢我已白頭求尚敝同遊空自憶
當年

送嘉則入楚

老應徵書莫憚勞賢王醴酒似葡萄三湘明月
猿聲遠七澤晴雲鴈影高楚國山川留太史漢
家詞賦重枚臯却看筆法嚴禱杌暇日猶堪作
廣騷

與袁九齡齋中夜坐有感分得桃字

清夜相逢感二毛驅馳空惜此身勞避人未得
如干木交友誰能似伯桃衣敝欲裁青薜荔酒
香能釀綠葡萄與君把臂休論醉雨過青天月
正高

怡老園和沈嘉則

郊居誰得事幽棲六逸今看共此溪人過小橋
青嶂合酒臨高閣絳河低琵琶聲落千林月齒
舊香迴十里隄獨有四明狂客醉峯頭先掃白
雲題

朱子集卷四

十五

十四日再同沈嘉則袁九齡作

爲園一畝吳淞上高竹藏雲十萬層曲徑路窮
還更折斷崖疑墮却堪凭敢言兄弟同諸謝獨
喜交游盡五陵我已白頭甘寂寞莫教租吏扣
門徵

訪顧博士道行

顧况才名擬建安賦成青歲即彈冠杏花酒向
燕山醉苜蓿盤從越地看命駕敢辭千里遠通
家真見百年歡憑君試問蘭亭跡一吊群賢辭

激湍

送侯進士欽之還朝

天上金閨籍晚通使歸仍侍建章宮
慈親好就崔邠養少主偏思汲黯忠
豈訝長秋騰百口却看天柱佐重瞳
行行莫問山中事賦得新詩送五窮

五言排律

彭城道中得頭字

客路春來暮斜陽雨正收
異鄉遊子淚故國倚

朱邦彥集卷四

十六

前集

門愁白鳥窺帆影青山立馬頭
高城雲補堞古驛樹藏樓
軍壘四郊没人烟萬井獨江河
爭楚漢此日爲誰流

九月十日顧汝中有竹居夜酌分得令字

到處宜行樂休論昨與今
黃花難久待白日易西沉
尊滿賢人酒堂開君子林
脫巾狂轉劇授轄意何深
燈火淡微月歌鐘雜暮砧
歸來餘興在投筆寄長吟

七言排律

顧廷尉携酒過舍同沈嘉則諸君作分得

盧字

公子聯鑣過草廬共推廷尉足芳譽
好賢能結王生戰未老將懸廣德車
却喜更深尊酒共敢言多病故人疎
杯傳西域雙鸚鵡饌入吳江一鯉魚
樹葉從風綠地走拆聲和雨到窓虛
秦姬美擅南威色越客才高北斗墟
曲可啼猿雙淚下詩能倚馬萬言餘
酣歌不費騷壇事河朔州間恐不如

朱邦彥集卷四

十七

五言絕句

龍湫

湫半石下番去水不滿尺忽然春水高
仙舟不湫出

和張長輿西園雜詠

清修館

深林敞孤館修竹當門立
翛然謝緇塵相看亦相得

白雲塢

讀書深塢中飢渴無所茹松火吹欲紅時將白
雲煮

春草池

風雨時離離池上春草細秀句落人間謝家好
兄弟

桃花巷

長巷桃花絲風來下紅雨不是武陵中隔溪人
亦語

贈虛上人分得白字

朱邦憲集卷四

六

杖錫西方來跌坐祇園石口吐清淨言龍起鉢
雲白

席上再送沈嘉則分得際字

芳樹帶春江歸帆落天際一望愁無涯人間幾

兄弟

夜

高城下丹楓秋砧夜不歇一片故鄉心坐落聞

門月

七言絕句

俠者

平生曾作五陵游亡命東吳學報仇昨日殺人
關闥裏大刀環上掛人頭

哭亡妻

春夢沉沉去不歸傷心往事已成非最憐堂上
雙棲燕日日將雛上下飛

同黎惟敬徐子與比部吳明卿給事登太

白樓分得頭字暉字

時給事被謫

高樓百尺俯江流杯酒難消萬古愁狂客不來

朱邦憲集卷四

九

仙客死空留明月照城頭

望窮碧落空帆影酒盡青山見夕暉忽憶夜郎
詩句好浩歌相送逐臣歸

送馮子喬遊洞庭

離離春雨晚來多湖水新添十丈波釣得白魚
甚入饌不須彈鋏向人歌

顧汝修宅賞海棠

東風亂攪海棠絲花底傳觴怪酒遲醉倒月中
呼不起不知身在亂離時

逢李筠

與君重會若耶溪夏水千章
而亂啼試問舊時
歌舞在山公猶得醉如泥

過墻梅花爲張長興作

高梅垂雪過東墻一樹踈花兩院香
寄語鄰家
共憐惜莫吹長笛向斜陽

和莫雲卿

秦淮江水碧沙頭曼女愁生兩黛秋
今夜寒潮
應是妾不能從北又東流

朱邦憲集卷四

手一

舊所漸
引三百冊

吊故娼張麗人秋雲

娼有肺腑人竟不得
嫁而死

人傳白骨已歸泉渺渺孤魂最可憐
風裏落花
終委地憐君不死十年前

和長興煮茶

掃葉林間帶露燒一鐫寒水瀉秋濤
與君醒盡
西窓酒花影半牀山月高

喜張鳴教持高蘇州書見訪

書劍翩翩江上來孤城風雨正相催
由來白壁
人爭識刺史封題不用裁

禽言

脫布襖

脫布襖不得東家女兒織未成
日日機中向
天泣織成阿爹輸官租空費朝朝暮暮力
脫布
襖不得

朱邦憲集卷之四

不肖孫長世重刻

朱邦憲集卷四

手一

舊所漸
引三百冊

朱邦憲集卷之五

雲間朱察卿邦憲

四明沈明臣嘉則校

序

韓元良遷斜橋叙

韓子元良少業舉子業數試有司皆爲擯斥又不得進場爲時用遂棄而工詩詩多沉着典雅然一尚於亦不輕示人故人不知也少與伯兄同居常從兄嫂寄食飲時厥考竹溪君無恙元

朱邦憲集卷五

良實安之壬寅歲竹溪君下世遂各立門戶乃卜居於顧氏里余與元良厚善相從無間宿遷之日往效奔走命童子執負擔之役而余實司其出入元良携入顧氏里有書篋三衣笥二劍一甌一硯與書篋等余遷畢登堂殊有愴思而元良則怡如也居甫閱歲外侮沓至有司以重役臨之而身受榜責復卜居於黃龍浦之南遷之日余復往從事所有書篋如故甌一硯二而衣與劍則蕭然矣叩之曰衣以易田劍以

買牛饒爲悍吏所破而硯則輸于官矣元良耕之三年歲皆不登諸故人過存尚能給人馬酒食但性以任俠自喜雅無心計苦爲太猾所侵遂使敝廬薄田屬於鄰氏元良恐爲市井所羞謀族人之疏屬妻者復遷於斜橋之故址焉遷之日星霧昏黑道少人而諸故人未之知也余急走視之見老特繫於桑破甌懸於屋硯有凝塵卷書零落不減長卿之歸成都也嗟乎牛雖存無田可耕甌未盡破無粟可炊尚能獵經史工點畫哉夫士君子之生於斯世能以章句取科第紆朱紫綰銀黃不與流輩爲伍雖無夷齊之行終不爲首陽之鬼不幸而爲農夫則精勤耒耜勉刈穫時至而畢公家之征退而擊缶嘻嘻以餘粟卒其歲所謂甘心田畝不知有人間榮辱雖無顯烈聲稱於世亦能以力自養也若進不能取退不能耕勞逸形其身寒燠嬰其念不爲農夫所羞乎元良再遷而家不饒三遷而遂貧居處甚困幾於不振是不幸而不爲農

朱邦憲集卷五

二

集

夫故也詩雖工亦奚益哉余其美之書之以遺同志

用拙集序

沈嘉則走閩中赴汪開府吳邵武及戚將軍期去來適里著蒯緱丁艾二集還家築蒼蒼閣閉戶下鍵者數月著詩若干首以用拙名之知余被病甚牢輕千里來勞苦已而出示余且命予序余善嘉則二十年餘矣嘉則才甚超異絕似子長太白立就不屬草又類子建余友陸君思

朱邦憲集卷五

三

豫亦奇士昔嘗醉嘉則酒卧之遷枕上卒授簡苦之嘉則起即捉筆萬言二童子磨墨潘不能給言且偉麗不以捷故滓厥思豫踞而再進嘉則酒大聲曰楫願爲沈明臣榜進士座多賢豪客皆舉酒賀今嘉則竟爲山人學益通博造詣益深遠所著詩氣格雄厚辭情繪繡非大曆以前語不染希世稱作者多不當嘉則意太倉王青州卑視藝壇諸人評嘉則爲布衣之傑云予嘗見世人所操非獨技必欲取制以致通顯

廼嘉則上書謝諸生願爲布衣拙矣然與巧嗜艾綬提空名而揖讓於王公大人前者孰與古今人皆重金錢饒厚家尤纖齋筋力嘉則故貧不善治生產又不肯伊優千人菽茹常不贍益拙矣然與殫力積著囊橐刀泉不慕仁義者又孰與世必有能辨之者若嘉則出曾子澄之獄訟徐文長之冤收盧潤之之遺囑嫌傲弟曲全人倫率皆任難爲苦掩哲就駭用拙亦至矣嘉則與從子箕仲肩吾居家自相師友今肩吾已成進士亦不病拙且知余必曰叔父名集意非朱生烏能知哉

朱邦憲集卷五

四

勾章聯句序

嘉靖癸丑冬沈子嘉則自鄞來訪予山中解其裝出示勾章聯句詩一卷故與慈之方國華一如上人作也與予讀竟乃命予叙時山陰張鳴教與予俱鳴教曰子之慈不下百里故人過從見必接杯酒通慇懃問別來事且不暇奚及於詩况當風塵瀕洞戎馬紛拏子見故人不無流

離之感又奚及於詩予曰夫人好生於情情有
所鍾或不出環堵卧起食飲必宜其情乃已或
浮游寰宇神會目接亦必宜其情乃已故同情
則趣異情則違古今人士然也嘉則與故人過
遇未移時而聯句者聯其情也子獨不知夫世
之同情者乎賈人之相遇則曰珠璣璵璠果布
魚鹽若何法而乾沒也俠徒之相遇則曰博戲
馳逐聞雞走狗若何技而爭長也縉紳先生之
相遇則曰若何術而得大吏非案牘簿書銀黃

朱邦憲集卷五

五

朱紫事不相語也使賈人俠徒與縉紳先生遇
於一堂則賈人與賈人向俠徒與俠徒向况縉
紳先生乎嘉則才情超邁下筆立可萬言伯仲
太白而奴僕李賀國華先生少負才名賦宗賈
董上人詩多沉着語欲窺支道堂廡三人若生
異鄉縣而其情一也故雅游相翼互爲引重遇
則撈管操觚務奇闢健郎事事於藝壇矣舍此
非其好也又何暇接杯酒念風塵耶昔唐進士
劉師服校書郎侯喜與道士彌明坐屈劉侯劉

侯樂爲屈其情亦與沈方上人等也勾章聯句
何減於石鼎之勝耶鳴教曰然復謂予曰使今
之詩人與賈人俠徒縉紳先生遇其情有大不
類者將亦視爲非類而不相向耶予亦曰然

送俞夫子貢入京師序

嘉靖庚申三月俞竹壘夫子以歲貢持牒上京
師携嘗所讀書數卷糗一橐童僕二人不別有
司肅駕就道夫子之所善故人與諸門生送之
江上唐丈人世其語察卿曰若夫子可將京師

朱邦憲集卷五

五

平察卿曰吾夫子天性踔絕讀書未嘗再過經
史而下稗官小說無不博究下筆鏘辭立就千
言辭且雄偉雖爲時義亦務去陳言如彫章縹
采奪人眸目宜矯翼人群久矣顧顛毛種種始
以貢上禮部實不足以償夫子也今行矣丈人
何疑於夫子丈人曰子未知若夫子之深也今
京師以脂韋爲恭謹以陰重爲蘊藉風日下矣
若夫子砥節厲行不好爲委瑣之狀少爲諸生
貧日不能具脫粟不向人言有無與人論古今

是非棘棘不阿揚眉吐氣一座盡傾人或好尚齷齪必立折之使人若不能自容而大子意豁如也嘗與諸生入謁大吏議禮當再拜邑博弗許若夫子執禮如初笏立磬折於諸生中不共起伏不私謁有司聞人有言政令不便者即大庭揚言之有司或來就問亦不接納以若夫子之節槩使早取一第而試吏於朝觸目激衷章且數數上矣今雖以貢遊京師其所負耆者在也其能脂韋陰重以合時好乎行將以直言聞

貴人矣察卿曰鄙人事吾夫子久其行誠如丈人言然夫子嘗語門人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夫子固通儒也今以書生入京師見求謁貴人者摩肩疊跡奏刺不得通夫子必爲耻之將持牒畢試事裹足屢邸必不向人論可否明年登名薦書又明年舉進士乃身任廟堂之憂論廢政糾官邪不默然垂紳已也當是時一言足以匡濟時艱鋤削荒蕪雖爲人所不容旋遭廢黜於夫子何損焉况今相公折

節下士懷吐握之勤天下之賢者莫不願見相公夫子相公故人也今來京師不爲相公揖客耶夫子雖不合時好庸何病夫子聞而笑曰丈人之言愛人門人之言知人相公果賢吾豈敢故避之哉遂執轡登車舉手而別

江臯集序

馮子喬與予校刻其父雪竹先生江臯集成尚書南坦劉公翰林衡山文公奉化令長谷徐公以先生巖穴之節儒林之藝可重見皆曰吾願

序之未幾劉文後先死屬草殆半輒廢今不得與徐序並傳予遊于先生父子間甚善乃因子喬之請而序之曰世之擅詩名而雄視海內者何限然聞其平日自期之言或云作詩當法漢魏或云務爲大曆以前語每見先輩名家言不排其格弱即詆其詞媚往往嚙其口以肆譏評及讀其所撰造大非其所自期蓋欲短人以長已沽譽釣聲以欺世之不知者且無論其藝即其心已不長者矣先生少好學多所關覽長

而肆志吟咏嘗貧不具脫粟亦坐一室晏如業不稍輟以故鑄辭益工無不雋永宏麗橫驚於大曆間諸人乃先生名益著行益脩飭與王公貴人之賢者游未嘗言已貧賤惟恐以貧賤累人日與綴文之士上下古今未嘗雌黃古今人一語雖與學步後生言不欲以所長先之或以詩就正先生刊定而歸之不以其所未合作者聞於人人嗟乎作詩者皆先生若也予何害其譏評惟先生立言如是而自視類無能人顧非長者哉子喬名遷學益通博操筆輒遍古人文翰林稱其詩多可傳先生子之不徒王逸之有延壽宋令文之有之問矣

山陰葬母詩序

昔王戎和嶠俱遭大喪戎以鷄骨支床和哭泣備禮世並以孝稱予獨未然之人子枕苫寢塊三年不見齒始不違子職戎乃飲酒食肉奕棊不拘禮制去聖人之道遠矣晉人以風流放誕相高尚如戎之容貌毀悴而後起者亦鮮匹

朱邦憲集卷五

九

三

故不以戎爲廢禮也予家先世不其顯五世祖楚才公以孝道士稱名在聘檄世承祖德不踰禮制先福州公持喪尤謹多過人行予不能無晉人習然于兄弟間相誠欲期無媿先人之傳而從弟宸卿性尤醇飭不類予執嫡母喪秉禮盡哀一切絲竹沉湎之宴亦不與或給之至至即奔走家故不饒貸息錢以厚葬則晝夜徒跣立雨中親視負土累月不歸土已燥猶宿墓下亦吾氏良子弟也諸賢者重其行而品褒之各賦詩授贈予亦賦二十字以勞其苦迨而墓歸淚猶在睫請予曰願兄序諸賢授詩意以志不忘予曰汝良矣願吾子孫學嶠也毋學戎也

叔父子明先生蘆江稿序

朱氏遠祖莫可考自元詩人仲雲公至吾父福州公凡七世以詩文名者六世吳門翰林文公叙壽梅集比盛於王筠家云叔父子明先生福州公同產弟也少承門風游心竹素大父提舉公期繼吾父起竟終儒生且客死天於叔父厓

朱邦憲集卷五

十

矣察卿走京師占護喪選以故盧江稿僅存從
弟宸卿亦喜學詩請校讐於宿學馮君子喬沈
君嘉則丐序於吾郡祭酒林公而刻之昔人言
三都賦成得王甫士安序而後重要知古今綴
文之士言未易傳也林公道大德尊位高業峻
非徒秉儒林軸者迺爲叔父鑄傳詞於端即叔
父言未盡合作世以林公故重矣然叔父不能
飭行脩名即言皆合作能使林公擢觚哉嗟乎
人不死於死死於無聞叔父藉林公而傳天於

朱邦憲集卷五

十一

叔父未盡厄也

送塾師沈子真序

子真館予家九年戊午冬將別去予與兒子
皆不忍別乃脩具引酒餞之以文曰學之道嚴
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
義也固通之古今矣今以舉子業師人者其任
豈易勝哉當世無所容惟射策甲科爲最故教
子弟集章句以求進取者不限貴賤連落北宇
然子弟成否自祝髮以至束髮僅十年耳師能

嚴加督率不使逋蕩凡舉子所有事者務俾精
誦熟讀漁獵博綜然後課以文字雖叩小子弟
或能以勤底成過此則情逸心放不喜檢束間
或才質清敏能撰造文詞不過影竊耳剽曾無
唇腐齒落積累記問之功故出試有司途蹶父
兄稱加姑息使馳情六博狗馬聲樂婦女矣雖
世以儒業起家者至是鮮不墮其家聲安望其
進取哉故庸醫誤投藥石殺止一人若得倉扁
復可起也教子弟而非其人因循猶豫以至不
可救藥是舉宗之祚斬矣其禍豈止庸醫哉予
見今之師人者未就講席時靡曼冠裳日遊市
中以求論薦及子弟北面受業或驕揚自高或
倚席不講使子弟業荒於嬉而忍累所舉者多
矣若子真豈若是乎子真少明春秋讀書窮日
夜之力故六經諸史無不淹貫然以文求合有
司不可得予爲童子時見子真與叔父竹溪
先生通及長與定交而師名益振矣庚戌歲來
就予館至日與生徒約課業能滿程限談笑如

朱邦憲集卷五

十二

平生歡不如約者箚楚不貸生徒無不股栗自旦至暮生徒誦讀不休子真亦誦讀不休帳下不聞閑語亦莫敢窺足門外者或客至少間必焚膏繼晷以竟其功漏下五鼓即起蒼頭叩寢戶矣子好晏客子真時出雜坐一坐必數起以省勤惰客有嘲之者笑曰非故避席職當爾也故生徒視虛位若在子苦子真過嚴勢梓請與奕日常四顧口亦吟吾雖落子爭道每敗北而罷故四子鱗次受業甫十歲所治經皆記誦若

朱邦憲集卷五

十三

流若子真者豈易得哉予曾大父南昌公至先福州皆開門受徒而大父御史公師道更嚴名在海內豈先世未嘗負人故予子弟得師如子真耶子真曰予不賊若子若亦知予足以全交矣予行矣舉秦君以代願秦君以予交若者交若願若以知予者知秦君

送顧舍人還朝序

昔江淹云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古人狀離別之情盡矣若予與舍人顧君

汝和別殆非古人所能狀也汝和爲予妹婿長予一年總角時即以弟畜予各進款誠布心腹里閭之士視予二人爲石交家大人早背門戶衰折汝和時亦未仕矢心救視以父兄之力振予不使曠墜先緒予嘗病瘡甚憊汝和踰月經時舍予病所游處慰藉親事湯熨汝和性澹默蘊藉而病予嚙嚙勵言規戒惟恐人過予汝和好爲古辭章而厭苦章句與予性大合每有撰造互爲譏評不徒自相許可故出相挂轡居多

朱邦憲集卷五

十四

交祉信次不見真若飢渴丁未歲汝和携吾妹入京師予送至吳門執手牽衣欲言輒廢離別可憐之情已非昔人所能狀矣况予今日別汝和又豈昔年別汝和時耶予母蔡孺人年未四十而寡予方九歲妹近七齡孺人以妹更幼愛與予等及歸汝和以汝和才且賢愛亦不在予下憶汝和初入京師時與妹同拜孺人於堂下孺人叮嚀刺刺不休淚簌簌數行下侍者老幼皆感泣及聞汝和拜官中書通籍禁省孺人且

夕甚懼乙卯歲汝和奉使過家妹亦歸省孺人
憐益甚惟恐汝和復駕還朝之轅也今汝和與
妹復行矣孺人先已違背昔日孺人所坐堂上
與所侍老幼者故在汝和與妹拜亦如故安得
刺刺聞孺人言簌簌見孺人淚耶嗚呼幽明遼
絕毋十異途南北修阻弟兄殊轍情以事生淚
因悲下豈尋常離別者可擬耶使江淹而見予
別也當不能握筆鑄辭矣故予論次憂戚之情
以備行李之末若汝和妙譽張於儒林賢聲重

朱東園集卷五

五

於朝宁馮子喬諸君聲於詩歌矣予苦塊中人
也何敢言

燕市集序

燕市黃沙搏人面厲風剝骨青蠅矢日可積十
石市中揖讓之夫率緣寒燠而高卑大苦人好
游者何取於燕市以士抱異才者無所售必欲
於燕市耳王先生腹不便而儲偸古今書甚
富出爲文章若鎔首山若耶之金而鑄大鼎鬬
尊陽劍獨得其黃冶鑪錘變化之秘流彩發艷

耀宗廟而照區宇盲者皆知爲寶一時海內
綴文之士輩爲成都相如而許其節槩過之其
才當售故燕市有王先生跡也豈是時諸相君
與列侯家競辟天下士爲記室而雕蟲斥鷃群
然奔轅矣王先生才固異氣藹大人僅見知於
汝南袁公袁公亦不能爲王先生輕重及再遊
燕市而求似袁公者亦無矣予常怪漢景武間
周亞夫衛綰寶嬰諸人爲相頗立名稱不能薦
一相如要知其所推轂者必附已士耳今王先
生走燕市無所遇而遇者皆非王先生又何
怪相如之歟因成都也嗟乎袁公死矣王先生
又未嘗因袁公貴乃今數數稱袁公門人彼群
然奔轅而被引重者不敢自名某氏客昔何取
於客哉朱在明能詩而好爲奇節故名其集而
刻之感王先生之無所遭也予多在明感因屬
序而論次如是惜予倦遊不能從燕市酒人
故地變聲歌王先生詩發其慷慨不平氣於千
載下也

朱東園集卷五

六

題橋集序

王屋山人賦得司馬相如一卷已自爲序後命予序之豈以予亦慕相如而知山人哉皇甫士安云賢人失志詞賦作焉使山人早能遠引高翔致身通顯或無感於相如使山人能薄少文材朽行穢雖不能擬相如亦無感於相如山人結髮好讀書獵鴻墳記收摭衆家體不勝衣而口所誦憶者車不能勝詩歌麗則種種合作文章雋永爾雅可以橫鶩西京故海內綴文之士

朱邦憲集卷五

七

士倚以揚聲願望優慕嘗挾策干有司屢見擯斥歲已酉復修故業與都下士決命爭首自謂真能當矣數奇復不偶遂以章句禪諸子益肆力藝林覃思著述註桓氏鹽鐵論纂緝司馬書法以見志余又嘗見山人不治生產日手一編客至僅一徹去即如故倭夷來寇萬艘羅落攻圍甚困山人足不乘城閉廬精誦若無所聞嗚呼博雅如山人曾不得邁時一奮以見平生而曹耦踞下或最興發大滿其志意騏驥伏櫪不

與鴛鴦鸞鳳鍛羽下同鷄鶩此理將安解乎奕之山人文學與相如類而貴進復類之獨題橋事遇不遇有大不類者詩故所由作也使相如後山人而生則茂陵遺稿當有爲山人而賦者矣噫世之主公大人以鴻生碩儒爲非故等夷舊矣雖相如事具載史籍尚不知其爲何如人烏能知山人哉

送韓元和赴塾序

嘉靖壬子三月三十日董子子元韓子元和顧

朱邦憲集卷五

六

子汝修與山人馮子子喬集於唐子世具聽雨樓促席相向舉杯交錯各有篇詠以紀春暮予與諸君書亦與焉諸君酒半欲起舞客有抵元和書曰予家塾師久虛敬煩足下敢具幣以告元和讀之唯唯期以詰朝就道諸君遂罷舞各賦詩送之予喬得句最先引酒朗歌曰鄉里競傳新正字橋門仍復舊諸生爲元和國子生故也予聞之戚然曰非子喬能爲是言乎古稱師最難非懿德茂行爲世所推者不可師非博

極墳史叩若洪鐘者不可師師固不易易也况
當世人士虛名相高尚而畫人出處故以射策
甲科爲右上而以國子爲惟少文者之淵藪間
有通人巨儒與夫倣儻瑰瑋之士失足於此者
罔或重之元和少爲博士弟子員尋以輸粟出
庠校不能以功名命世故上而有司下而閭閻
內而妻孥僮僕莫不曰某國子生也使元和自
謂亦曰某國子生也雖文行之卓異曹耦求其
知者鮮矣客以師席屬之何念之深耶豈異於

朱希真集卷五

九

當世人士耶予言未竟世具獵纓改容曰子何
言之陋耶昔張季事漢文以貴爲騎郎十歲不
得調司馬長卿仕漢景以貴爲郎而宦游不遂
二君之出何困也未幾從行虎圈不拜晉夫勅
梁王不敬天子謝過遊獵之賦成筆札且給於
尚書而叩笏再聽之節建郊迎先驅者比比當
時人士其能以貴短之耶元和博雅好文以數
奇不售欲自附季與長卿者也客以師席屬之
何足多耶况今之爲人師者其果爲世所推者

耶其果叩若洪鐘者耶予又何戚焉予愧起避
席諸君以大觴觴予遂書以授元和

長缺齋稿序

馮先生子喬所著詩賦文章凡若干首其門人
汪生某先請刻其詩尚書潘公爲序偉辭于其
上稱一代言言無庸後進生贅說囁語矣乃汪
生復役予無以謝生意序曰唐以詩賦立功名
故綰艾綬而拖朱紫者言多合作其巖穴之士
若王宏張潮朱放方干諸君子擣藻益奇不遽

朱希真集卷五

二十

出顯者下遇不遇使然也雲間故多詞人而巖
穴之士若儲泳凌岳陶宗儀錢全袞焦伯城數
曹才情不乏名字俱著竟未能方駕前賢故求
合作者於韋布士尤未易也乃今人以山人自
命者耳剽目竊餽飮其舊常語日懷刺東西行
鉤名貴人之門求賞於作者之側壞隱道甚矣
馮先生故承其父會東丈人學然與陸文裕公
歸熙甫先生善少即如其指大肆力於藝林攬
據諸史百家言手寫唐大家詩日向白間詠咏

尋繹古人旨意以故搥筆搆思即得要領緣情
定體因體鑄辭而雄麗沈著雅淡之言皆備七
言律詩尤稱蘊藉過庸可謂窺足前賢之室無
媿於巖穴者矣先生于思大喙能爲仰天索纓
大笑而不能爲蹙口聲平生不善爲容禮近踈
簡然性剛毅廉直絕去脂韋一時所持是而人
或觸之雖貴顯必呵厲聲若赴敵即素所私昵
終不以故屈其所持善處貧不妄取人一赫蹏
友生間有所饋不却數數饋即却人亦不敢數

朱希真集卷五

三十一

數洞先生耿御史督學江南檄上海令造先生
廬奉羊酒表著其行曰逸民先生竟不造令所
一謝先生其殆黃生梁伯鸞之儔自重窮閭而
與今之山人異者豈止筆硯事哉先生少以弟
畜予予嘗爲先生父刻其詩人無足怪汪生新
安人也年且少不愛刀泉而師馮先生爲詩又
爲刻其集以傳志足嘉尚且足媿世之不禮嚴
穴士者故并著之

黃母序

嘗閱漢史見鮑永少有志操事母以孝稱爵關
內侯有君子之樂予嘗慕之子昱有父風爲大
尉多所匡輔光武稱爲忠臣子予益慕之及竟
史至列女傳乃知永爲桓少君產永與昱之賢
實由少君成之也今里中黃母之賢不大類少
君哉母爲黃靜庵先生配先生故儒者裹足讀
書不治生產脫粟不給不問毋勤事織紉旦暮
與家人雜作以供先生饘粥相先生教其子中
山君厚事師傅簪珥盡脫先生物故母不以春

朱希真集卷五

三十二

秋高爲解治織紉事與督教其子如先生在復
以教其子者教其孫體仁今中山君醇謹有道
事親以孝聞食廩橫舍抱公孫弘射策之志不
衰體仁學茂才雋提筆輒辟易曹耦咸推先登
且世其父醇謹之德異日業當爲里中人生色
也故知非桓少君何以有永昱之賢子若孫黃
毋非今日之桓少君哉母今年春秋八十登堂
爲壽者皆體仁共鉛縣友生也遊辟雍上禮部
者弗與往役逢愛者弗與高子長文朱子叔郊

陳子子有趙子繩之滿子允翰捧觴先進曰不
佞輩父母無恙已向天加額矣乃黃子隨其尊
人拜大母於堂下樂加不佞輩也為黃子進母
一觴蔡子子聲劉子叔球捧觴再進曰長文輩
父母無恙已不得言重慶予二人僅有老母在
黃子視予二人樂益加矣為黃子進母三觴予
兒子家學家賓家教家法奉匱洗觴手筆札跪
而言曰家大人九歲而孤踰三十而大母蔡孺
人背棄旦夕戚戚心已不能望先觴再觴諸君

朱和憲集卷五

三

視黃子則霄壤矣學等以家大人故知黃子樂
甚矣進母觴無筭也觴畢遂令兒子書黃母之
賢可比少君數以備史氏之繼范宣城者

刻滄海遺珠賦序

昔王奉珪之賦明珠張隨之賦驪珠楊濤之賦
蟻穿九曲珠雖鑄辭不類然皆宣寄志意於筆
端以舒其壹鬱能令異代翰墨之徒讀之換色
興嗟而士之終身擯斥者尤加扼腕是亦人情
使然也鄧李先生所著滄海遺珠賦綺靡詳贍

誠如張君長與言乃長與註而刻之豈獨賞其
詞之俾麗哉長與少有異質稍長即吮獵于書
林肆志博合與吾黨張玄超董子元馮子喬沈
嘉則顧汝和莫雲卿俞子如遊相期撰造不作
兩京大曆以下語而所著經生言尤稱入彀中
的與雲卿子如爭雄長自謂提筆入貢士籍人
當辟易矣今子如先登而長與尚淹鉛槧悲清
慮之就有傷夜光之按劍故有取於茲賦也若
病其以文自媒而違待價之旨則曼倩之牘不

朱和憲集卷五

五

上於公車元與之書詎限於闕下哉嗟乎國
朝以制科為重得之者為不遺余非珠故當遺
長與與莫俞二君終當似李先生不遺惜乎諸
君之被遺也因長與之請而論次如此

思椿錄序

姑蔑余君東溪少為博士弟子員有聲儒林已
而棄去學長桑君秦越人之術又有聲於吳越
間嘉靖壬寅歲予識君於本師俞竹庵先生所
去今二十四年矣今年復遊海上一日忽臨况

余門未及揖而笑曰予即竹癯先生坐上客也
余迎君坐上坐談余爲童子事久之君出思椿
錄示余曰知子能文章矣以竹癯故爲我序之
余故不敢不諾曾子曰往而不可返者親也故
人無有弗思其親者昔臯魚以風木之悲被褐
擁劍立哭而死孔子之門人聞而歸養者十三
人予嘗謂臯魚孝矣而死則過也夫身爲父母
遺體身存則親存以親故而滅性伐生豈親之
泉下意哉君自尊人物故在苦塊間不踰禮迄

朱熹集卷五

五

今卧起食飲必思出遊江湖走川谷必思乃至
以人墨客言以寄其思而年又望八步不假
以隱然有啖桃食丹之容可謂思其親而存其
親於世者矣君之孝豈眇小哉予生九歲而先
大夫背棄先孺人近亦繼沒既無鷄豚之供又
乏椎牛之葬因君執筆淚不覺淫淫下

趙子實作炊詩序

金陵趙子實性夷曠而果直厭世浮沉齷齪隱
於燈藝絕丁諛諸王公大人儒林賢豪皆禮之

亦古之好鍛者儔嘗出遊諸名山命童子携壚
一釜一甑一秋菊英一瓶自隨對客輒自炊手
勺藥以供壚去薪用炭炭僅二觔許可給室賓
一日聞者皆高其雅而許其儉子實亦不以儉
謝今子實老矣來海上尋赤鳥碑舊跡僑於陳
羽士所昨過予緩頰談事予走蒼頭昇其壚來
置之舊雨軒北并召諸所善客坐子實於上與
家弟邦肅裸而殺鷄擊鮮割肉簞脫粟飯水佐
之煉火吹烟一如子實指未幾諸物卒辨不藉

朱熹集卷五

五

紫蘭丹椒而香滿筵豆矣沈嘉則馮子喬顧汝
修汝中環侍大笑即席地舉匕而盡復開一甕
米汁勞子實苦各賦詩紀之命予爲序余不文
僅可監厨以資人捧腹烏能冠諸君膏腹之辭
以重子實哉

送彭美人嫁人序

彭美人名翠淮陰人潘寅叔所善姬也寅叔走
京師姬請從不可把臂語姬曰似潘卽者慎勿
與游盍擇對事之吾贈汝金錯刀以自斷也寅

叔行姬媼多楊生金竟許楊生姬召所善客數
曹持酒別朱生吳門錢叔寶王百穀黃清甫亦
來問朱生病朱生出赫蹏請題送春字畫落花
鴻鵠賦詩送之盡日曲無聲酒不成醉姬起泣
不休拜座客曰妾非不能事潘郎作外婦乃即
不我收金錯刀故在尚難深割也奈何清甫以
觴觴予曰君善寅叔又善姬媼故嘗德君君能
出單辭姬可無行矣人言君得楊生金作說客
果若人言哉予笑曰朱生亦媼矣姬嘗避仇予

朱邦憲集卷五

三七

家與予俱一室兩月予以寅叔故醉不敢卧其
股姬嘗呼朱生為柳下君黃先生故知朱生非
愛金人縱以金故去姬去一知己矣金乃重于
知己哉嘗人者媼予僅資座上捧腹然卒未聞
知己道也嗟乎婦人能以柳下君識朱生乃士
人不知朱生為披裘公哉慨知己之難淚為姬
下不休座客或泣或笑歌黃金何日贖蛾眉之
句以送姬

朱邦憲集卷之五

不肖孫長世重刻

朱邦憲集卷之六

雲間朱察卿邦憲著

四明沈明臣嘉則校

記

遊金陵諸山記

嘉靖丙寅九月望日予送兒子家賓赴京師道
曲阿河下與兒子別乃携二蒼頭足馬度句曲
望九靈絳巖虎耳諸山抵金陵訪潘祠部仲履
於官舍至不奏刺而入祠部驚喜握手甚歡引

朱邦憲集卷六

一

酒燈下問別來狀極悉即下所懸榻卧予明日
祠部告予曰金陵諸山稱絕勝我輩能往遊當
不辱諸山即弗往良自辱矣乃召所善顧君仲
明張君兆文偕往肩輿出聚寶門憇大報恩寺
寺新灾梁棟俱成劫灰惟浮圖插天彫鏤炤爛
壯麗極人間世不減鏤檻文槐信非帝王力不
能成出行二十里許見雙峰隆起祠部指曰此
牛首也徒步從山背陟入望楊子如環飛帆隱
隱若奔馬時樵人報官人來山僧具袈裟鳴鐘

而迎坐方丈供蔬飯飯已僧導觀文殊辟支二洞登頓紆譎皆百餘級折而東巖際大石常路下臨絕壑石旁僅容一人行予與祠部二君牽挽而過共觀佛跡錫眼於巖上上視彌勒殿尤去三百武二君不能從嘲之乃從俯視四山在望長江更出矣迤邐而下見塔影從扉上隙中漏入倒懸一室几下下觀虎爬泉白龜池讀姚少師所撰寺碑由白雲梯而出梯旁長松夾道干雲切霄陰極蒼鬱爲牛首最勝處祠部謀宿

朱邦彥集卷六

二

祖堂山遣携尊疊者先行二君曰日且入虎即人奈何祠部曰人生在大劫中脫不能脫即虎即我亦樂也相與大笑登輿而去盤紆過二嶺僧亦鳴鐘出迎佛宇緇廬傾落迥異牛首僧依山所置樓極精雅几案亭潔不染纖塵從化黎翰林扁曰華嚴閣遂共宿閣下夜半明月當窓梵音與鐘聲相雜令人寃夢俱清煩惱暫息晨起過獻花巖亦從後陟上步才數級大洞可容百夫云法融禪師說法所歷觀音大士閣披莽

行露直登其顛視牛首在足下僧云去地二百二十丈許巖際怪石攢羅列聚若奔騰撐拒於天表仰眺不可即望鍾山白雲在腰青螺若截江形益出又不數牛首椒矣足力稍疲下息僧舍舍旁一檻懸崖而屋俯檻松竹上矗清氣宜人祠部誠僧弗供茶闔扉卧談疲力頓起出飯方丈而行寺門紆迴數折巨木大竹糾紛有石門戟立問曰寺人墓行里許登輿取道抵天界寺觀所鑄大佛頭即秦銷金人大便不踰此因

朱邦彥集卷六

三

訪果城上人索其所爲詩若干首而回明日予衝黑雲驢驢訪祭酒林公於鷄鳴山下以昨所遊語公公亦喜移時別來祠部已裝齋待遊樓霞矣仲明以戴君晉甫至爲辭兆文偕其兄兆吉往未至樓霞五里許道旁有大石獸四勢若怒吼欲奔半沒泥蘚古碑二剥落漫漶不可讀尚存百吏字可辨山漸近望寺愈杳冥予頗訝之已而見山右股如蜩伏左抱靡而少折從中入半里許寺乃微出樹杪寺門外石幢爲保大

間物半毀折委草莽予與祠部下與共慨久之
讀唐高宗御製明徵君碑及江總所撰棲霞寺
碑徵君碑陰有棲霞二大字登殿禮佛坐定慧
堂引酒數行東由舍利塔觀千佛巖塔前引品
外泉爲曲水僧置石蓮花於潭中水從花中上
泛如湧泉勃勃佛爲徵君子臨沂令所鑿或一
佛坐一龕或一龕居三四佛大小高下依石成
形大者高四丈小者不滿尺古朴藏巧儼若天
成巖上有徐鉉徐鉉四字及諸所舊刻予與祠

朱邦憲集卷六

四

部二君容與巖下不忍即去僧導陟巖上見夾
澗斜走千餘丈澗石磊砢泉流涓涓兩山長松
攢立叢倚濤聲震撼又陟百餘武地稍壇曼可
散步右望疊浪巖甚奇石皆巉絕谿呀呈奇獻
幻予又不忍即去僧導至白鹿泉泉在巖下云
從洞中出無窮呼酒泉上盥手漱齒兩目若出
寒液酒已從紗帽峯明月臺而下下即千佛巖
俯視陡峻股戰膽落臺上大石交枕不相附麗
信鴻濛時水所衝聚也予游興未止將問僧從

焉西凹祠部曰此明日事也遂沐浴宿僧舍明
起促蒼頭急炊若赴宿約由寺西踰高岡時顯
氣未舒蒸嵐瀕洞相顧不借盡濕岡下大石亂
卧如虎豹踞蹲予謂祠部曰縮一二至讀書所
可以了平生笑笑行半里爲天開巖上有天開
巖三字不知何代人所書巖如鬼斧所劈中不
能着二人行予以足支石所迸處兩手緣蘿而
上衆真能從石竅穴秀潤尤勝巖下得宋上元
令趙鼎題名及太寧清一四字予方以袖拂石

朱邦憲集卷六

五

遍覓諸巖祠部從巖下見迎賢碧蘚亭醪石三
刻呼予急下賞之乃從故道下兩腋若風舉無
苦跌坐醒石上祠部以一觴觴予僧亦以一觴
觴予頗稱大快迎賢下有伯奇獨來四字細味
獨來義不知伯奇何等宵次乃以一觴酬之僧
指從東下復踰高岡岡石爲勢家採伐隘成梁
欒稍縱步則仆旋即明月臺故道出寺別僧登
輿而去僧爲興善有戒行又不敗人遊興予故
不能去是山又不能去是僧也歸與祠部酌燈

下相勞苦袁儀部魯望知予從海上來叩門而入未揖卽解帶更促席洗筆各霑醉而辨明日兆吉兄弟以日爲祠部客也亦爲具鍾山靈谷寺召祠部并召予予下馬過

高皇帝陵憇觀音閣望鍾山律率龍茸逶迤暮測入寺門萬松森立陰蔽五里群鹿卧遊樹下忘機若馴晉甫仲明後先押至共襄羊於琵琶階問八功德水舊跡酌於方丈酒半儀部折簡盡召座客遂罷酒赴儀部是夕祠部先避席以

朱邦憲集卷六

六

明登燕子磯爲解予與諸君竟歡不異叩門夜明日予爲醒所苦與晉甫方起盥櫛儀部已過督行且曰轂核已遲於佛國寺矣祠部曰予所治亦已往予一笑醒解遂就道不五里抵佛國先酌儀部酒已而抵弘濟寺繞寺赤石起伏而又纒屬不斷瞰江絕壁千仞嵯峨入天巖突穿漏嵬磊竦側若墮若仆四人共酌石下閱飛帆去來歌劉禹錫山形依舊枕寒流句旋渡水登燕子磯拜漢漢壽亭侯祠夢酒上磯最處四望

江形盡出千里一目盡真大觀也波濤闐風觸石聲砰磅訇磕使人耳目駭時日將沉江予與儀部猶舉盃滿引相酬酢未休祠部晉甫趣之一再乃去歸已昏黑甚矣予四入金陵今始以祠部故得躡足諸名山覽千古之殊勝悲六代之陳跡良不自辱雅如祠部言然山靈効技共稱奇觀而氣象差殊天限所受牛首舊稱天闕石鮮瑩瑋地乏幽僻若良賈坐肆中瑋寶雜陳輝煌過客祖堂花嚴悽清寂寂若高僧面壁

朱邦憲集卷六

七

枯坐外息諸緣棲霞深僻古奧若貞士幽人孤標潔操不爲玄纁所屈燕磯高峙昭曠凌險安危若怒夫烈士倚劍而歌睥睨天地若夫鍾山獨尊王氣鬱鬱諸山環拱若星真天子攀髯處也遊凡六日主賓凡七人所接僧無慮百衆諸寺僧悉爲祠部所轄以故日相逢迎謝之不去祠部旣日携尊壘止處誠廝臺毋憑僧自具脫粟僅取山中水火僧間供蔬飯立償以金不徒相當土人言諸僧亦奉法惟謹雖漫遊亦可以

觀祠部政矣因并記之

群忠祠記

代作

群忠祠祀上海丞劉公東陽建平丞宋公鰲鎮海衛指揮使武將軍尚文浙江鎮撫吳將軍賢鳳陽散官丁爵主著民楊鈿也嘉靖癸丑島夷犯順竊發海壖已而勢稍稍振殺戮兩掠惟埋直窮荒落頭足異處者相枕藉幕府募死士戰得失大不相當上海時未城城被殘獨先諸郡縣是歲入寇者一再甲寅歲復寇之丙辰歲復

朱東陽集卷六

八

大寇之羅落千艘攻圍甚急城不潰者一髮矣幕府先後檄公等兵之夷賊故狡悍多筭卒以伏計待勝公等所至皆殊死戰不勝竟死丁力能舉千觔死於清水窰武宋與賊巷戰死於市吳統坑卒死於黃泥浜歲在癸丑劉佐前令治理政稱無害死於太平寺里歲在甲寅俱累日不能收武獨爲賊剜腹出腸賊退而過者爲之下涕鈿以一身而當登城之賊與賊俱死城下圖遂解邑之萬命鈿實生之功不在諸死者下

歲在丙辰先是邑之學士大夫與邑之人以公等死狀言於監司請祀於邑神廟之左矣黃子捧檄來上海見神位棲於一室照漏天日不蔽風雨念非所以安神靈又豈土人與有司所忍見也乃聚材鳩工因葺故所爲祠宇三楹西之隙地復爲屋二楹以爲藏牲酒所皆厨墻垣具如儀門扁曰群忠祠告成於甲子四月黃子曰損性伐生賢者弗與死誠賢者所重也然與草木同腐名稱不立生猶死矣史稱傳燹戰沒而

朱東陽集卷六

九

徇漢陽之急紀信舍生而解滎陽之圍豈有見於泰山之當輕於鴻毛哉公等抗義奮身不避鋒刃俱以節死庶幾無媿古人矣俎豆維馨光於千祀謂非死猶生哉或曰公等迫於幕府之令死非公等意也嗟乎亦苛矣昔李陵爲漢良將史臣謂有國士風千載而下以畔名陵陵之所少者一死耳死豈可易言哉若鈿之死又何所迫也故爲之記而復爲之詞以侑公等劉四川人死後於宋而首祀之者以丞上海故且以

勵後之吏茲土者其辭曰

海波揚兮開鯨鯢天狼燦兮光陸離
旄升兮恍無期御蒼龍兮駕白螭舞長劍兮揚旌旗
上指兮干雲霓爲厲鬼兮佐王師戒弁服兮蕩
諸夷性膺肥兮潔乃潔求千秋兮繫人思

上海縣重建預備濟農倉記代作

江南之賦甲天下惟蘇松爲最繁蘇松之田稱
爲獨腴惟上海爲最瘠然地之腴瘠率藉農力
以耕之農病則賦因之矣管子曰先王所謂興

朱希憲集卷六

十一

利者利農事也古之善爲國者能舍農以爲事
哉故儲備以濟農者所以植國之賦也上海故
有濟農倉去縣治二里許宣德七年爲巡撫周
文襄公奏建正統間前令張君禎奉部符更今
名文襄公爲國名臣於江南多所善政民至今
食其德爲農以建倉者其真有慨於心矣自倭
夷難作上海首蒙其禍倉被火遂鞠爲瓦礫場
其來吏上海謀於衆曰倉弗復建不可因故地
之又不可乃請於巡撫都御史用

公建於城之西南隅隙地凡故所存穀民間贖

金所易穀舉邑之義助穀悉貯之於倉將以求
不失文襄公遺意也夫爲上海農夥矣必欲人
人濟之穀將焉取倉之建者以備水旱災故古
人小康之政也昔任延治九真風雨順節穀稼
豐衍張堪治漁陽桑無附枝麥穗兩岐歲何豐
也歲豐而農何藉於濟乎某方離鉛槧而理簿
書不能職辦政舉追前賢芳躅以致和氣旦夕
兢兢惟以歲不登爲懼方今 君相明良肅清

朱希憲集卷六

十二

中外謂可感應天心雨暘時若歲必大有穰穰
滿家而無病農矣倉有餘粟不扁鑰而朽腐
哉某故不以發粟之政悅吾農敢以願豐之心
悅吾農遂爲記倉凡若干楹廳事若干楹圍以
墻垣若干丈費取於均徭銀若干兩經始於癸
亥某月落成於甲子某月

露香園記

上海爲新置邑無鄭園輞川之古惟黃歇浦據
上游環城如帶浦之南大姓右族林立尚書朱

公園最勝浦之東西居者相埒而學士陸公園最勝層臺累榭陸離矣道州守顧公築萬竹山居於城北隅弟尚寶先生因長君之築辟其東之曠地而大之穿池得舊石石有露香池字篆法螭圖識者謂趙文敏跡遂名曰露香園園盤紆壇曼而亭館崿嶸勝擅一邑入門巷深百武夾樹柳榆苜蓿綠陰茂林行雨日可無蓋折而東曰阜春山館綰以皓壁爲別院又稍東石累累出矣碧漪堂中起極爽塏敞潔中貯鼎鬲琴

尊古今圖書若干卷堂下大石基置或蹲踞或凌聳或立或卧雜植芳樹奇卉美箭香氣馥郁日留樞戶間堂後土阜隆崇松檜杉栢女真豫章相扶踈蒨蔓曰積翠岡陟其脊遠近紺殿黔突俱出飛帆隱隱移雉堞上目豁如也一楹枕岡左曰獨堯軒登頓足疲藉稍麻憇游者稱大快堂之前大水可十畝即露香池澄泓渟澈魚百石不可數間芟草飼之振鱗捷鰭食石欄下池上跨以曲梁朱欄長亘燁燁池水欲赤下梁

則萬石交枕崿呀膠牒路盤旋咫尺若里許過曲澗入洞中洞可容二十輩秀石旁拄下垂如笏如乳由洞中紆迴而上懸磴複道嶮嵯棧齮碧漪堂在俯視中最高處與積翠岡等群峰峭豎影倒露香池半風生微波芙蓉蕩青天上也山之陽樓三楹曰露香閣八窓洞開下瞰流水水與露香池合憑檻見人影隔山歷亂真若翠微杳冥間有武陵漁郎隔溪語耳樓左有精舍曰潮音庵供觀音大士像優曇華身貝葉雜陳斐几不五武有青蓮座斜橫曲構依岸成宇正在阿堵中造二室者咸盥手露香井修容和南而出左股有分鵝亭突注岸外坐亭中盡見西山形勝亭下白石齒齒水流晝夜滂湃若啣群鴉上下去來若馴先生忘機處也先生奉長君日涉於園隨處弄筆硯校讎墳典以寄娛暇則與鄰叟窮奕旨之趣共啜露芽嚼米汁不知世有陸沉之苦矣昔顧辟疆有名園王獻之以生客徑造傍若無人辟疆叱其貴傲而驅之出先

生懿行偉辭標特宇內士方倚以揚聲以先生親已爲重賢豪酒人欲窺足先生園慮無紹介卽獻之在當盡飲貴傲掃門求通非辟疆所得有也彼鄭圃輞川豈以壯嚴雕鏤聞於世以列子王右丞重耳露香園不爲先生重哉先生已倩元美諸先生爲詩復命予爲記故記之

墮蛙記

隆慶元年鶴巢於慈雲樓上郊生四雛二鶴日從他所窺捕魚鱗鰕鱖蛙蛤屬以哺雛迭相去來無已予伺之甚熟見其返哺時頸隱隱若懸囊殆盡及其所食於巢頸乃如故不異鸕鷀然一蛙自巢墮下聲若然視已死家人浸以勺水足微微伸縮已而復蘇異之置於庭下時大雨信次不歇蛙復適其故性哈哈作聲於庭草中客有聞而謂予曰蛙生水澤中入於鶴腹自謂必無生理鶴又去水澤升於天而返於巢且不

知死所矣幸而出於鶴腹皮骨未鎔又幸而鸕鷀不卽哺其雛得逸出墮地地去巢五十尺許宜

不死於巢而死於地又不死乃知蛙未應死也彼魚鱗鰕鱖蛤屬之死於鶴者天實定之矣雖然惟爲蛙故爲鶴所得何能不爲蛙而免於鶴也予笑曰龍爲最靈人得而拳之龍何能違天哉且鶴亦不能免弋者之慕也何客之不達

提鼠記

董先生子元僑華亭里中遭兵火婚嫁喪葬多故矣家故罄懸廼其藏書餘五車悉架之樓上日環書讀之樓有大鼠夜竊食董先生果飲其茗餘瀝惟不齧董先生書日亦間出食飲行几席窺簞載榼如夜董先生目故不能極視卽視以鼠能完書亦不害鼠鼠以故益習似無董先生矣一日董先生出遊守舍兒洗硯磨墨潘以俟鼠從樓中作故狀兒怒以硯提殺之夫鼠蠹物爲甚卽不出人尚欲掘窟磔之使能稍斂其陰賊性書匿夜暴其免死十得一二乃今肆於白日下難矣嗚呼董先生仁人也惟鼠無董先生故亦無人人皆董先生哉

生蠅記

已未三月望日予與沈子嘉則入舍人汝和草園度松嶺過鐵板障折而之北叩回湖竹扉見蠅虎捕一蠅迤遲逆走蠅甚困鼓足翼不能脫予視其強弱勢久之舉如意逼虎蠅脫虎口墮地虎尚奪便眈視以吻作吞吐狀予以蠅尚未蘇恐又爲蟻所得乃置蠅於葵葉而去沈子謂予曰於虎何仇而於蠅何恩也豈孟軻氏見牛意哉予曰虎不得蠅虎猶得生蠅不脫虎口蠅

朱邦憲集卷六

十六

即死矣生蠅非斃虎也頃之與沈子復循故路虎去而蠅竟死嗚呼營營青蠅詩人刺之尚不忍立視其死彼欲穿騶虞而網鸞鳳者何心哉

得鸚鵡盃記

予友顧汝修家藏宋定鸚鵡盃大可著酒半升鸚鵡首左顧桃而尻高色綠瑩潤如玉庚午二月十二日汝修出鸚鵡盃酌客于玉泓館予右車齒病不御酒以伯兄邦大在不敢亡去時明月滿地山影在席花香從風襲人客易醉主人

亦醉汝修戲予曰若能三啗鸚鵡盃即以盃爲若壽予謝不能予嘗以酒譬汝修汝修乘予憊請之益急予即起而滿引者三不作苦狀汝修昇盃授予無難色座客大笑予持盃告座客曰齒病幸酒是不慎疾飲酒博盃是無操宜不與於諸君矣汝由光祿曰古人嗜飲而荷插隨身受罰而懷器徑去各成其放達名君何以是爲病且飲酒果伐君性得盃傷君廉予弟將弗請之矣予聞光祿言勢其盃亦大笑而去

朱邦憲集卷六

十七

顧汝和種梅記

吳中人善植花木植以市利者輒戕賊柔條作屏幃狀盤盂狀或肖馬遠所畫奇樹惟松檜梅易施巧力即長不滿尺已束縛於瓦缶中亭亭若林矣顧舍人汝和十年前嘗得一梅二幹齊起枝虬曲附麗若連理花時置几上召客環坐賞之以還朝故移植於地間巨石長松間誠園丁時其灌溉今汝和使魯中過家追憶昔年花時故事復移植於缶當秋雨踈踈冠芝冠衣祗

稠持鍾與園丁雜作去土昇梅根已扶踈龍茸
矣乃芟其最蔓者令強處正中予適偕二客與
汝和俱笑苦梅甚矣客曰何苦梅也予曰物與
人等耳貴適其故性也山澤之夫蓬首徒跣卧
起自便飢食脫粟渴酌清泉日閉戶聊聊然世
之揖讓結梯之勞熏轡污蟻之味率皆謝之不
知雖赤貧亦至適矣一旦強而坐於王公貴人
右紆體彌躬終日不敢換色卽陳肥厚而方丈
華錯若加纏索筋骸拘攣不能捉七不樂也予
山澤人也故知梅苦耳况梅比德貞士山澤人
又下矣故爲梅勞苦

醉蝶記

嘉靖甲子五月廿四日唐世具先生召客飲於
亦樂園酒半客欲起主人命童子移几席於中
庭桐樹下別羅俎豆再滌盃斝歡如也時夕陽
在高樹晚涼從曲池微微生主客歡更甚主人
乃出一犀角觴行酒觴適當予手一蝶自密樹
間來翅若組繡燦然文章高下婆娑飛遶几席

旋止予盃上已而入予盃中飲予餘瀝如醉如
馴久而不去予異之持此觴令於衆曰鱗次飛
傳座人盃當是人手而蝶起者觴二觴凡數十
傳而蝶竟不起主人以客不飲酒乃命置此觴
於卣之左以他巨觴觴客而共賞之酒十餘行
主客皆霑醉而蝶又不起已而桐花亂落如雨
擊其翅者一再而蝶乃去復舉觴目送之不知
其處夫物畏人而不敢近人者以人之機心在
也蝶乃猶夷不驚取醉於歡呼笑歌之筵豈知
忘機之主盡召此忘機客耶嗟乎蝶知人之忘
機則蝶之機未忘矣隣園比落蛛網正張知不
醉而投之也吾曹何能如此蝶之嗜酒托於麴
蘖爲世所容日入於醉鄉而不羨莊生之夢哉
是日客爲姚如晦韓元良顧汝中潘叔兼暨予
弟邦肅凡六人

顧汝和買菊記

顧汝和嗜菊歲千本手覆土灌水殺蟲日蹲踞
菊下不休指掌龜肝拊作楚不爲苦日暴面汗

淫淫下雨蒙巾角墊亦不爲苦歲庚午植菊如
故郡縣間風氣陡易衆庶以訟作生產似欲無
穴得蟬張繳求鳳當事者視冠裳士若仇訟牒
登冠裳名即其人多夷齊行亦下有司治有司
不文致而上卽病其非武健才考居殿且寵右
訟徒見必據几與好語下借特甚訟人殺人事
無左驗無論論罪旁格不加一時獄詞輕重在
汝和亦在染中衣赭衣班諸縉紳先生日對狀
公庭鬻田廬典裘帶尊彝以從事足累月不窺
園故誠園丁代治菊菊竟死九月十七日汝和
走園丁東城買菊還命曰菊二非若干縉主人
不可汝和笑曰若所治菊盡死喪我百萬縉矣
吾金固盡當不爲二菊愛卒授若干縉買之召
張道卿姚以奇及朱生飲酒菊下汝修以葢肉
佐汝中以柿佐飲竟極歡朱生曰使今日東陵
侯在田間無瓜陶侍讀在庭下無松汝和菊宜
死矣迺不愛若干縉卒不爲風氣所苦非其性

然哉

風木齋記

風木齋福清林君某思親所也林爲八閩聞家
遠祖道爲福清尉遂家福清子仁個舉宋進士
官諫議忤買以道落職避元聘匿海壇山中子
姓蕃息 高皇帝卽位詔居海壇山者徙內地
諫議家在徙中孫楊以布衣上書請減海上賦
三萬石 高皇帝不許詔廷杖楊埋於馬通七
日不死卒釋而許之世業儒不衰成化間增登
羅倫榜進士爲御史嗣御史以甲第起者夥甚
冠裳士若干人君福清尉裔也君少好讀書於
墳記多所窺覽至古人孝行奇節處慕尚輒爲
改容事父東樓公母李氏至孝且暮上食躬執
勤苦父早物故哀號不欲生母病仰以柔湯不
已以身禱於天曰母死某亦死俾某年暑若俾
母年願減某年益母壽竟病卽已母復病醫者
弗有嘗糞其苦以決死生及卒哀毀骨柴瘠悉
力以從寔事宗人及戚屬之賢者皆難之寔已

久哭泣不異始喪與二大人語必號而寤淚
淫淫莞簞矣乃以風木願其齋以識孝思今來
尉吾邑閑練明敏於治理無害故明爰書又時
時引經證案以故奸宄伏庭中不敢飾匿亦不
言寃當南城張公爲令亦可君有毗贊才而君
又不自委其尉能修廉潔操官舍蕭然惟懸其
所自爲思親記於壁間無長物也以先君嘗守
福有惠政過墓門必下馬而趨與予實通家故
來徵記數數朱生曰風木名齋即古臯魚旨也

朱和憲集卷六

三十一

三十一

臯魚孝矣然立哭而死非其親之所願臯魚者
亦非孔子下車而問意也君家食宦遊無一日
不思其親又能成其孝廉名於世使後人之稱
其親曰此孝廉父母也其爲孝也豈眇小哉故
爲君記之

煮荷上泉記

郭道人自焦山來袖上雲猶濡濡濕也偕吾黨
客五六曹過怡老園園當荷盛開白水溶溶萬
葉高下一色若十畝青冰與雲毋屏相掩映客

舉酒甚樂皆微醉道人獨醒童子報黑雲從西
北來林間雨踈踈下矣荷上珠走可十斛較諸
葉所留雨獨明靜道人結束便水解襪脫舄納
石上携童子持缶入青冰間手蕩荷上珠成大
顆傾之缶內歷數百葉而起迸松毛竹葉吹火
池上煮之試杖頭所携甌內茶供客味甘冽鮮
美香清遠不可狀即天下諸名泉味俱居下試
起嘗寶釜金莖露人品之涎下當不收殆未許
陸羽盧仝諸人知也予樂甚樂於舉酒客醉者

朱和憲集卷六

三十一

俱醒盡遂名之曰荷上泉因勞道人曰勞矣道
人賦五言詩歌之是日顧汝修張長興先去受
道人供者顧汝和王壽之姚以奇及予兄邦大
凡四人汝和最嗜茶與道人交獨先持餘瀝問
道人曰君躡躡五嶽昔煮玉井荷上泉較勝矣
道人不荅

破帳記

易簣前二日作是在隆慶六年十
月十八日

余母辛勤遺一破綾帳三面易紅一面猶存其
黃余夫婦歲用之今年寒早趣之使出縐文縱

有不可狀始而怒已竟釋然謂其性懶緩也十月病寒日卧帳中見黃處緡文猶甚踈踈如細竹竹下有屋有石石前有池魚可數百石或鼓鼈而遊或呷藻而戲奔疑突獸不可言旗幟上隱隱有鳳字風字予一咲病解且示子孫曰婦以懶緩事人亦能成夫子哉

朱邦憲集卷之六

不肖孫

長世重刻

朱邦憲集卷六

孟

朱邦憲集卷之七

雲間朱察卿邦憲著

四明沈明臣嘉則校

陳太守先生傳

陳太守先生者閩長樂人也名懋觀字孔質曾大父景隆爲御史有直聲大父良貴陽朔教諭父山贈廬州守先生少孤謹重不好戲弄絕群兒遊稍長博獵墳記通洽古今明毛詩精經生業補邑諸生名即隆隆起矣遠近治毛詩者爭迎師先生先生家中落欲藉脰脯資以養又不忍去毋教授里中擔囊執紼者戶外屢交錯先生歲資以供大父母而日上食惟謹人以孝稱先生嘉靖丙午舉于鄉癸丑成進士拜會稽令先生持廉節惟水火取諸會稽政尚寬簡而惡鉤撻常自嘆曰彼東濕薪者任之非吾好也民相訟于庭不遽加榜責各與好語喻以禮義民皆感泣以故直者言德不直者不言冤昧爽坐

朱邦憲集卷七

十一

堂上誠門者無別人髡髻與垂白翁皆得日進
言便不便事無不虛已聽之間有訟不勝者復
來理前語先生出故記與理之務平其情乃已
一時邑中絕居間風雖善居間者無所事事也
當是時島夷弄兵幕府梁肉燐蟲不給山陰令
貸素封者金錢以應幕府而稽其不貸者于市
先生曰得無橫選旁調乎趣解之山陰儒先生
先生詳不問山陰竟敗名未幾先生以大毋憂
去會稽人攀轅拒輪出涕遮道服竟即拜山陰
令山陰人歡相語曰會稽侯至矣先生以治會
稽者治山陰考遺父御故道吏理益閑而民益
信澤尤汪穉與山陰人生祀先生於卧龍山
天子最先生二縣政召爲兵科給事中居垣中
章數數上彈兩廣幕府大吏釁狀言邊徼虜情
形勝戎馬斥候屯戍諸所急務及議閩中兵食
去留時論偉之又未幾以毋憂去故事服除而
才者輒得首科時丘公樞爲兵科都給事中周
慎蹇亮有重名與先生大合請補先生以相毗

贊未越月而虜大入塞墻子嶺不守矣
天子怒甚幕府楊公選論死丘公廷杖免官先
生謫定遠典史遷松江府推官攝承上海事已
而分行防海先生守已蒞民不異爲令時以軍
政故持法稍嚴海上材官戍卒皆惴惴稱疑無
敢奸旗鼓者先是上海令黃公文煒卒官廉不
能檢諸丞簿貸以帑中金治木先生閱牒得之
爲之經紀以足其帑曰毋污廉吏名于牒以傷
其平生也命火之銓曹以謫非先生過卽遷南
京兵部車駕主事尋轉吏部文選卽中所至職
辦南都士人稱先生者一口林公樹聲瞿公景
淳尤數數稱先生平生不累月尋擢守廬州先
生故寬簡益務大體除煩苛民惟微文者悉宥
之廬當蒞廬官權厯置相屬歲苦不供先生節
省有法不妄費民一錢而乘驛者無擁辱刻受
記剖決若流贖罪金稍贏羨悉糴粟儲倉庾命
曹子守之以待發賑郡有名德尊禮咨訪不懈
士能修詞飭行者必折節下之屬城令咸賴表

率或以廉揚或以才著廬稱大治以故禱雨輒
澍鄰壤間大侵而廬獨得上歲監司數上疏薦
先生而都御史唐公繼祿爲人慎許可疏先生
績尤備隆慶三年請骸骨不得竟被病死死之
日郡中罷市春誼無聲先生貌魁梧而髯若著
威稜乃其秉醇謹夷曠怡如也對人不一一閑
語卽出訥訥似恐傷人遇小吏不名有過輒爲
蔽卽悲廝臺不稍見盛氣嘗以軍政關白大吏
大吏故嘆先生弟御史又嘆先生謫典史道吳
門不止車歲下庭呵先生庭下諸吏面發赤相
顧視先生色愈和亦不爲主臣謝大吏若自失
諸吏出嚮先生長揖服雅度先生竟不言故然
多介性善持重堅決所操者已常卽責育弗能
奪也夫子四人經濟經綸經術經制予嘗迎
先生喪哭已食櫬次見經濟與其弟經術執喪
有禮吳人弗能又嘗與經綸夜語金陵解所語
皆合道且於世故博達經術亦俊朗先生有子
矣

野史氏曰太守嘗坐予休舍見其帷帳不具僅
一布被裳戎矣語予曰吾十歲喪父里中人竊
少之老母兢兢旦夕也若翁守吾福愛吾文署
名諸生上門戶稍稍立乃今倦遊未得
天子一尺制榮吾親故浮沉功名間言竟淚從
睫簌簌下非篤厚長者鮮不匿其心中言太守
豈徒稱循良吏哉

馮節婦傳

馮節婦世德慈谿人處士劉某之女也劉馮爲
會稽郡世吏家以故處士許以女字光濟光濟
隨父仕西樂病死節婦年才十七聞計不欲生
閉閨澆沫覆面請歸馮服光濟服處士以節
婦未成婦難之節婦跪而哭曰雖未侍執馮生
巾櫛身已許之矣時里中賢豪慕節婦才行高
秀數來請婚節婦卽繆死寢戶女厥覺解之得
不死未幾光濟父亦客死母解氏與二尸還節
婦復請前所請益堅處士知其志不可奪許之
光濟將寔節婦以身投穴中從死解與諸媼掖

之遠穴哀聲徹山谷中間者淚簌簌下歸與解
同居一室卧起必俱服竟被曳布素絕不施粉
墨終歲事織紡足不窺衡闥馮之宗人未綰髮
者鮮識其眉宇歲時祭奠光濟必親執炊滌器
哭泣不異始喪晚歲後光濟母弟之子渠嚴課
父書不少借渠一不當意必泣而杖之然已
即慈愛溫仁歡如也嘗卧蓐病力渠以藥強進
顧渠曰死政吾事恨未死法中何以桑湯已
病也藥竟不飲節婦春秋高渠請為寫照怒而
不憚者信次已而召渠誠曰若父尚未識吾面
遺像於人間豈若毋志哉平生性剛毅沈著子
弟有過必面折之理諸凡家政一念釐定千軍
不能挽也有司上其節 天子詔旌其門渠
亦名士有孝行足為節婦子

朱和憲集卷七

六

野史氏曰昔會稽唐珏林德賜布衣素帶曾不
沾宋一命乃奮身抗義履危蹈險以存宋諸陵
談者謂其無所覲而為偉其忠而祀之今觀世
德未成婦而乃以節終其身豈以臣職婦道自

任立綱常於濁世者不緣身之委與云委哉忠
節之風洋洋乎會稽矣余故不傳曰烈女而傳
曰節婦

張中丞先生傳

張中丞名鶚翼字習之上海人也勝國時遠祖
有仕至廉訪使者父樓閣公明經潔行為邑中
宿儒從樓閣公游者多以良吏顯中丞沉毅簡
靜垂髫時趨向即不與同曹類閉門下捷讀書
窮日夜之力凡經史稗官小說無不收括與同

朱和憲集卷七

七

產兄自相師友砥礪氣節名隆隆起已郡大夫
交辟為子弟師中丞家故落雖勉就辟惟事為
人師事不窺官舍外闕郡大夫有所問中丞謝
不知他人請言於郡大夫中丞謝不敢遠利自
潔若持素絲過髮滌惟恐其染也以故郡大夫
以重客禮禮之郡邑之長者及樓閣公曹耦皆
知中丞為非常士矣久困鉛槧益堅其定力不
與世相浮沉嘉靖戊子舉鄉試辛丑舉進士授
兵部主事時中丞年已四十餘凡天下人物臧

否山川險夷錢穀甲兵及當世所宜因革諸務無不通 練客有知中丞者言於宰相調吏部主事當是時中丞守山海關欲求其調故不得也中丞在吏部四年以序歷諸司爲文選郎中嚴持成法惴惴若恐廢即其人賢雖無援卒舉即其人不賢雖有力者援之力卒亦不舉時有大貴人欲輕重所司法中丞諍不可貴人面發赤中丞雖整折而色和辭不稍遜避法竟不爲之輕重然操心極仁恕其所去人不直彰其所

朱邦憲集卷七

八

去事使人退猶可自容京師故事官吏部者局鑰邸戶誠奏使者不得通中丞獨局鑰其心志不徒不啓戶以障人目也以故善行錢者不以張文選作念門外車馬東西行不加顧盼猶過諸冷也時 天子任明察文選郎中數數爲言官論去或一歲中再更中丞竟以廉謹自全然御史中丞執法者日側目矣已而稍遷太常寺少卿再遷南京通政司通政所蒞俱以職辦未幾遷巡撫貴州都御史今南京吏部

尚書咸寧王公時爲禮部尚書宣言於衆曰貴州險遠非所以待張公也欲中丞去者爲之長短說王亦卒不爲之辨中丞得命乃掀髯笑曰茲行知不免矣然不敢自便遂行至果盜賊蠭起軍中梁肉告乏吏茲土者宿稱長於吏術亦莫能展一策中丞誓以畢力捐軀以稱 上任使乃持重深慮不苛不暴日惟節省調度和輯拊循爲務內實焦勞而外若逸豫雖幕府警報日至治文符如故弗動也臺察寨苗反叩水中丞檄總兵右邦憲及諸軍鳴勦之斬首級若干級生得苗若干人馬牛羊若干頭任豪龍阿友蹈土官楊安二姓隙誘諸苗友湄潭中丞檄石邦憲及諸軍撫安之陰遣武士以 天子威福諭二姓二姓大恐各出死力立縛其魁麾下三省之兵罷於旦夕時湄潭功爲最大同事者爲中丞書日報功 天子而能爲壽於政府上賞可得也中丞謹謝曰非某所得爲於是僅得金幣之賜丙辰歲 天子以陝西地裂變

朱邦憲集卷七

九

下 命先期考察臣工銜中丞者乃相媒孽抵構圖所以去中丞昔嘗知中丞者竟不肯出一白語然中丞名素著無所指謫遂以老罷去中丞得旨怡然曰處此鬼方且宿多罪謫今斧鉞不加而得生還事幾何以印綬爲也趣舍人卽駕轅歸居家閉門晏如教諸子力孝弟爲文章戶外事事皆謝之不知縣長吏非大故不入謁公門外十歲中不一二見中丞車監司部使者數數行縣中丞非有雅故不接納或先期扁舟出遊誠門者曰過我者謹跪而受謁無重主人過也輒操僮僕各歸之農販應門惟一二童子僅能持謁報客門內外寂然真可羅雀里中如不知有中丞在故里中相語曰揚揚市中綺衣服而以氣排人者非張中丞屬臺也先是上海城城中丞宅第多在板築下長吏請補以邑中隙地中丞歸悉返之長吏固請卒固讓官二十年祇稠中裙不裁以帛冠裳亦不故求其美寢戶內惟一木榻冬夏帳具不盛榻前酌篋一

二書數卷蕭然也平生不欲以所長先人雖以惠澤德人事必思之一再乃舉惟恐形其不舉者對子弟未嘗雌黃人得失亦絕口不談游宦事人或以吏部政質中丞中丞笑曰忘之久矣接單門下止必與鈞禮笑談假以顏色士有尺寸張游揚之不置口士多樂附而願比爲子弟數所爲文法兩京詩有陶韋自免官後固不應監司諸貴人所丐聞所善山人輩有所屬便仲希提筆矣中丞長子秉一仕光祿寺監事仲子秉初季子秉介皆諸生亦奇士

論曰中丞年已七十矣見中丞每言樓閣公與同產兄故狀淚輒下不能收又嘗見中丞曰余自釋褐來不敢廢 天子尺寸法時雷霆適去耳指之曰有如此雷霆朱生爲之悚然避席今觀中丞予其兄子如子諸子產不過中人家乃知中丞非徒良吏也真古孝廉哉真古孝廉哉

陸老圃傳

陸老圃名時伊字汝莘上海榆塘里人父銓清江訓導明飭經行善提舉朱景陽先生先生有二女不易擇對長女女唐副使子中書舍人鑒次女女老圃老圃少有淑質清江嘗誡之曰勉修進士業使可稱朱先生壻也老圃事師不懈誦讀忘寒暑年二十被病上醫不能已之清江欲徹其業謀之提舉提舉是之業乃徹徹即病已遂業農耕之大不收無以輸官租給妻子老圃嘆曰業儒而病業農而貧天無意於我乎又

朱邦憲集卷七

十五

業圃凡葵藿筍蒲韭離蹲鴟菴蘭苜蓿梨栗棗橘諸屬皆藝植隙地候時令已未審泥土燥濕辨種子瘠肥日不去藝植所晨起卽衝霧披露脫巾掛林間解屨納石上或理綆汲水或荷鋤芟蔓暴於赤日中汗淫淫下竟趾倦卽手一編倚大樹朗吟長歌忻如也肆勤終歲不言勞苦諸所藝植皆茂實肥穎萐萐穰穰足供祭祀給饗殮餘者輒付酒家矣以故鄰夫牧豎稱曰老圃學士大夫亦稱曰老圃老圃爲人簡率踈直

不知世有詐譏夸毗之態與人語稍合卽以語妻子者語之語大合頭可斷以贈不喜見貴人間遭於戚屬家避去過縣官門窘步先諸同行或紆行而避人給之曰縣官門逮者至卽陟輪而舌不收矣性好飲又不嗜醇酒對客蒲引大觴興盡卽有起客戲留謝曰爾爲我淫之竟起喜秦越人之學得奇書輒手寫窮晝夜不休間爲詩詩有古意不求工亦不示人晚節家益貧不干人一錢惟以圃自給亦教授里中子弟人謂老圃自食其力也

朱邦憲集卷七

十五

野史氏曰景陽先生予大父也大父絕德異行門人名滿錄牒性明知人所評論人以循良顯以貪墨敗以才急伐生率皆符券迺壻老圃者知老圃能以隱君子之道終其身予姑比德曜數哉嗟乎顯道尚矣隱胡可廢也

浦小癡傳

浦小癡上海人也名澤字時濟祖父居新場里鄰於素封倪氏以農起家至澤始讀書識字慕

漢逸民矯慎之風終身不娶或勸之娶答曰不欲自苦耳早歲去家從騷人宿儒諸貴人遊凡晉唐名帖無不縱觀摹臨窮古人波磔之妙故字學著名一時索書者屢為文錯陸文裕公顧御醫最可其能互為館穀澤內無他腸而喜任俠以邀之吳即之吳邀走燕趙即走燕趙朝諾夕發無所希芥與人交不為重輕慎言齟齬所善家事毫髮不泄間兩家有交惡語入耳必兩為解紛不作咕囁耳語以彼媚此人以此賢之

朱邦憲集卷七

十四

性嗜酒不得若飢渴凡諸故人宵晏密坐召亦至不召亦至周旋俎豆歡如也酣則膝席舉觴觴人抗音浩歌響振林木或起為壽脫巾椎髻作仙人舞顧影婆娑嫵香極盡遺妍巧狀且大呼座客曰何不奏樂似得躡節陳鼓遺意若明月中天婦女環侍增嘆舞態又加十倍矣未酣而酒興不殫雖客散主卧獨留一豆一觴自為答問而飲侍者不勝罷遁去乃已儲侍金二斤許故人唐君贊顧君從德代為子母以給故橐

中常滿三百錢值當意者即為解橐中錢市醪膳接殷勤或悉與之錢無難色錢竟復取諸故人散去亦如故避兵鷄鳴山舍於緇廬與浮屠常泰厚善遂通其空理不欲歸諸故人寓書力招之乃歸歸僦一廬於僻所設一榻橫一破琴左列圖書與宿昔所嗜帖百卷醒則焚香彈琴歌詩醉則擁衾安枕或一二日不起貴人臨况率皆授謁於榻而去平生喜睡與嗜酒等今已老未嘗夙興不亭午不巾櫛故里中人呼為小癡又呼為晏眠人然於諸所善家吊喪問疾事率未嘗廢也

朱邦憲集卷七

十五

野史氏曰余為童子時聞先人言里中故尚書張公電始以師事余大父御史後與澤同學書於陸文裕公所並有聲稱張公以書學見用於朝得人主心進為大吏稱尊顯矣澤乃藏名布衣浮沉於世終身無戚戚語此其育次有大過人者老子曰名可名非常名澤真知道哉

朱邦憲集卷之七

不肖孫長統重刻

朱邦憲集卷之八

雲間朱察卿邦憲著

四明沈明臣嘉則校

墓誌

韓長吉墓誌銘

韓長吉嘗請婚於兒子家賓察卿愛長吉才且與其兄國俞臣善許之嘉靖乙丑八月長吉將病死召察卿與進士徐汝翼曰家夫人橐曆二十五年而不能葬罪大死已晚今死矣不能不

朱邦憲集卷八

一

以死累君復召所善姚遇曰賤息與人有連者三幼者奈侍姚故多意氣不以生死易交應之曰遇有幼子願瘞於長吉察卿與姚及侍者皆泣下長吉獨喜而哂夜半封片紙抵察卿發視小子更名廷咸六字皆長吉跡益知長吉所累吉矣不二日爲甲申竟死友人與同年兄弟石應魁顧從德喬木張秉初俞顯卿朱宸卿以長吉不能殮皆來贈賻祭卿相割先大夫所遺淡井里地以是年十一月戊子葬之並葬其母又

爲之銘韓氏世爲上海儒族率皆以貴爲卽未有以科第起家者長吉諱謙貞祖諱父世美長吉幼卽穎異見父嘗攻爰書請曰大人何事此父告以貧故竟闔口不再請十二歲親執家苦不廢諷誦日能讀書五千言稍長從姚先生昭所受毛詩爲文卽無舊常語同門生皆推服之於衆家多所窺覽尤耽嗜左氏傳客有舉春秋事長吉教之縑屬而無掛漏曹耦競熟記時藝以應有司試輒收買充棟貧者借以繕寫一時以博記先人長吉鄙之曰何以稱明經士也見時藝卽掩卷不加目日竭其紬繹穿穴據証之力不以自苦以故操筆鑄辭藻思逸出新麗峭勁其鋒若隱隱欲刺人督學御史莆田黃公試諸生奇長吉文署爲首名而廩之至辛酉始中應天鄉試高等長吉爲人朗潔高峻似欲凌已之右者遭義士文章客傾已下之家常茹菽不給自視晏如未嘗有意於人遇酒卽滿引一吸盡雖大觚不再舉醉則不有乾坤矣聞人間

朱邦憲集卷八

二

孝友奇節輒熟中改容曰此乃足以不朽彼功名是何物哉南塘黃公令上海有異政嘗折節於長吉客死長吉不以貧爲解貸而厚賻與饒者等埒計偕後聞爲戚屬蒼頭所賣不問人謂長吉不喜趨奉視世人乃不能謝絕嚴操以自明顧以曾共貧賤也長吉病未牢時故賣長吉者復以利開說長吉拒之堅辭且峻其人怒出長吉作事寡念遺之語皆聞道良有魏薰灼人勢者嗚呼此可以見長吉志矣長吉爲古文

雅健詩有爲

三

三

之娶何氏有婦人德子一廷咸女三長嫁喬次字高 再大卽姚婦廷咸爲兒子長婿長吉卒才四歲進士以察卿賤不能存廷咸受長吉遺勅而占讀其家未爲人所魚肉庶幾不愧有道者銘曰
上帝樓成李賀卒君亦胡爲字長吉文長命短與之匹千年泉臺閉白日刻此銘章友道畢
亡甥朱承伯墓誌銘

亡甥朱承伯將卒謂其叔舅曰吾少育於外祖及長而戴履衣食俱從朱出故蒙朱氏姓今死矣願以死後事溷吾舅且微舅莫知吾深幸哀而誌之又曰吾家世農自吾父壻於朱而始沾溉儒業今讀書無所樹立懼無以見外祖於地下且無子慎毋復吾姓也幸竟而絕景與吾母蔡孺人哭之哀乎爲含殮携其孤女以歸後一月經紀其葬事附於其父之左遂爲叙而銘之承伯姓謝諱家孫父諱深字厚夫上海華漕里人母朱氏先福州知府青岡府君長女前母沈孺人出府君以伯姊喪明不能事良人令歸謝即反馬爲築別館舍之授其廩餼生產未幾厚夫卒府君爲葬於淡井里承伯年在孩乳府君與孺人憐之遷其家而食以食飲未幾先府君亦違背予與承伯俱九歲同遭愍凶孺人重憐之凡撫字承伯者卽撫字予者承伯賦質敏慧十歲讀書日能記千言同曹莫能望夜讀至更闌輒携燈至牀下同曹謂承伯已寢各就寢已

夫謝家集卷八

四

三

而復起精誦或聞鷄不休比長爲文好簡古奇
峭寡合有司年僅三十始得游學官思事博綜
而鮮文藉嘗從予攜去他日叩之班班成誦間
示予詩有大可人意語馮遷嘗稱之性頗剛健
負不肯下人氣與人議論不合雖廣坐中卽起
去未幾諸生時遭貴人於予堂下盤折拱立者
父之禮諸人折節恭謹始趨而長揖嘗與人奕
不勝不食者終日或勸之食荅曰吾非以碁故
凡所爲不人若故欲自苦耳嚴御廨養一不當

朱東萊集卷八

五

意必加拂貴以故廨養輩時匿作他所出無以
隨孺人後遺佐使承伯又從孺人謝遣出曰吾
非出無隨者然事母至孝旦夕崇養且自上食
惟謹是時不辨者數從旁輒淚下先是承伯才
十七卽請於孺人求自立門戶孺人不可固請
乃可不數年中外事緒紛遷悉罄所贏旋遭寇
攘奔道播越患難百罹及歸而家盡火矣遂憂
忿嘔血逆綿三歲而卒當是時賊殘上海有渠
魁帕首解股執刃挾予當門擁衆而呼曰此

清白官人家不得入予家故存使承伯性稍和
平奉孺人教而不求分異承伯家亦存存則無
所憂忿或不死雖死何至於貧不能檢也嗚呼
沈孺人生有懿德不幸無子而死死而伯姊又
瞽瞍而又早娶居僅有承伯在又早死亦無子
天可問耶承伯生於嘉靖甲申正月初十長予
五月卒於丁巳三月 日始娶楊氏再娶顧氏
俱先卒女一阿福楊所生字馬獻民銘曰

朱東萊集卷八

六

爲諸生時不偶思鳥窠竟株守鑄古詞追祖後
比子幼人交口性不絕銳氣負耻下人凌已右
無他腸心可剖不得年無所咎藏幽宮世永久
銘者誰爲爾舅

沈靜修先生墓誌銘

嘉定沈徵與其猶子淵以隆慶元年二月十六
日葬其父國子生靜修先生於戴溪祖塋之西
乞銘於沛國朱察卿察卿先生壻也徵徵言欲
謀不朽先生矣何敢辭乃哭而序之先生諱燕

字文載號靜修居士九世祖諱都遠舉宋進士
爲楊州守祖諱輔以孝聞於朝 天子詔旌
其門父諱棟有獨行名先生十歲喪父卽去童
心不好弄兄烈早負名論先生思欲齊之讀書
窮晝夜力隨烈執經於上海副使李公翔之門
究竟其業遂爲諸生已而遊太學屢試屢擯遂
棄去故業居家以孝弟自持惟務實行不喜收
聲對人莊重寡言笑非聖賢語不出口兄第十
四人先生行居十一兄炤爲給事中灼爲御史
皆不以幼弟畜先生給事與諸弟日爲醪飲客
爲諧語甚諱給事誠曰十一弟至矣一座爲改
容兄休乏嗣死以其遺及家僮均授諸兄弟惟
先生獨辭嘉靖癸卯仲子積舉於應天縣令免
人罪目令出家錢若干以資計偕先生固謝去
令聞而重之平生不喜徵逐晚節益謝交游客
至卽修具爲歡客不至亦不召坐暗室中如對
大賓未嘗岸冠徒跣以自便性卞急于弟藏獲
間不當意輒對案不食長老亦苦先生嚴莫爲

朱和庵集卷八

七

之內袒解然而時卽解未嘗藏怒戚屬有微
善游揚之者雖日有微過者面不直之辭且峻
使人若不能容以故里中人動有違禮者惟恐
入先生耳先生至無故不饒遭寇變益落然宿
具長者行出處與人俱重之率不以鄉佐之役
累先生間有司不知重先生者皆爲之稽首
請今先生老而行故在役竟不免遂不能支而
憂懣成疾死矣遺勅無他言惟曰從薄葬葬宜
速先生生於弘治甲寅九月二十三日卒於隆
慶元年正月十日始娶潁川陳氏事姑以孝聞
處娣姒和而有禮懿德淑行內外稱一口生子
以志行有父風積先卒稠出後叔父默女嫁朱
汝卿孫有教有淵有孚有光有育孫女嫁陸文
肅再娶東人徐氏亦多賢聲生子程先卒後有
孚女未嫁亦先卒嗚呼先生文不合主司意以
國子生老死使應孝廉賢良方正舉何媿哉先
生不以常壻畜祭卿故以此銘先生以俟後世
知者銘曰

朱和庵集卷八

八

高簡剛方性獨狷惡世浮沉不求術潔已清身儼白練不疑鬼神畏雷電吁嗟先生世罕見

喬伯舒妻瞿孺人墓誌銘

隆慶庚午南城張公貴爲上海令試喬君卓文甚才之署爲第一數數趣卓應應天試卓以母病辭已而七月庚辰母竟死卓得視含殮至其冬父伯舒先生亦死卓以辛未二月已未合葬於龍華墓請尚書潘公銘其父而以母之銘役予予之子家教爲伯舒壻何能辭孺人氏瞿無

朱君集卷八

九

諱生卽秀淑絕愛於父母慎爲擇對伯舒爲名諸生遂嫁伯舒伯舒貧孺人入門不問日業機細屢結之業以給伯舒上舅姑食未嘗見不鮮見執炊爨汲水滌釜手指嘗皸瘃不言辛勤伯舒生徒嘗滿百歲所入稍贏衍孺人謹爲褚之時以治生產今僅有田宅子女資以婚嫁使舅姑安居七十年不聞戶外事孺人之力居多宜乎伯舒哭之哀也大父雲父世賢母許氏子女具尚書所撰誌中予子婦宜於一家人上杜

慎益知孺人賢矣銘曰

夫數奇困白屋子英英孝行獨負儁才文鏃鏃奮人群理可卜養以茹祭以祿瞑泉臺慰風木

韓元和墓誌銘

韓元和避寇遷華亭里年四十三嘉靖三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疾卒計聞上海元和之戚屬若翰林典藉中書舍人顧從禮國子生唐贊顧從德朱察卿學官弟子員姚昭顧從孝從敬山人馮遷不能走元和死所視含殮乃相與爲位

朱君集卷八

十

而哭未幾而元和之母弟俞臣以其喪歸泊於斜橋十二月十二日從祖父葬諸君相助其葬役復往哭時中書舍人顧從義奉使過家亦往衆事退謀於察卿曰吾數輩日相徵逐元和壽不得長而先吾數輩去文以掩諸幽後死者事也子莫辭且以俞臣之請乃叙而銘之君諱國字元和曾大父常大父綸仕景寧簿父恕已儒業爲浙江都司從事陸文裕公爲之銘娶中書之長姑生三子而君爲仲從事命君後兄恩

遂出爲恩子君體眇小儀貌秀朗而鄰里中長者多愛之以爲韓氏佳兒少與姚昭同師事舉子業時昭方有聲而君未束髮即不廢問學作經義得旨爲明經士所賞識稍長從事游錢唐學益通博當是時從事子弟例得試有司自爲錢唐諸生校藝輒居高等大爲他生不悅有喧娼者謂君非士著以占藉恐君君不與白遂鬻所居橐其金之京師奉例爲國子生復有聲同舍生皆出其下屢試而黜乃棄去故業務記

朱邦彥集卷八

十一

覽爲辭章辭章多清俊語便窺作者堂廡君兄弟皆能書君於小楷尤精絕點畫得晉人法君素性孝弟出爲人後兩事其大人甚謹所後母氏朱以其櫛耳聾悅并韓氏世遺橐中資私其女君曰女兄爲吾母已出宜其私置之不問久之女兄子無賴以辭連染君御史下其事有司治有司以君爲國子生故深文巧詆下君獄累日君以女兄子爲手足戚自省亦寡過不求直然而事竟得白爲國子生數年貧不能復故業

僦屋以居亦不甚感感性善會計操作且中書兄弟以高誼緩急所有不至急困然以任俠自喜雖無贏資好以投瓊爲樂與豪俠士博窮日夜不厭苦游思竹素課訓人子弟帖帖坐氍毹席不出戶闕喜音審聲律與同曹密坐必歌以自娛歌且善一座盡傾惟恐其絕響宴客治具親勺藥以佐鼎俎豆實以葵蔬亦自精美與人飲酒酣酢始善規避少慷慨及微醉不計杯行進以大觴亦嚼行酒者或不給座客餘瀝皆爲

朱邦彥集卷八

十二

之盡酒竟終不使酒可近座有遺簪墮珥必响叩通慙慙盤桓燕婉推之不去人愛君醞藉閑雅亦無有推之者君與人交必推誠據信無賣友之行愛敬其兄弟務盡友于之義今君病而俞臣棄妻于於孤城走視湯藥死而受其易簣語諸戚屬與君善者一再哭極哀皆欲樹其遺孤非若自致之耶君娶嘉定沈氏御史燦之女與君共辛勤勞苦不厭粗糲自君之書藉以至米鹽細故皆自典掌且無妬行賢聲大譁韓宗

先十四年而卒側室林氏子四人長宗儒察卿
以兄子許字次宗學長女嫁秦珣沈出次幼銘
曰
嗟嗟元和好美如玉雍雍恂恂孝悌而最文苑
揚芳典墳是務信孚交游賢者益附上國翱翔
戰藝不耀求達以貴非其所好而亦不獲一命
之微天於吾人何如耶

沈祥卿墓誌銘

嘉定沈君祥卿將卒語其從兄秀卿曰吾母死

朱邦憲集卷八

十一

得熙甫歸先生銘而葬吾死當乞朱君邦憲銘
秀卿過言祥卿言未竟而瀾然涕下矣未幾嗣
子昌祖來言葬期出顧君楸乎狀請銘嘉靖壬
寅察卿遭君於韓元和所見君儀飭而議論慷
慨主觴政糾謫當人心酒半座客或被酒亡去
君端坐而修詞益謹察卿心善君有長厚風後
二年察卿竟焉君媚君宣言於宗人曰幸無以
常壻畜朱君君豈知察卿者哉今君死察卿當
執後死者事銘何敢辭祥卿名應兆入太學更

名兆性至孝在孺不類凡兒十歲喪父哀毀如
成人世父給事矧目爲佳子弟事母夫人唐尤
謹日侍夫人所無故不少離去饋饌親執未嘗
見不鮮人有言君喘疾能傷生夫人憂之甚君
詳以他疾爲解卽疾作強起屏息侍退復喘誠
女斯無言喘島夷來寇君以夫人春秋高不任
驚悸奉夫人奔崑山徙金壇再徙留都盡其橐
中裝不計夫人病君醫禱無遺力不瘳割股肉
以進病已力猶冀夫人生嘗糞甘苦以決然恐

朱邦憲集卷八

十一

人過其行誠家人閤口不言夫人竟死君號哭
不能拜起傾資治葬遠近吊者賢之平生好義
樂施贍其女兄弟之不能作家居者復嫁娶其
女兄弟之子女不能嫁娶者尤蘊藉敏給對人
恂恂不嘖噤事至卽能辨其詭正不爲人所賣
以故宗人事未堅決者喜從君質君爲解紛調
停率多直人意幸酒好客竟席無一語忤人客
亦樂從君飲遇藝壇諸名人更傾已下之日追
隨觴咏離明所觀墳記人益以此賢君君久病

不舉子以夫人在慮先夫人死兢兢慎疾後從
兄子昌祖屏遠婦女逮葬夫人語所善曰兆身
可以自許也納宜子者倪即舉子舉二歲而君
死矣嗚呼君有孝行且多明決才乃不得一官
又不得年家故饒困於役而貧死之日無以償
息錢良可哀也曾祖諱輔吳人推爲孝子

天子詔表其廬祖諱崇父諱照國子生娶沛國
朱氏子二昌祖娶徐氏昌某未聘君卒於隆慶
三年八月二十七日葬於十一月某日墓在周

朱君墓誌卷八

十五

溪上銘曰

沈昔居汴食采得氏桓桓都遠舉宋進士出守
楊州遂家清浦佳城雙樹閱世千古秀結陰繁
子姓蕃息或隱或顯咸修祖德君生最賢獨行
可尚死塋別丘馬鬣相向素車高風叔世已矣
我銘君墓以慰知已

庶母陶顧二氏墓誌銘

嘉靖癸巳先福州府君卒庶母陶顧二氏哀毀
欲從死家人常守之得不死旣而守志堅不可

奪奉吾母蔡孺人益謹不數年先後亦卒孺人
憐之不忍使骸骨異處命葬於府君塋後重其
節也二庶母俱以節死陶有德於察卿更厚奚
忍無誌以示後人耶陶氏諱愛蓮父盈母趙氏
上海東海人世鄰於蔡生八歲卽始麗閑雅丑
外祖伯曉公見而愛之令位孺人刀尺孺人卽
宜之及孺人嫡府君遂携之以歸時府君尚爲
諸生貧與孺人日勤紡織動至夜分不休性任
勞苦而又謹飭不怠府君亦宜之及府君舉進

朱君墓誌卷八

十六

士勤苦如故孺人分委內政悉井井理會雖粒
米尺薪無私甲申歲舉子不育時察卿爲乳母
棄去卽請於孺人乳抱同卧起推燥居濕不異
所生勞卿甫就學堂夜必篝燈伴讀課業少惰
必厲色勸勉或淚下不從乃告孺人治逮察卿
娶婦贊理更勤凡中饋甘旨可當孺人意者悉
授吾婦婦能寡過其力居多由是孺人益禮之
或與坐語不數月而疾作矣卒之日以金一斤
奉孺人謂察卿曰有汝視殮吾無憾乃辛丑三

月二十九日也得年四十有二顧氏諱官秀父
頑母韓氏亦上海人年十九事吾府君周旋曲
意一與陶等府君寵禮之不在陶下益醇謹自
退不爲怕寵恃美之行孺人省其雅重心善之
也長於女工勤製文綉極精巧諸婦女咸宗之
府君病劇謂孺人曰顧年少令別事人無父苦
之卽泣跪曰公遇妾厚甚奚忍有二志及府君
下世自從孺人哭泣不稍稍聞怨聲久之忽忽
不樂遂卒先陶三年乃戊戌七月二十六日也

朱亦雲墓表

七

得年三十有四嗚呼府君平生重節槩聞世有
貞烈婦女談不輟口二庶母竟終其身於朱氏
且有賢行種種府君泉下慰矣是宜銘銘曰
喬喬新阡府君是宅二母從之永慰寥閨百千
憶年曰此良大夫之側室

女阿仙墳銘

女阿仙予與張氏出時予已四舉子得女良不
厭棄令乳第三子家教母乳之眉目朗秀一家
人莫不憐愛生二歲不食葷家人以肉雜菜蔬

進能辨而去取之強之亦不食祖母蔡孺人久
奉淨屠法見而以爲異憐愛尤深孺人死能同
兄嫂哭泣甫三歲能識字誦五七言詩三首言
笑食飲無不大當人意戚屬有所饋遺弟妹爭
把器索食女袖手弗視且作怒弟妹狀母異之
乃食亦不較多寡予每更衣出必牽衣而問所
之歸卽笑曰見父歸矣天未昧爽卽求去乳母
枕余肱而卧解所識字與所誦詩且有請益語
時嘗以手摩予面拂予鬚婆婆宛轉推之不去

朱亦雲墓表

八

母戲之曰若何愛父深耶笑曰父大人也何不
愛然愛父與愛母等予故愛之不在子下嘉靖
壬戌女方四歲病痢甚劇火炎而唇舌俱赤予
覓一梨啗之女尚曰何不先薦祖母不數日爲
七月終邪竟死先是女與二母弟俱發痘疹長
兒家學代予著得損之六三其辭曰三人行則
損一人予驚疑者久之既而各無恙予謂著之
未誠也今不死於疹而死於痢豈鬼神先告之
耶嗚呼人情於所生雖惟駭醜惡尚無弗愛况

智惠妍好哉宜予哭之慟也葬之日為癸亥四月巳未祖母與前母唐沈二氏俱於是日寔女之魂鬼可恃而安矣銘曰

生之者誰死之者又誰造物胡為故令人悲祖母是隨汝靈永綬

小婦陸氏誌銘

小婦陸氏以嘉靖乙卯四月廿五日卒時予在京師予母蔡孺人命其所生兒家學視含歛權厝先大父御史公墓後十年發而葬於先府君

朱邦憲集卷八

九

福州公墓穴在妻唐沈二氏下陸氏本農家孺人以余獨子慎如府君所傳不蕃息人有言陸氏女好且以妻唐無妬乃禮聘以佐唐入門舉動安適率中矩度孺人省其女德不讓世家子心善之日刺針孺人側是不窺振闌之外凡諸兒子以上往裳中裙履烏多出其手既得孺人心又有子未嘗以許語加女斯輩以故一家人敬重之視所生兒不加私愛或讓之曰孺人保護百端且已付之乳媪吾何庸愛似有所見者

今不得年而死雖家尊時制為之服三年殯諸兒隨兄後歲時祭墓拜跪不衰卒亦可哀也已銘曰

葬年癸亥葬日巳未與穴同墳母以子貴

叔父子明先生側室楊氏墓誌銘

叔父子明卒後一年為嘉靖甲辰七月九日側室楊氏亦卒于寢廬權厝於祖塋隙地至隆慶三年四月十六日葬嫡母談碩人始發而安附於叔父墓時宸卿未除碩人喪衰絕而跪察卿

朱邦憲集卷八

十

曰吾父客死京師母楊實從吾兄走千里古護喪還目擊母哀苦狀矣家老多言母有賢行知莫兄若幸哀而銘之按楊氏嘉定南翔里人父諱熟母錢氏伯祖諱錦廣東按察司使楊實吳郡仕家今姓也碩人久不舉子吾大父御史公且以五子僅三孫時時怵鬱趣吾父福州府君及諸伯叔皆納宜子者叔父迺聘楊氏為側室入門即克盡禮數事吾大母張孺人奔走周旋動先人意遂大當孺人心叔父好客客常奔湊

必手自執炊勺藥以供供已又陪鼎加邊以父客凡蒸嘗及米鹽諸務一不煩碩人碩人以其善持家每爲下之叔父肺病癰既抱乳宸卿而復身親湯藥通旦忘寐終不言苦隨叔父之京師事叔父尤謹過一行人有恩禮無苛叔父死哭踊飲殉常謂家人曰碩人視遺孤歸故里吾卽死矣迫歸卒以憂傷五內不勝卒而卒嘗見士族婦女言他姓納妾面卽發赤言辭諸語然而沸其性蓋得之天授使御史公爲叔父慮

朱府君墓誌銘

三

不及此碩人安得有子宸卿持喪秉禮盡哀盡力踰於已子也且喜伯父子潛有子竟絕叔父子辨早死之嗣使無楊氏御史公孫僅三人叔父亦爲不祀鬼矣又何有宸卿及宸卿子家序家慶以大吾家氏也揚之功在朱氏豈眇小哉銘曰

有子賢兮承宗祏傳綿綿兮誰之力良不諛兮墓中石

鄭府君墓誌銘

鄭君鉅弱冠爲學官弟子負大雅而文邑之快士樂與之遊余亦與之厚善遣兒子執經其門錄上嘉靖乙卯十二月六日葬其父文祥府君楓溪祖塋先期具狀過余不以文字鄙薄請予銘余不得辭按狀府君諱字文祥其先有諱世安者自勝國時家黃浦之張家浜嘗植五穀五穀美里人多則之曾大父子文大父琛父評字朝賢娶錢氏生府君鄭氏業本饒朝賢公好任俠事博徒事家遂落錢碩人拮据庠屠力作相之得不盡落然而府君以幼孤承之亦難支禦雖性好書史思以進士業起家志亦不逮矣遂勤力田畝課家人操作攻苦食淡泊然安之久之家漸溫厚雖未得與先世相埒業亦稍稍振矣府君性至孝念碩人所遭艱甚奉養惟謹旦暮自上食極盡禮數及碩人背養哀戚甚悼骨柴立恒以奉養無狀不能康碩人爲念值歲時忌必祭而哭極哀府君之姑適於戴未幾而卒府君以姑故於戴之後娶之子六人視如姑

朱府君墓誌銘

三

出後戴卒家凌遲衰微若樹立諸孤輕出貨力其第四子旒宴甚無所歸府君收而食之教之乾沒治生而復爲之娶碩人之甥劉璋於府君分爲姨弟家宿貧府君調其終身劉卒而劉之妻女不能作家居府君調亦如之他如族人鄉里之不能衣食婚喪者于府君府君應之一與戴劉等貸息錢而不與息錢者不收責之有古折券棄責之風府君生最晚其諸父兄弟行皆垂白而杖者家政無細大必關白府君府君

朱邦憲集卷八

三

亦醇謹持重慮而後對故諸父兄弟莫不稱服兄璠瑜於兄弟中尤友愛嘗以子視府君而瑜更過之故府君於兄子銖矢心戮力共樹門戶務求報塞瑜乃已上海賦甚繁分典鄉賦者有司重難其人時浮梁曹侯湖口梅侯相繼令上海察舉府君咸以篤實稱侯每會計所輸不如約者罰至府君猶寬之所在里人聞之皆負擔而至卒不以累府君府君處家極嚴與家人坐亦莊敬出遇芸夫豎牧必煦煦如平生歡先是

府君年三十無子有以畜妾廣嗣請府君曰子以承祭祀大門戶耳在賢不在已出族人天錫子銖秀朗而慧可後我復以鄭之近屬疎屬者凡若干人命之著俱不吉著銖得蹇之上六府君曰鄭世業農實困太蹇中銖非濟蹇者平時瑜亦欲後銖府君絕欲得之乃寢府君竟後銖嘗呼銖曰當世無所容惟讀書爲右上汝努力進取無負我後汝意又嘗誡銖曰儉德之共也須謹身節用無事統綺居嘗好儲侍委積凡梁肉魚鹽必豫備以待水旱甲寅歲寇攘方殷適來寇州君所昔所儲侍委積盡爲剽掠府君以勤勞所聚不免憂怖焦灼且爲寇所窘奔迸罷憊遂得熱疾逮入城就醫醫弗有矣絕之日是歲八月十六日也距其生弘治甲寅之四月十六日娶陳氏碧涵公長女亦鉅族有賢聲嗣子一卽銖孫女二長字庠生王章甫子問仁次尚幼予嘗見當世人士勾會敏給囊帛積金纖嗇不散雖兄弟朋故不得通假平生於其脆肥醲

朱邦憲集卷八

七

亦不得一染指必欲盡遺其子及至太故子不能世其家而珠服王饌傾蕩若流墳未宿草而囊橐盡矣又嘗見身隴家溫而立名稱之夫手已未暮而獨日惟問宜子者內之不置後嗣遂卒而族人群爭之就木不成檢而卒爲里人笑未幾而里人亦忘其姓氏矣予見而未嘗不兩病之府君所謂子在賢不在已出豈不信然耶今府君尚壯而後錄錄將以進士業顯使人知有文祥非錄故耶府君真長者也銘曰

弗仕而賢弗胤而傳楓溪之原於斯萬年

馬姬誌

馬姬名求高郵李氏女也生十三無父母惡少給之登輕橈晝夜刺至武林賣之沈玖沈故娼也姬遂爲娼海上有馬娼善娼業以若干金買姬故蒙馬姓姬形姱骨佳色曼甚若鮮霞襯薄雲光曄曄射人目卽不盛鬢被羅縠而豐淨端潤無狹邪女子態一時賢豪酒人競慕姬通慙慙得姬游睇者爲親已有喜色賢豪酒人家召

客陳肥厚無姬爲不重客必召姬姬解歌鮮臻妙境座客皆膝席請懸目於朱唇間聲才出唇一座卽稱善與歌聲相雜所進酒無筭矣姬聲價邁等夷卑視馬娼貸金償之求去娼娼亦不能留居常比屋然姬性峻傲氣不能下人其意所中客卽所與遊者日短之無以解其中其所不與者卽貴人兒勢甚張昇黃金支其床不得一善昧肯語也以故爲娼二十年寡所肺腑人卽肺腑人慮不能終姬終以不納爲婦卒病死於委巷可哀也已死之日爲隆慶辛未六月丙辰故所善姬者或先化去或在京師或病不能交人事姬幾不得檢迺今七月丁丑始得合錢爲槨葬於馬娼斜橋之墓予亦姬所等中一人予病姬數數來問吳門王百穀在予齋中見姬大與之曰芝蘭在零露中終爲芝蘭也與予謀姬落籍事百穀竟去而姬卒未聞百穀語使姬早知或不死也予爲之誌而請百穀題其墓曰

馬姬墓

朱邦憲集卷之八

朱邦憲集卷八

不肖孫長統世重刻

廿七一

朱邦憲集卷之九

雲間朱察卿

四明沈明臣嘉則校

行狀

先福州府君行狀

府君諱豹字子文號青岡居士朱氏世爲姑蘇人勝國時仲雲公有詩人名府君六世祖也五世祖諱克恭精於易高祖諱木攻左氏春秋兼長黃石公之學高皇帝以驛馬聘用多所運籌功旋論死下獄上書稱冤得不死文皇帝時上安邊十二策麒麟頌深見嘉納語在天台陶宗儀及孫文簡公碑記中曾祖諱元振有隱操文辭聲祖諱佑舉景泰庚午鄉試仕南昌府同知夏時正先生稱爲孝廉父諱曜以貢授清江提舉博學異行遠近尊爲宿儒長者以府君貴封監察御史妣張氏封孺人府君生而穎敏秀惠五歲卽莊重不類凡兒九歲能屬文諸長老皆異之稍長與揭舉公並選學官每試迭居

高等曹耦稱爲小朱先生正德癸酉舉於鄉丁丑舉進士進賢翰林芬見府君志行言論大合宣言於同年曰子文兄非徒以進士業名世者觀政都察院除麗水縣令旋改奉化提舉公手書爲政方略萬餘言授府君誠學包公不持一硯歸府君到職奉教惟謹廉節是持日食脫粟蔬菜肉味累日不嘗然米菜率不取諸民間償以俸祿惟資縣中水火而已奉化濱海俗悍先是大姓右族不避文法輒橫侵漁民惡少挾

朱君集卷九

二

婦女飲博旦暮不休縣官繩之急不悛府君召至庭下不遽加榜責喻以禮義衆皆感化無復有不悛者監司以他縣賦不足且爲中貴人立窘欲貸奉化所贏若干補之府君固不許監司怒發赤丞簿皆免冠謝府君磨折而前曰脫奉化不足更何貸且不欲爲故事以病民也禮數安舒而竟不許崇禮學校接納諸生加等惟恐士氣不作猶推擇諸生之尤者日課文字手爲塗抹品題尚書王公鈔戴公璟御史王公

杏舍八周公璉皆在推擇中後先發跡指條建社學延師以教里中子弟一時習章句者比屋連宇不喜操切鈎撫臨事不見威稜然而諸宿猾曹子抱文符不敢逼席畏之若神明欲築會通倪家二碶謀於民言便稽度已備而當道察舉能治劇改令餘姚未行姚之大豪相謀曰奉化朱公至矣盍遠諸皆屏跡遠避去之日二縣民遮號歡迎者輻輳於途去來肩摩踵接至則一以治奉化者治姚以姚賦役稍繁重益寬其

朱君集卷九

三

征科輕其徭役民更大宜之姚故以里甲送徒里正緣此爲奸民相貨賄求脫府君罷里甲而用里正民間一無所擾迄今更若干令守其法不變群務廢墜半載而集雖姚多大吏一望府君眉宇自能絕其請托言欲吐口而輒自禁矣治姚不六月應召北上遽號者不異奉化民二邑相望樹碑以志永思張文定公爲碑辭曰樹碑費官永配卓魯云辛巳秋拜貴州道監察御史府君乃上疏曰先帝爲權奸所蠱致海內虛

耗而 陛下嗣之乃當其難有捧水馭馬之勢非豐亨豫大之時握髮吐哺宵衣旰食尚恐不給未可以怠緩爲之也今者公卿在位已多得人然止於奉侍 紆綈之頃獲近清光而已未聞賜以宣詔訪以政事 陛下端拱於深宮之中至或叅以儉嗾指是爲非以危爲安亦何從而審之所以近日之刑賞予奪蓋有違國是而乖衆心者矣伏望 陛下於退朝之後燕閒之頃凡有大政事之當商確大疑議之當

朱希真集卷九

四

決斷大刑賞之當裁處大禮樂之當酌定必召內閣老臣與之從容談論求適其是而協於中上可以合天道下可以服人心次及九卿以至亞貳亦令得以披其忠赤而吐其才猷若恐諸臣承對之際不能秉公盡心以稱盛舉則許給事中御史各一人隨侍於後因得面舉得失亦唐太宗令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之意也疏上得 俞旨奉 勅清理江西軍務江西當宸濠變後境內災盜數起府君發粟大賑活數萬人

大辟囚三千餘人以 上方銳意邊事薦尚書楊公一清都御史伍公文定有韓范畧詔皆錄用旋移病還家丙戌歲還朝改福建道監察御史陳裨聖政十事因接大臣求直言公賞罰崇節儉戢豪右端民牧足兵食責撫按戒守巡慎刑獄忠實慨切不下數千言詔所司即日議行時天下災異沓至府君密疏曰天人之際捷於影響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災亦未有已出而無尤之禍 陛下憫念元元凡一切不便於

朱希真集卷九

五

民者何無侵龍召諸臣講求致災之由上本洪範春秋之義下稽京房五行之志凡所舉行動令天道則民心可得災變可弭 上覽之即召諸臣逐對罷一切請不急者又以民牧當重郡守不擇其良無以盡率所轄縣令而守又數數遷易治理益難有效因倣先朝太學士楊士奇建議命兩京文職四品翰林五品以下官各舉堪任知府者以聞下之吏部編記成籍遇缺陞補察其吏理有狀或 之六年九年報以越次

之擢若薦所私昵他日到職敗事如宋端拱時
坐其舉主亦宜又於所舉者籍名禁中遇有陞
用時一親定以鼓舞之則大臣擬以人事君之
誠庶僚秉勅躬盡瘁之誼天下幸甚 詔加獎
諭仍勅吏部議行是歲復按江西貪墨望風解
印綬至則論劾副使太守某某若干人去屬城
皆累息先中貴人奉 勅鎮守貴倖而輒侵辱
縣吏索民物或以危法中人府右鈞禮嚴辭不
少下借其告以 天子數用言官言不使國

朱熹集卷九

六

家法度稍有輕重中貴人憚歎于側目所在帖
然如不知有中貴人在禁奸偽拔禍本風裁震
肅有勢家不敢以氣加人尤詳慎重辟決讞平
反省中無一人言冤當是時聞之吏於朝者甚
夥苦福州守廉苛思得長者以代言於宰相願
得府君往府君所上民牧疏已行知府君不以
守爲病也丁亥遂補福州守府君於吏理益開
練無事吟飭惟固其平生廉節而飲其風裁簡
除煩苛拊循休息爲務上下皆以廉平寬仁稱

他郡有大獄難集之事監司必下府君府君裁
決既當法復當人意於是訟獄者皆願一見朱
福州卽死杖下無悔沒寺僧所占田千餘頃歸
於橫舍建養正書院以勵風俗訪先賢遺跡以
崇祀典百度具舉士論翕然歸之尋尚書時爲
御史按閩下檄旌之曰節用愛民正身率下考
上上已丑吏部考課爲天下第一人謂府君
昔上疏重民牧將以自試也然府君不自多其
循良亦忘其佩御史章久恭謹以事上官和愛
以遇僚類人益重之庚寅六月提舉公計至府
君絕而復甦者數日自奔歸徒跣泣行四十里
士民出涕者數道監司以爲難騰之薦剡有聞
喪一日起行誥府君孝友得於天性執喪守禮
衰麻雖夜寢不去身三年不交人事哀至即哭
服竟不異始喪張孺人有疾孺人常旬日夜
不寢府君亦旬日夜不寢庶御史在 告以提
舉公在未嘗乘車行里中惠伯兄子潛處士甚
謹自諸生至樗褐衣履相見而敝與叔季子起

朱熹集卷九

七

子明分異旦暮必共食飲一不至卽展閱案頭
墳記以待日晏不至亦不食營高敞地以葬提
舉公及治喪壙不儉費貸息錢以給不煩叔季
叔季爭助之亦却與人交推誠布信直示肺肝
周卹貧匱赴義如渴安亭明醫沈君言卒爲御
史逮去府君知爲仇家所中卽請於提舉公筆
燈裁御史書書成已漏下三鼓沈使始至而碎
首請府君曰若主不當白雖碎首奚爲卽遣之
星行事卒得白文學沈君廉謀爲兒子婚出市
府君請與奕沈曰奚暇事此府君笑曰姑奕之
奕半又數數求去府君又笑止之已而饋以金
一斤又被賜諸物大逾所望他戚屬宗黨望以
舉火者不可悉數然提舉公家故貧府君又爲
廉官橐中實無贏資人更以爲不可及也居家
儉朴檢飭見里中鮮車怒馬雕館藻室以自耀
者輒戒子弟曰必欲供此慾鮮不巧取泉貝矣
更不喜陳托有司人間以此請謝去之而自譙
讓曰行尚未享於人人也平生無怒辭暴容事

值轆轤皆從容應之無不節適或遭橫逆輒茹
納不見形跡故大夫士無論親疏邇遠皆欽德
終身無怨懟者最富經術博極群書所著萬緣
堂稿淞野行稿內臺題草洪城奏草閩中雜稿
若干卷癸巳歲以嘗衰毀提舉公過甚邁疾遂
不起以手撫察卿曰願汝長爲好人毋隕家聲
吾死瞑目矣爲正月二十五日也生於成化辛
丑十一月十九日得年五十三以丙申歲正月
庚申葬於肇溪斜橋之原始娶沈孺人再娶蔡
孺人子一卽不肖察卿娶唐氏再娶沈氏張氏
女二長適謝深次適大理寺評事顧從義孫七
家學家賓家教家法皆諸生家風家聲家禮鳴
呼府君爲長者爲良吏從祀鄉賢名宦俎豆沒
已三十五年矣時察卿方九歲先孺人雖賢而
能文不聞外事以故前所請誌文知不厭府君
心察卿旦暮痛之惟先生節行冠古人斧鉞罷
威雷霆避怒不獨以文章名世生雖後於府君
使府君品論人物坐先生於右上矣幸賜一言

以掩諸幽必能不朽我府君非徒勞數十年枯骨於泉下也謹憶孺人所授一二具狀以備採擇

先府君逸事狀

嘉靖己卯府君以奉化令入觀與尉某同舟行長至夜泊淮陰黃河口鄰於大賈船盜百人圍賈船急尉之子能挽十石力試其技立死二盜盜怒舍賈船而燒府君船且以刀戟當窓牖使不得出府君度必死不若死於水有尸可

朱邦彥集卷九

十一

收乃從刀戟上越出順流浮二十餘里力盡屢沉若有人從下升之遇莞弱舟絳亂垂下遂挽絳得稍止舟人覺救之府君時沾寒不能出一語舟人異府君容貌苦夜乏薪即焚莞弱以逼寒久之乃甦所在縣官聞之使漁人緣河求府君兩日乃得是時死於火者三十餘人尉存燼餘一股庚寅歲福省諸囚久不案以監司部使者在省諸郡縣皆送繫福州圓行渠魁林某者罪當首棄市素多勢力奸智給諸胥靡日從我

耆生卽殺七官獄卒碎諸所加三木斬圍行門而出并劫縱侯官懷安閩三縣所繫囚道乃布政縣令若干官人府君適如廁以人隸走盡不敢起賊開溷軒門者三自若無所見一賊帕首而髻呼曰朱知府安在空中飛瓦碎賊首賊乃去嗚呼府君於孝弟忠信禮義廉耻無一字虧乃屢遭險厄位僅爲守年不滿六十天可問耶

先孺人行狀

先孺人氏蔡諱真其大父諱昕父諱蘭號怡晚

朱邦彥集卷九

十二

居士母徐氏蔡爲東海聞家世有隱操里中以長者稱怡晚公末暮乏嗣且爲多女所苦誠徐碩人無再舉女及碩人有身怡晚公夢異人授以玉珎十五越十五月而生孺人人尤以爲異遂舉之孺人賦性端淑在孺卽不苟言笑稍長卽能事筆硯事讀孝經烈女傳及他墳史無不觀記諸女莫能望怡晚公嘗謂碩人口少女才慧非名士弗歸也前母沈孺人適下世先福州府君以沈孺人賢實難其繼人有以孺人才慧

告者府君乃往請婚怡晚公。惟聞府君名遂許歸府君。時府君尚爲諸生貧。孺人日事紡織以給餽粥。指坼手裂無所怨懟。先大父御史公多所接納。雖生計踈落而座客常滿。孺人體府君養志之孝。親眎滌濯盥盥以進。凡炊爨庖餽之事。日與媼御雜作。不爲厭苦。祖母張孺人素有痰疾。終歲卧起相半。孺人事湯熨不少離。張孺人竟夕不寢。孺人亦竟夕不寢。府君兄弟五人。御史公久不分異。孺人雍睦於娣姒間。裙釵食飲時相通有無。上承下順。不異府君之處。兄弟孺人歸時。沈孺人所遺謝氏姊。甫離襁褓而瞽。孺人憐之甚。時其衣食不異所生。性不喜靡麗。被曳布素。若將終身。及府君舉進士。孺人受御史封。而平居所衣一與府君爲諸生時等。兩從府君令劇邑守大郡。日同府君茹淡咀糲。默成府君冰蘖之操。所治所產。雖土缶藉藁亦不從。府君請官衙有鸛鵲鳥二。察卿欲夢之以歸。孺人誠之曰。若父欲學包公。不持一硯歸。無以

鳥故累若父也。嘉靖癸巳。年三十九。不幸府君背棄。孺人絕而復甦。一再時。察卿方九歲。顧氏妹僅七齡。孺人日。察卿而啼告諸叔父曰。女雖已出。終爲他人婦。此子不立。何以樹門戶。見先夫於地下也。聞者無不泣下。孺人乃內慈外嚴。專意教訓。日令察卿就師傳講解。夜則坐察卿於側。明誦師傳所指授。紉針以佐。極寒暑不休。課業稍惰。必怒而杖之。杖而不如教。泣而再杖。及察卿綰髮。孺人益嚴課訓。家政巨細悉自綱紀。雖察卿走一犬。頭必令關白。察卿間出里中。必命家僮垂白耆隨之。凡燕朋輕客。悉皆謝去。府君所畜家僮不下千指。孺人撫之以恩。嚴之以法。日示以輔立幼主之義。故竟府君沒。無敢有求去者。先世宿貧。府君又爲清白吏。以治恒產。故負戚屬千餘金。孺人奉府君遺言。節儉操作。悉償所逋。間有不責其息者。手書於券曰。願子孫無忘之也。自府君沒後。內外百須。孺人以一身當之。營高敞地以葬府君。爲察

卿娶婦者三具資賄以嫁顧氏妹婚喪謝氏姊
之子怡晚公不克葬而葬之諸所費務無不手
自經畫會計乃泉出入人不能欺教養諸孫心
更勤切不在察卿與妹下次孫家賓十月無母
孺人手飽同卧起推燥居濕不以春秋高自憐
甲辰歲孺人年五十為婚嫁已畢稍可謝蒸嘗
米鹽事且傷府君之早背遂奉齋禮佛博通梵
書察卿與妹強進旨甘跪請不許然猶念門祚
將落力不能支日不謝紡織事日髮垂肩自旦

朱氏家傳卷九

古

至暮堂上車聲不息也庚申歲孺人年六十六
五月廿有二日忽遘一疾察卿不孝醫不効於
藥石禱不鑒於神明延綿至於九月孺人自知
不可起召戚屬媼御至榻下各分釵裙與訣復
命察卿以手自所為布若干疋均遺家僮泣謂
察卿曰非我不能成若非我不能事我死可以
見若父矣又曰若兄妹素和好我無憂但不見
家賓與諸孫進取為憾耳言訖而絕嗚呼痛哉
天令吾姊死而察卿獨存天亦酷矣孺人生於

弘治乙卯十月十一日卒於嘉靖庚申九月十
四日子一即不肖孤察卿娶唐氏繼沈氏張氏
女一愛卿適中書舍人顧從義繼女一適唐繼
道孫男六家學家賓家教家法家風家聲家教
出為人後孫女二阿仙阿壽癸亥四月十二日
已未卜而食將合葬孺人於府君之右痛念孺
人身兼嚴父慈母之責辛勤勞苦百倍於人間
毋氏於已出女非不愛然必先子後女大違時
情且察卿性素通蕩非孺人嚴教箠楚必與不

朱氏家傳卷九

古

善人游而府君所遺敝廬薄田易姓久矣尚能
至今日耶孺人托孤之節罔極之恩實不能報
也惟相公德師後人文陋先輩賜一言以銘孺
人使後世知有朱賢母察卿死亦無憾矣謹濡
血含哀具狀以備採擇

先孺人逸事狀

戚屬有家變使二媼持黃金授孺人曰倉卒不
能計其若干斤願孺人置於善地徐俟變定而
歸媼御輩以其倉卒故請銷其大者而償其數

孺人怒曰是爲利動矣且非所以抵其急也卒全歸之孺人奉齋十七年於諸釋典無不精解深寒時禪坐必汗流竟趾六月不浴身無微垢從弟宸卿嘗得孱弱之疾不能舉步孺人教以禪坐之法不兩月而愈病劇時謂察卿與妹曰我絕時汝兄妹哭毋失聲亂我去路及將絕使察卿轉身側卧以左手加枕藉面不聞喘息而逝與諸人絕時絕不類

亡妻唐氏行實

宋興寧縣志卷九

七

妻唐氏諱觀上海人也高祖琛贈刑部郎中曾祖銳工部司務祖敬任俠不仕父繼恩商城主簿娶張氏實生妻唐爲邑著姓提學副使龍江公商城從大父也先大父御史與副使善以察卿長姑孺人歸其子中書舍人鑒商城以姑故遂許聘焉實通家也妻性婉懿沉默生六歲即工女紅足不出戶外甫十五喪母哀毀幾絕宗黨難之嘉靖辛丑年十八歸察卿成婦時先福州府君背棄奉吾母蔡夫人極誠敬供飲食必

親終無情容佐蒸嘗無違度客至必執炊爲下人先會計米鹽細故悉不以煩夫人夫人御下嚴事拂意輒怒妻慮傷老抱必跪而請未解必再請夫人自寡居來值節序必哭府君妻既歸夫人曰得新婦如孝女足慰衰暮遂不哭與謝顧二姊妹敦好如兄弟信使相屬殆無間宿每抱無母悲見白頭媼輒興嘆歸寧於家拊棺而哭極哀遇群下無苛動有恩禮亦不爲群下欺平生不易言策見三尺童俯首不能視亦不能開一語故積獲千指未識其面者半察卿夜讀書必携力尺以佐復具菓茗至夜分不休去察卿欲遊太學妻歎曰非君所好何徇俗爲此恐負姑所期言未竟而淚下察卿爲之有愧色初舉子不育抱庶子如已子撫字更周匝人目之爲唐出也癸卯春復舉子僅閱月察卿從父之計來自京師族人以扶觀事屬察卿義不得辭乃別去妻以道路修阻憂念不置遂成怫鬱疾逮歸形已骨立相向泣竟莫能狀時進湯藥

宋興寧縣志卷九

七

不効苦不得帶下醫人之病愈甚泣謂夫人曰
壽不得長有負姑有負姑復以左手撫其子顧
察卿曰善保此兒言竟而絕其卒爲嘉靖癸卯
十一月初八日其生爲嘉靖甲申十一月十五
日得年二十男一家賓聘董子元女庶子一家
學聘趙元清女妻下世時家賓纔八月今能習
句讀揖賓客數從夫人問毋豈不哀哉夫人以
家賓幼父不治葬事近以鄰災權厝於府君斜
橋新塋側爲嘉靖辛亥二月二十四日也嗚呼

朱邦憲集卷八

十九

察卿委禽至長別僅三越歲悲痛不能語人以
夫人在不得效王駿義妻之淑德懿行豈忍俾
之淪沒耶惟先生當代宗工文足永世得一言
爲銘使後世知有朱生婦蓋爲先生傳也謹狀
其大較以備採擇

朱邦憲集卷之九

不肖孫長世重刻

朱邦憲集卷之十

雲間朱憲卿邦憲著

四明沈明臣嘉則校

行狀

繼室沈氏行狀

妻姓沈無諱蘇州嘉定人沈氏世居青浦遠祖
都遠公舉宋進士仕楊州守七傳而生孝子輔
輔生棣棣生國子生熹剛毅捐介居家有過人
行人稱爲靜修先生妻卽先生與陳氏出也上

朱邦憲集卷十

一

海與青浦相望先生從兄給事御史與先大夫
福州公後先同朝厚善先孺人季姊蔡氏又嬪
於給事弟以其故且先生長者故與沈婚焉妻
性大類先生在孺卽莊靜端坐闔口若廢言笑
十歲喪母事繼母徐如母資尤敏慧凡剪製縷
結事過目卽能辨不煩傳指授嘉靖甲辰妻年
二十一先生猶擇對未許行先孺人以察卿請
先生遂女之入門成婦卽問孺人所嗜好問察
卿始娶唐何以當孺人心先意承順不以新婦

未諳練爲解旦夕兢兢惟恐孺人不色喜雖孺人所侍賤婢見必優以禮意察卿嘗愼於課業孺人怒長跪半日不敢起妻亦照不敢起孺人奉佛持齋妻必躬潔食飲以進病必強起侍之且謂察卿曰姑老矣非滋味不能養奈何然終不敢以是言聞孺人時兒子家學才三歲家賓甫一周餘又乏乳媪孺人哺食代湏以生頃刻不離懷抱妻請於孺人曰此新婦事也何以煩大人孺人爲之泣下陰佐孺人養護時其飢寒

朱熹集卷十

衣食逮就學堂隆其供給於傅雖兒子好弄事種種必於間處誨之且佯語曰我爲若父言終不言於察卿事察卿十年敬順婉婉曲舉婦職察卿性好客客或卒至卽脫簪珥市肴核以供不使孺人知察卿過從友人所必誠曰無以酒氣加人且欲反向孺人也若以事出郭必牽衣數數問所之不至一再終歲勤勞操作刀尺紡織諸務日不去手且儉施與敝衣毀席必固藏之以待所需故內外贊賀孺人又得佳婦然妻

自未行時已嬰心痛疾至是連舉二子疾益不逾一歲中不三月起猶督婢子作生理於榻下不休嘉靖癸丑島夷寇上海察卿奉孺人携妻子從間道走妻疾陡作於舟次欲絕四顧兵火燭天若罔懼無以收之乃奔郡城至卽不藥稍已及賊退還家疾復大作泣謂察卿曰我事姑僅不得罪諸兒子有君在或無大苦但夫婦中道而絕目故不瞑也孺人與察卿哀之甚日爲醫禱不獲再已至甲寅正月二日癸卯遂永已

朱熹集卷十

三

矣子四人家學娶趙元清女家賓娶董子元女家教聘陸思豫女卒再聘喬伯舒女家法聘張孟和女家教法妻所生家教出後從兄邦甌嗚呼察卿年二十而唐氏妻死年三十而妻又死十年間再哭其妻累吾孺人亦髮首大慟今亦卒不永年察卿何不德至是耶以癸亥四月十二日已未葬妻於先福州公斜橋墓之昭位以俟察卿他日附不得太史公一言以掩諸幽終與凡婦等耳謹具狀以請

徐筠岡先生行狀

先生諱鏞字子鳴更字聲伯別號筠岡上海人
先世自勝國時卽居東海袁珠溝以農起家會
大父用和始以經史教授鄉里日勤筆札磨几
案間硯深寸許里中人稱爲穿硯先生大父懷
父軒號怡田居士兼事耕讀並有隱君子行先
生生而貌魁梧性穎敏爽朗童子時卽嗜書耽
紙筆不借群兒戲弄稍長諷誦窮日夜之力不
煩父母程督家故貧不厭脫粟脫粟之具不具

朱和甫集卷十

四一

亦不問意銳志專能任勞苦走試有司嘗躡屨
而輕百里至雖重繭作縲跼行操卷卽入竟以
高等遊學官先生初治詩督學江西張公搜選
諸郡縣高能者通春秋乃改治春秋學於宿儒
損齋劉先生所先生亦已教授里中去劉所不
下五里日課徒夜卽執經於劉沐雨櫛風不廢
一夕二經並明學益通博試輒冠曹耦名乃隆
隆起從遊者日滿帳下冠履交錯大喜生徒問
難叩之者必爲之盡講解竟日唇腐吻渴無情

容五斗不中志益壯且堅聞鷄卽手一編精讀
聲浪浪出戶外常語人曰卽人衰予予何肯自
衰逮耳不能視手不能披乃已事繼母陳以孝
聞內外宗黨言皆一口從父較乏嗣崇養甚謹
不在父下從父卒卽以事繼母者事從母女弟
家弊無仰賴不自以已產不饒爲解割田以給
其舉火數舉子不育察九子汝翼在孺卽秀材
不類宗人兒遂抱而後之長日勞課於側不離
晷刻汝翼經明行修父子間有相爲師友名後

朱和甫集卷十

四一

先相藉甚人爭艷慕之先生坦夷無他腸交人
和而有禮見鉅儒小生一皆歡然揖讓以故人
皆喜親先生與人飲時時酒醉烈寒揮筆不休
然不以酒氣加人善爲嘲諢與所善友宴坐時
時出一二語聞者在牕櫺間未嘗不粲然笑也
歲辛酉年五十四竟舉應天鄉試先生以怡田
公平生盡力教養先背素不及見淚輒潸潸下
壬戌上春官落第友人以謁選銓曹爲先生請
先生曰昔嘗衰予者良不驗予益自信幸不和

之乙丑又落第時汝翼已舉進士且先生未疾
初癘友人復理前語先生不和之如故趣蒼頭
僦懷南歸未及渡江而疾再作矣汝翼聞不俟
調補請以使事行取道歸省逮歸先生病已牢
不可治呼汝翼曰有若樹門戶諸弟不爲人所
苦目可瞑矣諸戚屬門人時至榻下卽以語汝
翼者語戚屬門人意氣若閑適者至十一月二
十八日遂逝得年五十八娶丁氏子汝翼娶范
氏汝翼娶王氏繼張氏汝翼娶胡氏汝翼聘高
氏汝翼爲側室曹氏出女一字陳治法孫男二
東僖聘沈氏東僖幼孫女二長嫁王肇汝翼與
諸弟盡哀不渝禮且從堪輿家言卜又食卽以
是歲十二月二十一日寔於袁珠溝祖塋昭位
先是先生勅汝翼曰必朱生狀我乃肖似嗟乎
察卿豈真知先生最者哉憶戊戌歲察卿從子
家相從先生遊先生以察卿少不甚推魯嘗以
弟畜之後七年察卿亦以詩改治春秋遂爲先
生門人垂三十年無論教愛過於等倫卽兩家

鉅細諸務無不相聞裁可汝翼與諸弟以先生
故又皆以兄事察卿故微先生命已應執筆况
汝翼徒跣哭泣拜而授先生遺勅哉然銘非長
者言無以不朽先生知汝翼必能不朽先生也
謹含哀狀其大較以備採擇

董子元先生行狀

先生姓董諱宜陽字子元先世汴人宋南渡徙
居上海吳會里爲上海人曾大父以和有隱操
獨行大父綸監察御史父恬大理寺少卿大理
公末暮不舉子娶唐孺人生先生七歲聰警
異凡兒九歲卽能屬文莆田鄭公洛書令上海
嘗召試奇之遣學於郡博台州王先生度所先
生爲世吏子叔父皆榮顯甚盛飭躬不異卑門
士下棲讀書累月不窺棖闥吳清惠公廷舉撫
江南行縣駐南禪寺後丘聞隔岸吾伊聲浪浪
立召得先生而授簡賞其文秀材勉以正學出
薛文清公所著書以贈已而執經於徐奉化獻
忠先生時奉化名震盪諸生間等先生爲高弟

年十八大理公捐館舍服除游學官唐孺人卽
背棄內外多故矣先生忍詬茹荼內支外禦不
敢語人而人亦莫敢名其讐先生者先生爲都
給事楊公某妹壻以故給事從吏先生游太學
爲得易以明經顯先生遂游太學先生質極穎
敏日讀書幾萬言益傳先秦兩漢諸子稗官堪
輿風角醫卜種樹衆家書猶穿穴國朝故實郡
縣文獻叩之能縷數以對試兩京累擢卽去進
士業肆力於古文詞名籍籍於儒林間陸文裕

朱子集卷十

八

公深嘗宣言於人曰董君王曾肩輦也當是時
無論郡縣豪長者折節與先生善而吳門文
待詔徵明顧尚書璘蔡孔目羽袁太學聚王太
學寵袁僉事袁彭山人年陸少卿師道綏德馬
文簡公汝驥安福鄒文莊公守益金陵許太常
穀從化黎戶部民表順德梁評事柱臣南海歐
學正大任鄧沈山人明臣歛王山人寅皆後先
爲文字交或千里遺書定交先生遊諸公間引
繩相翼名益籍甚也先生孝悌而尚風節幼事

大理公唐孺人卽溫清無違禮修伏臘蒸嘗事
謹甚丁祀期在百里外必星馳還手滌俎豆行
釜爨前候勺藥足無停跡語家人曰慎無見不
鮮我爲父晚年子無以副子我意也家人一不
當意卽怵躁而泣且數行下祀竟意不解與弟
宜旭分異白宗人或允豫謝不聞泣語弟曰大
人舉我晚舉若更晚我與若早孤又異母人所
側目時也彼允豫者慮吾二人不能畢兄弟之
好儻有之何以見大人地下爲文祭告先祠竟
分異無所私而身獨肩其外累一不煩宜旭老
而白首益親驩大理公葬走使數千里乞銘於
喬莊簡公宇跪而授使者狀莊簡誼先生立綴
文速還其使體大理公意請補前毋喬宜人墓
中石副使唐公錦叙其文曰古之純孝何以加
宜陽表著先德多斯名人言字亦皆名人跡勒
石樹碑文種種影矣傾其橐中藁不顧少嘗將
大理公命謁陳開府於婁上客有以居間請投
金錢若干於舟先生麾之去曰無以焦詬視我

朱子集卷十

九

而汚家大人也。內子楊歸寧給事家被盜殆盡而戚屬所寄金獨存。媼御請匪所存以償先生。面發赤曰：「明汝言與夜客等耳。」立召還之。給事弟某重傷女弟心，自辨其金，捉明璫及纖渺阿錫以遺女弟，而所以慰籍先生甚厚。先生因謝去。人兩賢之。楊亡踰三十年，經紀其子姓事如一日。人益賢之。性卞急，不能藏人短，遇事輒發，已復悔。急故人事甚於已事，爲之擁護解紛行赤日中，汗淫淫下，不辭聞賢者爲畫語，所中力

朱邦憲集十

十

爲分明之掀髯座上，諸諸然而沸。人多先生直節，亦不以嘯咷病先生。若已事卒臨且眇小，卽疑懼選矣。平生嗜好惟書，與古今石刻爲最。閩有奇紀名帖卽解裘帶，搆之不可構，借以繕寫手腕若脫，不言苦。日坐一室，校勘摩研不休。詩人衲子過從，僅一掩卷，詩法盛唐，晚喜元白。文取達意而多醇茂，古雅卽脫稿不自安。猶就所善輩商訂不已。卽所善輩彈射之，弗嫌也。惜書法虞永興行草法智永文待詔嘗稱之對客

臨池卽百客恢笑歡呼若格鬪，不訛一字大理。公家故不饒先生持門戶四十年，婚嫁日繁，又不善治生產，家日貧，旋遭兵燹，室廬被災，奔迯遷徙無寧日。家益貧，賣文以給，惟書若干卷及先世遺像，故人所寓竿牘，謹楮無恙。日携置僑，所以自娛。人或嘲之曰：「先生良自苦，不記憶揮金時耶？」先生笑曰：「金固散去，故吾存耳。」或勸之仕，荅曰：「子期往矣。」乃今寧爲白頭丞簿，跼蹐效顰，下駒哉。因自號七休居士。董之宗人多賢皆

朱邦憲集十

十一

以文行尊先生而侍卽傳策尤重先生似宗人無與耦者。可以知先生矣。所著有皇明名臣琬琰通錄、皇明金石錄、雲間詩文選略、雲間先哲金石錄、雲間近代人物志、雲間百詠、松誌補遺、上海紀變錄、中園雜記、賦林金石。董氏族譜紀年、金蘭集若干卷，藏於家。生於正德庚午十一月十二日，卒於隆慶壬申二月五日，得年六十三。聘戶科都給事中張公某女，卒娶順天府丞楊公璣女，再娶顧某女。文僖公清孫也。丈夫

子七爲楊州者曰鳳孫天死曰方大娶舉人吳潮女顧出者曰開大郡諸生娶南豐丞朱萊女卒再娶張其常女曰立大郡諸生娶訓導何承寵女曰成大娶國子生陸謙女曰觀大娶河南按察司經歷顧正泰女曰永大娶女一適國子生朱家賓孫男傳箕傳法孫女五人諸孤卜隆慶壬申十月某日寔先生於茭門塘之新阡阡先生所自塋也先生於察卿有父要誼又婿察卿子卒未十月攝衣向察卿曰足下知我幸

朱君集卷十

十二

傳我平生我將丐墳誌於陸太史奉足下傳以往也察卿諾而病未有以復先生忽操一葉來勞苦相與談平生多感慨擱留十日歸故人張之象以書抵先生趣議未婚即君事先生即歸先生跌坐榻上向察卿長揖曰予自治木理墳願足下速握筆以畢予墳志心察卿媿而扶痛膝席謝去一日報先生卒然仆地矣察卿累梁乘籃輿走視先生病已在死法中惟餘喘聲出戶外之象與察卿把臂而哭弗知也豈先期之

委而又卒卒來問病欲令察卿以死事累太史公耶惟太史公愛子元加等夷察卿念世之士不得取一第故多奇節不聞於人卽聞又多桄榆其人足哀矣幸太史公憐子元之窮賜一言而溟子元目謹狀

喬伯舒先生行狀

先生諱洪字伯舒會大父廉大父寅世爲醫學訓科父遜亦業醫有長者操娶御史大夫唐公瑜孫女生先生先生生而貌魁峯秀朗唐喬二

朱君集卷十

十三

家人異之家故不饒無以具脯脔年十六未就傳已而自礪曰吾宗人不業儒卽業醫吾無所樂焉吾宗矣卽請之父就傳讀書窮晝夜力雖鬱燠烈寒不休不二歲爲文卽多驚人語旋遊校舍試輒居高等閩孫公渭令上海校諸名士藝署先生爲首名每對客誦先生文必嘆息絕倒一時名字益著先生爲人無他腸肺腑光潔其對家人言者亦可對市人言於曹耦中無一語相忤惟醇謹縝細自持然揖讓率其故性不

爲過慎禮容先生外蘊藉可親而內實介毅嗜
好事一無所知當是時孫公不以諸生畜先生
禮爲重客戚屬不知先生者金錢若干以居間
事爲請先生拒之嚴面且發赤事聞孫公嘆曰
喬生非徒文章士矣先生經獨明生徒名居錄
勝者餘二百人其貧者俱却其贊卽固餽亦却
而勤誨善誘之功一與他生等里中某氏請以
百金館先生禮數甚盛而先生欲携一所厚善
與俱主人弗許先生曰終弗令故人獨無依我

朱子集卷十

古

獨善也卒謝去之崇養二大人悉力以具其旨
終身弗煩仲季談氏妹早寡恐傷二大人心收
養共食飲竟成其節內外宗黨知先生貧故尤
難之也性幸酒爲客不煩主唯在主位亦欣然
滿引量能十觚卽囁十觚至九未云罷然霜醉
亦端儀雅坐不出傲弄一言人謂酒德亦稱先
生也七試應天不中晚始得食廩已卽被病嘗
謂其子卓曰吾業進士業亦苦矣卒不能成進
士今當禪若然吾死若當歛我以葛衣卽治木

當爲穿一竅聞者悲其志竟以隆慶庚午十一
月二日哭其妻之喪病劇而卒詎其生正德丙
子九月十六日春秋五十有五娶瞿氏子一卽
卓娶秦氏女二長適國子生顧九叙次適邑庠
生朱家教家教予子也孫一振孫卓買龍華高
敞地爲墓以辛未二月廿七日窆先生將乞銘
於邑之立言長者命予爲狀予少與先生同遊
校舍重先生之文章行誼先生亦知予以女女
予子卓能世其家文大有聲予故又遺予家法
執經於卓何敢以不文謝茲役嗟乎先生可稱
古孝廉茂才竟不得一官不享中壽乃得長者
歸諸幽以不朽於後世厄於生而幸於死矣謹
撰其大較以備採擇

朱子集卷十

主

故叔父國子生子明先生行實

公諱瞻字子明先世姑蘇人五世祖克恭遷上
海爲上海人高祖木攻左氏春秋爲耆儒嘗獻
制麟頌安邊策於朝文皇帝嘉納之曾祖
示振隱德不仕性好游踪跡遍天下著有詩名

祖佑江西南昌府同知少稱才人爲劉文安公所重父清江司提舉封監察御史慷慨大度博極墳史以陳大丘范文正自期人稱之曰景陽先生語在林康惠公所撰誌中公爲先福州守府君母弟皆張孺人出先是孺人夢雲幻五色朗月入懷已而舉公因名曰蟾聞者咸異之齠時資性聰慧體貌頎頎御史公奇之稍長事舉子業有聲郡邑間尋補縣學生再試不中以例入太學又有聲同舍生成推許之家居孝悌綽

朱和實集卷一

十六

有御史風府公宦轍久淹公事二大人無違志坐是府君得敷歷中外爲時名臣御史公得風疾躬侍藥餌終夜不解衣疾竟不起哀毀骨柴殯終喪無悖禮三易歲而遭府君之喪又兩越月而張孺人之喪繼之哀慕執禮如前時門戶衰折外侮荐至公總理家政不問伯仲察卿得樹先業公之力居多事家廟極誠敬晨興必焚香衣冠而拜終其身不慕處兄弟極愛敬待族人恩禮遇群下則斬如也平生重然諾能緩

急人有無若會計出入不爲人所賣族有貧者匿作於鄰邑公聞之慨然曰吾朱氏子忍爲異姓傭保乎遂捐金贖之御史公有倚馬才詩文多不屬草公每籍錄錄梓以傳好讀古人奇書有以書售者不惜傾貲精行楷書法有晉唐人風骨喜與豪俠士游客過存必飯客相與擊鉢賦詩竟日無情客有蘆江稿藏於家嘉靖辛丑公自謂家食父弗紹先志將謁選益曹乞一命爲投老計遂東裝携子宸卿行待次父之未得

朱和實集卷一

十七

選越明年五月遂病肺卧八月病益牢公自知不起泣謂宸卿曰汝甫九年我遽舍汝去勉力學無惰家聲言未竟而逝其卒爲嘉靖癸卯三月初四日其生爲弘治甲寅六月初九日得年五十娶談氏子一卽宸卿聘天台知縣潘子蓋女女一適陸木公素性純篤器局倜儻秉禮好文爲族白眉以公才德不宜死死矣不宜客死置朱氏衰薄之運累之哉計聞察卿奔赴越四月而旅櫬與宸卿歸故人來哭之哀族人來哭

之更哀公之爲人可想也宸卿卜日葬於肇溪
祖坐側察卿才下不能如柳刺史叙其從父御
史君行肉骨之悲懷同之也惟先生爲文章法
家行不讓古人得先生一言豈直吏部銘耶謹
具狀以上

顧汝元行狀

君諱從仁字汝元曾大父諱某府知府所
至擢摘良莠多所惠政陸文裕公嘗有良吏
才大父諱澄贈光祿寺署丞內行傳德以已

朱氏集卷十

六

產讓其弟也里難之父諱定芳大父諱某高
朗若淑閨建孝謹海內以長者稱汝元有司請
祀於鄉毋李氏以長子中書舍人從禮封孺
人君坐而秀朗在孺不與群兒戲及就學廬日
據几案誦讀不煩煩御醫絕愛之布政沈公
恩御醫父客也末暮之嗣擇擇其其人見君即
大加器異許以子妻君及稍長趣向不凡讀書
窮日夜之力利精竭慮砥礪鑽研不以自苦爲
病君伯舅李先士龍師姚先昭所授進士業無

不究竟其術且能檢括參合時出所見以問難
出試卽居高等爲邑博弟子員時高君兄弟鄂
邴陸君楫王君衣秦君嘉楫負超軼之才掉鞅
藝圃號稱能文章君日共討論聲譽欽起衆咸
賀御醫有良子矣御醫嚴於課訓務納諸子於
規度君奉教惟謹痛抑豪舉之習恂恂儒雅未
嘗有子弟之過負奇偉峻特之氣視天下事無
不可爲與人談通人魁士少所推許嘗謂察卿
曰丈夫遭此叔季必當舉進士以功名命世爾
獨浮沉於齷齪者何哉察卿起謝不能君譙讓
之益苛疾世伊優脂韋見人矯笑僞言者申目
發赤以氣排之使人若不能自容或在長者之
席君必布心腹出肺肝無不爲之盡而人亦無
有徇君者君兄弟六人皆博雅茂異雖自相爲
師友而君獨高視於伯仲間諸伯仲欲成君之
志每爲下之御醫多畜古書名帖人稱武庫君
亦雅能繼志時有當意者易之不惜裘帶誦誌
之暇間爲詩歌以廣意趣造語鑄詞清便可喜

朱氏集卷十

九

作字首動險健有晉人風骨然日以進取爲務
蓄力秉志不少懈怠終不以此易彼君自幼不
善飯日不滿數匙且被病骨柴瘠若不勝衣御
醫禱人嘗患之歲丁未舍人奉使過家爲孺人
壽願者以御醫父子貴且賢車轄相屬於道君
自謂猶困齟齬不得展所自許沉鬱不樂未幾
病日延綿臥蓐不見客至於委弊不能安穀猶
置文籍於榻前日手一編呻吟與吾伊相雜仰
天嘆曰吾竟止於是耶至某月日遂吞志而卒

朱邦憲集卷十

三

得年若干娶沈氏子一九叙謹厚而文娶喬氏
九叙以其年月日葬君於御醫墓之昭位嗚呼
君之弟中書舍人從義爲察卿妹壻察卿故與
君兄弟厚善出入桂轡交衽不間信以誠知君
深矣且君平生不能以氣下人爲察卿踈狂而
不閃榆接禮加等嘗命察卿王觴政察卿糾請
過當以酒氣加君君笑而直受之君真知察卿
者哉昔杯子厚云用君之所以知者酬之故因
君子之請狀其六較以俟文章家採擇焉

節婦王氏行狀

節婦王氏上海杜家里人父某處士莊銓妻也
處士生既不愛於父母育於母家朱氏長而遂
蒙朱姓娶節婦五年而死遺孤世忠才三歲莊
之舅姑欲奪其志節婦抱世忠而啼曰陰瑜妻
以尸還陰尚病其不能蚤決吾當死戶內卒不
爲奪日織紵給食猶藉朱氏存以升斗朱業故
不饒已自舉子節婦兩不能倚勢類跋扈矢心
益堅常薪芻盡而甑塵灰冷其之怡然性甚嚴
峻自婦時至白首不聞笑聲世忠一不當意卽
闔口慍坐世忠置酒謝兒子罪過率子孫跪請
乃解垂老不問家事惟檢所記秘方修藥餌施
諸里中病者病者已爲之解順至爲加飯年六
十節婦尚無恙以故子孫曾玄凡二十餘人皆
節婦有抱持撫字均等成屬賢世忠歲相過爲
壽世忠先請爲節婦壽節婦爲之盡一觴里中
人稱爲盛事嘉靖壬子節婦春秋八十有六冬
十月一日病力執世忠手勅曰若三歲父死人

朱邦憲集卷十

三

已無莊氏矣。微朱氏安得子。姓滿榻前。因飲泣。侍者盡泣。又曰。子姓祭我者。必稱朱。否者不享。以朱氏成其志故也。言竟而卒。子若干。人世忠。某孫五人。某曾孫若干人。應麒某先是戊申歲。御史饒公察舉節孝。以風天下。鄉長老及諸生。以節婦上御史。廉得其實。與沈某妻。山某妻。楊某妻。並奏於天子。下禮部議。未報會倭夷入寇。內外治兵。食弗給。事遂寢。今某妻以御史羅山尚公再請。得詔旌其門。三節婦尚沉淪。

朱子集卷十

三十一

米表著義士爲之太息。是豈觀風者意哉。應麒母蔡氏。察卿先孺人兄子也。應麒學茂行修。傑然自建。日與兒子遊。故知節婦操獨備。謹狀其大較。以俟立言者採擇。

馮山人妻孫碩人行狀

碩人姓孫。諱觀德。山人馮遂妻也。皇父樂閒。世爲吳中聞家。且長者。以故會東先生擇爲山人婦。碩人少失怙恃。鞠育於大母。集事剪製。縷結不煩。再訓寡默。不窺戶。年十八歸山人。成婦明。

媛柔則上下莫不贊賀。事會東先生與其姑朱曲盡孝敬。事無不當。二大人意。山人元第六人。碩人於娣姒間。並輸誠篤。一無所忤。山人少貧。作客甚困。所至必僦屋以居。且無僮御。佐使碩人周旋薪水。比宇不聞其聲。性甚勞苦。織紉不廢。寒暑山人好讀秦越人書。碩人亦在方知醫。佐山人以藥石。真屢具能辨之。會東先生以詩名震吳中。不以貧故廢接納。而山人與其兄遷又能世其家。故交游益附。過從者車轍相望。碩人內治脫粟。篋果蔬。以時而出。不少敗。先生吟興。山人與父子兄弟夜坐時。唐歌迭不休。碩人必事刀尺以待。山人終夜不寢。碩人亦不寢。山人性嗜山水。歲必扁舟吳越間。碩人節治行裝簪珥。可脫者盡脫之。戒屬有簪於山人者。至爲假貸以抵其急。若里中祝巫比丘尼之屬。遠且紬之。不妄施一錢也。山人數從副使張公誠之遊。副使雅與會東先生厚善。以盤龍里數椽樓山人。又以田若干與之耕。碩人嘗爲山。

朱子集卷十

三十一

人曰昔人一飯必酬張公有德於君願君無忘之也語輒淚數行下時歲屢不登山人家罄縣無以輸公賦碩人復請曰縣官苛事徵求租吏卽至矣君爲清白士當爾所耕田以償無徒自苦爲也山人悉從其請竟以清節聞於縣官甲寅歲倭夷首寇上海太守議城城以守來董其事而山人與有版築之役當是時寇將推剽盤龍山人以城事羈牽不得赴家人難或爲碩人曰賊卒至脫不離虎口奈何碩人曰婦人無他計惟以死謝賊不敢自累以累夫子也卽溺水待盡已而卒不與賊遇遂間道入郡城先是碩人數舉子女皆無產難山人故常易之丙辰三月碩人嘗免身山人復易之出遊如故甫行而產難作矣絕無他語惟大呼馮君馮君云卒之日是也子一昌方女一桂金馮與朱有故遷以第畜予故兩家内外事莫不相聞予兄嫂避兵盤龍嘗從山人家寄居飯食爲予言碩人賢行章章如是因山人之請爲狀其大較以俟

立言者採擇

朱邦憲集卷之十

不肖孫長統重刻

朱邦憲集卷之十

廿五

朱邦憲集卷之十一

雲間朱察卿邦憲著

四明沈明臣嘉則校

祭文

祭廬州太守陳公文

嗚呼予別公眉宇僅三祀讀公竿牘才五月忽聞訃音慟而未信及走急足抵廬江得卽君苦次書乃信公真死矣嗚呼痛哉先人守福時公尚未冠固嘗奇公文而物色之今先人沒已三

朱邦憲集卷之十一

十一

十餘年矣公爲給事左官量移吾郡司理來修門生之禮直追古誼入門瞻像未拜而泣跪而進酒口刺刺作感激語後復行縣疋馬出城詣先人墓下藉草而拜不使守墓蒼頭知官長爲誰也以予家落念之甚殷欲爲予求負郭田二頃以供先人祭祀予辭之甚力公改容已之然而各成其志益相厚善畢露肺肝不文形跡及爲舊京吏兵二曹卽出守茲廬信使不絕友道有加或獎拔予於賢者之側或游揚於通顯之

前必曰吾友朱生幡然不混流俗真清白吏子孫也丁卯入覲知有爲蜚語中予者公與武昌吳明卿競持覈論白之義辭滿口且具陳予之平生於大衆中班班言無所顧忌嗚呼若公者非予之知己哉先人以文章知公公爲先人下淚於三十年後今公知予於風塵污瀆間自公目中不爲人所魚肉則較之先人知公難易有辨今日憑棺之慟而出涕誰謂予之無從也但公身顯行修已足酬先人之知予尚浮沉於世無所成名他日相從地下何以副公期待媿心未死知更無地可入也故披淚鑄辭聊叙知己若公具長者之德閩之里中人哭之著循良之政樹寒直之風吳越人及舒人哭之諫垣諸先生相與慕而哀之又非予之淚比矣嗚呼知己已逝後死者何依雖淚竭無聲竟何益於生死也嗚呼痛哉

祭顧汝所文

嗚呼君真已死耶予尚不自信予之哭君也君

見第六人予之年與君汝和兄相當故嘗以弟
畜君君亦兄予也君未冠時卽吐氣英英視天
下事無不可爲及爲諸生好讀秦漢以上書至
馬遷遊俠傳尤稱快意以予重俠節乃意氣相
投不徒徵逐好也丙辰歲君入京師人言君結
客好士戶外酒人詞客之履常滿以長安婦女
好傾囊中金與之人頗以此非君子嘆曰丈
夫不得意乃以此自適耳今之病馬卿者誰也
及爲甘肅閑練廉謹寺稱職辦益肆力文苑操

朱東園集卷十一

三

筆不爲舊常語昔嘗非君者非矣不意名高毀
來遂至外補人言君年未四十時未可薄其丞
家甚不饒力未可薄其丞理故當往君不用人
言一意上疏乞歸飄然就道嗟乎丈夫不得取
甲第以貲求一丞甚難君乃棄之甚易非君胷
中所好有甚於丞者耶要知君之侯尚在也乃
天尚謂厄君未盡歸舟再獲幾葬魚腹還家不
三月而暴疾死天之厄君亦嗟矣予以君重翼
而歸過從不聞信次或共賞藝出圖史以授簡

一室賦詩或共被談竟夜或爲州間之會狂醉
於遺簪墮珥間見君笑語混座客而意實忽
忽不樂乃知君實死於此也昔人云憂能傷人
此子不復永年世有憐才如文舉君當不死人
何肯不死君也予身卧枳棘之林百感攻中然
而對酒輒醉不敢以憂傷生君乃先我而死非
俠負君君負俠矣他日會君黃泉君何以復我
也嗚呼君真死矣予之哭君始疑而終信矣莫
此一盃尚疑與君對食君竟無言予復何望也

朱東園集卷十一

四

嗚呼哀哉

祭亡室沈細君文

君歸予門事予母蔡孺人極孝撫予前妻之子
極慈御群下有恩禮佐孺人理家政能敏給內
外稱君絕賢君可謂無負於予矣君實爲予後
娶予之年尚與君相當君孱弱多病一歲中不
三月起予以君病故事湯藥輒廢書君卧病十
日子亦不解衣十日甚至勞頓亦病內外謂予
愛敬君予亦可以無負於君矣但予性多慙直

辭說多所忤君君雖知予無他腸亦不能順受
君少失母嘗謂予曰子非母已出雖不凍餒亦
不能自存予以君所出爲兄後君嘗淚簌簌下
外婦有身予不能遣君雖不甚御之亦忽忽不
樂君更有隱憂君不得言予不得問藏之中心
與身俱往此皆予所負君者也嗚呼予二人相
負孰多予知之君亦知之實難以語人者君病
極未絕張目謂予曰吾必死能舍予而不能舍
汝知君之無憾予矣今孺人年六十一予年三
十二諸兒子繞膝依依無可發付故復娶張以
代君予所大負君者此也昔君歸予時嘗謂予
不忘始娶今君在泉下當知予之不忘君也况
天道有知不爽毫髮君爲後母而不苦人之子
君之子豈復爲人所苦耶

祭董子元文

嗟嗟子元十八而孤卓自樹立使御史廷尉之
聲不墮與弟分產不取腴沃而自當其門祚之
難孝友矣穿穴古今墳記鑄辭繁縟言多可傳

文矣所友盡天下名儒快士雅尚風節任人之
事急於已私俠矣若子元者可不稱賢豪哉中
歲家落力屈於子女婚嫁晚而益貧賣文以給
內外百須率於子元一身是取使子元終歲奔
走足無寧跡手不停批辛勤萬狀予令歲慰子
元書曰生人之苦惟君爲甚子元報之曰八字
可作吾志二月一日子元卧予齋中起而把予
臂曰吾將泊木與謀幼子婚孰急予應聲未出
口子元曰卽死或能收子未婚無有壻遺孤者
矣予是之子元是予是而交手謝去一日而卽
暴疾死豈鬼神先告之於夢寐耶嗟乎世之齷
齷淫濊之夫或囊帛積金鮮車怒馬以快其志
或紆朱拖紫勢甚熾灼予見比比也以子元才
行老不得一官死而家無斗粟此理將安解哉
昔人云蓋棺事定子元雖貧賤足稱高士子元
定矣彼未定者烏得以貧賤輕子元哉予哭子
元而慟痛吾良友永無見期又痛予淪落似子
元而獨生何爲也嗚呼哀哉尚饗

祭黃邑侯文

嗟君侯之誕生鍾肝江之秀異志摩空而俯大
鵬才逸群而後良驥窮秦灰之餘經傳石渠之
群記擗管則鬼神若驚吐辭則雲霞自麗南弱
冠而先登樹棘園之赤幟旋馳聲於上林擬致
身於中秘忽承艾綬之榮不負民社之奇才敏
給而尚神明志廉潔而嚴義利天昧爽而卽上
堂夜焚膏而猶視事懸未鑑以發奸不毛鷲以
爲治人感恩而泣限吏畏明而驚悸親學校而

朱邦憲集卷十一

七

不妨案牘進諸生而日課文字絕請托而篋無
私書勤吐握而門無留刺修亂後之廢舉繼先
賢之遺志建群忠祠以褒節義還濟農倉以便
儲備異政日聞於鄰封茂績屢揚於大吏豈廬
江之文翁直考城之季智胡專心於治理常日
廢乎飲食惜孱軀之不勝致沉疴之加熾處除
沒於蔓草內外絕乎信使薪水時乏於官衙參
苓不取於市肆詔草玉樓之文遂攬雲螭之轡
村落無春誼之聲老弱揮莫馭之淚或請俎豆

而尸祝或載尸碑而私謚信乎君侯之死生足
媿當世之竊位某又沉於汚瀆之中媿乏乎雕
蟲之技賴君侯之賞識特折節於同類以文章
而見屬山肺肝以相示無趙元叔之高風蒙皇
甫規之委質驚知己之淪亡徒仰天而自悲慟
而視平含檢退而就乎別次雖已收而猶望復
生欲徇死而情不可至悲此日之臨尸卜他生
之交臂今明旌之漸遠信泉臺之永闕腸愈結
而心若摧目不睇而淚自墜恨掛劍之無時嘆

朱邦憲集卷十一

八

招魂於何地再拜哭而陳辭聊繼絮酒之遺義
嗚呼哀哉尚饗

祭外舅靜修先生文

嗟我婦公古心古貌內行修飭不從時好二兄
貴顯門閥赫然公故長厚砥礪益堅遠利自潔
若將竟已亦不妄施以邀人喜訓課子弟日勤
日嚴隆禮師傳老而不厭不出戶庭端坐一室
仰視七曜無媿心跡德具長者詞修吉人天應
眷佑弗加以屯仲子計偕客死於道季子醇良

年亦至天女歸察卿兩姓皆宜夫賤弗榮復死
亂離不十五年遭變屢屢老淚長清哭子與女
天運常道善人不亨戚屬宗黨爲之傷神憶昔
婦公愛女獨切險隔一江信使不絕女竟先逝
背恩負心病不能侍葬不能臨昔也生離今也
死合相對泉臺有淚如血墓木已拱白日已沉
奠此一盃哀情更深尚饗

祭筠岡夫子

嗟我夫子崛起海濱明經修行獨冠群倫家素

朱子集卷十一

九

不饒備歷苦辛書冊斷齋膳卧薪文學日隆
大噪邑里後學遊從及門如市春秋毛詩並授
其旨無隱不倦樹我桃李白門七戰屢却不前
種種二毛壯志益堅青燈夜雨股刺髮懸精誦
吾伊奚止絕編傳經伯子聲稱並藉辛酉竟奮
雲霄矯翼生徙仲眉朋從生色伯子繼起金閨
通藉老驥伏櫪志若未酬歸而渡江疾作於舟
救治欲速藥石誤投歸而涕泣徒流嗚呼
我師人孰不死發願賢科况復有子伯多賢行

繆彤是比諸翁能恭門戶可倚生既無憾死亦
能安有言易簣含笑益棺青山千古泉臺晝寒
紛紛鬼徒如師者難某等或侍門墻或師長嗣
兩世門生百年交義負土謁芭廬墓慚賜永繫
心喪共揮血淚尚饗

祭林夫人文

壺德莫聞內政難齒欲徵六人視其夫子桓桓
夫子爲世大儒不混時情道肩一軀威鳳同高
良玉比潔名顯身退操堅行絕挽此濁世實光

朱子集卷十一

十一

聖門識者是師慕者是尊八人相之恬淡同志
不忘食貧華綺無嗜清節六持芳名乃完不有
德耀曷配伯鸞卓哉夫人公享上壽馨蘭萎霜
清露零晝某等從游夫子懷楷徒勒每陳懿德
以地內人乃今云亡信不可起名因夫存夫人
不死

重扁承思堂祭先父母文

追惟府君新構此堂未成而卒孺人苟完於衰
經中迄今已三十六年矣不孝孤日懼不能保

守屋廬競競在念今乃能完其故稍加斧藻置
筆硯圖史於其中聊解寂寞痛思府君儒人辛
勤庶狀不能安坐移時不孝孤乃竟得之實笑
毋以當享之福遺我不當享之後人也因承五
祖靜庵府君舊題華潛居永思堂三字復扁
此堂以識終身哀慕嗚呼存亡隔世歲月依人
入戶傷心寄思刲豆尚饗

祭顧御醫文

先生非傑然天下士耶先生死而後輩何所法

朱希憲集卷十

十一

耶先生素性孝弟敦本厚支亢宗振族太守之
緒續以不衰年方弱冠博綜群籍上下古今雖
宿儒不能難中遭數奇射策不中時有大猾肆
侮百務紛拏先生處之裕如獨亦不得竟肆故
海內之知先生者稱之曰先生佳士也先生邀
遊京師聲名藉甚縉紳之士莫不授謁願見結
駟相過先生益醇謹自退擇交惟謹雖不能閉
門絕軌非名人魁士不得登先生之堂故京師
之知先生者稱之曰賢者也當代制非甲科雖

懿德茂行之士皆致謫落故先生握瑾懷瑜晚
節未售雖一時貴顯知爲國士不得越制重先
生遂以醫薦拜官雖非所好而先生意豁如也
時先生名益大譟四方之士交爭識先生以先
生親已爲重座客常滿談當世之務若甲兵若
錢穀若舉措若刑罰與夫山川形勢中外人情
概於胷中披之齒頰如庖丁解牛更僕徹旦客
不能對而先生未倦也故宰相而下事難關說
或當持重者輒相就問坐先生於左先生應之

朱希憲集卷十

十二

無窮若洪鐘之待叩事籍計畫以全而先生已
忘之矣與先生交厚者先生必爲之盡人亦布
心腹披肝膽不怨欺先生或以事求直者先生
力爲排難折患不問人已致廢寢食家人恒苦
其勞而先生卒不自知至於窮士之急立能抵
之自顧囊空不稍稍有靳色使門下之士有欲
爲先生死者故天下之知先生者稱之曰先生
長者也先生老而倦游且以伯子貴且賢乃上
疏乞骸骨歸歸未越二載卽罹時變奔迸播遷

慶卧禪室時病且牢而不忘廟堂之憂手勒封
事調陳時失志未就而先生已逝矣嗚呼傷哉
先生非傑然天下士耶先生死而後輩何所法
耶嗚呼吾土澆薄人事華遠尚思老成挽回雅
俗激昂世事也龍江唐先生與先生才德皆完
聲稱並著海內之賢者多宗之唐以無疾而卒
於華亭里先生甫望七而卒於吳興老成淪謝
世運可知識者之悲豈止於無所取法耶先君
子與先生爲執友祭卿女第爲先生季子婦諸
令子復與祭卿厚誼朝夕徵逐若兄弟數真通
家子也子第之戚又豈止於識者之悲耶嗚呼
哀哉干戈載道故里尚遥西望佳城白楊蕭蕭
淚下陳詞薦此清茗尚饗

祭亡僕文 僕名倫

嗚呼汝以家人子事予歲在戊戌時汝尚稚予
亦未束髮旦多自從出入必隨以行予性多躁
事有註誤處或加榜責榜責後卽侍省之無怨
意予嘗病瘡汝事湯藥甚勤夜呼先起起必先

同事者予藏書不下千卷對客有考訂處命汝
取其卷來必能取其卷來予喜夜坐汝嘗煮茗
以供或漏盡人靜諸同曹人侍不勝罷各稍稍
散去予起視之汝獨留至予長夜之飲汝周旋
俎豆雖客不停盃能溫酒以給去歲予負築城
之役以倥偬故失去有司所給金一觔大索不
得汝曰某日稠人中所授者非耶取之以歸汝
幼得肺病僅能典予書籍不善治生雖甌釜常
塵知予無贏貲不來告急嗚呼汝中無他腸奔
走用命事予十八年知予喜亦知予怒未嘗不
先承予意以左右之且辛勤勞苦百倍同曹以
予久在人下未得使汝一溫飽今遽舍予去能
不悲耶予今夜坐長飲誰能似汝久侍耶予臨
尸而哭已不能起汝事予久能識字故作此文
以告之埋汝後予當安汝父母養汝妻女以慰
汝泉下也傷哉

雜文

離亭分詠詩引

雨月雪梅瓊簫香燭鴈郭潮酒

四明沈子嘉則命駕千里戴笠三江言尋鸞鳳
之群誇射鴈鵠之勝寒風摧落木凍色閉孤城
忽爾倦遊乃將別去客有餞之者傍彼蘭橈開
茲桃館雨收席上懸濕月於青天雪霽帆前照
寒梅於黃浦俠徒心折曼女目留珮比雙璫聲
戾石榴裙下斂裝七彩霜飛鵠羽冠前正藝返
覓之香不滅絕纓之燭鴈冷有雲中去影柳疎
無江上長條忽報潮平未言酒盡參商異位賓
主無聲因悲眼底紛紜總是人間離別桑榆憐
漸暮恐傷安石之神鹿豕不常群欲下鄒文之
淚送人賦物啼猿之句猶存爲爾分題倚馬之
才足是之愁生南浦夢繞西陵腰瘦沈郎覓銷朱
勃

跋張玄超叩頭蟲賦

余嘗見伊優之夫恭韓鞠脆求合當世每深病
之及見玄超先生所著是賦慨先生先有是感
矣先生爲吳宿儒著述種種已可汗牛余獨取
是賦刻之豈爲其與子建賦蝙蝠士龍賦寒蟬

爭雄長哉知先生志在冥鴻翔鳳不爲
矣讀是賦者當不獨以文士定先生也

跋盧月漁傳像

予故不識盧潤之以沈嘉則朱近臣故知其有
能詩名且潤之嘗寄予詩又欲來交予予故嘗
置潤之於懷近臣先客死潤之亦客死新都道
中每念今昔爲之辛楚今讀嘉則所撰潤之傳
與昔日所聞種種狀具在而近臣爭詩狀亦附
記傳中得馬遷作史家法二君固迂狂士他日
人奇嘉則文卽奇二君矣昔陳平子與范式平
生未相見迺裂素爲書以死事托式式卒不負
其知予大慕其爲人顧非式儻不能歸潤之之
喪於歿乃命從弟宸卿寫是傳刻之以久潤之
之名云

董大理幽貞集評

予十年前嘗校公詩公年未三十而造詣已臻
至境哀然稱作者矣古詩鏘鏘盡綺靡潔淡典則
平正純雅方軌漢魏間用唐人家法而立旨高

曠鑄辭嚴整過之誠藝林之裏鍾紀甌世莫能
並其古然立言者無闢世教雖工奚益公被絀
甚困命懸一髮而辭旨幽婉無怨誹憤懣之言
彼被髮行吟澤畔作賦湘水者未得窺公之志
世必有能辨之於千載之下矣如想見高堂人
顧子竭歡悅欣承嚴父顏悵離慈母側願天赦
臣歸並修人子職等語危不忘親言根至性公
豈獨立忠臣風節者哉律詩亦予所校篇篇合
作置之太曆諸人中莫辨世有法眼當自得之

朱子集卷十一

七

書馮山人紀游稿後

予少且魯不知詩亦不知山人山人之子遷博
雅好吟能文章與予游甚歡始得從山人杖屨
庚戌秋山人出是卷示予乃遷平書讀數過心
賞不輟昔太史公與馮唐子遂善因傳唐以奇
遂予不能爲山人傳特爲壽梓以傳至聲律高
雅已悉諸家品評予不贅

刻曾大父蔡軒稿

上海舊志載蔡軒稿爲先曾大父南昌同知公

所著察卿自結髮有知識來大索先世家書中
不得嘉靖壬戌歲從第宸卿得於子明叔父故
篋中乃大父御史公所輯已請先輩夏止軒先
生爲序而先父福州公亦手校一過矣今觀叙
中有所著詩文等語乃知文已失去僅存此詩
御史公與福州公因循未入刻者蓋欲得文以
並傳也計南昌公永已時御史公才十八歲福
州公未生今察卿九歲而孤福州公沒且三十
餘年矣兵燹一再遭而此稿尚存豈天之有意

朱子集卷十一

八

書友淚日記

於朱氏文獻耶乃與里中宿儒馮君子喬共校
去若干首命宸卿手書以刻聊畢祖父之志云
韓長吉將卒召予至榻前語予身後事種種既
而曰有田一頃餘非附郭者聊以贍老親幼兒
顧白髮黃口何能謝豪猾而存茲田哉願君爲
生死者圖之未幾長吉蓋棺有貴顯者與長吉
亦善並受遺勅乃同志戮力俾豪猾竟未得染
指予故卒爲經紀其事直欲使其孤長而授焉

嗟乎范國卿與陳平子未相見後乃爲平子營
護妻兒受平子之知故也長吉非知予者哉每
以筆札紀其出入淚便蘇蘇下故題友淚日記
他日或可持此以見長吉耳予所謂貴顯者進
士徐君羽也

張鳴教像贊

冥鴻可繳良馬可羈矯矯先生不爲世移任俠
自喜孝廉自期常懷獨行詎踰四維整冠垂紳
儀端躬飭伊優之夫望之屏息窮討一經收據

朱君集卷十一

九

群籍充其性靈茂乃學殖年已四十數奇未逢
陸沉於時弗惕於衷良工可紀先生之容良工
莫貌先生之風

月坡上人像贊

并序

月坡上人構李人也十三去親入桑門十七祝
髮宿植善根苦修戒行又喜與儒者通故文人
清衆互以高僧稱晚歲喜方知醫頗兼秦越人
之術躡虛而來駐錫於積善蘭若每日出則步
所治藥餌坐一肆中焚香誦經不聽囂聒病者

至卽起藥之去則莊誦如故不遺之錢不乞也
藥輒有奇中故遠近知爲月坡上人云上人今
年七月具袈裟持所畫像索予贊豈爲予似柳
柳州嗜與浮屠游耶乃爲之贊曰佛本清淨月
亦光明惟爾上人獨超衆生寂滅是悟圓覺是
貞髡頭毀服拜禮馬鳴如受信具入舍衛城空
術益顯苦惱悉傾飲水上池起瘼視盲慈航普
度功德實宏歷茲世界豈求而亨與佛常住視
月虧盈

朱君集卷十一

十

薦母疏

吾母少歸府君遭家中落親織紉而無厭操井
臼而不辭孝敬舅姑其旨不違於朝夕諧和娣
姒裙釵相濟於有無內外稱賢上下蒙德未四
十而寡矢一心而堅外禦內支惟恐遺孤之不
立朝勤夕苦恒憂薄祿之益衰體死者生者之
心兼嚴父慈母之責先子後女知大體而不偏
因親及疎施厚澤而皆當娶三婦而辛勤萬狀
撫四孫而愛養百端勤儉起家寸薪尺寶威嚴

御下千指一心爲早娶居嘆塵世百千萬劫遂
通釋典修善因一十六年察卿如乏義方之嚴
下流是習不賴拮据之苦先業盡亡托孤之節
無虧罔極之恩難報豈期病作禱不鑑於神明
遂至生離恨實終於天地

忌日薦母疏

伏以三年無改敢違孝子之心一刻不忘求盡
人倫之道今者屢更霜露愈遠音容兒女滿前
皆吾母善念之積田廬如故皆吾母勞心之遺

朱和甫集卷十一

壬子

盡知生者之安豈識死者之苦殞身難報泣血
何窮惟吾母性樂苦空身甘淡薄持齋廿載禮
佛一心不敢肥牲潔酒以穢乎靈聊爾念佛誦
經以從所好

存賢侯後疏

故御史鄭思齋先生昔令上海政事卓絕德澤
汪穢士民至今思之不衰其子開與其孫實賢
值閩中島夷之變城陷奔亡僅存首領今館於
顧君汝修所邑中長者皆爲之太息相繼餽以

梁肉良不媿桐鄉之風矣念非授以恒產不能
爲久留計輒敢僭爲疏引以畢諸高賢必舉之
志非曰一二曹慙慙之私也

伏以甘棠勿剪召公遺南國之思廉石猶存陸
績著東吳之操名垂千古展竹帛而興懷政未
百年親桑麻而增慨公心不泯遺愛難忘昔我
邑侯思齋先生雄才蒞事清節持身異政著三
江貞稱良吏仁風被萬戶不愧慈君手澤猶新
口碑未已雙鳬化去死無含殮之資一子僅存

朱和甫集卷十一

壬子

生值干戈之變惜奔亡而携接豈無今日劉繇
爲廉吏而滑稽誰作當年優孟安得太平時世
界置此清白吏子孫願合義醪金共同心治產
授田百畝俾耕耨以奉蒸嘗買宅一區使棲遲
以蔽風雨留犢之恩始報及烏之念方酬道義
舊門生已効文正公託孤之誼循良新令尹定
推鍾離瑾嫁女之心謹擬輿情聊陳短疏

修百步橋疏

伏以假輿濟渡公孫致悅人之譏發粟治橋刺

史騰利民之譽留行傳於往昔病涉甚於今時
况茲百步之梁豈同畧約更接四方之跡共指
壯植路近鷄園月落鐘鳴人即過潮奔龍浦霜
高帆疾馬常驚歲久將傾勢危欲斷漸朽垂虹
之骨空憶伏牛之形不藉繕修豈能達阻官無
儲倚難資九府之財歲稍豐登欲借十方之力
鄧林採木申浦成梁望成壓水黃龍復架填河
鳥雀幸結慈航因果濟此衆生向茲慧海檀那
期登彼岸功成白足辭乏色絲試看解珮之人

朱邦憲集卷十一

三

總纂羅補之客誼疏

朱邦憲集卷之十一

不肖孫長統重刻

朱邦憲集卷之十二

雲間米察卿邦憲著

四明沈明臣嘉則校

書

復秦行人少說書

一別更時升沉異路誨函三及慰喻綢繆知足
下旨於宋私之言矣足下勸僕復修故業舉進
士重以骨肉之誼激以榮辱之詞是足下相馬
忘其疲知其必能騁足長途愛王掩其瑕謂其

朱邦憲集卷十二

一

可以肖形圭璧也足下念僕深矣媿未能伏劍
以報知己如古燕趙慷慨之士也僕家世業儒
代不乏仕竊自附於冠族而別於蓬戶桑樞之
子也舊矣今巷無結駟門可羅雀豈不欲出舉
進士結綬於人主之前高議於王公大人之側
承先人之業而新衆望哉但僕有不能者三耳
願足下察之僕生九歲先人物故內乏父兄之
嚴外鮮師友之益肆情適蕩夏楚不加里中之
夫謂僕隳其家聲矣及知向慕鼓篋傳經外侮

相傾莫可支禦勉強問學僅游學宦雖質等中
人才踰下乘曾無焚膏繼晷之功寧知唇腐齒
落之苦學未通博藝不精專烏能爭長俊乂見
知有司哉僕之不能者一也僕屢嘗挾策上都
校文多士不克先登退無觴望知干將之璞而
不淬鋒礪錐必難斷蛟刺犀理固然耳故帶經
慕乎倪寬下帷懷乎董子閉戶謝客側席事師
自謂可雪曹沫之辱而成孟明之功也豈期島
夷難作鯨鯢怒號邑里成墟伏尸蔽野僕奉老

朱子集卷五

二

毋携病妻播越他郡以保首領斯時也莫不挈
幼穉老狂走盡氣屠者亡其刀漁人舍其舟矣
僕也獨能顧其鉛槧哉遭時不偶已知天之於
僕已矣時流離寄命喘息未蘇太守來議城城
交與兵役六館諸生春築是務僕素承清白更
值中表不免典先君之喪帶鬻煨燼之室廬盡
力往役以答太守之議也歲屢不登家復多故
二妻未葬三男未婚催租者排戶入室收責者
毀瓦畫墁雖未至於糝藜懸鵠亦庶乎家徒壁

立者矣僕不免旦夕奔走衣食樹立門戶入對
妻孥出視臧獲揚眉吐氣而不可得也烏能復
修故業以畢平生志哉僕之不能者二也僕有
志記覽不善帖括嘗讀六經悉漢諸書心志暢
懌精神爽朗有若庖丁之於牛造父之於馬也
若討論章句之旨誦讀程式之制則扞格不通
苦難畏進未嘗不掩卷長嘆廢書增悲矣性復
躁狂不喜檢束每於知己之會稠人之席衆方
希韓華臆僕已脫巾徒跣睡魔卒至有聲如雷

朱子集卷五

三

故嘗高嗣宗之放賢叔夜之迂恨不得與此人
同時也又復嗜酒好歌間喜吟咏興至愁來無
可遣謝或解纜於傭保或寓書於王孫指酒索
嘗立盡一石厭厭無歸燭滅不散若有鄭女當
壚吳姬行竿聞激楚之音對揚阿之態則箕踞
長歌頓足起舞醉則據長者之席卧美人之股
塊視三山五湖雖催租者在目前收責者在
後大笑而却謾辭而謝矣豈復知貧賤之足耻
哉僕性如此又烏能奉足下之教哉僕之不能

者三也夫僕進不能振鴻漸之翼退不能離燕雀之群徒自沉鬱憤懣歎歎怛求素先人之丘墓保老耄之餘年而不可得真與腐鼠爲伍絕物是顧來嘗聞接輿避世魯連辭祿薛公藏於賣漿主隱於卜肆嚴光以布衣而傲萬乘君王許以縫掖而重三千石此時危道尊身退名成者也若侯羸捐軀於期折首用光以死而謝燕丹豫讓亡身而酬智伯此以節義爲聲任俠自喜者也若左丘記事於國語馬遷垂言於

朱東萊集卷二

史記相如楊雄振藻漢庭士衡安仁摘辭晉室此又以翰墨爲勲績詞賦爲君子者矣使僕能通先哲之高衢窺墳索之長圖或可以侍豪賢之門牆見先人於地下也今年已四十無所成名亂心志於野馬邁日月於隙駒此所以俛首無恥撫心捐色也噫伯樂不作絕足等於凡馬鍾期已逝流水入於新聲僕之悲哀益不能止矣裁書叙心敬白足下

復余君房

僕不狀思欲盡友古今節義之士忻忻願爲轍古人雖往展卷即可對面如足下名在僕耳舊矣主異鄉縣御車無期非無千里命駕心苦爲門戶所縛徒有向往耳去秋得浙省爲士書見足下名已高列大快者久之雖與足下未嘗握手把臂然已神交心許之矣乃僕貧賤落人無可以快足下也嘉則來辱先貶教知不鄙夷踦而伸帟清風漠如足下所論大都等語見實殊絕今人未登作者壇卽搖筆自許者皆未聞足下僕亦耻之足下建大將之旗於甬東顧乃問之疲乏空拳之卒鮮不辱戲下矣僕被病三時幾入鬼錄今幸得起與大將軍屬犍負弩爲禪福有日也力疾裁書定交伊始他日戴笠相逢知足下能下車揖我矣不具

上徐相公書

察卿不狀辱相公以祖父交游故且以顧舍人兄弟戚屬之雅數年得通名門下昨來京師辱典謁者受謁而通進而坐之堂上款接盃酒情

猶素結高車臨况直抵書生之廬折節下士爲
古賢相所無察卿此生愧無荆卿之劍朱亥之
鉞圖報於明時耳竊有情懷爲相公一陳生人
憂樂係於出處出不以正辱與生死俱矣江南
之俗相公知爲獨深射策甲科之士爲有司長
吏所重平生不以文字相通見必頡頏婆娑遇
以殊禮不辜如察卿輩則名國學者別爲非類
強顏揖讓而心實卑之甚者驅之若馬牛賤之
等隸卒使人有枉錯衣冠之嘆雖日事鉅典之

朱和泰集卷五

六

士視爲椎魯少文之徒生產落而甌盆生塵者
亦指爲純袴子弟耳間爲良有司長吏所識其
人之志亦已悲矣竊竊九歲而孤老母教不姑
息得列諸生之後尋以故棄先君之敝廬薄
田而爲此舉嘗笈典墳神文章遨遊上都屢戰
藝而北進取甚困自知才下不能承先世之業
耳爲人所損斥心灰不燃雖老母垂白門祚日
衰闕滄漚之養乏庾盆之畜無所怨尤辱郡邑
諸君侯不棄駕下特加剪拂雖不能引爲上客

亦不與流輩爲伍豈以察卿能近筆硯事耶知
先君宦轍所至輒有賢聲欲以存清白吏之後
耳相公會爲國子先生天下肖不肖士亦嘗兼
收並畜矣豈不知滌池之有鴻雀牧垆之有瓊
驥也今位居政府日修周召之業贊 天子
因革損益相公事也宜急罷賢進之徒不得濫
冠裳以辱賢闕如察卿才朽行穢當首罷以謝
天下之忿忿不平者或放之山澤或放之再游
學官曉然使天下之士遇則明經登薦書致身

朱和泰集卷五

七

廡廟不過則退處巖穴老死牖下雖才如相如
能如上式不得以貴進爲郎而爵廢長也則個
儻節樂之夫庶得堅其嚮往不爲苟合取容之
計辱於有司以全其可殺而不可辱之義矣若
終身不遇而又爲有司所苦更復何憾惟相公
圖之

與沈嘉則

足下別去後山妻舊疾復作日無好况中秋月
色甚佳徹夜朗白悶坐帷中惟有呻吟之聲與

藥爐烟火相對此時情抱此風雨中更惡也足
下歸芙蓉江上正花試新粧與秋波相映盡眉
故態當不讓張卿讀書滋味得此少助否科場
事甚近萬須努力無孟浪可也

與張鳴教

憶送足下斜橋上馬忽踰五旬空梁月落思何
可支今年九月殊無好懷欲登高一望故人恐
驚烽火陡見徒加酸辛遂暴足杜門負却龍山
故事耳允成秉禮甚恭足愧當世棄禮者見聞

朱和甫集卷十三

八

當長揖謝之家下徑役事藉俞侯挽之甚力得
從未減先大夫敝廬薄田未至易姓尚可作一
日窮孟嘗也昨夢謁劇孟平原君墓覺來愴然
用足下舊韻得詩賢愚千載何夢寐相通耶築
城大役已興科歛百出使人人自危重足而立
吾曹何唐二氏坐此辱於公庭言之可爲衣冠
耻僕念及此終夜不卧何能出此污瀆中便死
作山人鬼何憾此情惟可與足下知也邑中城
墓所妨士民屋宇盡毀惟埋剖棺者相接於道

百年枯骨復觀一番風雨昨聞先輩顧備郎張
御史者亦在劫中使長者過之不免式車改容
耳生者遭殺掠死者不能保墳墓未死者有司
驅之若馬牛幽明異途苦惱則一不知何地可
逃此劫也兩日警報不常人心騷動僕亦束裝
待奔會期尚未可訂旬日內得冠平消息當走
馬過訪或拉元良作伴也

寄陸子傳儀部

二首

入春一日卽遭亡妻之喪謀葬未能而倭奴已

朱和甫集卷十三

九

泊城下柰淫雨沉綿雄堞傾圯者以百計日親
鋒鏑幾不保首領百計出城何異釜魚得縱大
江他日叩堂下當訴此情狀也今奉老母僑居
湖上日從顧舍人兄弟寄食飲作客之苦今已
盡嘗倭奴游擊敝邑者月餘湯將軍堅壁不戰
意欲待其自去今倭奴棄舟遠遁其功出於浙
省玉軍門麾下湯推重惟雖父書尚不能讀未
知廟堂公議何似但任兵憲荷戈當先親冒矢
石昨馬沒沙中幾爲敵人生得雖屢戰而沒其

忠勇不可泯先生聞之能不爲之改容耶茲全
蒼頭走領衡山先生文敢爲布此倘文未脫稿
乞從史一言何如

又

春莫奉謁辱教至再婉猥賤薄劣何以當此
倭奴此來豈意直犯吳門殺戮焚劫之慘不減
澈邑每念太夫人春秋高兼之病體未強播遷
入城不無勞只旦夕懸懸苦於消息難真耳察
卿自借書後發舟至崑山聞報甚急即便回舟

朱邦彥集卷十一

十一

覓邗上人爲導取道周庄而歸時老親兒子輩
俱被賊逐出邗中矣賴有顧氏相依得脫虎口
逗留吳門幾至骨肉分散但乞衡翁序文文且
佳甚真可與先君福州集序並傳終不以逗留
爲悔也近知 朝廷簡命重臣調發七省兵以
衛蘇松大懷人意但倭奴狡猾殊甚去住不常
况大軍所費甚繁豈能久住縱能克敵却去彼
伺班師卽復入寇矣今日之事不在出師而在
處設沿海軍衛以爲久計須於要害處密布戰

艦令其不得登岸其計始窮否則倭奴利於陸
戰散漫村落便難支禦矣如何如何察卿避居
吳興老親兒子俱病痢賤軀亦病瘍兼聞故鄉
兵役科歛百倍他郡使人有不樂生還之想客
懷加惡何以堪之承借史記凡句讀如尊本矣
先生教益當不在師下何必執經及門然後爲
弟子耶元氏長慶集出之園城中無便不能寄
上奉踐風言拙詩附呈不吝改教爲望烽烟未
息時事日非故國他鄉俱非樂土臨書悵然幾
欲淚下

朱邦彥集卷十一

十一

寄文太史

莫春奉謁記室今又成夏矣高祖遺集辱公雄
文賜序昔人謂三都賦成王甫譁叙而後重先
祖固非左太冲流實籍公以傳也朱氏子孫當
世頌公德不衰矣倭奴直犯吳門城外市廛半
成劫灰頭足異處者載道受禍之慘不減澈邑
我公在園城中當此晚節不無驚恐察卿避居
吳興兼聞故鄉時事日非客懷加惡雖避鋒鏑

亦坐飢中昨得郵友書云賊人渠魁黃姓者也
師馬脊山堅壁不動其狀若有所待江南之禍
譬之疽已釀成養之不可決之甚難察卿輩流
離奔逆未知稅駕處也吳興稍稍解嚴謹專使
奉候拙詩附呈幸不吝改教是望

與董主政原漢

丙辰歲察卿以迎妹還都遇仙舟於臨清道中
彼此各受一謁竟不得望眉宇爲悵察卿素性
疎懶且自分落洛是山中不敢與縉紳先生

朱邦憲集卷三

十一

遊坐是足下在都時不得一通竿牘非故落落
也去歲細讀劾宰相疏章言旨切直實激肺肝
讀罷令人吐氣英英此疏直可與澹菴封事爭
衡何足下體不勝衣而直氣可使萬夫辟易也
察卿不肖不能走叩闕下一上陳東之書每用
媿死時見紫岡令叔祖與社中諸兄相扼腕稱
嘆未嘗少置今雖遠謫蠻荒所爲劉器之養成
一箇鐵漢而已於足下何損焉嘗聞名山川盡
在西南復使高賢晏游其間常日所得更爲何

如近見寄回諸作直凌漢魏不作晉以下人語
亦未爲無所自也瘴鄉幸多自愛以慰高堂

與馮子喬

二首

兩日大雨不歇庭草頽蔓無故人車馬蹂踐命
小童盡芟之足下卧村落中感慨較多也夜讀
張季傳爲之發嘆季亦以貲爲卽至減產不遂
知古來世態便如此吾曹椎魯不能動當代衰
絲終非季流惟應老死山中耳僕欲了先君詩
集非足下校訂不可入刻此時天氣正和頗便

朱邦憲集卷三

十二

檢閱得足下坐舍下月餘便可了事十年交誼
惟此爲重須暫擺脫家事爲僕畢此志願使後
世知朱邵牧名不爲足下重耶沈宋二君來餽
我茗工以其一奉足下與足下共炎涼也來人
已飯過毋令燬下再炊草草

又

暮冬別去倏爾人日獨坐草堂故人在念念足
下數年蹤跡與尊翁伯仲相違每值時序不能
無班衣春草之感昨西歸故應得與肉骨團聚

歲朝啓戶白髮相輝把酒上堂鴻鴈鱗次人生
樂事至此極矣獨不念天涯故人有嘆離群索
居者乎承示雪中見懷之作雖瀾橋驢背吟來
未易到此山中習靜便得此佳句耳且知足下
尚未遐棄我也又辱卜我科場事足下念我勤
矣敢不努力臘雪貯得幾甌平原曠野積來較
多異日當以詩博之茶奉去烹時念我不所須
曆無以應命門戶如水陽春久不至矣歲時更
迭每於落葉記之聞豪門廝養卒以之覆瓿易
薪而吾輩遺書遠索可慨也僕書室已遷別所
十七日即閉戶不出初十日望過一面更有別
事相托後期便不可冗次勒復殊憤憤拙詩謾
往見况

與顧汝和二首

春來音問杳然悵望無已想吾兄妹而下俱安
好為慰昨同世其思懷汝修入吳候謁夏相公
至許墅遇雨泊竹清塘登大石山幽僻可愛把
酒望湖亭洞庭諸峯隱隱在目是日下午抵無

錫聞 聖明賜環二三輩追趨無及棹返木瀆
登觀音山宿一雲寺重遊天池履勝探奇一洗
煩態惟吾兄在北獨為欠事竟未得為全福也
抵家三兒出痘移共一室老母晨夕無眠親哺
藥食周極大恩無可告訴賓兄顆粒稀醲老母
更加歡喜未知此兒長成能讀陳情否也此
情惟可與兄妹言之畢二守以先君治故禮
意厚善先君遺澤至今猶未斬不肯心大青袍
不能寸尺為光前計非先世罪人乎曾期想在

朱君集卷三

七

明春骨肉兄弟經歲離別奈何奈何

又

驚兒歸知兄妹起居常勝為慰寄來
共握手兄三書歸俱有樊籠等語似
此兄素性任俠便覺拘束如第輩落
見重於有司望兄若登仙此與淨土
老母年來多病兩鬢成雪家事在念
第不能自樹尺寸重遺老親之憂異
於地下何辭以對也一春風雨不歇
事杳然

春暮來客有遺我杜鵑花盛開繁華奪目與諸
君共醉一番世具有啼紅聲斷莫平之句長
安中無此花省得動人歸思耳近得梧桐百
株植先君墓林隙地十年後當有綠陰可坐尚
須結一小菴植雜卉與竹徑相通日與諸君著
書習靜以文酒自娛方愜我意但此等樂事還
伏兒曹輩爭來不然不爲有司執役暴露公庭
幸矣豈能容我白頭山中如前所云云所謂痴
人說夢也昨入郡城取道過細林山謁彭素雲

朱彭素集卷三

六

墓山甚荒落有萬竹可愛下山移舟直抵天馬
過二陸草堂故墟感慨久之復覓山人道路拜
三高士墓前草深千尺可當茵褥老鐵多少奇
氣畢竟與山靈共寂寞耳折而之東過余山少
憩宣妙昭慶二寺昭慶有長松可愛大可二圍
相傳爲宋物也薄暮登鳳凰山山腰有東海父
子墓龍山爲董子元婦翁道其事甚詳一日歷
四峯頗覺勞頓喜新茶一啜便覺解云也春來
愁思伏此少慰舍此日坐甌中矣尊侯來草草

滿紙舊作數首錄上請正直暇幸刪教之

與余君房

嘉則來得良訊甚慰但武林去賤子家不遠竟
不肯一掛吳江之帆非千里命駕意也豈僕非
其人故不爲足下命耶若賤子不辱吾道有當
足下心雖平生不把臂何傷賤子竊以此自慰
耳此時計足下萍飢旅舍不十日天下士角矣
吾縣人有俞高石潘四君自言有長技恐見足
下未可言雌雄四君與賤子善若得同足下飲
馬曲江亦賤子願也承索王泓館淳化帖謹裝
潢一部授嘉則候老嫂入都便舟庶不污損耳
病兄據床作封草率

與彭孔嘉

識荆已十載不得時時追從深以爲恨莫春過
吳門傳客諸公子得奉笑談累日甚慰夙懷送
春後二日與文木幼海訂約持酒登堂爲壽兩
家各有事羈牽遂解約繼而警報甚急傳聞賊
已寇僕僑所卽卒卒就道非故取罪也烏夷深

入所過多所殘戮二三肉食之徒曾不能批墨折難忍見良民爲賊死虜可慨也門下在圍城中不能操戈荷戟堪質渠魁當有大篇記事以裨國史便中不吝教何如僕避居吳興與山水清遠可供賞眺綠兵事戒嚴土著之士不易來往間一登硯山凭高愴然不免有新亭之感耳時下稍稍解嚴遣蒼頭上承起居病瘍伏枕勒狀草率

與袁魯望

朱邦憲集卷十三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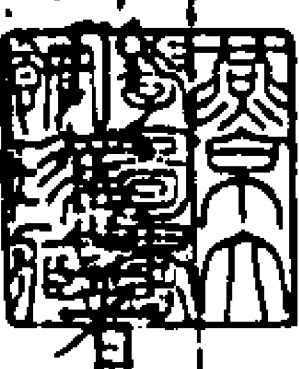
莫春奉謁辱款宴清閣樓虎丘之行又辱從者治具高篇見投雅意種種別後顛頓下罹幾不保首領又得與兄通信便真隔世人也思之潛然僕避居此地長官時下逐客之令使客有能陳愫効計足爲茲土保障者恐不能一切逐之魏今之客有負於湖耳便欲挈家奔還又聞故鄉政令苛猛鞭撻之聲日與城拆互鳴進退跋扈殊不能自計也如何如何

朱邦憲集卷之十二

不肖孫長世重刻

朱邦憲集卷之十三

雲間朱察卿



四明沈明臣嘉則校

書

與沈箕仲三首

僕乃東海狂生無一善狀思欲盡友天下奇士而不可得又不能躡蹻擔簦遍走宇內覽山川之勝舒沉鬱之懷旦夕在念無以自解承令叔先生不以僕爲驕下定交十年意氣自投忘我

朱邦憲集卷十三

二

形穢時聞足下夙性高簡內行修飭且能博極衆家鑄辭雋永非阮家阿咸所望不知何時得望眉宇握手如平生歡也近承竿牘開緘爛然知足下亦願見狂生矣獎借過情使人不能堪任每披誦一過赧然汗下今叔懷文抱質足以不朽但當此濁世雖子長之才田先生之俠節不爲官人視與腐鼠等耳豈宜徒以翰墨爲勲績辭賦爲君子哉如僕學植荒落湮沒草莽見辱於士類久矣無以相砥礪望足下以骨肉相

爲師友務期聯翩以舉矯翼人羣以今日不羈之才揚眉吐氣於上公大人之前使僕平生所期失於已而取償於故人也未審足下以爲何如裁書叙心不勝惶恐

又

賤子廁足下友藉已十年止於茂苑一聚首且不過頃刻何人生會合之難也念足下抱舒董之才尚用鉛槧怡然安之而無怨懟將謂天不可以人勝也然聞足下棄去舊所明經更治二

朱子集卷十三

二

載禮不數月而使宿儒退避縮項則又知足下謂天可勝也若足下必能勝天寂寞故人如賤子宗人如嘉則或可借末光以自照矣昨歲嘉則携諸卷冊來見大篇佳甚已入作者之域令第肩吾諸作並美何高門阿咸之多也賤子自謀葬母妻後尚平之累日重生計愈踈惟對酒高歌不減昔年狂生態耳茲因嘉則還呵水勒復昨歲不能作答故具肩吾兄書中足下乃賤子故知不復作請罪語

又

自戊辰冬通一札今又易四歲流年忽忽信如電也昨秋武林之戰爲足下必先登而建大將旗矣乃又敗北而歸使人氣結時諸兒子落羽因足下而自寬之未有願牧未成功廝養卒可望克敵也今叔詩律益細人謂大小阮自相師友之功不小但座對紅粧殊減昔年興度僕甚愛其衰矣僕亦衰甚非復與足下吳門會時僕過會稽而不至四明足下來武林而不走吳會人語幾何可使把臂無日僕與足下俱失之但僕之衰可念也幸足下念之令叔行草此不悉

朱子集卷十三

三

與董子元

約久不至榻下而復懸矣數徐長裕來知足下謀棄尊公舊廬以爲卜築之舉猶豫不決遂使形神俱病此固足下仁人孝子心也僕嘗與聞此事亦嘗從吏足下久矣今請再爲足下決之足下自遭寇變來一遷於湖上再遷於吳興三遷而入邵城奔迸播越艱辛萬狀或與衣而

居或市噐而舉爨惟此茶苦亦云極矣當是時
求存此身以保先人丘墓恐不可得煨燼之餘
未暇在念也今海警暫寧息肩亂世治生之念
誰能無之足下承清白之風負博雅之望既不
屑浮沉於時傷廉取貨以自給又不能費先人
之祭祀亡子弟之教養坐禪面壁無所事事於
人世故棄此煨燼之餘卜居城市以避寇攘復
出其餘歸其可耕之田以資衣食足下計之得
也而更猶豫不決者何哉且智者必審勢而從

朱熹集卷十三

四

時循情而量力使浦上之廬兵火不遭薄燼無
恙勢未可棄使海宇寧謐永無後虞時不可棄
使足下家有宿貲不藉此以爲盈縮力未可棄
使族人故舊比落連宇如昔情不可棄今一無
如僕所言者而乃懷此忍不能與之心非僕之
所知也如是下以肯堂構爲念依依不舍志良
足悲矣豈不見冠燹之後探丸椎埋者蜩起城
居之夫尚不得貼席而卧使尊公在今日豈無
擇木之明執守株之見蹈危安險復居此土乎

如足下恐世之不知知者以爲不能保守先業
或加譙讓此又惑之甚矣僕聞尊公所遺不上
中人之產足下均遺以授庶弟割已以嘗怨家
婚嫁死喪內支外禦垂三十餘年矣又見足下
不忘祖德善揚幽名自御史公而下碑記銘文
必緘書走幣輕萬里而請謂非名公碩儒之筆
必不以辱先世足下光前之業甚盛非郡之人
士可望也今日之舉豈足以少足下哉况諸子
秀朗有文克世其家他日島夷殄滅海波不興
奉足下之志以精治故業亦未晚也昔人有言
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駉驥之踴躍
不如騶馬之安步願足下決之

朱熹集卷十三

五

復傅體元

僕少與足下同學於劉先時足下奉教惟謹旦
夕諷咏不微僕不知向慕仇書好弄若嗜夏楚
足下想能記憶也後足下文譽果籍甚數試有
司在高等僕遂廢棄無聞不能修先世之業今
每思少年所爲未嘗不流汗竟趾忿懣刺心也

嗟乎今復何言。惟深浩嘆而已。昨承臨鼎。寡夫
人之喪。極感不忘。舊雅雖古人絮酒之誼。不是
過也。春來欲圖匍匐謁謝。適抱疴伏枕。兩月不
瘳。忽承榮示。卽於枕上讀之。病懷爽朗。不異良
藥。僕素學殖荒落。無所撰造。間有一二語。不能
脫去舊常。望古人門戶。遠甚。故未嘗敢以示人。
辱足下過於獎借。豈所宜蒙。使人顏益厚耳。承
示崑城諸文學。非他郡縣可望。熙甫仲蔚二先
生。僕嘗交之。此文場法吏。一字不空設矣。王沈
二顧諸君。僕亦聞之已久。恨未得一望履幕。諸
君問學。茂異意氣必佳。僕欲訪足下於馬鞍山。
下足下必能見僕於諸君。諸君或不以僕爲非
徒也。熙甫復致下第。仲蔚貧病謝客。驅馳寂寞。
二先生所堪。但僕念之不能去心。未知何一日
過勞苦耳。東末辱薦繆生。足下爲僕愛士也。柰
體中未佳。頭若蓬葆。不能見客。他日總能力疾
而起。苦塊之身。未敢加以按摩之事。聞音賞鑑。
更不敢耳。况邑中好事者半在長安。雖有一二

大姓在。苦於歲大不登。日以治生爲務。僕嘗見
知己之宴。十省其九。况味可知。便欲發書先容。
必不爲其所喜。豈能接納如故。因繆生而設醴
酒也。相知如足下。不敢不吐露情實。否則薦士
於僕。以僕能進此道也。豈敢自處於薄哉。禪卧
屬草。命兒子代書以復。

與吳明卿太守

伏惟君侯名在海內。海內識不識士。盡欲一望
眉宇。爲君侯効掃除執鞭之役。士誠慕君侯深
矣。賤子丙辰北歸。以徐汝寧黎吏部故得接盃
酒於濟上。楊園授簡操觚。爲歡竟日。見君侯議
論慨慷。一皆古賢豪意氣。非區區濁世銀黃朱
紫。可以溷君侯者。賤子私心異之。以爲昔年所
慕。徒以君侯文章名耳。便欲掃除執鞭。豈盡知
君侯者耶。別後汝寧下縣。臨况得再執手。吏部
亦蒙數數問問。竟不得致慇懃於左右。思何可
支。每誦肯綮遷客淚。容易灑秋風之句。真若月
落屋梁。恍見顏色也。近聞已拜二千石。佩章闥

中治理循良乃君侯餘事次公少卿之績知不足比數矣汝寧被謫頗深懸車之念高才見忌自昔爲然否則長沙夜郎何有名賢之轍也但君侯知之不無痛定思痛之感耳拙作附上請教

寄徐子與太守

察卿行穢材朽爲世所擯自知不比人數矣甲寅歲遭先生於北道以詩爲贊幸不鄙夷方舟南還賡味累日清風雅韻至今猶在眉睫耳根

朱子集卷十三

八

間也昨歲先生在都不以察卿久疎聞問爲臯遠遺薦書於堯山太守獎借謬譽過情踰實發函伸希使人媿不能視僮僕每念士君子垂紳握章之下交白屋兼以茂異博學名重儒林鮮亦峻立下視矣肯折節於縫掖士哉先生今人古行不類時情傾蓋定交尺書論薦察卿學非盛憲行媿曹丘何敢當文舉之知季布之諾也知己之德永懼不報昨吊慰堯山太守取道奉謁謂得一盡感激語值先生有山中之行磬

折於天目山堂者久之悵快而出雖登舟解維猶延領鶴望也茲因風便敬附竿牘并上拙文三首詩一冊請教

與潘伯明

昨歲晏二歸卽卒卒離道而去如鸞鶴下雲霄而便高舉使人目僅一接生悵望也近世冠族之弊苦於匿作繁庶不奉家規雖賢主人不能禁察昨足下歸時與二淑第汰遣此輩家政肅然里中識者謂足下奉尊翁相公之教惟謹佳

朱子集卷十三

九

公子之稱不啻岐口交舌矣頃聞軍士之變白日罷市城中繹騷足下與相公自有定見成策不爲動心但此事重辱國體非脫巾求糧者比廟堂之憂相公獨先庶僚矣昔魏之宿衛歐殺大臣朝廷懼其亂而不問遂動高歡結客之心此變頗相似不審當事者何以處之杞人之憂殊切於寢寐有聞得使一知甚慰甚慰故鄉無他事惟轉漕者督促甚急日事催科筆楚之聲瓦屋俱震且人情物態日深狙僞坐處生荆棘

大不宜於山人窮士淑第華德業益進時可與
評議捧腹耳雨窓作此俟有便鴻即發不吝芳
訊益慰鄙懷

與吳明卿觀察

戊辰歲得良訊內有十二隱語讀之動心已而
得陳廉州書又得之陸都事口知魯達先生誼
厚甚矣高州無便屬曾托子與致感激不知達
否僕不得取一第身已見辱於世然不敢不礪
名節以大辱之今又爲人點灼僕亦苦矣幸而

朱子集卷之三

十

中僕者兩人俱墨吏淫夫不足與論人品僕亦
未爲大苦嘉則能數之也公久不調使人氣結
今始量移貴竹實未足以酬海內之望銓鏡似
明終未朗然耳元美不平彈辭云有誓墓一文
從孫家右軍後矣人情澁澁動厄賢人可慨也
嘉則老而志行益潔今應聘入楚重遊江關府
之知也公未到職得把臂道故嘉則慰矣道里
遙遠山澤人難通竿牘公不終棄僕凡可成朱
生名使得寡過幸不吝教

與朱近臣

往歲辱遠惠書物冗不及裁答欲爲足下覓一
館地以通朝夕之歡緣近時事非昔難於據山
雖越中舊相知過訪未免成浪游耳幸知此情
意弗難讓可也昨尊刺中有嘉則議論頗多等
語使人可厭嘉則三過海上不聞一言短足下
不知足下何放出此語恐非斷金刎頸之道無
怪朱君昌言示絕也僕謂足下有古人風故敢
規之幸不罪嘉則此來更得一二知己諸公子
尊崇不衰寶馬香車銀箏紅袖不賦昔年豪俠
當知傑士才華意氣自能使人傾心縮頸馮驩
止一劍而爲孟嘗上客虞卿躡蹻擔簦而卒爲
趙主上卿各有具耳使僕挾策出百里便當餓
死道途豈能如嘉則推重諸公子耶費來不能
爲効尺寸之力見乞致意拙詩漫往見况

寄李伯承少卿

賤子在下邳時聞君侯爲天下士矣生異鄉縣貴
賤殊途不意通名於左右私心常懷之近見

友人呂中甫張玄超顧汝和三四曹得與君侯
友籍蒙不鄙夷而接禮加等乃知君侯後通顯
而先文章振大雅於濁世者也賤子之不通名
字於左右者爲無紹介耳昔之所疑一笑而解
矣雖然庸御升車思入造父之戶拙江操斧欲
登公輸之門人苦不自知其技也賤子之求知
於君侯也得非庸御拙工之自忘其醜耶幸君
侯置賤子於懷異日倘過於湖海之間進分末
席而教之使得窺造父公輸之門戶幸矣幸矣
茲因中父造謁之便勒布情素并上舊所作詩
文請教

奉張東沙尚書

景不狀念先君今奉川時與相公從子文定公
厚善諸所遺筆牘尚存篋笥貴子孺穀先生以
沈嘉則故定爲神交聞問不絕其實相公通家
子弟也每誦相公文章真若瑤華在握明珠照
眼古今侍從載筆之臣嚴穴綴文之士莫能仰
窺門戶故開卷硯北旦夕輒廢食飲某雖未得

執鞭門下實相公私淑門人也况聞相公折節
書生鈞禮後輩能爲丘蚓之聲者皆得獻技於
龍門某當不煩紹介而可造請門者矣綠生長
僻地而又少孤碌碌奔走僅支門戶每思渡錢
塘吊禹穴望四明而瞻八座真若梯泰山之難
也四十無聞髮且種種自嘆絕迹於公車矣近
以先君所遺敝廬扁曰舊雨軒尚未得名賢一
品題謹託嘉則丐記於相公慨吹臺梁苑終成
故墟某與茲軒何能久於人世實欲藉雄文以
不朽耳倘以子弟門人之故慨爲執筆幸亦大
矣呵冰裁書跪受嘉則以上

復沈肩吾

向足下時義傳至吳中吳中人號能精進士業
者莫不嘆肩東有此奇才昨歲令叔嘉則兄來
辱先駢教兼示高篇開緘燦然若隋珠萬顆走
几案間兩目應接不暇知足下乃藝圃大匠非
徒精進士業者及與令叔接膝夜談聞足下礪
氣節重然諾修行砥名而陋世之齷齪者又知

足下乃爽朗若淑之士非徒以文章名世者時
欲裁一報書以忤嚮往緣兒子試事失意遂抱
醫疾書竟不果裁自謂取罪甚大必見絕於足
下矣乃蒙寬之手書再及益知足下乃長者而
又非獨以意氣交人者矣匪佞匪佞令叔上書
學官謝却老秀才事足稱高蹈遐舉但當此濁
世誰能識逸民高士而重之故酒酣耳熱時未
嘗不爲令叔仰天長嘆而又復自加一嘆也足
下書中所及僕一一都能理會必不負教但僕

朱和甫集卷十一

十一

無能爲友人重足下乃青雲之士令叔可得相
附而聞復世僕徒有此心而無其地矣念一及
此愧汗沾漉今日令叔言別天寒甚硯冰不解
執筆作書殊覺草率

與徐子與太守

頃廷評汝和書來知吾丈昨在京師時念僕甚
勤且蒙以知文見與獎借於諸高賢之前不置
顧僕何人而得入吾丈品題中每閱汝和書一
過媿汗竟然知己之報未敢以空言塞也昨道

遇一賈人言吾丈以憂奔還僕乃疑倍於信果
爾吾丈何以堪僕亦何以爲懷也俟得真消息
當匍匐吊慰堯山公祖先生服當除未清節雅
操日在敝郡人口僕以吾丈論薦見知久踈聞
問便中幸一布下情使知朱生落莫如故不敢
不秉禮以負折節之知亦如故也友人歸熙甫
竟不得待詔金馬而爲長興令人頗寃之昨
有書來知在二月初上官殘歲爲葬其等人耳
渠知吾丈舊矣政暇當日以文章相刊定爲歡
也不能相從於筆硯間如何舍下乏薪遣蒼頭
入山市煤以給冗次作此不宣悉

朱和甫集卷十一

十一

與王酉室吏部

本違教範已易寒暑者八矣中遭先孺人及亡
妻喪葬多故遂至久踈聞問然求益請教之心
未嘗不在高賢之側也向聞 天子思用吳
中正人詔起公與玄洲先生而公竟不應命豈
以藏身遠遁之趣不爲理國養人者所易耶濁
世高風於公復見公真不爲玄纁所屈者矣先

孺人葬在癸亥誌乃潘笠江尚書所撰以未得名筆所書故下石事以虛尚書清介簡約與公同操故欲求大筆書石以成雙璧以永先孺人苦節之傳向曾托紫岡先容於門下矣茲因卧病床褥不得跪請於記室敢勒狀上懇倘蒙然諾以畢人子之念其幸亦無憾矣伏枕跼蹐淋漓戰汗

與沈肩吾

往歲附報書於嘉則知入記室久矣僕常與所

朱勳集卷三

十六

善及兒子輩議足下文章奇古直欲前無作者上春官試當居第一乃今果然延對當復冠諸名士通藉金馬門矣僕爲足下喜動顏色者久之與汝和舍人滿引太白成一太醉雖無彈冠之念實慶王陽在位也僕嘗思古人極重制科今爲特甚否則行比由夷學追遷固人將指爲非類輕重百出今足下已成進士平生鉛槧事畢矣足下宿昔砥行修名爲甬東賢者所推知必以偉丈夫奇男子節義自肩定不爲凡進士

也僕奉先人清白之遺株守如故將欲視髮爲僧避世羅網柰塵緣未絕苦海難離恐門祚益傾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是以固韜真性勉顏浮沉雖親如妻子未知僕作何狀但堅忍貧賤之心不移如石他日或可持此以見足下也小齋文二首拙文二首寄呈覽教即日廷對策及諸論撰不知可示教僕與兒子輩否臨書悵望更多乘雲行泥之感

與徐子與參議

朱勳集卷三

十七

張觀察自楚中回得書甚慰公宦遊在千里外文字與案牘相旁午乃不忘我寂寞故人用情厚矣滇國被公文教當自改觀不知彼中人士有可侍公談塵者否聞碧鷄山勝甚政暇想當一繫馬山靈自千古來未嘗遭此佳客也于鮮先生物故已二年今不知化爲何等異物元美弟以百韻詩真是古來創有僕自戊辰來一年痼疾兩年病足無生人好懷元美數數以書來召未能乘籃輿一往且吾郡風俗日敝觸目皆

可憤可哭事僕以貧賤故稍離擊搏之苦其他
冠裳士如坐甌中而又圖以輿薪人人危矣明
卿近擢觀察銓鏡似明淨然未足以酬其苦無
由一見勞之如何如何元美母夫人已薨僕遣
兒子代執紼歸言送葬車不下千乘海內士益
附元美兄弟矣知公聞之喜也力疾裁書千萬
努力眠食以慰

與沈肩吾吉士

喬安吉蒼頭持足下報書佳刻來未發函伸紙

朱邦憲集卷十三

十九

先已軒渠笑悅矣竚隨中自語數言具見足下
先道德而後才名養有定力故應以進爲退不
薄乘田委吏耳今已讀中秘書待詔銅馬知足
下酒乘田委吏心也願足下他日居政府鈞軸
亦無忘之僕被病四月謂不臘矣僕不畏死念
海內二三知己尚未報德又自卑平生浮沉於
時未見真性恐就木後爲識者所談故嘗怵鬱
於憤憤中舍此則忻然從先人於地下矣今幸
得生故吾猶在令叔遠來勞苦如見足下病懷

大慰猶仰我一盃柔湯也新邑侯張公已下車
兒子隨輦郊迎卽言足下與陳廬州游揚僕甚
悉及見僕故人復時時理前語不置足下學行
稱絕使知僕在足下友籍中重僕矣足下非僕
之海內知己耶僕故未敢死耳張公英朗敏給
賢聲已滿病耳他日任廷王渙之績能知比數
大爲吾邑人歡也力疾具書聊布感激

朱邦憲集卷之十三

不肖孫長統重刻

朱邦憲集卷十三

十九

朱邦憲集卷之十四

雲間朱察卿邦憲著

四明沈明臣嘉則校

書

與潘御史

昨歲表弟沈汝施入都會具一札奉候計已達矣時侍尊公老先生杖履及與淑弟三大遊聞起居消息詳甚大慰也僕白髮種種已甘貧賤無意於人世矣所貪覲者風俗還淳容我輩潦

朱邦憲集卷之十四

上

倒之軀偃卧於長林豐草間歌咏太平氣象以終餘年雖日食脫粟亦不厭粗糲也詎意故鄉風俗變成魑魅魍魎之區湯火刀劍地獄白髮黃童俱以告訐爲生刀筆舞文之徒且置弗論而村中執耒荷鋤之夫亦變爲雄辨利口所言者景泰天順田土四世祖與五世祖事也及問其爾我祖父名則茫然無以應矣如欲告趙甲而甲家無官則借錢乙有官者告之如事凡幾十歲而自傷其遠則以舊歲二字易之以故清

節士大夫之家入其名於詞內如尊公老先生天下稱爲長者徐相公爲兩朝元輔亦幾千其銜此二百年所無事也僅入郡城見郡中之風尤盛士夫之家日有百人哄索錢淫震瓦屋門閉則推扣如雷開則擁屯如蟻聚其凡褐器皿使一家人踰牆而匿此亦二百年所無事也開府公未臨晉郡小人之勢已雄張如是聞節鉞東來皆奔入郡城肩摩踵接自相告語曰某人告某官得金錢若干也某人告某官得田字若干也今某之金錢田字在吾橐中矣競入市市紙書訟詞郡中爲之紙貴一肆中有日得三十金者追節鉞甫入城闔而此輩塞巷充街氣壓府縣不俟開府令下即萍聚其輿或投其袖或投其懷或抱其足而入其轂雖一丞簿未嘗有此大藝此亦二百年所無事也嗟乎倡此風於東南若果於編氓有益則冠裳之輩寧抑忿忿羞俛首聽令矣今市廛之徒言訟者十家而九田畝之夫言訟者十家而八由邑走郡城則計

朱邦憲集卷之十四

上

程百里走吳門則計程二三日度其乞書於力
筆之費及夫治裝投宿食飲之資一人近一金
則萬人近萬金月必三走開府其費何可勝算
且萬人之訟未必俱得理則未必人人得其
欲徒使東南之民一時若狂不待官府之征役
不受豪右之侵凌而民自貧矣僕竊謂古人國
家莫安不生作亂者有禮義以維民之心有貴
賤以別民之分使民肅然秩然於衷知小人之
不可化君子也今衣冠之等已決上下之防已
潰其氣已張其黨已結凌士夫不已則凌州縣
凌州縣不已則凌監司進此而凌之不已則更
有寒心矣開府公披逆鱗於先朝故當是奇男
子但學爲偏正治亂所關彼安石之在當時人
豈以濟人目之哉乃卒啓黷宋室病於偏也
今日得魚類是乎民謹種種使人入於耳而不
出於心也杞人之憂國不吐席足下爲
今天子言官宿抱德學而負人望久矣能移書
於府公一規其偏使社稷蒼生並受其福此

實足下今日事也若復有所顧忌而自同於寒
蟬豈海內君子之所望於足下者哉元旦日食
又明天子求直言之時足下必有大疏以
攄忠赤幸教之適三大過言使者在今天行據
几書所見以聞不宣悉

復徐子與 三首

今日天陰欲作雨暑氣大消正與汝修汝和諸
俠徒坐園一尤物酣飲溫酒者報有遠人入戶
自言長興人僕未得書卽知爲徐使君蒼頭矣
已而果然與汝和發絨大喜一味嘉藻酒氣醒
盡讀至吊汝所七詩便欲泣下汝和兄弟更楚
楚物柔曼好文藝雅重名人以酒酌座客曰非
徐相公言能發人情性乃爾哉僕欲操舟追送
并煩使君爲紹介見於李觀察先生事有大不
可出門者二三商於汝和者久之徒有浩嘆耳
臧郡侯客死天意不應如是擬歲暮往吊墓下
計使君尙留燕市又少却天目山堂主人矣臧
侯清節在吾郡宜首祀俎豆當與一二賢者謀

於吾鄉潘陸二先輩求不負此心也吳邵武補
於何地昨有書自京師來念僕淪落意大勤厚
書中多隱語似爲僕作朱家陰解中者點灼日
懷知己之報當與此生共之使君儻有書相聞
問幸爲僕一致感激語使者行促不及錄近作
請教聊呈祭汝所文一首因使君念汝所深耳
篝燈作復漏已下二鼓矣

又

春暮沈嘉則持二王書詣公所僕亦附一竿牘

朱彭澤集卷十

五

并納汝和所寄瑞州文憑未蒙還答竟不知嘉
則果登天目山堂否也昨獨往生過訪知公眠
食安好爲慰且知盡獲所藏書入山腹已滿貯
無庸加矣恐我公傷於飽也僕近爲故人之顯
者不悅惡僕於大貴人前以僕送人罷官詩不
知避忌乃從而媒孽觸怒汝和書歸始知世道
如此良可浩嘆聞中而不遂想當別候他暇矣
僕雖卧身泮水之上投足枳棘之林然念平生
心跡不疑鬼神惟性好俠節聞世有高誼事曾

中氣便勃勃動或州間之會雜坐於遺簪墮珥
間醉酒長歌睥睨天地此實僕之短也嗟乎僕
亦人耳人何苦魚肉至此哉惟公愛僕甚故一
聞之舍公便不加累矣兩月前歸長興書來云
爲吏事所絆不得數數親公意甚佳也近文一
首呈上請教布被二奉寄從者禦寒惟公爲貧
二千石當無有爲長孺之談者不具

又

昨秋授書使者不十日卽被病下血數斗兩月

朱彭澤集卷十

六

不能安寢上醫見卽狂走言已在死法中矣諸
故人謂僕病於酒或謂僕病於勞僕憤憤中耳
其言不平不知僕之病病於鬱也古人云久生
亦復何聊僕亦有此念未嘗畏死但海內知己
如公者未報先人清白之聲子弟未有能承之
者又不忿柳盜跖比比而壽也今幸得起可以
扶杖見客報塞知己乃當自求而餘亦付之飄
風矣顧廷評言公已補楚省吳高州喜在治中
任長孫之政當以龍丘先生而益著也高州竟

不知行否殊以不得消息爲念李恭政聞亦再
遷向委定交詩已成竟莫能達公圖之僕尚未
可巾櫛交人事以蒼頭入煤山便力疾勒此并
上近詩請教不宣悉

復歸進士熙甫 二首

當道以文章士視吾丈而竟以吏理少之亦冤
矣哉殊不知今有此調者正爲職辦故耳聞欲
上疏不出爲計得矣惟吾丈堅之使知文章士
異人在今日也僕被病甚危幸未死法中得
藥而起侍筆硯尚有緣莫書裁去乞封發之伏
枕作答不具

又

往歲公之鉅鹿時僕病未瘳以故不得修咫尺
書奉送辱寓子喬書示僕三文知公不遺僕於
懷也文佳甚無庸人作贊語城隍記尤奇今公
召入西清而彼欲撝拾以污公者竟死乃知逞
兇暴智術以中人者何益彼神亦奉天道耳僕
貧賤人嘗爲人點灼况貴顯如公哉今讀公文

當益自砥礪飭行矣會東丈得公誌而葬知目
顛重泉中子喬筋力漸衰可念也翰林沈肩吾
其人大雅而有情事無不閑練公友籍中不可
少此君今與公爲僚類知常把臂矣不具

與屠田叔 二首

嘉則至又得足下書開絨伸紙清風穆如雖未
覩足下眉宇而足下好士結客之雅已朗朗在
目前矣僕昨夏以婦翁故曾過探禹穴拜范蠡
之祠吊大夫種之墓訪諸名跡遂欲操一葉走
四明謁尊公張司馬二大老邀嘉則君房箕仲
與足下班荆道故一遂平生竟爲會稽諸君作
河朔之飲成醒而歸此心未酬旦夕在念已與
嘉則訂之矣不知足下能爲我下梁間之榻否
也嘉則歸偶病足不能送下江湄據牀草此附
復神與俱來

又

僕嘗交齊魯燕趙諸人求所謂翩翩濁世佳公
子指不多屈如足下高才攻古學不廢俠節者

然首稱矣、嘗欲以百言爲紹介而交足下、恐
得當乃爲足下介我嘉則、嘉則亦知之、知足下
亦意於僕矣、千里定交、便成知己、此又巨卿
元伯之所無也、僕幼孤寡、學四十無聞、不足比
士人數、然每困終齒末、蒙之徒直欲鞭其人於
千古之前、異日堅持友道、白首不衰、或可以望
足下後塵也、僕被病才能安穀、嘉則歲暮欲急
歸、以故作客極草草、嘉則雅尚氣節、游揚足下、
不置口、真不厭足下友籍者、甬東多佳士、吾雲
間居其下矣、不具

與張猶齋

嘉則兩至、不得足下書、始而疑終而釋、自念卽
僕探禹穴而不過訪足下、定牽於故耳、以足下
才學、走兩都俱不偶、使人氣結矣、僕嘗謂人生
在當時、可隨地致通顯、今日擯秦、明日入楚、爾
之上客、我之棄士也、迺今何所之耶、良可扼腕
僕已甘爲草莽人、因足下故有此感耳、否則如
嘉則者、肘下印如斗懸矣、嘉則歸、附問起居、醉

酒傷足、我不詳

寄陸少宰平泉

五月中探禹穴、還留郡城半日、知公謝客、不敢
奏刺于門者、會稽商太僕、鈕給事、問公起居、至
再察卿起而謝曰、無恙、復問公何不赴召、察卿
復起曰、此我陸公不可及處、二先生笑而是之、
不以書生言爲迂也、子石丈孝子文牒喜監司
已下縣、足慰公心矣、時下秋氣生涼、炎威漸退、
但人情譁騷、猶如坐甌內、長者常清淨、齋中聞
此、民間不堪狀否、國瓜十枚附紫岡、便舟獻上、
幸勿謂非東陵所種、不潔而棄之也

與李于鱗憲副

某綰髮遊京師、所接綴文士、卽稱說李先生秉
當代文筆、遷回復起矣、及稍知向慕、日構先生
著作讀之、乃信遷馬之文、得先生而始大、固實
不足奴僕也、每欲躡蹻輕千里、一効御車之役、
以昭平生懸遲、苦無紹介、心動數數輟止、今已
得徐汝寧矣、又不求登龍門、其俗狀將委誰哉、

某自惟東海賤士且稚少文他日固不敢以文章見倘得飭行寡過不屏汝等友籍即不辱先生吾道矣草率勒狀託汝寧驛上幸先生教之不具

與李于鱗子書

徐子與先生謂僕不可不交辱公故嘗通名字於竿牘冀得一御長者之車以畢平生心夏中以友人潘觀察吏貴省故托寓書辱公致辨香於大母夫人墓下詎意辱公亦薨僕之書竟不

朱和齋集卷五

十一

達聞訃之日僕口噤不能出一語者久之雖不得望辱公眉宇而吾吳人縉衣之淚直向魯中一揮矣嗟乎此生於尊公已矣僕亦望五人異日把臂地下知不以生客相視所幸者此耳前書夫啓願爲僕焚於柩下使知朱生慕長者心如是也裁書叙心奉布昔次

復陸侍御

初七日得公榮示及大篇踞而開緘喜動顏色卽入郡謂謝故不敢走一使上竿牘復蒙尊

貺使察卿規罪益加矣察卿往侍須野丈人譏人間出處事正謂公能向無臭味慶自其雖天子就家召用居以相室當不拜命時客有讓爲迂談惟丈人是之今再召而公竟以疾辭昔言良驗竊自幸知公真矣丈人知公固宜某何人而敢知公哉察卿病雖得起氣血未能如故皆卑監厨便腹頓減大半近復病數日以故未能造候稍佳卽求望長者眉宇矣力疾裁謝不宣悉

朱和齋集卷五

十二

與殷無美

僕爲足下不鄙更舊矣生異鄉縣竟同參商良可慨也往歲會足下元美舟中僕爲諸豪客出酒兵相攻孤軍不能備犄角足下達偏裨旗鼓僕一戰卽却未及與足下盡平生語已頽然作山公矣足下身不滿五尺而才長古人海內綴文士皆知殷先生名問長短乃今未能如晏子尊顯御者亦擁大蓋策駟馬尚坐一片冷席耕三寸硯田爲此區區狀也嗟乎士何必抱異才

華寂莫等於飄風聚塵何足加損真性以苦公
哉古人居長沙夜郎而未免壹鬱憤懣者率未
聞此道僕獨知公在古人上此僕貧賤如昨兒
子進取俱困既不能裹足避人又不能向人乞
憐以自樹立先人百年敝廬恐亦不能終保不
異驚猿掛樹倦鳥顧巢目睛搖搖而心怛怛也
秋氣漸爽九死病軀已堪揮讓欲操一刀并訪
公并訪二三賢者或得班草道故一倒睽遠升
沉之懷已與董子元訂約不知狂生之刺門者
能爲我通之否鄙作附上請正此山中人生涯
也不宣

答歐楨伯

每讀歐先生文章即欲命駕輕千里一造記室
問奇字乃爲貧賤所苦日浮沉於里閭中自顧
俗狀良有愧於掃門御車者矣昨歲抱病山中
汝和持足下書至跪而開緘笑與忤會僕之病
卽有起色勝仰我萬金良藥也寄示諸篇讀三
日乃竟如坐僕於琳琅武庫中兩目應接不暇

信是作者之言非他綴文士可窺門戶僕輩常
焚去筆硯矣子良告老歸猶未畢尚早婚嫁長
卽君雲卿甚文足慰末暮履善近補學官別駕
有鼓盆之戚未行汝和已舉二子但爲郡邑風
氣所苦凡饗徐相公父子者率多連累顧氏顧
光祿事夏文愍得官清譽滿人口未嘗染指徐
相公家事迺今當道以相公故而過苦之寃亦
甚矣僕亦顧里中人言或未可信他日一問次
甫想能班班言也足下聞之能不獵纓改容乎
僕白髮種種無聞於世自分已矣但不敢不砥
礪氣節以辱吾道他日或可持此以答足下之
知耳病足作此殊草率

與喬允德僉事

久踈聞問似爲落落然又要之情不爲瓶甌所
間僕以此自信在大雅同之耳僕兩得九石公
書感兄不棄舊雅禮遇隆厚念兄以古道自持
良足以風薄德惜乎今之官人不皆如兄使人
有今雨舊雨之感耳九石公之去甚寃聞者皆

爲氣結。昨見徐相公稱其爲良吏。而九石公亦自負其用世才。心灰隱隱動矣。今吾郡人舉其功德於府。而府卽移牒於福太守。真稱盛事。然吹枯噓生之力。實在於兄。而兄居建瓚之地。其勢爲甚便。幸緩頰於諸當道之前。一成其再出之事。不惟良吏之寃得白。而吾郡其棠之情慰矣。幸兄圖之。故鄉人情日多變幻。有可言有不可言。僕惟有捧腹耳。益老形容愈王。完德日尊。石夫人春秋八十。吳曲思吾拜舞膝下。里中人賀者肩相摩。孟珙已物故。完齋中里皆有鼓盆之戚。皆兄所欲知者。故附聞。但朱生落莫如昔。益不足比人數。惟狂態尚存。遇酒尚能盡五斗也。不盡。

與張伯起

缺然不奉書。通慙慙。足下發跡矣。知不以僕爲慢也。昨歲來吊慰門者云。足下與王青州兄弟。在佳城。抵淑第所。亦如是言。又知足下非絕故交也。奏刺而返。甚悵甚悵。足下文章名日盛。今

又將待詔金馬門。僕貧賤如故。遊戲污瀆中。不足比士人數。髮已種種白矣。韓子所謂一龍一猪。正今日足下與僕也。僕念昔遊吳門。日傳客於諸高賢家。甚歡。今衡山丈孔嘉子行且踵化去。存者或病或宦遊。惟足下與淑弟公瑕在。僕故倦遊。若再遊。不能不望足下公瑕門如赴家矣。不知足下與淑弟尚垂意於僕否也。友人韓君誌文二書。乃僕所撰文。醜甚無以不朽我友人謀之徐君羽。欲求足下一書刻石。僕之醜或稍飾。而韓君籍足下以傳。死猶生矣。君羽足下同年友也。僕在足下友籍久。而韓君才志更可念。亮不斬一操筆。不具。

與許太常

賤子爲童子時。卽願見荊州矣。及長而知揖讓。竟不得一望眉宇。以備長者筆硯之役。非無介紹。實病於緣之薄也。暮秋浪遊入都。下馬首謁從者。即得稍慰平生。辱公治具。開尊。爲歡竟夜。是不以生客視賤子矣。又辱教以大篇。獎借過

實豈非人所謂相知何川早懷抱卽依然耶賤
子嘗聞何顥入洛郭林宗不以後進忽之相與
結納遂得顯名太學公實林之曹耦賤子深有
媿於顥耳如何如何小詩奉贈詞甚蕪穢慚非
所以爲報遊山記一首并止請教幸以一字定
其褒貶乃賤子所望於先輩也歲莫多故臨池
極草率

朱邦憲集卷之十四

不肖

長世重刻

朱邦憲集卷之十四

不肖

朱邦憲集卷之十五

雲間朱察卿邦憲著

四明沈明臣嘉則校

書

病中復子元

足下倦遊海上經年不至昨以僕被病而來意
何勤厚古人謂吊喪問疾人道以此爲重足下
誠知所重也平翁老先生昨已蒙遣問於妻叔
蒼頭今又以書見訊僕幸此身尚未見絕於長

朱邦憲集卷之十五

者死猶生也借一言謝之僕平日善飯奔走終
日無楚楚狀不意此疾甚憊自足下去後幾於
就木今雖少進薄糜尚岐足於泉臺世路之間
自念九歲而孤長而進取甚困淹光景於甌釜
之中周人事於枳棘之上忽忽不樂不若無生
卽相從先父母於地下亦大快也但僕乃幼孤
之人受人扶持之力吹噓之恩甚夥雖嘗筆諸
簡牘以誓必報慮恐不能爲天下背德人矣背
德不祥幽明何間故此心猶未死耳至於家貧

子多乎。大者因言。小者因泣。瑯床繞膝。無可發付。皆不在念也。若幸而得起。當與足下益砥礪。以全晚節。若不幸而從此逝。當先爲忠義鬼於滇漠中。佑我良淑。驅彼克佞。以俟足下至。而再相把臂矣。今日服補中益氣湯。精神稍聚。故因足下問書。口授兒子作此以復。

與袁魯望吏部

不奉顏色者已三易歲矣。貴賤殊途。行藏異向。望故人如在天表。恨何可言。亡妻志祿。大筆書石。枯骨足以不朽。存沒德之。許撰傳。久不奉促。以吏部素稱劇曹。而吾丈又多間奇之客。體念不敢不及此耳。然吾丈義重若諾。應撰之暇。或已爲僕構思。翻自笑體念之過矣。兒子歸自京師。請之又切。吾丈必有以慰我也。僕爲尚平之累所苦。憤憤無好懷。且兒子進取甚固。未免強顏貶志。與時浮沉。息肩無日。此平生大不快事。然或與州閭之會。男女雜坐。滿引大白。倚醉

而歌。猶不減昔年狂生。君來遊太學。恐爲儀部文法所拘。僕故見曲垂情。俾石爲僕之屋上烏。乃見宿昔故雅。其兄吾曲高才異行。師吾宰餘杭。今當良有人談於吾丈前否。不具。

上伯兄邦大

弟不慎遺疾。已弗有於醫矣。兄旦暮奔走出視。淚嘗在睫。情切義深。有加入間兄弟。今賴天幸。免入鬼錄。九死之身。僅存皮骨。柴瘠。仙槁雖引。

鏡自醜。一視棄去。而喜荆枝未枯於田舍。池草再青於謝家也。昨在憤憤中。知兄以之絃工。有事纂箏琵琶之樂。弟甚怪。餘說也。已而果然。心焚氣結。嘗聞父知兄有爭弟矣。弟若絨唇膠舌。何異人之肥瘠哉。昔紂有延師之招。竟亡齊人之饋。遂失宣尼。馬融名士。大張令公功臣。橫被聲伎之誚。至於霓裳後庭。玉樹之歌。識者至今寒心而捧心也。吾家

遠祖可考者自仲雲至壽梅止。雖皆以文學知名勝國國朝曾不得拜一官。寸綬以展抱負自葵軒玉洲至吾父止三。僅爲郎二爲大夫父又早捐館舍門戶寂。厚饗薄源遠流清然皆砥節飭行未嘗有言。舉大非祖之意不可者。良工之子必學爲其長治之子必學爲其。之修後人之則也子弟熟聞絲竹快觀簪。以父兄爲可法樂事爲常調異日畜優人以賓席賈妓女以充後惟則又爲上乘事矣今日之舉大足以禍子孫不可者二也吾邑言清。吏子孫首歸朱氏兄以祖父之故無赭衣對。之苦鮮徒跳執役之勞側目於里人垂涎於。卒久矣况法網漸密人情愈苛通顯之家未。高枕恐一旦觸怒怨家蜚語官長特選橫調。丁膠轄百牢之廬立見易姓兄雖典裘帶以供。與貸息錢以事不經誰能岐舌交口深辨於。長之前哉今日之事大不利於家不可者三。夫金

之貴足以消激楚陽阿之歡王謝之饒可以收粉澤脂香之樂惟天厚昇故能安享理也兄結髮讀書才英質淑竟困鉛槧僅終布衣天於兄也限之矣今遯迹丘樊寄情泉石或蕩槩於微波或掛巾於芳樹累日未嘗巾櫛經時不出城市雖無仲長統樂志之高亦庶幾乎李愿盤谷之隱當遵老氏知足知止之訓以終平生矣若少此而求進於彼必以大快爲適豈古人惜福而食止一器飲僅一爵之道哉今日之舉大無益於身不可者四也兄日涉家園時招子弟撫朱絃於南風歌虞舜之詩望白雲於南畝咏郊風之什則天地爲隘王侯爲卑又何必吳歛蔡謳趙簫鄭舞然後爲樂也故示剖心之忠陳逆耳之諫以兄能知弟於素耳否則童翊佯啗以成兄之名王充揚譽以掩兄之過少自好者能爲之弟何人而不避諱若此哉兄可以察之矣力疾上書死罪死罪

與莫方伯子良

昨公過家其不修咫尺之書爲欲懷刺自謁以
展積思且有平生憤懣事以雪於長者之側也
詎意被病甚牢不見白日者五十餘日矣爲醫
者弗有雖知公上官欲執筆不能矣今幸有生
理僅存皮骨與公班荆道故或有日也歸長興
公之舊矣吏事甚辦而竟有此遽寃之者
不一口吾里尚書潘公惜之特甚謂當道解
才之風尚書辭比吉人豈無故班班言哉歸今
去職有惡少訟其吏人而連染之者此風無賴
不可長不籍大吏鎮壓之其噬嚙不可抵止公
精於吏理且懷高誼必能爲刁風達赤幟無俟
歸與其屬望也公素不可干以私其亦不欲以
私干人今日爲歸發書請者爲吾道也公少垂
察之當不譙讓矣近詩石刻請教

復晏司理

往歲徐君羽人回得報書甚慰書詞獎借過實
開緘一讀卽愧汗蘇蘇下也日懷君侯在苦塊
間不得一見勞苦忽承竿牘遠遺大開結思厚

以出處事相勉君侯念之深矣是欲走凡犬於
韃廬之場參騫馬於嚼齧之駕也念當代人士
不以制科發跡其人形體雖具人必以醯雞廁
鼠目之且舉世同其指顧矣其學殖荒落不能
取一第以繼先人之緒棄諸生而遊太學自辱
已甚若更以他途進則廝臺隸卒皆得而揶揄
之以故杜門裹足死灰不復再燃所可自期者
固守貧賤砥礪名節不辱吾君子之黨或可持
此以報知己耳入秋被病委頓至今裁書極草
率

復莫雲卿

相去百里無目去足下於懷至開卷對古人及
操筆時思足下更切也向辱和篇又承嘉訊知
足下不鄙夷賤子矣賤子與足下稱知己固從
累世通家來然非俠節文章相許可恐無此氣
味彼日夕相握手而不異仇讎者可見也聞齋
中有大器實欲就飲以洗窮愁日爲人事所苦
非應酬收費人卽迎醫視家人病非疊折接客

卽爲所善，人排難解紛，遂遂曾無安坐時，以故望大器若渴，而墜從腹中下也。邑長官果賢，且無論其吏理卓絕，卽肯問我寂寞人，非俗吏矣。但下士者固堅，而上當知分，何敢向彼加喙掉舌。妄論是非，賤子實欲守此道，以不辱吾黨耳。有言授使者，乞一問之，不悉。

又

不接眉宇者已二年矣。曾兩謁不值，授刺門者而行，猶鶴望者久之。董子元書來云：尊公過家。

朱本集卷五

九

不作大吏氣象，與故人班荆道故如昔。僕聞一上堂把臂，昭我懸遲，且有季布之寤、文舉之寬，求白於長者之側，以舒憤懣。誠僕夫理楫江上矣。卽被危病，六十日不見白日，戚屬過問者謂僕不起。兒子妻孥及侍者亦謂僕不起。僕亦安心就木，謂得從先父母於地下，詎意推魯放達之徒，泉臺中無地可着，牛鬼蛇神掖之使返。今世上亦存朱生矣。嗟乎！生則不容人世，死則見拒，僕亦奇矣哉！足下意氣不類，今人想

能爲朱生發一長嘆也。歸長興昨索一書上尊公，不知達未。此公自云職辦，人意以吏事少之，殊不可解。尊公憐才好德，不混常調，或能爲之彌覆掩瑕耳。懷詩一首，得之枕上，用寫結思，近作同往，不知當意否。未能作字，白授兒子代筆，不具。

復張尚書

往歲知夫人化去，具一書以代勞苦，并陳香帛於夫人靈几下。詎意爲寄者所沉，今尚未達，惟

朱本集卷五

九

自乏千里走吊之誼，不敢尤其人也。敝廬得雄文而重，賢豪東西行者，讀其文皆願一臨其廬，顧慮中人行匪孝廉，才匪文學，不能如公期待。向人揖讓，每多媿色。嘉則來，得誨函甚慰。書詞真切，敬當珮服終身。但沉浮之軀，息有無時，自靖寡術，不能窺達人哲士之戶，然恐辱君子之教，堅忍貧賤，猶存故吾，不敢墮先大夫清白之聲，以自遺其戚也。念公負天下重望，久淹東山，雖公固持隱鱗藏羽之心，不欲與瑣瑣者競長。

短然國是未還大道在晦爲世道計者能無麟鳳之嘆哉其被病兩時僅免就木力疾具書授嘉則計不再沉矣沉者實非箕仲不欲以其人聞全友道也惟長者兩恕之拙文二首附呈請教不具

與徐文長

往歲知足下在長安不肯爲相門作玄文僕聞而高之已而又知足下得狂疾以鐵貫耳椎陰僕又異之今又聞足下遭人倫之變被逮下獄

朱子集卷五

十一

便人心折矣任求馮信亦嘗負足下之羞彼二君者豈肯厭棄名節若此顧有所重耳何足下不能學盲雙眼求快一時以懼此禍也僕與足下雖未把臂神交已久不能爲足下詣闕上書深慚古道馬遷所謂家貧貨賂不足以贖交游莫救足下今日大似之所恃者日月尚明覆盆可照深文之吏不能違天理以自議願足下彭考時無以五毒參至而易其辭也嘉則歸便勒布結思金三錢附往乞買一杯以酬臯胸之神

微其理之於帝何如僕一病甚憊近從泉臺而還幾先足下死矣不具

與謝茂秦

與足下別二十年矣憶談詩燕市中治脫粟沽濁醪爲歡竟夜如在夢中也往歲遭盧次梗於九峯下畧知足下去住消息嗣後又得之子與明卿汝和雖音問斷絕已足慰空梁之思矣然念足下舊有江南把臂之約今竟成空談豈江南人鄙俗不能修賢者館人之禮耶僕輩不足

朱子集卷五

十二

數卽一王元美九弟可使足下無寂寞也老子出關時要非年少足下不以老爲解何如僕別後遭時坎壈日以不能保守先人丘墓爲懼今已白髮種種矣欲縷數之恐溷佳思也友人王純叔博洽能文章而且有長厚風今治彰郡郡當大治足下在巖穴固自爲巖穴長價今有賢大夫如王先生者在價又當倍也奉寄詩二首一覽卽見鄙懷脫能和教良慰我矣不具

上張明府子謙

其束髮時卽喜任俠之節每開卷躍奈下聞至
晏子魯連朱家諸賢慕其排難解紛生人於必
死之地氣卽勃勃動於骨髓間恨不得與此人
同時爲之執鞭無辭也昨所談山陰徐渭其未
嘗識其面目乃徐才頗高雋爲童子時名已滿
人耳矣不幸負任家之羞求快其意而遂中國
法具獄成案挈其七歲兒同處幽圜衣帽盡踐
虱日不得飽一餐聞者爲之酸鼻使徐早隨筆
讀書不務博洽名人無忌嫉必有爲之請求輕

朱荊文集卷五

十一

比者當不死名固盛而戢其放誕高簡之性無
有下石者亦不死不爲胡開府記室卽爲開府
不被逮蒙冤尚居大吏位亦不死今徐旣爲不
同調人所惡而世之沒開府淨海之勲摘其微
過以自功名者又皆嫁非於徐以故徐不免耳
某故常痛徐之冤不能効前賢之誼仰天扼腕
計無所出旦夕念之見今之所稱天下士惟君
侯一人故敢加喙於君侯之前爲徐乞生於旣
死而君侯又言故御史黃先生爲天下士又適

懷吏權於越中是猶促息之鱗尚遊於沸釜
毛之燕復托於危梁矣幸君侯遺咫尺之書於
黃先生揚其冤於監司之前得從末減俾徐卽
死道路亦不爲棄市之鬼也詎謂君侯非今之
晏子魯連朱家哉嗟乎徐尚困三木天道之晦
明未定也開府已爲陳人冤從何白恐後之能
難肩重爲國家効力者懼矣感慨及此不免屏
祝治庖之罪惟君侯恕之不具

與俞仲蔚

朱荊文集卷五

十一

僕病起交人事才一月爲陳廬州知僕深不幸
客死故千里一往吊哭意得歸泊城下一造高
士之廬并謝問病勤厚意昨行春巾里中遇鄰
人言山妻病甚以故欲兼程歸親賢初念竟爲
私情奪也大王先生負海內重望僕欲交之久
矣而乃難之者恐不禮濫落狂生也昨來訪百
穀知僕在庵中卽解帶而入一見如平生歡已
而復治具召僕大醉種種使人可親此公真長
者也足下有書相及幸爲僕謝之去冬歸先生

書來自謂不出矣僕報書高之乃竟出何哉足下亦何不一言以成歸先生也所須古印譜奉踐宿諾并次草草

與王彰德純叔

家第得友足下以故僕之名字時時汚足下耳竊自幸矣丁卯歲幸足下多巨卿風千里赴家第約使僕得親玄度聞高談大慰平生懷僕與所善評足下曰王先生非獨爲快士乃長者也一時望足下眉宇者皆嘖嘖是僕言僕知足下

朱和甫集卷十五

南

在里中不治生產哀然有孝廉名今幸足下守其故吾望事清節比數於史起黃香諸人在魏郡時始無負足下平生心也僕與足下別計又兩年矣日惟磨折人事汗顏混俗平生真性藏之殆盡昨又被病十月幾就夜臺雖不死不可不言死矣家第遭母喪家且多故懷抱鬱結不病亦病今將吊信陵之遺跡尋梁王之勝風與足下班荆道故一洗窮愁知足下有以慰之也謝茂秦臨清人也流寓彰德爲彰德人其詩名

爲足下所知見當禮爲重客不格以公儀矣今聞携美姬在趙藩趙藩去足下所治甚遠僕有咫尺書恐不能達望足下計之聞其即君不偕往或以即君故得達權在足下也尤望以茂秦故無驚其即君不具

荅張明府

去冬留解一札與潘錄事蒼頡計已達矣君侯政績滿江南百城尤異竟爲忌者所中有此遷謫子勉而憤懣爰欲指冠恨不得爲君侯伏

朱和甫集卷十五

五

閣上書以白已而大笑曰直木見伐芳蘭被焚自古興廢豈有常則長沙夜郎何有高賢之跡哉君侯爲古之遺愛張綱李密皆其所產君侯一游其間使千言忠孝人皆有生色而長公輩又當効靈于楹筆間矣但道里遙遠驅馳爲難昔公孫瓚受知太守辭先人墓而隨之日南賤子心常義之君侯禮賤子過於等夷昨讀所示竿牘有不入偃室等語知已之言使人感泣今日之事誠有媿於瓚也眉俗畏公無訟較吾土稍醇

以君侯才固可使百佳吏辟易能少歛風裁効
班君之平平未必非今日遭蹶思起道也昔人
云水至清則無魚君侯得無病是乎賤子稚魯
何敢妄議賢者以受知君侯故爲君侯忠臣
耳賤子雖乏古人行每對古孝廉於史冊心卽
勃勃動願爲忻忻執鞭卽印綬滿篋溫銀盈車
在前不欲以彼易此乃今不能取一第又恐隕
先大夫家聲以牟質而混虎文浮沉於世未能
堅守曠罔之節致爲豎子以蜚語相垢心實冤
之但被誣蒙毀宜尼尙不免於當年舌在人口
烏得而以此之哉惟求不媿白日不爲鬼責神誅
他日可目先大夫於地下也計君侯過家上冢
方走蜀甘泉雲公夫人弱息幸借卑辭存問蒨
繼之劍固藏室中墓上白楊蕭蕭掛有日也潛
谷先生後下第海內賢豪無由把臂如何如何
賤子瘍發左足拇如大外幾弗有於醫卧床已
兩月矣遙望高軒惟有楊花可寄也不具

與趙昌凌太守代

朱君集卷五

十六

某等生異鄉縣初膺仕籍雖慕公文章政事炳
耀當代未得一識荆州眉宇徒勤山斗之懷非
敢佞也適事有可憐可痛傷義士之心出仁人
之涕者爲公陳之敝同年黃君文煊公所治產
也弱冠以能文名旋至發跡知公聞之舊矣不
月并上海令操堅水藥政尚神明攻苦食淡惟
正用於縣中水人文符山積獄訟蠲起雖立
解庭無留人展采錯事寢食俱忘下士視賢以
握不逮民受其恩士懷其德者莫不欲爲之死
以孱弱之軀竭盡精力遂至一疾不起官舍蕭
然囊無長物生之買藥之資死無收檢之費惟
有寡妻幼女哭泣之聲達於比舍隣屋而已上
海士民如喪父母遠近匍匐而來肩摩踵接吊
哭甚哀有欲爲之請祀以特祠者有欲爲之葬
水冠於道傍者有欲爲之歛葬以歸其喪者雖
古人之春而不誰賦歎莫酸以千數者不是過
也是可以見黃君之生死矣某等念黃君蓄德
勵志爲吏清白乃蹈夫苦節貞貞之禍年踰二

朱君集卷五

十七

十之嗣夭死悠悠蒼天莫從而問知黃君目固
不瞑矣今旅櫬雖歸妻才二十有三女僅七歲
家故中落難以自存黃君之目益難瞑也乃揆
諸同榜之私情集上海士民之輿見復參以隣
封接壤長者之公議欲以黃君所治之賻金若
干諸監司及有事於地方者之賻金若干置田
宅於故里俾妻女守之以堅其節以待其嫁雖
黃君目終不瞑聊以畢後死者之事耳但事須
成於速僦諒必濟於好德惟公切義士之心秉

朱邦憲集卷十五

十六

仁人之懿而又懸其建僦之權不以此事求成
於公永無完績終爲廢議其等與上海士民難
逃夫爲德不竟之過又何以慰死者於泉下也
嘗聞徐撫守豫章樹松於徐孺子之墳塋庵守
而康立門於劉凝之之墓其所治產之賢也
公今之徐興晦庵也黃君公之所治產也乞憐
其逸群之才重其循良之政惜其乏嗣之天哀
其妻女之伶仃俯從所請收其所賻之金置其
田宅俾爲恒產并乞移文監司免其差役以安

生死則公之高誼又豈在樹松立門者下哉嗟
乎黃君已作陳人矣豈能知所報塞其等頗知
向慕竊欲以元伯之死友自期豈不能効啣結
之事以代黃君耶謹布竿牘言與淚俱

朱邦憲集卷之十五

朱邦憲集卷十五

十九

先君子少孤嗜學不偶於時竊有意不朽之業著
述無慮數廿卷爲人代草者篇成多棄去曰丈夫
乃爲人作優孟耶聞撫所存稿謂法兄弟曰我先
慎毋遺災於木爲識者譏評校讐須以屬之沈丈
人丈人能不苟息即若等亦不待我私也嗚呼斯
言詎敢背哉敬與丈人校讐再過凡得詩二百
五十四首得文一百五十六首共爲十五卷僅存
什之三耳梓成謁序於王弇州先生首左太冲三
都賦成以皇甫士安序而後重先生良重我先君
子矣

不肖男家法百拜識

不肖孫顯繼重刻

古鄞余寅上邵侍御乞崇祀雲間朱察卿

鄉賢書

寅聞賢者天地之精神生人之綱紀故生則寵之爵秩以匡贊皇猷歿則署之俎豆以掖扶世道蓋執誼勞苦處志悠邈保完情性發越芳香永世立號終矢靡他遂使標表高張風聲遐訖往往所如關其鉅重是故司化念世之士三致意焉生而得官之則官之生而不得官之歟而猶叙之意何勤厚也賢者行事揭諸日月賢者

朱邦憲書

一

既往日月猶來吾與其日月謀也是以不遺幽默不羞卑賤幸然僻壤地有之猶名鑛也千百年有之猶踵接也輝之無閔篤以不淤壹范世經歸我王路然後吾與賢者兩無憾也竊見雲間朱察卿天與高放志彌曠達尊序正經渾身若雪九歲喪其父福州太守母蔡性嚴待察卿有苛察卿備極孝敬母稍愠輒率其子婦跪庭下既解乃解不解終不敢與察卿受客友意航船酒豪自命母歿絕不御柩杓者三年友愛兄

翁和而能規嘗產故薄而性又好施勤恤急難

自其兄始及乎賓朋州里不問嘗識不識輒向

察卿告語所須察卿慷慨揮應無有已時如與

韓山人俞臣殮具韓進士謙貞墓地不可縷數

察卿赴義甚於飢渴委財修於溝壑能使鄉里

之人得其片言丘山等重得其一顧白肉再恩

意氣殷洽傾動遐邇以故郡守史直臣折節下

交縣令黃文煥日造請其廬郡倅陳懋觀欲爲

置買田宅察卿謝不敢當後黃與陳偕卒官俱

朱邦憲書

二

察卿經紀其喪趙尚書文華視師海上殺生在

手文武大吏懦不自保以嘗德福州殷勤邀察

卿歆以官爵啗以金錢察卿不爲動部下梁將

軍暮夜索金一得闕說察卿正色拒之其後趙

敗諸馮藉尚書者莫不匿口察卿語及未嘗不

酸鼻太息人以是益多察卿初察卿爲諸生游

太學累舉不第遂棄其業攻古文辭畢力抗引

成一家言才名蔚然充乎海內海內知名之士

爭願結內近者命駕遠者命赤牘可謂不出戶

而收名里中不出其鄉而收名天下若察卿者
質有其宅輔以文章方其歛采不展逡巡退讓
一書生耳及遇事風生迅邁有截敵敵強節作
之不止殆萬夫之特矯然塵表者乎雲間聞人
自漢以前莫得而詳至績績以孝行著機雲以
詞章顯暨乎斯今益隆嚮述以觀察卿寔協彬
彬世有績績察卿且顏行矣世有機雲察卿且
肝衛矣故察卿之賢古人以爲信而今人以爲
偶然惟執事不絕天地之命相厥生民之類照
其平生采之輿論珣篲一鄉羽儀其人增光天
壤良非淺鮮

朱邦憲書

三

文書與邵侍御

小奚還知有微恙旋聞康勝幸甚三吳豪傑想
望風采久矣何肯按部不佞與雲間朱察卿厚
善高懷至行明白淳備風流儒雅海內少雙而
位不及躬年不酬德天上一失少微吳中遂無
處士較功程行無忝鄉賢伏乞躋之祀典以光
世道謹撰長牋一通用備財擇并察卿傳四首

呈上具見平生沈明臣王穉登布衣錚錚太倉
王元美肅慎許可華亭陸宗伯怡澤孤往不屑
卿相之位其不以甘言語媚一鄉黨後生明甚
同邑潘司冠雅重察卿誌察卿墓不自立一語
而舉諸傳中謂國謂傳中語的也察卿歲收不
滿九百石而公租私給別無取辦兄弟宗親視
爲寄素履常滿戶酒常滿尊問遺四方不絕於
道於是察卿遂貧而察卿漫不省察卿九子一
太學生三縣學生綽有父風此皆發奏所不及

朱邦憲書

四

詳者夫褒表善良扶植風義示以向方歸之長
厚益有司鈞責而在執事風紀尤先倘蒙鑒念
一發寤歎決以風霆猶懼未迅夫所謂按部者
非謂衣繡持斧赫于觀聽又非特循習故常不
爲世教裨益萬分已也此非察卿之幸也不佞
又何敢知焉不宣備

不肖孫長世重刊

朱邦憲傳

故太學生象岡朱君墓誌銘 潘恩撰

海上脩文之士名者予近時以太學生象岡朱君爲巨擘君學文好古章鍛字鍊務斥去陳言蒸蒸乎登作者之途矣隆慶壬申冬十月二十日寒疾卒于家距生嘉靖甲申六月十三日年四十有九耳越來年萬曆癸酉冬十月十有二日家學諸孤卜葬肇溪南原祖塋之次迺撫拾行實屬銘君始疾時呼諸孤榻前謂曰疇昔夜

朱邦憲傳

十一

夢天帝召我授筆札屬書記殆不起之徵乎諸孤飲泣莫能仰視者久之君曰吾豈不念若如有成命何翼日碧鶴雙下憂然長鳴此吾去時也越一日果然君卒在昔有唐李長吉歿謂帝召作王樓記載故籍中人至今傳信言極章顯君其是類耶夫元化炳靈二氣離合聚散倏爾成形俄復旋返若帝有命然厥理無足訝矣予與君交知久不忍辭銘廼援筆識之據狀君諱察卿字邦憲象岡其別號也朱氏世姑蘇人勝

國時七世祖仲雲公以詩名六世祖克恭精易五世祖木孜左氏春秋兼長黃石公略

高皇帝驛馬聘用多運籌功旋以事論死獄中上書訟寃得不死

文皇帝時上安邊十二策麒麟頌深嘉納焉高祖元振有隱操善文辭曾祖祐舉景泰庚午鄉試任南昌府同知祖曜歲貢授清江提舉封監察御史父豹進士起家縣令擢御史遷福州守雲仍王暎簪組蟬聯其世德可紀也君稟岐嶷

朱邦憲傳

二

之質長負冲邁之志始受春秋學徐筠岡余竹壘所通曉大旨十五補邑弟子員已而進登太學非其好也連試有司不第即棄去業古文詞讀先秦兩漢諸子百家言聲壺不急漱芳潤於簡編矯步趨於班馬材勤丹漆文擅鸞龍其問學可稽也君九歲福州公故即哀毀擗踊如成人襄事種種合度事母蔡孺人孝敬悖至循脩子職親執饋食晨夕靡懈母有不色喜即率子孫跪請謝過爲常母疾禱神祠請以身代母好

施散所遺釵服目不一

起閉不問雖疏

屬視疾散去殆盡君亦不問昔曾氏之養志無以踰之時方弱冠應試北都身已病都門遇從父子明公喪即護殯回車人以爲難先人丘隴垣屋葺治類地族人貧不能喪者婚者舉火者君輒助緩急先人後已遠利篤親其孝友可稱也性儻好飲酒客至挈榼提壺聲伎雜進其樂陶陶適自號醉石不飭廉隅小節視天壤間物無一足以當意者意度豁如至禮義大

朱希真詩錄

三

坊則又守兢兢不失尺寸福州故人陳君懋觀倅郡來視邑事請爲君置田宅君辭之邑令黃君文燁郡守史君臣雅善君君居間未嘗一有私請人故重君尚書文華視師海上夙與君善接見握手交言君亦不一干以私尚書部下梁將軍者持三百金壽君君曰吾忍以尚書金緇我乎拒不納後陳黃二君相繼卒官君往赴經紀歸其喪人稱不肯德執友韓俞臣卒爲之治襚義效脫駢鄉貢士韓謙貞卒爲置葬

地凋卹匍匐於有喪衡干不失夫取予信約不侵於然諾其行誼可述也出門同人千里爭應一時知名賢士如吳下文待詔徵明許太僕初陸尚寶師道楚中吳藩叅國倫長興徐臬憲中行咸時時以詩翰相寄贈歲無虛月君疾時魯中詩人謝榛寄詩至君次韻酬答歸焉疾劇猶作破帳記口授廼子書於冊詞旨奇崛可誦具載集中所著朱山人集舊雨軒稿文材若干卷藏于家華亭陸宗伯樹聲太倉王觀察世貞鄧

朱希真傳

四

沈隱君明臣吳王文學稱登爲君作傳聲應景從芝芬蘭嗅其聚樂可攷也崇伯曰朱君以文學里行著稱翩翩然儒雅弘博君子也至其遠權利皜然不緇處故舊存亡不倍德又何其表表風義也隱君曰邦憲海內名士交記室中亦牘至數千里外內信使趾屬於道丙舍櫛不得懸又喜任俠高誼感槩抵人之急語云鄧林之木玄圃之玉難爲材矣邦憲上承下啓爲孝子爲慈孫爲名父余所睹近世罕儷哉罕儷哉

王文學曰先生為人排難解紛氣足蓋當世及其自居遠巡退讓意蔑如也家故廉吏無餘貲以好施益落昔魯朱家以今吳朱家亦俠得非其苗裔耶然魯朱家少近矣王觀察曰沈王二子傳朱生以任俠朱生亦欣然自命俠也夫使者奪情而強為義屈已重已乃朱生恬穆胡強耶其暢朗多升讓始而信終蓋郭林宗徐孺子之流云四傳人人殊矣嫻於文辭則一憶若令名將與諸君子作偕流傳不朽無

朱邦憲傳

五

疑也抑予於是有深慨焉昔者夫子謂顏淵吾見其進未見其止蓋顏氏有龍德進進不已其所有涯謹惜其死但也以象罔之才之敏儼以年齡益宏樹立奚啻如前所云云爾乎修短定數蘭芳早萎今也則亡云何吁矣君娶唐氏繼室沈氏張氏咸有士行子九人長即家學庠生側室陸出次家賓國子生唐出次家教家法皆庠生沈出次家馮側室諸出次家聲皆張出次家禮亦諸出次家政亦張出其家教則

立為從伯可山君後女一人字唐國定孫男七人長生長祚長庚長春長善長康長胤孫女九人長字杜開美次字韓廷咸次字高正倫次字張祖功餘幼子嗣繩繩荀龍寶桂其後祿克綏也予悼惜君亡爰綴厥畧肆乙餘慟聞以銘辭曰。

荷象罔嗟醉石數伯倫矜酒德捧尊壘飫糟鬼睨青天歌白月繼賢豪古任俠麗詞華研體裕模史遷玩丘索黜凡蕪完色澤晉以年究幽廣

朱邦憲傳

六

文人名永昭晰霜露溥晡荆壁問大鈞嗟醉石朱邦憲別傳 陸樹聲撰

朱邦憲名察鄉予同郡上海人也朱氏望於海二世世傳經學自佑以明經稍仕為南昌同知傳而御史豹御史守福州著名蹟君福州子也君生九歲而福州卒已領異露頭角稍長治經生業以文學高等補邑諸生及游太學從太學生試高等既再試不第顧所業經生程限不屑君意即棄去肆力古文詞讀先秦兩漢諸子

百家言通其意所著文近東西京詩能道開元
天寶人口語君自是以文章著名樹交游聞海
內文章士名高者不憚遠與交其就而交君者
君與傾倒性好任俠喜賓客賓客至者與就飲
引觴浮白歌吟慷慨意氣常傾一座客遇君極
驩以得交君爲重君所與同鄉邑長老大夫士
皆推轂君郡邑吏始至者聞朱君名咸折節交
君君爲奏刺一往不藉以爲重也福州故所善
客陳給舍懋觀者倅郡顧君厚請爲置田宅君

朱君集

七

謝曰察卿貧幸未塵旣何至從郡大夫問生產
皇恐辭不欲邑令黃君文煒雅善君郡守史君
直臣君與通家世皆樂交君君即見未嘗居間
有所請趙尙書文華領重敕視師海上驕恣甚
守令懾其威視所向爲之地獨顧問上海令予
故人朱福州子何在盍戒以來謁令馳告君私
戒樓船要君往君固謝輕舟詣尚書上謁尚書
迎見君數問君何所須者君起對一無所須尚
書愕視君曰此真福州子以吾不能強也益重

君得君信宿與談燕君知尚書濫也酒間微言
置諷尚書貌善之少從也尚書所部梁將軍者
爲君行三百金爲壽君麾去之曰我終不以尚
書客自汙者久之尚書被罪諸嘗客門下者默
塞不敢道前事君獨時時稱說尚書存舊爲醕
楚人以是益賢君君前所與厚善陳倅黃令者
先後卒於官君匍匐往吊經紀歸其喪其尚義
急人之難類若此君內行淳至事母蔡孺人孝
疾亟以身禱處宗族姻黨篤於義其尤貧而倚

朱君集

八

辦君者君劑量所須應之即一再不倦韓山人
俞臣病革其子謀後事於君君曰度若翁病不
起已治木矣韓進士謙貞貧而死君爲置葬地
諸以困投君者即其人素昧生平周之視力所
至有諷君者曰君曷厚藉而好施若此君曰郭
代公范忠宣何如人哉吾直師其心耳君既富
文學劬於著述已稍厭苦之曰自予爲經生積
歲年矣獨索何役神慮以奸時好自今予其將
淳寂鄉里盟諸心莫予轉也因自號醉石下醉

石子近游越中探禹穴歸而以書抵予有俗外之旨予心嘉之爲之著別傳 史氏曰予讀王無功記其稱醉鄉淳寂若眇小人間世者何邈乎其託意也迺今觀朱君以文學里行著稱於時翩翩然儒雅弘博君子矣至其遠權利觸然不緇處故舊存亡而不倍德又何其表表風義也與夫藉勢交陰薦媚於時移慚面以德色更死生崇替鮮不變者其處世何相遠哉君視之眇小矣君所爲託於醉鄉引之以自命者有以

朱邦憲傳

九

哉有以哉

朱邦憲傳

王世貞撰

古里閑之士而傾公侯豈盡衡度叅伍哉其巨者樹願頰信眉抗腕多抑以示揚欲以奇釣名而細者務蘄中於人之好東贅而西借交西贅而東借交以苟自重而已余生一得折節而游其間坐是意稍稍怠蓋晚而復與上海朱邦憲者識而始自悔曰士誠有之奈何以鹵莽輕失士哉上海去吾鄉二百里而近邦憲用文章起

聲余竊已耳之既遇於吳門王穉登所落落穆穆也稍與語稍心異之已而驩然相得也邦憲故善武昌吳國倫吳興徐中行語絕不及之意不欲借交以重也朱氏爲上海著姓世世受經至同知佑而以經顯一傳而提舉曜再傳而太守豹益貴重有名邦憲甫九歲太守見背人或竊少之邦憲就外傳讀書斬然不頭角矣已治經生義及它小文輒工流雋郡國補邑諸生高第爲太學生一再試不利輒束所售業而謝之

朱邦憲傳

十

曰歲月吾自曉不以擲汝益讀先秦古文家言旁及百氏詩書之業粲然矣邦憲白皙影須善談笑而特好飲客至不復問輒呼酒款行螭蛾曼珠奏聲燕絲襪伎競進邦憲所舉觥船累十客人人醺也嘯歌慨慨意若無足當者乃竟酒退讓逡巡矣性又喜任俠感概急人之難甚於已以德私怨厚施而薄望即所叩而其入非故識者驟以欲請亦得飽云所叩而非力所辦者必旁究爲濟之乃已嘗或謂曰多施固善而先

太守橐裝幾何邦憲曰施不緣富自性耳且不
見夫太史公傳任俠而稱原憲季次哉行之自
若邦憲既以文稱薦紳間而太守故嘗任御史
多所推轂其客給事陳懋觀出倅郡故兄事邦
憲甚昵且欲爲買田宅邦憲固謝曰幸不至溝
壑柰何以不肖而鬻先人恩邑令黃文煒善邦
憲日造請其廬命酒飲竟日欲以居閒爲邦憲
歡卒不得請而罷趙尚書文華者故太守友也
以天子命視師便宜生殺勢張甚守令惴惴

朱和憲傳錄

士

前謁輒報能獨好謂上海令吾故人子朱生安
在與僭僭爲言其家世甚悲令大驚恨不能前
爲地具樓船裝今邦憲往邦憲復固謝而操一
葉上刺幕府尚書迎勞苦生欲官乎謝無所事
官欲金錢乎謝無所事金錢尚書大笑而翁駭
固有種哉然心益奇邦憲治軍暇則與投壺雅
歌甚適也邦憲念尚書汰顯爭之不得業以酒
解默所挽掄不少矣而麾下有梁將軍者爲邦
憲尚書重客故夜齎三百金爲壽邦憲大驚曰

客爲三百金來耶趣麾去毋汚我而久之尚書
還治部竟以汰敗天子怒之甚其門下客爭
鳥獸匿不敢名其主而邦憲時時爲人言尚書
恩至酸鼻矣前是倅懋觀令文煒先後死郡邑
中邦憲爲哭調棺斂經紀其妻子歸葬人或難
邦憲不倍德何至客尚書所夫智伯國士之知
豫讓所不辭也毋以難邦憲矣邦憲爲人內行
淳至事母蔡夫人所以扶侍萬端冀其歡蔡夫
人歿而邦憲所幸好聲酒一切謝絕至服除而

朱和憲傳錄

士

不忍御者累年養其兄與姊之子愛之甚於已
子內外親之宴待而火者若而人待而土者若
而人邦憲悉家而資與供所善客不倦也其於
文法東西京詩法開元以前諸大家卽撰著已
脫橐猶令人彈射鼠易務當乃已邦憲名察卿
少時人稱之曰象岡已家黃浦遂稱曰黃浦又
自稱醉石居士有八子咸彬彬世其家余所傳
大都云其詳沈明臣王穉登業先之矣贊曰自
二子之傳朱生而以任俠稱雖朱生亦欣然自

命俠也共俠者奪情而強爲義屈已重已乃朱生恬穆胡強耶其矜朗多引讓始而信終蓋郭林宗徐孺子之流云爾雖然以朱生之恬穆無強而不能忘身後名吾始殊厭名乃亦愛之矣

黃浦先生傳

沈明臣

黃浦先生者上海人云上海雲間支邑而雲間四大姓曰朱張顧陸先生姓朱氏名察卿字邦憲少時人稱曰象岡已而自號曰醉石友人稱曰黃浦而黃浦最著於士林四方縉紳先生口

朱邦憲集附錄

三十一

黃浦者十蓋五六已而行輩以古道相砥礪確質時過凡相稱引輒曰邦憲而先生亦願以邦憲稱於人人邦憲爲人美風儀肥白便腹穎敏踰四十歲時先輩以句屬對應聲答出人意外迺大奇之治春秋經課進士業超等十五補邑弟子貢二十補國學連舉有司不第遂棄去攻古文辭文不作先秦兩漢以下語詩總唐初盛間十四大家語然時時自鑄偉辭又字字不鑿空撰著已定人或瑕瑜之輒彈射窺易務當乃

已嘗謂一字不繇古人齒頰卽非作者海內知名士咸以不得交邦憲爲不比數故記室中赤牘至數千里外內信使趾屬於道性好客丙舍榻不得懸又喜任俠高誼感槩抵人之急盡已財力鄉邑有爭輒爲分之人有德於邦憲著之肺腑雖家人子女皆令不忘邦憲有德於人旦暮忘之矣郡邑長吏至其地者聞其賢輒先投謁過朱先生廬車馬塞巷人豔異之而先生固嘆惜自咤曰寒士當如是耶揚推文字外無

朱邦憲傳

四

一闕語或講先王之業究當世之務迺疊疊焉客退輒捷關讀書有黃令者諱文煒雅重先生先生益自退非屢召足不一入公府非以書通不自奏一刺後黃死先生經紀報稱之不愧國士邦憲父兩爲大邑令爲御史爲郡太守所至輒有異政所樹立多才賢者後爲官人至雲間輒來報稱朱生固遜不居有欲益其田宅者迺以好言謝去之其人嘆服謂生真長者而少古之廉夫節士爲不如云先是尚書趙文華者貴

幸一時勢甚熾灼嘗督察江南軍事諸有事所部大吏皆股慄不敢仰視生死在眉睫間喜怒故有司自太守皆長跽道左不起尚書故德於朱之先世迺檄郡縣加禮朱生致之幕府願以軍功起家殊顯之時上海令者爲劉克學奉檄惟謹一日三及朱生門致尚書意旨殊甚固強朱生一行又言尚書接遇殊禮故實在朱生爲朱生具舟楫供帳使人趣朱生行朱生固謝迺扁舟一詣督察所謝督察見朱生驩甚握手相勞苦再拜問堂上母夫人無恙飭治具飲酒酒酣督察示朱生乘時射取功名意者三又令朱生多辦其金錢爲生產嘗朱生皆固謝之卒不可奪督察反笑朱生迂然心殊大敬之苦不能留有梁將軍者見督察無此重客重朱生迺甚矣操三百金爲母夫人壽求生關說重用之朱生目不一睨峻却之去已而尚書死朱生心深哀之朱生父太守故守福州九歲亡福州公母夫人蔡故嚴教督生恩不廢法生事母夫人極

朱生傳

十五

孝敬無論其他卽母夫人所愛憎人生輒愛憎之俟母意稍解輒微言使薄其所憎者罪而母夫人棄去且數年矣家政一不改其故可不謂孝乎朱生性辛酒善詞州間之會每雜坐簪珥間鼓鳴瑟度曲合尊同席驩如也及其至樂雖大故不問迺持蔡夫人喪三年諸所幸皆屏去斤斤以禮自守戚容不解平居與故舊陳說平生偶語次及蔡夫人淚輒欷歔下不能收收疏宴屬數輩舍養之死爲殮葬兄子姊子幼射肅之甚已之子捐地葬韓謙貞母他故人妻孥不能自存者時時修問遣人有以哀憐之事干請者雖拂情難應亦不以拂情難應爲解奴產子死其人忠幹必自爲文祭哭之又厚恤其私家事兄弟恭謹友愛不費歲規居常振人不貲家無餘貲衣不完采食不重味處貴人重戚間意澹如也所謂高志確然賢操獨行者非耶白璧青蠅卒無毀玷以故鉅公長者修文之士如吳門文待詔徵明許太僕初陸尚寶師道歸進士

朱生傳

十六

有光文學彭年黃姬水周天球王穉登四明張大司馬時徹孝廉余寅張邦仁文學沈九疇吉士沈一貫任子屠本峻長興徐僉事中行興國吳太守國倫郡人林祭酒樹聲莫副使如忠何孔目良俊同邑潘尚書恩張知事之象董文學宜陽處士馮遷顧光祿卿從禮太學從德大理評從義相與折節忘年爲文字交生有八子伯仲叔季卓然蚤成明經修行表樹有時矣伯曰家學仲曰家賓叔曰家教季曰家法幼者曰家

朱邦憲傳

十七

風家聲家禮家政云沈明臣曰吾觀邦憲氏蓋有感于世德云其上世弗論勝國時仲雲公者稱詩人其七世祖克恭爲六世精易楚材公諱木爲五世父左氏春秋習兵法我高皇帝敕乘傳至行在多籌畫功已而論死從獄中上書得不死文皇帝時上安邊十二策及麒麟頌高王大父爲元振有隱操文辭聲會王大父爲南昌公諱佑用鄉薦仕南昌府同知先輩夏寅稱爲孝廉王大父曜字小易以貢授清江提舉

子貴封監察御史博學高行世宗師之門人多通顯者福州公諱豹字子文學士稱爲青岡先生才名德政著在各郡乘中語曰鄧林之木玄圃之王難爲材矣若邦憲者上承下啓爲孝子爲慈孫爲名父余所睹近世罕儷哉罕儷哉

朱先生傳

王穉登

朱先生與余交蓋忘年爾汝云他日謂余言不佞幸與若從事所交若而人厚善者若而人善又嫻於辭者若而人即人人皆能誦說朱先生

朱隱德傳

十八

矣雖然吾意在若若不鄙遺我而惠好我孰如傳我而令我不朽余深愧乎其言之也無論文美惡可不朽與否其所爲朱先生者豈有窮乎豈有窮乎朱先生名察卿字邦憲雲間之上海人雲間凡四著姓而朱爲甲自先生而上七世攻詩六世易五世春秋四世隱德三世二世一世皆通顯銀艾相亞至先生獨以文章名於時少敏慧鋒鏑絕倫公卿長者無不折節願交爲文清茂弘雅出入揚雄劉向之間詩典麗類間

元天寶人大曆以還弗論已舉茂才入太學試
有司不利一旦棄去經生言悉業古文辭聲由
此籍甚倜儻好義任俠自喜慷慨然諾周人之
急以故賓客日盛州府交辟官其地者不見朱
先生則厚自愧爲治無狀而令先生謝遠我先
生顧益爲好不拂其請所至命酒盡數斗昵昵
如也或司先生色喜語稍及私先生卽蒼茫若
不自解然者而退州府愈多先生長者先生與
令文煒善日造先生廬中司先生意旨卒無所

朱邦憲傳

九

請罷去先生父福州公故所樹士黃門卽懋觀
出倅雲間尤暱甚欲爲先生置負郭二頃先生
曰大夫不以察卿不肖以先人之故而屋烏我
幸釜中未生魚其又何敢以口腹累大夫耶竟
不受後兩人相繼死先生吊贈賻賵經紀其喪
甚至故尚書文華視師東方亦德福州公至卽
問朱生亡恙今安在復好語上海令若趣生來
謁我時尚書得幸 先帝貴甚部曲將吏惟意
生死東方諸侯皆震鳧不能保朝夕無可得一

好語者顧獨語令令驚喜過望歸日三造先生
曰尚書遇令厚意未嘗不在公適公不能爲令
一起哉遣樓船候浦上治裝甚盛先生謝不敢
當輕舟詣幕府尚書見先生國士也恨得之晚
命爲上客供具問生欲官乎先生謝無所事官
欲金錢乎謝無所事金錢尚書大笑朱生狂士
哉心迺貴先生甚矣其帳下梁將軍求幸尚書
陰遺先生金而令游說先生笑曰吾舌可黃金
動邪尚書既敗諸所嘗從尚書得告身貨財者

朱邦憲傳

十

削奪相踵無敢復稱爲尚書客又或彈射之以
倅免先生對人誦述尚書舊恩歛歛不自勝人
亦莫之罪性尤喜客客至便呼醇酎對飲篴篥
琵琶伎樂雜奏自擁女子按曲曲聲曼好無不
盡醉群舉觥船壽主人主人一一爲酬凡酬百
觥船不爲酩酊客皆願爲朱先生飲造請無虛
日一當毋蔡夫人病卽謝客不復進杯酒晝夜
奉湯藥客罕見其面居喪三年屏遠粉黛紫毀
骨立羸然孝子矣朱故隸尺伍戌者時時自萬

里來歸從族人索衣糧不得則朴挾而譁先生
割田半頃歲收其入治軍裝官著爲令族人賴
此安堵先生清揚巧笑肥白如瓠爲人排難解
紛氣足蓋當世及其自居逡巡退讓意蔑如也
家故廉吏無餘貲財以好施家益落從人貸得
錢隨手散盡出息愈多施愈不倦非其天性然
哉八子並有門風仲家賓在太學時與余善
王先生曰嘉靖間東方有事設幕府海上奸人
說客乞貴人書滿袖干幕府公已更挾幕府勢

朱邦憲傳

廿

橫索部吏錢去爲纏頭飲不得則捩舌譏呵吏
幕府莫敢孰何客乃自快以爲俠比解幕府
客勢衰與錢者益少猶謾罵如幕府時人以此
厭客嗟夫俠安在哉如朱先生不爲趙尚書富
貴以爲俠則俠耳昔魯朱家俠今吳朱家亦俠
得非其苗裔耶然魯朱家少文不迨矣

明徵贈奉直大夫工部營繕清吏司員外郎

象岡朱公墓表

上海朱象岡先生以隆慶壬申十月二十日卒

萬曆癸酉十月十有二日葬肇溪之南原御史
大夫潘公爲志墓宗伯陸公司寇王公沈嘉則
王百谷兩徵士爲之傳既二十年而季子季則
舉進士爲信陽守考最 贈先生如其官季則
旣擢爲工部營繕郎而會

上墓

儲行慶復 贈先生官如其子季則奉

天子制詞更題先生之墓而屬不佞模表墓門
之石以昭示永永先生名察卿字邦憲其先世

朱邦憲傳

三

自姑蘇徙家松江之上壽七世祖仲雲善詩六
世祖克恭善易五世祖水善春秋善黃石公三
畧上安邊十二策麒麟領士林稱之高祖元振
善屬文曾祖佑以鄉舉仕南昌郡丞祖耀以明
進仕清江提舉父豹以進士爲邑令拜侍御史
知福州府蓋自勝國至本朝殆三百年文苑儒
林輝耀不絕江左聞家以爲稱首云先生少而
受春秋十五補邑弟子員二十爲太學生所治
博士家言同人無不誦法一再試不第棄之而

專攻詞賦之業其詩興寄清遠音節諧暢出入
高岑錢劉間而藻飾過之使寒儉粗豪者望之
色奪其文考隲精密劇琢細緻春容大篇上軼
東京而隋削小詔下撮柳州之勝其腹實而心
虛人或有所彈射則脩飾之潤色之不遺餘力
片言隻字稍不直意輒焚其草一時文名蔚起
四方鴻生鉅儒靡不折行輩內交客以徵文至
者先生雖應酬旁午操觚立辦更不憚再三揚
推務厭其意乃已江左一切慶吊事得先生文

朱邦憲傳

三

重予百朋九畹客或掩爲已有先生輒焚其草
大丈夫乃以筆札作優孟耶今所傳邦憲集財
十五卷精整無瑕此其博學宏詞之大畧也先
生貌清揚而智美鬚眉腹便便肥白如瓠人樂
親之復好客無客不歡客無日不滿坐又饒酒
德善具趨子夜白苧諸曲與絲竹相和長干平
康間姿首殊異及工歌舞者召而佐酒酒酣以
往先生起舞度新聲諸伎人人自廢客舉酒相
賓累百觥船中旦不休而先生色益和禮益恭

客以此益廣急人之難不啻其身其人非素練
驟而歸先生先生必應之卽方所不能必爲曲
濟之陳給事謫郡倅福州公弟子也黃明府之
令上海有惠政其卒也經紀其喪甚具族有隸
尺籍伍符者歸而索族人裝聚訟不休先生割
田數十畝以爲歲入族不復有爭言韓進士貞
謙死無地捐地塋之韓山人俞臣死無木市木
殮之奴產子死爲文哭之故人妻孥不能自存
者歲皆問遺之內外宗待而舉火者咸數十百

朱邦憲傳

十四

人此先生慷慨俠烈之大畧也食客日衆而好
施日甚或諷先生將不可繼先生曰郭代公范
忠宣何如人哉吾師其心耳而視不義若浼陳
郡倅黃明府以先生爲重客邑人因先生白事
卽兩公亦謀爲先生地先生弗悅也倅與令寧
能畢吾世而常相守卽無令與倅吾遂不生活
耶士貴自立奈何以居間取潤趙尚書文華故
善福州公有寵于

上奉命視師吳越勢甚張守令長跼庭下不爲

禮獨好語上海令吾故人子朱生安在可與偕
來令大驚愧初不識先生而爲先生治樓船共
張甚設先生固辭操舴艋往謁尚書尚書執手
而勞苦之生欲官乎謝曰力不任欲金錢乎謝
曰有先人敝廬薄田在尚書大咲爾父駿宜得
此駿子禮之別室而肯與對酒投壺奕棋爲樂
尚書躁而狠故時睚眦之忿必報而先生從酒
間以滑稽解之然卒不識其姓名而有梁將軍
者持三百金爲先生壽先生麾之去吾若以金

朱邦憲傳

三

錢故爲尚書客何愛此區區者尚書尋敗門下
客烏獸散或更姓名自免先生絕不連及而恒
泣泣爲人言尚書誠負國然不負吾父子愧吾
鄉者重自全不能面折廷爭使至此極耳先生
事母蔡夫人就養無方母沒而柴毀聲色杯酒
之奉三年不御而其兄與姊皆有子而孤子之
甚於已子病且革聞其從兄以二女子付絃工
學秦聲上書力言不可狀此先生孝弟忠信正
直廉潔之大畧也先生之友吳則文待詔徵明

王司寇世貞許太僕初陸聖卿師道歸太僕有
尤文學彭年黃姬水周天球王穉登趙則張司
馬肯徵余太常寅孝廉張邦仁左丞徐中行沈
九疇沈少傳一貫山人沈明臣郡守屠本峻楚
則叅知吳國倫同郡則陸少保樹聲莫右丞如
忠何孔目良俊潘尚書恩張知事之象董文學
宜陽馮處士遷顧光祿兄弟從體從德從義皆
常布往還久之胥爲名臣令士其負人倫鑒若
此先生之子九人家學家賓家教家法家禮家

朱邦憲傳

三六

風家聲家齊家政人擬之荀龍家法卽所稱季
則者也先生之原配唐繼配沈再繼張皆以季
則贈室人沈室人者季則因母也婦德母儀與
唐室人詳先生自爲狀中蓋文人無行結習固
然而先生厚德高誼章明較著乃爾且以貴介
公子長爲諸生沒世而無愠色子孫多且賢在
朝在野象賢者一

天子命之國史書之名與實俱美福與德俱懋
沈嘉則所云近世罕儷者信然哉余誠不佞不

以一繕部郎諫豕丁枯骨庶幾中郎之于有道
云爾

賜進士出身中大夫河南布政使司右叅政兼
按察司僉事奉

勅督理南直隸屯種倉場驛傳糧儲江防河道
整飭廬鳳滁和兵備前浙江按察使陝西督學

副使翰林院修撰

國史官南新市人李維楨撰

朱邦憲集十五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朱祭卿撰祭卿上海人福州知府豹之子邦憲
其字也爲太學生慷慨任俠與沈明臣王穉登友
善集凡詩二百五十四首文一百五十六首卽明
臣所訂定也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 □□□□□
□□=□□□□□□□□□□□□□□
□□=7 6 9
S S □ = 1 0 4 8 7 1 5 1
□□□□=□□□□1 9 9 7 □ 7 □□1 □